

101/112
54142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文献史料选编

第五卷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



2001277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

第五卷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25.25 插页3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586,000 册数：5,000

统一书号：3011·191 定价：4.40元

DG75/04

编 者 的 话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代表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是实现人类社会解放的伟大的革命洪流。它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与西欧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迄今已有近一百四十年的历史。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教学和研究，在我们国家只是近二十五年来事。为了使这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编辑出版一部内容较为丰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和史料，是这门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多年来的夙愿。

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的需要，我们按照它的体系，编辑了这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供本学科的教师、学员和有关科学工作者使用。

本书由高放、曹德成、张心绪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是：林 颢（第一、二、三题），胡 瑛（第四、五题），曹德成（第六、七、十一题），王鹤杰（第八、九、十题），张心绪（第十二、十三、十四题），韩忠英（第十五、十六、十七题）。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有关教师和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他们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对本书成稿都是十分可贵的，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由于本书编者水平的限制、材料占有的不够和时间的仓猝，疏误之处，敬希指正。

以下就本书的编辑事项作几点说明：

（一）本《选编》的时限是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二) 本书根据通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根据《资料选编》的特点，分为十七个大题。每个大题中又分为若干中题和小题。这些大中小题构成本书的体系结构。

(三) 本书收编的文献史料计二千四百余件。为节约篇幅，其中凡属已有的中文材料，只列篇目，注明出处，不印全文。本书收印的文献史料，除极个别的以外，均属从俄文、德文、英文、塞尔维亚文和法文新译出的文件，计九百五十件近二百万字。

(四) 本书正文中，凡类目标题下所属文件，均为已有中文材料者，一律只保留类目空题，以求编辑体系的完整。而这些文件只在目录中，列出篇名，注明出处。

(五) 列目和选印的文件采取混合编目。每个部分材料的排列，一般以时间为序。

(六) 文件标题后面标明的时间，系指文件产生或发表的时间，除个别难以确定者外，均为公历。根据个别需要，在公历之后注以旧历，即儒略历。

(七) 选文的标题，根据编辑规范的需要，有些由我们作了适当的改动。

(八) 有关注释，一律随文作为底注。其中除“原作者注”、“原编者注”和“译者注”以外，余为“本书编者注”。

(九)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本书的概貌，特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要目》于下。

一九八二年七月

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文献史料选编》要目

第一卷

- 第一题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 第二题 共产主义者同盟
- 第三题 欧洲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 第四题 第一国际

第二卷

- 第五题 巴黎公社
- 第六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

第三卷

- 第七题 第二国际
- 第八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 第九题 俄国1905年革命
- 第十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第 四 卷

- 第十一题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第十二题 十月革命后欧亚革命运动的高潮
- 第十三题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第 五 卷

- 第十四题 共产国际
- 第十五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第十六题 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
- 第十七题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目 录

第十四题 共产国际

一、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活动

(一) 1918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及其活动

1918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简表..... 3

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修

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1918年3月8日)

(见《列宁选集》第8卷，第475—
487页)

列宁：俄国(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更改

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1918年3月8日)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7—
128页)

奥地利共产党公告(节录)(1934年2月后) 5

奥地利共产党的总罢工号召(1934年2月) 9

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告波兰无产阶级书(节录)

(1918年12月16日) 10

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

《政治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决议(节录)

(1923年8月) 12

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纲领(节录)

(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 13

援助农民的纲领(土地纲领) (1931年5月15日).....	16
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垮台	
(1932年7月20日) 威廉·皮克.....	20
(二) 1919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及其活动	
1919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简表.....	21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代	
表大会通过的决议(1919年4月19—23日).....	22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的公开信(1919年4月16日).....	24
保加利亚共产党(社会党紧密派)的纲领性	
宣言(节录)(1919年5月25—27日).....	26
保加利亚共产党告保加利亚全体劳动人民书	
(节录)(1919年5月25—27日).....	29
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请求加入第三国际的申	
请书(1919年9月21日).....	30
美国共产党党章(节录)(1921年5月).....	3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美国共产党的呼吁书	
(节录)(1929年).....	33
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呼	
吁作出的决定(1929年5月18日).....	36
附录:	
拉弗莱特的政治纲领(节录)(1924年).....	37
美国劳联章程(节录)(1932年).....	41
(三) 1920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及其活动	
1920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简表.....	43
西班牙共产党的行动纲领(节录)(1920年4月).....	44
西班牙共产党和共青团的传单(1934年).....	46
关于波斯社会经济形势和伊朗共产党(“阿	

达列特”的策略提纲(节录)(1921年1月)	48
英国共产党的成立(1920年7月31日—8月1日)	
(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0—371页)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英国工党政府的决议(1924年6月17日—7月8日)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5—80页)	
英国共产党告工人书(节录)(1926年5月2日)	50
坚决斗争,夺取胜利!总罢工的政治意义	
——英国共产党的声明(1926年5月6日)	51
英国共产党关于总罢工的声明(1926年10月16—17日)	
(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5—411页)	
哈里·波立特在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节录)(1934年2月)	53
附录:	
1928年英国工党政纲(节录)	
(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5—420页)	
英国总理事会致首相鲍尔温的一封信	
(1926年5月1日)	55
英国总理事会关于罢工期间如何行动的指示	
(1926年5月6日)	55
英国总理事会关于停止总罢工的号召(节录)	
(1926年5月12日)	56

(四) 1921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及其活动

1921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简表.....57

意大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节录〕

(1921年1月)61

对南方问题的若干看法〔节录〕 安·葛兰西62

蒙古人民党党纲(“誓词”) (1920年6月25日).....64

蒙古人民革命党政纲(1921年3月)

(见乔巴山:《蒙古人民革命简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7—
39页)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节录〕

(1921年5月8—9日)65

罗马尼亚铁路工人和石油工人1933年的二月

战斗.....66

法国社会主义者图尔代表大会关于加入共产

国际的宣言〔节录〕(1920年12月30日)70

法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

的决议〔节录〕(1924年1月)72

团结起来为反对贫困、法西斯和战争而斗

争! ——加拿大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宣

言〔节录〕(1934年7月)73

中国共产党纲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
大会通过)

(见《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
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中国共产党党章(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通过)

(同上,第5—9页)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1922年7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4月编印，第497页)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6年3月)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
11页)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3月)

(同上，第12—44页)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7年5月)

(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72—83页)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8年10月5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7—
55页)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1928年11月25日)

(同上，第56—82页)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

8日)

(同上，第94—104页)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

(1935年1月8日遵义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679—695页)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建立 (1921年10月30日) 77

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告瑞典劳动人民书
〔节录〕(1919年2月)78

(五) 1921年以后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及其活动

1921年以后建立的各国共产党简表.....81

日本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1923年5月)83

附录:

日本社会民主党行动纲领(1927年1月)85

日本统一社会民主党纲领(节录)(1933年).....86

巴西民族解放同盟宣言(节录)(1935年9月5日)87

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任务(1937年11月10日) 金日成著

(见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

第1卷,朝鲜1975年中文版,第35

—68页)

朝鲜共产党的行动纲领〔节录〕(1934年2月)93

古巴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1933年8月3日)96

印支共产党行动纲领〔节录〕(1932年)98

印支共产党告法国士兵书〔节录〕(1931年)101

菲律宾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节录〕(1931年5月)102

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1930年12月)105

附录:社会主义大会党纲领(节录)

(1934年10月21日)106

共产国际第六次和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的拉

丁美洲各国共产党〔节录〕(1935年7月)109

二, 共产国际初期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1919年3月2—6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715—734

页)

列宁：论共产国际的成立（1919年3月6日）

（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456—460页）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1919年4月15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808—815页）

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为建议成立共产国际于1918年12月24日发出的电报

（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

（1919年1月24日）

（见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2—7页）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议（1919年3月2—6日）

（同上，第20—21页）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宣言（1919年3月2—6日）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94页）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1919年3月2—6日）

（同上，第94—102页）

中国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祝

词 (1919年3月5日)

(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12—14页)

列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1920年4—5月)

(见《列宁选集》第4卷, 第178—269页)

列宁: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1920年6月)

(同上, 第270—276页)

列宁: 土地问题提纲初稿 (1920年6月)

(同上, 第277—288页)

列宁: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1920年7月4日)

(同上, 第292—307页)

列宁: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1920年7月)

(同上, 第308—313页)

列宁: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第二十条 (1921年)

(同上, 第314页)

列宁: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7月19日—8月7日)

(见《列宁全集》第31卷, 第188—230页)

季诺维也夫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后共产党的作用和结构问题的报告 (1920年7月23日)

(见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3辑,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72—86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1920年7月19日—8月7日)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53—162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1920年7月28日)
 (同上，第182—187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1920年7月19日—8月7日)
 (同上，第188—191页)
-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报告(1920年7月29日)
 (见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114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二十一条)》(1920年8月6日)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48—153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1920年8月4日)
 (见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202—208页)
- 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告东方各族人民书(1920年9月) 111
-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

6月22日—7月12日)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41—483页)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

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1921年6月25日)123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执行委员会的

报告通过的决议(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35—237页)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的
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

(同上,第286—317页)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论策略

(提纲)》(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

(同上,第258—286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制订的《工人统一战线

(提纲)》(1921年12月)

(同上,第422—432页)

共产国际第一次扩大全会通过的《统一战线的

策略》(1922年2月21日—3月4日)

(同上,第375—376页)

列宁: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5—390页)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

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1922年11月9—10日)178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执行委员会报
告的决议 (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

(见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484—486页)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
的策略（提纲）》 (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09—422页)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改组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及其今后工作的决议 (1922年12月)

(见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560—567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关于汉
堡代表大会的决议 (1923年6月)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18—521页)

三，共产国际中期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
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策略的报告

(1924年6月19日)218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执行委员会报
告的决议 (1924年6月17日—7月8日)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9页)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策略问题
(提纲)》(1924年6月17日—7月8日)

(同上,第18—27页)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
章程》(1924年6月17日—7月8日)

(见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64—171页)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24年7月1日)

(见《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第23—26页)

斯大林:关于波兰共产党(1924年7月3日在共产
国际波兰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30—236页)

斯大林: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5年3
月27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会议
上的演说)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51—58页)

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1925年3月
3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
说)

(同上,第59—64页)

共产国际第五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共产国际
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

(1925年3月21日—4月6日)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

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
第116—146页)

斯大林：关于反对右倾和“极左”倾的斗争
(1926年1月22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
两次演说)

(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8—10
页)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
全会法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1926年3月6
日)

(同上，第96—101页)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
全会德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1926年3月8日)

(同上，第103—108页)

斯大林：关于英俄委员会(1926年8月7日在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演说)

(同上，第175—182页)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
会(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8—
135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
取消共产国际主席制度的决定》(1926年11
月22日—12月16日)275

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1927年
5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
上的演说)

(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57—
282页)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联席全会 (1927年7月29日—8月9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 第3—84页)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关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
决议 (1928年2月9—25日)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 三联书店1965年版, 第479—484页)

斯大林: 论共产国际纲领 (1928年7月5日在联
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 第125—137页)

斯大林: 共产国际的问题——《关于联共(布)中央
七月全会的总结》第一部分(1928年7月13日)

(同上, 第171—177页)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执
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1928年7月18—19日) ……276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
纲领》(1928年8月)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 三联书店1965年版, 第14—74页)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
章程》(1928年8月)

(同上, 第74—80页)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殖民地和
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1928年7
月17日—8月14日)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

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7—135页)

斯大林：论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1928年
12月19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演说）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53—
267页）

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
国际的当前任务的（提纲）》

（1929年7月3—19日）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
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
144—160页）

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关于布哈林同志》的
决议（1929年7月3—19日）

（同上，第189—192页）

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关于《在经济危机加
深和一系列国家革命危机的前提成长的情
况下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的决议

（1931年3月25日—4月13日）

（同上，第247—266页）

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
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提纲）》（1932年9月）

（同上，第276—290页）

第二国际拒绝成立统一战线

——1933—34年文献摘编 324

四，共产国际后期

皮克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执行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1935年7月25日） 329

皮克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讨论

- 执委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
 (1935年8月1日)398
-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皮克的报告通过的关于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
 (1935年8月1日) 407
-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结论和闭幕词 (1935年8月)
 (见《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178页)
- 共产国际为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宣言
 (1939年11月7日)
 (见延安《解放》周刊第95期，1939年12月30日出版)
- 共产国际“五一”宣言 (1940年5月1日)
 (见延安《解放》周刊第114期，1940年9月1日出版)
- 一九四二年五一节〔节录〕410
- 附录：珍妮·德格拉斯在《一九四二年五一节》一文前加的说明词414
-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 (1943年5月15日)
 (见1943年5月27日《解放日报》)
- 共产国际结束声明 (1943年8月9日)
 (见《群众》第8卷第10期，1943年出版)
- 斯大林：答英国路透社首席记者问
 (1943年5月28日)
 (见《斯大林文选》下册，第347—348页)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1943年5月26日)

(见1943年5月27日《解放日报》)

毛主席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
问题的报告〔报导〕(1943年5月26日)

(见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

各国共产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解散共产国际提议的决议〔节录〕(1943年)……………417

第十五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情况

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及附属议定书〔节录〕

(1936年11月25日)

(见《国际条约集(1934—1944)》，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11—
112页)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件〔节录〕

(1936年11月25日)……………431

关于意大利加入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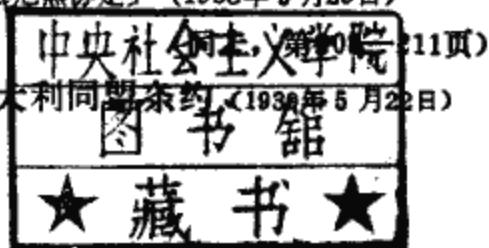
书(1937年11月6日)

(见《国际条约集(1934—1944)》，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53—
154页)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

协定〔慕尼黑协定〕(1938年9月29日)

德国和意大利同盟条约(1938年5月22日)



(同上, 第218—220页)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 (1940年9月27日)

(同上, 第278—279页)

德意日联合作战协定 (1941年12月11日)

(同上, 第340页)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议定书 (1939年8月23日)

(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1分册,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第167—168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芬兰和平条约

(1940年3月12日)

(见《国际条约集(1934——1944)》,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第250—253页)

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1941年4月5日)

(见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245页)

苏日中立条约 (1941年4月13日)

(见《国际条约集(1934——1944)》,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第303—304页)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的意见

(1941年4月16日)

(同上, 第305—306页)

联合王国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政府为对德作战采取联合行动的协定

(1941年7月12日)

(同上, 第330页)

联合国宣言 (1942年1月1日)

第十四题 共产国际

一、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 及其活动^①

(一) 1918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及其活动

1918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简表

名称	时间	建立简况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18年	1918年3月6日至8日举行的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代表大会决定今后改称我党(俄国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工党)为俄国共产党，加上括号内的‘布尔什维克’字样。”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是不科学的”，“共产党这个名称是唯一科学的”。
阿根廷共产党	1918年1月	1918年1月阿根廷左派社会党人退出阿根廷社会党，成立阿根廷国际社会主义党，实即阿根廷共产党的诞生。1920年12月就正式改名为共产党。党的领导人有奥古斯托·库恩、维多里奥·柯都维亚、罗多尔福·吉奥迪等。

^① 本题还应参见第十二题《十月革命后欧亚革命运动的高潮》有关文献史料。本题只限于1935年以前。

续前表

名 称	时 间	建 立 简 况
芬 兰 共 产 党	1918年 8 月 29 日	芬兰共产党是以芬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为基础，于1918年8月29日在“芬兰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上成立的。党的领导人有奥·维·库西宁和尤·西罗拉等。
奥 地 利 共 产 党	1918年 11 月 3 日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左派、社会主义学生自由联合会等派的代表人物于1918年11月8日举行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奥地利共产党。党员很少，约50名，同年12月才有自俄归国战俘中工人出身的一大批人充实党的队伍。党的领导人有伊奥根·柯普勒尼希等。
匈 牙 利 共 产 党	1918年 11 月 20 日	1918年3月24日，在莫斯科成立了俄共（布）匈牙利小组。1918年11月20日以贝拉·库恩为首的这个小组和社会民主党左派、匈牙利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等三个左派组织联合召开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匈牙利共产党。1925年又重建了匈牙利共产党，在重建工作中拉科西等人起了很大作用。
希 腊 共 产 党	1918年 11 月	1918年11月，召开全希腊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实即共产党的诞生。1920年4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改名为“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共产）党”。1924年11—12月召开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改名为希腊共产党。

续前表

名 称	时 间	建 立 简 况
波 兰 共 产 党	1918年 12月16日	1918年12月16日，波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左派联合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自1925年起改称波兰共产党。
德 国 共 产 党	1918年 12月30日	德国共产党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派）建立的。该派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派于1917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11月革命后该派与独立社会民主党逐渐决裂，1918年12月30日，该派召开斯巴达克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德国共产党。党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弗朗茨·梅林、威廉·皮克等。

本表编制者：星序

奥地利共产党公告^①〔节录〕

工人们、保卫同盟队员们、同志们！

奥地利无产阶级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这是全国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独裁的第一次起义。在保卫同盟的民兵和共产党党员的共同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无限的革命气概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点燃了永不熄灭的国际无产阶级争取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光

^① 1934年二月事件之后，奥地利共产党领导立即发表了这份公告。

——原编者注

明火炬。全世界工人阶级向勇敢的街垒英雄们致敬，并向在公开战斗中和在绞架下牺牲的亡魂降旗致哀。

道尔斐斯-费伊政府残暴地镇压了这次起义，自从刽子手们血洗巴黎公社以来，没有比这更凶残的了。这个政府依仗毁灭性炮火大施淫威，向毫无防卫能力的妇女和儿童藏身的工人住宅倾泻无情的弹雨。这个政府用炮火毁灭了工人住宅区。这个政府在全国竖起了绞架。这个政府把坚强不屈的工人投入监牢，判处20年徒刑或终身监禁。

政府一方面大搞恐怖活动，把工人阶级的所有权利铲除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又假充善人妄图使人觉得：仿佛它是“代表着奥地利人民”，仿佛它是想要“复兴奥地利”。事实决非如此，恰好相反，这个依靠刺刀和大炮支撑的法西斯政府乃是刽子手政府，屠杀、饥饿和穷兵黩武的政府。这是撒谎骗人的政府。它的声明连一句实话也没有，代表它发言的人也没有隻言片语是真情实话。这个政府的假话只有伪善者才能说得出口。政府只有一个目的：“复兴”被危机动摇了的制度，而这个制度只是建立在天主教和犹太工业大亨以及金融寡头、贵族和地主们大事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它只给忍饥挨饿的群众一个“权利”：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任其掠夺和践踏。让我们再接再厉同法西斯独裁政府进行无情的斗争吧！

这个仅仅靠几千名卖身打手、神父和资本家支持的政府是如何得逞的，它是怎样击退了斗志昂扬的武装工人英勇冲击的呢？

面对成百上千名牺牲了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成千上万工人进行武装斗争，许多社会民主党干部真心实意地同他们一起战斗。我们共产党人深知自己有责任，开诚布公地、一清二楚地，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过错完全在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过去和在起义时所执行的全部政策。

起义时社会民主党的战略失策在哪里呢？工人们为了推翻法

西斯独裁和赢得社会主义，拿起了武器。可是以奥托·鲍威尔为首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却想利用群众势不可挡的斗争意志来保存其在道尔裴斯独裁体制中的地位。因此他们没有向群众提出推翻法西斯独裁这个能导致胜利的唯一政治目标，而是空谈什么“捍卫宪法”。因此对于引导全体群众、整个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大军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他们什么事也没有做。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发出举行总罢工的明确而坚定的指示，不仅如此，总罢工一开始他们还立即加以阻挠。

虽然成千上万名铁路工人在工作岗位上等待着罢工信号，可是铁路工人中的社会民主党首领们却投靠了“祖国阵线”，使总罢工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而且早在星期一晚上，印刷工人就恢复了工作，假如没有工会的指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这样作就使政府有可能去散布骗人的消息，说是发生了争执，目的在于瓦解斗争者的队伍。社会民主党主席泽茨未经抵抗也不号召群众起来保卫就把该党捧为其政权象征的市自治局，拱手让给了法西斯分子，使法西斯分子施密茨得以从市自治局发出镇压市政企业罢工运动的命令。星期三早晨，电车工人经工会首脑同意，开车上班了。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人就彻底破坏了应该成为整个斗争中坚的总罢工。你们这些保卫同盟队员、在社会民主党内担任职务的工人和共产党员们，已经浴血奋战了50多个小时，可是这场斗争却被在你们队伍中窃据指挥地位的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出卖了。

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还明目张胆地直接投奔了阶级敌人的阵营。他们阻挠许多区和州愿意参战的工人们参加战斗。除了卡林齐亚，在维奈尔-涅什塔特、圣保尔丁等重要州，以及在维也纳，例如，在2、14和15等区，都发生了这种情况。加之，社会民主党领导经常有意识地在保卫同盟和其他工人之间制造隔阂。这些领导人让保卫同盟队员孤军作战；他们的斗争未

能得到整个工人阶级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支援。社会民主党让保卫同盟队员采取防御战术，他们在起义时英勇奋战但却采取了这种战术，从而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放弃阵地。对于武装起义来说，防御就意味着死亡。

所有这一切，都是15年来社会民主党在奥托·鲍威尔和泽茨领导下所奉行的政策造成的结果和表现。如果说在某些地方社会民主党个别领导人勇敢地参加了战斗，但这也丝毫无济于事：他们还是要承担全部责任，还是要完全分担这一政策的罪责，因为使法西斯暂时得手，使起义遭到失败的正是这种政策。

社会民主党本身包含着致命的矛盾：一方面，它拥有好几万充满革命感情和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献出自己生命的工人；但另一方面，15年来社会民主党领导执行的政策却旨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并反对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这种制度。这个政策旨在同资产阶级合作并反对工人群众通过革命统一战线同资产阶级进行严肃的阶级斗争。这个政策实际上是为阶级敌人的利益服务，为法西斯铺平道路。不仅如此，好几百个领导干部实际上早就跑到阶级敌人的阵营里去了。直到今天，奥地利工人的斗争之所以一再失败正是不能解决这个矛盾，二月起义的失败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在福洛利德斯多夫和法沃利丁，在梅德林和泽默林，在林茨、斯泰尔，在上奥地利，在扎尔茨卡美尔古特以及许多其他地方，保卫同盟队员和共产党员齐心协力地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他们为共同的革命事业一起流血。在工人阶级的一切战斗中，这个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应当永远发挥作用，应当发展成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机构。

法西斯分子们正在欢呼：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先生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虽然你们挫败了工人阶级的进攻，但二月起义的英勇战士、革命工人的精华将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心中。他们的

革命榜样鼓舞着我们投入新的战斗。奥地利法西斯既然把风掀起，奥地利资本主义就必将遭到风暴，而这场风暴也必将把它扫荡无遗。“奥地利无产阶级为推翻法西斯资产阶级的革命群众起义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呼声正一次又一次、越来越高地响起。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47—450页。黎扬译）

奥地利共产党的总罢工号召^①

（1934年2月）

大家都来参加总罢工！

阿茨格斯多夫区里津市各厂已举行了罢工。在那里，社会民主党的所有代表都遭到逮捕。在音斯布鲁克市，工人之家和印刷厂已被法西斯分子捣毁。那里发生了流血冲突。海姆维尔根据同道尔裴斯达成的协议，在奥地利各州出动了自已的武装匪帮。

他们要求用特派员取代州政府和社会民主党市政自治局并向20多个社会民主党的自治局安插了特派员。他们还要求向职业介绍所、社会保险机构以及私人企业安插特派员。

他们想要剥夺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的最后一块面包。

事关你们的生活、你们的生命！

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工会领袖继续奉行自己的贩卖投降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34年2月，奥地利工人——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员——同政府军警进行了为时5天的英勇的武装斗争，竭力拦阻法西斯进军的道路。共产党的总罢工号召于斗争前夕发表在奥地利共产党地下刊物——《红旗报》上。

政策。尽管警察和军阀占领了温采尔市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大厦、梅德林市的消费合作社大楼和一些工会大楼，但他们却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正象在德国一样，他们想解除工人的武装并出卖给法西斯分子。

在法西斯没有打败你们之前，打败法西斯！

立即停止工作！举行罢工！让附近各厂一律停工！

选举领导斗争的行动委员会！走上街头！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把武器交给工人！

大家都来参加总罢工！

我们要求立即解散一切法西斯组织！

打倒一切法西斯特派员！

打倒法西斯劳动局行政委员会！

立即恢复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

立即释放一切因反法西斯而遭监禁的人！

废除死刑，取消特别戒严！

打倒刽子手政府！

奥地利共产党

（第三国际支部）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46—447页。黎扬译）

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告波兰

无产阶级书^①〔节录〕

（1918年12月16日）

两党——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波兰社会党（左派）——联合成统一的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它号召你们站到无

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下来进行斗争。

两党是在下述关键时刻在这面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在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大厦正在崩溃，无产阶级正在为夺取政权进行斗争，以便推翻剥削和压迫之后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设以社会主义所有制、自由和兄弟般的团结为基础的新世界。当前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明确任务使我们联合了起来……

我们之所以联合，是要充当革命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队，随同国际投入最后的决战……

英勇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去年3月和11月的两次革命中，首先消灭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使自己的国家摆脱了野蛮的资本主义掠夺战争……

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同社会主义俄国和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并肩地跟那些同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串通一气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吧！

国际革命斗争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国内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条件下诞生的。它是1918年12月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波兰社会党（左派）联合组成的（自1925年开始改称波兰共产党）。党的第一次（成立）代表大会于1918年12月16日在华沙召开。虽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对过去在两党中流行的错误思想观念进行批判，但是它们的联合对于在波兰进一步开展革命运动却有着巨大意义。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充满着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精神。这些决议的基本思想是：联合社会主义俄国和国际革命运动，为争取在波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下面是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告波兰无产阶级书》一文中的片断。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07—408页。黎扬译)

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 和党的政策》的决议^①〔节录〕

(1923年8月)

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是波兰独立的致命危险只有革命的胜利才能给波兰人民以巩固的国家独立。

在这历史关头，波兰革命无产阶级应当不仅作为自己本阶级利益的代表，而且作为**全体人民的领袖及其利益的保卫者**登上历史舞台。波兰革命无产阶级应当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把危机四伏的波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作到这一点，它就得同为土地而斗争的波兰农民以及为摆脱波兰地主的桎梏并与苏维埃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劳动人民统一起来而斗争的白俄罗斯及乌克兰农民结成生死同盟；同处于波兰资产阶级压迫下的各族人民结成兄弟同盟，并领导他们为土地和民族独立而斗争，以便从资本家和小贵族手里夺得政权，建立工农波兰并使自由和独立奠立于邻国自由人民结成友好联盟的基础之上……

在波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是决定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1923年8月底，即在波兰以及其他国家革命热潮日益高涨的时期召开的。历史形势要求党克服原来的卢森堡派的错误观念。大会同过去的错误观点决裂（虽然并不彻底），并接受了列宁关于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口号，从而表明波兰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推动波共向列宁式的党转化。下面摘引的是大会决议《政治形势和党的政策》。

将由这两个阶级中的哪一个来领导农民以及劳动知识分子群众的斗争……

在保卫农民群众而同地主进行的斗争中……党提出的主要口号是：“土地归农民！”我们要求无偿地没收一切庄园，并把它们交给除富农以外的所有农民和工人选出来的农业委员会掌握。在不存在缺地少地现象的地方，农业委员会可以全部或局部保留经营良好的庄园或工业化的庄园，用来举办集体农庄……

在争取使被压迫民族得到自由的斗争中，党坚决捍卫民族自决原则以及它们脱离被强迫并入的国家的权利。波兰无产阶级为了使自己本身得以从政治和社会奴役下解放出来，应当公开地、毫无保留地支持被资产阶级奴役的民族争取彻底的民族解放的愿望，并同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进行斗争。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12—413页。黎扬译）

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 同盟）纲领^①〔节录〕

（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

加强革命的紧急措施

1. 解除所有警察、军官及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的武装，解除一切统治阶级成员的武装。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德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十一月革命最重要的成果。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是从1918年12月30日到1919年1月1日在柏林召开的。大会制定的纲领，尽管有许多错误（对党的作用、工会工作估计不足等），但仍不失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出世以来德国工

2. 由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没收所有武器、弹药以及军事企业。

3. 把所有成年男工武装起来，建立工人民兵。成立由无产者组成的赤卫队作为民兵突击队来保卫革命防止反革命的攻击和阴谋破坏。

4. 取消军官和军士的指挥权，以士兵的自觉纪律代替盲目的军事服从。由普通士兵选举长官并有权随时撤消他们的职务。取消军事诉讼程序。

5. 把军官和投降分子从所有士兵苏维埃中清除出去。

6. 取缔旧制度的所有行政机构和机关，用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所委任的人来代替。

7. 成立革命法庭，并把对发动和拖延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两名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及鲁登道夫、兴登堡、济尔皮杰茨和他们的同谋者以及所有反革命阴谋家交法庭惩办。

8. 立刻没收所有粮食以保障人民生活。

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要求

1. 取消各独立邦国，建立统一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

2. 取消各级议会和议院，其职能交由工人和士兵苏维埃及其所属委员会和机关行使。

3. 在全国各地按企业由城乡男女成年居民选举工人苏维埃，并由普通士兵选举士兵苏维埃；取消军官参加选举的权利。

人运动中最革命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纲领。

德国共产党的创立为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恢复德国工人阶级的团结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德国共产党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争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进行坚决斗争的旗帜，给德国人民指出了摆脱民族和社会奴役的唯一出路。

工人和士兵有权随时撤回自己的代表。

4. 由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代表在全德选举中央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央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应选出执行委员会作为行使立法和行政权的最高机关。

5. 中央苏维埃每三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每次都要改选代表），以便对执行委员会的活动经常进行监督，并使群众与工兵苏维埃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在最高管理机关方面保持经常性的密切联系。如果地方工兵苏维埃选人中央苏维埃的代表不按选民的意愿行事，地方苏维埃有权随时撤换。执行委员会有权任免人民特派员及中央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

6. 取消一切等级差别、勋章和封号。妇女在法律和社会地位方面与男子完全平等。

7. 对社会立法实行根本改革，为了消除失业现象，而且由于世界大战的结果，工人体力已经减弱，所以要缩短工作日，每天工作时间最多不超过6小时。

8. 立即彻底改革食品供应制度和住宅分配办法，立即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以便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教育人民。

当前的迫切经济要求

1. 凡凯撒皇族及各王室的财产和收入一律充公。

2. 国债和其他公债以及全部军事借款，除工农（苏维埃）中央苏维埃规定的限额以外，一律废除。

3. 没收一切大、中农场的土地，由中央统一领导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小农场仍归原主所有，直到其自愿加入社会主义合作社为止。

4. 所有银行、矿场、冶金厂及大型工商企业一律收归苏维埃共和国所有。

5. 凡超过中央苏维埃所定限额之财产一律没收。

6. 一切公用运输业全由苏维埃共和国掌管。

7. 所有企业都要选举生产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的任务是，按工人苏维埃的意愿处理企业内部事务，规定劳动条件，对生产进行监督并负责管理企业。

8. 成立中央罢工委员会及工厂苏维埃，以保证对已经开始的全国性罢工运动进行统一领导，使运动能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并使运动能得到工兵苏维埃政权的有效支援。

国际任务

立即同其他各国工人党建立联系，以便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国际基础，并通过世界无产阶级的兄弟团结和革命行动使和平能以确立并得到保障。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291—293页。黎扬译)

援助农民的纲领（土地纲领）^①

(1931年5月15日)

小农、中农、葡萄种植者、菜农和小渔民的债务总计至少为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1年5月15日通过了“援助农民的纲领”。这个纲领较“德国人民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纲领”更前进了一步。

• 这个纲领是1930年公布的，其特点是把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上日程，因为以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显然不够；而“援助农民的纲领”（即“土地纲领”）则是为了争取与劳动农民结成联盟。——译者注

50亿马克。

我们要求消灭这种债务负担。

劳动农民付给银行和高利贷者的利息总额每年至少达5亿马克。

我们要求废除对金融资本的这种奉献！

小农交纳的直接税总额每年至少1亿5千万马克。

我们要求废除这种税务负担并给中农减税！

间接税总计约为50亿马克，这是农民采购各种物品时落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这也使市民群众的生活费上涨，从而大大缩小了农产品的销售额，成了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严重脱节的主要原因。

我们要求废除这种间接税！

劳动农民每年支付的地租总计不下4亿马克。

我们要终止这种对大地主的奉献。

18,000个大农庄占德国农业耕地面积520公顷（不包括林业占地）。

我们要求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无偿地分给无地农民及其子女！

布鲁宁政府通过援助东部地区，大量拨款给易北河以东的大容克地主、富农及银行家们，总数达25亿马克。

我们要求国家对劳动农民给予援助，把用于援助东部地区的25亿马克全部交给劳动农民。

布鲁宁-斯莱希尔^①政府的饲料征购及工业税收政策使农业生产费用提高近40%，使不得不买进一部分粮食的小农生活费用上涨，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群众的购买力，从而使农产品的销路锐

^① 布鲁宁政府1930年3月上台，巴本政府1932年5月上台，此后才是斯莱希尔政府。——译者注

减。

我们要求废除这种反人民的税收！

数十万小农及农家子女由于大批失业得不到工资，失去了维持农民生活所必需的外来收入。在德国，每年仅大批失业及不能全周都有工作就使群众收入减少50亿马克，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购买力也减少了50亿马克。恢复这宗购买力就等于扩大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增加的销售额相当于全国农产品总量的40%。

共产党主张使每个人都有工作，办法是在不降低工资和不缩减住房、道路及水利工程等项建设的前提下把每周工作时数减至40小时，这样就能使所有失业者都有工作并能提高群众的购买力，这就是共产党的纲领。

我们要求尽快实现共产党的上述纲领，让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

国会和政府颁布法律下达命令，规定数万名被迫当雇工的小农、各家各户的青年农民、小渔民等等失业后不得领取失业津贴，这就加速了这些小农户破产的进程。

我们要求对失业的小农、青年农民及小渔民等等在整个失业期间也发给全部津贴！

对几十万户农民来说，拿出一笔款项赡养老人晚年，虽属应份，但力不胜任。大多数农民群众再也负担不起有病家属的医疗费用（看病吃药等等）。医疗费及老人的赡养费每年不下5亿马克，给这些农户造成极大的负担。

我们要求由国家负担小农、葡萄种植者及渔民的医疗费及晚年的生活费！

布鲁宁-斯莱希尔政府采取法西斯措施，于1931年3月27日颁布了一道命令，强迫种植糖用甜菜的农民把播种面积缩减30—40%以迎合大地主的利益。此外，为了迎合大酿造厂的利益，政府还通过酒类国家专营对酿酒小农的酿造权加以前所未有的限制。

我们要求立即废除1931年3月27日颁布的命令，取消对糖用甜菜种植面积的的限制，同时也取消对酿酒小农酿造权的限制！

企业主为把工人和职员的工资降低10—30%，向他们发动了空前的进攻。这一掠夺行径如能得逞，就等于再把群众的购买力降低40—50亿马克，从而使农产品销售市场再次缩小，缩小的销售额约占全国农产品总量的30—40%左右。此外，这也意味着使正在佣工的小农和青年农民收入下降。因此，劳动农民应当在共产党和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领导下支持无产阶级的斗争。

反对降低工资的一切行径！

根据“杨格计划”^①，每年支付的赔款约为20亿马克，这笔款项全都是德国资本家从劳动群众身上榨取出来的。

我们要求停付赔款！

资产阶级嘴上讲的是减少赔款、取消赔款，而心里想的却是提高利润、大饱私囊。

他们的口头禅是：“偷穷的，给富的！”

因此，对所有这些援助劳动农民的战斗要求，上述资产阶级政府不仅不予理采，而且要坚决反对，不肯善罢甘休。

所以农村劳动居民应当在共产党领导下行动起来支持农民的这些要求，并与工业无产阶级结成牢固的联盟为实现这些要求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斗争。只有为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建立工农政权，即为自由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德国共同奋斗，才能保证这些要求得以实现！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07—309页。黎扬译）

^① 为修改“道威斯计划”，于1929年底成立了美、英、法、意、日、比、德七国委员会，该会主席是美国摩根电力托拉斯经理杨格，“杨格计划”即由此得名。——译者注

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垮台^①

——威廉·皮克论1932年7月20日国家政变

1932年5月末，布鲁宁政府倒台，兴登堡任命所谓“德国俱乐部”^②内阁，即巴本政府接替。7月20日巴本政府在普鲁士公然举行国家政变，它干脆取消了普鲁士政府，其中有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即总理布劳恩和内政部长捷维林，此外还有柏林警察总监格尔热金斯基。

德国共产党立即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希望两党能一起向巴本政府提出抗议，迫使该政府取消上述措施。尽管按照建议采取共同行动尚有挽回的余地，可是社会民主党理事会还是拒绝了这次建议。

目前矛盾非常尖锐。在这种情况下，事态发展下去很可能造成工人阶级与纳粹匪帮之间的武装冲突，而在这场武装斗争中团结起来的工人群众尚有可能击溃希特勒匪帮，从而粉碎垄断资本建立法西斯独裁进行战争准备的阴谋。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的头子们由于害怕事态向革命方向发展，不肯发动群众，结果使工人阶级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为了安抚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该党理事会声称，它愿进行合法斗争，把控诉巴本政府搞国家政变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为了捧法西斯分子上台，兴登堡总统于1932年7月20日任命巴本首相兼普鲁士最高督察。巴本当天就解散了普鲁士政府，从而粗暴地破坏了《魏玛宪法》。

② 该组织于1924年成立于柏林，其成员为大容克地主及军事将领（又名“老爷俱乐部”），首领是，冯·巴本、冯·斯莱希尔等。1932—1933年间曾支持希特勒，从1946年起又开始在西德发挥作用。——原编者注

一案提交国家法庭。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10页。黎扬译)

(二) 1919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 及其活动

1919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简表

名 称	时 间	建 立 简 况
南斯拉夫 共产党	1919年 4月	1919年4月19—23日，南斯拉夫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组织（不包括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从1920年6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党的领导人菲利普·菲利波维奇、西马·马尔科维奇等。
保加利亚 共产党	1919年 5月	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紧密派（与之对立的叫“广泛派”）成立。1919年5月该派举行第22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改称共产党。党的领导人季·布拉戈耶夫、格·季米特洛夫等。
美 国 共产党	1919年 9月1日	1919年9月1日，以查·鲁腾堡为首的美国社会党左翼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美国共产党。以约翰·里德为首的另一个美国社会党左翼同时（8月31日）单独成立了共产主义劳工党。1921年5月两党合并为统一的

续前表

名 称	时 间	建 立 简 况
		共产党。同年夏，以威·福斯特为首的“工会宣传同盟”的一批盟员加入了统一的共产党。
墨西哥共产党	1919年9月	1919年9月，墨西哥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小组在墨西哥城举行代表大会，成立了墨西哥共产党。党的领导人有何塞·阿伦、曼努埃尔·迪亚斯·拉米雷斯等。
丹麦共产党	1919年11月9日	1919年11月9日，丹麦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民主青年联盟等社会民主党左派组织在弗雷德里夏举行代表大会，成立了左翼社会党。1920年11月左翼社会党召开代表大会，改名为丹麦共产党。丹共把1919年11月9日作为成立日。党的领导人有恩斯特·克里斯坦森、赫尔松·特里尔等。
荷兰共产党	1919年	荷兰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

本表编制者：屋序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①

（1919年4月19—23日）

代表大会听取了南斯拉夫各地代表的发言，代表们指出资产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本决议是1919年4月19—

阶级勾结在一起推行反动措施的目的，在于：依靠棍棒和最野蛮的军警来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通过对社会主义报刊和集会施行蛮横无理的查禁，来压制一切社会主义的呼声；同反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共同镇压邻国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一切革命运动。

因此代表大会决定：

1. 一致反对压制集会和出版自由，最坚决地谴责查禁社会主义报刊及其他社会主义出版物的行径，反对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声明将采取一切手段为争取这些自由权利进行斗争；

2. 全力抗议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在俄国、匈牙利及邻国充当反革命角色，呼吁政府立即召回用于此项目的的所有部队^②。

3. 呼吁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对各自的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们立即从南斯拉夫领土，从俄国、匈牙利、奥地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等国疆界撤走它们的军队。

南斯拉夫劳动者认为敌人并不是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

4. 代表大会特别强调自己同俄国及匈牙利工人阶级事业的团结，并号召南斯拉夫士兵把粉碎我国资产阶级为消灭上述两国革命成果而策划的罪恶阴谋当作自己的光荣职责和保卫我国劳动群众利益的最好手段。

23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成立大会上通过的。会上还通过了以下文件：联合纲领（1920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改由党纲代替）、临时党章及三项决议案，其中之一全文引用如下。1959年4月为庆祝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40周年宣布7月19日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的国庆节。

② 由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组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工人阶级举行了为期两天（1919年7月20日及21日）的全国总罢工，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派遣军队前去镇压匈牙利和俄国革命的阴谋遭到破产。

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向协约国军队发出同样的呼吁，号召他们不要为窒息社会主义共和国卖命。

代表大会认为俄国、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苏维埃政府是这些国家唯一有效的代表者，呼吁政府立即无条件地承认这些共和国，同样，也要和所有新成立的国家的人们自己选择的政府建立这种关系。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69—471页。黎扬译）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致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①

（1919年4月16日）

亲爱的同志们！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得知2月间^②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甚为高兴。我党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得知此事为时已迟未能派代表出席大会。但是我党感到幸慰的是能够向你们致以衷心的和诚挚的祝贺，祝愿你们胜利地完成共产国际的组建工作。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想必熟知我党在巴尔干战争中以及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我党仍然彻底忠于我们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始终持不能容忍和蔑视的态度。在紧要关头我党从未忘记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职责。不论在我国资产阶级对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作战胜利的日子，还是在遭到惨败我国居民不得不穿越阿尔巴尼亚崇山峻岭随同部队一起撤退的时

① 此信于1919年4月16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闭幕会上通过。——原编者注

② 此系旧历。——原编者注

刻，或者当我国人民在野蛮占领的残酷压榨之下受苦受难的岁月，对待我国资产阶级我们只有一项义务，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我们从未承认“国内和平”。我们只知道战争——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战争。有关最近发来的要社会爱国主义者派代表去伯尔尼^①一事，我党已表示回绝，因为我们同社会主义的叛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国的民族联合事宜毫无进展，“我们的”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显然没有能力完成民族革命。

1月25日及26日举行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在萨格勒布）^②，这次会议除其他决议外，还通过了如下决议案：“代表会议向苏维埃俄国致敬、向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致敬，向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致敬。”这次大会表明在南方斯拉夫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的潮流无比强大。

八周后召开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组建统一的南方斯拉夫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运动必然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和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都坚持共产主义立场。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工人同它们站在一起并确信，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能走向社会主义，而苏维埃政权则是这一专政的形式。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定能够建立起一个符合世界革命共同利益的战斗机构。

因此我们再一次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衷心的和诚挚的祝贺。

① 这里指的是西方社会沙文主义者对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发出参加1919年2月在伯尔尼（瑞士）召开的社会党代表会议的邀请。代表会议企图在伯尔尼重建第二国际。——原编者注

② 这里指的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左翼在萨格勒布召开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同以考拉奇和布克舍戈为首的党的右翼大多数分裂后不久举行的。——原编者注

新的共产国际万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68—469页。黎扬译）

保加利亚共产党（社会党紧密派）的 纲领性宣言^①〔节录〕

（1919年5月25—27日）

I

1.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永远坚持革命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独立的阶级斗争策略。它抗议并全力反对1912—1913年间的巴尔干战争，也反对保加利亚参加世界大战，它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帝国主义战争并加以谴责。它在国会内外都同资产阶级和君主政体的罪恶的民族主义侵略政策进行英勇的、不间断的斗争。它投票反对军费预算，它断绝了同第二国际的关系，因为这个国际的领导机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19年5月底，在索非亚召开了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由社会党紧密派组成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毅然决然地转到了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它同社会民主党断绝了一切联系，谴责了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的叛卖策略。社会党紧密派于1919年3月参加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并全党作为一个支部加入了共产国际。社会党紧密派于1919年5月25日在索非亚召开了第22次代表大会。在本届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它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废除旧名称（社会民主党）并采用新名称——共产党（社会党紧密派）。此后，代表大会就以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义继续开会。这次代表大会非常重要，因为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

美和各党彻底背叛了社会主义并投靠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我们党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就是以此证明它同国际社会民主党阵营中其他忠于革命社会主义的党派保持国际主义的团结。它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齐美尔瓦尔德派一起建立了共产国际，这个共产国际重新把国际革命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

2. 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背叛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策略。这些党打着社会民主的旗号，为的是利用它过去的威信迷惑和引诱工人群众追随自己。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称作共产党人以区别于当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一样，现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了同把工人出卖给敌人并完全滚到资产阶级阵营的机会主义党和社会党彻底划清界限，认为必须抛弃其社会民主党这一原有名称。

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第一，由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背叛了一切民主传统并无代价地站到反革命一边，因而在当前，革命的无产阶级不是为争取和扩大资产阶级民主，而是为建立工人阶级专政而斗争，因为只有后者才能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以自由。能使社会主义获胜的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继资本主义之后直接进入的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而共产主义则是未来社会的第二阶段，即高级阶段或工人阶级的最高理想。

有鉴于此，并遵循俄国、德国、匈牙利、奥地利等革命的兄弟政党的榜样，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更换自己的名称，从现在起称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

II

世界大战揭开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序幕。在这个时代，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最高纲领在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开始

具有头等的和直接的现实意义。俄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的方式（即由群众行动和群众政治罢工到武装起义）以及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目标；这个经验使我们有可能是把一定的和确切的内容列入最高纲领。因此，保加利亚共产党宣布，为实现以下目标而奋斗：

1.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是，没收生产资料并把它由私有转变为公有，以便组织社会生产和实现社会主义。

但是无产阶级不可能在保留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条件下掌握政权和实现自己的理想……

革命的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后，将通过苏维埃和民警实现工人和贫苦农民的专政，这个专政将给绝大多数人以自由。各革命阶级将借助自己的专政粉碎少数反革命有产阶级对新制度的反抗。随着社会主义的建成，阶级之间的区别以及阶级本身都要消失，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也将消亡并成为自觉调节生产和分配的组织。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将实现人民的无限权力，它将把全部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交给从事生产的劳动阶级。旧制度的一切机关——从政府、国会、官僚制度、警察和军国制度到州和村社行政管理机构——统统代之以新的组织，即苏维埃以及由它建立的地方和中央的各级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权机关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机关。从事生产的全体男女参加苏维埃选举和随时可以撤换代表，能够保证人民经常监督和直接参加管理。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27—429页。黎扬译）

保加利亚共产党告保加利亚全体 劳动人民书〔节录〕

(1919年5月25—27日)

保加利亚共产党声明，在过去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日子里，它一贯站在劳动人民大众一边，从未背叛过他们的利益，反之，总是在抨击和揭露他们公开的或暗藏的敌人，高举革命的社会主义大旗，动员群众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同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进行斗争。将来它也要象新时期所要求的那样，更加英勇果敢、积极主动、不怕牺牲地沿着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前进。

忠于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大团结的社会党紧密派曾对遭受中欧帝国主义国家奴役被弄得贫困不堪的各国人民（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表示同情，谴责社会沙文主义和第二国际的叛变行为，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为新国际的创建进行了各种努力，认为日益临近的世界革命可以为新国际的建立创造条件，所以对这一革命首先在俄国实现表示热烈的欢迎。社会党紧密派认为两个交战集团任何一方的帝国主义者获得胜利都不能使各国被压迫人民得到和平和自由，对国联也没有抱这种奢望……它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战胜世界帝国主义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对俄国革命的工农兵群众以及他们的伟大创举——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表示完全支持。

社会党紧密派对德奥两国革命的发展感到非常高兴，对匈牙利和巴伐利亚共产党人的光辉胜利，对德国斯巴达克派的英勇努力表示钦佩，并满怀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取得胜利的坚强信念向第三国际，即莫斯科共产国际致敬。

保加利亚共产党向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革命无产阶级致以兄

弟般的敬礼，并接受共产主义原则和策略，宣布自己无条件地加入共产国际。它声明，对于保加利亚政府支持反革命势力反对俄国和匈牙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反对邻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的任何企图，它将不遗余力与之进行斗争……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29—430页。黎扬译）

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请求加入 第三国际的申请书

（1919年9月21日）

同志们！

共产主义工人党现在向你们提出请求，请允许它加入在莫斯科建立的第三（共产主义）国际。

这个新党是1919年8月30日至9月5日期间在美国芝加哥市建立的，而且它的建立是美国社会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的必然结果。

在上述期间，即在8月30日至9月5日，在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我们声明，无论在基本原则，或在策略问题上，我们完全同意已经加入莫斯科的第三国际的各党的意见，并向他们表示热烈的、衷心的致意。我们保证，在我们的工作中完全遵循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纲领及其行动纲领，并委托我们的全国执行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便使美利坚合众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加入第三国际。

因此美利坚合众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特致此函向你们提出请求，请接受我党加入第三国际，同时这一请求也是以我党代表大

会所通过的行动纲领和党纲为依据的。

致以

共产主义敬礼！

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执行委员会书记（签名）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95—496页。黎扬译）

美国共产党^①党章〔节录〕

（1921年5月）

第一条。1.组织名称——美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在美国同时产生了两个共产党：1919年8月31日，建立了由约翰·里德领导的、有58,000名党员的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919年9月1日，成立了查理·鲁登堡领导的、有10,000名党员的美国共产党。两党都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两党之间并没有严重的纲领性分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出，它们“就好象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相得益彰的方面”。加入美国共产党的主要是外国侨民，而加入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则主要是美国人或讲英语的人。“前者往往理论修养较好并与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传统保持着密切联系，但他们与美国工人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联系却比较差。后者虽然还没有经过这样的理论训练，然而他们却具有一个极大的长处，即能起桥梁作用，使党极易影响广大的当地美国工人群众。”（《共产国际》，1920年第11期，第1888页）

当局的恐怖行动迫使两党转入地下。1921年5月，在秘密举行的联合代表大会上，建立了统一的美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并于1923年4月改名工人党，开始公开活动。

2. 美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它的最先进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因而也是最革命的部分。党的目标——教育、指导并率领美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建立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条。1. 凡承认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原则和策略、服从党的纪律并积极参加党的工作，只要不是任何其他政治组织的成员、也不支持任何其他政治组织的人，都可成为党员。

2. 靠剥削工人得来的收入为生的人不得成为美国共产党党员。

第三条。1. 美国共产党是地下秘密组织。它是高度集中的。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是中央委员会……

第八条。1. 一切党员和党的组织必须遵守并努力维护党的严格纪律。党员和党的下级机关必须服从党的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

12. 凡被选举或任命到工会或任何其他组织的岗位上担任工作的每个共产党员，应当受党的严格监督并直接执行自己所在工会或其他组织的党支部的决议……

第九条。1. 入党时，要向党的全国组织缴纳1美元入党费。

2. 每月党费为60美分……

第十条。1. 中央委员会出版党的正式的地下机关报，每月至少一期。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94—495页。黎扬译)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美国共产党的呼吁书^①〔节录〕

(1929年)

自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派犯了许多严重的右倾错误，这些错误已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中指出。这些错误表现为对美国帝国主义估计过高，对其内部和外部矛盾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从而抹煞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也表现在对美国工人阶级向左转化估计不足、对美国改良主义估计不足，因而削弱了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还表现在对美国共产党内右倾危险估计不足，把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危险的问题只归结为托洛茨基主义，也就是说这样解释问题的结果导致了忽视来自右的方面的危险。

在研究与美国资本主义危机和群众左倾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时，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派犯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错误，他们在研究美国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时，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外部矛盾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对待反对战争危险的问题上滑到了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口号的地步……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派没有能够及时地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也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28—29年间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反对派有所抬头。这个修正主义集团是“右翼社会民主党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投降资本主义的结果，而它的急先锋则是洛夫斯敦和伯伯尔”。

(威廉·福斯特：《美国政治简史》，莫斯科1955年俄文版，第525页)美国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团结在福斯特周围展开思想斗争，粉碎了右倾反对派分子并把他们从党内清洗出去。

没有同托洛茨基主义开展应有的斗争。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错误思想表现在所谓的“例外论”上，其最狂热的拥护者是伯伯尔和洛夫斯敦。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生危机，但美国例外，群众激进化，但美国例外；必须开展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但美国共产党内不必要这样做。但是现在资本主义的稳定局面日趋动摇，这就表明美国越来越难分难解地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纠缠在一起，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发展与购买力低下的矛盾也已尖锐化了。资产阶级正在力图用合理化的方法，即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来寻找出路，摆脱日益深化的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在发展，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争夺市场和投资范围的斗争日益尖锐，疯狂地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临近。资本主义确定不移的发展规律，即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末落的规律，明明白白地体现于美国资本主义，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象现在表现得这样清楚。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速度比原来想象的要快的多。危机也必将动摇美帝国主义势力的基础……

多年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再要求结束美国共产党内部的宗派斗争。例如，1925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中指出：“执行委员会坚决要求无条件地停止两派间的宗派斗争。”

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美国问题的决议中，除其他要求外还指出：“为了使美国共产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首先彻底地和无条件地事实上而不是口头上停止党内的宗派斗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7年7月1日的决议中又一次提醒党说，“这一要求未被认真执行”，党内仍然存在“令人不能容忍的状况，即宗派尚未清除”。

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虽然在决议中指出“早已存在的宗派斗争有所缓和”，但仍然认为有必要指出，

“党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必须结束宗派斗争，因为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严重矛盾”。

1928年12月美国共产党内情况又紧张起来，因此为执行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后向美共发出公开信，要求在即将召开的美共代表大会上开始执行共产国际关于消灭宗派斗争的决议。

这一切至今为止根本没有任何效果。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领导人也好，少数派领导人也好都曾不止一次地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口头上许下他们一定执行国际指示的诺言，而事实上他们却一贯违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和自己立下的保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采取如下措施：

1. 责成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立即解散派别组织，结束一切派别活动。责成美国共产党的所有组织执行这一决定。对于搞派别活动的人可以采取最严厉的纪律措施直至开除出党。

2. 洛夫斯敦及皮特曼两同志作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极端派别活动分子应该停职暂不参加美国共产党的工作。

3. 驳回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要求。

4. 认为必须改组和扩大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以保证书记处进行真正集体的非派别性的工作，并尽可能协助中央委员会制止党内的派别斗争。

5. 伯伯尔案件交由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审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所有党员在反对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中团结起来，以便开展斗争反对右倾危险，使美国共产党健康化和布尔什维克化，发扬党内民主和无产阶级的自我批评。

只有坚持不懈地开展反对党内根深蒂固的无原则的派别主义的斗争，只有在共产国际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全党为完成党的主要任务而进行反对右倾危险的更加有力的斗争，美国共产党才有可

能成为美国无产阶级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先锋队，才能成为美国工人阶级群众性的政党，党的队伍中才会出现真正的党内民主和所有党组织及党员都必须无条件遵守的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二者同时发展的局面。在这样的政党内少数才会无条件地服从多数人本着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具体指示的精神作出的决定。这样的政党一定能领导美国人民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胜利斗争。

致以同志的敬礼

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504—507页。黎扬译)

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响应共产 国际的呼吁作出的决定

(1929年5月18日)

1. 中央委员会赞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美国共产党发出的呼吁，把它作为自己行动的指针，并保证它一定能得到全体党员的支持。

2. 中央委员会一定要负责贯彻呼吁书中的各项规定。

3. 中央委员会及其成员定要负责维护共产国际呼吁书的威信，不准党员从思想方面或其他方面对呼吁书进行任何攻讦。

4. 中央委员会号召美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全体成员不要对呼吁书及其中所述之一切决定持任何反对立场，而要尽力帮助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团结全党支持这些决定。

5. 中央委员会建议书记处按照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行事，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实现上述决议并以实际行动

贯彻共产国际呼吁书中提出的任务。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508页。黎扬译)

附录 拉弗莱特的政治纲领^① [节录]

(1924年)

私人垄断组织操纵政府和工业，这是美国人民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尽管不断更替的政府一再重复贩卖，人民在整整一代漫长的岁月中仍在耐心地进行斗争，力图从已经破坏了本国政府代议制的难以忍受的强权中解脱出来。

垄断组织在控制政府的同时，逐渐把自己绝对统治的范围扩展到各重要经济部门。

垄断组织利用非法手段消灭了竞争，窒息了个人积极性和企业家的独立活动，所以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生产全部人民生活必需品从中获取暴利而不必担心任何惩罚。由此可见，独立宣言曾经宣布又经杰弗逊和林肯一再重申并视为每个美国公民的遗产而一贯坚持并不断维护的“机会均等”已让位于少数人的特权。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24年在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拉弗莱特领导下成立的“进步党”参加了当年的总统选举并获得了482万2千张选票。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拉弗莱特运动作了下述评价：“作为地道的小资产阶级现象的这一运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资产阶级阵营混乱不堪的客观反映。另一方面，它又在客观上起了支持资本主义的作用……即作为政治缓冲器使无产阶级正在觉醒的阶级意识脱离形成独立阶级运动的道路。”（《共产国际文件汇编 1919——1932年》，莫斯科1933年版，第513页）

基本权利面临威胁

美国人民过去既然弃绝国王的暴政，今后也决不能容忍垄断组织再来行施这种暴政。人民懂得，不可能在把全国经济生活的控制权让给某一部分人的同时还会保留人民的政治自由权利。他们知道，垄断组织在国会两院，在联邦法院和各行政机关都安插了自己的代表。他们也了解，垄断组织的这些奴颜卑膝的代理人任意挥霍国家的自然财富，根本无视国会通过的法律，大搞非法逮捕并违反宪法进行搜查和没收，从而践踏了人民的权利；这帮奴才使政策为贪得无厌的资本家服务，挑动战争并迫使平民百姓的子弟去进行这种战争……

美国农场主的困难处境

美国农业现在正处于特别困难的境地，商业部的报告表明，1923年全年付给大工业公司的红利数字不断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很大。经营火力和电力牵引的铁路公司，以及差不多所有其他各大公司的情况也都如此。同时农业部长的报告中也指出，15个主要生产小麦的州，自1920年起已有10万零8千多个农场因不能如期偿还抵押款或因破产而倒闭，有12万2千多个农场主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就失去了财产，有近37万5千个农场主多亏债权人放宽期限才幸免于难。可见，仅在这15个州从1920年起事实上就有60万农场主或者说占这些州农场主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遭到破产。

大公司的几乎是无可限量的繁荣和农业的凋蔽与破产是实行下述政策和法律造成的直接的必然结果。执行这种政策和法律的用意在于，一方面，从农场主手中榨取金钱，另一方面，供给大公司几乎是难以数计的贷款，用高得惊人的关税税率保卫工业巨头，同时在财政上巧使手段一面压低农场主产品的价格，一面提高农场主所需商品的价格；这种政策和法律使铁路运价极其高昂

以保证铁路公司的利润；而且奖励其不合理的经营管理，同时却把不应有的重荷加在美国农场主身上；这种政策和法律使粮食投机商得以操纵农场产品的价格，使农场主遭受巨大损失而投机商却大发横财。

对人民的庄严保证

美国人民的自由和繁荣受到威胁，这种险情使他们清醒过来。他们还没有丧失运用自己的主权对本国政府的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利和勇气。为了消灭把人民和政府隔开的垄断组织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我们誓将遵循下列原则和政策。

整 顿 内 政

1. 我们保证在司法部、内务部和其他行政部门进行彻底的清洗。我们要求用联邦政府的权力镇压私人垄断组织，而不是鼓励他们……

我们主张把国家的电力水利资源交由社会公有，主张建立和发展全国水电网，并把马斯卡尔·绍尔斯水电系统也包括进来，这种遍及全国的水电网将保证居民照明和用电，将按其实际价值向农场主提供氮肥。我们也主张为了人民的利益对所有国家资源包括森林、煤矿、铁矿、其他金属和石油产地实行严格的社会监督并经常派人守护……

我们主张降低对个人收入和合法业务活动的联邦税收。我们主张征税应当严格以不超过政府确实必需支出为限（政府的维持费用应以硬性规定的节约原则为基础），其主要方法是缩减当前已超过每年8亿美元的陆海军及战备费用；把通过签订军事订货合同及出租公共财产从中舞弊由国库窃取的亿万美元归还国库；最后还要采取积极行动讨回外国政府欠款111亿美元积年未归的利息。

我们摒弃梅隆的税收计划，因为它牺牲其他纳税人的利益为百万富翁效劳，我们主张实行能立即降低低收入税额、大幅度提高巨额遗产税额的税收政策，目的在于取缔无限制地积聚巨额遗产于少数人之手；我们主张订立超额利润税则作为对投机行为的惩罚手段；我们主张联邦所有税收完全公开，同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我们主张召开国会特别会议通过旨在改善美国农业状况的立法。我们主张通过发展和保护合作企业所必需的和有益的补充法令。我们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立即把当前运输农产品的价目降低到相当于战前水平（包括运输牲畜），美国农场主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货物运价也应同样降低……

我们主张废除法院采取法庭裁决的办法干涉劳工纠纷的权利，主张全力捍卫农场主和产业工人组织工会，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举行签定集体合同的谈判和不受任何妨碍从事合作的权利。

我们主张立即批准关于童工的修正案，继而通过关于在工业企业中保护童工的联邦法……

我们谴责最近几任总统的唯利是图的对外政策，他们推行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金融帝国主义者、石油垄断组织和国际金融寡头的利益；我们谴责这种政策，因为它往往降低我国国务院的威信，使它从作为一个强大的和善意的调停人帮助无防卫能力的政府排解纠纷的崇高作用降低到某些利益和租让合同追求者的商业前哨的角色，这种削弱小民族的作法不符合美国人民本身的愿望；我们谴责这种政策，因为它给我国内部发展造成损害，并且可能引起战争。我们主张执行积极的对外政策，目的在于根据停战条款重新审查凡尔赛条约；主张同各国签订有明确条文的协议，内容包括宣布战争非法，废除义务兵役制，大量裁减陆海空军备，并保证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举行全民投票……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96—500页。黎扬译)

附录 美国劳联章程^① [节录]

(1932年)

序言——鉴于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中都进行着压迫者同被压迫者、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年复一年愈演愈烈，如果亿万劳动者不为共同自卫及本身福利组织起来，这种斗争就会给千百万劳动者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在此集会的美国工会和工人组织的代表不得不采取措施并在我国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当中推行若干原则以便永远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使理应属于他们的权利得到承认；为此发表声明如下：建立按工会系统组织起来的具有分支机构的联合会，希望美国所有工会和工人组织都能参加……

第一条：本联合会将致力于促建地方职工协会，并通过在各城市成立中心职工会的方法使各职工协会更加密切合作，然后再把它们联合成州、州辖区或县职工协会，以保证通过符合劳动群众利益的立法。

第二条：联合会将致力于成立以无条件地承认每个职工协会的自主权为基础的民族的和民族间的职工协会，并支持和发展这些职工协会……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886年成立的美国劳联。在1918—39年期间是美国的主要工会联合组织。这里刊载的经1932年劳联年会确认的章程（节录）展示了美国劳联的组织结构。章程的序言是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制定和通过了的，经常占据美国劳联领导岗位的工会官僚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序言，而只是利用它来掩饰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

美国劳联章程不应当成为这个或那个政党政策的传播工具，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社会党、还是禁酒党或任何其他政党……

收入。联合会的收入来源是捐款，这种捐款由所有加入联合会的组织提供，捐款按所有有工作的会员人数计算数额如下：民族间的和民族的职工协会——每个会员每月1美分；地方职工协会或职工联合会——每个会员每月35美分，而且其中的12.5美分作为准备金储存起来只在宣布罢工或同盟歇业时方可动用……

如果在地方职工协会和企业主之间发生分歧，而且根据职工协会的意见有可能导致罢工时，该协会应将发生之事先告知美国劳联主席，主席有责任调查或委托他人调查已形成的局势，并尽可能突破难关。如果主席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就应采取他认为必要的步骤使执行委员会了解发生的情况，如果多数以上执委会成员认为必须进行罢工，上述职工协会将受命宣布罢工。如果不事先征得劳联主席和劳联及其执委会的准许和支持，而擅自宣布罢工或同盟歇业，则不论情况如何都不能视为合法，也不得动用罢工基金……

如果按本章程第二、三两条规定的条件宣布罢工，那么“美国劳联”将在6周时间内按每个会员每周7美元付款给上述职工协会司库或司库代表……

如果某一职工协会没有得到执行委员会的赞同就宣布罢工，将拒绝付给它罢工津贴……

在宣布结束罢工前，职工协会应举行专门会议，所有参加会议的会员在会上以多数票表决决定这一问题向哪一方向发展。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513—515页。黎扬译）

(三) 1920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及其活动

1920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简表

名称	时间	建立简况
西班牙共产党	1920年 4月15日	1920年4月15日，脱离了社会党的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在马德里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西班牙共产党。1921年4月，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左翼单独成立了共产主义工人党。1921年11月两党合并为统一的西班牙共产党。党在后来的领导人有狄亚士和伊巴露丽。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1920年 5月23日	1914年，流亡到印尼的一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当地的革命知识分子成立了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1920年5月23日，该联盟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伊朗共产党	1920年6月	1916年在巴库的伊朗革命工人成立了“阿达列特”（正义）党。1920年6月20—25日，“阿达列特”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伊朗共产党。党的领导人有哈依达尔汗等。
英国共产党	1920年 7月31— 8月1日	1919年英国就有两个社会主义组织改名为共产党，同时各个社会主义组织之间进行了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的谈判。1920年7月31日—8月1日，英国社会党左翼、社会主义工党、南威尔士社会党以及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统一的英国共产党。党的后来的领导人有哈里·波立特等。

续前表

名称	时间	建立简况
土耳其共产党	1920年 9月10日	1918年起在伊斯坦布尔等地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9月10日，土耳其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巴库召开了代表大会，成立了土耳其共产党。党的领导者有穆斯塔法·苏布希等。
乌拉圭共产党	1920年9月	1910年乌拉圭社会党成立，1920年9月该党大多数党员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乌拉圭共产党。
澳大利亚共产党	1920年 10月30日	1920年10月30日，澳大利亚社会党、党内左派和社会主义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澳大利亚共产党（苏色克斯街党）。11月6—13日继续开会，批准这一决定，并选举维·普·伊尔斯曼为总书记。但是社会党分庭抗礼，自己也改名为共产党（利物浦街党）。1922年6月，利物浦街党中分裂出相当多的人加入苏色克斯街党，从而形成了统一的澳大利亚共产党。

本表编制者：星序

西班牙共产党的行动纲领^① [节录]

(1920年4月)

西班牙成立了共产党，它的行动纲领是：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1917—20年革命运动的经验，向西班牙工人阶级提出了建立一个能够领导劳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新型政党的任务。1919年12月，

1. 承认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是国际联合的唯一中心，并立即加入这个组织。

2. 认为恢复第二国际的一切企图，只会导致对无产阶级的欺骗并将其引入歧途……

4. 进行争取社会革命，而不是局部改良的宣传和鼓动工作。承认议会活动的意义，但只把它看作宣传和进行革命鼓动工作的手段。可以提出候选人参加选举，但不得在资产阶级政府中任职。

6. 认为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是改良主义的党。拒绝保留社会主义工人党党籍的任何人加入共产党。

7. 设法把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和劳工总会（“Union Vores General de Trabajadores”）并入西班牙共产党。

8.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唯一手段。承认俄国苏维埃政府是这种专政的榜样。

在马德里出版的、名为《共产党人》（《El Comunista》）的周刊，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出版的机关刊物名为《革新》（《Renovacion》）。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95—396页。黎扬译）

在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社会党——译者注）的非常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对第三国际持何种态度的问题，当时有12,497票赞成加入第三国际，14,010票反对，赞成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员组成了国际派。1920年4月15日，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决定改组为共产党。同年6月，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发生分裂，结果成立了新的共产党——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1921年，两个共产党联合成统一的党——西班牙共产党。

西班牙共产党和共青团的传单^①

(1934年)

勒鲁斯-希尔·罗勃列斯组织了政府。

他们蓄意举起刽子手的屠刀并恢复严刑拷问！他们要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

但他们决不能得逞！

我们要面包、土地和自由，我们不要法西斯刽子手！我们要的是工农政府！不要勒鲁斯-希尔·罗勃列斯政府！

马德里的劳动者们！

勒鲁斯政府是塞达。

塞达就是屠杀、饥饿、失业和恐怖。塞达就是难以糊口的工资。塞达就是奥地利、德意志和意大利事件的血腥重演。

但他们绝不能得逞！

法西斯既然宣战，我们就要用战争来回敬，并为胜利而战。我们要争取胜利，这个胜利将粉碎教权派法西斯，将结束我们家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33年11月，右派资产阶级政党和保皇与教权派政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从此开始了一个反动时期，人民把这一时期称之为“黑暗的两年”。然而反动派在国内推行法西斯化政策的企图却遭到全国民主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击。1934年10月4日，保皇派和法西斯分子组成的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塞达）有8名代表被纳入勒鲁斯政府，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反法西斯运动的新高潮来反击这一挑衅，阿斯图里亚起义达到了这次运动的最高峰。阿斯图里亚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却起了很大作用。正如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霍兹·迪亚斯所说：“没有十月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二月的革命阵线。”

里的饥饿，使我们的阶级兄弟不再遭屠戮；我们要打开使我们的优秀战士长期遭受苦禁的监牢，并决不允许发动新的战争，因为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牺牲的唯有我们这个阶级！

勒鲁斯和希尔·罗勃列斯组织了政府！

他们想要建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制度！

同志们，我们要迫使法西斯退却！我们要宣布总罢工！街道、工厂和企业应当是我们的！对法西斯分子要寸土不让！

只要我们在组织性上超过法西斯，它就占不了上风！

劳动者们！全体走上街头！军火库里不要留下任何武器，一切武器都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把无产阶级的火力对准所有法西斯中心！无论是电车、或者汽车一辆也不要上街！决不让一个工贼接替革命工人上班！

组织罢工工人纠察队！把他们武装起来！

劳动者们、大学生们、妇女们、青年们！起来参加反法西斯刽子手的斗争！

士兵们！法西斯将派你们去打仗，为资本家的利益去作战！

士兵同志们！要打仗，就打阶级仗；你们的枪要支持我们，反对我们的刽子手！

同志们！

举行反法西斯总罢工！

推翻勒鲁斯-希尔·罗勃列斯政府！

建立罢工工人纠察队！

立即把他们武装起来！

把粮食收归国有！

各工厂要推选代表，组织各区苏维埃！别让任何一个办公中心留在法西斯分子手里；我们劳动人民需要这些中心！

占领战略据点！

在战斗中决不停息，决不迟疑，决不后退！

共产党和共青团

(马德里)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99—400页。黎扬译)

关于波斯社会经济形势和伊朗共产党 (“阿达列特”)的策略提纲^① [节录]

(1921年1月)

伊朗共产党(“阿达列特”)应当追求两个近期目标:

(1) 掀起并推广民族解放运动,以便依靠波斯民族革命的力量,而不求助于苏俄武装的直接支援就能把英帝国主义者赶出波斯因而也必然会推翻沙赫政府。

(2) 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过程中团结农民和城市贫民,把他们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阶级意识,以便在战胜英帝国主义之后把民族斗争转变为阶级斗争……

根据这两项目标,伊朗共产党(“阿达列特”)确定其近期基本任务如下:

(1) 造就大批坚强的党的干部,使党能通过这些干部取得对劳动阶级广大群众的直接领导权。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伊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争取伊朗民族独立的斗争形势,于1921年1月通过了由著名的伊朗共产主义活动家海达尔汗拟定,故名为“海达尔汗提纲”的行动。纲领提纲确定了党现阶段斗争的基本任务:克服党的左倾错误并恢复反对卡扎尔王朝(它统治伊朗的时间是十八世纪末至1925年)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全民族统一战线。

(2) 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卖身投靠外国人的沙赫政府的旗帜下把国内一切革命力量聚结在党的周围。

(3) 开展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使居民认清世界帝国主义的作用……认清英国佬在波斯推行的政策，从而激起并加深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

(4) 在农民和城市贫民中开展广泛的鼓动工作，目的是培养他们的阶级觉悟，但伊朗共产党（“阿达列特”）认为，在这一工作中必须考虑到在波斯农民群众中宗教偏见和风俗偏见特别严重，所以在斗争中要特别慎重。

(5) 在劳动阶级中开展广泛的组织工作，建立工会，促进工会运动和合作运动的发展，增进其革命内容并对运动的政治路线加以指导。

(6) 建立民族革命武装力量，同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沙赫政府进行斗争。

(7) 推翻沙赫政府……党参与新成立的革命政府实施的国家和社会改革，引导新政府参加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

Ⅴ、为了解决上述任务，伊朗共产党（“阿达列特”）不同意立即在波斯实行纯共产主义措施，而是把自己近期（在推翻沙赫政府和从波斯驱逐英国佬之前）的策略归结为在反对卡扎尔王朝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联合从无产者到中等资产阶级等一切阶级，并且同代表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利益的左派民主党人（谢赫·穆罕默德·希阿巴尼^①集团）紧密合作。

伊朗共产党（“阿达列特”）认为在上述时期以前同左派民主党达成密切配合的协议并组成竞选联盟是可能的和可取的。同样，伊朗共产党（“阿达列特”）认为自己同公认的民族解放运

^① 原文是谢赫·马麦德·哈比阿尼。——原编者注

动领袖米尔萨·库奇克汗之类人物进行合作也是可取的。

伊朗共产党（“阿达列特”）认为自己可以参加沙赫政府召集的众议院的选举，同样也可参加众议院……为了党的和革命的目的利用议院的讲坛。

Ⅱ、……伊朗共产党（“阿达列特”）认为在反对英国佬和沙赫政府的斗争过程中，就不仅可能而且应当立即根本解决土地问题，剥夺大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以便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加这一斗争。

Ⅲ、在赶走英国佬之前同小资产阶级政党、集团和库奇克汗之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密切合作的同时，伊朗共产党（“阿达列特”）不仅不可忽视自己的最终目的，而且要全力以赴地启发农民和城市贫民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及特殊任务，知道这个任务与资产阶级的任务有所不同，以便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者之后推动劳动群众参加社会革命斗争和争取共产主义制度的斗争。

伊朗共产党（“阿达列特”）

中央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816—818页。黎扬译）

英国共产党告工人书〔节录〕

（1926年5月2日）

在最近九个月中，共产党曾多次警告工人：矿主及其政府蓄意打击矿工并进而打击整个工人阶级。工会运动中的右派及工党右翼对这些警告一贯冷嘲热讽，他们别有用心故意不作应有的准备。最近发生的事件证明共产党的见解完全正确：现在比任何时

候都需要全体工人的团结一致。对工人来说，目前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政府和右派如能转移工人的视线，使工人不去关心主要问题，即反对降低工资增加工时，他们就能把矿工孤立于其他工人之外。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35页。黎扬译）

坚决斗争，夺取胜利！

总罢工的政治意义

——英国共产党的声明

（1926年5月6日）

不列颠的工人们！

为了保住煤矿工人的生活水平，你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总罢工，因为你们非常清楚，矿工的生活水平若再下降，其他工人的工资和工时很快就会遭到进攻。总罢工不仅是对矿工们给予兄弟般支援的伟大壮举，而且也是包括无产阶级家属在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的自卫行动。

因此总罢工的前两句口号现在和过去一样仍然是：

大家一起支援矿工：工资一分钱也不能减，工时一秒种也不能增！

但是斗争已经开始，现在工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这种时刻危及他们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威胁。仅仅击退雇主们目前这场进攻是不够的，因为这只能意味着他们以后再开始进攻，去年“红色星期五”以后他们就是这样干的。对付矿主们贪得无厌的卑鄙欲望的唯一可靠办法就是彻底粉碎他们的经济实力。

因此，工人们雇主们的挑衅要针锋相对予以回答：

在工人监督下，由各委员会负责，实行不给矿主报偿的煤矿国有化！

矿主们决定向工资开刀，全国工联大会当然有权维护矿工的利益，拒绝接受不能维持生活的工资和不能忍受的劳动条件。在这场冲突当中，政府放弃了自己貌似公正的所谓超阶级立场。它对矿主们发动的进攻毫无异议，全然不顾这一行动会给整个社会造成多大危害；相反，对全国工联大会却下了卑鄙无耻的挑衅性最后通牒，强迫它放弃自己的决定。罢工开始以后，政府又对资本家操纵的工贼组织、即供给会和法西斯分子的帮助表示欢迎，而对工联表示愿意提供必要劳务无需工贼帮助的建议却冷嘲热讽地表示拒绝。军队、飞机、战舰全都动用起来，准备镇压工人群众，并且一旦有机可乘，就用来对付总罢工，把它彻底摧垮。即便矿主遭到失败，罢工以胜利告终，只要政府的权力没有因此发生动摇，资本家就永远不会放弃重新进攻的希望。

因此，总罢工的第三个重要口号就应当是：

伪政府辞职！成立工人政府！

共产党不断指示党员和其他工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巩固我们的阵地，防范资本家的进攻。主要措施如下：立即成立行动委员会，组织无产阶级自卫队，身强力壮的工会会员都要参加，自卫队要保护工人群众防范供给会和法西斯分子的袭击；与合作社签订食品供应协议以便召开群众大会并出版罢工简报；向士兵说明总罢工的意义和目的，等等。

同时共产党也告诫工人，有人企图把斗争局限于从前的老框子之内，不让它超出抵抗资本家进攻的自卫范围，希望工人群众加以提防。战斗既已开始，夺取胜利的唯一办法就是，勇往直前、坚决打击、奋战到底。为了使资本家遭到更加有力的毁灭性打击，行动委员会就得明确提出以下口号：

工资一分钱也不能少，工时一秒种也不能增！在工人监督下

实行煤矿国有化，不给矿主任何补偿！成立工人政府！

大不列颠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35—337页。黎扬译)

哈里·波立特在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①〔节录〕

(1934年2月)

大不列颠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反饥饿运动及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想就反饥饿运动及代表大会的目的及性质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也对本大会所要制定的行动纲领提出自己的意见，供全国工人阶级参考。

反饥饿运动及这次代表大会的目的何在？

为什么要开展反饥饿运动并召开这次代表大会？

首先，这是为了动员在业工人及失业工人反对“国民政府”提出的“失业法草案”，反对劳动收容所及一切侵犯工会权利的行径，维护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力图用牺牲工人阶级利益的办法摆脱困境。麦克唐纳的所谓“国民政府”实行了旨在加强剥削并使广大群众生活状况不断恶化的所谓“拯救”英国经济的具体措施。它一再限制工会的权利，大肆逮捕失业人员的首领，企图用残暴的惩治手段解决失业问题。英国共产党为团结工人运动的一切力量反抗反动势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34年2月开展了反饥饿运动，而且很快就召开了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00人，来自将近50个不同行业的工会组织。在开会前夕被捕的哈里·波立特经过保释终于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讲话。

其次，为了制定一个包括各项要求的纲领作为工人对“国民政府”及企业主的“回敬”，另外今后还可以这个纲领为基础开展运动争取在各个地区、企业、职业介绍所、工会及合作组织建立统一战线。

这次代表大会有何特殊意义，其特点又是什么呢？

首先，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初步尝试，目的是把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团结起来共同进行反失业斗争，彻底粉碎那种所谓反失业斗争只能由失业者来进行的成见。其次，通过这次大会把工人阶级一切先进分子都吸引过来投入反失业的积极斗争。这样一来，这场斗争就会变成在业与失业工人、工会会员与非工会会员、全国反失业运动成员与全国工联大会所属各地方组织成员以及没有参加组织的各阶层失业人员统统都来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统一行动。

由此可见，代表大会应当成为在我国空前广泛地动员工人群众参加行动的起点。应当召开群众大会，组成群众代表团去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并向各地市议会及州议会提出要求；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及短期的抗议性罢工为支持所提要求举行大规模罢工预作准备。

反对制造饥饿的“国民政府”。

反饥饿运动激起了声势浩大空前未有的热潮，得到了全国的支持，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对“国民政府”的仇恨强烈到何种程度。应当立即加以指引，使这种仇恨有用武之地，即在下列口号下开展大规模行动：

我们决不再默不作声地忍饥受饿！

决不允许把我们送交劳动收容所！

我们反对使失业人数增加的一切措施！

任何劳动都得有相应的社会报酬！

取消贫困状况审查！

否决奴役性法案！

这些口号以及类似口号应立即响彻全国，响彻每个车间、每个工会分会及每个工人住宅区。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45—347页。黎扬译）

附录 英国总理事会致首相 鲍尔温的一封信

（1926年5月1日）

阁下！

我很荣幸地通知您，参加全国工联大会的各工会执行委员会及英国矿工联合会决定由不列颠全国工联大会总理事会负责解决这次冲突。与此有关的一切谈判将由总理事会进行。我受命通知阁下，如果政府愿意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总理事会将随时听候您的安排。

执行书记沃尔特·希特林谨上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34—335页。黎扬译）

附录 英国总理事会关于罢工期间 如何行动的指示

（1926年5月6日）

要努力使你们周围的人面带笑容。为此，你们自己就得现出笑容。

要尽可能防止暴乱思想滋生。

要从事一切家务劳动。

一有时间就要逗孩子们乐，使他们感到高兴。

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每天散步能使你们精力旺盛。

不要无所事事，要随便干点什么。

千万别在街上闲谈、播弄谣传。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37页。黎扬译）

附录 英国总理事会关于停止总 罢工的号召〔节录〕

（1926年5月12日）

由于工会运动的大力支持和团结，总理事会得到保证，只要停止总罢工，煤炭工业中发生的冲突就能得到相应的解决……

政府曾经表示，总罢工结束之前决无任何谈判可言。但是由于同Γ·塞缪尔爵士进行会谈以及在会谈过程中以附件形式提出建议的结果，总理事会觉得自己在达成协议的条件上已得到保证。根据这些条件，总理事会认为应当作出决定，停止罢工。

因此，总理事会今天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停止总罢工，以便谈判得以恢复并在不受罢工及同盟歇业的威胁下进行，使解决煤炭业问题的协议得以达成。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37—338页。黎扬译）

(四) 1921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 及其活动

1921年建立的各国共产党简表

名称	时间	建立简况
卢森堡共产党	1921年 1月2日	1921年1月1—2日，卢森堡社会党召开代表大会，当表决无条件加入共产国际的提案时，多数票反对，因此，社会党左派立即退出大会会场，他们于1月2日另外召开了自已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卢森堡共产党。党的领导人有倍尔纳德·泽农等。
意大利共产党	1921年 1月21日	1920年11月，意大利左派社会党人成立了共产主义派。1921年1月15—20日，社会党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多数票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21条，共产主义派就退出了代表大会，并于1月21日召开了自已的代表大会，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党的领导人有葛兰西、陶里亚蒂等。
葡萄牙共产党	1921年 3月1日	1921年2月20日，葡萄牙左派社会主义者小组讨论了建立共产党的问题，3月1日召开了党的创始人会议，确立了党的纲领和组织原则，成立了葡萄牙共产党。1922年11月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续前表

名称	时间	建立简况
蒙古人民革命党	1921年 3月1日	1919年秋在库伦成立了两个革命小组，一个由苏赫巴托尔领导，另一个由乔巴山领导，1920年这两个小组合并。1921年3月1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蒙古人民党，1924年第三次代表大会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
瑞士共产党	1921年 3月5—6日	1921年3月5—6日，瑞士社会民主党左派和海尔佐格派（共产主义派，自称瑞士共产党）在苏黎世举行合并代表大会，成立了统一的瑞士共产党。党的领导人有关茨·凡尔蒂等。
新西兰共产党	1921年 3月12日	新西兰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3月12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	1921年 5月8日	1917年底至1918年初，罗马尼亚社会党内产生了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以勒·菲立斐斯库、伊凡努什、巴·特卡钦科等为首，他们为把社会党改造为共产党而斗争。1921年5月8日，社会党代表大会开幕，成立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产党。1922年10月第二次代表大会改称共产党。
瑞典共产党	1921年 5月15日	1919年6月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举行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1921年5月15日举行党代表大会，以大多数票通过了改称共产党的决定。公开的机会主义者集团反对改称共产党，退出了党。

续前表

名称	时间	建立简况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1921年 5月14—16日	1921年5月14—17日，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党左翼以及其他左派组织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1年10—1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当时独立存在的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共产党、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各民族的共产主义小组举行统一代表大会，成立了统一的共产党。党的领导人有波胡米尔·什麦拉尔、安托宁·萨波托斯基等。
法国共产党	1921年 5月	1920年2月，法国社会党斯特拉斯堡非常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退出第二国际的决议。1920年12月都尔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马塞尔·加香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提案。以勃鲁姆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离开大会，另外成立他们的社会党。1921年5月，在马赛举行的以加香为首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成立了法国共产党。
加拿大共产党	1921年 6月	在加拿大共产党成立前，有许多左派已经加入美国共产党或美国统一共产党，1920年这两个党在加拿大的党组织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1921年6月召开了统一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加拿大共产党。这是一个地下党。为了进行公开活动，1922年2月，经过加拿大共产党的努力，在共产国际纲领和章程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合法的共产党——加拿大工人党，比尔·莫里雅提为总书记。

续前表

名称	时间	建立简况
中国 共产党	1921年 7月1日	1920年初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酝酿建党，同年8月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华帮助建党。1921年7月23—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后在嘉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日本东京的周佛海，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共13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维斯基也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实际工作计划，选举出陈独秀（任中央书记）、张国焘（任组织委员）、李达（任宣传委员）三人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纪念日为7月1日。
南非 共产党	1921年 7月29日	1919年，在南非的开普敦成立了第一个黑人工会“工商业职工工会”，同年12月这个工会在开普敦发动了第一次大罢工。这个工会对南非的民族解放斗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1年7月29日，南非共产党诞生。
比利时 共产党	1921年 9月	1921年9月，从比利时劳工党分裂出来的各共产主义团体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会议，建立了比利时共产党。党的领导人约瑟夫·夏克莫特。

本表编制者：星序

意大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 大会宣言^①〔节录〕

(1921年1月)

你们全都知道，意大利社会党在里窝那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分成了两个党。

代表17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当中，有近6万名党员的代表退席并另行召开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新党，即我们的共产党……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共产国际的建立促使意大利社会党革命派转入共产主义阵营。意大利本国的革命运动也加速了这一转化过程。意大利无产阶级在1920年占领工厂时期遭到的挫折，造成了意大利社会党的深刻危机，直到社会党完全分裂这场危机才算结束。1921年1月15日在里窝那召开了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共产主义派坚持共产国际立场，提出把改良主义分子从意大利社会党中清除出去并使该党事实上成为共产党等项要求。

由于最高纲领派仍然不肯同改良主义分子决裂，共产主义派不得不退出大会，并于1921年1月21日在圣勒莫大剧院另行召开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大会。

意大利共产党的成立与意大利的命运休戚相关，意大利共产党的成立使意大利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使意大利工人阶级将来有可能率领全国各种健康力量去争取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

但是在成立初期，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权落入极权分子A·波尔基的手里。因此，虽然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正确的任务，但意大利共产党在贯彻这些任务当中，执行的实际上却是宗派主义策略。1923年底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权转入坚定的列宁主义者安·葛兰西和帕·陶里亚蒂之手以后，意大利共产党才根除了“左派‘幼稚病’”错误，成了具有列宁主义风格的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政党。

意大利的劳动者们！

欢迎你们加入新党并和它一起战斗。希望你们为了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伟大斗争，团结在它的旗帜、即国际和全世界革命劳动群众的旗帜周围……

意大利共产党号召你们团结起来为实现社会革命共同奋斗，为了表示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无产者团结一致，代表你们向全世界劳动者和战无不胜的世界革命捍卫者莫斯科共产国际致敬！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维护者、反对无产阶级的冒牌朋友、反对软弱无能和妥协主义，和全世界共产党人一起向社会主义胜利前进！

打倒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和败类！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万岁！

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万岁！

意大利共产党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83—384页。黎扬译）

对南方问题的若干看法^①〔节录〕

安·葛兰西

都灵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即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安·葛兰西遵照列宁关于工农联盟的教导，针对意大利的情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安·葛兰西认为要想把国家政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共产党必须完成在北方工人和南方农民之间建立政治联盟的任务。早在1920年安·葛兰西就在都灵共产党人出版的《新秩序报》上提出了“南方问题”。意大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完成了反“左倾”斗争的任务，使意大利共产党成了具有列宁主义风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无产阶级能否成为领导阶级和统治阶级，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同其他阶级结成一系列联盟，因为只有依靠这种联盟它才能发动大多数劳动居民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就意大利国内阶级关系现状而言，无产阶级能否成为起领导作用的统治阶级，就看它能否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但是意大利的农民问题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而不是“一般的农民问题或土地问题”。在意大利，由于已经形成的意大利传统及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农民问题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南方问题和梵蒂冈问题。因此，要想争取大多数农民群众，意大利无产阶级就得把这两个问题视为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弄清这两个问题所体现的农民的阶级要求，并把它们当作无产阶级的战斗要求列入自己的革命纲领。……为了能肩负起领导重任，无产阶级就应当摆脱一切行会主义遗毒及工团主义偏见和积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仅需要清除某些行业间互不往来的状况，而且要克服（为了取得农民和城市半无产者阶层的信任和支持）某些偏见和某种程度的利己主义，因为工人阶级即便已经摆脱了行业上的本位主义，但作为一个阶级它仍然有可能而且实际上也保留着这种错误的东西。冶金工人、木工、建筑工人等等不仅要作为无产者来考虑问题……而且要更前进一步：他们应当作为本阶级的积极代表来考虑问题，要知道这个阶级正力求领导农民和知识分子，而且只有得到这两

格的党并制定了开展政治活动的基本路线——巩固工农联盟。

1926年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安·葛兰西着手《对南方问题的若干看法》这篇理论文章的写作，他在这篇文章中对问题作了透彻分析，但由于1927年被捕，未能完稿，直到1930年他这篇文章才刊于意大利共产党理论杂志《理想国》。

葛兰西关于北方工人阶级与南方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对意大利共产党当前的活动仍有指导作用。

个社会阶层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并为他们所追随，它才能取得胜利并建成社会主义。如果作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领导阶级，而占意大利大多数人口的这两个社会阶层也将仍然处于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这样一来，国家就有可能顶住并打垮无产阶级发起的强攻……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84—385页。黎扬译)

蒙古人民党党纲^①（“誓词”）

（1920年6月25日）

第1条 外蒙古人民党的宗旨：肃清国内危害民族和信仰的凶恶敌人。恢复蒙古丧失的权利，巩固国家和信仰，坚决保卫蒙古民族，重新审查和改变国内政策，竭力关心阿拉特（蒙语——即牧民，劳动者）群众的利益，保护他们的权利并消除劳动群众的苦难和人对人的压迫。

第2条 人民党的每个党员应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为党的事业奋斗。如果个人财产遭受损失，将得到补偿。

第3条 党员应当坚贞不屈并忠诚地执行党的委托。他们不得为个人利益而玩忽党的事业，也不得欺骗党，撒谎和弄虚作假。

第4条 党员不得泄露党的机密或向敌人暴露党内同志的名字，从而使党蒙受损失，使党的力量遭到破坏。如果犯有此类错

① 蒙古人民党党纲又名“誓词”，是以苏赫巴托尔为首的蒙古革命者领导小组制定的。党纲的内容表明，蒙古人民党是个民主主义的、人民革命的政党。——原编者注

误的党员承认自己有罪，他就应当自杀。如果犯者不肯承认并企图狡辩，其他党员就应把他打死，以严正纪律信守誓词。

第5条 如果某个党员被敌人逮捕，他不得出卖自己的同志，不得吐露党的任何情况，并宁死不作叛徒。反之，没有被捕的党员则应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营救被捕的同志。

第6条 加入人民党的人应当团结一致，为阿拉特群众的利益奋斗到底；应当竭力改善他们的困苦状况并千方百计制止当局采取危害人民的措施。

第7条 同使人民遭受苦难、危害整个人民党的政策以及危害其个别党员的人进行斗争。

第8条 每个已经入党的人必须至少吸收10人入党，把他们组成支部并领导这个支部。同时，党的政策及其指示到处都要同样执行，不许有任何偏差。

第9条 如果异己分子怀着奸细目的或为了从内部破坏党而钻进党内，则应把这种人驱逐出党，并应将他们的名字通知所有党员，使他们保持警惕并采取措施，以防异己分子为害。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693—694页。黎扬译）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节录〕

（1921年5月8—9日）

1. 致俄国无产阶级

罗马尼亚社会党5月8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的头等的和最神圣的任务之一是以钦佩的心情对俄国无产阶级表示高度赞扬。俄国无产阶级之所以成

为世界无产阶级为摆脱资本主义桎梏而斗争的先进队伍，是由于它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以及为共产主义运动所承受的大量牺牲。

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2. 给共产国际的贺词

大会对把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共产国际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并表示支持。

大会相信，共产国际为推翻资本主义并代之以工人和贫农苏维埃制度的坚决斗争不久即将取得胜利，并为人类开辟幸福、发达和文明的纪元。

共产国际万岁！

3. 争取和平，反对战争

大会代表罗马尼亚工人阶级对挑起和煽动战争的政策表示反对并要求立即同俄国和苏维埃乌克兰签定和约，也同各邻国恢复和平关系……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60—461页。黎扬译）

罗马尼亚铁路工人和石油工人 1933年的二月战斗^①

罗马尼亚铁路工人——罗马尼亚无产阶级最先进部分——连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29—33年的经济危机席

日来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并遭受到巨大的牺牲。布加勒斯特市格拉维查铁路工厂是工人阶级同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和地主双方最残酷的浴血战斗的战场。

保卫胜利果实，反对特别戒严

2月15—16日铁路工人的激烈战斗是他们的坚决斗争的继续，在这一斗争中，他们已经从经理处和政府那里争取到了重要成果，从经济上的成果——增加工资20%、降低房租15%、保证每周最低工作时间40小时等等，直到建立工厂委员会。工人们知道，资产阶级将会立即向这些成果进攻，以便从劳动者手里夺回它们；工人们也知道，他们只有通过顽强的斗争才能够保住这些成果，进而扩大这些成果。当政府宣布了特别戒严，把军队开进工厂，开始准备对铁路实行军管时，工人们对这一点就更加明白了。无产阶级的远见使他们看清，保卫成果意味着首先要坚决反

卷了资本主义各国，其中也包括罗马尼亚。持续数年之久的危机使罗马尼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变得极端贫困。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力图靠牺牲劳动群众的利益和使罗马尼亚更加屈从于外国资本的办法，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人民群众普遍不满的局势下，工人阶级最有觉悟的部分——铁路工人和石油工人坚强不屈地进行了一系列搏斗，到1933年二月事件已达顶点。他们的斗争是罗马尼亚整个无产阶级队伍中不断增长的愤怒和革命浪潮的表现。1933年2月战斗由于矛头指向反动的国家机器，指向国家法西斯化，所以超出了经济斗争范围，具有了政治意义。

罗马尼亚共产党起了训练、组织和领导铁路工人和石油工人进行斗争的作用。

下面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火花报》1933年2月15（旧历28日）社论摘录，这篇社论叙述了罗马尼亚铁路工人和石油工人的斗争。

对特别戒严。在宣布特别戒严的次日，铁路工人的不满就开始激化，预示着新的发动即将开始，新的斗争浪潮即将形成。工人们充满决心，要对这打击他们的第一个企图进行坚决还击。而且不久他们要实现这一决心的机会就来了。

经理处和政府开始进行打击

2月14日，星期二，工厂经理处解雇了铸造车间的一名工人。在这件事刚刚发生之后，整个铸造车间的工友们，为了对自己的同伴表示支持，停止了工作，要求取消解雇决定。格利维查工厂委员会得知事情发生的经过，前往经理处，对解雇提出抗议，并以全体工人的名义要求立即恢复这位工人的工作。经理处拒绝听取委员会的意见（一周前，经理处在工人的压力下承认了这个委员会，甚至同它进行了谈判）。

经理处的答复使工人们更加愤慨。2月15日，星期三，铁路工人刚上班，就有一位女工（铁路工人的妻子）来告知大家，她的丈夫和许多其他铁路工人昨夜被暗探局逮捕。全体铁路工人一致决定毫不延迟，立即投入斗争。

为实现政治要求挺身而出坚决斗争

同时上班的两千名工人宣布罢工并占领了工厂。罢工委员会代表全体工人要求答应下列条件：1.立即释放被捕者；2.承认工厂委员会；3.恢复由于实行特别戒严而被解散了的工会。

经理处的一切威胁和关于恢复秩序的号召，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制止开展斗争的一切企图都落空了。经理处看到罢工工人毫不妥协，于是要求军队和警察立即予以干涉……

士兵和宪兵被派来镇压罢工工人。军队和警察朝着工厂厂房

蜂涌而来。附近的街道变成了兵营。国王的特派员、警察局长、检察官和部长们都来到现场……

正在作准备的时候，工厂开始鸣起汽笛。响亮的汽笛声传遍了整个格兰特区，传遍了工厂和工人住宅。工人们明白警报的目的，他们明白铁路工人的战斗号召……

傍晚前，有上万名工人、妇女、儿童聚集在工厂周围……

半夜时候，第15步兵团的一名士兵出列向士兵们讲话，他说身穿军大衣的工人和农民被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派来消灭自己的亲兄弟。这位士兵号召说：“伙伴们，不要向工人开枪！我们不能当屠杀自己兄弟的剑子手！我们不能为挽救我们的共同敌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把他们的斗争淹没在血泊之中。”一颗子弹打倒了这位士兵，但他的话并没有白说……士兵们拒绝执行命令，于是政府不得不撤换这些“疲劳过度”的部队……

屠 杀

2月26日，星期四，黎明，进攻开始了。由于工厂周围聚集了很多人堵塞了街道，军队很难行动。豺狼成性的军官和警察稍加考虑就决定首先“扫清”街道。为了防止士兵们犹豫不决或发生叛乱，在进攻时，把穿士兵服的军官和警方派来的负责人员布置在前几排。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就把机枪对准了人民群众。机枪致命的嗒嗒声响了几阵……传来一片裂人心肝的惨叫声……厂里的工人们听到连续的轰鸣和受伤者的呼叫声，立即跑到院中。有几个人爬上了厂房屋顶，高喊斗争口号，向劳动群众发出号召，向士兵们喊话，叫他们停止射击并转而同情人民。他们的呼吁得到了反应。一整连士兵拒绝向工人们射击。这个连的士兵被包围、被解除了武装，并被拘禁在热拉瓦（监狱——编者注）

.....

人民群众稍微被挤退之后，对工厂发起了攻击。工厂的围墙被攻破，密集的机枪子弹通过缺口向聚集在院里的工人猛射

.....

军队虽然把工人们镇压下去，但他们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虽然他们被士兵包围，被刺刀戳穿，遭到枪托的毒打，但他们继续高呼：“打倒屠杀工人阶级的凶手！”等战斗口号……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63—466页。黎扬译）

法国社会主义者图尔代表大会关于 加入共产国际的宣言^①〔节录〕

（1920年12月30日）

图尔代表大会标志着法国社会主义者走过的长期而又光荣的道路中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图尔代表大会的召开顺应了新时代的要求及世界革命危机对我们提出的任务，这次代表大会不仅在我们这一辈人心中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观点和早已接受但又往往丢在脑后的理论，而且还确定了今后应以什么方法为主来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并开展活动。

面对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都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应当加强自己的纪律，表明我们同那些行将灭亡的阶级所代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20年12月30日，在图尔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当时左翼少数派已退出大会），保罗·瓦扬-古久里宣读了代表大会委托他起草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宣言。代表大会的全体与会代表怀着兴奋的心情一致通过了这个宣言。

表的一切彻底决裂，并与之进行全面的阶级斗争。

法国社会主义者加入共产国际的意义就在于此，因为共产国际重新举起了劳动国际的真理大旗。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有四分之三的代表投票赞成加入国际，由大多数票通过决议这一事实使加入国际具有特殊意义。

前辈们不仅在法国建立了我们党，而且在世界各地建立了革命的工人组织，我们作为前辈的继承人，正在接续他们未竟的事业。从56年前第一国际成立大会起，到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及1905年我们的联合代表大会，直到图尔代表大会，——这条连续不断的链条正在延续……

愿我们党成为伟大的党！愿它成为其积极分子和优秀人物的坚强的、有纪律的、真正的领导者！愿我们党在加入第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的保护下诞生的国际之后，将不辜负自己的过去，不辜负巴贝夫，不辜负1848年六月战士们，不辜负公社，不辜负饶勒斯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未来！

斗争在继续，而且更坚决、包括的范围更广泛。但这决不是说要搞暴乱或冒险蛮干。作为随时准备进攻的劳动者，我们要挖掘战壕，随时严密注视残忍的和训练有素的敌人的动态。

让图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成为所有法国无产者的最高命令。

让加入第三国际这件事作为最近的伟大变革的信息传遍全世界。

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66—368页，黎扬译）

法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 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节录〕

(1924年1月)

法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政治斗争，无论对宗主国或对殖民地态度都全然相同。因此，法国共产党也要针对目前殖民地居民正在提出的迫切政治要求受到法国民族主义分子蓄意阻拦这一情况，采取革命行动，使这些要求得以实现。

各殖民地的政治运动史一直以这些要求为中心，特别是1914—18年大战以后，因为把各殖民地居民团结起来，一致行动，猛烈冲击法帝国主义的正是这些要求。

虽然实现这些要求只不过是进行某种改革，大都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是，鉴于政府连这种要求都不肯答应，所以共产党就应当毫不犹豫地站在殖民地居民一边反对法帝国主义，同时还要不断地进行解释，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这种改革无济于事。

共产党支持殖民地居民的这种立场是直接进行反帝斗争的初步基础，同时也充分证明我们对殖民地居民非常同情。

现将这些迫切要求摘要列举如下：

1. 消灭殖民地居民在社会生活和法律地位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2. 按与法国公民同样原则给殖民地所有居民以普选权；
3. 对所有人平等课税（取消一切特种税、劳役及强制性体力劳动等等）；
4. 对殖民地全体居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并给于享受各级教育的权利；

5. 对法国官吏及殖民地居民出身的官吏一律规定平等的劳动报酬，对工人的报酬也要平等……

6. 取消对保护国的军事及民政监督，废除适用于殖民地居民的惩治法庭和法令（总督颁布的），取缔连环保等等……

共产党要通过国会支持上述各项要求。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69—370页。黎扬译）

团结起来为反对贫困、法西斯 和战争而斗争！^①

——加拿大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宣言〔节录〕

（1934年7月）

致加拿大劳动人民：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29—34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蔓延到加拿大。到1933年春，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差不多减少了三分之二，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大都由加拿大劳动人民承受。由于农产品，首先是加拿大的主要农产品——小麦国际市场价格惨落，有好几十万农户遭到破产。居民人均年收入在危机时期下降了将近一半（48%）。这个平均数字的含义就是，无数加拿大工人和农民已极端贫困。由于劳动人民生活状况极端恶化，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加拿大的两个主要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威信急剧下降，而1922年诞生的加拿大共产党的威信却不断提高。为了使人民群众争取提高生活水平、反对法西斯势力、反对战争的斗争失去领导，加拿大反动派于1931年禁止共产党活动。逮捕了以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吉姆·巴克为首的八位领导，并且经过戏剧性的审判之后把他们投入监狱。党虽转入地下，但仍继续著有成效地领导加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斗争，而且它在全国的威信也在不断提高。1934年在多伦多秘密召开的加拿大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向加拿大人民发表宣言，对加拿大近几年来实际情况作了透彻说明，并且提出了党和劳动群众争取改善加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及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纲领。

我们代表5,500名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总结加拿大工人阶级近两年来不懈斗争的经验并制定今后斗争的计划，聚在一起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你们公布当前情况并公开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作些什么。

资本主义给加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可怕的灾难——贫困、法西斯主义和新的战争！

贫困遍及全国，同时一百多万失业者站在停业的工厂门外等待工作。在造成极大损失的五年危机时期，掌握各生产日用必需品部门的资本家裁减了大批工人、从新降低工资，并把劳动强度提高到人能忍受的限度；此外，他们还压低农产品价格买进，然后再以垄断价格卖出，用这种手段大肆掠夺劳动农民。大批工人被驱赶到强制劳动收容所。所有市政机关都规定了强制劳动制度来对付工人。而且工人的妻子儿女也得跟着受罪，在骇人听闻的苦难中挣扎。青年工人遭到无情的剥削，大批优秀青年工人都找不到工作无法赚钱维持生活。危机使大批农民破产，也使大部分城市中产阶级极端贫困。总之，为了保持资本家的利润，使加拿大的劳动群众陷入了难以忍受的极端贫困……

实行“新政”会有什么结果？

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都表示要实行“新政”，这是资本家想在工农头上套上一付新式的镀金锁链。资产阶级的各级政府企图利用《劳动法典》把工资降到最低限度，“冻结”于实行通货膨胀前的最低水平，并且利用与美洲劳联、加拿大全国劳工大会、天主教工会等的反动领导紧密勾结的国家机关对工人的结社和罢工权利不经立法手续直接进行限制，甚至完全取缔。例如，由阿尔伯达省农民联合会（改良主义的农民组织）及合作社团联盟（1932年成立的加拿大社会民主党）组成的阿尔伯达省联合政府

的方案，魁北克省的阿尔堪（法加右派民族主义分子领导人之一）法案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正在草拟的《法典》等诸如此类的方案，都是由大资本家制定的在垄断组织的监督下实行工业托拉斯化的计划。本内特政府正在利用所谓“建设方案”（不是建设工人住宅及其他有益项目，而是建设各类资本家所关心的军警用建筑与设施）打掩护，制定新的通货膨胀计划，以便进一步发行通货，用只有面额50%价值的加元发放工资，大肆掠夺工人及一切有薪金收入和存款的人们，并用提高工农业产品差价的办法来掠夺农民。对农民来说，所谓“新政”，只不过是本内特政府向他们发动的一场催讨现款的大举进攻，因为该政府力图通过“天然物产出售法”和“债权人分类法”把农民最后一文钱榨取出来交给资本家。由于民众运动日益发展，本内特政府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来平息民愤。它打算借助社会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实行失业保险制度，而它要实行的这种制度不仅使大批失业者丧失领取微不足道的补贴的权利，而且还加重了那些在业者的负担，同时也为已经开展的大规模宣传造成一种口实，便于进一步缩减少得可怜的补贴并把好几万失业者从请领人名单中一笔抹去。

共产党正在领导当前的反贫困斗争

……加拿大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加拿大工人和劳动农民团结起来为反对日益加剧的贫困进行斗争：

反对不够糊口的补贴和强制劳动——争取由资本家和国家负担费用的失业和疾病保险，争取实行工人失业保险法案。

反对不够糊口的工资和榨取血汗的劳动制度——争取提高工资、实行不扣工资的每周5天每天7小时的工作制，争取按工会要求改善劳动条件。

反对劳动农民的贫困化，反对强制外迁，反对没收贫困农民

的谷物，反对向他们要帐收税——争取给所有劳动农民及遭受旱灾地区的居民以充分补贴……

争取建立反法西斯和反对 战争的统一战线

共产党号召全体劳动人民，一切专家、中产阶级人士和知识分子结成强大的反法西斯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统一战线！

工人和劳动农民们！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反对军事拨款，反对运送军事物资，反对资本家及其政府进行战争宣传；而且首先要反对逐渐增长的法西斯主义势力，反对警察恐怖，反对野蛮的反犹运动，争取集会结社罢工及成立纠察队的权利，争取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争取无条件的释放共产党领导人及一切政治犯。成立护卫队保障工人安全，防止法西斯匪帮强盗式袭击。

……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所有劳动者——不管参加组织与否，不论改良主义组织成员或革命组织成员——都来参加工人阶级反贫困反法西斯反战争统一战线。一切的一切都不应成为建立这一战斗统一体的拦路障碍……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55—358页。黎扬译）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建立^①

(1921年10月30日)

(一)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加入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决议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大会庄严宣布,无条件加入莫斯科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决定从即刻起把社会民主党(左派)定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从而表明同社会民主党实际断绝关系。与会代表各自组织庄严保证,在任何条件下,即不仅在革命的暂时和平发展时期,而且在阶级斗争的革命高涨时期——这种阶级斗争最终应当转变为同资本主义的公开战争——都要履行二十一条所规定的义务。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之后,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分子认清了右派民主党首领的危害作用,在社会民主党内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左派,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并决定跟社会民主党头目彻底决裂,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1年5月14—16日,召开了成立大会,宣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并宣布党加入共产国际。1920—21年间,由于社会民主运动的危机,在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一系列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左派社会民主团体。成立大会考虑到这一状况并注意到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建立统一共产党的要求,决定在最近将来召开共产党联合代表大会。

1921年10月30日,在布拉格召开了联合代表大会,会上各共产主义团体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联合成捷克斯洛伐克统一共产党。

（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代表大会决议

参加全国联合代表大会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乌克兰等各族无产阶级代表们欢迎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愿意遵照大会的要求建立统一的国际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大会的要求完全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各族无产阶级的心愿，所以他们（联合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更加心悦诚服地联合起来，并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先进无产阶级的代表们认识到，当前的联合，假如它不至于变成仅仅是形式上的、组织上的联合，恰恰相反，而是在统一原则、策略和组织的前提下进行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紧密团结、有机配合，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向前发展，那末这种联合就会成为使无产阶级得到进一步提高和不断前进的真正的学校。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18—419页。黎扬译）

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告瑞典 劳动人民书^①〔节录〕

（1919年2月）

社会在动荡！从人民内心深处发出威严的呼声，对世界上现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下面发表的文件是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921年定名为瑞典共产党）告瑞典劳动人民书。

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在告人民书中提出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该党路线的政治观点模糊不清。这是该党1921年把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驱逐出自己的队伍之前的一贯表现。

存的惨无人道的剥削制度表示强烈的抗争。战争时期的空前灾难正在引起国际规模的工人起义。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厦正在崩溃。人民正在把政权夺取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中！

各国人民的这种起义预示着新时代就要来临。立足于暴力、轻视人、轻视文化道德财富、榨取工人血汗并得到军国制度支持的旧社会，再也无法存在下去，代之而起的乃是以劳动和权利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

革命时期的政治妥协主义

在这如此重大和震撼世界的政治事件不断发生之际，我们号召瑞典工人和劳动人民参加选举，以尽自己的公民职责。但我们并未过高估计议会活动的意义，只不过把选举当作可用以实现我们共同愿望的一个因素和手段而已。瑞典资产阶级政党同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串通一气，竭力限制工人阶级的权利。由于国会中各大党之间的可耻妥协，过去在村社里享有选举权的几十万人，现在要发挥作用已无能为力。

参加公社选举的选民年龄由21岁提高到23岁，参加省自治代表会选举的选民年龄提高到25岁，目的在于排斥年轻工人参加选举。

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一切成年人公民权利平等的要求竟遭拒绝。

事已如此，实在令人可悲！

甚至专制的德国，都给自己年满21岁的男女公民参加国会选举的权利；在其他一些国家，下层行政单位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工人手里，可是我国50多万公民却被剥夺了一部分公民权利。

我们会卷入战争吗？

在这种局势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耻产物自由泛滥，层出不穷。最近5年来，军国主义制度从贫民的腰包里窃取了10多亿克朗，预备役军人劳动力的耗费还未包括在内。

自由社会党政府为了讨好协约国，断绝了同苏维埃俄国的关系。这种作法可能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而且仅给瑞典工业造成的直接损失，在短期内就会达数亿克朗之多，至于使本来就已不断增长的失业人数更加庞大，更不用说。

另外，有些事情明明会把我国人民卷入战争漩涡，可是政府却故作不知……

我们有哪些要求？

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建议你们大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周围。这特别是指，要在行将举行的选举中进行斗争。在所有政党当中，我们党是反对军国主义和要求彻底裁军的唯一政党。

我们要求以人民共和国取代让我们付出高昂代价的危险的君主国，我们要求所有公民一律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其次，我们还要求根本改革征税制度，使主要税务负担由更有支付力的人承担。我们要求把土地及其自然富源交给人民。我们要求把妇女从残存的桎梏下完完全全地解放出来。

但我们党首先要为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对群众的雇佣奴役和经济压迫而斗争。

左派社会民主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78—480页。黎扬译）

(五) 1921年以后建立的各国共产党 及其活动

1921年以后建立的各国共产党简表

名 称	时 间	建 立 简 况
智 利 共产党	1922年 1月2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智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大多数党员形成了以路易斯·雷卡瓦伦为首的左翼。1922年1月2日，在兰卡瓜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决定把社会主义工人党改组为共产党。
巴 西 共产党	1922年 3月25日	1918年，在波多阿雷格累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以后在巴西各地建立了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小组。1922年3月25日，在里约热内卢这些小组召开了代表大会，会上宣布成立巴西共产党。
日 本 共产党	1922年 7月15日	1922年初，莫斯科举行了远东各民族的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日本代表决定建立日本共产党。1922年7月15日，日本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党的创始人有片山潜等。
埃 及 共产党	1922年	1920年埃及社会党成立，1922年，该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改名为共产党。
朝 鲜 共产党	1925年 4月17日	朝鲜从1920年起，开始产生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共产主义小组。1925年4月17日，朝鲜共产党成立。1928年，朝鲜共产党解散。

续前表

名称	时间	建立简况
		1945年，朝鲜共产党恢复。
古巴共产党	1925年 8月16日	古巴劳动人民在胡利奥·安东尼奥·梅拉的领导下进行了许多次反对殖民制度的示威和罢工。1925年8月16日，梅拉与一批革命工人共同创立了古巴共产党。
越南共产党	1930年 2月3日	1925年6月，胡志明(1920年即为法共党员)在广州成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这是越南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是越共的前身。1926年8月，成立了“新越革命党”，该党的大多数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1930年1月6日，胡志明在香港召集了越南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联合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越南共产党。同年10月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根据越南劳动党三大(1960年9月)的决议，党的成立纪念日定为1930年2月3日。
菲律宾共产党	1931年 5月2日	1931年5月2日，在马尼拉召开菲律宾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成立菲律宾共产党。党的创始人克里山道·伊凡吉里斯达。1938年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克里山道·伊凡吉里斯达任党的主席，社会党创始人任副主席。
马来亚共产党	1931年 7月	1931年7月，马来亚马克思主义团体和小组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成立了马来亚共产党。
印度共产党	1933年 12月	1920年10月17日，在中亚的塔什干建立一个国外的“印度共产党”，只有罗易等7名党员。20年代初，印度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在1928—33年间直接领导了印度的工农运动。1933年12月，在加尔各答

续前表

名 称	时 间	建 立 简 况
		举行全国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全国性的印度共产党。1935年3月，印度共产党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P·C·约希当选为总书记。

本表编制者：星序

日本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①

(1923年5月)

I. 政治要求

- (1) 取消君主制。
- (2) 取消贵族院。
- (3) 年满18岁的男女都有选举权。
- (4) 工人有成立各种组织的充分自由（工会、工人政党、工人阶级俱乐部及其他组织）。
- (5) 工人有出版自由。
- (6) 工人有室内和室外集会自由。
- (7) 游行示威自由。
- (8) 有权罢工。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拟定的行动纲领草案曾提交1923年5月党的非常代表大会讨论。

但由于1923年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党员大量被捕，随后党又遭残酷迫害以及党内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等项原因，这一纲领未获正式通过。但纲领草案仍不失为对日本共产党党员起指导作用的党内文件。

- (9) 取缔现有军队、警察、宪兵和秘密警察。
- (10) 成立工人武装。

Ⅱ.经济要求

- (1) 实行8小时工作制。
- (2) 实行社会失业保险。
- (3) 根据市场物价确定最低工资额。
- (4) 由工厂工人委员会监督生产。
- (5) 企业主和国家承认工会为工人阶级的正式组织。

Ⅲ.农业方面的要求

- (1) 土地国有化，无偿没收天皇和大地主的地产及佛教和神道教寺社的土地。
- (2) 规定国家救济贫农用的土地储备额，交给少地农民用自有农具耕种不得私有。
- (3) 实行累进制所得税。
- (4) 对奢侈品征收特种税。

Ⅳ.国际关系方面的要求

- (1) 立刻停止一切对外干涉。
- (2) 从朝鲜、中国、台湾、库页岛撤军。
- (3) 承认苏维埃俄国。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722—723页。黎扬译)

附录 日本社会民主党行动纲领^①

(1927年1月)

1. 修改选举法。
 - 甲、降低选民的年龄资格。
 - 乙、妇女应享有选举权。
 - 丙、选举应于非工作日进行，使上班者能自由投票。
 - 丁、更改居住时间长短的资格。
 - 戊、废除保证金制度^②。
2. 剥夺上院的特权。
3. 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
4. 给军人家属提供已承诺的保证。
5. 对生活必需品一律免税。
6. 实行教育改革。
 - 甲、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普及公费教育。
 - 乙、取消入学限制。
 - 丙、正式承认中等夜校。
7. 施行令人满意的工会法。
8. 施行令人满意的农业租赁法。
9. 施行职员（权利）保障法。
10. 医疗（保健）机构民主化。

① 社会民主党是在1926年12月5日日本劳农党右派退出该党后成立的。下面是1927年1月通过的该党的竞选纲领。——原编者注

② 这里指的是取消被提名的议员候选人要交纳一笔款项，因为这对民主组织是个沉重的负担。——原编者注

11. 施行失业救济法。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739—740页。黎扬译)

附录 日本统一社会民主党纲领^① [节录]

(1933年)

1. 召开国民经济会议。我党为了克服我国经济岌岌可危的状态并实现经济独立，建议立即召开国民经济会议并为此开展请愿运动。会议应由以下各方面人士参加：

甲、专家学者，政府指定的劳资组织中的人员。

乙、由工农组织选出的人员，技术人员和资本家及地主等组织选出的人员，生产联合组织及工商联合会的代表；

丙、按选区投票普选出来的人员；

丁、殖民地人民代表；

戊、政府代表；

己、陆海军代表。

2. 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建议召开东方各国经济代表会议。召开各国经济代表会议后，日本应把东方各国合作事业推向前进，从而使东方经济局势得以完全稳定。此外，日本还要消除一切妨碍东方各国摆脱落后状况的障碍，求得世界各国平等和世界和平。

另外还应邀请苏联、满洲、中国、暹罗、菲律宾、印尼等国

^① 日本社会民主党人在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形势下开始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政策。他们制定的行动纲领表明，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制度的维护者。——原编者注

参加这次会议……

3. 实行大规模通货膨胀对下层群众有利，因为它能提高群众的购买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促进生产，因而对资本家也有利。通货膨胀意味着提高工资和薪金百分之三十，兴办土木工程以利于失业者就业、资助中小企业主、救济贫苦农民。

4. 增加税收，以平衡财政收支：遗产税扩大9倍，财产所得税扩大2倍，同时还要制定提高物价税则。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741—742页。黎扬译）

巴西民族解放同盟宣言^①〔节录〕

（1935年9月5日）

巴西人！

关键时刻已经临近！全巴西的劳动者以自己英勇的斗争证明，他们已不能再忍受、已不愿再屈从于腐败透顶的瓦加斯^②政府及其在各州的走狗。最近5年以来，凡是在热图利奥·瓦加斯腐朽丑恶统治下遭受痛苦熬煎的人都获得了极大的教训。5年来，当权者和忽而支持瓦加斯、忽而又成了反对派的变色龙们要尽了阴谋鬼计，不断进行叛卖和调情，使许多人擦亮了眼睛。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鉴于革命运动猛烈高涨，1935年8月由巴西共产党发起，建立了领导巴西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同盟（人民阵线）。这份由民族解放同盟名誉主席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起草的宣言乃是同盟的政治纲领。

② 热图利奥·瓦加斯——“自由同盟”领导人，1930年11月政变后任巴西总统，并在国内实行军事专政体制（1930—45年）。——原编者注

1930年的约言而今安在？当时许下的愿，说过的话同热图利奥5年统治的惨酷现实之间的差距又是何等之大啊！

我早在1930年5月就已指出，巴西革命不可能依靠“自由同盟”的残缺不全的纲领来实现。早在1930年5月我就向普列斯特斯纵队^①的同志们指出过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性，因为若不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他任何成就都会落得一场春梦。

当时纵队的许多人却说：“我们将来一旦掌握政权，就要监督帝国主义企业，避免滥用职权……给农民土地，不剥夺那些并未彻底投靠帝国主义的大土地所有者的财产。”5年过去了，所有那些曾经真诚地这样想象的人现在应当完全确信，他们维护的是反动的乌托邦。

同时，日益加深的世界危机也越来越强化帝国主义对巴西这种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和剥削。今天谁还敢否认我国人民横遭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残酷剥削？只有瓦加斯的那些腐朽的和丑恶的奴仆……或者是集权主义^②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们才无视这一现实，他们这样做是由于感受并觉察到群众反对银行和帝国主义企业的意志，企图把群众的斗争引入歧途，想把反帝斗争，即人民反对英、美、意、德、日帝国主义的斗争变为种族问题……

而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财政资本每天都从瓦加斯那里获得一批又一批新的租让合同。公用企业、海港、铁路、矿山已填不满帝国主义者的胃口。我们祖国的领土一片接一片大量落入外国资本家的手中。整个国民生产——巴西广大劳动群众的神圣劳动成果——差不多全都白白奉送给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帮助它镇压英雄的德国无产阶级并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为了换取屏风和旱

① 指所谓“普列斯特斯纵队”的参加者，这个纵队于1924—27年举行了从巴西南部到北部的英勇进军。——原编者注

② 《集权党》——依靠德帝国主义的巴西法西斯分子的政党。成立于1932年。——原编者注

伞我国国境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入侵。由于同英国、美国和日本订了屈辱性商约，使一些尚未落入帝国主义或其仆从手中的小型民族工业正濒临倒闭的边缘。最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划分势力范围也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操纵我国的帝国主义者利用地区性差异和替他们效劳的巴西统治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力图加深这些内部矛盾，以便分裂我国，巩固他们在我国的统治地位……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当今的执政者和力图把政权抓到自己手中的那些人结成无原则的和无纲领的联盟一起推行可耻的政策。在法西斯分子中情况也是如此。

尽管积极进行有关民族联合的蛊惑性宣传，集权主义仍然是这个州或那个州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及其不同集团利害冲突的最明显的反映。

帝国主义的渗透加深了植根于封建时代的地区性分化，而且不管巴西统治阶级是否愿意，其所有政党的政策都反映了这种情况。反之，这种分化也加速了把国家出卖给无孔不入的帝国主义的过程，因为当权的集团为了不丢掉权力不得不满足自己所属的任何一个派别提出的那怕是最低的要求。瓦加斯政府就是这样来满足所有外国寡头们及他们的巴西仆从们的极端相反的利益，从而使国家支离破碎，使巴西人民落入赤贫的深渊。

因此，只要保留帝国主义统治，民族团结便不可能。只有全国广大劳动群众同没有投靠帝国主义的那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建立起人民革命反帝政府，才能结束这种地区主义，结束封建割据并消灭一小撮残酷剥削者——大地产所有者和帝国主义者强加给我国的骇人听闻的不平等，保证真正的民族统一。

这就是民族解放同盟面临的巨大任务，因为只有同盟才是整个巴西唯一的真正的民族组织，在这里不同州的居民的真正利益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个巴西的利益完全一致，同反帝反封、争取最广泛的民主自由权的一切战士的利益完全一致。

但是统治阶级已经感觉到：用他们使用至今的残酷的应付方法，或者是求助于所谓的“自由民主”都再也不能阻止群众的斗争意志。他们日益明显地走向更加野蛮的专政——剥削者的最残酷和最兽性的专政形式，即法西斯独裁。他们使所有巴西人面临建立最反动的恐怖分子，即最下流的帝国主义仆从的专政的威胁。为了组成这样的政府和扼杀人民的最后一点民主权利，统治阶级的这些最反动的分子甚至试图那怕是短时间地克服造成他们分立的矛盾并结成“神圣同盟”。

瓦加斯从“反对派”方面得到了使政府法西斯化的必要支持，他本人当时也鼓励集权主义并支持成立法西斯匪帮。“反对派”方面则准备政变，不遗余力地进行活动以便按照外国主子的命令用“新”的更加受欢迎的人物代替现在的不大受欢迎的执政者。地道的法西斯型的政府——这就是巴西人民面临的巨大威胁，这种威胁来自统治阶级。

搏斗已经开始。两个阵营营垒日渐分明。一方面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力图把最惨无人道的法西斯专政强加给巴西，消灭人民的最后一点民主自由权利，使外国资本实现对我国的奴役。这个反动阵营的恐怖主义的急先锋就是集权主义。

另一方面，是民族解放同盟的全体成员，他们想尽一切方法捍卫巴西的民族解放，为人民争取面包、土地和自由。因此，这场斗争并不像“自由民主”的虚伪的卫道士们企图给人造成假象所说的那样是什么两种“极端主义分子”的斗争。这种“自由民主”事实上从来未曾有过，人民已经在埃比塔西亚、贝尔纳尔代斯、华盛顿·路易斯^①和热图利奥·瓦加斯的血腥专政中见识到的这种民主。

^① 埃比塔西亚（1918—22年）、A·贝尔纳尔代斯（1922—26年）、华·路易斯（1926—30年）皆为巴西总统。——原编者注

斗争的一方是巴西的解放者，另一方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卖国贼。

目前局势要求每一个正直的巴西人具有鲜明的立场，是支持法西斯主义还是反对它，是支持帝国主义还是反对帝国主义。中间道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无论如何辩解也不能替中间道路开脱罪责。

因此，民族解放同盟乃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的和最具有代表性的组织！

民族解放同盟的力量已很强大，但是它能够而且应当由于吸收千百万人民参加而更加强大，因为同盟的纲领可以把所有劳动者，所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受苦受难的人，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队伍之内。无产阶级的联合（渴望联合的愿望是不可遏止的）和无产阶级能勇于克服反动派在它前进道路上设下的种种障碍的本领是最重要的革命动力之一。最近一个时期的罢工更加提高了巴西无产阶级进行英勇斗争的能力，这些罢工使所有巴西革命者对巴西无产阶级产生了信任，把它看作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斗争有时是自行开始的，自发产生的，但也鲜明地表现了正在为自身幸福进行斗争的广大农民群众经过许多世纪贫穷和痛苦的熬煎，积蓄起来的仇恨和毅力……

只有真正的人民革命政府才能顺利地实现民族解放同盟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

1. 不承认外债并拒偿外债。
2. 废除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反民族的条约。
3. 对最大的公用企业和不服从人民革命政府法令的外资企业主拥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
4. 实行8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险（提供住房等），提高工资，同工同酬，保证最低工资，满足无产者其他各项要求。

5. 反对把人当成奴隶和农奴来使用的劳动条件。

6. 把反对巴西及其人民解放事业的帝国主义者、反动的大私有者和教士们无偿占有的土地和水源分配给贫苦的工农居民。

7. 把强占的印第安人的全部土地归还给印第安人。

8. 保证人民享有最广泛的自由权，彻底消灭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或特权，提供最广泛的宗教自由，实行政教分离。

9. 反对任何帝国主义战争，主张同拉丁美洲其他各国的民族解放同盟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结成紧密的联盟……

民族解放同盟已经成了我国人民的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体现着我国人民愿为巴西民族解放作出自我牺牲的无比坚决的意志。彼得罗鲍里斯最近发生的事件和圣保罗人民迫使集权主义领导人丧胆退却所表现出来的力量证明民族统一战线大有作为。

由此可见，我们正快步走向在巴西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建立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斗争的人民自己的政府，建立用实际行动向国内广大劳动群众证明什么是民主和自由的政府。人民政府将在实现同盟纲领过程中统一巴西，使千百万饥病交加、饱受帝国主义和大私有者残酷剥削的劳动者免于死亡。分配大地产的土地将使国内贸易繁荣并开辟一条不受任何外国操纵的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人民政府将为巴西青年开拓新生活的广阔道路，使他们在工作、健康和受教育方面都得到保障……

巴西人！

所有同受苦难共遭屈辱因而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的巴西人！把你们的仇恨集中于反对老爷们！把你们的千仇万恨转化成巴西革命的坚强的不可动摇的力量！你们无所失，而争得的却是巴西的巨大财富！从帝国主义及其走卒的魔爪中解救巴西！大家都来为巴西民族的解放共同奋斗！

打倒法西斯主义！

打倒可恶的瓦加斯政府！

建立民族的人民革命政府！

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569—574页。黎扬译）

朝鲜共产党的行动纲领^①〔节录〕

（1934年2月）

……朝鲜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继而建成完备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为争取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彻底消灭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进行斗争。目前，在朝鲜革命发展过程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朝鲜的完全独立，在朝鲜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

因此，朝鲜共产党提出朝鲜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下列基本口号：

1. 用暴力推翻日本统治，使我国得以完全独立。废除一切国家债务，把所有日本企业、银行、铁路、海洋及内河航行设施、种植场和灌溉设施统统收归国有。

2. 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3. 无偿地没收地主、寺院、总督府、官僚及高利贷者的一切土地、森林和全部财产，交给劳动农民。废除盘剥性债契及农

^① 朝鲜共产党的行动纲领除了包括大量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推行殖民政策的实际材料之外，还规定了二十世纪30年代朝鲜人民革命运动的任务。——原编者注

民欠高利贷者、银行、钱庄和股份公司的一切债务。

4. 实行8小时工作制，彻底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实行社会立法，实行残废与疾病保险并由国家负担失业者的生活费用。

朝鲜共产党既为实现上述基本要求奋斗，同时又提出一些局部性要求来开展劳动人民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因为前一种要求体现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这些要求就会给我国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向前发展创造前提并使这种发展得到保证，而为实现后一种要求进行斗争则能推动人民群众举行革命起义争取朝鲜独立。

为实现革命运动的局部要求而斗争

朝鲜共产党宣布，争取朝鲜完全独立的唯一道路是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使这场斗争发展成为反对日本统治的全民武装起义。

朝鲜共产党提出的局部要求与朝鲜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的“局部”要求根本不同。我们的要求全都与革命任务密切相关，要实现这些要求就得进行斗争，这样就能动员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他们提出口号的目的则是要使朝鲜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体系里的一个自治体，并防止朝鲜劳动人民举行全民抗日武装起义。朝鲜资产阶级提出的局部要求符合它自己的阶级利益。朝鲜共产党提出的局部要求则符合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的阶级利益……

为了争取劳动群众，朝鲜共产党号召全体朝鲜共产党党员：

1. 坚决利用合法和半合法的机会进行广泛宣传、提出革命口号来发动群众，每次都要揭露民族改良主义的叛卖货色并以具体的革命要求和革命行动为依据把来自基层的工农统一战线与资

产阶级妥协阵线加以对比。

2.开展工人阶级的群众性革命行动和斗争来实现政治和经济要求，开展大规模的农民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斗争，动员并教育劳动群众进行反帝革命斗争……

鉴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及武装入侵苏联的威胁迫在眉睫，特别是日寇侵华战争开始以来，这种威胁的现实感更加迫切（因为侵华战争是新战争的序曲和进攻苏联的前奏），所以朝鲜共产党号召自己所有的拥护者广泛组织朝鲜人民群众进行反战斗争并把这种斗争与维护群众利益的日常斗争结合起来。当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保卫革命运动的堡垒——苏联，乃是争取朝鲜民族解放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既要进行反对战争和保卫苏联的斗争，同时也要揭露形形色色的持民族改良主义立场的各种派别，这里也包括诸如“必放”、“新干会”等“左派”团体，并同它们及鼓吹泛亚主义的日本社会法西斯党徒进行无情的斗争。

总 要 求

1.驱逐日军，消灭警察和宪兵，解散后备兵团，普遍武装劳动人民。

2.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

3.劳动人民充分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废除一切反人民的法律。

4.消灭等级特权及其他特权，一切公民不分性别、民族、信仰完全平等。

5.废除国民教育同化政策。在劳动人民监督下普及用本族语进行教育。

6.国家免费赈济灾区居民。

7.废除农产品的垄断价格制。

8. 对所有劳动者实行免费医疗。

9. 从劳动人民当中选举法官和其他官员，并可按大多数选民的要求随时予以撤换……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686—688页。黎扬译)

古巴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①

(1933年8月3日)

共产党号召所有罢工者、全体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把达到自己当前要求的斗争同实现共产党制定的下述行动纲领结合起来，并为实现各工业部门的工人提出的当前要求坚定不移地进行英勇的斗争。

要求在制糖业、商业及国家一切其他企业中实行8小时工作制；要求付清糖业工人、教师和国家职员的工资；要求立即制订失业补贴办法；要求对实施养老金法实行工人监督；要求由企业主和政府出钱实行社会失业保险。

要求付清欠分成制农民（佃农）的债款；反对侵占农民土地，废除农民债务。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下面引述的呼吁书全文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3年8月3日公布的。当时正处于反帝革命运动高潮及反对何塞·马查多（1925—33年间古巴总统）恐怖专制武装斗争开始之际。美国大使C·威尔斯的行动使局势更加尖锐，他以在马查多政府和地主资产阶级反对派之间“居中调停”为名肆无忌惮地干涉该国内政。1933年7月末古巴开始举行群众性罢工。这里公布的呼吁书是导致马查多垮台的总罢工的信号。

反对美国把对古巴食糖的消费量压低到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限额，反对为满足美国出口商的利益而重新审议税率，反对付给美国银行家欠款，反对新税法和现行的非常税法。

要求黑人享有平等权利，要求黑人占居民多数的奥连特黑人区的黑人享有自决权。

反对马查多的血腥制度，反对他的恐怖暴行；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要求集会和出版自由，要求罢工权和结社权；要求一切革命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都享有合法地位。

要求支持起义者的斗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反对派首领；反对威尔斯这个所谓“调停人”的“外交”干涉；反对普拉特的修正条款^①；要求美国海军撤出关塔那摩^②；要求古巴的民族解放。

* * *

只有古巴的工农苏维埃政府才能从美帝国主义及其本地代理人压迫下解放古巴。

工人们和农民们！建立自卫队来保卫你们的群众设施免遭军队袭击！

士兵们和水兵们！和你们的阶级兄弟们——工人们和贫苦农民们友好相处，不要去反对他们！

工人们！

为了达到你们的要求而举行的总罢工万岁！

所有劳动者们！

上街去游行示威吧！

为反对降低生活水平、反对恐怖、反对剥削者发动的帝国主

① 1901年在美国压力下通过的对古巴宪法的附件，它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限制古巴主权，使古巴更加屈从于美帝国主义。——原编者注

② 1903年古巴政府租借给美国的海军基地之一。

义战争而结成的群众统一战线万岁！

打倒那些参加斗争只是为了充当奸细便于出卖斗争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所谓领袖！

打倒马查多和地主资产阶级反对派的领袖们！

把威尔斯和美国海军从我国领土上赶出去！

美帝国主义者通过其喉舌威尔斯扬言要进行武装干涉，决不会有好下场！

反帝的土地革命万岁！

站到古巴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旗帜下来加入运输工人、糖业工人、烟草工人和海员们的全国工人联合会及红色工会反对派吧！

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吧！

在工厂和其他企业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吧！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古巴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559—561页。黎扬译）

印支共产党行动纲领^①〔节录〕

（1932年）

印支革命的基本任务

70年前法国派兵侵入我国，目的是要把印度支那变为法国资产阶级的殖民地。从那时起，法国资产阶级就联合印度支那封

^① 1930年2月印度支那成立了共产党。1932年党制订了《行动纲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印支共产党领导对纲领中的某些宗派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原编者注

建主和地主不断地蹂躏这个地区的两千万人民，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大饱私囊。我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印度支那人民之所以大量死于饥饿和疾病，原因就在于此。

印度支那的政权和经济命脉全都操在征服者手里。帝国主义寄生虫把银行和信贷网布满印支。他们强占了品位最高的富矿、铁路、港口和灌溉渠道。他们在此推销其工厂产品，用强制手段阻碍我国工业的发展。他们把数十万农民赶离最肥沃的土地，以便把这些土地变成橡胶和棉花种植园。他们强迫我们劳动，为的是给法国资本家提供廉价原料。千百万劳动农民一生一世弯腰躬背用汗水浇灌稻田。结果是远洋货轮把千百万吨大米从西贡和海防运去出卖，法国银行、种植园主、土地倒卖者、本地地主和高利贷者捞取了数十亿法郎，而印度支那农民（大多数是对分制佃农——编者注）和苦力饭碗中的米粒却年年缩减，越来越少……

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工人、农民、劳动知识界、城市贫民连最起码的权利都没有。劳动人民不仅没有集会权和出版权，甚至连迁居权都没有，即使是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或从一个农村到另一农村，都要得到有关方面许可才行。可是，贪赃受贿的本地法庭、刑事裁判所、非常战地法庭、监狱和刑讯所都遍及各地……

帝国主义者大吹大擂，说他们在我国起着“传播文化的作用”，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帝国主义强盗带给我们的只有屈辱和痛苦，此外别无他物。我们全国都处在铁蹄之下，成了披枷带锁的奴隶。

印支劳动人民苦役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更加恶化。

这样的生活再也过不下去了。劳动人民已忍无可忍。工人阶级挺身而出同压迫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富莲种植园的工人举起了起义的红旗。广大农民群众接踵而起。北圻士兵举行的安沛起

义和红河农民起义是印支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北圻、安南和交趾支那劳动者的英勇斗争进行了两年之久。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开始提出的口号是“反对减少工资，反解雇，反捐税，要吃饭，要合乎人道的劳动条件！”在斗争过程中又提出了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基本要求。……

印支劳动人民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都是他们的盟友。他们最亲密的盟友是法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法国无产者的斗争和印支劳动人民及无产者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法帝国主义的斗争是紧紧联在一起的。印支劳动人民和无产者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正在为从自己国土上赶走帝国主义强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胜利进军的中国无产者并肩前进。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定能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自己的工农政权并把土地交给劳动农民。共产党定要率领革命群众经过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继续前进，为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奋斗。

印支共产党定要通过斗争努力实现下列革命基本任务：

1. 印度支那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完全独立，推翻法国统治，从工农印支的领土上驱逐法国陆海空三军及警察部队。

2. 推翻本地各王朝。推翻安南王室、柬埔寨和老挝国王以及一切官僚绅士，没收其全部财产。

3. 建立工农革命政府。建立苏维埃和工农革命军。全面武装劳动人民，劳动者自由参加军训。

4. 一切法国和其他外国银行和工业企业，一切种植园、铁路、航运及灌溉设施全都交给工农国家（国有化）。

5. 无偿地没收帝国主义分子、天主教会、地主和高利贷者、王室、达官贵人的所有土地、森林和一切财产。把这些土地分给雇农、短工、贫农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农。把被瓜分的公用土地归还给劳动人民，交给贫农、中农和农业工人。

6. 废除劳动者欠高利贷者和银行的一切剥皮债。废除一切

国债和对法国银行及资本家的债务。

7. 建立印支各民族的兄弟联盟，实行柬埔寨、老挝和印支其他民族的自决权。

8. 实行8小时工作制并彻底改善劳动条件。由企业主和国家出钱对病、老、失业、残废、孕期妇女实行社会保险。职工有成立工会并进行活动的充分自由。

9. 印支妇女在政治和经济上同男子完全平等。

10. 与革命的工农中国和印度革命实行兄弟联盟。……

印支的兄弟姐妹们、劳动者们，印支共产党的要求就是你们的要求！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710—713页。黎扬译）

印支共产党告法国士兵书^① [节录]

（1931年）

法国士兵和水兵们！巴黎公社的子孙和黑海水兵的兄弟们！
特种军团的战友们！同志们！朋友们！

……日益增强的社会主义革命风暴象征着资本主义压迫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但是资本主义各国已勾结在一起，要来铲除社会主义革命的诞生地。保卫苏联免遭国际资产阶级阴谋之害不仅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也是它的光荣职责。

同志们！希望你们加入共产党，并在它的旗帜下战斗，保卫

^① 这封印度支那共产党告法国士兵书是鉴于苏联受到帝国主义者武装侵入的威胁而发表的，它为印支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证据，证明他们是忠于国际主义思想的。——原编者注

劳动人民的祖国——苏联，反对法帝国主义者，反对惨无人道地剥削附属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各国人民！

同志们！你们也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我们要向你们说明的是，你们的兄弟正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奋斗，而你们却成了消灭他们的工具。因此你们要效法黑海英雄们的榜样，把枪口转向剥削者：法国殖民者、卖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你们应要求立刻回国。如果你们的长官不支持你们回国的要求，那你们就自己作主进行斗争。同志们，为反对非正义之举，为提高生活水平坚决奋斗吧！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710页。黎扬译）

菲律宾共产党第一次代表

大会宣言^①〔节录〕

（1931年5月）

……数十年来菲律宾工人和农民一次又一次地举行起义，摸索着同帝国主义压迫者和剥削者以及本国压迫者和剥削者进行斗争。工农曾被引入歧途，被欺骗，并受到宗教、偏见、传统、虚伪的民族主义和阶级合作等毒品毒害。反对西班牙帝国主义的战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这份宣言是1931年5月2日在马尼拉秘密召开的菲律宾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

宣言正式宣布菲律宾共产党成立并确定了党在这个群岛开展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任务。菲律宾共产党宣言是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通过的，所以有些地方带有宗派主义性质。但是就动员工农群众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辩护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而言，这份文件基本上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争的胜利是以工农的鲜血为代价得来的。工农牺牲生命只是为了让自己人把他们出卖给阿奎那多^① 换取40万比索。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三年战争中菲律宾工农流血牺牲，也只是为了让本地的高利贷者、资本家和地主靠出卖工农来分沾本地嗜血者和美帝国主义者共同压榨劳动人民得来的利润。近30年来菲律宾工人和农民成了美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高利贷者、资本家、教会、秘密团体和形形色色的政客们所组成的神圣同盟的牺牲品。

随着菲律宾共产党的诞生我国工农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开始逐步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把本阶级所有阶级觉悟最高最积极和最英勇的分子都团结在一起。共产党体现着工人阶级在战斗中积累起来的全部革命经验。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代表整个阶级共同的切身利益，体现着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意志和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统一。共产党是用铁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的极严格的革命秩序来维系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之所以能作到这一点，是由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具有阶级觉悟，矢忠于革命事业，能够同群众保持经常的接触，最后，还由于有经过群众切身经验验证过的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

菲律宾共产党的基本宗旨和纲领归结如下：

我们党最终要达到的中心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历史已经注定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摧毁、根除和彻底消灭地主资产阶级制度，使工农群众免遭剥削并使社会不再划分为阶级。

^① 阿奎那多——参加菲律宾群岛反对西班牙解放战争的著名将领，在反对北美合众国的解放战争时期（1895—1900年），卖身投靠美帝国主义。
——原编者注

菲律宾革命目前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我们在这一阶段的直接的中心目标是：

1. 推翻美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政权，即本国资本家、地主、高利贷者、侵略者和剥削者的政权。
2. 以苏维埃即工农政权机关为基础在菲律宾建立工农政府。
3. 立即实现全面的无条件的民族独立（撤走帝国主义者的全部陆军和海军）。
4. 废除一切国债。
5. 把属于帝国主义的各大企业（工业企业、运输业、银行、种植园等）全部收归国有。
6. 没收地主、教会、修道院的所有土地（不付赎金）平分给贫苦农民和农业工人。
7. 规定7小时工作制，禁止童工，保护女工。
8. 菲律宾劳动居民所有阶层不论其种族、民族、信仰如何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完全平等。
9. 建立革命的工农军队……

菲律宾共产党号召菲律宾一切有组织的工人和农民整顿自己的组织（工会组织和农民组织），清洗一切改良主义分子，一切阶级合作分子和资本家、地主及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

菲律宾共产党要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形形色色的忠实奴仆和代理人的不调和的斗争中同北美合众国的无产者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北美合众国的无产者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和反对共同敌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亲密的战友。

菲律宾共产党将和所有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并肩斗争，全力支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

菲律宾共产党号召菲律宾工人和农民为保卫苏联——国际无

产阶级的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威胁苏联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帝国主义及其社会民主党反革命奴仆发动的进攻。

菲律宾的工人和农民们！

参加劳动群众唯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并在它周围团结起来！保卫你们的党防御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们的进攻，让菲律宾共产党成为一个真正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不愧为世界革命总指挥部——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

菲律宾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打倒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801—804页。黎扬译）

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

（1930年12月）

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当前印度革命的基本口号如下：

- 1.用暴力推翻英国统治，使印度完全独立。废除一切债务，把英国企业、银行、铁路、海运和河运及种植园收归国有。
- 2.建立苏维埃政权，实现少数民族自决直至分立权；消灭土邦。建立印度工农苏维埃联邦共和国。
- 3.无偿地没收地主、土邦王、英国教会、官吏和高利贷者的

全部土地、森林和一切财产，交给劳动农民。废除奴役性规约和农民欠高利贷者和银行的一切债务。

4. 实行8小时工作制，彻底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对失业者的生活实行国家保障。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756页。黎扬译）

附录 社会主义大会党纲领^①〔节录〕

（1934年10月21日）

所谓独立，是指建立政权交由从事生产的民众掌管的独立国家，实现这一宗旨的前提是，无论何时都不能同不列颠帝国主义者妥协。……

代表大会认为：为了使群众能够如大会党所理解的那样，明白“自治运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最好是用他们易懂的话语表达大会党的观点。为了制止对群众的剥削，政治自由应当包括忍饥挨饿的千百万群众真正的经济上的自由。因此大会党宣布印度未来的宪法应当以下述基本原则为基础：

把权力移交给从事生产的群众；

把经济生活纳入国家计划并由国家进行监督；

凡起主导作用的重要工业部门，如炼钢业、纺织业、黄麻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34年10月在孟买召开的印度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组成了社会主义大会党或大会社会主义党。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力图利用工农对社会主义的同情诱使他们追随自己。社会主义大会党的纲领是按“民主社会主义”的精神制定的，它否认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业、铁路运输业以及水运、银行、矿场、公用设施等一律实行社会主义化，此外对非社会主义化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合作化生产分配及信贷也要实行社会主义化；

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

铲除邦王、大地主和形形色色的剥削者；

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

鼓励和组织合作农场使国家整个农业全盘集体化；

废除农民和工人的债务；

国家保障一切身体健康的成年人都有工作；

对失业、年老、疾病、遭遇不幸事件及分娩等情况实行保险；

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他所需的经济福利应当成为分配的基础；

实行以有无行使能力为基础的普选权；

国家在对待个别宗教方面不应有歧视或偏颇，不应承认建立在种性或社团基础上的任何差别；也不应有因性别不同而产生的歧视。

工 人 的 要 求

代表会议还认为，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为争取立即实现其经济和政治要求而开展的日常斗争是争取独立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代表会议决定，应当把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剥削群众组织起来以便立即实现下述要求：

言论及出版自由；

结社自由；

废除反民族的和反工人的法律；

释放一切政治犯和未经审判而遭监禁的人；
恢复因参加民族独立斗争而失去土地的所有农场主和农民的所有权；
实行免费义务初等教育并扫除成年文盲；
坚决削减印度政府的军费开支，至少缩减百分之五十；
实行公用事业市有化；
监督放高利贷行径，使其直接或间接都无法进行；
对一切收入征收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包括超过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农业收入；
对遗产征收累进税；
废除奴隶制以及和奴隶制条件相差不多的契约；
工人应享有成立工会、罢工和组织纠察队的权利；
企业主必须承认工会；
确定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额；
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劳动条件要符合卫生要求；实行同工同酬；
按请领单每周支付工资；
实行失业、疾病、不幸事件和老年等保险；
所有工人每年休假一个月，工资照发；
妇女产期休假两月，工资照付；
禁止雇佣学龄儿童入厂，禁止雇佣女工和童工从事地下及危险劳动；在柴明达尔制和塔鲁克达尔制地区消灭大地主所有制；
废除向农民征收的一切封建的和半封建的苛捐杂税；
鼓励经营合作农场；
由国家出资搞科学种田；
废除农业债务及欠交的地租；
建立农业信贷银行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
凡经营无利可图之地块的农民，其地租与捐税一律免除；

大大降低地租及土地税；

作为农业收入来源的宅田及农民为维持中等农户生活所必须租种的那部分土地的地租和捐税应予以免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764—767页。黎扬译）

共产国际第六次和第七次代表大会 期间的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①〔节录〕

（1935年7月）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南美和加勒比美洲各国共产党由于不断摆脱过去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影响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向真正共产主义政党转变过程中有了重大进展。对于这一地区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来说，这一时期是同这些党的队伍中根深蒂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民粹主义”等影响进行艰苦斗争的时期，而且这种斗争远未进行到底。这一时期，有些共产党进行了反对党的队伍本身存在的右的和“左”的倾向，反对叛徒集团，其中包括反对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等的艰苦斗争，尽管这种斗争有时不够有力而且收效也不太大。有些共产党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南美和加勒比美洲各国革命的性质和

① 这份简评拉美各国共产党一般状况和活动梗概的材料，基本上是1934年秋季以前准备就绪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为了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于1935年7月把它列为通报性材料连同其他通报材料一起公诸于世。——原编者注

动力问题，而且虽然比较笼统，但还是意识到，为了争取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对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的必要性。阿根廷共产党在这一方面进行了著有成效的斗争，而且它对南美和加勒比美洲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在培养无产阶级思想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

同时，有些共产党，特别是古巴、巴西、智利和秘鲁等国的共产党也扩大了自己同群众的联系，变成了统治阶级不得不加以认真对待的能够发挥作用的因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搏斗（如古巴、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和萨尔瓦多）。在普及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方面和动员群众保卫苏联方面也作了一定的工作。在反对战争危险方面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33年在统一战线基础上在蒙得维的亚召开的拉丁美洲代表会议以及相应的多次游行示威和群众大会等等，特别是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举行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在南美和加勒比美洲所有国家都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广泛斗争，特别是在中美，当时桑地诺领导的起义者正在尼加拉瓜进行反对美国干涉的武装斗争。1933年12月由于在蒙得维的亚召开第七届泛美会议（这次会议成了加强美国影响的工具）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尤其在召开反泛美会议的阿根廷抗议运动声势更加浩大。另外，必须指出的还有反对美国干涉古巴和声援古巴革命的运动以及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后声援德国革命无产阶级及反对审讯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运动等等。

1929年在蒙得维的亚召开的南美和加勒比美洲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对于南美大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次代表会议为加强南美和加勒比美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和保证它们斗争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代表会议对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做出的决定虽然有很多极其严重的错误，但就这些问题进行的讨论却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同年还举行了南美和加勒比美洲各国革命工会组织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由所谓“谢斯拉”即南美及加勒比美洲革命工会组织联盟召开的。这次大会对革命的工会运动的意义和蒙得维的亚共产党代表会议的意义大体相当。

尽管取得了上述若干成就，但各国共产党仍落后于群众运动提出的那些重大任务，而且无产阶级的组织性也很差，南美和加勒比美洲各国革命运动未能进一步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567—568页。黎扬译）

二，共产国际初期

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 告东方各族人民书

（1920年9月）

1920年9月1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城召开了东方各民族的代表大会。出席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1891名代表来自下列各国：土耳其、波斯、埃及、印度、阿富汗、俾路支、喀什、中国、日本、朝鲜、阿拉伯、叙利亚、巴勒斯坦、布哈拉、基发、达格斯坦、北高加索、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突厥斯坦、费尔干纳、加尔梅克自治区、巴什基里亚共和国、鞑靼共和国、远东共和国。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召集的。

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劳动者都应该知道什么是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联盟，它把消灭富人的政权和实现所有人的完全平等作为自己的目标。

出席1920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全世界代表大会的有下列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波兰、波西米亚、南斯拉夫、匈牙利、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爱沙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利加、基发、布哈拉、阿富汗、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

共产国际不仅要消灭富人压迫穷人的政权，而且要消灭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政权。为此，欧洲和美洲的工人应该联合东方各民族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号召各族人民去实现这种对于解放所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所必需的联合。

东方各族人民啊！

6年以前在欧洲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世界战争，这场战争死伤了3,500万人，摧毁了数百个大城市和数千个村镇，破坏了欧洲所有的国家，使全体人民陷于空前贫穷和饥饿的苦难之中。

迄今为止在欧洲打过的这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只是部分地触及到亚洲和非洲。

欧洲各民族进行的这场战争，只有较少的东方民族参加；有受听命于德国资本家的土耳其统治者欺骗的数以10万计的土耳其农民参加，还有被英国和法国资本家当作奴隶收买的二、三百万印度人和黑人参加。他们被当作奴隶，为了别人的，他们所不了解的英国和法国银行家和工厂主的利益，被抛到遥远的、对他们

陌生的法国的战场上去送死。

虽然东方各国并没有参加这场巨大的战争，虽然只有较少的东方民族参加了，然而这场战争不是为欧洲各国进行的，不是为西方各国和各民族进行的，而是为东方各国和各民族进行的。

这场战争是为掠夺世界，主要是为掠夺亚洲、掠夺东方而进行的。它是为决定谁将占有亚洲各国和东方各民族将是谁的奴隶而进行的。它是为决定谁——是英国还是德国资本家将去剥削土耳其、波斯和埃及的农民和工人而进行的。

骇人听闻的4年大屠杀以法国和英国的胜利而告终。德国资本家被打败，同时全体德国人民被损害受摧残和因饥饿而死亡。胜利的法国，在这场战争中用尽了几乎全体成年居民，毁坏了所有工业区，在战争中牺牲很大，胜利后变得十分衰弱。由于大规模的残酷战争的结果，使英帝国主义成为欧洲和亚洲的唯一的全权主人。只有它还能在全欧洲保持充分的力量，因为它用别人的手厮杀，用被奴役的民族——印度和黑人的手厮杀，它是靠受它压迫的殖民地进行战争。

已成为胜利者和半个世界的全权主人的英国政府，着手去实现进行战争的目的，即着手去巩固跟随自己的所有亚洲国家并着手去完全地彻底地奴役所有东方各民族。

无人不受其害，无人不畏惧的以英国为首的一小撮银行资本家，不顾一切廉耻，以最露骨和最野蛮的方式迫使东方各国的农民和工人沦为奴隶。

东方各族人民啊！你们知道，英国在印度干了些什么？你们知道，它使千百万印度的农民和工人沦为毫无权利和不敢吭声的牲畜。

印度农民应向英国政府缴纳自己收获的那部分之后，剩下的应得部分甚至不能维持几个月的生活。印度工人应在英国资本家工厂里为可怜的一点工钱劳动，这点工钱甚至不能用来购买为维

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每天的少量稻米。每年有千百万的印度人因饥饿而死亡，千百万的印度人因为在丛林和沼泽里为英国资本家发财致富从事沉重劳动而丧身。

千百万印度人不愿在自己最富饶最肥沃的国土上为了一碗饭，被迫去参加英国军队，离开祖国，一生去服沉重的兵役，在全球各地与世界各民族去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到处去确立英国的残酷的最高统治权。印度人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使英国资本家的财富无限增长，保证供给他们骇人听闻的利润和奢侈豪华的生活，而印度人自己却不能享受任何人的权利，因为统治他们的英国军官，这些在印度人尸体上发胖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横蛮子弟不承认他们是人。

印度人不能与英国人同桌吃饭，同住一室，同乘一车，同上一个学校。英国资本家认为所有印度贱民、奴隶和役畜、牲口一样都不能具有人类的感情，不能提出任何要求。英国人对于陷于绝境的印度农民和工人的每次要求、每次暴动的回答就是残酷的大量枪毙。很多被枪毙的尸体塞满了激愤的印度居民的街道，而那些英国军官为了取乐则强迫幸存者用肚子贴在地面上爬行并舔那些征服者的皮靴。

东方各族人民啊！你们知道英国对土耳其干了些什么？英国向土耳其提出了这样的和约，根据此和约只有奥斯曼人居住的小亚细亚四分之三的地区，连同所有的工业城市都转归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统治，而剩下的土耳其领土则被加上沉重的债务，由于这些债务奥斯曼人永远成为英国的无力偿还的债务人。

当土耳其人民拒绝接受这个灭亡土耳其的和约时，英国人就占领了伊斯兰教的神圣的君士坦丁堡，解散了土耳其国会，逮捕了所有的人民领袖，枪毙了其中最优秀的分子，其余的很多人被流放到马尔他岛，在那里被监禁在黑暗潮湿的古老要塞的地下室

里。现在英国人统治着君士坦丁堡，他们剥夺了土耳其人的能够被剥夺的一切。剥夺了银行、资产、工厂、铁路和轮船，封闭了小亚细亚的一切通道，因而断绝了没有自己工厂的土耳其人从欧洲得到任何物品的可能性。现在小亚细亚连一片布料和一块金属也没有。土耳其农民没有衣穿，被迫用木制的犁耕种土地。

英国人利用希腊的军队占领了伊兹密尔省，利用法国的军队占领了阿达纳，利用殖民地的军队占领了布尔萨和伊斯密尔。他们从各方面包围土耳其人，不断地向土耳其内地入侵，致使原来就已被连续的10年战争弄得疲惫不堪、贫困已极的土耳其人民陷入更加精疲力尽、民不聊生的境地。

在已被英国人占领的土耳其的领土上，这些信守自己风俗习惯的英国人难堪地戏弄和侮辱土耳其人民。在君士坦丁堡英国人占领了所有的学校和大学作为兵营，停止了一切土耳其的教育事业，封闭了所有土耳其的报馆，破坏了所有的工人组织，监狱里关满了土耳其爱国者。所有居民听任英国警察任意摆布，英国警察认为自己有权在反动日子里，在君士坦丁堡的街道上，可以随使用木棍敲打带土耳其帽人的脑袋。按照英国人的看法，既然带着土耳其帽子，就是土耳其人，那就意味着他是低等人，是贱民、奴隶、役畜，可以象对待狗一样地对待他们。

英国人在被他们占领的土耳其地区，象对待狗一样地对待土耳其人，强迫他们去劳动并以鞭笞惩罚他们。英国人使用一切奸计、鄙行和暴力企图侵占整个土耳其国土，把所有土耳其人都当役畜一样对待，用鞭笞强迫他们为自己发财致富去劳动。

东方各族人民啊！英国对波斯干了些什么呢？英国资本家镇压了反对沙赫（波斯国王）和地主的农民起义，枪毙和绞死了数千波斯农民以后，复辟了已被推翻的沙赫和地主的政权，从农民手中夺回了已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使他们又成为农奴，成为缪里卡达尔^①无权的奴隶。

然后，英国资本家在收买了卖国的沙赫政府后，就利用卑鄙的叛卖的英伊条约获得了整个波斯及其全体波斯人民，当作自己的所有物。英国资本家掠夺了波斯的一切财富。他们在波斯所有城市布置了由用欺骗办法作为奴隶收买来的印度士兵组成的卫戍部队，开始把波斯作为被占领国来统治。对待波斯人民，口头上说什么独立，实际上把波斯人民当作奴隶。

东方各族人民啊！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干了些什么呢？英国不顾任何反对意见，就把这些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宣布为自己的殖民地，从本地驱逐土著的阿拉伯人，夺走了他们最肥沃的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夺走了他们生活所必需的最好牧场，夺走了最富饶的摩苏尔和巴索尔石油资源，剥夺了阿拉伯人的一切生存的源泉，妄图用饥饿迫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和劳力。

英国在巴勒斯坦干了些什么呢？开始，英国为了讨好英国的犹太人资本家，它赶走本地的阿拉伯人，为了把这些土地交给犹太移民；以后为了制止阿拉伯人的愤怒，又唆使阿拉伯人去反对被英国自己移居的犹太移民，在这些民族之间制造纠纷、敌视和仇恨，削弱双方的力量，以利于自己的统治。

英国对埃及干了些什么呢？那里的土著居民在英国资本家沉重的压迫下呻吟已经80年。这种压迫，对人民来说，比用奴隶劳动建造自己庞大的金字塔的埃及古代法老王的压迫更加沉重、残酷。

英国对中国干了些什么呢？英国与自己的同谋者日本帝国主义一起，把这个巨大的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剥削、压迫并用鸦片毒害3亿中国人民。英国在自己的和日本的军队的帮助下，用

① 缪里卡达尔是私有土地（不是分封的）并与市场有联系的波斯地主。——译者注

空前的残暴行为镇压那里已开始的革命风潮。在那里复辟已被人民推翻的旧皇帝，竭力不给千百万人民获得自由，仍旧使人民禁锢在专制主义的、贫穷和落后的束缚之下，以便他们较顺利地剥削人民。

英国对朝鲜，对这个繁荣的国家，对她的千年文化干了些什么呢？它把朝鲜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者去蹂躏。现在它使用火与剑迫使朝鲜人民从属于英国和日本资本家。

英国对阿富汗在干什么呢？英国人用收买艾米尔政府的手段使阿富汗人民停滞在最受压迫和极端贫穷、愚昧的状态中，力图使这个国家变得象沙漠一样，并用这块沙漠防止被英国压迫的印度与外部世界作任何接触。

英国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干些什么呢？他们在那里以金钱雇用在被人民憎恨的卖身投靠的达什纳克党和孟什维克的政府压迫下的，处在摧残和压迫本国各族人民的政府的压迫下的农民和工人群众，并唆使他们去进行反对从阿塞拜疆和俄罗斯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压迫下求解放的斗争。

英帝国主义甚至渗透到土耳其斯坦、基发、布哈拉，渗透到阿塞拜疆、达格斯坦和北高加索，到处都有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乱钻乱窜，他们毫不吝惜地挥霍用被压迫民族的血汗换来的英国黄金去搞贿赂活动，到处竭力支持暴君、皇帝、可汗和地主，竭力与兴起的革命运动作斗争，无论如何也要竭力使各族人民停滞在遭受压迫和破产、贫穷和愚昧的状态之中。

东方各族人民遭受压迫和破产、贫穷和愚昧成为英帝国主义致富的源泉。

东方各族人民啊！

世界上所有最富饶、最肥沃、最广大的土地是属于你们的，这些从前原是全人类的发源地的土地，它不仅能够养育本地的居民，还能养育全世界的人口，但是现在每年有1,000万土耳其、

波斯和印度的农民和工人得不到一碗饭，他们在自己最肥沃最广大的土地上无法谋生而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外国寻找生计。

他们被迫这样做是因为在他们的祖国，所有的土地、资产、银行、工厂和作坊都在英国资本家手中。在自己的祖国，什么东西也不归他们所有，什么东西也无权支配，相反，他们自己被外国人——英国资本家支配。

迄今以前，即战前，那时英帝国主义还有以德国、法国和俄国帝国主义强盗为代表的竞争者，那时它向所有东方国家伸出魔爪还有所提防，害怕其伸出的魔爪遭到其他竞争强盗的打击。

但是现在，当英帝国主义已经打败和削弱了所有的竞争者，当它已成为欧洲和亚洲的全权主人，统治它的资本家完全放纵自己豺狼的贪欲，急不可待、为所欲为地用其凶狠的爪牙啮咬东方各族人民遍体鳞伤的身驱。

英国资本在欧洲感觉到狭窄，增殖的资本无处运用；同时被革命意志启蒙的欧洲工人变成了不驯服的奴隶，他们不同意极便宜的劳动，他们要求较好的生活。英国资本家为了使资本到处活动以产生高额利润，为了能给欧洲工人小恩小惠以阻止他们革命情绪的高涨，为了能够收买工人群众的领导层，他们必需新的土地，新的工人——无权利的和不吭声的奴隶。

于是英国资本家想在东方各国寻找这些新土地，想在东方各族人民中寻找这些新工人——无权利的和不吭声的奴隶。

英国资本家竭力侵占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阿富汗和埃及，为了在这些国家驱逐所有本地农民，用贱价从破产的和负债的农民那里收买他们所有的地区，在这些被收买的地区创立巨大的财富——大农场，并把无地可耕的东方农民——奴隶作为雇农赶进大农场。他们要在土耳其、波斯、美索不

达米亚用饥饿的土耳其、波斯和阿拉伯贫苦农民廉价的劳动、白给的双手去建设工厂、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他们要以廉价的轻工业产品去排挤手工业和千百万地方手工业者，廉价产品充斥东方各城市，在街头倾销，剥夺了手工业者的生计。他们要建立巨大的贸易公司迫使地方小商人破产，从而把他们抛向街头加入只得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者的行列。

英国资本家要使所有东方各族人民全部无产阶级化，使所有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经济破产，把所有饥饿的奴隶作为工人驱赶到自己的农场、工厂和矿山去。

英国资本家把他们驱赶到那里，用沉重的劳动长期折磨他们，由于工资很少而遭受饥饿的熬煎，从被奴役的东方各族人民身上榨取血和汗！就是这些工人和农民的血汗变成剩余价值，变成利润，变成响亮的黄金。

英帝国主义给东方各族人民准备的就是这样的前途。

勉强够4,000万居民的英国——其中压迫者和剥削者集团只有100万人，其余3,900万人则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要统治半个世界，要奴役8亿东方各国人民。已经是一个英国资本家富翁迫使39个英国工人为自己劳动，还要迫使2,000个波斯、土耳其、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埃及的工人和农民为自己劳动，共有2,040个饥饿的精疲力尽的不享受任何生活福利的人们，应该一辈子去为一个什么事也不干的寄生虫——英国资本家劳动。100万这样的剥削者——英国银行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要使8亿东方各族人民变为奴隶。还必须指出，他们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没有任何羞耻，没有任何良心，没有任何顾虑，他们除了野兽的贪欲和无限的利润渴望，没有任何别的东西。8亿人的破产、饥饿、流血、苦难和呻吟，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他们只有利益！只有利润！

英国帝国主义者为了追逐利益和利润，用其魔爪抓住东方各

族人民的咽喉，给他们准备了一个黑暗的前途——完全破产的、长期被奴役的、无权利的、受压迫的和受无限剥削的前途。假如现在的英国政府将保持自己的政权，假如英帝国主义将保持自己的势力并巩固自己对东方各族人民的统治，等待东方各族人民的就是一种前途。一小撮英国银行家将吞食亿万东方的农民和工人。

但是，这种前途不许发生！

在掌握着英帝国的英国资本家面前，东方各民族的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势力必将出现，这种有组织的势力团结在共产国际的红旗之下，团结在决定从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统治下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类为自己目标的革命工人联盟的红旗之下。

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全世界，向掌握英帝国的资本家宣称：

这种前途不许发生！

不许你们这些豺狼吞食东方各族人民，不许你们一小撮压迫者长期奴役亿万东方的农民和工人。你们吞食的一块东西太大，你们将发现对付不了它，你们将被它卡住喉咙。

东方各族人民在本国暴君的独裁统治压榨下，在外国侵略者资本家的束缚下，长期停滞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之中。但是，世界大屠杀的轰响，使俄国落后的东方各民族摆脱了长期的资本主义奴隶制桎梏的俄国工人革命的雷鸣，唤醒了他们，现在已从很多世纪的沉睡中醒来，他们正在站立起来。

他们正在苏醒并听候去进行神圣的战争，进行“圣战”的号召。——这就是我们的号召。

这就是与西方革命无产阶级联合在共产国际旗帜下的东方各民族代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号召。

我们这些所有东方各民族——印度、土耳其、波斯、埃及、阿富汗、俾路支、疏附（喀什）、中国、印度支那、日本、朝

鲜、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达格斯坦、北高加索、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基发、布哈拉、突厥斯坦、费尔干纳、鞑靼、巴什基里亚、吉尔吉斯以及其他各民族劳动群众的代表，我们这些与西方革命工人联合在密切的联盟里的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代表们，号召我们东方各族人民去进行神圣的战争。

我们陈述：

东方各族人民啊！你们曾多少次从你们的政府那里听到过去进行神圣战争的号召，你们曾多少次去进行过战争，但是所有这些神圣的战争都是骗人的，只是为你们自私的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而你们农民和工人在这些战争以后仍然处在奴隶地位和极端贫困的状况之中，你们为别人掠夺了财富，而自己从未享受到任何东西。

现在我们呼唤你们，在共产国际的红旗下去进行第一次真正的神圣战争。

现在我们呼唤你们，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你们的自由，你们的生存去进行神圣的战争！

英国——欧洲最后剩下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把它的黑暗势力伸向东方伊斯兰教各国，竭力要使东方各族人民变成他的奴隶，他的猎物。

奴隶地位！可怕的奴隶地位，它给东方各族人民带来破产、压迫和剥削。东方各族人民啊！自己拯救自己吧！

起来吧，和这些强盗作斗争！

大家都奋起吧，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和英国侵略者去进行神圣的战争！

被饥饿和无法忍受的奴隶劳动折磨得枯瘦如柴的印度人起来吧！

受捐税和高利贷盘剥的安纳托利亚的农民起来吧！被缪里卡

达尔摧残的波斯农奴起来吧！

被驱赶到荒凉的山区的亚美尼亚劳动者起来吧！被英国人埋没在沙漠里，与世隔绝的阿拉伯人和阿富汗人民起来吧！

起来去进行反对共同敌人——英帝国主义的斗争！

让神圣战争的红旗高高飘扬……

这是为东方各族人民的解放，为消灭人类中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区别，为各民族和种族可以说任何一种语言，可以有不同的肤色，可以信仰任何一种宗教，即为各民族和种族的完全平等的神圣战争的红旗。

这是为消灭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独立国和附属国、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的区别的神圣战争！

这是为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奴隶制压迫下解放全人类，为消灭任何民族对民族的压迫和任何人对人的剥削的神圣战争！

这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欧洲的最后堡垒，为反对海上强盗和陆上掠夺者的巢穴，为反对所有东方各族人民的长期压迫者，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

这是为所有东方各族人民，为所有千百万被英国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自由的、独立的生活与幸福的神圣战争！

东方各族人民啊！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西方所有革命的工人和被压迫的农民将与你们在一起。他们将帮助你们，他们将与你们战斗和牺牲在一起。

这就是东方各民族代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你们要说的话。所有东方和西方农民和工人的联合，所有被压迫被剥削劳动者的联合万岁！

这种联合的战斗司令部——共产国际万岁！

让东方各族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的扑不灭的火焰燃烧起来吧！

(译自Г·З·索尔金著：《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附录，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57—67页。张心绪译)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1921年6月25日)

同志们！我们的共产国际已存在三年了。可是，作为真正国际机构的执行委员会才工作了一年，它是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的。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的领导机构只是几位俄国同志。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曾要求各国党派遣自己的代表到执行委员会工作一年，通过这个要求是不容易的。参加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大概还记得，德国党和其他一些党的代表不同意在莫斯科指定参加执行委员会工作的代表，不同意长期留在莫斯科工作。他们希望仍和过去一样，干脆把领导工作交给俄国同志。只是由于我们表示坚决反对，继续坚持我们的要求，而共产国际也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只是在这以后才至少有10个关系亲近的党派了自己的代表到执行委员会工作。但我们仍然要说，在这一年里，不是所有的党都完成了自己对国际所承担的全部义务。某些党只完成了部分任务，由于这个缘故，在建立联系方面做得很不够。在这方面执行委员会对本身的工作很不满意。我们要求第三次代表大会采取一切措施建立一个由国际无产阶级代表所组成的真正的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能够深入研究当前的问题，真正在国际范围内建立起总的政治领导。

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全面地讨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有缺点，也犯了错误，为此，我们将高度重视讨论情况并注意各国党指出的问题，

在组织方面，工作不能令人满意，有时甚至工作得很糟糕，这一点我们应当立即向你们声明。不过，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就某一方面看，在现在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中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真正国际性的领导机关。你们还记得，在第二国际那儿，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一不是政治领导机关；二不是从事日常实际工作的机关。为了装饰门面，它每三个月开一次会。而我们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领导中心也不完全是国际性的，现在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只是在最近一年期间我们才有了至少由10个或12个党的代表组成的，并试图以国际的观点来指导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的雏型。如果我们一致同意，国际今后也应当朝这一方向发展，如果我们不怕任何牺牲，并准备把最优秀的力量投入共同工作，那我们很快就会有真正强大的国际领导机关。

我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时间比我们章程所规定的提前了一些。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认识到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执行委员会在目前所承担的巨大责任，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现代工人运动方面具有首要意义的许多国家发生了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我们原来的意见是：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决定性的力量。同时我们认为，每当发生重大问题时，即使有一点可能，我们执行委员会都应当尽量多地向代表大会请示，因为我们的一切决定都是由它作出的。由于许多国家出现了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和职责，只要有可能，就尽快召开世界代表大会，让大会找出解决这些极重要问题的办法。

首先，我引用关于我们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某些统计数字。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至今还不满11个月，在这期间，执行委员会召开

过31次会议，讨论了196个问题，其中128个问题纯属政治性的问题，其余是组织工作方面的。我们同德国的联系组织得最好，那里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在不到一年期间在执行委员会的议程上德国问题占21次，意大利问题12次，美国问题12次，英国问题9次，罗马尼亚问题12次，捷克斯洛伐克问题10次，法国问题7次，保加利亚问题7次，远东和近东问题10次，其他国家的名宇在执行委员会的议程上有的是2次，有的3次，有的4次。

我们还应该指出，你们几乎全都知道，除执行委员会外，办事的还有小执行局，它最近由7位同志组成，它开会的次数大约比执行委员会多一倍。在这一年里各国有不少的同志来访问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不会象去年那样叫苦，到俄国旅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许多党充分利用了这些可能性。

一年来我们工作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呢？

不言而喻，这个政治工作的内容已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好了，从整体上说，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是什么呢？当时我们就说过，第二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因为我们叫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团体的会议。所以实际上第二次代表大会才是成立大会。它制定了共产国际章程。大会通过了关于党的作用的基本决议，最一般地、粗略地规定了共产国际的策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行动路线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在会上坚持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我们的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同志，在对待我们的态度上，这些同志觉得自己是左倾反对派。例如，我记得关于英国同志参加工党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两天。我们的英国同志几乎一致反对参加工党，认为参加工党的做法是机会主义的。我们的美国同志，已故的里德及其朋友们支持英国同志们的这一立场。我们反对这种看法。我们认为，正是在群众运

动迅速发展，而共产党的影响扩大得缓慢的英国，正是在这样的国家里，我们绝对必须参加拥有千百万无产者的每一个群众性组织，应该在这些组织内部组织和建立支部，从而在其中扩大影响。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向我们各国年轻的共产主义组织提出了参加象英国工党和工会这样的组织的明确指示。我们对他们说过：“你们应该在这些组织里组织起来，你们应该在工会组织内部进行反对工会官僚和社会改良主义政策。你们应该在这些组织里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此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议会制问题上我们还同我们的左派进行了斗争。你们都记得博尔迪加同志吧！现在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共产国际是我们的一位优秀同志，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位最忠诚的革命家——你们记得，正是在这个大厅里，博尔迪加同志及其集团曾向我们宣战，开始了反对议会制的原则斗争。支持他们的，有瑞士和比利时的许多同志。我们起来反对这种观点。在大会上我们通过了决议，决议的意思是：共产党人没有权利拒绝革命的议会制。我们在议会制上所持的观点也就是那确定我们在参加工党和工会问题上的观点。

这是代表大会给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之一。第二个指示是著名的21条。这个指示对我们这一年的工作有更大的意义，它是针对机会主义、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的。在我们左面的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带有某些宗派情绪和还不懂得具体的革命前提的朋友，而在我们右面的却是一个完整的敌军阵营。你们记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在欧美各国总的形势是把参加共产国际看作是一种时髦，每一个多少狡猾一点的中派分子都想参加共产国际。美国的希尔奎特党代表团已经来过我们这里。这个党的倾向同右翼德国独立社会党或谢德曼的党的纲领大体一致。这个代表团对我们那种不十分热情的接待表示惊奇。你们记得，现在已非

正式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在这里曾经要求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国际。其次，你们记得，意大利改良主义者，其中包括现在扮演对无产阶级斗争公然怠工角色的达拉贡纳也曾在这里认为他们加入共产国际是很自然的事情。另一方面俄国是一个被封锁而与世隔绝的国家，情况很不清楚，联系很不够，我们这里消息太闭塞了。我们曾经是那样的幼稚，起初亲热地接待了象达拉贡纳这样的先生们。那时数以万计的彼得堡优秀无产者确实用手抬着这些先生们沿着城市的革命大街行进，每当我想起此情此景而感到自己应负那份罪责时，我至今还觉得惭愧。当时我们认为，到我们这里来的是真诚的弟兄。

但是，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情况大体清楚了。如你们所知道的，代表大会强烈地主张反对右派，在我们右边的确实是敌人。这些狡猾的家伙能够忍受一切，只要能混进共产国际并在其内部进行破坏就行，我们很好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由此产生了21条。

代表大会的这些指示规定了我们的全部活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在德国出现的情况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只有斯巴达克同盟，这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组织，但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此外，还存在着独立社会党及其左翼。代表大会给我们的任务是：从独立社会党中分出优秀的真正共产主义力量，并使他们同斯巴达克同盟联合起来。

在对其他国家，我们也提出了同样的任务。

同志们！现在经过一年的工作之后，我们回顾一下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同时自问，在争论的问题上究竟谁正确？是我们的左派朋友们，还是我们的右派敌人？就以英国共产党人参加工党的问题来说吧，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这个党按照韩德逊和麦克唐纳的建议，决定不接受我们的同志们加入该党。我想这正说明我们而不是英国同志正确的最好证明，这些英国同志担心加

入工党后会丧失自己的共产主义纯洁性。机会主义者立刻感觉到这种危险性，立即觉察到，如果共产党人在工党里组织起来，并设法在其中扩大自己的影响，这对机会主义者是一个可怕的威胁。关于塞拉蒂我们以后还要多次谈到，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站在左派一边的。他认为参加工党是不行的。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请看共产国际的不彻底性：在意大利它要求开除屠拉梯，而在英国却力求共产党人加入工党。”然而塞拉蒂并不是孩子，他不会不懂得这里存在着微小差别。他是有意把意大利工人引入歧途。我认为，我们的英国朋友们现在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不是他们而是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说过，我们不仅不退出工党，而是相反，应该加入工党，以便在其内部进行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并痛斥叛徒领袖。（掌声）

在议会制问题上我们还不能夸口这一年有什么显著的成就。这一点我得承认。在一切分裂的场合都可以看到，一些最动摇、最温和和最不中用的家伙占据了议会党团。在法国，在意大利，在德国，在瑞士——凡是在这一年发生分裂的地方，全都是这样。

还有一点，如果你们问我：在这一年里21条中的那一条执行得最不好？那我就得说，要求议会党团无条件地完全地服从党，实行真正革命的议会工作这一点执行得最不好。同志们，我总想，尽管这一年在这方面我们有好多没有实现，但是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在这个问题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是正确的。从一方面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同群众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就。我们还将看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将为我党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作出所必需的一切。

同志们！执行委员会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得到的是什么样的遗产和什么样的任务呢？第一个任务在于使那些共产主义力量还薄

弱，但存在着广泛的工人运动和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的国家里的英国的和美国的同志们接近群众，在于不允许这些同志们袖手旁观而要使他们参加这种群众运动，不变成宗派。

第二个任务，执行委员会要在第三国际成为时髦的地方揭露中派集团里的那些绝顶聪明的外交家，把还跟着他们走的那些优秀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争取他们参加共产主义运动。那是很巨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我们完成的任务，今天我们应该讨论一下，在现有条件下，这些任务我们完成了多少？

从时间顺序上说，情况是这样的：去年我们运动发展中的一个极重要的阶段是德国独立党的哈雷代表大会，但是对共产国际来说，在政治上决定性的问题主要地不是德国问题，而是意大利问题。因为我们今年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以及共产国际某种危机的最初征兆都是同它有关的。为此，我们要详细地讲讲意大利问题。

我已经说过，当意大利代表团来莫斯科时，联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甚至不知道来的是改良主义者。我们对塞拉蒂和他所带来的人是完全信任的。我们认为，这些人的认识还不很清楚，但他们还是完全真诚地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的。但后来我们大失所望。

刚好在这些天，出版了德文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可惜拖得太久了。现在我希望技术部门工作得好一些，能在一个月内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印出来。德国同志们至少能读一读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凡是看到这个速记记录并知道塞拉蒂和意大利同志们的立场的人都应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怎么可以用塞拉蒂将是我们的人这个希望来自我安慰？速记记录附有每个发言者的发言次数统计表。塞拉蒂在民族问题、土地问题、21条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等原则问题上发了4次言。你们

看到，这4个问题是共产国际纲领中的最重要的问题，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塞拉蒂都声明，他投反对票或干脆不参加投票。并且他还有讲10来分钟笑话的习惯，但是，他的所有的议论实际上都是反对代表大会的。当时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误会的结果，并尽一切可能使他转到我们方面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证明，我们原先的推测是错误的。我们本应出版一本关于意大利社会党和共产国际相互关系问题的专著，这本书主要收入塞拉蒂写的文章、声明和决议。很可惜，今天我们不得不在意大利社会党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作这个问题的报告，不过为使他们到这里来，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情。在3个半月以前我们向他们发出了参加代表大会的邀请，要求他们按时到会。在两星期前意大利第一批代表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向他们发了第二个邀请的电报。尽管从6月1日以后，即从正式规定的代表大会开幕之日以后，已过了3个多星期，各国近千名代表已抵达，但意大利党的成员至今未来。这表明，意大利的同志们不愿意来我们这里。因此，我不得不在意大利社会党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开始讨论意大利问题。^①

塞拉蒂回国后发表在《前进报》上的第一篇文章就企图破坏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威信。我不得不大量引证，请同志们暂且忍耐一下。我个人认为，意大利问题在执行委员会过去一年的政治活动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现在请看塞拉蒂在他的第一篇文章里所写的：

1. “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下列情况下召开的：大多数代表被派到莫斯科时，他们国内还不知道21条，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代表权只带有一般的和个人的性质。”

塞拉蒂的第一句话就是他的第一个谎言。他接着说：

^① 我们应该指出，意大利的同志们是在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以后才到会的。——原编者注

2. “各种不同的问题没有在各党事先进行讨论，因此，一些重要问题各国代表完全不知道。”

我们应该告诉你们，把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比较一下，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比后一次大会周密得多。开会前的几个星期就制定了提纲，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我们和独立社会党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第二句话是第二个谎言。

3. “代表大会离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很远，很难获得消息，遭受长期封锁，几乎完全缺乏有权参加讨论的工人的监督和能够立即公之于众的报刊的监督，所有这一切使这个大会只是一次与外界失去联系的秘密会议。”

而这是塞拉蒂在代表大会闭幕几天之后，在他同意把他选入主席团之后写的。缺乏工人监督，缺乏报刊监督，总之一句话——密谋。

4. “代表大会的成员之间互不了解（这是实话，至少我们对真正的塞拉蒂知道得太少了），缺乏有关运动、有关某一议员所代表的现有力量和他们在国际政策上所能起的影响的消息。”

当然，塞拉蒂的这种论断也是与实际不相符的。

5. “在伟大的革命政府的保卫下召开了代表大会（难道连这一点塞拉蒂也不喜欢？），革命政府的战斗力量同反动派作了斗争，而共产主义政府则象现在一样不得不实行防御性进攻政策去反对国际资本。”

这里开始了塞拉蒂的卑劣的暗示。他在第五点稍后的地方写道：“……帮助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同时无疑也给了全体无产阶级以重要的帮助，但它同时也可能不适合还处于革命成熟的紧急时期的国家的策略需要。”

我想请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注意一下塞拉蒂的这第

五点，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左派们先走了一步，这些左派现在正在利用赫尔曼·戈尔特的笔来达到这个目的。

6. “代表们之间存在着质的不适合性，而且这种不适合性的程度在任何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上都是没有过的。这就成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过程中所有困难和动摇的主要原因。”

谁都能够体会和做到这一点。我个人完全不明白对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成员来说“质的不适合性”这个词的意义。我想，他想说的是希法亭在嘲笑希瓦教士时所说的话。他说，这算什么共产党人！

7. “按国家分配票数的做法同各国党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实际作用不相符，但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却符合所代表的国家的作用。例如，尽管法国的代表只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政党或工会联合会的少数派代表，但它所得到的票数与意大利得到的票数相等。”

你们看！塞拉蒂在败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声誉方面没有放过任何东西。

8. “远离代表大会和联系上的困难造成了比大会准备时期更深入地宣传大会的各项决议的严重障碍。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在代表大会召开两个月后一些党还没有得到大会的消息，而大会所通过的决议的正式文件，在大会闭幕后的一个月才公布……”等等。

总之你们看到，塞拉蒂在代表大会闭幕后的两个星期，即1920年9月，就竭力在意大利无产阶级心目中贬低大会的意义，妄图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代表大会不是共产主义的和国际性的大会。很遗憾，当时我们自己缺乏先见之明，还指望塞拉蒂是个拥护共产国际的人。意大利的形势是这样的，塞拉蒂不得不“在赌输时强颜欢笑”。所以关于21条他宣称，并且也必需宣称，他赞

成21条。他在我引用的文章里写道：

“我们接受以如此尖锐的形式向各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21条，但我们也提出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不能向在大战中沾染上普遍的民族主义狂热而极其卑劣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那种人作过多的让步，这些人为了明天能再次背叛我们，现在象过去那样轻松地同意顺从莫斯科所规定的严格的纪律。在无产阶级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巴甫洛夫式的人物太多了，很难把这些人看作是真正完全诚实的人，即使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一个人过去的道德表现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毕竟存在着判断某些蜕化者不道德行为的某种政治标准，而无产阶级为了避免在自己的队伍里出现背叛行为，必须严格遵循这个标准。

“第二，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国党应有权，由他们自己负责，对自身的队伍进行必要的清洗，但进行时不应损害无产阶级运动的团结和莫斯科深信即将到来的革命本身……”

总之，塞拉蒂在披上了革命家外衣以后，就首先提出对右派的严格措施，这是专门针对法国同志们的。显然，塞拉蒂总是忌恨他们。只是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企图在意大利工人心目中扮演一个正统派的角色，要求严厉对待右派。首先向他们提出了22个条件，但季诺维也夫把它束之高阁，再也不见了。塞拉蒂在意大利提出这样的指责不是说着玩的。法国共济会会员的实际情形又怎样呢？意大利的同志们提出了建议。我们认为接受这个建议是必要的，但要补充一句，共产国际不可能予以印发；显然，塞拉蒂在意大利工人面前郑重其事地把一切说成是这样：原来我站在共济会会员一边，而大多数是投票支持他们的。塞拉蒂提出的第二个条件表达得模糊和不明确：“应该进行清洗，但这样做不应使无产阶级运动的团结受到损害。”后来他又采用了另一种表述：“清洗，但要同自治权联系起来”，就是说，由各国

党单独进行清洗。

后来在意大利党的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为此事提出了两个决议草案。一个是由特拉契尼同志提出的，另一个是由塞拉蒂的朋友，巴拉托诺同志提出的。特拉契尼同志要求无条件地承认21条，巴拉托诺也是持同样的主张，但要求党自己能解释这些条文。在中央委员会表决时特拉契尼获得了多数票，而塞拉蒂失败了。他想吓唬同志们，说要辞去《前进报》编辑的职务，可是那些本应欢迎他辞职的人却劝说塞拉蒂留下来。现在我们的这些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也不再去碰这个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了。不管怎样，以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为条件让塞拉蒂留任编辑职务是他们的一个失算。

塞拉蒂保留了对庞大而有影响的印数达20万份的机关报《前进报》的领导权，他可以为所欲为，只是不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他开展了一个空前的反对执行委员会的运动，这一运动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场卑劣的论争。下面我将向你们指出最重要的地方。

后来，在雷焦-埃米利亚召开了改良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他们在那里组织了“集中派”。他们集中起来了。屠拉梯和达拉贡纳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一些狡猾的人，他们懂得不能向意大利工人直接说：“我们在反对共产国际。”所以他们在决议里声明说：“对当前历史时期评价问题上的观点分歧不能成为党内分裂的真正原因。在一个党内同时存在着几个经常见到的社会主义派别，这过去不是党的强大发展的障碍，将来也不会妨碍共同的亲密工作，这个党的各个部分越是互相重视，越是重视对每一个问题自由发表意见的共同意志，他们在发展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中越是遵守严格的纪律，这种共同的工作就越是富有成果。”

这是改良主义者登峰造极的外交手腕。屠拉梯、特雷维斯和达拉贡纳是玩弄这种手法的行家。在某个时候他们将是一些卓越

的部长。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通过了如下决议：“集中派承认党加入第三国际以及对21条的一致的解释，这21条在运用时必须适合每一个国家的条件。集中派坚决声明，必须把所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集团以及共济会会员从国际的队伍里清除出去。”他们重复塞拉蒂告诉他们的话。他们接受21条，但要适合于各国的特点。他们拥护统一的党，但他们反对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把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们称作是工团主义者和共济会会员。要知道，这是毫不费力的事。当然，集中派的决议不可能绕过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屠拉梯和达拉贡纳在扮演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者的角色！）不是纲领必需的要求，而只是临时性的措施。它的必要性是由特殊的条件所决定的。”

他们是狡猾的：他们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不是永远，而只是在一定时期内需要专政。但他们把事情看成是这样：似乎专政是个已完全从日程上取消的问题，因而他们断言，“如果在国内经济必然衰落的时期，某一比较成熟，适于变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不给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积极支持，那么，在意大利采取暴力和破坏形式、立即按俄国榜样建立苏维埃制度的革命（极端分子所孜孜以求的）社会立即导致一场灾难”。

改良主义者先生们的学说就是这样。他们不希望意大利革命采取暴力和破坏的形式，他们不希望按俄国的榜样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不过我们倒愿意按意大利的方式建立苏维埃政权。（笑声）

这个不长的声明是与关于共济会的长长的决议联系着。

这就是雷焦-埃米利亚改良主义者集团的信条。如果仔细看看，它的真正面目就是这样。我们本应采取行动，本应开除它的。争论的正是关于这个集团，它表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

革命和“俄国式”的苏维埃制度。在所有这一切以后塞拉蒂竟敢说，意大利没有改良主义者，他赞成开除他们，他比我们更严厉，只是请指给他看，改良主义者在什么地方……。可怜的塞拉蒂，他不知道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在哪儿！……

你们还记得，当列宁同志给塞拉蒂写公开信并自然提出开除改良主义者的要求之后，塞拉蒂写了一篇题为《意大利共产党员给列宁同志的答复》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难道能容忍改良主义者留在党的队伍里吗？请允许我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您的问题。‘谁是改良主义者？’如果改良主义者是象您信里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渴望阶级合作并准备同资产阶级一起掌权，从事反革命活动，随时可以求助于意大利的谢德曼和诺斯克的人，那您是正确的，我和您一样，赞成开除他们。”请看，塞拉蒂企图证明屠拉梯、特雷维斯等不是改良主义者。他说：“这是这样一些人，受你们政府委托，你们在意大利的代表之一沃多沃佐夫在两个月前曾建议他们以议会党团的名义向焦利蒂施加压力，以取得某些让步。”

这就是塞拉蒂的手法。如果你同他谈原则问题，那他就引用象供给《Daily Herald》（《每日公报》）等用的各种谣言。可是对“他是跟改良主义者走，还是反对他们？”这个问题他却不作明确的答复。

接着，塞拉蒂在10月24日《前进报》的一篇文章里提出：“我们怎么办？有两条非常明确的道路：或者是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政权，或者是进行革命。为谁夺取政权？怎样和为了什么？在目前混乱的情况下，转移政权的唯一结果是资产阶级把它的责任转到社会党身上。”

1920年10月塞拉蒂是这样写的。应该怎样理解呢？要知道，这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所说的是一样的：“在我们能够夺取政权的地方我们也害怕夺取政权，因为我们不能承担由战争引起的经

济混乱的责任。”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应当等待经济条件的改善，等待资本主义由于我们而再次得到巩固，到那时候再进行革命。到现在为止只有考茨基这样讲过。他的观点是：先提高生产力，然后再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否则，这将是消费的社会主义。“共产党人”塞拉蒂在1920年10月完全公开地赞成这个观点。

同志们！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总的意见是认为意大利比其他所有国家更接近无产阶级革命。塞拉蒂也只好同意这一点。但是如果说，历史上有过一个党错过了有利时机，从而给运动带来了直接的危害的事例，那么这种例子我们可以在意大利找到。怎么能这样错过时机，这简直不可想象。一年以前，意大利工人阶级斗志昂扬，并且比任何地方都组织得好；资产阶级已被镇压，军队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倒向我们一边。以后，又开始了光辉的九月运动，意大利工人夺取了工厂，创造了新的斗争形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已完全瓦解。焦利蒂本人供认，在九月里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不派军队把占领者从工厂赶出去，他回答说：“我没有力量这么干，起先我只能采用顺势疗法，只能在这以后才能动用外科手术。”由于塞拉蒂和他的喽罗们的间接帮助，焦利蒂起初用顺势疗法镇压了运动，而现在又转向外科手术了。法西斯分子是最好的外科医师。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外科手术。

党和塞拉蒂没能发挥作用，利用当时形势，这在客观上就把工人阶级交给资产阶级掌握。给了资产阶级整整一年的时间去恢复元气，让它组织起来和由顺势疗法转到外科手术，而在这期间，工人阶级被弄得四分五裂，并遭到毁灭。

后来，在里窝那举行了代表大会。大家知道，执行委员会试图派我和布哈林到那里去。但这个打算没有实现，因为意大利党，其中包括塞拉蒂，没尽一点力使之成为可能。所以我们不得不

另行组织我们的代表团，派保加利亚的卡巴克切也夫同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同志为代表。关于这两位同志的活动，在国际舆论出现了许多荒唐的传说和捏造。所有这一切的总祸首是塞拉蒂。这是他的一种手段。

有一些同志认为，如果卡巴克切也夫同志和拉科西同志的态度灵活些和巧妙些，那么里窝那的事情就会是另一种样子。竭力地把卡巴克切也夫说成是不受约束的独裁者。但是，凡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捏造。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头脑非常冷静的人；绝对没有塞拉蒂所强加于他的那种狂热；多年来他一直是保加利亚的理论家，关于他我们能说的只有好话。

让去过里窝那的同志们说说，那里出现了一些什么场面。代表大会变成了真正的马戏场。当卡巴克切也夫同志讲话时，会场上发出了一股可怕的喧嚣，高喊“教皇万岁！”；接着放出了许多鸽子，演出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沙文主义丑剧。而后又说，这一切都是卡巴克切也夫一人的过错。

看了上述九月和十月声明之后，在这个大厅里再也不会怀疑者了。问题不在于卡巴克切也夫同志的讲话，而在于党，至少是党的领导集团，向一般的普通的社会民主党退化。这就是我们在意大利所看到的。在一系列情况的压力下，向后退，领袖们转变成社会民主党人。我应该说，右翼独立党人在哈雷代表大会上的举止——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我应该承认这一点），要比塞拉蒂及其一伙礼貌得多。

代表大会召开了。塞拉蒂及其集团提出了一个决议案。他们建议把党称作社会主义共产党，他们同意接受21个条件，但要保留他们的行动自由。没谈到分裂。屠拉梯是唯一发表原则性讲话的人，受到了热烈欢呼。他实际上也就是党的真正精神领袖。他公开声明，他反对暴力，主张一切都用和平方式解决。而在这之后他们却想把党内分裂的一切罪责都归之于执行委员会。难道它还

会有别的选择吗？这是共产国际同改良主义分子的第一次冲突。这是两种力量的第一次较量。如果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让步，那么它现在（我完全公开地说）就会不再存在，就不会有任何精神力量和政治力量。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让步就意味着共产国际向屠拉梯和其他改良主义分子屈膝投降，那时它就不再存在了，或者也许还存在并在自己的队伍里找到几个大党，但从精神上说，它已经死亡。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较量，我们坚持使共产国际能够自豪地宣布：“在那种情况下，它没有动摇，它坚定而明确地说，如果应当这样，如果我们在某个时候失去很大一部分意大利工人，那就让它这样吧；我们毫不怀疑，他们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的。但是一步也不后退，因为否则的话，共产国际就会灭亡。”这是共产国际的纯洁性问题，是共产主义的原则问题。我们很痛心，某些领导集团，如一些有很大功绩的德国同志，在这个时候没有站在明确的立场上。

但是整个说来，共产国际作为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很快就懂得，我们在这里失去的实际上是一个大幻想，我们应该把共产主义原则坚持到底。

后来塞拉蒂又唱起了新调，起先他很严格，要求不向共济会员作任何让步。现在是另一回事了。塞拉蒂提出了平等的理论。他为意大利和法国要求平等。为什么对法国同志们作的让步要比意大利多呢？我还回过头来谈法国党。我们的职责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依据该国的历史情况和革命运动成熟的程度等等来对待每一个党。我们不能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法国党、美国党、意大利党、拉脱维亚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国际性就在于，我们依照具体的条件看待每一个党，并由此确定我们对它的态度。我们同法国党有特殊的关系，显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能这样行动和说话：因为法国党是落后的党，所以对待意大利党的态度也应当是不让它发展。这不是国际主义。

塞拉蒂开展了一个反对我们个人的卑劣运动；例如他在12月24日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一字不差地引证）：“如果认为继续争论阿姆斯特丹问题仍然合适，那我们就要问问季诺维也夫：为什么原来如此激烈地反对机会主义的俄国政府，倒付给了——这是全欧洲都知道的——支持英国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每日公报》（Daily Herald）多达72,000英磅的津贴？并且为什么共产国际主张共产党人加入属于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的工党？”

同志们，仅仅这一段引文就足以使每一个有真正革命精神的同志明了，在共产国际集会会场前面的是怎样一个人了。

塞拉蒂宣称，契切林及其政府付给了《每日公报》72,000英磅，这是建立在劳合-乔治最先提出，并成为加米涅夫同志被驱逐出英国的理由的那些主张之上的。塞拉蒂简直是在告密。俄国政府不得不同形形色色的人物进行谈判，这一切我们是很了解的。为什么政府要同这些人谈判？这一点共产国际也很了解。这是因为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还很弱。然而，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府还不得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谈判，这件事同不应该把屠拉梯和其他改良主义者清除出党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我已经说过，塞拉蒂特别恨法国人。他在1921年1月《前进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其他一些想法》的文章，他写道：

“在法国，昨天还拥护‘祖国’和‘神圣同盟’的大多数社会党议员，全部转到共产国际一边来了。”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又说，转到共产党一边的有55名议员。这个说法完全不对。社会党党团共有67个议员，其中12或13名转到了共产党一边，而55名仍留在龙格，即塞拉蒂的朋友那里。塞拉蒂欺骗意大利工人，他利用自己在《前进报》的地位发表假消息。他说：有55名议员转向我们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很不好。但这是塞拉蒂的厚颜无耻的

谎言。关于德国党他也照此办理。塞拉蒂说：“德国独立党分裂的民族原因大于国际理论和实践的原因。”正象他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这样，党的一半成员分裂出来并转到了共产主义一边，是出于民族原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纯粹的沙文主义。他想暗示意大利工人，德国同志们加入共产国际不是出于无产阶级的动机，而是出于民族动机。这是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诽谤。塞拉蒂用这种手法来反对执行委员会，反对我们国际最大的支部。我们就以他1921年1月1日写的文章为例，请允许我给你们读一段：

“至于我们所不知道的消息提供者，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值得引起某些重视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莫斯科往每一个国家派代表，这些代表是从俄国同志中和执行委员会内为俄国同志所熟知的人中选出的。这些代表是不是具有为完成此类使命所必需的全部品质和能否妥当地完成任务，——这完全是执行委员会的事。执行委员会就从这些‘灰色的红衣主教’那里获得消息，而这些消息是或者可能是‘消息提供者’从事活动的国家党的领袖所不知道的。对于这样的消息是没有任何政治监督的。”

同志们！我已经指出过，塞拉蒂是列维的前辈。塞拉蒂发明了“灰色的红衣主教”这个外号，而列维则发明了“土耳其斯坦人”（塔什干人）这个用语。

同志们！我还可以提出许多引文，但是，第一，关于意大利问题的书你们手头都有；第二，我所引用的已足够了。我只想同你们谈一谈我们的同志们退出后里窝那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彭梯沃利奥决议。这个决议写道：“意大利社会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对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追认作为党加入第三国际并完全接受它的斗争方法的基础的各项决定。代表大会抗议执行委员会代表所作的因有分歧而把党开除的声明，这是在评价地方性和偶然性问题上的分歧，它能够而且应当通过友好的解释和兄弟般的协议得到解决。代表大会表示同第三国际完全一致，把争端交下一次代表

大会讨论，并承担接受大会的决定和服从大会的义务。”

同志们！形式上事情是这样的：在共产党人退出之后塞拉蒂的党通过了这个决定。它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申诉并事先声明服从代表大会。这个决定被一致通过。以后的情况怎样呢？几个月已经过去了，可是塞拉蒂没有表现出服从大会的任何愿望。他施用各种诡计使得党在这里没有一个代表。同志们，请你们中间的法国的或其他国家的议会议员们帮我找一个恰当的议会用语来说明这种举动吧！在共产党人退出之后他们决定服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当这个大会召开时，又没有这个党的代表。对每一个能思考的人来说很清楚，他们并不想服从。在决议通过以后，塞拉蒂声明说：“（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声明很可能是在里窝那写成的，但是第三国际从来没有放弃这些声明。列维在这里对我说，在德国对他也相当不客气。第三国际接受具有民族情绪和支持卡普-吕特维茨冒险行为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为同情党就足以说明这个情况。”

这就是刊载在《前进报》上的东西。所有这一切刚好是代表大会召开的那一天发生的。你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所有这一切。从形式上看，问题就是这样。但是同志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从里窝那代表大会以来，党是继续倒退的。请看几个事例：5月11日在《前进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国际团结》的文章。这篇文章充满了振奋精神和国际主义情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一个什么组织给工会寄来了5万里拉。这确实是一件可能具有国际意义的事实。但是，寄这笔款子的是个什么组织呢？是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这引出了一篇热情的文章，其中写道：“用下列言词向我们表示团结和同情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联盟，在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要求方面和我们的意见不完全一致。它的许多领袖同我们的政治理想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如果现在是同某些人进行论战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对好多人提出指责，他们在大战时期就已经

对那些目前在我们和其他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最顽固的拥护者表示团结一致。但是，我们将不低估这个深深打动了我们心弦的国际贺词的意义。

“不管领导阿姆斯特丹书记处的这些人叫什么，毫无疑问，向团结在它的旗帜下的千百万国际无产阶级，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利益联系着，我们也一样同它联系着。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任何发源于内心的和真诚国际团结的话语都会加速全世界工人的无产阶级团结。”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尽管胜利了的俄国工人阶级援助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完全应该的事情，一切庸人，一切修正主义者，所有的中派分子总是叫嚷莫斯科的金钱。这讲的是俄国的金钱，如果是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寄给他们5万里拉，而该工会国际通过它的劳动局主席汤姆先生同国际联盟联系着，那接受这些钱既不感到害臊，把这件事写出来也不觉得可耻。塞拉蒂也没有觉察到他沾污了自己的双手。他接过这些叛徒的钱，而这些象烧红了的煤块一样的钱也没有烫痛他的手。他写了国际团结的文章。你们看到，死人跑得快。一个对共产国际来说死了的人，很快就达到了他的终点。

我手边有一本叫作《意大利社会党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评论》的小册子。这是资产阶级作家的著作。这本小册子比起列维的小册子传播得还快。全书都是用塞拉蒂带到这里来的而且是我们热情接待过的那些人的著作和讲话的引文编成的。而这些先生们竭力描绘实际存在的和根本不存在的一切，以便证明在工人阶级掌权的地方情况多么糟糕。

同志们！我还想同你们谈谈最近时期的某些事实，顺便谈谈选举运动。在保尔·列维出版的，有几位德国统一共产党党员参加的《苏维埃》杂志里，我读了库尔特·盖尔同志论意大利选举的文章。

他断言，这些选举似乎表明了以下情况：塞拉蒂的党获得了140万张选票，共产党才得到近40万张选票；由此可见，群众是拥护塞拉蒂的，证明共产国际遭到明显的失败。他宣称，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挫败不仅是共产主义被击溃，而且也是季诺维也夫的失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被击溃。

当一个年轻的党获得40万张选票时说它是失败了。但是，如果说谢德曼在他和他那一帮杀害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后获得了几百万张选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的失败，那么怎么能说执行委员会在意大利失败了呢。

总之，工人们和许多小资产者继续投这些人的票。然而这个失败究竟在哪里呢？我这里有一篇4月12日《人民报》上的契查列·亚历山德里的文章。这是一位意大利议员，按观点说很接近塞拉蒂。他写了选举的情况，我只引这篇文章中的数字：

“新的社会党党团共123名议员，其中为了抗议而选出的3名代表被囚禁在牢房，他们属于社会党。这样就剩下了120名议员。其中48名属于右派，42名是左派，30名属中派。”

所以，塞拉蒂的朋友契查列·亚历山德里说，新的党团由120名议员组成，其中48名右派，42名左派和30名中派。同志们，你们应当仔细地想想，契查列·亚历山德里所说的“右派”，对意大利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不过是谢德曼-诺斯克一号的人物。这里说的左派，应该是拉查理、马菲和那些不知是来这里还是不来的一些人。拉查理在大战时期曾是一个象伯恩施坦那样的明显的和平主义者，这就是组成左派的人，杜果尼先生则站在右翼。昨天我读到一份报纸，其中刊载了有关在曼都耶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的消息，杜果尼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并提出了以下决议：“代表大会讨论了由于最近的一些事件所造成的工会和合作社运动方面的状况，反对不论是谁在什么地方采用的任何形式的暴力

……”（笑声）

总之，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塞拉蒂的朋友提出一个反对来自任何一方的任何暴力的决议。完全中立的立场：无论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暴力还是来自无产阶级方面的暴力都是灾祸。他就是这样的观点。

我还想给你们引证一段话。在选举运动期间屠拉梯个人写了一份告化学工人书，这份呼吁书转载在法国报纸《工人生活报》上。在这个文件里屠拉梯写道：“兄弟们！不要绝望，不要失去信心，不要陷入惊惶失措！我向你们保证，暴力不会给暴徒带来任何好处，一旦狂风呼啸停息，你们就会又强过你们的敌人。不要受他们的挑拨，不要给他们任何微小的借口。对侮辱不报复，要善良、要宽容、要虔诚。一千年来你们都是这样的。现在你们也要这样。要宽容。要怜悯、宽恕欺负者。你们越少搞报复，你们的所得就越多。那些用可耻的恐怖工具反对你们的人将对自己亲手所干的事业胆颤心惊。今天战争还在继续，它还是在继续可耻的事业，尽管它已在垂死挣扎。你们是意大利的农民，你们是和平与劳动，因此你们有敌人。但是你们必然胜利。你们就是未来。”

弗罗萨尔同志引了这个呼吁书里的一段话，写了一句简单的评语：“很明显，这是些纯粹的改良主义者。”

确实，这是对引话所能作出的最简单的评语。请看，是用什么样的选举宣言取得胜利的，在1921年塞拉蒂的党是沿着什么道路发展的。同志们，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容易作出一致的决定。塞拉蒂的党开始逐渐四分五裂。巴拉托诺要求至少把那些违反党的纪律比较严重的人开除出党。塞拉蒂立即反对。巴拉托诺试图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塞拉蒂也对他加以禁止。尽管如此，巴拉托诺在选举以后仍然发表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如果你塞拉蒂和你的朋友们确信党必须向右转，那

你应该找机会召开代表大会，建议党改变自己的政策。”当然，塞拉蒂和往常一样，只是用笑话和谣言来回答。他认为巴拉托诺有什么嫌疑并明确宣布：“不错，选举的结果向我们证明，我们应该把党的方向盘向右转。这不是我们的发明，也不是屠拉梯的杜撰，而是历史的必然。现在列宁本人也持向右转的方针。”这个论据你们可以在名声可疑的列维的《苏维埃》杂志里找到，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写到：“布尔什维克们现在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向农民和工人们作让步。因为他们要保持同群众的联系。”“但是，要知道，在德国我向列维提出的也是这些东西……。在俄国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工人和农民组成了居民的大多数，在这样的国家里，为了维护专政，党作了让步，党应该向群众作让步。但是在德国常常忽视这么一件‘小事’，即这里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工人阶级专政，所以在这方面的让步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塞拉蒂不是小孩，他应当理解这一点并理解得很好。”

同志们！意大利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不能建筑空中楼阁。要使工人们真正站到我们方面来，还需要许多时间。我们应该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塞拉蒂是不足道的，工人才是一切。我们应以本届代表大会的名义向这些工人们发出热情的号召。我们应当耐心地把他们拉到自己这边来。我们越快地向全世界揭露塞拉蒂，我们就能越快地完成这一点。（热烈赞同）

我认为意大利的例子对国际的整个形势，对总的政治局势都具有基本的意义。我已经说过，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在意大利开始了伟大的五金工人夺取工厂的运动。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在许多地方工人们坚持了两个星期。他们着手组织红军。这时出现了劳动同盟，它从背后袭击工人并出卖了这个运动。后来塞拉蒂出现了，他在给列宁的复信里说，这个运动根本不是革命运动，而不过是工会运动。“不能把夺取工厂看作是我们有了革命性质的运动的证明。这毋宁说是一个广泛深刻的工会

运动，如果不算小的冲突，这个运动完全是和平地进行的。”这些话是刻在塞拉蒂额头上的犹太印记。谁都清楚，这个运动不是和平的工会运动，而是真正革命斗争的开始。

在塞拉蒂领导下，党尽力把这个斗争变小并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控制。资产阶级善于利用这些。这样的例子我们不应该忘记。不能轻易发动进攻，但同时也不能放过可以转入进攻的机会，由于错过机会意大利的运动倒退了许多年。现在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痛苦和牺牲要比过去遭受的严重得多，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们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是这些领袖们在运动期间起了阻碍作用。这对意大利党，对我们处理内部关系都是个教训，这个教训使人们想起了一个谚语：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不是所有自认为是金子的人都是真正共产主义的金子。

同志们！今后我们不应盲目地信任，象塞拉蒂那样的背叛行径我们看得太多了。在我们对一个党表示信任之前应该考验它10次。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会反对这样做的。从上述例子我们看得很清楚，主要的敌人不在别的地方，而是在右边。（赞同）在意大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例子：我们试图把我们的左派朋友引上正确的道路。我已经说过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博尔迪加，他解散了自己的派别，断绝了同老党的一切个人的和党派的关系。这是一个革命的士兵。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友好地对待左派，当然，要在一定的限度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超越了这个限度。真正的敌人是在右边：它窥伺着我们的每一个弱点，利用这些弱点，随时准备钻进任何一个漏洞，以便从内部削弱我们。不久前塞拉蒂先生说：“我们现在是站在 devant l'église——教堂的门口。好吧，我们是基督教徒：我们等着教堂开门，门一开我们就进去。”这说得很好听。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站在我们共产主义的大门口。他把头埋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粪堆里。（热烈赞

同)我们在意大利问题上采取了极其果断的行动。不言而喻,我们完全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平静地等待第三次代表大会来决定,我们的下列做法对不对:我们把这些先生们关在门外并对他们说:“这里是共产主义,那边是改良主义;谁不跟我们走,谁就是反对我们,他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暴风雨般地赞同声)

现在我谈谈德国党的问题。不言而喻,我只能涉及确实受到我们政策影响的那些最重要的支部。哈雷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第二次代表大会为这个胜利奠定了基础。我觉得,我们在哈雷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了,共产国际需要的不是宗派,而是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在德国我们要努力创建的是群众性的政党。我认为,这个尝试总起来说我们是达到了。在哈雷代表大会上有两个特别迫切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保留斯巴达克联盟,把它作为以防万一的措施,作为一种保证和补充组织?我代表执行委员会反对保留这个联盟。我认为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在俄国在处理同这类组织关系方面我们积累了许多经验。我们认为,这样的组织有其本身的逻辑,既然有使党分裂的危险,那最好还是不联合,如果已经联合起来,那就要真诚地搞好这个联合,放弃单独的组织。我必须说,斯巴达克联盟的一些领导同志实际上也持这样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涉及党的发展速度。当时德国是这样的气氛,甚至象累德堡这样的人也谈论“凶手的中央局”。为了不让党有可能组织起来,资产阶级同社会民主党人、右翼独立党人一起竭力挑动党尽快投入大的战斗。当时我代表执行委员会劝告领导同志们,不要太急于进行决战。当然我们不是死板、教条的人,我们知道这不只是取决于我们,还取决于总的形势和敌人的态度。但是我们认为,必须给党以尽可能多的时间以使它得到彻底巩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内部没有分歧。很清楚,总计约10万和40万党

员的两个党的联合，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磨擦、中派和半中派的旧病复发等等是不可避免的。综观德国过去的全部运动，我们认识到，威胁这个党的危险主要不是来自左边，而是来自右边。

（赞同）我们看到还在统一以前，斯巴达克联盟就放过了象卡普冒险行为那样的时机，这证明了党在这个历史运动时期是不够积极的。对独立社会党来说也是这样，只是在程度上更严重。回顾这个党的历史，我们看到，病症正是在这方面。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对德国同志们说过：“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那里发生的运动，每一次都遭到失败，你们不加思索地谈论什么那是‘暴乱’和冒险行为。请不要再乱用这些词了。我们还对他们说，不应匆忙行事，缺乏事先的战斗准备，就不要投入战斗。但是，回顾德国工人阶级走过的道路，我们不能说到处都是冒险行为和冒险家。再没有什么比把任何没有取得直接胜利的运动称作‘暴乱’更容易的事了。我们俄国在取得胜利以前，同样遭受了多次的失败。如果把这些失败都说成是暴乱，那我们永远也得不到胜利。”（赞同）

从一开始我们就担心在这个党里产生中派倾向。很遗憾，而我们应该说，我们的担心很快就被证实了。在谈意大利问题时我就指出，它具有国际性质，同德国问题有联系。执行委员会针对以尊敬的克拉拉·蔡特金为首的德国领导同志通过了决议和惩戒措施。我们是带着沉重的心情这样做的。我们反复考虑过，我们要不要这样做。我们认识到，只有在紧急的情况下才应作出这样的决议……。冲突是在意大利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关于意大利的情况刚才我已向你们作了详细的报告。

情况怎样呢？列维是受本党的委托到里窝那去的。他同塞拉蒂一起在意大利进行了反对共产国际的秘密活动。里窝那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随后，5名或者6名中央委员退出中央委员会，因为他们不同意执行委员会在意大利问题上的

意见，他们指责执行委员会犯了错误，想人为地制造分裂和组织宗派等等。塞拉蒂到了柏林，并且还到了斯图加特。他在《前进报》上发表了用粗黑体字印的一封信说，德国党站在他一边，年轻的意大利兄弟党受到德国同志的背后打击。我对德国同志们说：“请你们设想一下，如果在哈雷代表大会分裂以后，有某一个俄国同志，譬如说列宁或托洛茨基，由于不同意执行委员会在哈雷的活动而发表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你们还说什么呢？意大利党受到的正是这样的背后打击，至少大家是这样理解的。（喊声：“完全正确！”）

我们说过，“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塞拉蒂陷入了改良主义”。现在我要引用他文章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引文，证明他怎样卑劣地攻击法国和德国党，在九月运动期间怎样背叛了党的。所以很清楚，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而这里还要从后面攻击我们，退出中央委员会。

拉狄克问：在不同意这一点或那一点的情况下，能不能这样轻易地放弃自己在老的社会民主党的委任状？就算我们在意大利问题上错了，——而我们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应该谨慎行事。事先没有向执行委员会说过一句话；使它面对着既成事实。所以我们还考虑过，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并且不仅仅是意大利问题。我们都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但是我们知道，在德国也不只是为意大利问题而神经紧张，在涉及自己的党和本国的运动时更容易出现这种神经紧张状态，这是感觉得到的联系。

如果发现塞拉蒂做得特别狡猾，受害的同志是相当老练的政治家，所有这一切只是一场误会，那就太好了。但是，同志们，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这就是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的缘故，为了使共产国际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请求代表大会公开告诉我们，我们错

了没有。而如果犯错误的是同志们，那就让共产国际承认这一点并使我们终于有可能感到自己是真正国际的党。

关于三月事件将有专题报告。关于这件事我只说几句话。当我们听到此事的消息时，当时在场的有布拉斯、盖尔和克南等同志。在得到最初的消息时，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山岩终于移动了，德国终于发生了什么事，空气为之一新。

我们写第一份宣言的时候，已经是在失败以后，布拉斯和盖尔同志所想的同我们大家一样。（拉狄克从座位上喊：“请听听，听听！”）

我们直接向库尔特·盖尔口授了自己的宣言。（喊声：“请听！请听！”）他只起了速记员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提出一处修改意见。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他们也和任何一个革命家所必然有的那样感觉：我们作了斗争，斗争是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在斗争中遭到了失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从后方攻击工人们。当时他们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因此——我正式声明并且相信，这两位同志能够证实这一点——才出现了这一宣言，我们在这个文告里捍卫了这一发动。（场内活跃）你们读过我们的论策略提纲，你们看到，我们没有发表过正式奉承的讲话，而只是清楚明确地说了所犯的错误。这次代表大会不是为了相互吹捧而召开的。

关于革命进攻的理论已经说得很多了。老天保佑我们别再重复这些荒谬言论。我们完全同意布兰德勒同志在他的小册子说的：“那不是进攻，只不过是防御斗争。”敌人突然向我们进攻了。我们不应该叫喊进攻。犯了许多错误，暴露了不少组织上的弱点。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没有掩饰这些错误，他们竭力改正错误。

问题在于我们是把这次斗争看作前进了一步，看作德国工人阶级苦难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还是看作“暴乱”？执行委员会认

为，三月发动不是“暴乱”。把有50万工人参加斗争的事件说成“暴乱”是可笑的。这不是冒险行为，而是当时环境迫使德国工人阶级不得不进行的一场斗争。我们应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没有掩盖什么，没有实行秘密政策，没有搞秘密外交，但我们认为，整个说来德国党不必为这一斗争感到害臊，而是恰恰相反。（热烈鼓掌）同时我们也要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说，存在着开展为时过早的运动的危险。当特拉契尼同志向执行委员会作报告的时候，我有点感觉到，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意见是：现在我们已经退出泥潭派的党，现在应当不顾一切地干起来了。不行！不认真研究形势就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在现时，一切准备工作必须是20倍地谨慎，在投入战斗之前要权衡20次才行。在这方面托洛斯基同志对法国问题的批评是对的。我们应该随时看到这种危险，甚至稍微夸大这种危险也并不怎么可怕。

现在我谈谈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你们知道，这个问题也具有国际意义。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向这个党作了许多让步，并给了它在这里的国际讲台上说话的机会。但是，这个党的代表们宁愿及时躲藏起来。奥托·吕勒先生就是这样做的。正如大家知道的，此人已倒退得相当远了，尽管他认为自己属于极左翼，实际上他却处在反革命阵营里了。在哈雷代表大会上和大会以后，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和德国统一党的同志们谈过多次。他们几乎全体认为，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加入共产国际，甚至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都是不应该的。执行委员会持另一种意见。还在柏林时我代表执行委员会对这些同志说了这个意见。不用说反对党在涉及德国的重要问题上的决议是不愉快的。但是，同志们，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道义政治上看，执行委员会在出现类似状况的地方有这个权利。根据以下理由，我们认为应当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我们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要

停止教育这个党的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并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我们认为，我们德国党的过去，它本身的消极性，甚至例如它在卡普暴乱的日子所犯的一些大错误，可能给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创造了有利的基础。我们认为，借助于国际影响，我们能够顺利地医治好它的根深蒂固的病症。我们那时认为，尽管它人数不多，是一个不大的组织，几乎是一个小宗派，我们仍然要努力使这些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国际的队伍。我们对自己说：在大战和战后时期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经历了多么可怕的危机，如果不同的党和团体得了各种各样的病，这并不奇怪，但是对待这些革命分子必须有耐性。在这个问题上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几乎是一致的决定，我们决定接纳这个党。经过一场原则性的争论——在争论中哥尔特同志代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观点，而托洛茨基同志全面地阐述了执行委员会的基本路线——执行委员会决定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享有发言权。

我代表执行委员会在结束语中讲了下面这些话：

“从逻辑上说，这种状况只有两条出路。在一个国家里长期存在着属于一个组织的两个党是不可能的。或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发展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从而加入德国共产党，成为统一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或者它甚至不能作为同情党留在我们这里。”目前问题正处在这种状况，而我认为，代表大会不能不作出抉择。很遗憾，我们应该指出，相比起来，领袖们在这个党中的作用比在其他党中要大得多。（喊声：“对！”）既然说到领导层，我们应该承认，在这一年的过程中出现了倒退运动。我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手头有一本小册子：《列维博士的道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道路》。这本小册子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的，没有标明书的作者，但从一切判断，这是出自哥尔特的手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把哥尔特所写的全都刊印了，确实是给他帮了倒忙。如果把最近写的许多东西仍放在桌子的抽

屈里，不损害他确实曾经是一个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声誉，那确实要好得多！请同志们听听，这个同情党是怎样对待国际的。这本小册子的第三章的标题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前提是什么，怎样夺取政权？》哥尔特用三页多篇幅向我们全面地讲述了这个问题。他在夺取国家政权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这是他在荷兰得到的。（笑声）哥尔特说：“在18—42页上列维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这是革命的主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最清楚地表现了作者的愚蠢，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愚蠢，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的愚蠢，第三国际的愚蠢。”有人对我解释说，愚蠢这个词在荷兰语和德语中不是一个意思。哥尔特接着说：“因为执行委员会对国际革命犯了罪。”哥尔特的逻辑是这样的：俄国的农民是革命阶级，在世界其他各地农民是反革命阶级；在西欧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是革命阶级；但是在西欧这个唯一革命的阶级其实也是反革命的。这就是哥尔特的前提。按照他的意见，世界上只有一个革命阶级——工人阶级，但连它也是反革命的。所以……不必去同这些群众和这些头脑不清的工会拖延、磨蹭，最好是今天就去完成革命，而不要拖到明天。这就是他的逻辑。所有这一些都掺杂着对共产国际、苏维埃政权和国际的最重要政党的无根据的攻击。哥尔特同志接着声明说：“我们现在看清了这个列维，而和他在一起的有德国统一共产党、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各国党，只有一个例外……”可是这个例外是什么，始终是一个谜。我不知道，这也许是“荷兰派”，或者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我不认为哥尔特会这样容易地同荷兰党分手。我不这么认为。请看例如由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的小册子《无产者》，书上标有简单题词：“荷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汇集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小册子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哥尔特写的《党与阶级》，第二篇是潘涅库克写的《马克思主义与唯心主义》（社会革命的迫切问题）和第三篇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

写的《法国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政党的产生》。关于罗兰-霍尔斯特我真可以说：“我看到你在这样一伙人中间，我真觉得可惜。”她本来可以用自己的卓越才能为共产国际做更多有益的工作。

同志们！我不是说着玩的，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著作而言，它正逐步暴露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敌人。哥尔特在一个地方说：“列维的精神就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精神，执行委员会的精神，第三国际的精神，因为——他们在哈雷、图尔和里窝那正是这样行事的？”请看，我们在哈雷做得不好，在图尔我们态度不好，把法国中派分子开除了，在里窝那我们做得不对，允许太多的群众加入了！按哥尔特的意见，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么多群众。他是这么说的：“你们要的只是数量而不是质量。”所以整个国际不具有任何质的意义：质量全在哥尔特那里。看，他学西塞罗的样子喊道：“到什么时候才会用领袖的政治去代替群众的政治？难道俄国、巴伐利亚和德国（甚至一个俄国）不是足够的例子吗？”同志们，这是什么？要知道，这似乎有点迪特曼的气味。这是什么东西？俄国是否应当成为领袖政治的典范？如果这样，那就让他们清楚明确地说明，这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些领袖在那儿，这种政策在那儿，工人阶级在什么地方给自身带来无谓的牺牲？这些人谴责的是什么样的领袖政治？让他们明确地说出来。哥尔特接着说：“我们对工会的臆想的斗争还要支持多久，同这些臆想的因素周旋多久，破坏生产组织的斗争还要进行多久？对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策略的破坏活动还想搞多久？”

总之，工会——真正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只是因为它们不追随我们的政策，就成为臆想的因素？诺斯克、谢德曼、托马斯、艾伯特、戈尔琴格他们全是臆想的因素。只有哥尔特一人是真实的因素。

但是，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是的，工会是最反动的，可是如果我们不去争取它们，得不到这个强大的工具，那么无产

阶级革命就会变得很成问题的了。谁想使工人阶级相信工会是臆想的因素，那他至多也只是一个轻率的空谈家，而不是力求推翻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哥尔特继续说：“说德国统一共产党由于本身还不巩固，因而这一次未能胜任其职，这种说法是不值一驳的。”接着用黑体字印着：“既然它将是群众性的政党，它就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力量。”

这样，一方面，党一般不应是群众性的党，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工人党不是群众性的党，但是要求实行群众的政治。让能够理解的人去理解吧！同志们，我想这本“荷兰学派”的小册子的引文对我们来说已够了，但我应该说，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哥尔特开始使用塞拉蒂的那套方法了。我这里有一份五一节那一期的《共产主义工人报》，即节日专刊，在这份报上本应提出国际团结并强调所有使我们联合起来的東西。你们在这份报上读到：

“莫斯科应当懂得三月战斗的教训。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莫斯科在最后一分钟不在下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修改21条的议程，那我们将被迫由此作出唯一可能的结论。”

对此我只能回答说：“请吧！我们不反对！”（笑声）

哥尔特接着说：“那样我们就有权得出结论，使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潭的主要过错在于对西方革命的任务完全理解和过于关心执行委员会所体现的俄国苏维埃政权的特殊利益。”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重复我在哈雷代表大会上说过的话。那时我们向右翼独立社会党党员声明：“先生们，今天你们拥护苏维埃俄国，而明天你们又会倒向苏维埃俄国的敌人阵营。”他们回答说：“永远不会。”但是现在他们已是俄国毫无疑问的敌人。今天我要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们重复这句话：“你们以这种半孩子气的半犯罪性的政策变成了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敌人。”

（拉狄克从座位上喊道：“哥尔特已在保卫着喀琅施塔得！”）

在这篇文章里还写着：“如果我们想实现西欧革命的前提的

话，那么使第三国际在政治上摆脱俄国的国家政策的体系乃是我力求达到的目标。”

这句话有点外交腔调，但毕竟是清楚的。我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声明过，今天我代表我们党再重复一下：“当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取得胜利（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把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转到柏林去，那我们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各国工人把这个荣誉给了我们，当然，我们确实感到骄傲。我们曾经，以后还要努力具体研究每一个国家的国际革命问题，研究所有国家的革命条件，向他们学习他们比我们了解得好的东西。但是从这篇五一节的文章里清楚地看出，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是跟着塞拉蒂的脚印走的，而这条路把他们引向迪特曼的怀抱。

我得到了一份1921年6月5日共产主义工人党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决议的电报稿。决议写道：“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声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否作为同情党或者享有充分权利的党属于第三国际仍然取决于党的纲领不可侵犯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倒是不坏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应该是“不可侵犯的”。为什么不说法国的、意大利的、捷克斯洛伐克党的纲领呢？哥尔特精神中的这种儿戏是什么玩意呢？如果国际的这个或那个党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那国际就不可能存在。

中央委员会接着说：“在同德国统一共产党的联合问题上我们拒绝任何最后通牒的方式。我们的代表团受权声明，在一定条件下党立即退出第三国际。”同志们，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如果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确实认为必需退出第三国际，——不过我希望他们事先想一想——如果共产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决议对他们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只有“荷兰学派”的意见对他们

必要的，那就让他们退出吧，我想，我们的整个代表大会不必为作了这种试验而感到惋惜。我们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每一个革命工人表明，我们愿意真诚地友爱地同他们一起工作。我们给他们考虑的时间，并向他们作各种各样的让步。如果他们现在离开我们，那他们是在我们在德国已有了一个群众性的在斗争中经受过考验的党的时候做这件事的。可能这个党犯了许多错误（我们也犯过错误），但是现在在德国我们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在战火中经过考验的革命党，这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党，它在工人阶级眼中享有另一种精神权威。如果我们遭到了不幸的事情，如果哥尔特和他的亲密朋友抛弃了我们，那我们一定要努力经受住这场灾难，因为我们相信，还在支持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绝大多数工人很快就会认识它的错误，也不认为这些错误是“不可侵犯的”。他们将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可侵犯的”，共产国际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应该是法律。

这就是我要对德国共产党说的话。

在结束德国问题之前关于“列维事件”还要说两句话。我们收到保尔·列维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要求重新审查他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一事。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团已向代表大会提出决议案。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执行委员会同意开除列维。既然列维的小册子考察的是策略问题，那么在讨论策略时这些问题将得到解决。至于其他问题——关于土耳其斯坦人的谈论和所有编造的谣言和卑劣行为——，那么我认为，而且你们也会同意我的意见，如果我在这里还继续谈论它，我们就把这本小册子抬得太高了。（鼓掌）所以，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了。

现在我来谈谈其他各国党，首先是法国党。我们在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过关于法国党的详细报告。我们对待法国党同对待其他党不同，要谨慎得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的形势。我们应当看到，在这个党内不仅还有象龙格分子那样的人，而且

还有列诺得尔先生，所以我们必须给它以准备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个党的弱点。同志们，请允许我把1921年6月12日我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速记记录列入我的报告，为了节省时间，在读完记录以后就直接转到其他各国党的问题。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921年6月12日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速记记录

我想向执行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详细地说明一下我们同法国党的关系。

你们都知道，上届执行委员会曾决定接受这个党并在一系列宣言中多次宣布了这一事实。如你们所知道的，塞拉蒂指责过执行委员会和我，照他的看法我们向法国党作了过多的让步。关于意大利社会党的立场我们已经收集了许多文件和决议。在这些文献里可以找到原因。说明我作为执行委员会代表，为什么对待法国党的态度同对待意大利党的态度不一样，为什么我同法国党缔结了可以说是特殊的协议。关于这个问题塞拉蒂写了几篇文章，他在文章里要求我们对待意大利的态度要和对待法国党一样。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对法国同志持什么样的立场和出于什么样的特殊考虑。

在同法国党的关系上我们确实有意谨慎一些，并且对它的迁就要大大超过对业已加入我们组织的意大利党；我们想这样做还由于以下的简单原因，按我们的看法，法国党的状况和意大利不一样。当加香和弗罗萨尔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在法国就有了一个还没有经历过第一次分裂的党。那时法国的谢德曼分子，托马和列诺得尔还是党员。我们应该考虑到，在法国党内共产主义小组还很弱。这个小组的领袖无一幸免都被关在监狱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主张对法国党需要采用比意大利党更温和的方法，意

大利党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已承担了义务，可惜它没有履行这些义务。同勒努的协议有一项内容是：如果查明龙格接受二大的条件，那么我们准备提请共产国际下次代表大会把龙格作为一个例外。勒努以洛里欧的名义向我们提出这一要求，而我们也这样做了，从来不感到后悔。当龙格在哈雷大会发表了有名的讲话后，就已完全清楚，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我们的21个条件的。但是法国同志坚持这一点，愿意向法国工人证明，我们准备把龙格作为例外。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对的，塞拉蒂断定他可以同这些右派留在一个党内，这是完全错误的。龙格没有接受这些条件，所以党就同他决裂了。弗罗萨尔在龙格已经声明不接受条件的最后关头，还请求他不要离开党。参加过图尔代表大会的同志们记得，在大会的最后时刻执行委员会给代表大会发了电报，强烈反对龙格，称他是改良主义者，即资本主义代理人，并要求开除他。弗罗萨尔为执行委员会发来这一电报向龙格道歉。他说：“俄国人说话尖锐的习惯，但是不必痛苦地接受这一点。”电报确实写得很尖锐，但龙格的离去并不是由于这一点。我不知道，这份电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我们的电报是起了一些作用的。弗罗萨尔在这时候试图劝龙格留在党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在图尔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之后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今后对法国党持什么样的立场。我们很清楚，它还不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党。党内还有一些坚持中派主义和半中派主义立场的分子，他们在党内、报刊上和议会里追随旧的传统。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对待这个党的态度应不同于对待意大利党，因为意大利党加入共产国际已经两年了，我们同法国党共产主义小组的同志们达成了默契，给他们几个月的时间去重新配置力量和进行组织工作，一般不催促他们。洛里欧昨天引了一篇文章，似乎我在这篇文章里说过，法国党的活动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我承认这一点。这指的

是执行委员会就法国党最近的组织问题代表大会而发的电报。执行委员会在这个电报里说，我们向法国党表示祝贺，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我们将同党的代表讨论必须改变党的政策问题。

对于党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看法并谈谈它的组织问题。在这里所进行的辩论中我们昨天这样做了，今天还在做。我认为，执行委员会的做法是正确的，在半年里我们对法国党采取了极其慎重与耐心的方针。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应该说我们必需说的话。我认为所谓“‘左派’幼稚病”对于法国党现在恰恰并不那么可怕。如果我们看一看法国党的整个状况，看看它现在是什么样的，那么每一个人都会承认，对党来说我们应该防止的主要不是“左”的危险，而是机会主义分子所带来的危险。（鼓掌）法国的青年运动还很弱。如果它犯错误，必须向它指明这一点。不言而喻，如果党是机会主义的，那么作为先锋的青年就不应当这样。青年的立场对改善党的状况是很有用的。我认为，某些议员带到法国党里来的老传统，是很危险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同它作斗争。昨天和今天这里有人说过《人道报》不是完全共产主义的报纸。今天贝拉·库恩同志已受到痛斥，而我也决不想再使他败兴。可是他断言《人道报》比《自由报》坏的看法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自由报》纯粹是反革命的报纸，而《人道报》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是不完整的共产主义的报纸。《人道报》是前进的，而《自由报》是倒退的。佛罗萨尔是向前走的，尽管是缓慢地、摇摆地前进，有时还会旧病复发，但他总还是向前的。《人道报》真诚拥护俄国，而《自由报》充当工贼，进行隐蔽下流的反对唯一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宣传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坚决主张使《人道报》变成明显革命的报纸和朝革命发展的报纸的原因。托洛茨基同志在昨天的发言里举出了许多鲜明的例子。有大量的问题《人道报》完全没有注意到。总的说来，法国同志们无论在正式的报告里，还是在私下的谈话里自己都承认这一点。今

天洛里欧又直率地说：“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报纸和我们的党团是机会主义的。我们知道好多事我们做得不能令人满意。”执行委员会认为是到了该过问的时候了，应当直接了当地公开地说明，我们希望法国党成为什么样的。

列宁同志认为法国工会坚持正确的道路并在这个领域还可以前进一步，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当列宁同志补充说，这是法国党工作的结果时，应当指出，列宁同志对这个问题观察得不够。法国同志们未能使人对此深信不疑。洛里欧本人说过，党在工会里工作得不好，党在那里实行的是不明确的政策。如果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工团主义分子获得了多数，他们如不知道在会上干些什么，而党也同样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以断定，工会出现了前进运动，尽管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有摇摆和不明确。党在那里还没有明确的路线，由于同样的原因工团主义者也没有这样的路线。正因为如此才出现这种局面：工团主义者力图建立自己的政党。

关于施瓦伯同志的发言，我想说几句话。他说法国的例子向我们表明，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是不恰当的。相反地法国的例子恰恰最好地证明，我们提出在工会里建立支部的主张是多么正确！如果我们按照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志的意见行事，那我们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会比现在离目标更远，只会向茹奥的磨盘上加水。我们的建议是共产主义的。尽管党的处境是困难的，尽管处于艰难时刻，我们还是拥有许多工会。尽管法国的情况还相当混乱，但还是有希望的，党一定能找到通往工团主义者和工会的途径。我再重复一遍，法国的例子恰恰证明，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党更多地关心工会，是多么正确。

我肯定地说，尽管存在着各种弱点，尽管有老党带来的坏习惯，但我们必须信任法国党。正是在法国，大战期间不能信任工人党，我们知道，就是工人们自己对它也是很不信任的。但是正因为有在议会和工会中有共产党人的小组，我们现在可以完全平静

地和不夸大地说，我们在法国重新唤起了对共产主义旗帜和思想的信任。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已经有一个拥有10多万党员的党。法国党里充满了一种新的精神，但我们也看到它的全部缺点和不彻底性。机会主义的倾向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挽回了法国工人们对自己的信任。在法国议会里有了一个虽然弱小但毕竟是国际的共产党。情况不是十分顺利，但却一天天地好起来。我们的法国同志们自己说，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他们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执行委员会应该在决议或者在给党的信里清楚明确地说明它想说的话。不言而喻，谈不上开除弗罗萨尔。这种建议甚至是不可能认真讨论的问题。在法国发展进程不断向前，但还存在着我们的敌人——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战胜它。我们应该向法国工人说明，问题的本质何在。也许在开始较为严重的斗争时，不仅仅是个别集团会脱离党，并且全党都会经受一场严重的危机。法国共产党人在证实这一点。但我们还是想帮助党并支持它，使它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法国党的事件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如今天列宁同志所说的，反对“左”的鲁莽行为，尤其是反对机会主义罪行的正确策略。第三次代表大会应当肯定我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制定的路线。

现在谈谈对我们有很大意义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同样很详细地讲过。我认为，这个材料也可以收入报告。在这里我只想说几句话。我们同所谓什麦拉里派进行过争论。他还有到这里来的希望，我们将在他参加下讨论这些分歧。我们从布里安等同志那里得到的消息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党确实发展成了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政党。由于我们以同志式的态度向捷克斯洛伐克同志指出了他们党的缺点，所以我希望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有一个经受过考验的共产党的时刻很快到来。可能会象兄弟的德国党那样，有一些改良主义分子钻进这

个党里来，——按照事物发展的情况，这一点是可以预料的，然而我们有根据预期，这个真正无产阶级的机体，这个从无产阶级的老树上分割出来的党，在国际的支持下能够顺利和容易地克服在这个党内偶尔出现的机会主义或中派主义分子。那里现在还没有各民族的统一的共产党，我们应当建立这样的党，应该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个统一的、团结的、组织得很好的国际的党。这就是执行委员会的希望，我想再重申一次。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921年6月13日 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讲话速记记录

委托我说明一下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由小执行局制定并将提交执行委员会。首先请允许我对什麦拉里同志的缺席表示遗憾。在布拉格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仿佛向第三国际提出了决斗的挑战，我们认为，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他本应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因此在同出席的捷克同志商量后，我们决定去电请他尽可能来莫斯科出席代表大会以捍卫自己的立场。还没有得到答复；但我们还没有失去希望，什麦拉里个人会来的。

我准备先分析一下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中起很大作用的民族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极其慎重。首先我要指出，还在几个星期以前《人权》提出了一个愚蠢的论断，似乎我和执行委员会根本不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笑声）这是不可靠的传说。本来执行委员会或者它的个别委员怎么能够不承认事实？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声明愿意在这个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斗争，我们一点也不反对，这个国家是战争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不会断言，在所有这些领土问题上历史已经作出最后的结论。当然，我们拥护民族自决权。诚然，我们认为，只有到处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之后，所有这些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我希望，如果捷

克斯洛伐克注定要成为苏维埃国家，那么在我们向君主的和民主的共和国进攻时，它的代表将同我们一起走到底。还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就明确地声明，目前这种状态的国家疆界只是临时的和极端不稳定的，很快就会被历史所改变。共产国际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就是这样，我想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们是同意我们的观点的。在这方面他们应当经常捍卫国际的观点。我们不否认资产阶级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但是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应当声明，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必须用国际主义精神和按照无产阶级政策来解决一切民族问题，这一问题现在已经很尖锐并且有变得更加尖锐的危险。（赞同声）

我们现在来谈谈群众性政党问题。我们当然应当非常感谢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们，他们使第三国际党得到了35万党员。这是他们的很大功绩。毫无疑问，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给了那里的社会民主党以严厉的打击；我重复一遍，这是很大的我们不会忘记的功绩。我们比列维之流的先生们更主张群众性的政党，群众性政党这个词他们经常挂在嘴边，关于群众性的政党和反对“宗派”的话他们比谁都说得更多，但是这些人除了自己的小宗派以外，什么也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愿意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党确实是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该以这个基础为出发点并应当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尽管如此，现存的群众性政党，既不是社会主义政党，也不是革命政党。很遗憾，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知道，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被看作是群众性政党。我们知道，英国工党是一个群众性的大党，意大利工人阶级有一个群众性的大党。但是，这够不够呢？假如在我们这里没有群众性的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话，我们可能早已实现世界革命了。（赞同声）

我们可以很好地设想一下信奉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政党。这同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关系，捷克斯洛伐克党

并没有承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一部分群众仍然接受，甚至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影响。对这一点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我们应当重视这一点。我们很早就希望在共产国际队伍里看到这种群众性政党，但是我们没有用严格的路线去束缚蒙同志、扎波托茨基同志和什麦拉里同志的手脚，并且我们赞同不必急于建立共产党，如果建成，那就应是真正的共产党。（场内活跃，赞同声）在这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不断声明说，反对什麦拉里会重蹈里窝那的复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党现在是具有中派主义的性质呢？（场内活跃，赞同声）因为什么是里窝那呢？我不想扯得太远。关于里窝那将专门谈，我只限于就这个问题说几句话。

我们是在一个约有20万党员的群众性政党发生分裂的情况下出席里窝那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转到了中派主义者一边，少数转到共产党人一边。我们的全部过错在于我们对塞拉蒂信任得很久了，我们完全没有及时考虑在意大利党内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来反对他。当你们说，在我们谴责什麦拉里的机会主义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党立即发生了分裂，并且只有极少数仍然是忠诚于共产主义，那这本身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们有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在这个党里只有少数人是站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如果此事实际上是如此可悲，那我们不会用幻想来哄骗自己了。但是我希望此事不那么可悲。我们知道，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存在着一个完全了解真实情况的集团。我们在这里读过蒙同志和扎波托茨基同志从狱中写来的信。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地研究这封信，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上述同志们所说的话和我们一样。尽管很可惜，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提到什麦拉里的名字。但是他们想的和我们一样。谁也不敢表示反对他们的信，这件事证明，这些同志在党内有支持者。共产国际至少必须声明同被监禁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但是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说出我们想要说的反对什

麦拉里的一切。我们不想对同志们说：“立即完成革命”，——谁也没有权利把此类东西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对他们说：“你们应该今天、明天或过一个月行动。”但是我们要说，鼓动和宣传工作应该具有革命的而不是中派主义的性质。

昨天听了塔乌西克同志的发言，我们应对自己说：这是来自第二半国际的人的发言。他说了以下的话——顺便说说，布哈林同志已经详细地分析过——：“我们被经济上破产的国家包围着，因此我们不能完成任何革命。”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该不该等着资本主义重新聚集力量，只有到那时才去冲击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呢？我们还听到塔乌西克同志打断一位发言者的讲话的喊声，这位发言人说捷克人不需要效法别的国家。塔乌西克同志喊道：“在这种情况下波兰也必须有强有力的运动。”我认为，尽管存在着白色恐怖，波兰不仅必须有，而且实际上已有了强有力的运动。但是塔乌西克所说的几乎同第二国际所说的差不多。它也说：“我们准备发动，但是让我们邻居也同时发动。”他们这是怎么设想的呢？可能是这样，有朝一日领袖们聚集在一起，规定一个日期开始普遍革命。这会是极其壮观的，但是，革命的发生不是这样简单的：我们签订一个相互条约，在一个美妙的早上我们一起行动。发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知道，根据上述理论可以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首先发动的是落后的俄国，而不是被资本主义奴役的美国？（全场活跃，赞同声）我们必须认真地消除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这些理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去打算建议某个党在规定的时刻举行发动。执行委员会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的。当然，对这样重要的问题在采取最后决定之前应当反复权衡。然而在这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是否允许某些领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共产国际乱说一气呢？（活跃，赞同声）这里来了近千名同志。让他们分成一个个单独的小组，认真地读读什麦拉里

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我们看到跟一年前塞拉蒂同样的调子、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虚伪。而这个讲话是在党已声明加入第三国际之后发表的。对什麦拉里的讲话党本应马上表示抗议的。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现在我们必须反对他。

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提出的决议里两三次声明他们完全接受21个条件，并表示准备诚心诚意地贯彻执行这些条件。这些誓言有什么用处？变成对执行提出的要求不是更好吗？如果党的领袖在报纸上自由地进行反对这些条件的宣传，誓言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什麦拉里反对建立共产党，如果许多领袖鼓动反对这些条件并根本反对加入国际，如果什麦拉里开始谈论同其他党合作，宣称作为一个大党，他们能够对现在的政府施加实际的影响，——如果是这样，你们怎么能相信他们将遵守这些条件呢？

凡是熟悉1921年以前社会主义历史的人都会很好地了解，在象什麦拉里这样熟练的外交家的嘴里，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在12月罢工时期情况怎样？所有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人都证明，除了当地的某些领袖以外，没有一个人在事变面前象孩子那样束手无策。

关于接受该党加入的问题我们必须予以积极解决。下一步对什麦拉里怎么办？我们不要求开除他，但是我们想利用我们的权利对捷克斯洛伐克工人们说，我们认为必须对他们说的话是请他们谨防此类言行。我们应该记住，什麦拉里长达3小时的讲话并非即兴工作。这个讲话是早就考虑好的，经过字斟句酌的。我们号召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前进，而不要后退。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要我们相信，资产阶级报刊为我们的决议发出愉快的喊声。我不知道这种愉快有多少根据。我知道，资产阶级报刊竭力利用这个强加给我们的论战。它们（指报刊——译者注）又大谈什么来自莫斯科或匈牙利同志的命令的蠢话。我知道，一些党员也听信这些诽谤，相信这种思想。但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根本不要求

我们去注意这类小事。这丝毫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应该诚实地对捷克斯洛伐克工人们说话。我们并不反对什麦拉里个人，一年以前，当他出现时，他向我们开诚布公地说，他曾是一个社会爱国主义者，而现在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给他设置任何障碍，整整一年我们给予他兄弟般的接待，尽可能地支持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他个人。但是我们绝对必须指出他的政治错误。克雷比赫同志说，（1920年秋在柏林）就什麦拉里的活动同他进行会商时，我们曾想对什麦拉里采取坚决的措施，这个说法是对的。当时克雷比赫劝我们不要这样做。他相信问题仅仅是在策略问题上有微小的分歧。但是，最近的事件教给了克雷比赫同志某些东西。

我们请捷克同志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把任何民族考虑放在一边。我知道，我们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里诞生的人——从吃奶的时候起就培养了民族感情。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不是民族性，而是在彻底的共产主义和动摇的半共产主义之间的抉择。为什么什麦拉里现在要讲联邦问题呢？怎么能设想第三国际不是由统一的国际主义政党的队伍组成的呢？对共产党来说，难道这还能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实在需要建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毫不拖延地尽快实行集中化。同志们，根据这些考虑，我们必须对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说明，我们是怎样看待形势的。保加利亚、意大利、德国、俄国和波兰党的代表们所说的也是同样的话，这不是偶然的。我们非常注意地注视着这些问题。我相信里窝那不会重演。我坚信听了共产国际的话后，大多数——并且不仅是大多数，还有什麦拉里现在的所有朋友，——都会说：什麦拉里是我们的朋友，但共产国际更是我们的朋友。我坚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多数工人会同意我们的决议，同时我也希望，其他各国的多数同志也将同意这些决议。我们怀着坚定信心把我们的决议提交执行委员会，相信它将大大地促进捷克斯洛伐克无产

阶级的真正共产党的建立。

我还想谈一下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党。在瑞典和挪威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党。在瑞典我们看到总的情况是半和平主义的党向真正的共产党发展。还没有完成进化过程的瑞典党的情况就是这样。挪威有一个群众性的党，这个党始终是这样，然而它必须消除某些中派主义的影响。瑞典党还必须完成大量的组织工作。这个党的章程的第二条写道：“国会党团和其他得到政府某种正式委任的党员，在接受委任前，应该征求党的委员会的意见。”当我读这一条的时候我简直不知所云。第三条我也是不懂。该条写道：“议会党团在自己的活动中应该确切遵守党纲和党的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之间议会党团必须按照党的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执行任务。”资产阶级政府能交给共产党议员什么样的委托呢？这是一种遗迹，我完全无法理解。关于议会党团的纪律也是这样。这听起来是多么简单。请看，议会党团在决定自己行动路线时，应当服从党的代表大会，而在代表大会之间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它必须遵循的。这个调子太胆怯了。关于瑞典无产阶级服兵役的问题也不完全明确。

当布兰亭发言说：“我们的共产党人是好样的，他们都是好小伙子！”我们知道敌人是故意写这种东西的，我并不认真对待。我们在评论时应该比布兰亭先生客观一些，我们共产党人给他带来了许多烦恼。但是我们还是应当看到，党的机关报《政治报》还不是战斗的生动的无产阶级的报纸。这个机关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站在明确的立场上。

我们同挪威党在集体加入党的问题上达成了某种的协议。我们向它作了某些让步。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状况只能是暂时的，挪威党应该在同其他国家党一样的基础上组织起来。

同志们！在这一年里我们不仅引起了分裂，而也促进了主要是英国和美国各种派别的联合。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在英国

8个相互对立的小派别。现在那里有了一个统一的党。在这联合过程中执行委员会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关于美国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在这里宣布过，在两派联合之前，我们不接受任何一派加入国际。我们必须劝告我们的美国朋友们，不仅要学会在秘密党的范围内工作，并且尽管有白色恐怖，也要组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的运动同党一起活动，以逐步争取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群众。不要处于宗派的地位，这对美国党和英国党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美国和英国的土地开垦得这么好，我们党应该在这块土地上播种。我们坚持这样的意见：对这两个党来说，我们的主要口号应该是：更多地联系群众，更多的合法性。（长时间鼓掌）

至于说其他国家，我首先指出，在丹麦工团主义联合会发生了分裂，其中一部分工团主义者加入了共产国际。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也分离出来，并加入了共产党。

在比利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那里有一个独立的小组脱离了社会党。《时报》（《Temps》）对这一分裂极为不安。但是我们的比利时共产党的同志们认为，这一事实仅是一个不关重要的事件。我说他们错了，我们认为分裂还是有很大意义的，我想，共产国际很希望这个小组能尽快地同我们那里已有的兄弟党联合起来。

在瑞士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发展过程，这里左派分离出来并同共产党人合并了，并且它失去了诺勃斯。此人在同我们发生分歧时引证过克拉拉·蔡特金的信。我想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自己在通信时要慎重。我也给诺勃斯写过信，而他把信刊登出来了——作为我愚蠢的证据。（笑声）他曾企图利用克拉拉·蔡特金同志的信来反对共产国际，这很可惜。瑞士的运动在迅速进步。在瑞士的法语区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大的成绩，并且社会民主党在那里一天一天地堕落下去。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著名的领袖Γ·格里姆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普通事务管理员。他现在的主要工

作是在伯尔尼城为资产阶级修理厕所。（笑声）这个齐美尔瓦尔得党的创始人出色地担任着这项工作，舒适地把自己巧妙的职业和第二国际领袖地位结合起来。这两种手艺刚好可以很容易地结合在一起。（大笑声）

在西班牙各共产主义小组也朝着联合的方向发展。在那里我们看到一种很有趣的现象。老党的代表团来到了这里。它的一位工人代表是共产党员，第二位代表是教授——改良主义者。这位教授坦率而天真地说：“我不想加入第三国际，但是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的西班牙工人们想加入共产国际。为此我也必须跟他们一起走。”（笑声）我们这里经常有这样的来访者。从罗马尼亚来了一位先生（福鲁埃拉施）是从前的一位部长。而当布哈林同志以他所常有的那种亲切口吻对他说：“福鲁埃拉施先生，由于您曾是资产阶级的部长。由于我们认为您今后还应当担任此职，所以我们请您离开这个大厅。”（笑声）他对此感到很惊奇。我们对国际客人不殷勤招待，他深感不满。最近半年来我们有许多这样的奇怪的来访者。

罗马尼亚现在已发生了分裂。我们应该当着代表大会指出，经常被称之为中派分子的我们的克利斯切斯库等同志，完全忠顺地对待他们所承担的义务。他们作为第三国际的追随者全都被关在监狱里。关于罗马尼亚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太少了，但是我们应该说，到现在为止，谈判已获得了良好的结果。

我们的南斯拉夫党现在处于地下状态。这是一个拥有约8万党员的大党。中派分子现在厚颜无耻地出版合法报纸，利用独享的合法地位来反对我们共产党同志。现在这个中派集团已被开除出党，他们重新加入了第二半国际。我当然不能担保党内已经没有这些中派分子的残余，因为对这个地下党的情况不十分清楚。我们希望那里没有这种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并代表上届执行委员会建议南斯拉夫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在

这里表现很好)，不要把反对中派分子的斗争推延到将来。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毒药……，巴比塞同志关于这种社会主义写了一篇辉煌的文章。他说，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是特殊的毒药，正是在我们处于艰苦斗争的时候，如果有几滴这种毒物滴到我们身上，就会突然发炎。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这种毒药，并经常备足解毒剂。

我们的保加利亚党象捷克党一样，是一个为数不多的，得到本国工人阶级中大多数人支持的党。从最近的报导可以看出，这个党可能要成为非法的党，它一定会遭受严重的白色恐怖。我们不知道这些消息有多少是可靠的。传说对这个党有一种指责，说这个党在关键的时刻不总是进行群众性斗争。调查的情况表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从1903年起开始党的历史。它经历过多次分裂。我们仍然认为，尽管有某些缺点，我们在保加利亚毕竟有一个良好的和强大的共产党。当它从宣传准备转向积极行动的时候，它必定证明：在它存在的20—25年期间取得了什么成就。我们坚信，当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这个党是不会使共产国际失望的。

关于芬兰党说几句话。它是以非法组织的身分加入共产国际的。但是，尽管有白色恐怖，芬兰合法运动的整个心灵都是属于共产主义的。根据数字报告，这个合法运动的成员比老的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多一倍。这个老党完全停止了活动。芬兰的普通工人每次到我们这里来总是声明说：“现在在我们芬兰，共产主义问题已不再是宣传问题，而是行动问题了。”（掌声）

同志们！如果我没有提到这个或那个党的话，那不是因为我对于它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而是由于我应该结束自己的报告了。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重要的近东和远东部分。在近东工作的是在巴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宣传委员会。那里还有许多组织工作要做。这也适用于远东。我们无论如何要同日本建立良好的联系，

我们必须牢牢地在那里扎下根去。这个国家当前所处的状况大致同1905年前不久的俄国近似。在那里有广泛的革命群众运动。你们瞧，那里出版了一些什么样的书报。《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已译成日文并已出版。那里有许多工会组织，这些组织没有领袖，是靠工人自己的力量自行成立的。他们对共产国际很有好感，但是很遗憾，同日本的联系搞得很不好。

同志们！由于我们想成为世界国际，所以执行委员会就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更多的力量放在它的两个重要的部分——妇女国际和青年国际上。妇女代表会议已经开过了，我们参加了这个代表会议的工作。我们创办了国际妇女报《国际女共产党员》。我们的看法是，妇女工作应当继续搞下去。没有妇女的帮助，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必须得到妇女的支持。如果缺乏这一点，无产阶级共和国就不可能保持下去。（掌声）

青年国际具有更大的意义。不久就要举行国际青年世界代表大会了。在过去的一年内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支持这个国际。托洛茨基同志完全正确，他断定，青年对我们的意义要比过去所想的大得多，尤其是鉴于无产阶级的极端衰竭。我们应该拿出百倍的力量从事青年工作，要百倍地支持青年工作。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希望本届大会能加强青年运动。我们将全力支持它。某些先生试图在青年和执行委员会之间制造冲突，企图唆使青年反对执行委员会并在列维的机关刊物《苏维埃》杂志上刊登有关文章；这个计划他们未能实现，而且永远也实现不了。按我的意见，对青年的政治领导应该集中在对整个国际进行政治领导的机构。如果在不同的国家里是两个平行的机构，那他们的决定有时就会有意无意地发生冲突和引起矛盾。这恰恰对青年运动是很危险的。因此，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消除所有组织上的困难和把总的政治领导建立在一个地方。视世界革命的发展而定，这个地方现在是俄国，将来在德国或在法国。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

我们应该比过去更有力地支持青年。到目前为止，它到处进行了辉煌的工作，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等等应该进行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中派分子斗争的国家青年总是走在前面。但是这个任务是很广泛的，在这方面要比过去做多得多的工作。我们要全力支持青年运动。（掌声）

根据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倡议，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红色工会国际。当时这是新的事业。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走过很长的一段路了。洛佐夫斯基同志搞了一个统计表，从中可以看出，已经有1,500万工会工人属于我们工会国际。我们首先发出了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号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还要向前迈进一大步。我认为，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意义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清楚的，因为必须进行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的斗争。因此，这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代表大会应该给予最大的注意。代表大会以后这个问题应该被看作是在所有的兄弟党内的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工作总结总的就是这样。今后怎么办？将来我们应持什么样的路线？我认为，整个说来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实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纠正某些同志“左”的偏差，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一条直线。

同右派分子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如果注意到存在着拥有2,000万工人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话，那么这个斗争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同右派分子作斗争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反对工会，反对中派分子的斗争是个策略问题。正是因为我们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我们才能在去年一年里在各国有所成就。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在这面旗帜下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的最重要口号是在我们斗争的第3个年头，在还没有争得多数的国家里要争取多数，接近群众。我们几乎不存在国际协调和共同的战略。我从许多同志那里听到一个问题：“国际战略，这是什么意思？是在国会里

组织捣乱，搞国际示威，以及在某一天举行国际罢工？”是的，同志们，顺便说说，也包括这些；但我应该说，我们没有做过。我们没有组织过一次国际示威。我们应该承认，这是我们薄弱的地方。

今年我们必须着手组织这项工作。我们应该组织国际示威，赋予我们各国议会活动以严密的国际协同一致性质。基础正是应当建立在这样一些细小的事情上。要在一国打开缺口以扩大别国的缺口。迄今为止我们还不善于这样做。我们太软弱了。我们最近的任务就是改正所有这一切。

关于集中制还要说两句话。有人企图证明，我们施加了可怕的压力，规定了很厉害的集中制。恰恰相反，我们的组织正是缺乏应有的联合统一。我们很了解，许多重要问题按其实质说应该由本党在本国范围内解决。我们也许过于轻易地企图在国际范围内解决那些实际上只能在一国范围内解决的问题。然而也有一些问题必须用国际观点去解决，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过去更为集中的组织，更好地进行组织联系。由于糊涂，有人大喊莫斯科专政。实际上，不够集中和缺少足够的团结，这是可以向我们提出的唯一的指责。（喊声：“对！”）资产阶级组织得比我们好得多。至少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同它一样，同时应该明白，我们的任务在于创建一个统一的国际党。

同志们！请宣布你们的评判，而我们的错误我们自己是知道的。你们应当从每一个国家选拔优秀力量到下一届执行委员会去工作。这里不能采用这样的办法去反对：说某某人对我们没用，让他到莫斯科去吧！如果有关的国家不派出可以信赖的负责同志，那我们就会作出无比的蠢事来。要懂得，执行委员会不是奢侈品。说我们这里东西已够多的了：有良好的党、工会、组织，干吗还要执行委员会？这种论断是荒谬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应当认真地对待它。如果你们希望有真正的国际，那就把你们的

优秀力量派给我们。有人责备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指出联系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满意。可是，同志们，请倒过来看一看，并问问各国党，他们为国际组织做了一些什么？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你们的批评我们是欢迎的，但我们还要求有自我批评。执行委员会需要优秀力量，需要大批力量，需要足够的辅助性技术工具，它要求各国党作出重大的牺牲。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明年我们将有一个完全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总司令部”称号的执行委员会。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只能在临时（Эфемцум）的意义上以这一称号自命。我们还不配这个称号。明年这一点应当改变，无论如何我们也应该建立起真正国际性的执行委员会。当它成为这个样子的時候，当我们再一次重新审查我们的策略的时候，当我们经受住炮火考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在对待群众的基本行动路线是正确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开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真正国际性的工作。只有在这个时候执行委员会才确实是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话才能成为法律。那时将不再有什么“不可侵犯的”党、“不可侵犯”的纲领了，而存在的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钢铁般的统一的国际组织！（暴风雨般地长时间的鼓掌）

（译自《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彼得格勒1922年俄文版，第72—102页。杨光远译）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1922年11月9—10日)

同志们，我的任务首先是向你们报告从第三次到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然后，我要谈谈共产国际今后的工作实践问题。所以我的报告分两部分。

关于这15个月中执行委员会工作情况的纯粹的事实和数字我写在了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已译成各种文字出版了。因此我不想再重复有关内容。

我们要审查两个方面：第一，我们的执行委员会是否正确地执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二，这些决议本身是否正确。因为已过了15个月，现在我们有了大量的当时所没有的材料。

在三大结束时，决定我们整个政策的形势如何呢？在三大以后，很快就看清楚了：世界资本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对工人阶级进行一场有很好的组织与计划的、正规的进攻。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处于退却地位。这15个月里，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全世界组织了许许多多次极其重大的罢工。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看看这些罢工的结果，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是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的。工人阶级经济组织大量减少了，例如，1920年工会大约有2,500万会员，到1922年却只有1,800万，我不知道后面这个数字是否有些夸大。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工人阶级的处境是多么困难。

对此期间的苏维埃俄国的形势也不可忽视。你们回忆一下，在三大之后马上看清楚了，在俄国开始了一次大饥荒。三大期间

这一点还看得不清楚，而紧接着大会结束之后我们就不得不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支援饥荒年间的俄国无产阶级。

这个事实的政治后果重大。你们知道，人们常常指责我们，说什么共产国际只不过是俄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具而已。有些“朋友”也提出过这样的看法。那么现在清楚了：在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和反资产阶级的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而且必须存在着非常重要、非常紧密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从我们共产党的立场来看，共产国际对苏维埃俄国是很重要的，而苏维埃俄国对共产国际也是很重要的，这点非常清楚。如果问谁是主体，谁是客体，那就可笑了。它们是一座房屋的地基和屋顶，一个从属于另一个。

我们的反对者充分利用我们在这一年里所处的形势来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整个的第二国际曾试图把俄国的饥荒当作征讨共产国际的出发点。他们企图借助于这个事实开始进一步鼓噪一番：共产国际只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具。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实，当然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一点，问题仅在于站在革命的哪一边。

我们只举前一个时期英国工党领袖克莱恩斯先生的信为例，我想你们大多数都读过这封信。克莱恩斯先生是前几年最有名的“工人领袖”之一，他给苏维埃共和国写的一封信现在已经发表了。在这封信中，克莱恩斯建议苏维埃共和国应该尽快地批准同乌尔喀特先生签署的著名的协定，以使工党于现在举行的选举中增加获胜的机会。克莱恩斯先生提到，他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他所有的同事的名义在说话。英国正处于其帝国主义发展中的不平常的阶段，其国会选举与苏维埃俄国的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工党，这个第二国际最重要的党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党，它不能忽视它要表态这个问题。但是站在哪一边？它站在了

乌尔喀特先生一边，站在了资产阶级一边。所以，当第二国际指责第三国际说：你们总是和苏维埃俄国站在一道，你们只不过是这个共和国的工具而已，那么我们就可以回答：你们也不能忽视苏维埃共和国，你们也不能不表态，不过你们这样做是企图利用第一个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来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

如前所述，苏维埃俄国的饥荒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来说是大肆征讨的出发点。我们得老实承认，它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那些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饥荒遍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其工人和农民生活极其困难的普通工人来说，对那些在政治上还没有受过训练的非党工人来说，这会使他们对革命产生一定的失望情绪。这固然是令人忧虑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战后工人所处的状况下，这也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无疑地，我们的对手无情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们一定知道这次饥荒是怎样产生的。他们一定知道，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叛徒们以及帝国主义的整个封锁政策是罪魁祸首。而第二国际在同我们的斗争中不会不利用这一点，而且已经这样做了，这是十分清楚的。

所以在这一年里，共产国际的处境以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我们的无情的对手——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竭力利用这个形势并取得了成效。

我们说过，当时的工人罢工是防御性的。我不想给你们列举很多数字（这可以在一本小册子里解决），我只想提出一个对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非常重要的国家来，这就是法国。法国的同志曾是统一战线策略最坚决的反对者，现在不同了。但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法国朋友在他们尖锐地批评共产国际的时候能看看我下面列举的数字，他们对统一战线的策略所采取的态度一定会截然不同。法国工人进攻性的罢工——为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情况如下：1915年，即在战时，法国只有8,000名

工人参加了进攻性罢工；1916年，也在战时，就有37,000人；1918年有131,000人；1919年有1,053,000人；1920年，仅在上半年就有628,000人。但后来却立刻开始下降了。1920年下半年只有57,000人。1921年——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年——却只有9,000人参加进攻性罢工了。而相反，在1921年的头8个月中就有16万法国工人参加了防御性罢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在1921—22年间，资本的进攻最激烈，所以法国的工人阶级不得限于防御性罢工；他们没有力量组织进攻性罢工，因为资产阶级正处于全线的进攻之中。

我想，这个事实在法国也象在其他各国一样对统一战线的策略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我们的法国朋友看到这个数字，并且更好地注意到本国罢工运动发展情况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会放弃反对统一战线的立场。

在报告所涉及的年代里，我们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总的形势就已经是这样了。在当时，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同所谓“左派分子”（如共产主义工人党，半无政府主义集团等）划清了鲜明的界限，并同右派集团也划清了严格的界限。我联想起列维集团，它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还是我们审查的对象，我还联想起意大利社会党，关于这个党我们在三大上也谈论得很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看到，真正共产党的建立才刚刚开始。三大遗留给我们的是“到群众中去”这个著名的口号。在这个战略性的决议中，三大指出了我们的任务：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引导无产阶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阶层参加斗争并使他们学会斗争。

从这个总形势中产生了统一战线的口号，这是在1921年由我们执委会第一次提出来的。同志们，我想，在执委会两次扩大会议——它们实际上也是小型的世界代表大会——举行之后的现在，形势的发展已到这种地步，甚至法国的共产党人也同工团主义者一样放弃了他们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立场，所以我们在这次

代表大会上，对这个策略就不用过多地讨论了。我们执委会在1921年12月宣布：“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必定导致统一战线的策略的提出，显而易见，这是正确的。从根本上讲，我们的策略不是别的，而只是把统一战线的策略实际应用到各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去。肯定地说，在明年，也许在今后的几年里，这仍是我们的任务。

统一战线策略实际上是执行委员会试图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运动。大家知道，我们对以下问题谈论很多，即共产国际是一个实干的国际，是一个行动的国际，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世界党以及其他等等。这在原则上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但要真正实现它，我们还需要多年的时间。通过一项决议并在决议中说：我们必须采取国际的行动，这是相当容易的。我们在三大之后立刻进行的尝试——其实这个行动在原则上同第二国际的行动没有什么区别——失败了。这是由于我们的党还很不够纯；由于我们的党有时还没有共产主义化，还带有许多社会民主党的东西；由于组织一次国际的行动是非常的困难。

去年我们进行了一些国际性的运动，如支援俄国饥荒的运动，同社会民主党人审判案有关的运动等。而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坦白地说，这并非没有重大干扰。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要在讨论议事日程的专门项目中详细说明。

我们共产国际的某些人想把过多的第二国际的恶习带到第三国际中来，这已得到证实。同志们，我相信，如果我们容忍在法国发生的事情，那是不会没有人反对的。在共产国际应该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世界组织的时刻，在它以统一战线的策略开始向第二国际发起大规模的声讨的时刻，我们的队伍中即使不是铁的纪律，至少也必须是明确的无产阶级纪律占上风，而情况并非如此。我必须指出：法国党的所为和意大利党的部分所为是对我们开始进行的国际行动的一个干扰。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这

一点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场运动虽然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但它还不是能动员千百万同志的运动。如果说在这种运动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干扰，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在我们必须直接进行武装斗争的更艰苦的时期里，类似的干扰会再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同志们，我想在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最好逐个国家地谈一谈。首先我得说说一般的印象：我们所接受的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成分越大，在我们党内中间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就越多。这一点，你们会从我的简短的概括中清楚地看到。

我首先谈谈德国。

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德国几乎是我们所有的讨论的中心。众所周知，在三大期间德国党的形势是相当困难的。当时，我们的敌人在谈论德国党的彻底瓦解，我们的一些朋友也由于德国兄弟党处境中的暂时困难而萎靡不振。在解决这个严重的危机时，执委会给了我们的德国兄弟党一定的帮助，它为此而感到自豪。我想，我们完全有理由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德国兄弟党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是最巩固的，组织得最好的（当然是相对而言），政治上旗帜最鲜明的党之一。今天，当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几个最大的党同样处于困难形势时，德国党的情况应该是我们的安慰。例如法国党，现在使许多与会者感到很悲观，但我相信按照德国党的榜样去做，就能够使大会放心。我们说，如果大会做得正确，就能给法国党以帮助，使它很快地振作起来。德国的政治形势总的说来是革命的，是有利于德国唯一的真正革命党的，这就是我们的共产党。

我们曾在哈勒代表大会上预言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现在已成为事实。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哈勒著名的历史性表决之后，当我们在结束语中说，右派除了走向社会民主主义以外无他路可走时曾引起了巨大的愤怒，有人说这是无耻

的煽动等等。人们不用做预言家就可以预言这件事。事情是明摆着的，谁不想走向共产主义，谁就必然在这国内战争的时期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现在已经变成了事实。

我相信，这对革命运动来说是个有利的事实。列宁同志在他给大会的贺电中说得很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对革命运动来说是前进了一步。少做些假设，少搞些欺骗，少抱些幻想，这样对工人阶级更好一些。我相信，我们将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感受到这次合并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前进了一步。如果我们在德国看到象老雷德鲍尔那样的过时的革命家，那么我们一定知道，对他来说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和共产党人共同战斗，或者与社会民主党人同流合污。德国无产阶级在几个月内就会看到结果。

如果问哪些党在实践中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最好？那就是德国党和捷克党——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有时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德国兄弟党不能总是十分强调我们自己路线的独立性。对我们来说在整个策略中的主要问题就是放手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虽然不能总是成功，但一般说来，德国兄弟党非常正确地运用了 this 策略。这一时期的罢工运动（如德国铁路工人的罢工）为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同样地，这种罢工也是个例证，证明任何经济罢工都可以发展成为政治罢工。我在德国《国际》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这样的一段话：第四次代表大会应讲明现在德国出现了什么情况？出现了尖锐的经济斗争时期还是尖锐的政治斗争时期？这样提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随着尖锐的经济斗争时期同时到来的是政治斗争的尖锐化。问题就是这样摆着。铁路工人的罢工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当时的形势下，几乎所有的经济冲突都会导致政治冲突。

你们都知道工厂委员会运动。这场运动现在已经开始了，毫无疑问，它有着远大的发展前途。社会民主党人指责德国党，说

它想召开一次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使德国面对既成的事实，就象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召开第二次委员会代表大会一样（但那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遗憾的是，对这种谴责（还不如说是奉承）德国党还不敢承当。可惜德国党还不够强大，不能胜任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所完成的工作。但是这场运动将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它将促使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真正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提高。

我们德国党的党员数字的增长还不够多。一般说来今年的特点是那些在群众中增强了政治影响的党在数量上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无产者的失业与贫困，使他们连微薄的党费也缴纳不起；同时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这在德国看得最清楚。谁也不会否认我们的德国兄弟党的政治影响大大扩大了，然而他们的党员人数却没有很大增长。我在俄国共产党的一次会议中曾经说过，德国党必须提出达到100万党员的口号，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并不是说，非等达到这个100万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比如，我记得俄国党在无产阶级革命爆发时党员人数最多达到25万，那么按比例来说，德国党已经大于1917年时的俄国党。我们可以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将迅速破产。我们预感到，在德国，决定性的事件的出现会比我们某些人所期待的要早得多。尽管我们的德国党还存在着意见分歧，例如我们看到在中央委员会的上次会议中，对纲领问题的意见就不够统一；尽管那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彻底完成，但是如果把这个运动同14个月前的运动相比，我们还是要肯定德国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要是所有的迹象都不是假的话，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就从俄国穿过德国。这样德国党的复元就有着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我们在德国只有两个党。我可以预言，雷德鲍尔集团在几个月后或者转向共产党人，或者变得等于零。我们将静候事态的发展。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在德国只有两个重要的党，而未来是属于我们

的党的。

执行委员会同德国党在组织方面有着最好的联系，但并不是说就很理想了，在许多问题上还不大合拍，其责任一部分在执委会，一部分在德国党。尽管如此，过去的联系仍是相当好，相当牢固的，在执委会和德国兄弟党之间没有任何事件是不产生相互影响的。

现在我谈谈法国。关于法国我们以后还要专门谈。但现在我在总结报告中也不得不说几句。几个月前我写了一篇文章：《一个共产党的诞生》，我在那篇文章中说：一个共产党的诞生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同志们，如果看看巴黎的党代表大会之后的情况就不能不说：在法国，一个共产党的诞生比人们所预料的还要困难得多。你们在那里就能把我提出的下列公式具体化：我们从旧党那里接受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越多，我们需要克服的困难就越大。这一点你们还会在挪威见到，也许在其他国家也能看到。在法国我们突然把旧党的大多数人争取到我们一方来了，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弊病就需要我们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去克服。执委会及其代表们（其中有的代表如洪别尔·德罗在法国几乎呆了半年），有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直觉，老实说，这就是我们在工团主义者——即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者——的行列中，可以为共产党找到一大批人。这也许是很奇特的，但事情就是这样。

在法国共产党已成立两年后的今天——1922年，法国运动的传统仍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大批将成为我们未来的共产党的最优秀分子的共产主义者目前还不在党内而在工会的行列中。我想，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以及法国问题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把这些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的、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分子引到我们这里来。法国的传统使得人们把党看作是“政客”的党（遗憾的是不能不说出来），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听着！听着！）

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法国党的批评太少了。它当时还太年轻，而我们在那次大会上还有其他的事要做。这或许也是执委会的一个错误，这点是可以承认的，但这终究是个事实：我们在三大期间对法国党的批评太少了，这就给我们的法国兄弟党带来了不利。

还在三、四个月以前，法国党的领导从“左”的方面批评了执委会。它批评执委会统一战线策略的出发点是：执委会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了。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许多如此幼稚的共产国际的成员相信法国党确实是从“左”的方面批评我们。我认为，不会有许多共产国际的成员相信这一点的。好在这一时期已经过去了。

法国党不善于把共产国际的策略运用到一个由于事态的发展特别急需采用这种策略的国家里。我已列举了几个关于法国罢工的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如果党了解了真正的群众运动，那么它也就懂得了统一战线，也就会立刻把这个策略当作接近群众的出发点。法国的资产阶级有计划地反对8小时工作日，而我不得不公开承认，执委会还不能使我们的党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反击。我们曾试图在法国开展一个根据统一战线的思想来保护8小时工作日的运动，结果失败了。

我想起我们在法国看到的最后一次“总罢工”，对罢工情况我得十分坦率地谈一谈。从1908年到1910年我们住在法国，公开的工团主义者几乎天天宣布总罢工，但是没有人从中发现什么问题。这是工团主义者的最糟糕的日子。我认为，我们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该是根除这个传统，遗憾的是我们的党至今还习以为常地继续这个坏传统。几周前《勒阿弗尔报》要求法国工人进行的总罢工，实际上是在一小撮保皇分子的压力下进行的。我们的报纸，法国最大的工人报纸——《人道报》被利用来在我党毫无准备的时刻号召工人阶级进行罢工。这次罢工已经过去了，我们

必须从中得出教训并确实做到从现在起在法国再也不能重复这样的事件了。法国的工人阶级正处于悲惨的境地。我们确实不能容忍我们的党，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居然听任举行这样的罢工，从而把如此重大的责任加在自己身上，也加在我们大家身上。

法国共产党在它的代表大会上又一次一致确认参加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这21条我有些忘记了，今天又把它读了一遍。在这21条中，第1条是宣传工作必须真正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老实说在法国还没有执行这一条。《人道报》说要成为共产主义的报纸，但它现在还不是。它虽然传播很广，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取得了光辉的成绩——这是必须承认的——但它仍不是共产主义的报纸。第四次代表大会至少必须着手使21条中的第1条真正得到贯彻，我希望我们能切实做到这一点。

众所周知，现在法国党内有3个主要流派和2个次要流派，我不想一一叙述各流派的特征，一般地说，它们有以下几种：第一，中派；我们过去说过：中派，但不是中间主义者，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曾这样写过。我们对法国同志的估计也许太乐观了。他们虽不是彻头彻尾的中间主义者，但确实可以断定那里有明显的中间主义的色彩。在那里二者都有：中派的思想 and 中间主义。那么我们必须想法保留中派的力量而把中间主义扫地出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从旧党过来的领袖，他们对共产国际固然有很大的贡献，但还没有摆脱社会民主党的习性。如果谁读过马赛尔·加香同志最近写的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那他就不能不说这篇文章比韦尔弗依的文章好不了多少，后者已在巴黎党代会上被我们开除了。

第二是执行折衷路线的流派——勒努派。我们必须说，在这一派里有非常好的无产者，其中有些人曾从“左”的方面诚恳地批评过统一战线策略，但他们最终还是相信我们策略的正确性并到我们方面来的。

第三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流派。我们没有义务去赞同这一派的同志们所做的一切。他们在巴黎党代会上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左”派负责同志的辞职是个严重的错误。然而我们还得说：共产国际在道义上是支持这一派的。他们已开始为统一战线的策略而斗争了，在斗争中他们也许犯了某些错误，但这一派是法国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并引其走向胜利的唯一派别。

同志们，我得告诉你们，在我们同所有的法国同志进行的第一次会谈的基础上，我们深信，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当然共产国际也要尽一切努力来真正避免这次分裂。但是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共产党的诞生是多么困难。同志们，请想一想，法国党还没有进行任何群众运动呢，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群众运动，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想起德国共产党在行动之后党内才出现了真正的分化。（德国同志插话：非常正确！）行动是好是坏且不去管它，而真正的分化是随着行动开始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行动对党是良药，它挽救了党，使党克服了弊病，但它也是新的分化的起点。我们不应该做什么预言，但如果法国党在关键时刻采取了真正的行动——群众性的行动，我们才会看到这个党内的分化，然后我们才会看出谁真正是共产党，谁不是。

按照我的意见四大的任务决不象三大那样，一切问题都走过场，而是要讲清形势，给那些真正的同志以道义上的支持。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把其他的同志排除在共产国际之外，但必须向他们讲清楚其缺点在那里，我们必须向他们说明怎样真正成为共产党员。

现在我谈谈意大利。意大利的例子可以成为各共产党的和共产国际的策略的典型。如果真想写点共产党策略的入门的话，那么我想，最重要的一章，最重要的事例就是意大利。对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意大利不是什么典型的国家，但是我们看到，在其他

任何国家都不象在意大利那里带有如此典型的清晰性。

1920年秋天，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意大利问题成为一个焦点。当时我们和意大利党的分歧并不在于我们对意大利的同志说过：你们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发动革命。共产国际从未对意大利党讲过此话。如果1920年秋我们的党在意大利获得政权，也许会蹈匈牙利的覆辙，这在理论上说是正确的，我并不是说这是有把握的。我不知道是否一定会有帝国主义对意大利的封锁接踵而来，我对此怀疑，然而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如果1920年秋我们在意大利夺得政权，那么就会重走匈牙利的道路，这是可能的。我们从未要求意大利的同志：你们必须无条件地发动革命。在这个时刻不去夺取政权或许是对的。如果大多数人都这样看，那么由此而引起的同社会党的决裂可能就是无理的了。

分裂并不是由于他们不想夺取政权而引起的。当时我们的立场是：形势是革命的，必须做好准备应付各种可能；为了建立真正的革命党，必须首先开除一切改良主义分子。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要求开除那些破坏革命分子，然而共产国际从未要求在1920年进行起义，夺取政权，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的。你们知道，德·阿拉戈纳公开承认：改良主义分子留在党内，就是为了阻止革命。所以必须把他们开除出去。这只涉及到党为可能发生的革命做准备，而不涉及立即发动革命的问题。

正如你们所知，意大利党的多数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开除改良主义分子。他们不想为建成革命的党做准备，不想同这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决裂。“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个词曾引起很大轰动。当我们在一份电报里称改良主义分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时候，我们的法国朋友为我如此不策略地称呼改良主义分子而流下痛心的眼泪。但是在德·阿拉戈纳自己也公开承认之后，我认为，对这些先生们来说把改良主义分子叫做资产阶级代理人还是最雅致的提法。我不知道还能给他们什么更雅致的称呼。改良

主义分子，这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留在意大利党内，竭尽全力破坏革命，把工人阶级出卖给反革命。

意大利的同志们中间发生了争论：究竟在意大利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次政变还是一场闹剧？二者都有可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小插曲。几个月或几年之后，它将有利于意大利的工人阶级。但此时，却是个严重的转向，是极其严重的反革命行为。我们意大利同志的错误不在于1920年他们没有“完成”革命，他们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的罪行）却在于把资产阶级的帮凶留在党内，并使他们有可能进行典型的叛卖，把工人阶级交给法西斯党人去摆布。

你们是知道执委会在意大利问题所运用的策略的。你们也了解在三大上关于在利伏诺的行动是否正确的问题争论很多。我相信，现在已经清楚了：我们在利伏诺的行动是正确的，而且我们在去年的行动也是正确的。意大利共产党在解决意大利问题的许多行动都是违背执委会策略的。同志们，我想我们必须象我们过去所做过的那样去做，我们得在必要的时候坚决地同意意大利社会党一刀两断；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了的话，那么整个共产国际就失败了。但同时我们还要尽一切努力，使社会党易于回到共产国际中来。不管怎样，虽然大部分工人现在还在多数派那里，但几个月后他们将属于共产国际。正因为这大多数工人将属于我们，所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兄弟般地使他们易于回到我们之中来。在工人阶级的那一部分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愿意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共产国际时刻准备为他们铺平道路。当然我们必须要求他们作出保证，我们会这样做的。我们决不允许意大利所发生的事情重演。共产国际必须得到严肃的保证，保证那里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但尽管如此，我们还要尽一切努力同这些同志重归于好。

我听说在法国党的某些同志中存在着这样的看法：和共产国

际决裂也许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也许人们会稍微骂骂我们，但到五大或六大时人们又会邀请我们，团结我们。他们说这话时看到了意大利的例子。那么同志们，这意味着什么呢？说这些话的人忽视了一件“小”事：在此期间意大利党几乎遭到失败；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被交给了最残暴的法西斯党人去摆布。他们只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这整个的事情：今天人们骂我，但一年后我又可以回来，而且人们还会欢迎我。而这时党和工人阶级会遭到毁灭对他们来说却是次要的。我想，这种观点只可能在个别人身上存在，法国党的大多数人大概是不会有这种观点的……

意大利党的教训不在于这位或那位领袖同我们争论了两年，而现在到莫斯科来了，这是个次要问题。个人问题是无关紧要的，这不是意大利党的教训。其教训要深刻的多，这就是：谁沾了改良主义的边，谁就得跟它走到底。谁犯了这样的错误，谁就毁了他的党，并使本国工人阶级遭受最大的损失。

我们不仅要同多数派辩论，而且要同意大利共产党人辩论。

在一些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不一致。他们通过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我们批判了这个纲领并且否决了它。这些观点在意大利党内是根深蒂固的，取消主义的色彩仍留在意大利党内。我们的朋友波尔迪加对意大利的运动做过很大的贡献，同志们也英勇地战斗过，为了在最困难的形势下升起共产国际的旗帜，他们尽了一切努力。我们必须承认意大利党的、特别是波尔迪加同志的功绩，但同时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和意大利党确实有着重大的意见分歧。取消主义的色彩依然存在。波尔迪加现在不主张反议会主义了，他虽组织上服从了，但精神还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统一战线的纲领和策略问题中看到。

在涉及到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意大利党的领导还坚持下述立场：在经济领域中可以用这个策略，在政治领域中则不行。我

们认为这是胡说，两者是一个整体。在意大利，他们错过了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时机，并且工人政府的口号也提得太晚。我本人犯了一个错误：向波尔迪加同志作了让步，并放弃了在上一次扩大的执委会上对意大利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的作法。这是个错误，当时真应该进行一次公开讨论。

尽管这样，意大利共产党仍是共产国际最勇敢的队伍之一，仍是最好的政党之一。正是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才能显示出这个党的能力。今天我读到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个秘密号召，收到党中央机关报的第一个秘密版本。这证明意大利党在最困难的形势下没有丢掉旗帜。（活跃的掌声）我们选举了一个意大利问题委员会。它要审查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党的合并问题；第二，我们如何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重新组织我们的力量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个时期会有多长，但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下面谈谈捷克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执行委员会（当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党本身的热情帮助下）卓有成效地实现了联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还存在着两个党和一些小组，当时还不清楚：在这样一个民族问题占很重要地位的国家里是否能组织起一个统一的党。结果我们成功了。

在工会问题上就误了一些事情，但总的来说，我们的党仍把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会工人引到了红旗下。我们可以说捷克斯洛伐克党模范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如果你注意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报纸的话，如果你读过敌对组织的机关报关于发展情况的报道的话，那么你就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党灵活地运用了策略，把敌对组织中的大多数工人争取到我们一边来了。我们希望在这个国家里，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将继续取得出色的进展。

大家知道，在一点上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党有一定的分歧意见（这或许也是国际性的分歧意见——以后会得到证明的）。这就是关于开除所谓反对派的问题。我们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解决这

个问题，但我不能不阐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在其党的会议上把中央委员会的七位同志——其中包括从前的主席斯都尔茨——开除了，理由是破坏纪律。捷党事先没有向执委会打过招呼，这个决议使执委会感到极其意外。执委会认为立即取消这个决议是自己的义务，这并不是说承认反对派是正确的。执委会是站在大多数党员的立场上说话的。我们不想把反对派称为“左派”，也不想政治上支持它，但我们认为开除的决定操之过急，也还没做到仁至义尽。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有人试图把这一派的错误同列维先生的错误相比较。这一派的错误在于：他们不顾中央委员会的禁止而发布了一项号召。从维护共产党的纪律的立场出发，这个行动无疑是不允许的。然而把这种破坏纪律同列维的相比较，那就错了。列维是在我们的弟兄被屠杀的时刻背叛工人阶级的。在这一时刻，保尔·列维为德国检察官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对此只有一个回答：开除！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所做的事情固然是严重地破坏了纪律，但决不是背叛。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把这一派留在党的队伍中，这当然是有条件的，就是保证不再出现违反纪律的现象，同时也要执行所作出的决议。我们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党，但当我们还没有证明一切调停的途径都试过了的时候，就不能轻易地开除哪怕是很少的一部分工人，而在这个案件上还没有证明一切调解的办法都用尽了。我们希望这些被邀请来的同志明白，执委会邀请他们来不是为了给他们叫好，不是为了向他们说：“你们可以践踏纪律”——绝不是的。我们邀请这些同志，是为了努力使他们回到党里来，为了告诉他们，党内纪律是最神圣的。如果证实这些同志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纪律，那就没有办法了。代表大会所做的决定也是这一派的同志行动的准则。

在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尖锐化还因为有60万失业工人。工人阶级的贫困是惊人的，工人的不满情绪极大，群众被激怒了。

如果现在建立一个工团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小组或者共产主义工人小组是很容易的。关于这点反对派应该清楚。它能建立这样的小组，而且这个小组也许能维持半年，它会给工人阶级带来损失，它将在政治上现丑。但我们还是应该按照形势的本来面目来看形势。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有着惊人失业数字的国家里，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制止独立的共产主义工人小组的建立，共产国际必须尽最大努力去避免它，我希望会成功。

我现在谈谈挪威问题。前边已经说过，我们从旧的运动方面来的人越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诞生就越困难。在挪威，我们几乎接受了整个旧的党，所以现在我们在哪里有很大的困难，这点我不想隐瞒。那里的问题同法国的一样，当然也有很大区别，但原因是一个。在法国我们接受了旧党的许多传统，而在挪威强大的联邦传统很活跃，组织纪律也很独特。迄今为止党是建立在工会组织的基础上的。在哈勒我们就已经同挪威党的领袖屈雷·格雷普以及其他同志进行了讨论，他们当时就向我们保证要改组党，但至今还没有进行，甚至中央机关报的名称还没有改，挪威的报纸现在仍用《社会民主党人》的名称。（喊声：听着！听着！）而且11个省报也叫《社会民主党人》。（重响起喊声：听着！听着！）现在是时候了，对这个国家也要进行干预，使它执行共产国际的要求。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党，但是我们仍有许多党还没有完全摆脱社会民主主义。显然，我们是在第二国际的基础上诞生的，我们承袭了它的一些传统，而这些传统是不能在一夜之间就被消除的。如果这一夜有几年之久，那么我们要求加速这一过程。在挪威的报纸里你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章，例如支持反对德国共产党人的沙伊德分子。在那里也有含义不好的工团主义残余。在特兰美尔同志身上还保留着一些工团主义的传统，他不能理解纪律，在一篇文章里他写道：“纪律，纪律，我接受不了这个字眼，这是

有辱自由人的体面的。”说这话的是我们的一个同志，而且还不是个坏的知识分子，他是工人行列中的一个诚实、正直的战士，然而传统的力量超过人的力量，它是如此的强大；以致把我们在挪威的一个最好的同志腐蚀到这种地步。在挪威有一个类似《光明社》的学者集团，这个集团出版《莫特·达格》杂志，主张的原则同列维集团的一样。我们的党居然容忍了这样一个集团而不进行干涉。

今年我们必须坚决地采取行动。挪威党少数派的代表还在我们这里，我们坚信，我们将一致地，或至少大多数人一致地达到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挪威的同志们！你们必须清楚：对你们现在的状况共产国际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我们知道如何去估价挪威运动的好的方面，挪威的运动同工人群众融合在一起，它所拥有的同志是绝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它最终定能清除社会民主主义的污垢。它必将认识到：如果不结束现在这一切的话，它就不会成为真正的共产党。

我再谈谈波兰。在波兰我们有一个秘密的群众性的党。如何把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去年的经验表明，这种结合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俄国共产党有1905年至1906年的经验。我们的意见是：在不可能进行合法运动的地方，应该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领导要处于地下。但是不同国家的经验证明，这种结合并非如此简单。在波兰是可能的，而且也进行过。在那里我们有一个秘密的党，但同时又是群众性的党，还有在党领导下的小块合法根据地。这在波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波兰党已经经历过一次革命，因为它在1905年就成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这个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的领导曾在整个工人阶级的最前列战斗过。它在共产主义的工人中普遍受到尊重，这种尊重是通过它在革命时期的干练所取得的。在波兰可以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而在其他国

家，例如在美国，就困难得多，因为那里的地下党还没有在整个工人阶级面前领导过活动，那里的领导还没有被证明是可靠的。在那儿，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相结合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如前所述，在波兰我们有一个秘密的、群众性的党，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老党。然而，执委会和波兰党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意见分歧，而且是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在农业问题上，在民族问题上，部分地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关于农业问题我们将同波兰同志专门加以讨论。我认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波兰同志在农业问题上所持的主要观点是过时的，几乎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我提醒同志们注意第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当时我们曾建议：为了争取农民，我们也要抓住分配大地主的田产问题。我们的这个建议部分地遭到意大利社会党人的反对。现在证明法西斯党人很懂得提出这样的纲领为其所用，以便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这个错误会使我们在波兰以及其他国家付出很大代价，好在波兰党现在已经有了转变。我们希望在农业问题上会同波兰党一致起来，制定一个也能吸引农民的行动纲领。共产党是工人的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提出工人的要求，它应该既是工人阶级的党，又是善于把一切被压迫阶层引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来的党。

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同波兰同志有着类似的意见分歧。我们希望也能消除这些分歧。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表明：波兰党内有少数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很少的少数人反对统一战线。然而，它却很典型地说明了，在最老的一个党内也有这样的反对派开始活动。我们相信，波兰党本身会消除这些意见分歧，也许已经消除了。但这些分歧确实存在过并且表明，统一战线策略的实际运用是多么困难。

关于巴尔干我不准备多讲。我必须指出，我们的巴尔干联盟

作用不大。我们的组织几乎没有作为巴尔干联盟存在，会议不能正常进行。我想，我们必须抓紧加强巴尔干联盟，保加利亚党对这个问题要多注意一些。

再谈几句**罗马尼亚**。我们有必要向大会说明，罗马尼亚同志的代表团在此期间接受了任务，他们不顾一切迫害，忠实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你们知道，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几百个罗马尼亚同志被投入监狱，直接从会场上被抓走的，他们中有些人已被枪杀，有的至今还在狱中。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结成了反对共产主义者的可耻同盟。我们的罗马尼亚朋友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忠于共产国际的旗帜，忠于他们的职守，他们的功绩就更大了。

南斯拉夫党经历了一场危机。在那里也提出了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的问题。那儿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还有很大困难。但我们看到南斯拉夫党又前进了，在工会里一场新的运动开始了。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党将重新获得它原有的力量。关于南斯拉夫的意见分歧将有一个委员会去解决。

在**美国**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里，我们党的发展极其缓慢。也许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不象英国这样缓慢。我们的党参加工党的问题已经得到了积极的解决。我们的党决定加入工党。我认为，未来执委会的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注意英国的问题，我们必须开始研究英国。我们还不知道英国发展缓慢的原因。一般说来，英国不是一个有着很大的群众政治组织的国家。你们知道，在那里不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党员人数都不多。在那儿没有任何类似德国的情况，那儿有着独特的传统。由于大量的失业和无产阶级的异常贫困，英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出奇地慢。这是一种停顿，因此我们有一切理由比以往更加注意英国的运动。

我们也成功地派遣了一个代表到**美国**，他在那里呆了相当长

的时间，我们要研究整个运动的经验。美国运动的最大困难是把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统一起来的问题。那儿的形势同波兰、南斯拉夫、芬兰和拉脱维亚完全不同。在这些国家里我们经历了一次革命，工人阶级的领袖曾受到工人阶级的审查并得到承认。在美国则是另一种情况：一个相当强的左派工会运动和一个派别斗争激烈的共产党，所以在美国还有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

在奥地利，我们的党虽然有很大的困难仍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匈牙利，形势是很令人遗憾的。在这里我看到许多同志劲头十足地参加了派别斗争，以便使形势恶化。请允许我把他们的行为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做一点剖析。在那些曾在革命中担任过领导而且在过去有过功绩的同志中，现在有许多人做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或者无法想象的事情来使形势恶化并给自己的党带来损失。现在执委会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一切争端。我根本不想谈流亡的坏话，从历史上看，流亡能对事业有很大好处。也许意大利党现在将不得不流亡一段时间。但是有这样的流亡和那样的流亡，有在革命失败后需要克服很多困难的流亡，但是我们的匈牙利同志在这方面却走得太远了，太过分了。我相信，第四次代表大会将十分严肃、十分坚决地表明：我们决不要再重复经历我们所看到的事情，也决不能再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个星期以前，在一天的时间里匈牙利就有170名共产党员被捕。虽然那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正处在上升时期，而我们党的处境却要多坏有多坏。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是：在这工人运动发展的时刻，在资产阶级又一次开始逮捕我们的千百万同志的时刻，消除流亡派别，建立一个地下党。

附带说一句，在匈牙利，合法活动与秘密活动的结合容易一些，因为那里的共产党人仍有着办事认真的传统。

在日本有一个很小的党，它在执委会的协助下同最好的工团主义分子联合起来了。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年青的党，但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日本党现在应该制定一个纲领。正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对日本有着极大的意义，因为日本运动的重要人物第一次在这里会面了。

在印度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前几个月里，我们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成功的，他们铺平了通往印度的道路，打开了通向报界的入口，涌入了工会，现在他们正在把印度的共产主义分子集合起来。我相信，这是向前迈进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今年我们在土耳其、中国和埃及强弱不等地建立了党的核心。当然，我们一定不能抱任何幻想，因为这还是很小的核心，但却是向前迈进了一步。我们必须帮助那里的同志做好两件工作：第一是扩大无产阶级运动的核心，第二是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整个解放运动的先锋队不断前进。

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现在我要谈谈红色工会国际。同志们，你们知道，在1921年，甚至在最好的政党之一——德国共产党内有一股取消红色工会国际的潮流。当时在德国党内非常严肃地讨论了红色工会国际是不是早产儿，是否应该取消等问题。这当然是在列维思潮的影响下发生的，但是发表这种议论的不光有列维分子。这对红色工会国际来说是个危险的时刻。当然，执委会把同取消红色工会国际思潮进行斗争看作是自己的义务。我们认为，红色工会国际根本就不是早产儿。

现在这股潮流在德国已经完全消除了，我希望在其他国家也能这样。红色工会国际大有希望取得成就。可以预言，在今后的几年里——如果不是几个月的话，红色工会国际会得到重大的发展，获得巨大成绩。大家知道，现在阿姆斯特丹分子想加速分裂

工会，他们在法国完成了这个分裂，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分裂，在德国，我们正面临着工会分裂的危险。我们的看法是：我们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任务在于同这种分裂进行斗争。我们需要的是工人运动的统一，而阿姆斯特丹分子则需要工人运动的分裂。我们赢得的影响越多，这些人就越要分裂工会，我们就越要与之斗争。就这方面来说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努力采取应付措施。要采取哪些措施，我们还要专门谈。但是如果他们迫使我们独立地组织起来的话，就象他们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所做过的，以及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将要做的样子，那么我们就要宣传：作为分裂结果的我们的工会将伴随着要求统一的大喊大叫而诞生。作为开除结果的我们新诞生的工会组织的第一声喊叫必定是：工会的统一！

如果必要的话，捷克、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同志必须普遍地或只在一个部门建立独立工会，发出的第一个口号应该是：统一！为工会运动的统一而奋斗！我还要在报告的第二部分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在合作社问题和青年问题中我们的运动取得了重大进展。我想特别谈谈关于青年国际的情况。青年国际迁到莫斯科这事被证实了，那些忧虑是没有根据的，青年国际工作得很好。虽然我们得承认，在一些国家里出现了低潮，这是令人不安的迹象。而且德国的青年也同其他国家的青年经历了艰苦的时期，这标志着工人阶级的形势普遍困难。尽管如此，青年国际和青年运动仍是共产国际的先锋队。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将召开青年代表大会，我们要给予最大的重视。我们必须看到，为使我们的青年组织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采用新方法是必要的。我们还要做到使我们在青年中间占绝大多数。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将给社会民主党人在青年运动方面带来极大的损失。为了深入那些对政治不大关心的青年群众中去，采用新的方法是必要的。我们

将有机会做这件事。

这就是15个月中我们工作的概况。当然我们犯过很多错误，你们应该对我们的错误进行批评。但是我们要坚持21条呢？还是不要坚持？例如我们的法国同志批评了第9条，并据此开除了法布尔。我不知道是否有个同志能说我们这样处理不正确。这次开除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是部分法国同志对此不满，他们说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权利，我们把第9条解释得太随便了。这次代表大会应该说明，我们是否有权这样运用第9条，就象我们已经用过的那样。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执委会决定，按照惯例各国共产党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召开本国的代表大会。例外也是允许的，但这是否绝对有必要，我并不想坚持非要去调查。而这个决议的含义是什么呢？它意味着我们要做一个集中的世界党，要成为一个有集中领导的党。我们希望世界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各党决定性的起点。我们不想使共产国际成为各党的简单的混合，这在法国已被激烈地批评过。

那么，法国的例子说明了什么呢？如果法国的党代会能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之后召开，谁知道是否会更好一些呢？正如我所说过的，如果你们要修改这个决定的话，我不会特别反对，我会同意的。但这个决定的意义在于：我们必须仍是个集中的世界组织。过去我们执行21条不够认真，如果你们为此而敲打我们一下，那么你们做的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执行21条必须严格得多，但我决不是说我们至今为止什么也没有做。共产国际才成立3年半，同志们，要在世界范围内把我们的共产党组织起来，这个时间是太短了。最大的不幸不是我们太不认真了。如果我们把21条仅仅看作是一张纸，那才是最大的不幸。但我相信，代表大会将表明：执委会的任务是执行21条。我们将成为一个真正国际性的世界党，这一点我们必须执行。从原则上讲，我们至今一直是这

样主张的，现在有必要把它变成行动。

这是执委会在前15个月中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今后的策略问题我还要继续讲。

同志们，我希望我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材料已经分发给大家了，或者将要分发给大家。我想，现在我只限于对这些论述做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我们必须讨论以下几个问题：国际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形势和工人运动内部的形势。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把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有关决议再拿到四大上来进行深入的审查。在我的论述中，我建议第四次代表大会可以简单地重申托洛茨基和瓦尔加同志在三大上提出的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意见。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肯定，在过去15个月的发展过程中，从根本上看这些意见确实是普遍正确的，事态的发展进程总的来说的确象这些意见所预见的那样。虽然我们在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也许还在其他一些国家里，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时的繁荣景象，但我们却很清楚地知道这种繁荣只是暂时的现象。瓦尔加同志在最近发表的小册子里把现在的状况描绘成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不是通常的一次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的黄昏，是资本主义的衰落。尽管许多国家的经济有某些好转，但世界形势仍和原来一样。资本主义不能从这种形势中摆脱出来。挽救人类的唯一道路，解救生产力的唯一途径在于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结论完全和原来的一样。我们尽可以重复三大所提出的论断：客观的形势仍是革命的。资本主义不能从自身找到使自己摆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决定性危机的力量。

下面谈谈国际政治形势。我们可以证明国际政治形势也是这样的：各种矛盾逐日激化，国际形势客观上仍是革命的。在过去

的15个月中，协约国的瓦解在以巨人的步伐前进。我们看到凡尔赛和约实际上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逐渐解体，这种解体还在继续。以劳埃德·盖欧尔格为杰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完全破产。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证实了这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破产。现在正在英国进行的竞选证明资产阶级空前地束手无策。在资本主义的最古老的国家里，典型的老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所进行的竞选斗争证明了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一点原则性的影子。这是资产阶级整个精神的没落。这是一场帮派的斗争，这场斗争更突出了至今为止已经很明显的情况：正是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遭到完全破产，而且资产阶级政党已没有能力再进行重大的原则斗争了。

我们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看作是世界革命进程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这段时间里，这些国家的斗争也提到很高的程度。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里尽管帝国主义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仍有一大批被压迫国家在继续进行解放运动。我相信，今天在我们中间没有人会怀疑下面这点：这种斗争尽管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的，但在客观上它现在是，以后仍然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此间，我们在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看到的伟大运动绝不是共产主义的，但客观地看，它却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头等重要意义。

几年来我们已经能看到其没落的资产阶级民主正在逐渐破产。

意大利的事件说明了什么呢？难道这对资产阶级民主不是空前的打击吗？难道意大利过去不是最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之一吗？当然，意大利曾经是这样的国家。法西斯主义的袭击不仅对君主政体的思想是个打击，而且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思想也是一个打击。在意大利，由于一伙人实际上把君主从政治上撇在一边，这不仅使君主威信扫地，而且使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整个

统治也威信扫地。我们必须看清：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决不是局部的现象，我们必然会在其他国家看到同样的现象，也许是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如果法西斯分子能在意大利站住脚——这在以后一段时间内是很可能的——那么甚至可以绝对肯定，很可能在德国，也许在整个中欧将出现类似的现象。德国斯汀纳斯政府的胜利在形式上也许不完全和意大利一样，但是从内容上看，可以说它在血腥统治方面同意大利完全一样。

现在我们在奥地利所经历的情况同样很接近意大利的转向，这对资产阶级民主制也是一个打击。迄今为止，在奥地利捍卫这个民主制的不仅有资产阶级政党和第二国际，而且还有第二半国际。

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同样的反革命转向正在酝酿之中，匈牙利就更不用说了，法西斯分子企图在意大利树起样板。

在巴尔干各国，特别是在南斯拉夫，我们已经看到了和意大利一样的现象。我们必须按照形势的本来面貌来看形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后这一时期虽不会很长，但对我们共产党来说却是个考验时期。在整个中部欧洲，我们也许会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程度不同地转向法西斯的时期，因此将必然出现我党秘密工作的一个相当长的阶段。执委会在几个月前已经通过特派代表提醒一些最重要的党注意，我们要对秘密工作时期作好准备，就象我们现在在意大利看到的那样。遗憾的是我们在召开四大的时刻所处的政治形势证实了这个预言。我们要清楚地看到这个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革命将停顿下来。相反，它是一个革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条直线。不是的，在其间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我们在意大利所看到的就是反革命的一次行动，但是长远地看，在这个国家里它是促使形势尖锐化，促使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事件。对其他许多重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也可以这样说。

一般地说，国际政治形势在这段时间里普遍尖锐化。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欧洲没有一定的均势；三大还说：事件的发生具有重大意义，甚至连议会冲突、大罢工等等都很容易导致革命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向你们大致谈到的情况证明这个论断是绝对正确的。国际政治形势正在尖锐化，我们在巴尔干所看到的情况值得注意。与希腊—土耳其战争有联系的事件表明，一场新战争的幽灵很快就会显现出来，一场新战争的危险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它实际上是未来的新世界大战的小序曲。就在我向你们谈话的时刻，这个很容易导致更大的连锁事件的问题正在尖锐化。就人们对形势的了解所及，现在还不会发展成为一场战争，但是在这以前如果没有进行社会革命，没有制止资产阶级国家组织新战争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在巴尔干所看到的情况就会在小的范围内成为那些将要到来和必然到来的事件的标志。

形势仍和以前一样不稳定。资本主义统治的衰败也在纯粹的政治方面表现出来。在同一个时间里，我们看到已经坚持了5年的唯一革命国家——俄国的政治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在讨论俄国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要详细地谈谈新经济政策。所以我不准备事先谈这个问题，我只想强调我在大会报告的一开始就说过的话。我们都相信，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不是由于我们某些共产党的弱点而产生的偶然的事情，相反，新经济政策是一件大得多的事情。你们和苏维埃俄国最好的朋友一样，说的都是对的：如果说俄国必须采取新经济政策的话，那是因为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力量太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是正确的，但是仅这一点还不能说明形势。我们相信，不仅是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我们的国家，而且也许所有的工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都将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经过这样一个政治阶段。新经济方针不仅是我们的弱点或世界无产阶级的弱点的产物，而且它还建立在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关系的基础上。

当然，在象俄国那样的国家里的农民同德国的农民不一样。但是尽管如此，在德国以及其他具有大批工业无产阶级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关键时刻，工人阶级也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使农民的决定性部分保持中立。工人阶级将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也是我们在俄国必须采取的。我说过，我们还要在讨论俄国问题时谈这些事情。

当我们观察世界形势的时候，我们都不能不注意到苏维埃政府这个头等重要的因素。目前，一方面协约国在分崩离析；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投入激烈的斗争；战争的幽灵在巴尔干游荡；资产阶级世界的均势陷于动摇。而另一方面，苏维埃俄国却由于实行了新的经济形式而得到巩固。苏维埃俄国因此变成了世界政治的重大因素。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的红星越升越高。由此而产生了客观上革命的形势。

资本的进攻是一种国际的现象，而且是激发革命的因素之一。工人阶级还不能完全制止它，但是有许多迹象表明（在法国，以及其他国家里），不久，在这方面的情况将发生变化。工人们越来越多地起来自卫，他们将会击退资本的进攻。

现在我谈谈工人运动内部的形势。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当前，在很短的时间里，合并就要变成事实。在德国，合并已经完成，昨天我们接到消息说瑞典也进行了同样的合并，布兰亭已经接受“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加入自己的党。两个国际的合流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完成，但在政治上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历史影响的事情。第二国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第二半国际加入到第二国际中去，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就不用我在这里证明了。但是如果必要的话，我只想引证马托先生的一段话，他是第二半国际的精神领袖之一，并且在精神上胜过某些象他一类的人。

马托在上一期他的《社会民主党信使》杂志中关于第二国际

的问题里说：

“不要抱幻想！两个国际的机械合并**在现有条件下**对那些退出了第二国际，希望创立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的政党来说，意味着倒退到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这是这些党的一次失败。”

在这里，马托清楚地说出了他的看法。当然，马托最后为第二半国际找到了一个安慰。他说：“我们将在第二国际内部捍卫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空话。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倒退到第二国际，只不过是第二半国际的完全失败。

所以，我们将看到的是修正主义政党的联合。两个修正主义国际的这次合并当前会以空前的速度加快工人阶级的分裂。我们也不得不说：不要抱幻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流现在意味着两个方面：首先它意味着准备对共产党人实行白色恐怖。法西斯主义的转向，以斯汀纳斯政府为首的转向是与世界政治形势有联系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就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达到空前的分裂，从而削弱其力量而做的一种准备。关于这第一点，我们不用花费很多时间就可以认识到：两个国际的合流为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反对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进行了准备。现在意大利反革命运动的首要人物是第二国际的叛徒，从前的社会民主党人——墨索里尼，这决不是偶然的；而德国的政府是以艾伯特和诺斯克为首、波兰的政府是以皮尔苏茨基为首，这也不是偶然的；在一些国家里，例如在英国和德国，第二国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仍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象德国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工会转向工人阶级方面来就足以彻底改变力量关系的对比。所以不要抱幻想！这个合并首先意味着为反对共产党的白色恐怖准备先头部队。

另外，这个合并还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分裂。我们现在主张工会的统一，而且也不无成果。改良主义者清楚地看到他们脚下的地盘正在丧失。历史地看，这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的话，这些工会作为整个的组织将归到共产党人的手中，这是必然的。这些人感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嗅觉并不坏。他们感到了并且很懂得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看到：共产党人以及所有的革命运动的影响正在工人阶级中增长。他们本能地感到了这一点并且企图抵制它。他们的行动好象直接受托于资产阶级，要把工会打得粉碎。他们在离开工会之前必须把它破坏掉。我并不是说这是资产阶级直接给的任务。你们知道，在政治上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例如斯汀纳斯根本没给工会领袖任何直接的书面的任务。但是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还是给了任务，这任务是：社会党领袖在下台前应该毁掉工会。在他们离开工会的时候要用力把门关上，把工会的所有玻璃都打得粉碎。情况就是如此。

如前所述，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长，会持续几年或几个月，但历史地看，它肯定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我们第二国际的“老爷们”也感到了。所以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当他们感到大部分工人转向我们的时候就进行充分的准备来搞分裂，他们想削弱、想毁坏工人阶级和工会，以使我们在工会中取得领导权的时候，接到一个烂摊子。我们说过，这正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这是空前未有的叛卖，甚至1914年的叛卖与今天所准备的叛卖相比也小得多。现在所准备的是个很有计划的叛卖。他们要分化和割裂工人运动，使其在应该准备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刻没有组织力量，被削弱、被分散、被割裂。这就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的政策。

在现今的分裂问题上，事情涉及的不是个小插曲，不是件小事情，而关系到相当大的问题。工人阶级尽管犯了许多错误，尽管有领袖的叛变，尽管遭到挫折，但是经过斗争仍建立了一个很大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形式就是能团结千百万工人的工会。在一定的时刻这个组织对我们的斗争会起决定性的作用，现在从历史

上看，这样的时刻临近了。在这样的时刻里，第二半国际将同阿姆斯特丹分子一起对工人阶级进行最大的叛卖。他们将试图把工人阶级的这个最后的组织，最后的出路打得粉碎，以使我们在取代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什么也得不到，这样就使我们没有真正的群众组织。这是我们必须估计到的最重要的情况。所以必须批判社会民主党人和阿姆斯特丹分子，他们成了工人阶级的职业分裂者，他们不仅背叛工人阶级，不仅损害工人阶级的政策，而且还直接破坏其武装和组织。合并后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下一阶段的整个政策将是完成这项任务，这就是我们要估计到的完全新的情况。

同志们，所以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不仅是作为反对我们的敌人的策略而产生，——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有责任制定反对我们的敌人的战略计划。——而且，统一战线也是由于整个的历史形势，整个的资本主义的形势，其经济形势和世界政治形势以及工人运动内部的形势而产生的。如果说我对有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政策的分析是正确的话，如果说他们在将来准备实行有意识、有计划地分裂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策略这一点是正确的话，那么由此便不可避免地产生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出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的许多原因我们就不得不着手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以反对第二国际的这个分裂工人运动的计划。

这正是统一战线的策略。

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否完成了呢？没有，它还没有完成。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地讲出来。我们党的影响在一些国家里有了很大的增长，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在我们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许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也不能说：我们已经争取到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我们面前还有艰苦的工作。在这种形势下，正象我们说过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最重要的方

法。下面一点必须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我们的斗争中不是一个小插曲，它是需要用—个时期，也许整整一个时代来完成策略。

我们也许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修改这项策略，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第二国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所以我们必须在整体上坚持这个策略。

从经济上看，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具备了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至于从世界政治形势来看，人们可以说这个形势是革命的形势。第二国际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如果没有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帮助，资产阶级就不能维持。所以我们同第二国际的关系不仅涉及到党的策略问题，而且是整个世界革命的问题。正象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联合起来的第二国际将以数年时间竭力去直接搞分裂，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以统一战线的形式，针对其分裂活动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以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我们已经从这个策略中获益，我们已经从中得到了某些东西。在今年的一年里，统一战线的策略给共产国际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一点。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争取到了大多数，如果我们做到争取大多数，那么我们就几乎有了一切。但是我们毕竟取得了许多成就。现在，在工人阶级面前作为分裂者出现的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我们的对手。以前在工人阶级中却是另一种看法，这也是有一定原因的。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们为了捍卫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不得不分裂老社会民主党。如果我们不完成这次分裂，我们就成了工人阶级的叛徒。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为了能够向工人阶级讲明真理，争取他们，所以必须分裂老社会民主党，而在老社会民主党内部我们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因此我们必须分裂老社会民主党，我们必须为我们阶级的真正解放运动创建一个核心，这就是共产党的成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得不忍耐着，听任人们称我们为分裂者。是

的，我们必须分裂老社会民主党，不能有其他的作法，否则我们就不能为自己创建一个核心，就不能找到解放工人阶级的途径。

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已经完成了这项任务，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共产党，虽然在党内还有社会民主党残余的影响，还有缺点，还有幼稚病和成长过程中的毛病，总之，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需要我们去克服，但今天的问题更多的是在于争取工人的大多数，挽救和争取世界无产阶级手中最重要的武器——工会。由此产生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同志们，我相信，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上对这方面的问题不会有大的争论。在法国，最后一些反对统一战线的人也放弃了原来的立场，更重要的是不仅法国的共产党人，而且大部分工团主义者现在也接受了这个策略。昨天我们同来自法国总工会联盟的朋友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当我们问道：你们现在还反对统一战线吗？他们回答得很干脆：我们干！我们实行统一战线。凡是关注法国情况的人都一定知道：现在在法国普遍开始自觉地、有计划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法国总工会联盟的工团主义者也是这样，因为没有其他办法。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需要使得一切想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人不得不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法国已经把反对统一战线的人争取过来，这是个很大的胜利，这个胜利表明我们的队伍现在团结起来了，表明我们将有计划地、自觉地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

统一战线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它决不应当是法国人所说的“选举的联合”。我们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这次调查对我们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我们所收到的三、四百个答复不仅来自我们党的中央机关，而且来自那些置身于工人阶级，在群众中工作的同志。现在正对这次调查进行整理，我们很可能还要出一本有关这方面内容的书，因为这是有价值的。这次调查表明，在我们同志的头脑中对统一战线到底应该意味着什

么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混乱。我们说过，它不应该是选举的联合，当然也不意味着同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上的联合。意大利党和法国党中央机关的答复使我看到：某些同志的观点应引起注意。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准备同社会民主党进行组织上的联合。如果我们这样作了，那将是我们所能犯的最大的罪行。我们与其在同工人阶级的最大叛徒，我们现在的敌人，资产阶级的最后支柱联合的声明上签字，还不如把我们每人的手砍掉。这决不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工人群众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实现日常要求的共同斗争。统一战线应该意味着：我们准备同一切工人——不管是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基督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其他什么名称的工人——在争取一块面包的日常斗争中，在反对降低工资、反对取消8小时工作日的日常斗争中，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为此，我们有时不得不同叛变了领袖坐在一个桌旁，这正是为着统一战线，而不是别的。我相信，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甚至对存在着混乱思想的党，对法国党，也已经解决了。

我们也将为工人阶级的每项局部要求而斗争。这一点还是我们以前的党员戈尔特的文章使我看到的。戈尔特写道：“我们必须反对任何罢工。”你们会问：“为什么要反对任何罢工？”按照他的观点，这是因为“我们必须准备力量进行宣传，进行革命。我们剩下的只是很少的人，我们的力量，德国工人党的力量太小了，以致使我们不能把力量集中起来进行罢工，而只能集中力量进行革命”。

这样的思想上的混乱已经达到这种地步，使得我们在这样一位政治人物的天真面前实在无能为力。他没有时间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日常斗争中帮助工人，原因是他想帮助整个的革命。任何一个同情工人阶级的人，任何一个不仅主观上赞同他们，而且对其生活有所了解，并同他们共同工作过的人，都会拒绝这样一种幼

稚的观点。正是因为我们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所以我们必须参加每次罢工，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并为每项局部要求而斗争。我们是革命的，但这不应该意味着我们不懂得有必要去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那怕是为其儿女争取一滴牛奶。我们反对修正主义，但不是反对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当前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是很有限的，我们知道，只有革命才会给工人的生活带来真正的提高。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要为工人阶级的局部要求而斗争，我们就只能组织他们。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统一战线看作是一种策略，这个策略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个阶段能完成的，而是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需要整整一个时期才能完成的。

关于工人政府口号的问题大家还不够清楚。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到处都可以运用的。很难举出一个有着强大的工人阶级，而现在却没有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国家来。这个策略在美国，也象在保加利亚、意大利和德国一样，都是适用的。这个策略在当前的总形势下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谈到工人政府的口号却远不能这样说。工人政府的口号绝不能被理解为可以普遍地执行。它的应用范围有限得多，它只能在下列情况的国家里运用，在这些国家里，力量对比的确是如此，以致于政权的问题、政府的问题，不论在议会内外都成为首要的问题。当然，今天在美国也可以借工人政府的口号进行很好的宣传工作，可以向工人阶级讲明：你们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掌握政权。但我们不能说，在美国当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工人政府的口号会引起同样的反响，就象在捷克斯洛伐克曾引起的，在德国将要引起的，以及在意大利曾经和将要引起的那样。

工人政府的口号绝不象统一战线的策略那样是个普遍的口号。工人政府的口号是统一战线策略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在这方面很容易犯一些错误。同志们，有的时候有人试图把工人

政府的口号解释为普遍的手段，好象我们一定得经过工人政府的阶段，我认为，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观点。同志们，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早下断言：如果工人政府成为事实的话，那将只是例外，只能是在非常特殊的、具体的条件下，在这国或那国实现。此外，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经过一个半和平的时期，也不意味着工人政府会给我们解除斗争的重担。而建立在议会基础上的工人政府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它在斗争中只能是个小插曲，根本不能制止国内战争。但这并不是说工人政府的口号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不能运用。工人阶级必须明白：工人政府只能是个过渡阶段，它决不能消除斗争，也不能制止内战，这一点必须讲清楚。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个口号的危险性，然后才能冷静地运用这个武器。

统一战线的策略也有其危险性，执委会已在十二月提纲中指出了这一点，尤其是在工人政府的形式下，它潜在着非常大的危险。在那些有着议会传统的国家里，例如在法国，它被理解成为好象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无产阶级专政，而在于其他的什么。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口号就是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别的。如果出现了工人政府，我们也不能避免国内战争，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国内战争会由于工人政府的存在而变得更加激烈。

关于工厂委员会运动我还得再说几句。在我的论述中关于这个问题是一个特殊的段落。我提出以下看法：有些党在工厂中没有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没有共产党的支部，这样的党就不能被重视，它不是一个严肃的共产主义的群众性党。还有，在有些工人运动中，还不善于通过工厂委员会去支持、去组织群众运动，这样的运动还不是严肃的革命群众运动。以上看法符合我们时代的几乎所有的较大的工人运动的情况。在德国很快就要面临着决定性的战役，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工人运动的整个先锋队主要是由工厂委员会的成员组成，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当我们谈到其他国家的情况时，我们总是不得不向我们的同志建议：首先要

在工厂里建立共产党的支部；其次要支持工厂委员会运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群众运动。我们的许多党没有听取这个严肃的建议。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项由库西宁同志起草的很出色的决议。这项决议指出了每个党应该怎样工作；整个工作的机器应该如何运转；要怎样建立支部等等。可是，如果我们不去执行它，那我们就白白地通过了这样好的决议。问题的关键在于切实地执行这个决议，在于建立这些支部。这样，运动才能继续向前发展。

我还要谈一谈共产国际的纪律问题。在勒努集团于巴黎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建议中有整整一大段谈到国际的纪律问题。那里写的都是些漂亮话。这个集团出色地论证了：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如果共产国际不执行纪律，那它就要失败。漂亮话！这个在建议中谈到国际的纪律问题的集团证明：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的言论和行动往往远不能一致起来。这个集团本可以做得好一些。是否执行国际的纪律，这只能通过行动来证明。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个很复杂的策略。现在有一个“国际”同资产阶级缠在一起，执行反对我们的一贯政策。为了同它进行斗争，我们必须严格地组织起来，我们必须有一个具有严明纪律的真正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并贯彻这一点。

我们在今后将面临着决定性的斗争。我听到一些来自可敬的同志的反对意见。他们说：现在是世界革命的停滞时期。只有当俄国工人阶级的物资生活水平提到高于欧洲和美国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时，革命才能前进，只有这样俄国工人的经济状况才能起革命作用，革命浪潮的新高涨才会出现。同志们，尽管我们的某些同志在主观上要革命，并且还是共产国际的忠实战士，但他们所主张的上述观点在我看来客观上仍是机会主义的，是巧妙的机会主义。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费时间，只有两句话：俄国工人

的生活状况在好转，这是事实。欧洲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在下降，而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在上升，这是很清楚的，虽然上升得比较慢，但毕竟是在上升。而且俄国工人的经济状况优于欧洲工人的时期就会到来。如果有人说：只要俄国的状况是如此的困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就不可能进行革命斗争，——如果有人这样说的话，那他就是真正的机会主义，是露骨的机会主义。

各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真正的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其他国家做榜样看，也不是要向其他国家炫耀自己有更多的面包和肉吃。不是！革命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找不到推翻资产阶级的其他出路。所以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才不能容忍那种停滞的论调。俄国的工人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而这些障碍是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不会再碰到的。各国的工人阶级都将得到俄国工人的支持。俄国的工人阶级是第一个迅速起来革命并受到整个资产阶级反对的工人阶级。其他各国的工人阶级都很难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向世界工人阶级说明俄国无产阶级的状况，说明他们遇到的封锁，他们的饥饿，他们的瘟疫和疾病，但同时也要说明他们所有的伟大之处。现在我们必须清楚：俄国的工人阶级尽管有其艰难困苦，但已经克服了一切困难，他们现在每时每刻，每天每月都在走向好转。我们对俄国革命的观点必须是这样，这种观点就是我们整个策略的一个基础。（鼓掌）

（译自《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共产国际出版社1923年德文版，第26—69页。
孙英珠译，游殿书校）

三，共产国际中期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上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策略的报告

(1924年6月19日)

同志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需要决定未来的道路。但是，首先我想检查一下过去的道路，因为第一，我们是第一次在没有列宁同志的领导和直接影响下进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工作的，其次，因为我们碰到的是在许多方面都是崭新的国际形势；最后，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这次代表大会看作是一次纪念大会。

不久以前，我们庆祝了共产国际成立5周年。我们过去的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构成了革命运动史上的4个阶段。因此，请允许我首先对共产国际的发展作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我想从两方面来分析共产国际的历史。

第一，共产国际存在的初期我们的力量有多大，最近几年我们的力量增长了多少。

第二，在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内部的派别斗争及各流派概况。

首先说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数量上的力量。我认为现在已非常清楚，在共产国际存在的最初几年里，共产国际在许多国家里其实只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宣传团体，尽管我们自己对这一点并不很清楚。起先我们认为我们很有力量，尽管当时我们在许多国家

里还不是共产党，而只是些大的共产主义宣传团体。这种错觉是怎么来的呢？其原因在于当时，也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群众中自发的不满很强烈，而我们把它当成了有组织的共产主义力量。但是我们错了。仅从兄弟的德国党的历史中举一个例子。

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在斯巴达克联盟一月起义时，我们以为我们的德国党是很强大的。群众的不满很强烈。对资产阶级、包括对社会民主党的敌视是自发的，而我们共产党人却觉得自己是领导这数百万群众运动的先锋队。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事件的过程，那就很清楚，斯巴达克联盟起义（我们绝不会为它感到羞愧）是工人阶级斗争中最光辉的一幕。

但是，那时我们党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它还很小，它只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宣传团体，在掌握群众的道路上才刚刚迈出第一步。我们在其他国家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况。因此，为了获得估计当前局势的准确尺度，不应忽略这一情况。尽管有许多缺点，尽管我们的各支部还有许多薄弱环节，我们现在在许多国家里已不再是宣传团体，而已发展成为共产党，有些甚至已成为群众性的共产党队伍。

现在谈谈共产国际内部的派别斗争问题。为了正确的理解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也很难避免的不同派别的斗争，有些东西需要解释一下。关于这一问题的纲领方面，我完全同意德国共产党给它的出席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的委托书中所说的话。我估计大家都看过这个文件了。它在许多方面是我们大家都能接受的，因而将使我们易于作出要在这里通过的那些决议。

德国共产党在我们5年的活动中找到了6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它们可以说是共产国际的钢铁库。

这就是列宁同志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专政和民主的提纲；接着是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

的提纲；21条；关于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条件的决议（“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组织苏维埃和苏维埃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共产国际通过所有这些提纲都是经过斗争的。但是更多的争论是围绕着纯粹策略性的决议展开的。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机会主义、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中派分子的斗争中诞生的，这是众所周知而无需证明的。要知道共产党人很多是来自第二国际的。现在已经可以直接感觉到共产国际内部存在着两个组成部分。

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来自第二国际，即原来的社会民主党人；第二部分是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的工人一代。这两部分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大家知道，共产国际的策略，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策略，主要是在反对右翼和中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非常清楚，列宁主义在共产国际内部过去和现在都必须首先与社会民主党的残余进行斗争，这种残余在共产国际内部显然是存在的。

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应当同另一种常常叫作极“左”的倾向进行严肃的斗争，这一点人们却不大了解。当然，实际上他们远不是左派，因为没有比列宁主义这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更左的东西了，但是人们已经习惯这样称呼这种倾向了。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布尔什维主义已对这种“左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共产国际内，其创始人和导师不得不在国际范围内同这些所谓“极左”倾向进行斗争，同样，我们当前也面临着这一斗争。

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俄国革命胜利的轰鸣声尚未停息，德国斯巴达克起义失败的程度和影响还不十分清楚。第一次成立大会没有出现尖锐的斗争。据我记忆所及，当时我们只出现一次引起意见分歧的表决，而这恰恰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表决：这就是关于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是否应该成立共产国际问题的表决。德国共

产党的代表当时反对立即成立共产国际。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明显地形成了各种小集团，而我们首先开始了反对右倾的斗争。你们清楚的记得应成为反中派主义支柱的21条。但是，就在那时，列宁同志以及支持他的观点的其他同志已不得不就例如议会主义问题开展反对“左”倾的斗争。一部分同志，顺便说一下，包括博尔迪加同志，表示反对利用议会。

然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工会问题展开了斗争。一些美国同志（已故的约翰·里德），还有一些德国同志坚持退出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但是列宁同志同这一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还在党的作用问题上进行了反对K·A·P·（共产主义工人党）和反对“极左派”（工团主义者）的斗争。一些“极左派”发言并声明：我们根本不需要党，至少在革命胜利以前不需要。

总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进行了列宁同志领导的反对中派分子的斗争，同时，也对所谓的“极左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英国共产党人是否应当加入“工党”（“Labour Party”）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

大家记得，不仅英国同志，而且许多同志都反对这样做。例如，在座的荷兰同志怀恩科普当时就激烈反对英国同志加入“工党”。他认为这是机会主义。但时代在变，人也在变。现在大家不是指责怀恩科普同志“左”倾，而是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倾向了。我们以后将会看到，这些指责是完全正确的。同志们，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共产国际内部的派别斗争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当尖锐的性质。

第三阶段，这就是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你们记得同德国三月起义以后出现的所谓进攻理论的斗争。这一斗争也被说成是反对革命倾向的斗争。事实上，这一斗争根本不是反对左翼的斗

争，而仅仅是反对“左”倾的斗争。这一斗争也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它构成了共产国际编年史中最重要的一篇。与此同时，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还展开了反对列维——他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了——，反对当时意大利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激烈斗争，但同时也展开了反对特拉契尼、博尔迪加以及一些直到现在还站在所谓极“左”立场上的同志的激烈斗争。可以说列宁同志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预先驳斥了博尔迪加同志现在的政治立场。

最后，是第四次代表大会。我们大家对这次大会都还记忆犹新，因此我也没有必要详细讲述它的工作了。通过了“工人政府”的口号，赞同统一战线的策略，与此同时，意大利人的罗马“左”倾提纲遭到了尖锐的批评并被大会否决，关于这一提纲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同志们，我们由此看到，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已经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上对中派主义、机会主义，同时也对极“左”倾向进行了斗争，并且也不能不进行斗争。

有一些同志——还是不坏的革命者，常常指责我们说：执行委员会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左”，这是没有原则性；应当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时候的路线，而不是今天反“右”，明天反“左”。当然，必须指出，通过对真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失算进行斗争来反对所谓极“左”倾会更有效一些。

（鼓掌）

但是，同志们，反过来也常常是正确的。因此，不要因为我们反对极“左”倾，就说我们无原则。应该懂得，这正是马克思主义。

如果有人声明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接受马克思主义，不过要把马克思所写的反对蒲鲁东主义的东西除外，要知道它也想显得很“左”，想成为比马克思还左的流派，你们会怎么说呢？但是，除去反蒲鲁东主义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成其为马

克思主义了。

同志们，对列宁主义来说也同样如此。我知道一些优秀的同志，他们说，列宁所写的全部文章都是卓越的著作，但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并不完全正确，列宁在这里也许有一些向右倾；他们说，在共产国际里并不存在“幼稚病”。如果我们是孩子，那么想必已是不生任何病的“神童”。

同志们，我们必须看清这种思想后面隐藏着什么。除去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所发挥的思想，列宁主义也就不成其为列宁主义了。必须清楚地认识这一点。那些支持除去《“左派”幼稚病》中所发挥的思想的列宁主义的同志们使我想起了法国革命时代的一个法国农民，据说这个农民高喊：“皇上万岁，但是要废除盐税。”（笑声）。不，同志们，我们需要完全的列宁主义，完整的，收“税”（即对极“左”倾进行尖锐批评）的列宁主义。

同志们，我们走的是一条老路，是列宁教导我们走的路，这条路决不是“无原则的”路。不能用市俗的观点去观察事物：如果你今天反右，明天又反所谓极“左”，那么你就成了无原则的人。

试想你驾驶一艘军舰，你应当把它开向一定的目标。在你面前是一个水雷区。你手头没有布雷图，水雷有时在右边，有时又在左边。你必须把军舰开过这些水雷区。而你就因为执行这一任务的船长把舵一会儿转向右边，一会儿转向左边，而说他是“无原则的人”。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有些很好的“左派”同志，例如博尔迪加同志，完全真诚地提出这类指责，说共产国际“无原则”，因为它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左”。需要指出的是，第二国际中反对我们的人也是这样断言的。

我在这里简略地叙述了一下共产国际的全部历史，以便使我们大家了解列宁主义不仅在纯系俄国现象的时候，并且当它在共

产国际内成为国际现象的时候，都自然地一直把主要打击指向“右派”、“中派”以及我们自己队伍里的社会民主主义残余。但是，为了使这一反右斗争达到自己的目的，像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主义一样，它总是同所谓极“左”流派进行斗争，这一流派照我们的看法实际上是个小资产阶级流派。因此，我们将继续走这一条道路，不要说，也不要嚷嚷纯属于虚有的我们的“无原则性”。这是在我们当前所处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因而也是对列宁主义的运用。

我在这里从列宁同志的著名的光辉文章《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引一段话。我认为这篇文章是列宁的最重要的革命论文之一。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读到：“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①

我本想把这些话指给博尔迪加同志看的，遗憾的是他还没有来。无论如何我希望同他观点一致的罗西同志能把这些话每天读上两遍，起码当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能做到这一点。这会给他带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576页。——译者注

来很大的好处。（掌声）

你们看到，列宁同志甚至允许“改良主义”行动。他有意用这一字眼，显然是想特别有力地强调自己的思想。当然，事实上这里说的自然不是“改良主义”行动体系，不是任何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这里使用“改良主义”这个词恰恰是为了强调其反对极“左”的基本思想。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立即开始了反对法国弗罗萨尔的斗争。正如大家知道的，现在此事已经了结。现在我们可以代表法国党和国际向弗罗萨尔表示感谢。他的作用好比是一贴膏药，把法国共产党内一切坏的和不健康的東西都拔除了，因而使它的机体变得健康了。

接着，我们又不得不同所谓挪威工人党进行斗争。这是个明显的半改良主义、半右翼工团主义的政党。非常清楚，党和工会运动领导人李安是最庸俗的社会叛徒。我想现在连霍格伦同志也会同意这一点的。

在意大利进行了反对右翼社会党领导人的斗争。

在瑞典，执行委员会需要纠正瑞典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右倾错误。现在还不能说它取得了多大成就。

然后是保加利亚事件，它也同样暴露了右倾。

我应当强调一下，世界范围内这些右的倾向是一种性质各异的现象：它们与该国运动的传统和文化水平有关。保加利亚的情况和瑞典的不一样，英国的情况和挪威不同，苏联（党内反对派）的情况又与法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等等。但是，尽管存在着各种差异，所有这些倾向都可以概括为右倾。你们都知道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保加利亚问题的决议。保加利亚党的优秀领导者们后来也认为执行委员会是正确的。保加利亚党已经做了许多纠正工作。

下面谈谈德国党。这里也进行了反右斗争。一些人，例如捷

克的报刊断言，执行委员会砍掉了德国党的整个老的上层。我必须完全公开地声明：执行委员会不能把这一功劳只记在自己头上。恰恰相反，我们对这些老的上层支持得太久了，其原因下面我们还将谈到。总之，德国开展的斗争是反对右倾错误的。

下面谈谈俄国党内的争论，关于这一争论代表大会还要详细研究，它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俄国党把争论中显露出来的那些倾向看作是小资产阶级倾向。但是这些倾向在许多地方带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性质。它们具有国际意义。我手头有一份谢德曼的《前进报》，上面有一篇文章在谈到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时写道：“半年前人们议论纷纷并到处都寄以巨大希望的那个反对派现在在那里呢？”

是谁对它寄以巨大希望呢？原来是德国的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像你们知道的那样，这些希望没有实现，并且我们但愿它们永远也得不到实现。（鼓掌）事情竟然发展到在该《前进报》的同一期上发表了一篇谈拉狄克同志的文章，其中说拉狄克与共产国际的其他领导人不同，他对事物具有清醒的明确的观点（请听！请听！）我不断言，拉狄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值得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赞许。但是有一部分他毕竟是值得他们赞许的。

如果拉狄克到现在为止还没看清整个局势的话，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拉狄克现在应该考虑一下这篇文章了。他要问问自己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为什么《前进报》称他为清醒的和彻底的政治家。

很遗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不得不同法国运动中新的右倾派别作斗争。我已经说过，弗罗萨尔的作用好比是一张贴在身上的膏药，把党的机体内的**一切不健康的**东西都拔除了。谨慎一些，应该说：“几乎”一切。

这些右倾派别中有一些是很危险的。我们不久前听到列别在帝国国会的发言，他说：“英国的工人政府和法国的左翼联盟掀

开了世界历史上的新的一页，他们将给人类带来和平”，等等。

换言之，我们这里碰到的是现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群众中也在冒头的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幻想的表现。如果列别这么说，那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如果罗斯梅尔在法国代表他的党就成立英国工人政府一事写出类似的东西来，那么很遗憾，这同样是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幻想的表现，他成了这些幻想的传声筒。

这样，法国党内形成了右倾集团。幸而它的人数不多。我想它也不会长久。我觉得它存在的时间也只有马尔萨尔政府那么长。大家都知道，马尔萨尔政府是很短暂而且很不巩固的。执行委员会将尽自己的努力去阻止以苏瓦林和罗斯梅尔同志为代表的右派的增长，苏瓦林在这里说得越多，自我否定的也越多，对罗斯梅尔同志我们抱的希望要大一些。总的说来，法国党对这一派别进行了激烈的，也是完全正确的斗争。

下面我们还应当同美国运动中因所谓第三党——拉弗列特党，而暴露出来的某种右倾作斗争，例如反对我们的同志在选举中和这个小资产阶级组织结盟的倾向。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们曾经有过某些动摇，因为我们对美国的了解太少了，那里的运动还不够发展，甚至独立的工人党这一起码思想都嫌太新鲜了。中层工人在美国依然投资产阶级政党的票，他们还在希望成为独立的业主。当时不容易作出决定。然而执行委员会还是决定反对这种策略，并且正如事态所证实的，我们是完全正确的。

在英国党内也存在右倾。有一封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2个月或者3个月写的信，在信里我们要该党注意，它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中犯了重大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意德国同志给它的代表团的委托书中所说的那些观点。

你们看到，执行委员会同各种各样的右倾进行了斗争。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同极“左”进行斗争。

至于兄弟的德国党，我们也曾经有过非常悲观失望的时刻。

你们知道执行委员会的两封信和我的文章。我们曾经担心德国同志在工会问题上会屈服于“新策略”。这会带来许多危害。我们相当有成效地对这些极“左”倾向进行了斗争，我们做对了。有一段时间不仅左派，还有中派集团，甚至某些右派都声明说，退出工会是不可避免的。关于右派，这一点我不敢完全肯定，但是对于中派集团我绝对肯定这一点。这个集团中两个有影响的同志来到了莫斯科，恳求我们绝口不提反极“左”，因为据说所有的德国工人都主张退出工会。用他们的话说，这几乎是一种自发现象。

如果德国党和执行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不够坚定，这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现在德国工会又得到了巩固。这已是大家都清楚的事。处在地下状态和半地下状态的党，如果允许共产党员退出工会，它就会灭亡或者变成一个宗派，而不成其为一个群众性政党。因而我们也必须进行反对极“左”的斗争。就算这个派别人数不多，但是，小小溪流也能变成滔滔大河。如果我们想站在牢固的原则基础之上，如果列宁主义对我们来说不只是空话，我们就应当牢记我引用的列宁的思想。我们不让极“左”派发展，同样，也不让成为国际现象的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发展。如果格拉齐亚德伊同志在意大利把他还是修正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时所写的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旧文章重印成书，那么此类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在我们中间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如果匈牙利的卢卡奇同志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作出同样的事，我们也是不会容忍的。

我这里有鲁达什同志的一封信，他是卢卡奇那一派的领导人之一。他宣布打算反对卢卡奇的修正主义，但是该派禁止他这样作，于是他退出了该派，因为他不能容许冲淡马克思主义。同志们，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会为此高呼：“鲁达什，好样的！”

在德国党内也存在着这样的派别。（科尔什教授！）格拉齐亚德伊同志也是教授。（喊声：卢卡奇也是教授！）。如果再出

现一些这样的教授，并且开始散布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事情将很糟糕。在我们的共产国际内部，我们不能容许这类理论上的修正主义。

德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国际》在最近一期上刊载了自称“极左派”的某波里斯的文章。（路特·费舍：“不是教授！”）作为例外，确实不是教授，但也不是共产党人，至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把他留给布哈林同志去处理，布哈林同志将在其纲领问题的讲话中批判他。同志们！德国工人不能容许在他们的理论刊物上发表非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章。例如，这个波里斯断言，殖民地的超额利润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要知道这是第二国际的“散文”。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帝国主义都可以从存在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榨取来的超额利润这一事实得到解释。该杂志的编辑科尔什同志“保护”列宁同志，避免偏离列宁主义。我觉得有必要给科尔什提一个友好的建议：首先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我听说德国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否定波里斯的文章。这样做很好，但还不够。如果我希望《国际》杂志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尚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手里，我觉得，我对德国党的要求并不太高。

如果格拉齐亚德伊同志是一个坚定的修正主义者，那么我只能对此表示可惜，因为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好同志，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既是修正主义者，又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国际不能容许我们的同志在这类问题上擅自行事。我们大家有时全被政治吞没了，不能去阅读所有的小册子、书籍和文章。有些同志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没有时间去读所有这一切。”但是这不是列宁主义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要知道，有整整一代的青年和工人，他们愿意接受共产主义教育，阅读这些文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完全清楚的认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

去。

同志们，再重复一次，今年我们的斗争90%应是反对“右”倾。我想，这次代表大会也将如此。首先我必须承认，我们对兄弟党的文件研究得越多，也就越加相信对“右倾危险性”不能低估，这个危险比我们任何时候想象的都要大；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同志都是坏人，而是世界历史目前所处的时期使然。

我们现在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中间的低潮时期。在这一时期必然出现右的危险是完全自然的。我们阵营里的社会民主主义残余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多。我们应当根除这些右的倾向，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但是，只有我们对口头上的激进主义和“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不作任何让步，只有在自觉的极“左”倾即将发挥某种作用的时刻迅速地挫败它，我们的斗争才会取得成效。

我们召开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时的形势如何？

许多人认为，事态发展得还不够迅速。对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大家都不满意，我们都认为形势发展得太慢。我们期望德国发生革命，但是革命没有发生。困难是很大的。

有时觉得我们挪动得太慢，简直慢得可怜。主观上讲这是对的。当然，从我们主观感觉上来说，是很缓慢，因为我们还必须等待结束英国的麦克唐纳时期、法国的左翼联盟和德国的目前事件。

如果我们的进展能够快一些，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很大的幸事。但是从客观上看，我觉得事态的进程并不那么慢。

据说，停在转动很快的大磨盘上的苍蝇觉得磨盘是不动的。我们也一样，虽然世界历史的车轮实际上转得相当快。

最近五年来的总结如下：

1. 有半打君主国倒台，其中包括俄国君主制在内，而这是有点意义的。（喊声：“完全正确！”）俄国沙皇制度的复灭对世界革命具有不小的意义。

2. 我们夺得了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尽管还有六分之五，但是这六分之一夺得了并且得到了巩固。

3. 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亚洲及其他边远国家的革命运动。

4. 在先进国家里资本主义遭到削弱并且部分地陷于混乱状态。

5. 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进步。当然，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和叛徒，但是客观地讲这是前进了一步，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瓦解的征兆。

6. 各国共产党成长了。我们已经不只是宣传团体了，我们成了世界共产党了。这样的总结当然有些枯燥，我们期望更多一些，但是，同我们一般想象的比起来，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最近这一年在保加利亚、德国和波兰都爆发了运动。毫无疑问，这决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了我们正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

总之，无论是在世界政治方面，还是在国际工人运动方面，最近一年都是充满着事变的一年：英国的工人政府，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选举，丹麦的工人政府，美国小资产阶级派别的迅速发展，挪威的持续半年的罢工斗争，第二国际的解体，国际运输工人代表会议，英国的罢工风潮，中国的铁路工人罢工，印度15万纺织工人的罢工等等。总之，事变是相当大量的。我们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事情在向前发展。

我现在谈谈世界经济状况。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由瓦尔加同志作专门报告。就我看到的来说，我觉得瓦尔加同志的估计是正确的。没有一个人证明他的提纲中有错误。估计是怎样的？我们在第三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对此发表了看法。我们没有必要作许多修改。资本主义继续处于衰落时期。我们看到美国新的经济危机的开端以及世界性的农业危机。在某些欧洲国家里我们看

到了局部的不大的发展，大部分是一国靠牺牲其他国家取得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情况正在正常化。希法亭扬扬得意。他说，我们重新接近于稳定状态。他在《社会》杂志上断言，只要中欧恢复稳定，就会出现这种稳定状态。所缺少的仅仅是这样一件“小事”，即这一稳定局面是完全无法建立的。它只存在于苏维埃共和国，即恰恰是在他所说的情况还不正常的国家里。

如果“正常”指的是德国、奥地利和波兰货币急剧贬值，直接破产，然后又增值，但是必然会重新贬值，如果这是正常的，那就请便吧！我们衷心地祝愿你们今后也有这样“正常的”时光。如果现在法国法郎的情况也是正常的，那么我们祝愿它今后还会有这种“正常情况”。如果全世界笼罩着农业危机，40%的美国农场主必然贫困化，如果在这种正常情况下有将近700万失业者，——如果所有这一切都是正常的，那么这种“正常”只不过证明了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受的危机的规模。

我们清楚地知道，阶级斗争在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工资水平越来越低，德国的工资水平比1923年低20—40%，每周的工作时间大大超过48小时；甚至在英国实际工资常常也只及战前的75%；法国没有失业，有大量移民，但物价的上涨仍然超过工资的增长；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许多国家，实际工资都只相当于战前工资的50—70%。因此，工人阶级的状况越来越恶化，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事态发展得不如我们预定的那么快，但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衰落、没落时期还在继续。

这在政治领域比在经济领域更为明显，因为政治常常是反应更快、更灵敏的晴雨表。根本谈不上什么世界经济的稳定状况。在这方面资产阶级对事物的看法比它的走狗社会民主党人要悲观一些，因为资产阶级离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要近得多。我们没有丝毫根据来改变第三次和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中所表达的共

产国际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在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在许多方面出现了新的国际形势，形成了新阶段。我们在第四次世界性代表大会的决议中预言过这个阶段，这就是所谓民主和平阶段。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写道：

“现时国际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法西斯主义、戒严状态和反对工人阶级的日益加剧的白色恐怖浪潮。但是这并不排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不久的将来在若干最重要国家里，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会被民主和平主义纪元所代替。”^①

这是1922年说的。也就是说，一年半以前共产国际已经明确地预言过民主和平主义“纪元”。

这样，我们还在全面戒严的时期就预见到民主和平主义阶段。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倒过来：在进入民主和平主义纪元的时刻，我们应当看到日后的戒严和资产阶级疯狂反革命的新纪元。民主和平主义“纪元”未必还能持续多久。这一点我们也预见到了。在同一个决议中我们写道：

“在英国（在最近的选举中工党实力的加强）和法国（所谓‘左翼联盟’胜利的必然性），这种民主和平主义的过渡时期是很可能出现的，并且它还会使和平主义的幻想在德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复活起来。从目前资产阶级实行公开的反动统治时期一直到革命无产阶级完全胜利，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同时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暂时的风波。”^②

可见，共产国际预见到了这些极其重要的事实。现在它们到来了。我们面前确实是崭新的形势：在欧洲一些最重要的国家里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民主和平主义“纪元”。在英国是“工人政

^① 参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15页。

^② 同上。

府”；在法国是左翼联盟，其中社会民主党人在**事实上**，而不是在**法律上**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在丹麦是工人政府；在奥地利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巨大胜利；在比利时，王德威尔得大概将在选举以后将执政；在日本是新的左翼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由于法国左翼联盟的胜利大概也将发生类似的反射现象，也许会有局部的新的细微差别，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资产阶级仅仅是资产阶级法国的附庸。在美国，我们得到专家所作的所谓“和平主义”的结论的支持，同时开始了所谓**第三党的运动**。

往下我们看到的是各国在法律上承认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民主和平主义“纪元”。同志们，这一纪元必然不仅在社会民主党工人和非党工人中间，而且也在我们的缺少锻炼的共产党人中间，引起新的幻想，并且加强一切半自觉的右倾情绪。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一切。

资产阶级开始用“治疗”代替“外科手术”。你们知道专家的结论。我已经说过，我认为这是套在德国无产阶级脖子上的绞索。但这看来是丝的绞索。它的外表很柔软，并且是一点一点地逐步拉紧的。而社会民主党人把这叫做和平主义，叫做民主的胜利！我们当然要反对专家们的这种解决办法。尤其不应该屈服于幻想，当然，把专家们的这一解决办法付诸实施是一个极大的空想。越是企图掩饰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缝补匠的这项工作垮台得也就越快。反正一样，这就象只破袜子，越是用朽线去缝补，它就破得越快。越是努力把破布片缝在一起，越是声称现在我们大家联合起来了，我们有了共同的纲领，也就越快地弄清楚，专家们的解决办法仅仅是一纸空文。

当然，我们将竭尽全力去反对这种解决办法，并且揭露社会民主党人所起的叛徒作用。

在这民主和平主义“纪元”期间今后将出现什么呢？我觉得，例如法国“左翼联盟”政府将会做出不少有助于很快澄清局

势的事情。赫里欧政府在它的众所周知的宣言中已经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实质。法国社会党人投票赞成占领鲁尔区，他们也必将投票赞成赫里欧的预算。我想，不久的将来，步前任彭加勒之流的后尘，赫里欧政府大概很快就会开始向法国工人开枪的。因而，我不认为幻想能在法国长久维持下去。

现在已经清楚，英国“工人”政府不是一时的现象。恰恰相反。我认为，所谓“工党”大概在几年里将会在这一那一联合中参加执政同盟。它已足够强大，而资产阶级力量又过于动摇，不会不出现执政的事实。可以明确地说，国际社会民主党目前已成为资产阶级的“第三”党。美国在谈论美国“民主”“第三党”。但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其实客观上无非是世界资产阶级的第三党。

因此我认为，英国工党大概还会参加其他执政联合。它参加政府不会是一时的现象，但是，它执政越久，它在英国工人阶级中引起的幻想也就越少。

人民大众的新情况对我们来说并不突然。许多社会民主党工人和非党工人将产生幻想。列别显然表达了许多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看法。不但如此，或许英国工人政府和赫里欧一起在一定时间里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以救助。当然，在这种条件下必然会出现民主主义的幻想。代表大会应该提出下列任务：阐明如何与这些幻想作斗争，怎样更接近社会民主党工人和非党工人，使他们脑海中有一个印象：欧洲出现的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向他们指出，和平主义是使工人软弱无力的安眠药，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主要国家里。

专家们的结论包含着一系列隐蔽的残酷无情的要求。德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说出自己的结论，而国际无产阶级还有待于说出自己的结论。如果连国际无产阶级也无力在最近否定这些要求，那么我们毕竟有义务向工人说明，所有这一切应当如何结束，并向

他们表明，我们共产党人将比过去更加鲜明地强调自己的观点。我们鼓动的性质将因此而作许多变更，因为我们现在处在新的形势之下。就以裁军问题为例吧。

现在难道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向社会民主党人重新提出当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著名的小册子《欧洲能否裁军？》中曾经提的问题的时候吗？

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了：在英国掌权的是你们的“工人”政府，第二国际的政府；在苏联执政的是苏维埃政府，我们的符合第三国际原则的政府；再没有沙皇的哥萨克了，俄国沙皇制度已不复存在了，苏维埃政府任何时候都同意裁军。你们在英国有工人政府，在法国有左翼联盟，在这一联盟下社会党人实际上参加了政府。你们在美国正在经历“民主纪元”；在奥地利和比利时你们是有力量的。你们说你们不要战争。那么问题在哪里呢？你们是否愿意支持裁军计划呢？我们非常清楚，他们不仅回避这个问题，甚至还在英国、法国到处支持军备。我是举这些作例子的。还可以举大量的例子。这就是国际形势的总的特点。

尽管有和平主义的、正常的“时代”，我仍然认为，在资产阶级欧洲的最重要的国家里，政权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了。下面解释一下，我这指的是什么。

同志们，我们听到有人声称，欧洲的形势是正常的，资本处于稳定状态，一切都进行得顺利之至。但是政府危机还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最近几个星期有半打政府垮台了。诚然，这些政府还不是被新鲜的革命之风扫除的。但它仍然是不稳定的征兆。整个政治形势都说明这一点。在欧洲最重要的一些国家里，政权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现在赤裸裸的、公开的、纯粹的——或者准确点说肮脏的——露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权已经不行了。在许多国家里，资产阶级不得不玩弄诡计——因此在英国出现“工人”政府，在法国是同社会党

人的“左翼联盟”。资产阶级不能象迄今为止的那样进行统治。过去英国是两党制。现在我们在这一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社会民主党成了资产阶级的“第三”党。甚至强有力的英国资产阶级也不能靠老办法进行统治了，它抓住“工人”政府不放，欧洲资产阶级有时抓住法西斯主义，有时抓住社会民主党不放。法西斯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右手，社会民主党则是资产阶级的左手。形势中的新东西就在于此。在资产阶级的日程上尖锐地摆着政权问题，而这正是平衡不稳定到何等程度的最好标志。

我们看到，第二国际已是第二次去执政了。第一次是在战时，促使资产阶级这样做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须知现在已进入“正常”时代。资产阶级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问题就在于，目前的“正常”时代已不那么正常。应当懂得这一点。在欧洲所有主要国家里大量出现社会民主党人部长的时刻是完全可能到来的。资产阶级不能用别的办法进行统治的时刻将会到来。它必须利用社会民主党作为资产阶级的“第三”党。社会民主党同意扮演这种角色。

这就是目前时期的极端重要的特点。第二国际为英国提供大臣，实际上也为法国提供部长。资产阶级在比利时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例如丹麦等等都动用社会民主党人。这怎么理解呢？社会民主党断言，它似乎充满敌视资产阶级的情绪。如果我们苏维埃政府邀请邓尼金将军当部长，那人们会说什么呢？毫无疑问，人们会说，这证明苏维埃政府已不能再用老办法进行统治，它摇摇欲坠了，对它来说政权问题成了迫切问题。问题就在于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的作用与邓尼金对我们的作用完全不同，尽管社会民主党也断言他们敌视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仍然吸收社会民主党人作部长，这一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地位不是那么稳固，它不得不暂时通过所谓“工人”政府来实行统治。并且还不是在

爱沙尼亚或丹麦这样的小国，而是在英国。这是资产阶级地位已经动摇的最好证明，就实质而言，客观上已是革命形势的最好证明。这就是了解我们的立场的策略钥匙。

让我们回忆一下，例如德国党内就臭名远扬的“法西斯对十一月共和国的胜利”展开的争论。目前，这个问题无论从德国，还是从国际观点来看都已完全解决了。目前社会民主党显然已经成了资产阶级的“第三”党，成了执政党，参加执政的党。几乎在所有的主要国家里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显然，认为似乎法西斯主义战胜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是错误的。因而，拉狄克和布兰德勒的理论是错误的。

这就是共产党人手中的策略钥匙。似乎法西斯主义战胜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是不对号的钥匙，它必然会引出机会主义的结论。

假如认为社会民主党同法西斯主义作了斗争并被它所打败，那就会由此得出结论，共产党人应和社会民主党人接近，而不是加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并未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也没有被它所打败，所以共产党人应当持与拉狄克所主张的完全不同的策略。这里最主要的就是社会民主党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一翼。这是重大的政治事实。法国社会党如果不是资产阶级的左翼又是什么呢？在选举中，这一点可以说几乎象得到公证人文件证明似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党人一起提出了共同的名单。他们之间的全部差别就是在同一张选票上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候选人名单写在右边，而把社会党人的候选人名单写在左边。看来，不需要更好的证明了。法国社会党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左翼。它还遮遮掩掩，还没有公开进入政府，但它是政府的一个要素；事态越发展，这一点也将越明显。第二国际成了资产阶级的左翼，成了资产阶级的执政党之一。这一事实不仅暴露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叛徒本性，也暴露了不得不采取这种手

段的资产阶级的地位不稳固。

现在我来谈谈策略问题。首先必须就这一问题作某些一般的说明。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争取工人群众的大多数是战胜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条件这一问题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完全解决了。现在看来，还需要对这一问题作一些解释。兄弟的捷克党的某些领袖的发言表明了这一点。我也许对捷克事件注意得不够，某些地方我还不清楚，但是我所掌握的材料已足够作出某些结论了。我曾读过古拉同志的一篇文章，他引用了我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争取工人阶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重要阶层的大多数是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古拉同志发出了警报并试图让我去同列宁当年所写的文章对质。似乎我的话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下面是古拉同志的原话。

“但是，无需任何证明，‘争取工人阶级中最重要阶层的大多数’是不准确、不明确的说法，而对这种说法的解释在某种情况下归根到底也是矛盾的，因为争取工人阶级中‘最重要阶层’的大多数同样可以解释成争取无产阶级的少数，尤其是在不清楚这一定义中谁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工人阶级的那些阶层是较为重要的，那些阶层象季诺维也夫的引文中所说的是一般重要的，我们可以不予理睬。”

古拉是第三国际在捷克的最忠诚的拥护者之一，我个人认识他，他是一个好共产党人，但这一事实就成为更糟糕的征候，就更加证明捷克党的“丹麦王国并非一切顺利”，证明有人拼命地无论如何都要作出机会主义的结论来。

我不想用反证的引文来打扰你们，虽然我已收集了这种引文。我只想说明，在列宁领导下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说我们竭力通过组织“有决定意义的社会阶层”争取工人阶级。我不想说，在我那仓促的表述中完美地表达了争取最重要阶层中的多数的原理。但是总的思想是正确的，它同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一

致的：我完全接受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公式。需要的是大家都理解：争取多数是为了什么？为了革命斗争，为了推翻资本主义。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古拉同志的文章呢？文章中透露出众所周知的机会主义“理论”，似乎只有争取了几乎99%的统计学上的多数，并把他们组织到党内之后革命才是可以想象的。

这是纯粹的机会主义思想，如果我们真打算接受这种理论，它就会把我们引上歧途。我认为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检查争取多数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说不出什么新东西，我们只是应该反对修正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公式。有些同志很少关怀争取多数，对这个重要问题漠不关心。我们要同这些“极左分子”作斗争。但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这是些感情的革命者。他们不那么可怕。真正的危险在于，某些严肃认真的同志在他们同意谈论任何革命发动之前，首先要求几乎占99%的统计学上的多数。古拉同志写出这样的文章那就更糟糕了。文中那些隐蔽的情绪要比古拉同志公开说出来的多得多。

至于争取多数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应当肯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争取多数的问题更实际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刻即将到来，因为在一系列国家里我们已开始接近争取多数了。我们制定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统计表，它们就挂在这个大厅里。

我不想用数字对大家搞疲劳轰炸：这些数字说明我们象第二国际在其影响最大时那么强大的时刻临近了。在数量上我们将很快达到而且已部分地达到了这样强大的水平。在一些国家里这一点已经实现。因此，在我们面前将出现第二国际碰到的那些危险。这正因为我们在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当然，这不完全是原来的那些危险，因为我们旁边还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在活动，而不良分子在转到它那里去。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活动越坏，我们就越强大。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可以完全明确地提出关于多数的问题。

题。我们应当继续为争取工人阶级有决定性意义的阶层的大多数而斗争。这是列宁的最重要口号之一。当然，这无论如何都决不意味着我们允许自己退到社会民主党的地位。这是考茨基的办法：首先把100%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把他们联合在党和工会里，然后进行投票，而在这以后才按照全部艺术规则来“制造”革命。走这种道路我们当然永远也不能投入革命战斗，永远也不能成为真正革命的政党。

我们大家都知道列宁同志那篇关于俄国立宪会议选举结果的光辉文章。我们在已经执政的时候进行了这场选举。在3,900万选票中我们党得了950万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得2,500万票，对此列宁同志公开地说：我们还没有取得数量上的多数，但在决定性地点和决定性时刻我们拥有多数，而这是最主要的。如果古拉同志认为自己是列宁同志的学生，他就应当用这个来教导捷克工人：在决定性地点和决定性时刻拥有决定性的多数。现在捷克党内的最大危险就在于我们有过早发动的危险，这种说法正确吗？你们非常清楚，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这种危险。那么这篇文章又是针对什么的呢？在不久前德国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斗争以后，它的客观作用又是什么呢？在目前情况下，这篇文章实质上就是对右派的支持。需要公开指出这一点。我希望古拉同志不会坚持自己的错误。我们每个人都犯过错误，但是犯了错误，我们就应改正错误。而如果古拉同志有另外的想法，如果他想和支持他的那些捷克同志一起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同捷克党的这一翼作严肃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类理论中可以引出与德国党内右派的策略相类似的实践，并且在许多方面捷克党的情况要困难得多。

目前有许多人对德国党的力量持怀疑态度。拉狄克断言德国共产党人在选举中的胜利似乎并不那么大，《前进报》特别满意地引用了他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在德国议会中共产党人和社会

民主党人的比例是62：100，那么这对任何人来说都证明了 我们已接近夺得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因为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能够大大超过我们，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的不只是工人。所有这些都证明，我们已接近于夺得德国工人的半数和大多数。我看了一下德国工厂委员会的选举总结。对我们来说，这里的情况比在议会选举中的情况要好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停步不前。我们如果犯错误，还会失掉已争取来的群众。我们应该继续前进，我们应当在斗争中团结工人的大多数，我们也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这样，在德国事情发展得已经迅猛一些了。或许其他一些党也是如此。但是，对共产国际的90%来说，情况是各国党应该少想一些“崇高的政治”，多关心一些下列普通措施的实施。第一，它们应当首先善于建立一个共产党，并且建立在工厂支部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在企业中没有共产党的支部，我们也就不能成为共产党了。

第二，我们应该在工会中遵循正确的策略，善于在工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并从内部去夺取工会。

第三，我们在民族问题上应当实行正确的政策。

第四，在农民问题上实行正确的政策。

谁不善于在农民中间工作，谁就不是列宁主义者。我已经指出过世界性农业危机。单这一点已经是必须加强农民工作的有力论据了。广大农民阶层陷于绝望境地。到目前为止，甚至明显具有农业性质的国家里的共产党都不善于争取农民的同情。甚至我们保加利亚和波兰的党直至最近都没有表现出要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的严肃认真的要求。德国的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是如此。喀尔巴阡山罗斯的选举结果你们是知道的。许多捷克同志，塔皮格、加提等等，特别是喀尔巴阡山罗斯的当地同志们英勇地进行了工作，在这一选举运动中曾冒极大的风险。但我有一个印象，

整个捷克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农民运动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而这就证明，善于在农民中间工作是多么重要。

我们的党内同志（例如罗马尼亚的）不知道国内有多少农民，那里的土地关系怎样等等，这种情况不应再出现。

保加利亚党在1923年6月的主要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正是在于它同农民缺乏革命联系，对农民的作用缺乏明确的看法。现在它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事业已得到迅速发展。

我们各国共产党的大部分同志不应去从事“崇高的政治”，而是应当努力在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工作，在企业里建立共产党支部并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上找到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一点，我们就解决了99%的任务。

我还想稍微谈一谈局部要求的问题。我们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和孟什维克分道扬镳，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局部要求，而是因为我们能够把这些局部要求和革命的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对孟什维克来说，局部要求是走向用改良主义的进化取代革命的步骤，对我们来说，它们是准备革命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如果德国同志开展争取8小时工作制、争取政治大赦的运动，这就是局部要求，而如果我们想成为群众性的政党，那就应当提出这种要求。8小时工作制或政治大赦的要求是不是最终目的呢？不是，这只是一些局部的要求；德国党曾提出过没收51%的某些形式的大资产阶级的财产（Sachwertlerfassung）的原则要求，它同其他局部要求并无区别。但是，要善于在每一个时刻抓住触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局部”要求，并善于把它和革命的准备工作联系起来。我认为，共产国际的真正左派党，列宁主义的党决不能在原则上反对局部要求的策略，但是它应当在这一策略的基础上贯彻真正的革命政策，而不是进化的政策。

在结束这一部分之前，我还要就工会问题谈几句。我认为这个问题将是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看到许

多新的极为重要的现象，首先是在英国工会运动中。英国的工人运动是相当特殊的。前不久我读了马克斯·比尔的总结报告。他不是共产党人。他过去曾经是社会民主党人，现在他脱离了他们的行列；他很熟悉英国工人运动，是一个善良诚实的人。他的结论有重大意义。关于英国工人运动他说了些什么呢？

“我知道英国历史上的三个革命事实。第一个是宪章运动；第二个是工党的建立和开始反对旧工联主义的斗争；第三个是英国工人运动开始摆脱改良主义，这是划时代的事实。这个过程是随着俄国革命于1917年开始的，然后逐渐的发展，现在正走向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

同志们，看来他是正确的。他接着说，在英国工会的优秀人员同工党之间开始出现分歧。要知道到目前为止工党是建立在工会的基础之上的。

同志们，我认为，总的来说这是正确的。让我们看看那里在做些什么。例如象库克这样接近革命观点的同志突然掌握了庞大的矿工工会。当然，这仅仅是一些迹象和征兆，不应过分夸大。但是，同志们，也不应对此估计不足。

英国人在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上的行为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当然，这些人不彻底。但是他们处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当他们问查辛巴赫，罗莎·卢森堡在那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那里？——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行动呢？迄今为止英国工会都是阿姆斯特丹的主要支柱。他们之对于阿姆斯特丹就像俄国党和德国党之对于共产国际。如果俄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譬如说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反对共产党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言论，那将会怎样呢？谁都会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危机，真正的危机，而不是拉狄克每天装在自己背心口袋里的玩意儿，尽管有这些玩意儿我们还是一个月比一个月地巩固起来。在阿姆斯特丹人那里我们也看到这种真正的危机。如果英国人问：“卢森堡和

李卜克内西在那儿？”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和我们说的一样，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是杀害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帮凶或祸首。当然，他们并不彻底。他们没有纲领。他们的行动常常出于宣言的考虑，想要强调当两个政府在伦敦谈判的时候，他们在设法同俄国工会接近，但这毕竟是一个重大的征兆。

共产国际在各个方面的主要任务现在转入英国。如果我们在英国得以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那么这就在全欧范围内取得一半胜利。达到这一点的条件业已成熟。因此对现在在英国发生的一切我们不应估计过低。我们对英国的了解太少，几乎就象对美国的了解那样少。

同志们，我想现在我们应当认真地考虑下述问题：采取什么措施以取得工会运动在国际范围内的真正统一。社会民主党人中饱经世故的先生们——德国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不想要这种统一。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人在集中全力去分裂工会，而我们则应竭力争取国际范围内的工会统一。

我现在来说说统一战线策略问题。这是我们队伍中争论得最多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德国共产党给自己的代表团的委托书中所说的，现在不应就作为“自在之物”的统一战线问题展开争论。我完全同意这一点。统一战线的策略仍然是正确的。在各个国家里应根据全部条件极其具体地提出这一问题；然而我不能不就这一题目谈一些一般的看法。

如果按时间顺序看一看事情是如何发展的，那么对我们来说统一战线策略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所走过的道路，这对我们将是清清楚楚的。统一战线策略起初（即1921—22年）是我们的下述认识的表现：第一，我们在工人阶级中间还不拥有多数；第二，社会民主党还很强大；第三，我们处于守势，而敌人在进攻（顺便说说，去年的罢工，例如英国的罢工，

就多数而言乃是防御性罢工，在其他国家中也是这样）；第四，决定性战斗尚未直接提上日程。因此我们提出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其次，提出统一战线的策略。同志们，我已经说过，共产国际曾经历过这样一段时间，那时它实质上仅仅是一个宣传团体，虽然它本身并未觉察到这一点。经过第一批战斗，查明了真正的力量对比，认识到我们处于少数，社会民主党还强大，我们暂时只处于守势。所有这些看法也就成了统一战线策略的基础。

同志们，历史和这个口号开了一个很坏的玩笑，不过，这种情况是口号常常碰到的。我们把统一战线的策略看作革命发展速度放慢时期的革命策略。但是，在我们的同志中间有些人把这个口号变成进化的策略，变成机会主义反对革命策略的策略。这是逐渐暴露出来的。起初看来似乎只有细微的差别，几乎只是修辞上的问题。我们把统一战线的策略看作准备革命的策略。但我们中间有些同志却把它解释成用和平进化的方法代替革命的策略。我们把这一策略看作战略机动，而另一些同志却把它解释成与社会民主党联盟的策略，“所有工人政党”的联合。

有一个共产党不久以前曾通过一项“不得公布”的决议，在决议中该党声明说：所有这一切都很好，就算它是一个战略机动吧，但是不应这么经常和这么公开地谈论，敌人会利用我们的声明的。决议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即在统一战线下）我们应当注意，没有必要不向我们的阶级敌人揭示我们革命战略的意图。”

同志们，我认为这是幼稚行为，甚至是改良主义。勿宁说是后者。因为那些这样提问题的人并不是小孩子。

我们党的最大不幸在于，当向他们提出反对敌人，反对比他们狡猾得多的敌人，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革命战略时，他们立即试图“加深”这一战略，“马克思主义”地解释它，并从中引出一整套非共产主义的理论。

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的过程中实行了许多战略机动。列宁的天才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这种革命战略的艺术上。对我们党来说最大的幸运在于，我们知道每一种机动手段要达到的目标。因此我们能运用这些机动手段。“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知道，我们要斗争到底。我们知道，我们力求胜利，力求在政治上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就是我们机动的政治目的。共产国际中我们那许多年轻的支部，并且不光是年轻的支部的不幸在于：第一，有时他们认为根本不容许作战略机动；第二，一旦他们接受了这种机动，他们就立即赋以“严肃性”，把它变成完整的方法，变成完整的“深刻的”体系。我们的失败有90%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我们被敌人包围着，最狡猾的敌人就是社会民主党。

发现某些党、某些同志不善于也不愿意理解，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共产国际来说只是一种宣传和动员群众的方法。

应当承认，我也有一部分责任，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作了过多的让步。

请允许我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1922年6月11日在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我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报告，其中说：“统一战线决不意味着政治上的让步；问题不是要减少我们党的独立性，问题只在于各独立的共产党恰当地提出我们的口号。工人政府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化名。”德国的右翼代表们立即向我发起了攻击，应当说我没有马上理解他们为什么攻击我。例如恩斯特·迈耶尔同志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还就这一问题反对我。拉狄克同志打算起调停作用，但他自己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这样做的时候却一步一步地脱离了我的表述。我的错误是当时没有理解问题不在修辞上，而在于把正确的口号作机会主义的解释。起初我只觉得我那个尖锐的表述也许实际上会为向社会民主党工人宣传这一口号造成困难。简而言之，我没有立即弄懂，为什么我的说

法本身引起了这样的争论。

请允许我在这里稍微谈谈工农政府。“工农政府”的口号同样被企图解释成所有工人政党加上一些农民政党的政府。这一口号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呢？现在有时出现一种企图，说它是一整个时期所特有的口号，它意味着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所有”工人政党和农民政党的联盟，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

真见鬼，要知道事实上这个口号是和俄国革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它在这一历史中的含义是什么呢？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化名”，如此而已。1917年七月事件以后，我们看到事情在发展，工人和士兵都拥护我们，我们也能争取一部分农民，这时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更好、更简单、更明确、更有吸引力地表述斗争目标。当时广大群众还不那么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不识字的庄稼汉和俄国士兵怎么能理解“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拉丁字呢？当时我们把这些字可以说翻译成俄语：“农民、工人、士兵，你们看到了统治我们的匪帮，我们有力量，我们有武器，愿意建立工农政府吗？”我们替他们把拉丁字翻译成简单易懂的革命斗争的语言。农民、工人、士兵不一定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懂得“工农政府”是什么。

我们有些同志把“工农政府”这一口号理解成“所有”工人政党和某些农民政党的政府，从而把它变成了一种完全和自己对立的東西。

对此必须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正象大家都知道的那样，是“下层”的还是“上层”的统一战线等等问题引起了许多争论。我认为可以提出如下的说法：

一般说来，下层的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也许在非常稀有的时刻，当公开进行内战的时候才有例外，那时人们手持武器进行斗争，有时还要反对具有反革命情绪的那些工人（虽然从俄国革命的历史中我们知道，甚至在这种非常时期我

们还是贯彻了下层的统一战线。当克伦斯基进攻彼得堡时，我们动员了部分社会革命党的工人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下层的统一战线永远或几乎永远是适当的，因为，除了极罕见的情况以外，它能够动员一切真正的革命工人。

下层的统一战线，加上上层的统一战线。这已经是第二种形式。这种形式也不会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但是在我们还处于少数的那些国家里它是相当经常地被采用的。我认为即使是最“左”的那些人也不会反对例如在英国、奥地利和比利时这些我们暂时还处于极少数地位的国家里，实行下层加上层的统一战线策略。当然，在这样做时要保证不把它作机会主义的歪曲，要把它作为宣传和动员群众的方法，而不是作为和社会民主党实行政治联合的方法。

第三种形式是单纯上层的统一战线。我认为，这里应当说：永远不行。

很遗憾，我们这里在实践中最常用的正是这最后一种方法：给社会民主党人写公开信，就制定“共同纲领”与上层人物进行长期无聊的谈判，当然，这是阻力最小的路线。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确定如下：下层的统一战线几乎适用于任何时候，下层加上层的统一战线相当经常地采用，但必须具有一切必要的保证，使这一策略有利于对群众实行革命的动员，单纯上层的统一战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拉狄克从座位上喊：“对！”）

甚至拉狄克也喊“对”。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呢？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人政府的决议。这里我还得再次承认——革命者永远应当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在起草这一决议时我犯了某些错误，作了过多的让步，这些让步看起来似乎是文字上的让步，而事实上却变成了对右翼的政治让步。我指的是由我起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政府的决议中

的下述论点：

“为对抗公开的或隐蔽的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联盟，共产党人提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全体劳动者的统一战线和所有工人政党的联合，以同资产阶级政权作斗争并最终推翻它。全体工人联合反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整个国家机构应转入工人政府之手，从而应当巩固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地位。”

我清楚地记得委员会的工作。我决不想说，所有正确的论点都是我提的，而不正确的都是别人提的。我的错误在于，我作了后来被解释成政治让步的那些文字上的让步。从政治鼓动、战略机动的观点来看，不能说这一论点是不正确的。它是完全可以允许的。

1917年列宁在《论妥协》一文中谈到可以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就由他们组成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问题达成妥协：

“现在俄国革命发生了一个十分急剧、十分奇特的转变，使我们能够以政党的资格建议实行自愿的妥协，诚然，不是向资产阶级，向我们直接的主要的阶级敌人建议，而是向我们最接近的政敌，向‘居领导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建议。

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只是由于情况特殊（显然，这种情况只能持续极短的时间），我们才能向这些政党建议妥协，而且我认为这是我们所应该做的。

从我们方面来说，妥协就是回到七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府对苏维埃负责。

现在，只是在现在，也许总共在几天或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这种政府会完全和平地成立并得到巩固。它会保证（带有极大的可能性）整个俄国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保证全世界争取和平和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运动有最好的机会大踏步前进。

我认为，只是为了革命的这种和平发展（这种可能性在历

史上是非常小的，是非常可贵的，简直是小到了极点的），只是为了这种可能性，主张世界革命，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布尔什维克才可以而且应当谋这种妥协。”^①

而在另一个地方写道：

“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根本做不到的‘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在它们不可避免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②（《论妥协》，1917年9月1—3日）

什麦拉里同志，这是战略机动。表示“真诚的取消”。在鼓动中此类说法是允许的。那时候我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列宁是否曾经打算同孟什维克和解，参加“所有”工人政党的政府，或者所有工人和农民政党的政府呢？根本没有！这是战略机动。一旦开始“深化”这一论点，把它变成一种体系，一种“理论”，开始认真地设想，可以同“所有工人政党”一起参加和平民主联盟（这些政党只是自称工人政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第三”党），那么，这种态度只会导向机会主义。自然，这些所谓“工人”政党的力量还很强大。如果这些名义上的“工人”政党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就其成分而言，而且就其政治性质而言都是真正的工人政党，如果它们那怕在极短暂的时间里同我们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现在就已成为欧洲不可战胜的力量了。

但是要知道，这仅仅是口头上的工人政党，因此“所有”工人政党的联盟，既包括真正的工人政党，又包括名义上的工人政党，客观上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样的联盟是无稽之谈，是一种犯罪，是反革命的空想，是机会主义。

然而，原来对我们的一些同志来说，统一战线策略不只是一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0—301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99页。

种鼓动和动员群众的方法，知道自己的目的的党的方法。一开始我对这一点没有真正理解，没有预见到会把战略机动变成机会主义的圣经，虽然我应当说明，在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提纲中我曾详细谈到作机会主义解释的危险。结果正是作了这样的解释。

在萨克森这种机会主义错误达到了顶点。对我们来说很快就完全清楚了，在萨克森演出了一场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的实在庸俗的议会主义喜剧。俄国的全体布尔什维克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看它的，我认为，德国的全体革命工人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是这样看的。正是在这种关头必须划清界线。

不能用我们过高估计了革命可能性来为萨克森所发生的一切辩护。这完全是廉价的论据。什么时候也不能指望革命一定能成功。我要说：如果重现1923年10月形成的革命形势，我们还是要坚决主张大声宣布，革命在敲门。我们没有什么好后悔的。10月份最大的几个共产党的代表曾在这里集会。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反对执委会对问题的提法。大家一致同意，应当指靠革命。但是主要责任应由执委会和兄弟的德国党和俄国党承担。我再说一遍，如果重视这种局势，我们自然将更好地核对数字，更准确地计算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还是会把一切都押在革命这张牌上。

过高估计形势，这还不是最坏的事。最坏的是象萨克森的例子所表明的，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有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残余。拉狄克问：你们是不是象他那样读过所有德国报纸，我们是否了解萨克森“经验”的全部细节？而我们全体工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回答他说：是的，我们不懂德语，我们不能读德国报纸，但我们在列宁领导下干过三次革命，一次在1905年，另两次在1917年。我们有健全的思想，懂得在萨克森演出了一场庸俗的议会主义喜剧。萨克森经验揭示了事物的真正面貌，告诉我们在共产国际的右翼那里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是怎么回事。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工人政府问题通过的决议总的说是正确的。其中有许多

地方是很精采的。许多预言得到了证实。应当把所说的论点看作是经全面考虑的争取群众的战略计划，但是由此创造一系列民主理论，说我们面临在民主框框内的由共产党和“所有”工人政党组成的工人政府执政的完整的时代，这已经是机会主义的开端了。

事态是如何继续发展的？共产国际的右翼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转入了进攻。召开了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决议说，德国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时必须以广大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的幻想和偏见为出发点。也许这不过是不成功的说法？但如果这样，那怎么理解对工人政府所作的下述解释：“它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从议会制度向专政的和平过渡。这是在工人民主范围内和首先凭借工人民主手段，依靠无产阶级机关和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开始贯彻工人政策的一个尝试。”

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之后召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布拉格代表大会。你们在布拉格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可以读到：

“可以把工人政府看作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和平过渡。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和首先凭借资产阶级民主手段，依靠无产阶级机关和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贯彻工人政策的一个尝试。”

你们看到：一字不差的重复。我不知道，这是自发产生的，还是有“计划”的？当然是后一种。

一字不差地提出了同样“可贵的”，实际上机会主义的原理。再说一遍，我不知道，这是自发地还是按一定计划产生的。

（拉狄克：是克莱因的！）你们知道，拉狄克同志在另一领域是“计划”的拥护者。（布兰德勒喊道：“拉狄克在这一点上是没有过错的！”）布兰德勒同志，您错了，在这件事上以及在最近一个时期的机会主义错误上，拉狄克的过错比您的要大。布哈林和我反对过莱比锡决议的这一论点，但是我应当承认，由于我们还没有看到这里涉及的是完整的机会主义体系问题，出于让步的

考虑，我们没有公开地正式反对，我们做得不够坚决，没有投入执委会的全部力量。

拉狄克同志那时说：“你们要求布兰德勒干些什么，他提不出委婉的说法，布兰德勒是建筑工人，当他要表述什么的时候，他投出的是砖头。”这是拉狄克在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上说的。好吧，布兰德勒是建筑工人，但是要知道什麦拉里不是建筑工人，而他论证时也没有扔出砖头。（笑声）不过应当说，什麦拉里（布拉格）决议的结论部分要比布兰德勒巧妙一些，但是他也重复了机会主义的基本论点。

所以同志们，谁要坚持这一论点，他就会同共产主义，同列宁主义发生冲突，他就会把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的某种特殊和平过渡时期看作似乎可以不经过革命，在民主范围内就能实现的。

讲完莱比锡和布拉格，特别是萨克森之后，且言归正传！这里已经很清楚，问题不在于词句，而在于两种政策体系。我们长期认为，德国左派常常夸大其词（在某些场合他们也确实夸大其词），但在这件事上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是唯一在莫斯科预言萨克森实验结局的人。这促使我们思考并对左翼另眼相看。

萨克森实验造成了新的局势。这有开始取消共产国际的革命策略的危险，而如果是这样，那就应当作出抉择，并清楚地说明问题何在。

什么是统一战线策略，什么是工人政府，什么是工农政府？没有必要恐吓我们，象拉狄克同志有时所做的那样，说似乎我们要修改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几乎共产国际的所有过去的决议。干吗说吓人的话？我们只不过想修改拉狄克塞进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夸大其词的、不慎重的和错误的说法。我们想使得目前不能歪曲地利用这些说法。我们想提供一种不管是建筑工人还是教授人人都能明白应当如何理解的说法。我们主张为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统一战线的策略仍然完全有

效。我们依然主张“工农政府”的口号。德国党在决议中说得完全正确：对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来说，工农政府的口号是完全合适的；我认为，这一口号对法国及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合适的。我认为，如果我们对这一口号的理解象俄国共产党所理解的那样，那么真正的左派是不会反对这一口号的。

这一口号是怎么产生的？有时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是拉狄克“想出来”的，是他臆造出来的。这不符合事实。口号是俄国革命产生的。拉狄克所做的只不过是予以歪曲。我们想利用这一口号，就象当年我们的革命利用这一口号一样。我们对运用工人政府的口号作了说明。（拉狄克喊道：“我们在俄国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了联盟！”）我们在欧洲也不拒绝吸收社会民主党的某一部分参加苏维埃政府，只要它脱离社会民主党并暂时倾向于支持我们。过去对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这是脱离了社会革命党，得到一部分农民支持的那一部分人。我们让他们给予协助。而当他们重操社会革命党的语言时，我们就摆脱了他们。这是正确的战略。而在十月以后，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协议的计划就是错误的了。在十月革命的时刻就是这样，那时一批同志认为可能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协议。我本人有一个时刻属于持这种观点的集团。但这是巨大的错误。我们很快就懂得并改正了这一错误。然后，总共才过了几天，列宁写文章说，争论已经过去，我们继续一起斗争。而你们想把这一错误政策用于其他共产党？决不能这样做。

俄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可以从其他革命不重犯这些错误得到某种补偿**。统一战线策略的情况也是这样。问题不在于修改、修正统一战线策略。没有必要这样做。问题不在于发明“新的”策略；我可以毫不动摇地说，不管执行中错误如何，总的说来统一战线策略会给我们的平衡表带来加号的。全部问题在于使共产国际防止对它作机会主义的解释。

拿任何一个国家例如英国来说，英国在这一领域，即在运用统一战线领域犯了巨大的错误。

路特·费舍同志在《共产国际》的文章中谈了自己对英国考察的见闻。她谈到弗格森在竞选运动中没有公开以共产党人身份活动，我完全同意她的说法。如果掩饰自己的共产党人面貌，那么我们干吗要这整个选举运动？前英国议员纽博尔德同志整整一个晚上认真地以下列问题来折磨我和布哈林同志：是否允许他，譬如说在特殊情况下，在议会发言反对工党党团？我们回答他说：可以，要知道，你就是为此而到议会去的。尽管英国党犯了各种错误，但是统一战线策略在英国毕竟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地方工会里，工人共产党人在许多场合干得完全正确，并且取得了胜利。捷克党在地方范围，在工厂等地也正确地执行了策略。德国在这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好现象。错误主要是在议会、工会上层、地方自治机关等方面。那里卷起了机会主义的第9个浪头。至于在地方、工厂范围的工作，那么尽管领袖们对统一战线策略有不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在下层实行这种策略的意义上，在这些地方还是做了许多好事。

那么，同志们，现在情况如何？我已经粗略地谈了国际形势。由于这种形势，就产生了在贯彻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时在某些地方改变一下我们的做法的必要性。首先必须确定，对我们来说它只不过是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一种方法，就象在俄国革命中那样。对社会民主党人、对改良主义者来说，“工人政府”可以构成整整一个时代。例如意大利改良主义者达拉贡纳在1924年6月于维也纳召开的阿姆斯特丹人代表大会上就说过：“避免新的战争的最好手段是建立尽可能多的工人政府。”

由此可见，对露骨的改良主义者达拉贡纳来说，这种工人政府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它甚至有可能避免战争，等等。对我们来说，事情决非如此。早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同拉狄克不

同，我们说了许多正确的东西……（拉狄克：“不成功的论点的作者是您季诺维也夫同志！”）模棱两可的论点的作者是您，而整个决议的作者是我。但是我决不想推卸自己对所引部分的责任，当然，我本来应当在第四次，而不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批驳它的。但是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谁也没有显出有更大的远见。这丝毫没有减轻我的过错。

重要的是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的下列部分：

“任何资产阶级政府同时都是资本家的政府，但并非任何工人政府都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府，即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工具。

“共产国际应当考虑到下列各种可能：

1.自由派的工人政府。这种政府在澳大利亚存在过；这种政府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在英国产生。

2.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府（德国）。

3.工农政府。在巴尔干半岛、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存在着这种可能。

4.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府。

5.只有共产党能够实现名副其实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工人政府。”

是的，有自由派的工人政府，例如目前执政的工党政府。对达拉贡纳来说，任何工人政府，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全都是好的。我担心拉狄克，布兰德勒，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中的什么人大体上也这么看，尽管他们也懂得，这并非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经验。现在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工人政府”和“工农政府”对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宣传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手段。我们当然也应当利用自由派工人政府（例如麦克唐纳的）所造成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工人政府”口号是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群众的最有吸引力的、人人能懂的、最大众化的公式。工人、农民和士兵先干自己的革命事业，然后

会弄清楚，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选用人民最能理解的公式，就象我们在俄国革命中所做的那样。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这不是修辞学上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表明，我们是否确实是个善于把工农兵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的党，知道他们最敏感的地方的党，不是个宗派，而是个群众性政党，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的党。我知道，某些“左派”同志仍然对统一战线策略极为反感。为安慰他们我只能说：对我们来说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策略不过是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工具。你们不喜欢这种工具。好吧，我同你们“妥协”：一旦你们把本国大多数劳动者争取到自己一边，我们立即免除你们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笑声）当无产阶级最主要阶层中的多数站到我们一边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对他们少讲点客气了。但是在最主要的几个国家里，情况是多数还没有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应当善于接近目前这样的群众，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把他们纳入布尔什维主义的轨道，到这里以后也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策略了。

问题根本不在于所有的党都要一刀切。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完全可以根据局势具体地提问题。俄罗斯谚语并不劝人用一匙煤焦油弄臭一桶蜜。

我曾经读到过，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古拉及其他同志很为下列情况担忧：似乎我们说过，你们要到处都实行下层的统一战线，似乎要你们不按照每一个国家的情况采用这一策略。

纽拉特同志在一篇反对古拉同志的文章中说得完全正确，他，纽拉特同志，在文章中说，执委会从来没有提出过古拉归咎于它的那种东西。执委会从未提出过这种东西。我们说过，在德国形势业已成熟，应当提出下层的统一了！与此同时我们还说过，例如在波兰也许是另一种情况，在奥地利以及在其他国家也是另一种情况。共产国际的全部艺术在于根据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不同条件具体运用策略。我们从来没有断言，所有的党都要

一刀切。什麦拉里同志，请把这一点转告古拉同志。

最后还要再说一遍，工农政府不过是宣传、鼓动和动员群众的方法。如我在1922年已经说过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当时反对这一点的只有恩斯特·迈耶尔，部分地还有拉狄克，并且说得非常含糊、非常犹豫。在我们俄国党内没有任何人反对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清楚的。我们的错误仅仅在于我们没有立即懂得，拉狄克一伙同我们争论的不是文字表述问题，而是把统一战线策略看作改良主义的策略。

你们大概记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提出“工农政府”口号的是我。是什么引起我这样做的呢？是因为意识到在某些国家里我们开始临近（并且相当迅速地临近）提出夺取政权问题了。我决不想自夸说，我那时已经意识到德国的形势正在成熟。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点意识到，在某些国家夺取政权问题开始成为迫切问题。我们早就力图向各党说明：请注意农民！其原因就在于此。甚至连想也没想一下夺取政权的前景的党自然无需这样做，它仍然是半行会的——纯“工人”党。但是当党成为有份量的党，群众性的党，当它有了夺取政权的前景时，它就会寻思如何率领农民跟自己走，农村对工人政党的发展采取什么态度。“工农政府”口号是我们在某些国家在不太远的将来要提出夺取政权问题的标志，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一口号体现了革命领导权应属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应由党来领导。对我们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宣传转向群众性鼓动，转向革命行动的过渡阶段。

应当把鼓动和宣传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已故的普列汉诺夫说得最清楚，那时他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宣传是把一套思想传给一小批人；鼓动是把一种基本思想传给广大群众。我认为，这个定义能使我们满意。它是正确的。所以提出“工农政府”口号的原因，是在一些党内我们已应从一般的共产主义宣传

转向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群众性的鼓动，转向准备夺取政权的斗争。既然提出为政权而斗争的问题，我们就应当找出攻击性的口号，它应是受欢迎的，具有吸引力的，在正确的革命解释下应是吸引下列所有阶层的吸铁石，这些阶层中有一部分我们应使之中立，另一部分则应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

总之，“工农政府”的口号对我们来说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领导权的体现，它是争取政权的表现，是力求成立能管理国家和善于巧妙对待农民的自己的政府的愿望的表现。然而有人却企图用机会主义的解释来扼杀这活的列宁主义思想，这列宁主义创造和群众性鼓动的活的源泉。

建议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德国党的同志们认真地考虑一下所有这些问题，德国党的同志们经历了萨克森的实验和错误之后，只要一听到统一战线的言论就本能地用棉花塞上耳朵。

例如，左派布里安同志（小布里安）在捷克斯洛伐克写道，统一战线策略是“修正主义的主要根源”。这是不对的。谁是修正主义者，谁就总是能给自己找到这种或那种“根源”。（笑声。喊声：“对！”）他在议会以及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它。如果我们害怕自己的影子，并且硬说统一战线策略是修正主义的根源，那我们就不能战胜社会民主党。策略应该有，而机会主义污垢则应予以清除。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一口号是“修正主义的根源”。我们应当从统一战线中取得所有列宁主义的好东西，我们应当通过工人政府——最受欢迎的政府的口号，不仅取得工人阶级群众，而且取得所有被压迫阶级群众的信任。我们共产国际队伍中的真正左派应当把这项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真正右翼的错误，说服那些可以说服的右翼，并同那些无法说服的右翼作斗争。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任务不是宣布统一战线不正确，而是应当采取一系列步骤去制订防止歪曲这

一策略的措施，象接种牛痘预防天花那样预防机会主义。

在德国脓疮已经破裂。那里事情已经到了尽头。我们在萨克森看到了右倾的逻辑结局。我认为，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脓疮破裂的程度，如果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种政治崩溃程度，那只不过是因为那里的事变还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布拉格党代表大会的立场，古拉同志的文章发出了这方面的信号。我们在捷克党中央那里看到的是那么漠不关心，路线是那么不明确，我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德国那样的形势，那我们就会遭受第二次萨克森式的失败。

现在我转入结论部分，谈谈最重要的几个党的具体任务。在这一点上我应当同意德国共产党委托书上的说法：问题首先在于给各个党以具体的指示。这将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任务。

共产国际政治上最重要的支部现在不是德国支部，也不是俄国支部，而是英国支部。我们在这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有三、四千党员的党却在国内拥有相当大的影响。问题在于英国存在另一种传统。麦克唐纳的党不比我们强多少。它的周刊《新领袖》的发行量为15,000份，而我们只有55,000份。英国没有群众性政党的传统。

马克斯·比尔说得对，他说凯尔-哈第老头当时把自己的整个党都建立在个别培养领袖的基础之上。在英国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这就是我们整个时期的主要任务。现在前提已具备。我在《共产国际的头五年》一文中详细地谈到这一点。

英国的广大工人群众还在支持麦克唐纳，有时还怀着爱戴之情谈到他。

我觉得，这同我们这里克伦斯基执政头几个月的情况一样。谁也不敢说一句反对克伦斯基的话。要用绕弯子的办法批评他：先用整整一小时说明克伦斯基是个好样的，几乎是个伟人，但是

也许他还是犯了什么错误。

英国也大体如此。工人们现在对麦克唐纳还是追随不舍，还充满幻想，此外由于他在议会中还不拥有多数，因此他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他可以因此对工人说：我倒是想做更多的事，但我没拥有多数；在以后的选举中一旦我们获得了多数，我们将表明我们是些什么人，我们将象雄狮那样行动；高山森林将为我们欢舞。

所以形势不那么简单。麦克唐纳政府正处于得到信任的上升路线上。但是如果 we 想消极等待这条路线下降，那我们就不需要共产党了。即使没有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迟早在政治上也要完蛋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正是为了加速这一过程才建党的。因此，我们在英国的党现在就应当同麦克唐纳作坚决斗争，以便当群众认识到他的下流卑鄙时，会懂得我们共产党人早就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估计。

1921年列宁曾不得不同怀恩科普和其他当时的“左派”作斗争，以便让共产党人加入工人党。1929年出现了另一种形势。我们在英国有“工人”政府，我们有麦克唐纳。现在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共产党人应当走自己的历史道路。他们应当：1.成为群众性政党；2.创办一份日报。在同英国同志谈到这一点时，他们就认为这项任务对自己来说是太大了，担心不能胜任。我们应当：3.更广泛地深入工会生活，以便在那里建立左翼；4.更多地注意青年；到现在为止英国还不存在青年运动，它才刚刚开始。5.勇敢地抓殖民地问题，象布尔什维克所应做的那样；6.在存在右倾的地方同右倾作斗争，开展另一个选举运动，不走罗斯梅尔建议的道路，而善于在自己的鼓动中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这是英国党的最重要的问题。

在共产国际中就重要性而言处于第二位的党现在是法国党，这也是由于我已讲过的新的国际形势（“民主和平纪元”）造成

的。

我认为，法国党有了很大进步。它现在比过去强大多了。它拥有得到我们全力支持的健全的左翼核心。过去的中派和左派党应当一起组成一个共同的完全左派的党（是这个词的好的、共产国际的含义），没有派别集团，在共产国际的精神下工作。法国党应当夺取全国各大工人中心。它现在只在巴黎拥有优势。这是一个大据点。过去的布兰德勒中央委员会是拥有“一切”，但既无柏林，又无汉堡。结果是它也不拥有其他一切。

法国共产党现在拥有巴黎，但在本国，它的联系和组织是薄弱的。

在瑞典，霍格伦同志拥有“一切”，但斯德哥尔摩除外。我不从这里做结论。让霍格伦同志根据某些例子自己去做结论吧。

法国党的主要任务现在是到工人中心，到巴黎以外的工业省份去。

我们的活动现在应当顾及因“左翼联盟”而产生的幻想。现在在我们应当按照另一种办法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法国社会民主党想变得非常狡猾，它不公开参加政府，但它将投票赞成预算，赞成占领鲁尔，等等。它是政府的一部分。我们也要“狡猾”起来，我们要对社会党工人说：要知道，这不是你们的政府，你们的人不呆在政府，你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资产阶级政府，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反对它，争取大赦，争取从鲁尔撤走，争取较好的工资，争取承认苏联，争取8小时工作制等等。我们应当执行有头脑的统一战线策略。当社会民主党正式成为资产阶级的“第三”党的时候，统一战线当然不会在上层兴盛起来。当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同资产阶级一起参加执政的政治联合，这就出现了夺取“下层”社会民主党工人同我们一起进行经济斗争，然后进行政治斗争的最合适的局势。

如果我们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将面临最理想的局

势。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应邀参加同资产阶级的执政联合，在这种时刻我们应当通过经济斗争同下面的社会民主党的和非党的广大工人阶层建立联系并邀请他们参加同我们的联合。那时社会民主党将在这两个联合之间被粉碎。群众的不满必然会增长，失业现象将继续下去，经济状况将恶化，专家委员会的备忘录将帮不了忙。

这是把工人阶级中的优秀阶层争取到我们一边来的理想局势，并且我认为在法国实现的可能性最大。

法国党的最重要任务是夺取巴黎以外的地区、工业中心，扩大和巩固党的机构。我们在巴黎拥有8,000名党员，50,000个《人道报》订户和300,000张选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党组织相当落后。我们应当使法国工人习惯于另一种组织实践。塞纳联合会不久应拥有25,000名会员。法国党的最重要任务是根除弗罗萨尔主义的最后残余。过去的“中派”应当勇敢真诚地同左派一起走。当社会民主党上层应邀参加同资产阶级结成的执政联合的时候，法国党应当借助于首先是巴黎工人的优良品质去夺取外省工人。工人支部运动还处于襁褓之中。关于“崇高的”政治谈得很多。但是目前法国总共才有120个工厂支部。还不能特别认真地看待这些成就。党支部和工厂委员会，这是我们对法国共产党提出的首要要求。“工农政府”口号对法国比对任何国家都要合适。更加深入农村，深入农民下层。良好的共产党报刊。巩固的党的组织机构。良好的国际联系。任务就是这些。

现在来谈德国党。我们的议程上有专门的一项：德国问题。我个人现在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可以安心地从议程上取消这专门议题，因为问题的主要方面已经清楚。最近一年关于德国党谈得最多，写得最多。无论怎么说，我现在没有看到德国问题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德国的形势是困难的。总的政治前景基本上同过去一样。形势孕育着革命。新的阶级搏斗已经开始，进行着大规模

的斗争。整个说来，德国共产党现在在按共产国际的路线行动。危机曾经是很深刻的，危险曾经巨大的。党曾经存在分裂的危险。

波兰同志问，为什么我们那么“迅速”地撤销对布兰德勒老中央委员会的承认。同志们，应当懂得，如果我们略为延迟，那么分裂就会是不可避免的了。危机是如此尖锐，我们可以说，比较起来危机的消失是非常顺利的。（路特·费舍：“完全正确！”）

现在谈谈同“极左派”的争论。当我们还不知道事情会闹成什么样的时候，我们曾经不得不进行干预，甚至有点过高估计危险性。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在数量上有多大力量，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另一种孟什维克。目前他们有一部分已被消灭。新的中央委员会给这些“来自左面”的取消派分子以反击，并且我希望，对付得了他们。

在工会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困难。那怕有一点点修正法兰克福决定和重谈退出工会的企图，中央委员会都应给以无情反击。

议会中的形势同样不简单。我们现在在法国和德国的议会中的状况很象列宁所说的“摆轮状态”。在这两国议会中也许都占多数，也可能会有我们的党团成为天平上起决定性作用的砝码的时刻。这将造成我们在德国和法国策略上的困难。德国党过去和现在都放过了很多农民工作，这应当补救，这应当纠正。还可以提出一系列局部任务，但我不提了。德国党是个基本上健康的党。机体顺利地战胜了重病。如果德国共产党的机体不是这样健康，不是无产阶级的，那我们遇到的困难还要大得多。

如果“极左派”再试图重新露头，那么我们就将重新向他们宣战。如果在工会问题上也暴露出旧的“左”倾，那么我们也要同它们斗争。我们同德共中央委员会是朋友关系而不是“伙计”关系。如果出现错误，没有理由能妨碍我们同它作斗争。你们看

到，在左派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以后还要这样做。德国党象任何其他党一样，有权批评执委会。它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利。我们也不需要“唯唯诺诺的人”。但德国党也不需要不公开说出应说的话的执委会。执委会可以，也将批评和纠正需要批评纠正的东西。我想构成德共多数的左派分子自己也会说，在工会出现“新策略”的谈论时我们进行坚决干预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某些人认为，执委会要干脆把德国党交给“极左派”，那么现在他们会懂得，这是他们的错误。执委会没有做过并且永远不会做这种事。我们在德共也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既然新的中央表示愿意这样做，我们只能感到高兴。

现在来谈捷克斯洛伐克党。我已经顺便谈到它了，所以没有多少东西要补充的了。我有一个印象，捷克党缺乏经常、系统、积极的革命领导。那里不知什么缘故只是偶而工作一下。出现了选举或诸如此类的活动，就活跃一下，然后工作又停息下来。感觉不到经常的革命领导。因此我想，捷克党有好多地方应予改善。应当让新鲜的无产阶级力量进入中央委员会。应当铲除尚存的修正主义分子。如果说我十分希望古拉同志迅速改正错误，那么例如对贝奈克同志我就几乎不存在这种希望。捷克党内有些人或多或少是无可救药的中派主义者。我没有必要怀疑什麦拉里同志的善良愿望。但是我们应当要求根除表现在所引用的布拉格决议中的错误，它业已在德国和整个共产国际被推翻。我们还要捷克党也予以消除。比迄今为止更多地注意民族和农民问题，这无疑特别适用于捷克斯洛伐克党。

现在我们来谈谈其他国家。我先谈波兰。你们知道，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波兰支部被看作是共产国际的优秀布尔什维主义支部。就波兰工人阶级、波兰革命传统、承担地下党工作全部重担的卓越的无产者-共产党人而言，这种说法现在也是正确的。我要坦率地承认，党的领导机关情况要糟糕一些。在决定共产国际

整个策略的最重要的一些问题上，即在德国问题和俄国问题上，波兰党的上层领导玩弄了过多的外交手腕。而这已经引起忧虑。波兰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比谁都了解德国和俄国的局势。现在他们在俄国和德国问题上开始持中央委员会的观点。他们是这样声明的。

这一声明只有一个缺点：略为迟了一点。俄国有句谚语：“饭后送芥末。”同志们，晚饭后芥末有时也是很有用的，但我们还是宁愿吃晚饭时用它佐餐。

至于贯彻统一战线策略，波兰同志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也承认，他们犯了右的大错误和失算。报刊上多次批评了克鲁里可夫斯基同志在议会的工作。应当说，就我所能观察到的而言，我认为他的行为是勇敢的、（拉狄克在座位上喊：“完全正确！”）正确的和革命的。不能因为一个不大的失算就揪住同志的辫子不放，不能忘记在白卫议会中进行工作的艰苦局势。总的说来克鲁里可夫斯基同志是照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精神来利用议会的。因此，同志们，其他只不过是小事。

关于波兰党的领导机关我就不能这么说了。克拉科夫起义期间我们的党在那儿？它不在。党应当永远拥有多数，这我就不说了。但是，同志们，在波兰人发动起义的时候，如果在这关头共产党是以自己的根本不存在而大放异彩，那么这就发人深思了。不错，波兰工作中的困难确实是巨大的，不寻常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种环境下的秘密工作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直接在波兰活动的中央委员们的英勇工作。但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首脑有玩弄外交手腕的毛病。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我完全相信，当波兰工人共产党员知道靴子那儿夹脚，党的领导的某种错误何在，在中央委员会同共产国际，包括同俄共的真正分歧何在，——这时候波兰的工人共产党员将站在我们一边，站在共产国际和俄国党一边，而不是支持外交手腕。是的，对付资产阶级

敌人，对付社会民主党人，外交手腕是个好东西，但仅仅是在用来对付我们的敌人时。我们有时也必须这样做。不能反对这种外交手腕。但是在我们的战斗联合中，在我们共产国际——在这里我们是不需要外交手腕的。

我认为，为了恢复波兰支部作为最优秀的布尔什维主义党之一的荣誉，必须纠正一下波兰中央委员会上层的错误。

现在谈谈意大利。这里我们有两个实践问题。第一个是对所谓“第三国际派”的态度，第二个是对社会党中央的态度问题。我认为，我们应当通过一项关于立即同“第三国际派”，同第三国际的拥护者联合的决定。这样做的时刻已经到来。联合以后“第三国际派”是否应当进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认为这是个次要问题。当然，他们应当进入中央委员会。对他们不应死抱着21条。这些同志们要加入我们党已有两年了，而我们却对他们说：留在原来的党内以便从内部夺取它。对意大利社会党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过去的决议继续有效，即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同情党予以接受。不久前的选举表明，还有相当多的工人阶层支持《前进报》，支持意大利社会党。

你们记得，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意大利的“极左派”说过，支持意大利社会党的不是工人，而只是职员、小资产阶级等等。但是选举无可辩驳地证明，还有几十万很好的无产者支持意大利社会党。拉扎里、克列里奇等等都不是共产党人。他们是感情的革命者。不久前我收到老拉扎里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这是个良心问题：一方面是党，另一方面是共产国际”；他不能破坏纪律，但保持对第三国际的忠诚，等等。但是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工人支持意大利社会党，其中有许多人也支持我们。政客维拉现在甚至对意大利社会党来说也似乎已是几乎完结了的人物。这说明，我们应当仍然打开大门，过去的决议应当仍然有效。已经看出，意大利“极左派”共产党人声称似乎工人不支持社会

党，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有成千上万的工人支持它，他们相信，社会党有一半是属于第三国际的，它之所以没有加入只不过是一个误会，应当解释清楚。

自然，对意大利社会党里的中派分子应当继续进行斗争。

至于我们的意大利共产党，选举表明，它仍然是强有力的、优秀的党，有健全的无产阶级核心。我们完全支持这个党。它是我们的希望。它是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唯一代表。但是我们批评过的弱点仍然存在。最近一个时期表明共产国际的观点是正确的。你们知道我们在那里现在有三派这一事实。我不知道那一派拥有事实上的多数。我们且等结果吧，但我知道，“极左派”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博尔迪加在其提纲中要求“全盘肯定”1922年的“罗马提纲”、意大利共产党的全部政策和对“人民勇士”（Arditi del popolo）的策略，即我们已经同列宁同志一起批评了有20来次的提纲。

博尔迪加的朋友罗西写道：

“相反地，等待形势对自己的方法作出指示或给予灵感，这不是共产主义的策略。”

请问，如果我们不使自己的策略适应事实，适应具体形势，那么我们应当使它适应什么呢？同志们，在意大利“左”派里有些学究认为，我们能够碰到和一劳永逸地依靠一些“原则”制订某种适用于任何时候的某种策略的炼金术。当然，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策略，在形势只有很小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不应改变它。这是清楚的。但是顾及事实对我们共产党人并无妨碍。在任何形势下我们都照旧是共产党人。这是清楚的。至于说我们应当使共产党的策略适应局势，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用不着多说。只有同群众没有联系的同志，非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提出相反的要求。

意大利问题是个极其微妙的问题。博尔迪加及其亲密朋友是优秀的忠实于国际的革命者，但是列宁批评过的他们身上的缺点

至今仍然存在。这里的形势不是国际必须让步，必须让步的是博尔迪加及其最亲密的同志们。摆脱教条主义，只会使他们更有益于意大利革命。

我想就此再说一句话。博尔迪加不久前声明过：如果国际不改正过来，不站在他的观点上，那么，好吧，他将只遵守“形式上的纪律”，并尝试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左派组织。

我想，国际决不会容忍这种做法，我们珍视博尔迪加，但更珍视国际。不是国际应当迁就博尔迪加，而是博尔迪加应当迁就国际。在我们共产国际内部根本谈不上什么“形式上的”纪律。我们是世界共产党，我们不想后退，我们应当前进，而我们前进得越多，就会越快变成世界共产党。

已经很晚了，请允许我不再谈其他各党的情况。以上所述略加修改也可以用于其他各党。我谈的只是目前具有最大意义的那几个党。

关于国际的辅助组织和关于组织问题再谈一些意见。青年国际，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希望。一代共产党人和一代共产党领导人正在他们中间成长。在这里我们已部分地超过社会民主党：在苏联共青团已由过去有400,000名团员的组织成长为拥有700,000名团员的组织，在德国则由过去的28,000名团员增至70,000名团员。在鲁尔区我们青年的斗争是很值得赞赏的。青年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的右手。在这里我们还面临着非常重要的工作。

谈一下对其他几个辅助性组织的意见。据我看来，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工作得很好。国际工人援助会同样如此。你们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对它发起十字军讨伐，并作出退出国际工人援助会的决定。体育运动国际的成绩值得一提。但是应当加强妇女运动，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太少。

至于组织问题，我觉得已是认真地提出和解决在生产支部基

基础上组织我们党的问题的时候了。有人对我们说，这样我们会失去一些党员的。然而，我们应当对工人说，党应当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之上，无论如何，按照居住地特点进行组织是社会民主党的遗产。社会民主党把组织建设成为服务于选举目的的选举机构。在我们共产党也是按这一特点建立的地方，在这一点上它是相当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我们应当按生产特点改组党，以便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不必再来谈这个问题。

最后就国际的今后领导问题讲几句话。在这里我还得引用博尔迪加同志的几句话，不能不承认，他勇敢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他说：

“国际成为世界共产党的保证何在？有俄国党的优秀同志参加执委会这一事实还是不够的，因为事情涉及历史状况。到现在为止我们之所以敢作敢为，是因为领导我们的是列宁这样的天才，但这种敢作敢为现在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危险的，应予摒弃。”

同志们，客气不合我们的胃口。我们应当公开地说，在这个问题上博尔迪加同志有部分是对的。我们不能因为他指出列宁不在的地方不存在无限的普遍信任而责备他。我们自己也不是象过去那样有绝对的自信，过去我们知道，我们的决定归根到底会在列宁同志那里得到最后审查，可以说是批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他的判断比任何人都要成熟、客观、有远见和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失去了优秀的头脑、优秀的人物、最有天才的领导者，这是我们的不幸。这必然给一切领域带来严重的后果，因而我们变得谨慎一些了。

但是应当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的列宁不在了。世上也没有另一个列宁。而对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应当进行领导。结论是：国际领导应当更富有集体性，所有的党都应当把马克思和列宁的优秀学生、优秀的头脑、优秀的组织者输送给执行委员会，

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还能想出什么办法呢！列宁不在了。为代替他，我们应当从各兄弟党内部选拔出优秀力量来组织共产国际的集体领导。但是在我们建立了这一领导机关之后，在我们已拥有集中全世界优秀共产党人的执行委员会之后，我们在那里应当实行的就不是“形式上的”纪律，而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和共产主义的纪律。我们不责备博尔迪加，我们没有愚蠢到会认为，列宁逝世后一切仍然照旧不变。我们自己向你们，来自各兄弟党的同志们呼吁，列宁不在了，让我们试试在某种程度上用共同的力量来代替他。为了解放工人阶级我们需要国际，我们应当建立集体的领导机关，真正能起领导作用并体现所有党的集体智慧的钢铁般的机关。

最近我们出现一些破坏纪律的事件。其中有一些仍然没有受到处分。可以指出两起破坏纪律事件：从右面是支持特兰麦利的霍格伦，从左面是放弃议会席位的博尔迪加，尽管党和执行委员会坚持保留席位。

我们打算悄悄了结这些事件，因为我们对这些同志评价很高。在战争期间霍格伦表现出是个优秀的革命者。博尔迪加也有重大的功绩。不过，我坦率地说，如果代表大会不取得防止再出现此类破坏纪律现象的保障，那我们就不能承担全部责任。现在我们应当比列宁生前更加加强纪律。

我们不应向后看，而应向前看，应创立世界党、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领导机关。谁也不敢说只遵守“形式上的”纪律。否则我们就会成为第二半国际，我们就不是马克思和列宁遗嘱的保管人，我们就不会比克里斯平好多少，我们应当为没有派别集团的统一的共产党而斗争。

至于我们俄国共产党，我清楚地认识到，有些人不喜欢它，苏瓦林不喜欢它，有时拉狄克也不喜欢它，（拉狄克：“我非常喜欢它”）你们看，甚至拉狄克也喜欢它，那么我向你们声明，

俄共现在是个有纪律的党，它认为把它所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共产国际是最大的荣誉。而我们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你们也应当这么做。列宁不在了。但列宁主义仍存。为了使列宁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需要坚强的领导，我们应当对全体同志说：

“我们需要比过去更为严格的纪律。”

欧洲新的政治形势，全世界持久的经济危机时期给我们提出了巨大的任务。只有在真正的纪律成为我们最起码的义务这一条件下，我们才能胜任这些任务。

当然，当你处于多数时，当你能贯彻你认为对运动有利的一切时，那时做一个守纪律的士兵是很容易的。但是，必须在处于少数时也遵守纪律。有过一个时候，我们甚至在第二国际内部也出于良心而服从纪律，但是后来我们有责任在第二国际内部成立左翼，（怀恩科普：“对！”）采取一切措施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然后又使第二国际分裂。这曾是正确的，但在第三国际——列宁的国际内，在世界共产党内不能这样干，它应当是统一的、完整的、铸成一个整体的党。我们不能对你们说，在我们俄国党内一切都好，但我们在逐步纠正所有的缺点。但是如果我们听说，就像人们转告我的某些反对派所说的那样：等着瞧吧，等十月份苏联预算中出现4亿赤字，那时我们将会看到谁是谁非，——共产国际应使此类言论无存在之余地。（热烈鼓掌）

共产国际应当说明，它象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被敌人包围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曾经面临，今后还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鼓掌）

如果我们不只在口头上追随列宁的学说，如果我们想建立真正的列宁的共产国际，如果关于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不是空话，那么我们就需要铁的纪律，我们就应当根除社会民主主义、联邦主义、“自治制”等等的残余。

我们应当不怕说明：不错，我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

是从第二国际内部诞生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还在这里那里向我们施加压力。这是我们阶级的不幸，否则我们早就战胜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了，但是我们应当果断、勇敢、坚决、顽强地同这种危险作斗争，象一个革命者——列宁主义者所应该做的那样。在出现来自右面的反对派时不应惊惶失措。揭示错误，进行斗争，你们就会胜利！建立起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

第二国际在数量上还有力量，但它历史地必然灭亡。过去我们过于简单地描绘前景了。第二国际的时代在结束，第三国际的时代开始了。从历史角度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第二国际时代的终结和共产国际时代的开始在时间上是一致的，有几年它们将平行存在。第二国际将逐渐退出舞台。它在走下坡路。我们蒸蒸日上，我们一定胜利。为此需要铁的纪律和真正的世界共产党，而共产国际应当成为这样的党。我们不是白白地宣誓要按列宁学说的精神去活动和斗争的。作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共产党，我们应当同右派的机会主义作斗争并揭示“左”派的错误。我们需要钢铁般的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因为大搏斗在等待着我们。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中间有谁曾经想过，在1923年10月我们会如此认真地讨论德国革命问题？要知道事变是紧接着逼近的。事变比我们所想象的成熟得要快得多，然而我们还是觉得它的发展速度太慢了。显然，在第五次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有决定性战斗在等待我们。我们应当准备尽一切努力，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成为真正的不可战胜的世界共产党。（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转为欢呼。全体代表起立，高唱《国际歌》）

（译自《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册，莫斯科1925年俄文版，第45—91页。耿春勤译）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关于取消共产国际主席制度的决定》

(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考虑到已通过了解除季诺维也夫同志所担任的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的决定，认为继续保留共产国际主席的制度是不合适的^①，现在取消这个制度是必要的。

但为了同已经修改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9和18条^②的条文不相抵触，这个决定应由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予以批准。

由于上述决定，第七次扩大全会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改组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成立政治书记处，确定其编制、职能和由什么人组成等）。

^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6年10月23—26日）《关于一些中央委员的派别活动和违反党纪所造成的党内状况的决定》说：“鉴于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不能表现联共(布)的路线、并且由于自己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上进行派别活动而丧失了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的信任（这些共产党在自己的决议中表示了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认为季诺维也夫不能继续在共产国际中工作下去。”（《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2页）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1926年10月26日—11月3日）《关于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报告》的决议说：“代表会议完全赞同若干兄弟党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所做的关于解除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的工作的决定。”（同上，第195页）

^② 第9条规定：“世界代表大会选举共产国际主席。”第18条规定：“共产国际主席即执委会和主席团主席。”——原编者注

(译自《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速记记录》第2卷，莫斯科1927年俄文版，第468页。杨光远译)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1928年7月18—19日)

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般分析 和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形式

战后发展的三个时期

从共产国际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事件。为了更好地认识这段经历，为了比较正确地看到前景，对我们所走过的发展阶段不能单独地、孤立地，而必须与过去的各阶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整个战后的发展的估计可以自然区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尖锐的革命危机时期**，尤其是在欧洲各国，这是革命发展达到了最高阶段，强大的革命浪潮席卷全欧洲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顶点是1920—1921年。

第一个时期包括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18年3月芬兰的工人革命；1918年8月日本的“米”骚动(由米价引起的)；1918年奥地利和德国的十一月革命；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1919年3月的朝鲜暴动；1919年4月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建立；1920年1月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1920年9月意大利工人的夺取工厂；这个时期还包括红军进军华沙；最后，还有1921年德国的所谓三月发动。

我们看到，这第一个时期充满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规模革命事件。这些事件极其尖锐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首先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瓦解过程。

第一个时期的结束日期应是1923年年底。1923年9月，保加利亚的起义以严重的失败告终，而1923年秋，德国无产阶级又遭受了新的失败。

西欧无产阶级的失败成了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前提。这一系列失败，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是中欧以及整个欧洲第二个发展时期的起点，这第二个时期是资本进攻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斗争，其中包括防御性的工人罢工时期，是资本主义形成某种局部稳定的时期。应当说，无产阶级的防御性战斗中有一些规模是巨大的。英国的总罢工和矿工罢工就是一例。第二个时期给欧洲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带来了更多的“安宁与秩序”。直接的革命事件从欧洲大陆移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1925年摩洛哥发生起义，1925年8月叙利亚爆发起义，同年中国的伟大斗争尖锐化了。如果说在第一个时期直接革命形势具有鲜明的欧洲性质，那么在第二个时期直接革命形势就成了世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外围的特点了。

从经济观点来看，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来看，第二个时期可以叫做**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恢复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依仗它政治上的胜利，依仗政治上的相对稳定，企图取得并取得了某些经济上的稳定。

接替这一时期的是**第三时期**——表现于质量上和数量上超越战前范围的**资本主义改造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相当巨大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联系的广泛改组。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技术改造和经济改组，以及资本主义托拉斯化的迅速过程，也伴随着同资本主义对抗力量的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最迅速发展。

这首先是苏联的发展。同资本主义改造时期“同时出现”的是苏联的改造时期，即建立新的技术基础以及与此相应进行某种经济改组的时期，这种改组的含义既指社会经济方面（我国经济中公有成分的增长）也指我们生产机构的日益集中化。苏联经济和政治的增长，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印度这样国家里的风潮，最后，现代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本身内部矛盾的迅速增大以及与所有这一切相联系的日益严重的战争危险——这就是世界发展的另一面，它的“反面”。

必须仔细分析一下第三个时期形成的新的世界形势。不理解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基本变化，我们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就不能正确地处理当前的策略问题。

需要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确定，现在资本主义稳定的状况比几年前具有某种不同的性质，我们在分析国际形势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种已经起变化的问题的提法。

下面我就来分析一下。

先谈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我们应该确认，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经济的电气化有了相当巨大的发展。在应用化学领域有了非常重要的发明。燃料、原料的新的合成生产法，汽油的贝尔鸠斯制造法，人造丝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目前资本主义工业的特征。此外还应当看到轻金属，特别是铝的日益广泛的应用，新机器和设备的推广，其中包括在农业方面，例如美国的非常复杂的联合农业机械的推广，汽车运输的发展，工厂中传送系统的大量采用以及新的劳动组织，标准化，定型化，规格化，大量的“成批”生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目前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显著的特征。

我引几个美国电力生产的数字。

（发电量，单位：百万度）

1912年 1922年 1926年 1927年

17,572 47,659 73,791 79,724

可以举出大量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我们从数量和质量的角度来观察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曲线，我们就会看到一定程度的进步。

举几个说明各种金属在世界产量中的增长情况及其作用变化的某些数字。如果以1913年的全部产量为100，那么1926年各种金属的数字如下：

钢.....	122
铜.....	150
铅.....	107
铝.....	310

铝在美国和德国的电力工业中，在铁路建设部门，在电车车厢的制造中都成功地同其他金属进行着竞争。

说明人造丝生产情况的数字更有意思。世界人造丝的产量见下列数字（单位：千公斤）。

战前产量.....	11,000
1921年.....	30,000
1925年.....	84,000
1927年.....	125,000

以战前的数字为100，我们得到下列百分比：

1921年.....	173
1925年.....	668
1927年.....	1,036

至于说到最新发明和它对生产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举贝尔鸠斯方法为例：按这种方法合成的汽油在德国已占全部汽油需求的12%。

现在，在许多国家，例如在德国和英国，都在制订进一步进行技术革新的广泛计划，这些革新就其经济成果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德国的长距离输送煤气，英国的电气化，等等。不难理解，

这些技术成就，即使我们给它打上引号，也确实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京特、施泰因在柏林《每日小报》上写道，例如美国加工工业的总产量同1923—24年平均定额相比增长了4.5%，而与此同时工人人数却减少了5%。这就是说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约提高了30—40%。

化学工业的发展不仅从一般经济角度来看，而且从下列两种角度来看都是很有意义的：1) 从准备战争的角度看，因为化学工业是头等的军事工业；2) 从农业栽培技术领域里可能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角度来看。化工产品的世界生产在战前是100亿德国马克，在1923—24年为180亿马克，而物价指数相当于100和140。你们看到化工产品的生产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在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亚硝产品的消费情况的变化如下：

	(单位：千吨纯氮)	
	战前	1926年
德国.....	260	430
英国.....	54	61
法国.....	79	152
意大利.....	22	54
美国.....	167	341

资本主义垄断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意义

我想，这些数字不用再解释，它们本身就已说明问题了。这些技术变化在一些国家里，首先在美国和德国，正在接近技术大变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同国民经济托拉斯化，同大银行团的建立联系着的，而在战后的现在还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的发展联系着。在这里我举几个例子。例如，谁都知道存在象德国染料工业股份公司等等这样的大型托拉斯的事实。谁都知

道，在英国形成了庞大的化学工业托拉斯（所谓蒙德的康采恩，声名狼藉的“蒙德主义”即由此得名）。所有同志都知道，什么是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我们现在不仅处在资本主义各国内部大企业组织产生和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还处在建立国际性大型托拉斯的时期。我手头有这种托拉斯的长长的名单，如果现在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那就太枯燥了。

前不久在我党代表大会上我提出一个论点，我们现在看到国家资本主义趋势的某种增长，并且不是实行配给制和具有战争造成的特点的那种“军事资本主义”形式。（形形色色的社会骗子厚颜无耻地称这种苦役般的军事资本主义为“军事社会主义”！）在一种新形式下或不如说在几种新形式下，托拉斯、卡特尔和银行团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越来越联合，越来越结合的过程现在正在发展着。这一过程到底是在那种外壳下发展的——是采取国家自己掌握工业企业并加强自己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的形式，还是采取所谓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如自由派所说的，“从下面”“夺取国家”，这并不怎么重要。当然，后一种说法我们应当坚决摒弃：既然国家机器已经掌握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那就无须乎去夺取国家了。这里说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同它的国家机关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形式。因此，这一过程的形式问题只具有次要的性质。我在这里只想指出这一过程是一种确实存在的事实，并予以强调。我们在意大利、日本、美国、德国都看到这一过程，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一过程是存在的。一些同志以前对这一点表示过某种怀疑。但是在那以后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出版了一些专门的考察著作。我所指的其中有武尔姆同志和拉品斯基同志的著作，他们既从国家预算及其结构的角度，也从国有工业和市有工业发展的角度，并且还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企业主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一领域的所有资料证实了现代帝

国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国家资本主义趋势。

这一过程的政治后果如何呢？我们可以从下述例子中看到这一点。美国一个叫泰奥多尔·纳彭的人在1928年5月19日的《Uagazin of Wall St.》（《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题为《各主要总统候选人的实业家特性》的文章中写道：

“如果我们说，他（胡佛）把自己看成是并且也确实是美国实业界的主要领导人，那是毫不夸张的。迄今为止无论在何时何地，还没有一个政府机构把实业界当作自己的一个部门那样与之结合在一起……他尊重大资本(big business)，讨大实业家（资本家）的欢心。他认为，一个孜孜经营大事业的人比10个侈谈永远也不打算做并且永远也做不成什么事业的耽于幻想的学者要好得多。毫无疑问，胡佛作为一个总统将不会象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他将是一个动的实业家总统，而柯立芝则是一个静的实业家总统。他将是国内同迄今为止的前任政治总统不同的第一任实业家总统。”

总之，如果说胡佛是各托拉斯的总经理，那么这一事实乃是资本的托拉斯组织和它的政治国家组织结合过程的鲜明的政治表现。

结构的变化

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就算所有这些事实都符合实际，那我们对所谓资本主义稳定所作的分析又该怎么看呢？我们关于局部的、暂时的等等稳定——加上各种定语和修饰语的稳定的论断又该怎么看呢？如果我们自己确认技术成就、资本的托拉斯和其他组织的发展，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确认资本主义相当巩固，那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普遍危机的问题又该怎么看呢？我们对稳定所作的特殊的、独特的表述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清楚地提出来并给以清楚的回答。否则就要造成思想上的混

乱，我们就有陷入迷途的危险。

首先回顾一下一些同这一问题有关的政治文件，提供一些情况。几年前我们关于资本主义体系进一步发展或进一步瓦解的过程是怎样设想的呢？我先谈谈制定我们的第一个纲领草案的时期。我们那时关于资本主义状况的提法是：资本主义体系处于瓦解过程中——这是无条件的瓦解过程。我们那时关于资本主义今后命运的看法可以用一条不断下降的曲线来表现。

但是在再度讨论草案的时候，我们就已得出结论，认为需要作某些修正。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状况和命运的提纲已作了略有不同的表达。此后，加上“局部的”、“暂时的”等等各种限制词的“稳定”一词开始流行了。

现在我提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定语和限制词是什么意思呢？一般说来，它们是否具有某种意义呢？如果它们具有意义，那么是以前的那种意义，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另一种意义呢？据我看来，这些定语的意义现在同以前有所不同。

我认为，整个说来可以这样浅显地说明我们以前的有关论断：

过去曾经认为，我们只在这一或那一国家看到生产的某种增长，并且这还几乎是个例外。这种增长并不特别典型，它仅仅被看做是偶然的“特定的”状况。明天或者后天将会出现另一种过程。如果今天我们在某个国家里看到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增长，良好的市场情况，那只不过是“经济蜂螞”，是不能当真的。

可以也需要指出，当时那样估计形势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但是这种对稳定，相对稳定的估计在很多方面已经不符合今天的形势了。

我们一国一国地看一看。

美国在前进。就算对美国危机的这样或那样的预言都是正确

的。这一点不能排除，并且这甚至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总的发展趋向是工业发展，生产增长。那里在世界历史上和工人运动史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都是第一次出现“V”（可变资本——劳动力的价值）不仅同“C”（不变资本——生产资料的价值）比起来减少了，而且是绝对地减少了。产业工人的数量减少了。这是在世界历史上和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出现的现象。

也许某些同志会说，这是悲观的估计。这是不对的。我们应当把乐观与愚蠢分开。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想当蠢人，那我们就应当正视事实。

这是任何明智的策略的第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再看另一个国家——德国。前不久我写过关于德国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文章，“极左”的反共分子马斯洛夫大骂我一通。现在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德国资本主义正在相当迅速地发展着，关于新帝国主义的谈论决不是偶然的，对“委任统治地”的渴望、对殖民地的向往不是偶然的，装甲舰的建造等等也都不是偶然的。

拿法国来说。大家知道，战前和战后的法国有很大的不同，旧的高利贷法国获得了新的特性，现在变成了相当强大的工业国家。

看一看英国。总的说来，英国正处于衰落时期，它的力量遭到破坏，帝国的威力在下降。但甚至英国也在努力鼓起自己的力量。英国资产阶级在某些部门正在成功地提高生产力，例如开辟所谓新的工业部门。

如果说这些事实都是真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它们意味着承认资本主义危机消失了？还是说，它们意味另一种别的什么呢？我甚至想以更尖锐的政治形式提出这一问题：这种分析是不是同社会民主党的分析相同呢？

我认为，要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是很容易的。正确的回答应当是：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在继续着，甚至在发展，虽然现在危

机的形式不同了。过去我们是这样看危机的最主要症状的：我们一国一国地看，然后说：这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正处于衰落的过程中，第二个和第三个国家同样如此，第四个国家也许不那么快，但是终究要进入这一过程的。象世上的一切一样，我们对危机的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之上的。德国当时处于经济崩溃的深渊。其他许多国家，特别是中欧也处于类似状态。所以，过去的说法是建立在对一些**实际事实**作某些夸大的基础上的。现在以前的危机形式已被另一种形式所取代——问题就在这里。

不应当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普遍危机想象成在所有国家或者在多数国家里，资本主义在化为乌有。情况并非如此。资本主义危机在于，由于从前直接战争阶段的和战后阶段的结果，现在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整个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使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切矛盾成千倍地尖锐化并最终导致它的灭亡。

我们拿存在苏联这样的事实来说吧。它意味着什么呢？第一，这是战后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第二，这是这一危机在继续的表现。因为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存在着日益发展的敌对的、根本对抗的机体。这恰恰是一种异物！难道这不是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吗？

力量配置的变化

我已经指出直接革命形势向东方以至整个殖民地外围转移这一事实。这也是战后危机的结果。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这种强大的革命震动，难道不是深刻危机的表现吗？

其次，什么是美国与竭力摆脱美国领导的欧洲之间的所谓不协调呢？这也意味着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变化。最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缩小，殖民地的破产和赤贫化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它和“正常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情况是大为不同的。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资本主义体系只能在先前危机时期形成的形式中继续发展。资本主义不能象似乎不存在苏联那样发展。它不能象似乎不存在中国革命，似乎不存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不协调，似乎不存在市场缩小等等情况下前进。

这些结构变化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个发展，对于估计前景具有巨大意义。例如，资本主义an und für sich（本身）不断发生的全部矛盾的发展：争夺市场的斗争，生产设备的增加，购买力的不断提高以及所有其他我们所熟知的矛盾。从以上指出的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当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我想必然得出如下回答：如果在殖民地发生风潮，如果那里阶级斗争急剧发展，那么，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尖锐化了。如果把中国革命看成微不足道的小事——象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那样——那当然就不存在资本主义的任何严重危机了。如果苏联不存在，那么资本主义危机也就没有了。如果社会民主党人还认为资本主义的现阶段并不意味着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认为马克思提出的战争与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有密切联系的论点已经完全过时，那么在他们那里自然会出现世外桃源的景象——没有任何危机！而如果所有这一切都存在——而这是存在的！——那么，问题的提法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回答也就不同了。

如果我们说：稳定在遭到破坏，那我要问：从什么观点可以得出这种结论呢？不是从这一那一国家的资本主义处于直接崩溃状态的观点得出这一结论的。稳定之所以遭到破坏是因为在目前形势下发展是在由以前的阶段所造成的新范围内进行的，而这个新范围反过来又使所有矛盾极端尖锐化。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正在导致大崩溃、大灾难。资本主义之所以不稳定，原因就在这里。它的稳定之所以只能是相对的，原因就在这里。资本主义危机之所以没有消失，而是更深化了，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了，其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不应当从某一单个国家的角度去观察它，而应当在所

有国家的普遍联系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去观察它。同时必须考虑到帝国主义者之间、资本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各种“资本主义”和苏联之间等等诸如此类的相互关系。

资本主义矛盾在最尖锐的形式中发展

只能这样提出稳定问题。我认为问题的这种提法是十分清楚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在战争危机所创造的形式中，在存在着苏联、存在着东方革命等等情况下进行的。内部矛盾在日益尖锐化。稳定确实在遭到破坏。不是因为所有国家中资本主义在化为乌有，而是因为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造成了新形势，并且注定要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这些矛盾当然是与各国的内部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尖锐化、与革命形势的因素的增长联系着的。但是这一过程现在并不是同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同稳定的矛盾的发展过程相联系的，这一矛盾已被资本主义危机的总范围所极端激化了。

我只是简略地提了一下世界经济结构的某些变化。请允许我对我们敌人阵营内危机现象的解释作一些说明，其中我要谈及所谓“德国问题”，这个问题从某种角度来看乃是美国与欧洲的相互关系问题。我引一下著名英国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佩什在去年第4期《地理政治学家杂志》上的文章，佩什是这样提问的：

“现在全世界的债务国都无法出卖必要数量的商品以应付自己的债务，同时能用出卖商品所得的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仍然继续举借大量的外债。但是，借贷国也不能象前几年那样给予大量的新贷款。如果在最近的将来不缓和一下，那么全部体系很快就该崩溃了……”

接着写道：

“因此国际信贷体系崩溃的危险迫在眉睫。如果不马上采

取措施来使债务国能够用出售商品，而不是用继续举债去应付它们的债务，那么这种崩溃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危机的征兆已积得够多的了：商品过剩的市场、美国失业人口的增长和在最重要的工业国，首先是在德国的大规模的信贷业务。”

当这个作者这样预言全线大崩溃的时候，对他的正确性我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怀疑的。在这里下赌注的是另一种利害关系，是什么利害关系并不难理解。但是作这种论断的某些根据是存在的。

但是要知道，德国问题是在现代世界经济危机形式基础上产生的局部问题。我们现在看到一系列最尖锐的矛盾。这些最尖锐的矛盾朝极不相同的方向发展：美国——大不列颠，德国——法国，意大利——法国，等等。所有这一切不协调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安定和秩序的角度来看还表现在战后出现的这样一种局面：一些国家的真正经济实力同例如拥有殖民地这样一些特征不相适应。我们举美国为一方，英国为另一方作例子。我们看到美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但是，美国至今还不是一个殖民大国。不列颠世界帝国是殖民帝国，但是恰恰是英国可以说，它正处于衰落时期，尽管它拥有最大的殖民地垄断权。这种不协调现象我们还可以在其他国家里看到。以今天的德国为例。从经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个第一流的国家，然而它既无殖民地，也无委任统治地，又无保护国。把意大利同西班牙等等作一对比也同样是很意思的。

但是，由于这些矛盾是与生产力的增长相联系的，由于争夺资本投资场所的斗争越来越尖锐，所以这无非意味着帝国主义最大的问题——重新瓜分世界，瓜分殖民地或其他地区的问题的“复活”。而这就意味着战争。从对当今世界经济的这种经济分析的角度，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特殊关系的角度，从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角度，——从所有这些主要角度来看，战争是今天的中心问题。我们之所以应当从策略上和政治上把这个问题摆在首位，原因就在于此。让社会民主党人先生们去说战争是我们的

纲领吧！？这是多么无耻的胡说八道，这甚至不是谎言，而是胡说八道！这个问题客观上是个中心问题。而我们主观上的集体任务是用无产阶级方式，而不是用帝国主义方式去解决这一问题，不是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而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国家间的矛盾

十分清楚，经济发展过程制约着国家间的相应关系并使之固定下来。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的总体的时候，可以看到各不同形态国家间的极其重要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同殖民地特别是同中国的对抗；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的对抗以及欧洲（特别是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对抗。至于说到欧洲的特殊关系，那么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德国地位的改变和德国帝国主义的复活。我已经指出过美国增长着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与它所拥有的相对说来微不足道的殖民地之间的巨大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美国日益增长的侵略性。“和平渗透”（*pénétration pacifique*）的口号逐渐被公开的政治和军事占领所取代。尼加拉瓜事件就是美国政策上的这种变动的鲜明表现。美国在中国的立场同一切自由主义的声明相反，实际上离军事占领已不远了。

美国的侵略政策遭到竞争者——大不列颠的抵制。不列颠和美国的对抗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间所有矛盾的轴心。美国与大不列颠之间的对抗是在各种各样的领域展开的。在争夺橡胶的相当严重的冲突中，英国遭到了失败并被迫缔结了协定。在争夺石油的斗争中英国也被击败。现在又面临着争夺棉花的搏斗。我指的是美国资本家向非洲——向阿比西尼亚并通过它向埃及扩张的计划。美国已经把它的触须伸向印度了。

在南美大陆上美国早就从经济上控制了拉丁美洲的北部了，现在它正在拉丁美洲南部相当顺利地同英国进行竞争。我再重复

并强调一下，美国与英国之间的冲突是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内部一切矛盾的轴心。

德国帝国主义的复活和凡尔赛危机

在德国——从欧洲的特殊关系的角度来看这是很重要的——正在进行着独特的“文艺复兴”，德国帝国主义的复活。这意味着什么？德国还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海军，但是它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德国被打败了。德国垄断资本在结束战争“游戏”时已经遍体鳞伤。德国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民族方面都处于屈辱地位；但是借助于贷款，首先是美国的贷款，德国资本主义恢复了自己的事业。德国资本的技术，或者准确些说，德国技术进步的过程达到了欧洲最高记录，而在某些领域德国达到了世界最高纪录。至于经济改组，那么德国的托拉斯化过程采取了典型的形式。大型托拉斯，这些托拉斯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德国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强大的地位，比较低廉的商品价格以及德国资本主义和德国工业的竞争能力的增长——这些因素都是毫无疑问的。

十分清楚，稳固的经济基础会在政治上得到反映：凡尔赛和约实际上已经被部分地废除了。德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地位比起前几年来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巩固；在西欧各国的共同行动中德国现在起着相当大的，在某些问题上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难理解，这种发展的特点，或者确切些说，德国整个发展的这种方针是同德国垄断资本在对外政策上的要求的增长一致的。追逐“委托统治地”、保护国、殖民地成了德国的政治时髦；但是这并非单纯的“时髦”，而是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这种“时髦”并不是没有实现的前景的，因为在各种对抗和力量的赌博中，在法国与意大利，法国与英国，法国与德国，德国与波兰等等的相互关系的总体中——在欧洲相互关系的这一复杂的总体中，德国既

是主体，又是客体，在某种情况下许多国家都可能并且将会支持德国的。表现为德国资本主义的“西方方针”的现象就是同德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这一趋向相联系的。几年前德国处在协约国资本的威胁之下。法国用左轮手枪的枪口对着它，它失去了自己的防御阵地，在一段时间内同苏联结盟是德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拉巴洛条约和这一时期德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它的表现。

现在局势发生了变化。随着德国垄断资本的发展，它对殖民地的追逐在增长，德国资本的西方方针逐渐形成了。当然，在分析时不应当把现存局势简单化：德国资本的这种基本的发展趋势绝不排除各种各样的手法和手段，不排除利用它处于西方列强和苏联之间的中间地位等等。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些手法和手段并没消除德国资本主义的基本发展趋势，它乐于“强迫”自己并与它自己的同伙一起反对苏联。

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和反对苏联的斗争

资本主义危机也表现在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千变万化上。没有一个联盟是巩固的和长久的；相反地，眼看着它们不断地发生力量的重新组合。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的整个重新组合、变化以及各种各样情况的凑合都贯串着一条红线，这就是结集力量以反对苏联这一基本趋势。我们已不只一次地谈到这一问题。关于所谓小协约国的各种各样的联盟问题，关于各相邻国家之间和各比较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协议问题等等我不打算多谈了。所有这些事实在现在连小孩都知道了。

如果我报告的第一部分对经济基础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十分清楚，各国间的这种相互关系乃是准备反苏战争的政治表现。我们当然也应该相应地制定我们的策略。

在准备战争的标志下

由于这缘故，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内进程是同社会民主党关于和平主义得到实现，关于“超帝国主义”时代等等无稽之谈极其矛盾的。增加军备，通过象法国保尔·彭库尔法一类的战争法案，资产阶级竭尽全力狂热地准备维持战时的所谓国内的“安宁和秩序”，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后一类现象还包括：著名的英国反工会法案，墨索里尼颁布的《劳动宪章》，在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整个巴尔干，在意大利等一系列国家猖獗一时的极端恐怖，广泛策划的对某些农民阶层的行贿（收买和腐蚀）计划，所谓“产业和平”，“孟德主义”，美国收买无产阶级的方法——一方面借助于法西斯主义，一方面借助于社会民主党来实现的方法。

与这一切相联系的还有国家政权的某种组织变化。我已经谈过国家资本主义趋势，企业主组织同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直接结合的趋势。这一趋势不仅有一般经济意义和一般政治意义，从准备战争的观点来看它也具有巨大的意义。如果断定资产阶级自觉地努力使企业主组织同资本的国家组织结合起来，把这看做准备战争的手段，那就错了。这过程带有较多的自发性质，但是毫无疑问，国家政权的这种过程和国家资本主义趋势的发展客观上是服务于备战的目的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我们就已经经历过带有特别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德国的学者把这叫做“强制经济”。采取这种做法的基本原因是生产力的衰退，在“围城”的情况下力求合理地适当地调节消费。后来这就消失了。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已是在新的基地上，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上，在资本集中和没有专门的强制规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毫无疑问，一旦发生了战争，在战争期间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就会被用来动员整个国民经济去适应战争的目的。

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这种演变，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高度集中对今后的全部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这些现象的意义也是巨大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清楚，无产阶级现在不仅仅是同个别的企业主甚或同个别的托拉斯打交道，而是同作为一个阶级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整个组织打交道，所以，无产阶级在每一次经济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才如此困难如此复杂。由于无产阶级是直接同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连成一体的大托拉斯和大卡特尔打交道的，所以任何一次罢工都有变为政治罢工的趋势，任何局部冲突都有变为工人阶级的大规模的斗争的趋势。这个问题我还要在另一个地方谈到。

现在来谈谈欧洲最主要国家，首先是美国的阶级状况问题。

二、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内政治进程

内部矛盾的尖锐化

在分析稳定时我指出过，稳定的相对性表现在各国间的冲突、战争的危險、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对抗、帝国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对抗上面。但是这种情况绝不意味着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没有尖锐化。资本主义各国的内部矛盾在尖锐化并且也必然会尖锐化。但是这些矛盾的性质已经不同了。由于特殊原因，每个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这些矛盾现在尖锐化了，并且大大加剧了阶级斗争。在局部的暂时的稳定的前景中孕育着战争。

在最大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稳定的过程是多种多样的。局部的稳定，这是具有两重性的过程。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在技术经济上的某种加强，另一方面——这是一分钟也不应忘记的——是矛盾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失业人数的增加。

在这里美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在美国资本主义以最快的速度

发展着，在那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失业现象也越来越尖锐。这种失业现象本身是与生产力的增长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十分清楚，这就等于加剧阶级斗争，而在美国存在400万失业人口，这不是件小事。失业现象的存在也影响了无产阶级的另一些阶层。这是资本主义的沉重负担。但是稳定同时也为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提供了改善物质状况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当也分析一下无产阶级内部的社会关系。在这里我一般地提一下社会民主党的问题。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提到这样一个论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破产了，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可恶的社会民主党仍然存在着。在某些国家里它的人数和作用还在增长。共产国际在德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在以往的失败之后。然而，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了900万张选票，这不是件小事。在我们目前的发展和斗争时期，我们应当提出这种现象的根源问题。

社会民主党生存力的根源

我们通常提到机会主义的根源问题时是把它同殖民地问题，同资本主义从殖民地获取的超额利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就靠这种高额利润来收买上层工人。德国没有殖民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种加强或者譬如说它的地位的巩固是什么造成的呢？为什么这个叛徒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从舞台上消失呢？为什么它具有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呢？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不能归结为狡猾，归结为能干，——这些东西在这里不起决定作用，不是这些东西决定其他一切的。社会民主党具有生存力这一事实是与稳定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是很复杂的。迄今为止我们说过这一或那一国家从殖民地直接取得的超额利润。美国没有这么多的殖民地。但它是否取得超额利润呢？是的，是取得的。我不能详谈这个问题。我提醒一下，马克思就已分析过

一系列此类情况：在世界经济中占巨大比重的大工业国由于技术优越而取得级差利润，而资本主义的这些超额利润最近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不仅是直接从殖民地取得的超额利润，而且还有通过一般世界商品交换，通过不仅对“自己的”殖民地，不仅对一般殖民地资本输出等等取得的超额利润。

拿美国来说。它虽然没有领土上属于它的广大的殖民地，但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垄断地位仍然取得大量超额利润。

英国：发展的曲线在下降，但是这里殖民地的垄断还没有消失。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基础在缩小，但仍然存在。国内出现无产阶级左倾化的过程，共产党的影响在增长等等，但是，不列颠帝国主义垄断统治的完蛋并不象我们以前所估计的那样快。不列颠王国的殖民地垄断仍然是英国改良主义的相当广阔的基础。

关于德国我已经谈过了。

为了正确理解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取决于什么，还必须对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包括一系列国家国内政策的巨大改变。相当多的原社会民主党或工会职员现在变成了国家官员、市政官员和企业家组织的职员。在这方面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在许多国家，首先在德国，都可以看到。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同企业家组织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结合的趋势，实际上意味着工会和党的官僚部分地变成国家和企业家组织的职员。这也就是资产阶级实行收买的特殊方法。

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我认为，在法西斯国家里也在部分地进行着同样的过程。其次，我们拿譬如波兰这样有皮尔苏茨基的“射手”军事组织的国家来说吧。这是个“志愿”组织。按正式的说法，这个组织自然是由志愿军组成的，然而这是个半国家性质的组织。那里是不是有波兰社会党工人呢？有的。并且他们有相当数量的人组成了国

家机构中的一些阶层。因此，总的说来社会民主党巩固的基本原因是我所描述的经济和政治性质的因素。自然，在这里起作用的还有社会民主党的随机应变能力和某些经验，以及狡猾的政治手段等等。所有这一切自然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用这一些，只用这一些东西去解释是不行的。可以说，一方面稳定的过程为社会民主党提供了经济支柱，另一方面稳定中的矛盾又为共产党的发展创造了基础。由于这缘故时常出现共产党的影响和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并行增长的情况。当然，应当看到另一些不同的原因，对它们也不能忽视。例如处于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各阶层的社会性的重新组合。社会民主党有时是靠广大小资产阶级阶层得到发展的。在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把小资产阶级的选票拉到自己方面来，靠牺牲资产阶级政党得到发展。但是应当看到，在一系列国家里，其中包括在德国和法国，迄今为止我们在大企业，大托拉斯的工人中间还只争取到为数不多的干部，在这些地方社会民主党还有力量。

阶级斗争的加剧

稳定中的内部矛盾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促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在我已谈到的那种现代国家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任何大一点的罢工都会变为具有首要意义的政治事件。英国的罢工是这样，德国冶金工人的罢工也是这样，将来仍然是这样。造成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罢工的条件是形势的这样一些特点：资本的托拉斯化，企业主组织与国家的结合。

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就是这样发展的。各国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共产主义影响的增长。这可以举许多事实来说明和证明。我指的是各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的罢工浪潮，所谓无产阶级的左倾，对苏联同情的增长，无产阶级所追随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瓦解，例如德国的中央

党，意大利的天主教组织等等。法国和德国的选举结果也表现出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稳定的过程充满着矛盾，因此，我们也在增长，如果不是经常在数量上，那也几乎总是在政治影响方面得到增长。还在去年，希法亭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全体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预言说：“同志们，共产党人迟早要完蛋。我完全理解，那些成年累月遭受该死的失业痛苦的人们，我理解，那些在通货膨胀时期失去自己的财富而陷入绝境的人们，那些对一切都失去希望而只信奉暴力的人们，他们一时有相当数量的人会投共产党人的票。但是共产党对政治运动不起任何作用。它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实际上远非如此。共产党一直在发展。例如德国的斗争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共产党获得了325万选民。希法亭先生的失算是多么惨呵！法国的选举也证明这一点，只要不是从以国会中的席位数量来估价自己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低能观点去看的话。我们的政治影响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稳定中的矛盾的增长是平行的。但是与此同时，有时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社会民主党本身也在发展。

最近几年社会民主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谈论社会民主党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从它在1914年的那种样子的观点去评价它，那就错了。1914年8月4日的社会民主党只是现代社会民主党的胚胎，只是它的萌芽。现代社会民主党思想体系甚至连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也丧失殆尽了。现在社会民主党的精神食粮是英国提供的麦克唐纳的废话，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则竭力把这道菜做得可口一些。

社会民主党的凯撒主义面目

最近，梁赞诺夫同志在我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刊登了拉萨尔和俾斯麦的通信。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拉萨尔是什么样的政治人物了。斐迪南·拉萨尔在致俾斯麦的信中说，要是建

立“王冠”为首的社会专制政体就好了。这使拉萨尔与俾斯麦接近起来并促使俾斯麦者玩弄政治阴谋。而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回到拉萨尔去”的口号。这种本能地退向拉萨尔的含义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这仿佛是诺斯克的信徒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思想上互相接近的思想基础。以王朝为首的“社会凯撒主义”——这是很适合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1914年8月，社会民主党主张保卫资本主义祖国，从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社会民主党是自觉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极力量。社会民主党的对外政策是同这种对内政策相适应的。现在它已经不仅是保卫资本主义祖国，而且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还是本国侵略欲望的最鲜明的表达者。难道现在德国已没有为德国要求殖民地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吗？自然，这种人是很多的，他们完全公开地提出这一要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有过希法亭事件：开姆尼斯代表大会因为他的一本宣扬此类思想的书而把他开除出党。而在现在的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其受人敬仰的党员们公开宣传殖民思想。这不是偶然的，甚至也不是罕见的。就拿第二国际最近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来说——这个决议，可能是鲍威尔润色的，他给它涂上了准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在这一决议中我们看到有下列部分：一些殖民地应当获得自治，另一部分仍应处于保护之下，第三种则仍然处在必须保持status quo（现状）的发展阶段上。但是据我所知，国联的文件说的也是这些话。因此，假社会主义者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阵营里的老奸巨滑之徒没有任何区别。

或者拿关于战争，关于对待国联的态度，关于对苏联的态度问题来说吧。请把1914年的考茨基先生与今天的考茨基对比一下：现在他已完全是另一个人，一个带有明显反革命倾向的人了。

社会民主党的反苏活动

全体共产党人应当明白，在未来的军事事件中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就其卑鄙程度而言要超过我们的所有预言。自然，应该把社会民主党的上层与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区别开来，在后者的队伍中将会出现严重的危机、分裂、震动、重新组合等等。但是上层集团将同帝国主义营垒中最大的罪犯齐心协力地行动。这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希法亭先生还胆敢发挥下列论点：欧洲也存在失业现象；这种失业现象是由于资本主义事业进行得不太好造成的；如果把苏联也纳入资本主义国家总体中去那就好了；对外贸易的垄断制是这样做的障碍。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在于突破苏联的对外贸易垄断制。我问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正是直接进攻苏联的战争的思想准备。希法亭的论点中暂时还有许多学院主义、理论等等。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这种经济论点将变成非常现实的具体的政治论点。起初以理论出现的东西后来就付诸行动。希法亭先生的这种说法的实际表现无非是反苏战争。

当然，对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演变我们应作出相应的反应。全体同志知道，上一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规定了法国和英国共产党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全世界在政治上的策略转变。这是我们倡议的，执委会倡议的。一些同志把这一转变同各种次要因素联系在一起。但这是不对的，因为策略转变是由我前面讲过的那些因素决定的，是由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演变决定的。认为在反对派等等对我们提出指责后，我们在竭力“左转”，这是幼稚的想法。这种论据甚至不值得去回答。客观情况的变化，各阶级、各政党间力量对比的变化等等是决定我们策略的唯一有分量的原因。应当这样提问题：我们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是否有了变化。回答是：有了变化。从这里是否得出某种实际结论呢？是得

出了。为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会及其他组织中比过去更激烈地向我们进攻呢？因为不仅在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上，而且在任何问题上，任何领域中，我们的政治路线都是和他们的路线直接对立的。譬如从一个工厂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社会民主党在工厂里采取什么政策呢？国内和平，不希望罢工，工厂委员会和资本家组织结合，“孟德主义”贯彻于整个路线——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在工厂里的立场，并且不仅在工厂是这样，而且在对托拉斯、对国家、对国联到处都是这样。这种贯串一切的路线不是一下子产生的，它是逐渐形成的。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应该引出必要的结论呢？我们自然应当由此作出实际结论，否则敌人就会打垮我们。

三、我们的策略方针

转变——对客观变化的正确回答

客观形势的变化迫使我们实行这种策略转变。这是对形势变化的正确反应。明显的例子是英国。有一个时候曾是个缺乏党纪的组织松散的党，现在变成了真正的大陆型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有纲领，有党纪，它竭力并企图用党的决议来束缚我们，通过它对工会的影响在政治上束缚我们。它把我们开除，它向我们进攻。如果我们为了避免破坏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共同战线，现在还要维持以前的口号，保持以前的相互关系，那我们就会灭亡；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政治面目，从而失去独立存在的权利。敌人会击溃我们，而不从这种形势得出结论那就是笨蛋。我们应当说：英国党的转变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党的新组织方法，工党和我党之间的新关系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具有首要意义的政治因素。

关于法国也应当这么说。社会民主党的现代代表——保罗·

邦古及其战争法，吹捧墨索里尼的阿尔贝·托马——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托马和邦古之流没有被开除，相反地，却为他们寻找辩护理由：“左派”弗里茨·阿德勒写了一篇卑鄙的文章，实际上是在为给法西斯主义唱赞歌的托马辩护。第二国际的最“左”分子就是这样做的，在战争期间为了表示对战争的抗议而刺杀内阁部长的人就是这样写的！

至于说到法国共产党，那么这里还有一系列迫使我们改变策略的因素。众所周知，在法国共产党里还存在议会幻想的残余。不久前的选举对党来说是个转折点，不仅应当从这次选举的角度，而且应当从法国共产党以后的全部政策的角度来评价这一转折点。因为我们判定，我们面临着阶级大搏斗，在这一搏斗中议会主义（在这个词的最坏含义上）会起极其恶劣的作用，应当尽我们之所能促使同这种传统决裂。

因此我们的策略转变是与形势的客观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成了我们最大的一些共产党实行转变的信号。**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的变化是这一转变的政治核心。**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加紧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这就是共产国际在这里的政治方针，而我认为，我们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应当通过这一口号，这一政治方针。与此同时我应当着重指出，激化同社会民主党斗争的方法决不是象某些同志所想的，等于放弃**统一战线的策略**。相反地，我们越是激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反对它的政治路线，我们就应当越加坚决地提出争取群众的问题，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也包括跟着它走的工人群众；我们就应当越加努力地争取这些群众而斗争。为了有效地进行争取这些群众的斗争，我们应当采取相应的方法去接近他们。认为既然我们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激烈的斗争，就用不着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说话，那只能是傻瓜。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这种双重任务。还不是所有的人都认真想过这一点。但是，这是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基本任务之一。

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问题

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和它在中国 执行中的错误

在分析我们的基本任务以前，我还想谈一下殖民地运动问题。我谈一下中国和印度，而且我只限于提几点看法，因为在讨论纲领，特别是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将要部分地涉及这个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我们已同我们的反对派进行了广泛的原则争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回顾一下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问题。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极大的失败。这是事实。试问这一失败是否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推行的错误策略有联系呢？也许同资产阶级联盟确实是不合适的，也许这是决定其他一切的、一步一步地逐渐导致中国无产阶级失败的基本罪孽，基本错误？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专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我们大概将十分详细地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因为这个问题极端重要，必须批判地认真地看待和说明这一问题。不过我认为——而分析也将证明这一点——错误完全不在于此。

总的来说，错误不在于策略方针的基本路线上，而在于政治行动和在中国实际贯彻的实践路线。第一，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在与国民党合作的时期，错误在于我们党的独立性不够，在于我们党对国民党批评得不够。有时我们党从国民党的同盟者变成了国民党的附庸。第二，错误在于我们的中国党不懂得客观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已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了另一个阶段。例如，在某一时期可以同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走，但在某一阶段就应当预见到即将出现的变化。对此应当有所准备。在结成任何联盟的时候都应当预见到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从而做好斗争的准备。在批

判地分析中国革命的所有阶段时我们看到，中国党的中央委员会，部分地还有我们在中国的代表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没有估计到这种转变，没有看到这种转变，因此，在原来的同盟者变成了凶残的敌人时，没有及时实行转变。第三，还是由于这缘故，我们的党有时起了阻碍群众运动，阻碍土地革命和阻碍工人运动的作用。这些错误是致命的，自然会使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遭到失败。经过一系列失败之后，党纠正了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且十分坚决。但是象常有的那样，这一次某些同志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没有认真地准备起义，暴露出明显的暴乱倾向，最坏的冒险主义。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策略的转变，但是转变的方向同西欧各党不同。

借用“左的”、“右的”等等这样一些术语我们可以说，法国和英国是在“向左”转，而中国是在“向右”转。然而应当附带说明一下，我不是这些术语的爱好者。这些术语不很适当而且也不说明任何问题。分析的任务不是说明策略的性质是“右的”还是“左的”，而是说明策略正确还是不正确，符合还是不符合客观形势。

中国革命的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把中国革命的目前局势看作是革命大高潮时期的结束和主要任务是团结群众和积蓄力量，准备新的革命大高潮时期的开始。

全部客观征兆表明，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以往斗争的全部经验证明，没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现在已具备胜利完成这一任务的客观前提。但是这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必须把群众团结在一起这样一个中心任务，使敌人不能逐渐地、一批接一批地从肉体上消灭我们无产阶级大军。铁的必然性要求党从立即举行起义的立场转为准备，群众性地准备

有最大胜利可能性的起义。我认为，第九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大帮助。我希望，代表大会的决定会符合这一决议的精神。

印度的新进程

印度形成另一种形势：那里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与中国不同，在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在很多年间资产阶级曾手执武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是事实。印度的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不存在印度资产阶级在长时期内起这种革命作用的可能性。自然，这指的不是存在于印度的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或者恐怖组织。我指的是资产阶级的骨干——自治运动党。

我不能对印度状况作经济分析，但是我想指出，我并不同意下面这种观点：印度已不是殖民地国家，印度在进行着非殖民地化的过程。这是一种片面的论断。相反地，在最近，在帝国主义者实行让步之后，不列颠帝国主义对整个印度，包括对印度资产阶级的殖民主义压迫加强了。这使得自治运动党再度对不列颠帝国主义进行反抗。它由于不满而反抗。但是这离手执武器进行斗争还很远。只要群众一行动起来，自治运动党就会立即转而同英国帝国主义妥协。我指的是那种提出独立的激进口号的群众行动，例如要求没收土地，或者是保卫工人利益方面的激进口号。我认为，当群众带着较为革命的口号独立行动时，自治运动派的资产阶级很快就会同不列颠帝国主义妥协。现在它由于不满而反抗。在某些时候它甚至能起客观革命作用，但是要它在整个时期起革命作用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并且应当着重指出，一旦出现群众运动，资产阶级就会倒向反革命阵营。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应当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提出尖锐的口号，从一开始就反对资产阶级，提醒工人群众注意印度自治运动派资产阶级今后的行为。机械地把中国的策略移用于印度是极其危险的。在

这里必须作专门分析，需要有考虑到印度特殊局势的特殊策略。

五、我们的基本任务和我们的缺点

多一点国际主义感！

同志们！现在我来谈谈我们的基本任务和我们的缺点问题。我在上面对世界局势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得出策略问题上我们的基本方针的某些结论。首先谈谈我们运动的国际主义感问题。不言而喻，在目前时期，在共产党把注意力集中在大的政治问题上，战争问题成为中心问题的时候，共产国际的活动重点应当是提出共产党的国际教育问题和所有与此相联系的任务。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党的活动，应当指出，尽管我们共产党的人数还比较少，我们在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面毕竟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影响有所增长，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为共产主义夺取了新的阵地，等等。但是，共产党国际主义感的程度同摆在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面前的任务相比还很不够。最近几年的经验暴露了这种缺陷，因此我认为，我们的责任是把这一点完全公开地说出来。而公开承认这一事实是消灭这些缺点的最重要的前提。

在英国罢工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已被记录在共产国际扩大全会的决议上——许多党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支持是不够的。除少数几个党，首先是俄共（布）以外，其余所有的党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帮助都太少了。

在中国事变期间，情况几乎也是如此。保卫中国革命的国际运动的规模不完全适应这一时期的客观要求和各党的革命义务。也没有充分表现出对中国革命关心。至于说到报刊，它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对中国工农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化也没

有予以充分的报导。在这一领域看不到多少深入的系统工作，没有以相应的规模展开广泛的政治运动。曾作了各种尝试以消除这些缺陷，但缺乏顽强系统的工作，结果党在大运动时期不总是称职的。

保卫苏联和中国革命

下面我们来谈法西斯主义问题。我在这里指的不仅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我把这个问题提得广泛一些，也就是谈谈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波兰的法西斯主义以及整个法西斯主义问题。共产党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对这一问题的注意都是十分不够的。

象美国进攻尼加拉瓜这样的事件，首先在美国党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反应。对兄弟的美国共产党来说这个问题应当成为它全部工作的中心问题，如果它无力以应有的规模开展相应的运动，那么其他党就更是这样了。尼加拉瓜离欧洲很远。但是地理条件对共产党的工作不应该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在某些党里——特别是在欧洲——无论是小党，还是大党，都还表现出一些地方主义的痕迹，对大的国际政策的意义的理解还有某种缺陷；如果我们确实应当认真准备象未来的战争这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那么我们在目前这时期就应当强调大的国际政策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认真地对战争作好准备工作。不言而喻，为了很好地开展这一运动，为了以应有的精力去发展这一运动，我们应当把大的国际政策问题与有关国家的日常生活和革命工作问题结合起来。这里又出现了战争问题。几乎所有的党内问题，其中包括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问题，都碰到这一问题。资本的进攻是同资产阶级准备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并由加强自己的阵地，建立国内和平，建立反工人的保障等等的需要和要求引起的。这一切是极其复杂的问题。必须从日常问题出发，使之成为进一步发展我们

的较为一般的口号和任务的基础。这当中包含一定的政治策略艺术。但是这是有利于大的政治问题的提法的根据，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艺术就在于：从小事情出发提出大问题。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艺术，如果我们对大的国际问题没有给以足够的反应，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将不进行系统的工作去准备反战斗争。我们应当明白这一点并把它写入我们的决议。战争问题，保卫苏联和中国的革命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核心的、决定性的意义。在这方面进行系统的工作是共产国际所有各党，所有支部在各自国家里的中心任务。

共产党的总路线问题也就是对待目前的资本主义形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问题。就在这一领域小问题不知不觉地发展成为大的政治问题。例如，如果我们看一下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方针，——关于这一点我已简略地讲过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会看到一条始终一贯的路线。这是一条与企业主组织联合的路线。从个别的工厂一直到国联都贯串着这条路线。社会民主党人鼓吹“产业和平”和所谓劳动与资本的“美国式”合作方法。这就是目前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路线。这一基本方针在其对外政策中也得到了反映。但是在对内政策问题上，在同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联合问题上，在同所谓“雇主”组织，即托拉斯资本巨头组织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碰到这一基本方针。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同托拉斯资本团结的口号。对于他们来说，不再存在阶级斗争问题了。在经济领域他们反对罢工，反对经济斗争，而代之以产业和平；用强制仲裁取代激化罢工。工人组织与企业家组织合作的问题取代了工人组织独立不独立的问题。这是完整的策略体系。从改良主义的观点看来，工人组织应当放弃它的阶级独立性；对这些先生们来说，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了”。社会民主党的路线是一条使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同垄断资本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组织融合的路线。在整条战线中我们都看到社会民主党贯彻始终的这种策略。

统一战线的策略——不过只能是下层的

我们的策略方针是什么呢？从生产支部直到国际联盟，我们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持完全相反的策略方针。这是完全同社会民主党人**对抗**的方针。不是产业和平，而是阶级斗争，不是仲裁，而是反对强制仲裁，反对资本家组织或资本主义国家所加给的一切桎梏，反对束缚罢工运动的手脚等等。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策略方针。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些问题，据我看来，对它的回答也是十分明确的。由这一策略路线得出的最终结论就是炸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方针，就是革命的方针。我们这条路线决不意味着放弃统一战线策略。但是，由于我们加剧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我们应当使这一斗争作如下变化：我们现在在多数场合应当使统一战线的策略只在下层进行。不向社会民主党中央发任何呼吁，仅仅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也许可以向社会民主党的个别地方组织呼吁。但是，根本上是向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向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工人呼吁。

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与我们系统进行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工会中工作

在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偶尔进行的这一或那一运动，所有这些策略问题首先恰恰是系统工作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写入共产国际的许多决议中的下列提法：在这一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工会中工作。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党内已看到在这一方面的许多不足之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也要讨论工会工作，把我们各党的经验放在显微镜下，对它进行认真的分析，找出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缺点的根源。如果说我们需要自我批评，那么我认为就自我批评的意义和必要性而言，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工作的战线中很少有

这样的地段可以同工会工作相比的。在工会内部我们的思想影响也在增长。但是我们的同志作为工会工作者的威信还微不足道。作为政治领袖，作为广泛的政治运动的倡导者，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战线的参加者，作为无产阶级伟大历史利益的保卫者，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威信在增长。但是他们作为工会工作者，作为罢工运动的好领导者所特有的威信还不够大。我们的同志作为政治领袖和作为工会工作者之间所享有的威信是很不成比例的，而这就是我们工会工作中出现各种缺点的原因。在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例如拿法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那里的共产党人在工会运动方面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在共产党人和工会的非党会员之间存在着不很正确的关系，因为共产党人发号施令太多，说服太少，系统工作不够。还存在一系列其他缺点。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在工会中工作得“很好”的工会工作者。但是这种工会工作几乎全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在工会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特有的提法，专门的共产主义问题在那里几乎一无所有。这种工会工作者在广大工会会员中可能有很好的声望，但是，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值得赞许的。正象德国的某些场合所表明的，有的同志如此习惯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方法，以致于不执行党的指示，在选举时不出版我们党的号召书，等等。他们服从统一的改良主义的工会纪律，以便做一个“好的”工会工作者。这是共产党人在工会工作中不能令人满意的另一种表现。在罢工运动中，——而这是工会工作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也在我们的工会工作者那里看到各种形式和性质的相当大量的失策。有时我们碰到所谓尾巴主义，也就是在罢工运动中缺乏主动性，不会起领导作用。在罢工时我们总是被群众拖着走，而不是成为群众的领袖。在前一时期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例子，例如在法国那里罢工时把我们摔在一边。

另一方面，我们在罢工运动中经常使用革命词句，而对切实

地准备与罢工有关的运动却没有给以足够的注意，没有足够精确地考虑罢工的形势和各种可能性，不善于选择宣布罢工、结束罢工的时机，不善于巧妙地领导罢工，等等，然而所有这些方面现在又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领导罢工方面情况十分困难。几乎任何罢工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转变为大的政治事件的潜在趋势。要好好估计在这种条件下如何举行罢工，必须很好地了解形势，善于顾及运动的各个方面。在这里不仅需要革命热情，革命热情是需要的，但是仅仅有这一点还不够。在这里需要了解斗争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罢工运动的问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复杂。这种错综复杂的基础，就有资本的力量与工人阶级联合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同志们，我们这儿的形势是这样的：这些特殊条件有时至今还没被认清。例如，按托拉斯系统把工厂委员会联合起来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甚至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共产党内宣传得也不够。其实这种鼓吹联合的宣传，这种斗争的集中化应当是我们对托拉斯资本联合的回答。我们在工会领域中现在所进行的斗争与其说是反对个别企业主的斗争，不如说是反对联合的托拉斯资本的斗争。“托拉斯”一词应当予以强调，应当给它加上着重号。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特点。

主要任务之一是青年问题

同志们，我们还有另一些同我们的群众组织有关的缺点——尽管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举另一工作领域——我们的青年运动为例。在这一领域我们取得了某些相当大的成绩，首先是在反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各种各样的反战运动中。请看：在摩洛哥战争期间法国的青年组织，我们的共青团员在同战争危险作斗争方面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在这里我们也有很大缺陷。有组织的青年同志的人数要么是下降，要么是停留在同一个水平上。毫无疑问，青年运动带有过多的宗派特点，我们的青年

国际不能深入到所有青年工人群众的组织并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他们中间去。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青年组织中的策略方针还带有某种狭隘性。而这些缺陷最近也许还在发展。这是我们工作中的最危险的领域之一。某些同志已意识到，这里已出现了极大的失策，这里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他们力求使之复兴的努力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已经接近于失去共青团所特有的政治面貌和共产主义面貌。我认为，这是不对的。青年组织应当是共产主义组织。当然，它不应当仿效党，但是共产主义的总方针在斗争中应当成为共青团未来发展的基础。

争取工作方法的最大限度的 多样性和灵活性

但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所应当争取的，这就是**工作方法的多样性**。我们应当努力使青年组织不仅对大的政治问题，大的政治运动问题有所反应，而且对政治文化问题，对所有青年感兴趣的问题都有所反应；在一切领域，从体育运动到中国革命，我们的青年同志都应当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组织上和政治上有所反应，就象关于使我们的影响深入到一切有青年工人的组织中去的指示所要求的那样。不应当搞宗派主义，不应当采取实际上根本取消青年运动中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方法。

同志们，**青年问题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西欧、在美国以及在其他国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以狂热的精神，巧妙地，比我们巧妙得多地为争取青年而斗争。被某些人说成是资产阶级文明方式的所有这些大的体育组织，一般都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体育组织的意义在于它是同政治的中心问题，首先是同战争问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青年实施的某种军事训练，有时采取假天真和不问政治的形式，如果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一过程，而是从

总的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军事训练在我们的时代起着很大的政治作用。来了一个青年工人并热情地讲述，他足球踢得多么好，但是这时候他已陷入资产阶级组织的罗网。各种军事体操乃是代替军训的一种形式，不仅从技术的角度，而且从政治的角度以及从战争的角度看都是如此。而如果我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大的政治问题上，而不同时努力深入一切群众组织，——我不是说必须在组织上深入，我指的是我们的影响和我们的政治威望——那么我们的事业将失去广大青年群众。

为什么我说青年问题是中心问题之一呢？首先因为，例如我们对工会问题谈得很多，然而我们最近对青年运动注意得太少。但是请注意这一领域中的某些基本事实。青年现在组织得比成年的无产阶级差得多，并且就其组织水平而言我们同社会民主党一样。

这是极其重大的历史的反常现象之一，战后的一代，战争时期出生的一代组织得不及上一代。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这部分地意味着，资产阶级直接或者间接地使青年一代的广大阶层中立化了，或者说，青年被不问政治的情绪所掌握了。但是这说明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为如果资产阶级那怕仅仅做到使青年中立化，那么这对它来说已经达到了目的。

因此改善我们在组织青年方面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应当大声疾呼，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应当给青年共产国际以相应的指示。

更多地注意农民问题

下面谈谈同情我们的组织的问题。如果我们临近灾变的说法是对的（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它们在什么时候，在那一年和在什么时刻到来——在这里预测期限是荒谬的），那么，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懂得，正是在这种前景下，关于辅助性组织的问题应当起很重要的作用。也许在最近的将来我们需要单独分析一下农

民运动问题和象**农民国际**这样组织的问题。德国和法国的选举结果向我们表明，我们的影响在农业区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都是如此。这是重要的征兆。当然我们在许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农民工作是不容易的，但是应当考虑到，恰恰是农民的队伍被利用来进行反对我们的斗争，也不能忽视，资产阶级正在狂热地在这方面进行工作。当共产党有些忘记农民工作的时候，资产阶级却在尽一切可能去争取农民。在某些国家我们错过了时机——请回想一下罗马尼亚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不错，我们的共产党在罗马尼亚被摧毁了，但是谁也没有预告过，我们在罗马尼亚面临着这样的大事变；整个共产国际和执行委员会也没有预见到，没有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这是极大的失策，即使考虑到形势非常困难，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几乎同我们党的影响无关，因此我们应当就所有巴尔干国家的农民运动作出某些结论——不仅是罗马尼亚的农民运动，而且还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等，以及波兰的农民运动。

我们应当给农民问题以极大的注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当帮助农民国际，使它成为真正有生命力的组织。我不能向你们作这一组织的工作报告，但是应当说，它带有某种程度的宣传性质，它的工作主要是出版各种资料，它的组织联系还很不够。这个组织的人数很少，虽然它也取得了某些成绩。我认为，过错不仅在农民国际，而且也在共产国际身上，这是我们集体的过错。我们没有为这个组织分出足够的力量，我们没有给它的工作以足够的重视。罗马尼亚的事变和法国与德国的选举结果都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尽一切努力予以改善。

我认为，我们对**反帝同盟**这样的组织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些同志认为，一般说来这个同盟不是特别富有生命力的机构。实际上经验表明并非如此，这个组织的潜力和发展的可能性是巨大

的，而我们真正帮助发挥这种潜力所做的工作太少了。据说，同盟的代表大会就是一次大检阅，一次政治大示威。但是要知道，这不是偶然的。这种“检阅”之所以是政治大示威，是因为存在着这种检阅的客观需要，并且革命力量确实需要联合起来。而从我们的总的战略观点来看，我们应当说，我们的或者同情我们的力量这条线上的集合点越多——不管这是在欧洲、亚洲、非洲或者在某个国家里——我们对灾变关头的准备就越充分，我们联合在革命阵营里的真正富有生命力的组织的数量就越多。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持取消主义的观点呢，我无法理解。有时人们企图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客观形势上，推到我们周围的力量和事件上去。这是很不好的做法。错误的首要责任在我们，因为我们对这个组织的帮助太少了。

把合法工作同非法工作结合起来

现在我谈另一个问题，使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结合起来的问题。还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分析总的说来是正确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已经应当着手非法工作了，现在就已经应当提出使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结合的任务了。至于说到非法工作的经验，那么我们在许多国家里都已拥有大量的经验了。我们在波兰，在巴尔干国家，在意大利，而现在在日本都有这种经验，最后，在中国拥有丰富的经验，等等。某些党还不具备这种经验，这首先是指西欧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同志们，对我们党的进攻现在将要加强了。我们兄弟的法国党已经感觉到它未来所面临的是怎么了。对我们党的进攻将逐渐加剧。毫无疑问，在战争直接发生的前夕，甚至在这以前的某个时间会有一系列非常法落到我们党的身上。这是无疑的。这一点应当预见到。因此现在就已经必须为我们的地下组织奠定基础了，特别是在海陆军中，等等。否则事件会使我们措手不及，而我们由于缺乏准备会吃大亏的。关于非法组织的问

题，其中包括在海陆军中的非法和合法联系问题，现在是非常尖锐的。你们应能理解为什么我不能详谈这个题目，为什么我不能提供建议和指示。但是这个任务已提到首位，应当尽量使之明确化。不能限于一般方法，在这里应当给我们的真正的实际工作制定具体的指示，并且这些指示必须确定下来。

如果我们把统一战线的策略正确地运用于工会，青年组织以及此类组织，我们就能消灭我们政治影响的增长和它的组织巩固之间的众所周知的那种不相称的状况。

官僚主义的弊病

为此我还想再谈一下我们的某些缺点。我觉得，并且我也应当公开声明，最近，不仅在我们联共（布）党内，而且在许多党里官僚主义的弊病都在增长；有时这表现为过分集中的领导，地方组织完全缺乏任何主动性等等。自然，集中制是必要的，必须有集中领导。中央委员会应当成为有力的领导机关。这是最起码的真理。但是在我们这儿，地方组织往往没有表现出主动精神，在基层支部里政治生活的脉搏不经常跳动，许多运动和工会斗争问题在基层支部里只起极其微小的作用，党的职员和普通党员只在很小的范围进行工作，常常只有一批党的职员过真正的党内生活。这是很大的缺点。这一缺点是与另外一些缺点联系着的。我们竭力鼓吹：使干部活跃起来，吸收新人参加领导，吸收新人成为党的干部。但是要知道，这些新人不可能作为现成的实际工作者从天上掉到我们这里来的。他们是在党内职员和党内群众的紧张的党内生活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如果我们不能消除这些缺点，对党的新干部的挑选和淘汰就将十分困难，在党的基层生活脉搏不跳动的情况下是很难保证顺利地挑选和淘汰领袖或党的干部的。如果看一下党的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就不难发现，参加大会的普通工作人员的百分比没有增长。这里也有只派遣党

的职员，领薪的职业党员作代表的倾向。这种倾向在这里是存在的。自然，不应当夸大这种危险，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危险。这是同一系列十分复杂的党内生活问题联系着的。必须指出党内生活的脉搏不够正常，特别是在党的基层，在生产支部中，等等。必须指出这一点，以改善其状况。

为改善干部队伍而斗争

还要讲一下我们党、我们党的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党内争论的方法。在这里也存在着党员群众的客观要求与我们党的干部的能力和水平之间的不相称的现象。我认为，我们忽略了一系列理论任务，我们党的干部学习得太少了，我们的著作太差劲，并且不适应现代的客观要求，我们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太少了，深思熟虑地分析问题不够，这表现在争论的方法上。在上次代表大会或全会上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党内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敬以打击对方的语句，而争论的参加者对讨论的问题思考得不够。同各种倾向作战我们已经很好地学会了，我们干得很出色。至于真正研究问题，真正提出论证，而不是机械地同对手作斗争，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没有学会必要的东西。

然而在我们党发展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求我们深化我们的政治思维，考虑周全地随机应变和巧妙应付，以及对每一种新的形势作出反应。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之一。据我看，我们应当认真注意我们的理论水平，把我们党的报刊办得更好，并且在我们党内加强学习。

六、共产国际中的倾向

右倾和“左”倾。右倾是主要危险

同志们，现在谈一下共产国际中的各种倾向问题。不久前共

产国际中的主要危险是企图建立国际组织的所谓“极左”派。联共（布）党内反对派失败以后这些企图被粉碎了，所谓“列宁团”的瓦解就是反对派发展的顶点，但是反对派被粉碎这个过程本身促使我们得出某些结论。我们断定，托洛茨基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某些同志在内心深处认为这是夸大其词。但是列宁团的历史表明，反对派的核心已转化成社会民主党人。这是偶然的吗？不是，这不是偶然的现象。我们清楚地看到所谓“极左”派和右派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从共产国际的整体来看，现在主要危险是右倾。我分析过的稳定时期，议会主义的残余，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工会工作的某些特殊性，这就是造成这种危险的重要因素。这种危险在不同的党内有不同的形式。它表现在那里？首先，表现在千方百计地追求合法化，害怕党冲破资产阶级的合法框框，甚至在必须突破这种框框的时候也是如此，还表现于过分顺从资产阶级的法律。这种右倾还表现在忽视激化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例如在罢工时期，在应当举行罢工的地方不举行罢工。这种倾向也表现在对社会民主党采取错误的路线，对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的斗争不力。它还表现在党在国际主义方面做得不够。我们看到，甚至从整体上看是持正确方针的党也忘记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就是这样。这无疑是明显表现出来的右倾。这种倾向也表现在工会工作中，在这里一般的工会纪律有时高于党的纪律，还表现于其他各种形式，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谈到。不懂得党和工会之间的正确关系，使得党有时以共产主义先锋队的身分去直接指挥群众，而不是努力进行说服，进行系统的工作。还出现某种放弃整个统一战线策略的趋势。

在中国经过严重的右倾时期以后也出现了“左”倾。在这里它们的形式是暴乱情绪、暴乱策略等等。但是总的说来，在我们时代离开正确路线的倾向，右倾多于“左”倾。就拿法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吧。在法国我们党直到今天，直到现在还存在着明显的

议会主义传统——在坏的意义上的。它也表现在最近这次选举之中，在这次选举中暴露出抵制我们的策略转变，反对这一策略的倾向。当然，这是同某种极端强烈的议会主义方针联系着的，是同偏离正确的政治道路的某些机会主义倾向联系着的。法国党内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不言而喻，我们兄弟的法国党应当继续进行反对这种现象的斗争，进行系统的斗争，首先是努力说服自己的党员。问题不仅仅在于同某个个人作斗争，而且还要同法国社会生活中和前社会党生活中的强大的旧传统作斗争，而社会党的很多成员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法国党内存在着这种倾向，这在讨论所谓镇压问题的时候就已表现出来，当时一些法国同志和整个党都犯了错误，这些错误后来被他们纠正了。其次我们看到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党也有这些错误。捷克斯洛伐克党确实是个群众性政党，但是它在很大的程度上犯了“合法”病。捷克党有时没有下决心诉诸群众以组织抗议各种针对它的法律。如果老是向政府作让步而不以足够的力量去动员群众，去同政府针对共产党人的法律和命令作斗争，那当然不会成功地建立准备更大规模的群众性行动的基地，这种行动是同资产阶级合法性概念尖锐对立的。某些同志对事态将如何发展毫无概念。他们是这样考虑的：我们将在合法范围内工作到某日某时，例如，到战争爆发的时刻，然后我们将改变自己的策略。不，同志们，应当及早准备。应当把群众性行动看作是我们斗争的最好方法之一。动员群众，做街头的主人，一次又一次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制进攻并粉碎它，以革命的方式占领街头（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讲），然后继续前进，只有在这一系列事变的基础上，在这些事变的全部发展进程中——群众行动等，只有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才能准备迎接更大规模的、更残酷更顽强的群众性战斗。

至于罢工运动和对这些运动的不能令人满意的领导，那么在

许多场合，一些党组织甚至不知道那个大工厂在准备罢工。我们在法国就看到过这种情况。

在对社会民主党采取错误立场方面我们有一系列明显的例子，说明德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等许多党犯了什么错误。这些不正确的政治倾向有时以错误口号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主要在德国，在那里有些同志提出监督生产的口号，而当时并没有相应的革命形势；这在客观上无非是走上社会民主党“经济民主”策略的道路，走上加入“产业和平”体系的道路的一个步骤。因此由于缺乏革命形势，一个真正正确的革命口号就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了。但是这样一来它就不仅是个错误的口号，而且已经成为完全错误的政治路线的信号了。这种右倾危险在我们面前现在已提到首位了，而且十分清楚，在我们粉碎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以后，我们应当采取明确的路线去反对这种右倾和右倾反对派小集团。

现在我们应当批判地用放大镜去看一看我们的其他缺点。在某些党内，甚至在相当多的党内我们看到，例如，他们还不习惯于已经到来的新形势，根本看不见出现了某种新东西。例如，当彭加勒上台执政时在法国就出现过这种现象。在英国，当工党和总委员会完成急剧转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类似的例子。在英国我们还看到另一个例子，那是在社会力量对比出现新阶段的时候。在德国在组织所谓“国民联盟”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也不够迅速，等等。

对具体情况注意不够

因此几乎对每一个党来说差不多毫无例外地都可以断定，它对形势变化的反应太慢了。形势已经变化了，而党没有立即作出反应，或者反应得太晚了，指示性口号等等提得太晚了。我认为，这也适用于共产国际，适用于它的领导；共产国际不总是能

够及时地对新的情况，对新事件，对重新形成的局势立即作出反应。不总是及时地提出指示性口号，在需要提出总的基本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不总是能赶得上需要。有时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同一个党内提出20个各种各样的口号，然而要知道，如果我们同时提出20个口号，它们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党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有时党的领导机关不善于把这些口号统一起来，使次要的口号围绕着中心口号。这是领导的一大缺点。有时我们还看到，口号本身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执行时却软弱无力，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谈到我们的党，我们应当说一下党能够并且应当拥有我们没有予以充分利用的键盘。一方面，我们提出过多的口号，而没有一个中心口号。另一方面，我们有时谈论一般的革命词句，而忘记和忽略了“小小的”日常斗争口号。如果谈到我们同社会民主党斗争的各种形式，那么应当说，加强同社会民主党斗争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对话则是不对的。然而这种倾向在我们党内是存在的。我们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谈得越多，我们就越应当使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相信我们政策的正确性。

到现在为止，党还没有学会把日常工作问题同我们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结合起来。我们或者大谈世界问题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去解决日常问题，或者停留在日常问题范围，而忘记应当把它与大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同时我们的党在很多场合下不能对目前时局及其全部特点及时作出正确描述。我们党的缺点还在于，它对新的特殊局势不能立即做出反应，不能迅速抓住这种局势，清楚地说明它的特点，不总是能够提出关于时局的概括性的中心口号。我谈了这么多的缺点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对它们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另外我觉得，由于从上一次代表大会起已经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了，所以我们也应当着重指出属于我们共产国际方面的我们的

这些缺点和弱点。就拿组织上的缺点，对我们的决议执行情况检查得不够的问题来说吧，我们发出了各种通告，各种公开信和非公开信，但没有检查一下，所有这些是否执行和贯彻了。我们为这一切花费了大量的纸张，但是对我们决议的实际执行情况我们的检查却很少，很不够。我们不止一次地决定，我们在这里的领导应当是真正国际性的领导，各国党应当把自己的优秀代表派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来从事经常性工作。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实现这个决定。

反 对 派 性

下面我还应当强调一下另一件事，诚然，它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这个问题，但对共产党的全部生活来说，仍然具有巨大的意义。我指的是没有充足的政治根据和充足的政治理由而进行的派别斗争。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历史传统联系着的。在某些党内派别纠纷的危险是如此之大，依我的意见，必须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去同它斗争。请允许我举这样两个例子。

我们看一看南斯拉夫党内的情况。那里进行了长达7年的大规模的派别斗争，使党遭到了严重损害。在最近的国际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全会等等所有会议上我们一致指出，政治分歧越来越少了。但是，尽管都郑重宣布，从今以后要停止派别斗争，这种斗争仍然越来越激烈地继续在进行，直到党遭到严重破坏为止——这与其说是由于警察恐怖，不如说是由于党内派别斗争的结果。党的改组现在正在党内全面的重新组合的基础上进行，出现新的人，新的领导。谢天谢地，尽管用的是这种办法，党还有救。但是我觉得，为了从所有这一切中吸取某些教训，有必要谈谈这一问题。持续了那么久的南斯拉夫党内危机，现在已被上述非常手段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我们现在面临着新的巨大危险，它威胁着一个大党，即波兰共产党。迄今为止我没有谈个别的党，而只是概括我们的各个党的各种缺点，并举它们作为例子，但是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单独谈谈波兰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们的波兰党处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很清楚，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兄弟的波兰党将起多么大的作用。该党是共产国际将拥有的主要力量之一。在皮尔苏茨基政变时期波兰党犯了极其严重的有害的机会主义错误。各派领袖无一例外地都犯了这一错误。这种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的责任决不能加在某一个集团身上，这我们共产国际已经指出过了。波兰共产党的上一次代表大会持续了三个多月，因为两派之间在每一件事，每一个问题上都有分歧和争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致确认，波兰党内政治上的意见分歧实际上已几乎不存在。然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还是靠了执行委员会的巨大压力，整个共产国际的巨大压力才得以宣布，代表大会没有以波兰党的分裂告终。如果我们不干涉，那么现在在波兰共产主义运动中就会出现两个党，尽管政治分歧已减到最低限度——我对自己所说的完全负责。而这是在最近发生的，而这时的气氛是皮尔苏茨基分子在公开地备战，在这种时候每个人都应当懂得，对议会的所有攻击等等决不是疯子的狂行，而是首先用来反对苏联的凯撒主义路线体系，并且这种凯撒主义政策非常机灵狡猾。确实，皮尔苏茨基分子成功地分裂了某些反对党，成功地分裂了我们的乌克兰党，分裂了白俄罗斯格罗马达的反对派等等。最后，在国际领域里皮尔苏茨基分子善于贯彻极其狡猾的政策，（座位上有人喊道：“它能使工人阶级习惯于它的政策”）它能渗透到工人阶级中去。实际上，在波兰取得胜利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党：大量华沙工人投了皮尔苏茨基的票。尽管在已经形成的局面下我们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绩简直是辉煌的，但是我们从3日收到的最新报告中看到，在华沙的组织中已经出现两个委员会。我认

为，这不是共产党的光荣，也不是共产国际的光荣。（鼓掌）同志们，我还认为，——虽然我没有写出提纲草案——代表大会会完全一致地专门授权执行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来保证统一。

（热烈鼓掌）最好我们有以普通工人为首的统一的党，这些工人在战时能象革命战士那样战斗，那将比领袖之间不断打架的组织要好得多，在极端紧张的危险时刻这些领袖将毁掉我们的党。

七、前景无比美好

前进，迎接斗争，迎接胜利！

同志们，我谈了那么多我们的缺点，这不是因为我认为我们活动的总形势和总前景不能令人满意或者不利。完全相反。在大的政治问题上，在战争危险的问题上，在摆脱建立在资本主义稳定日益发展的矛盾基础上的局势的问题上，我们在全体工人阶级中间拥有越来越有利的基础。我们在殖民地国家拥有压倒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这在象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是无可争辩的；在印度这样的国家里这也将是无可争辩的，我们正处在这种形势的前夜，我们在西欧各国的工人阶级中也获得了无可争辩的压倒的影响，我们在这些国家面前广泛地提出了象战争危险这样的重要问题。因此，总矛盾的尖锐化，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尖锐化，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也就是说现在客观存在的条件为我们工作创造了有利的基础和美好的前景，创造了我们取得成就的美好前景。没有任何根据象社会民主党所预言的那样，技术进步，资本主义机体的局部加强，资本主义的稳定过程会使我们遭受失败。相反地；目前形势所固有的这些矛盾越是尖锐化，我们脚下的基础就越扩大，越牢固。一旦我们学会——而我们当然最终一定会学会——把我们的日常工作同大的政治问题结合起来，那我们就掌握西欧各国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我们就能使资本主义大国

的工人运动接受我们的影响，就能使之与真正强大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被压迫民族的运动结合起来。当帝国主义升起好战的旗帜的时刻临近的时候，我们共产国际，我们所有的党，全世界的广大劳动群众就会说出自己的话来。这些话将是国内战争的口号，同帝国主义作殊死斗争的口号，它将是共产国际的胜利的召唤！
(热烈鼓掌，转为长时间的欢呼。全体代表起立，高唱《国际歌》)

(译自《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第1册，苏联1929年俄文版，第26—64页。
郑异凡译)

第二国际拒绝成立统一战线^①

——1933—34年文献摘编

由于希特勒上台，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3年3月5日共产国际发表了一篇公告，其中谈道：

“法西斯正在助长全世界一切反动势力的气焰，并向德国工人阶级发动了进攻。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各国共产党发出号召，希望它们再作一次努力，争取通过各国社会民主党与其所属的工人群众共同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执委会之所以进行这次尝试，是由于坚信工人阶级反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能够打退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并能大大加速一切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可避免的末日到来的步伐……”

第二国际书记处对共产国际3月5日的公告作了答复，它在

^① 此件原载莫斯科1935年出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编辑的俄文《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共产国际》一书。

回信中写道：

“……在共产国际的公告中，看不出有准备在国际基础上进行谈判的这种愿望。公告只是建议在各国分别进行谈判。遗憾的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在各国分别进行这类谈判很容易被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用来施展手腕，结果弄得双方都不愉快，不仅不能减少工人运动内部的隔阂，反而会加剧这种局面。因此，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令社会党工人国际所属各党尽可能先讨论共产党在各国提出的这类建议，待社会党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明确了共产国际这一新的立场采取什么态度之后，再作决定。”

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于3月18日举行会议，但除了对书记处的回信表示赞同之外，没有作出其他任何决定。社会党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再次强调，只有两个国际进行谈判才能达成协议，并说：

“社会党工人国际建议其所属各党，在本国际与共产国际进行的接触没有什么重大进展之前，不要进行任何单独谈判。”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得逞以后，国际局势立即发生变化。第二国际领导利用这种形势继续对统一战线采取否定态度。它成立了徒有其名的所谓反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民主阵线”，打着这块招牌阻止工人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直接反对本国的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本国发动的进攻。第二国际领导集团不仅在这方面得了手，而且防止了工人阶级参加旨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广泛的国际行动。

第二国际的所有支部，凡是接到共产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议的，都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回绝。理由是……

统一战线应当首先是在国际范围内建立。

1933年8月召开的第二国际巴黎代表会议，再次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但仍然坚持早在社会党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三月会议上就已明确的否定态度。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

“历史的教训不容许工人阶级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因此社会党工人国际拒绝一切统一战线策略，因为这种策略的目的不是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而只是为了在工人阶级内部进行斗争。但是本国际再次表示，自己决心尽一切可能把工人阶级分散的力量团聚在一起……”

法西斯主义进一步在各国发动进攻以及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大肆吹嘘的抵制希特勒德国货的措施根本无效，擦亮了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眼睛，使他们认清共产党人主张先要在每个国家结成工人统一战线反对本国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才能在国际上进行反希特勒斗争的见解是正确的。

对国际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使运动形势的发展有利于统一战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莱比锡审判案及季米特洛夫同志受审时充满革命气概的英勇表现。

奋起保卫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不仅有各共产党组织，而且还有身为社会民主党党员和改良主义工会会员的许多工人，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强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使广大工人群众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的另一重要因素是，1934年2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破产。这不仅是那个吹嘘自己发现了“工人阶级不经牺牲而建成社会主义的西方道路”的社会民主党的破产。而且这个对共产党关于统一行动的任何建议一概回敬以它自己就是无产阶级统一的化身的党遭到破产的事实，也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并不等于工人运动的统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破产还向全世界工人阶级表明，第二国际内部危机的进一步深化，使世界工人阶级更加相信统一战线策略的巨大威力。

法国的二月事变对开展统一战线的斗争起了巨大作用。法国共产党员起了领导法国无产阶级首先是巴黎无产阶级反法西斯斗争的重任。法国党在这一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证明了，工

人们一旦结成统一战线共同行动，就会变成多么巨大的力量……

1934年10月西班牙工人阶级英勇的武装斗争开辟了争取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新阶段。

在西班牙本国，社会党人不只一次地拒绝同共产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只是由于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社会民主党首领才不敢违抗工人群众统一行动的意志，于1934年秋被迫让步。当年9月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全会作出了加入“工人同盟”的决定，并向全党提出了把这一同盟变成统一战线的战斗组织的任务。

共产党使统一战线运动得到广泛开展，而且武装战斗刚于9月打响，党立即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阿斯图利亚领导战斗。

坚持了数周之久的西班牙工人反抗反动派武装力量的战斗，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是一次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教训。保皇派法西斯反革命集团对阿斯图利亚英勇矿工的残暴镇压使国际工人运动立即行动起来支援西班牙无产阶级成了当务之急。

无论是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还是当时正在索斯波特召开的英国工党代表大会都对西班牙无产阶级表示同情。遗憾的是，它们只开空头支票，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立即建议第二国际“马上采取共同行动支援正在进行斗争的西班牙无产阶级，同时反对其他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给勒鲁斯政府撑腰”。为了使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能立即实现必要的共同行动，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其具体的行动纲领中只提出了起码的迫切要求，而没有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建议书中写道：立即召开民众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一起向国际工会组织提出建议，希望共同设法阻止武器和军队运往西班牙去支援勒鲁斯政府，由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共同出面要求各国议会召开特别会议抗议对西班牙革命无产者进行野蛮镇压，立即给斗争中的西班牙无产者及遭保皇派法西斯镇压的受害者以物质援助。

上述迫切要求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加香和多列士两同志于1934年10月15日在布鲁塞尔会见第二国际的代表王德威尔德和阿德列尔时向他们提出，后者对这些建议只是推托不肯正面答复。

早在布鲁塞尔会晤以前第二国际执行局就曾发表声明说：

“经过最近10年悲惨经历之后，组织工人阶级共同采取国际行动成了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已提上社会党工人国际十一月会议的议事日程。法国的经验表明，必须经过长期谈判，才能充分保证共同行动的成功。而在国际范围，由于各国情况悬殊，所以困难也就更大。”

由此可见，早在发表这份声明时，第二国际就已成竹在胸：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成立统一战线的建议拒不接受。只是由于越来越迫切要求共同行动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压力并面对某些国家事先已结成统一战线的事实，社会党工人国际领导才不敢断然拒绝共产国际的建议，所以一直拖到1934年11月执委会召开会议，才作了最后答复。

11月中旬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就如何对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成立统一战线的建议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在11月17日通过的决议中关于采取统一行动捍卫西班牙无产阶级一事只字未提，可见第二国际实质上拒绝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采取国际共同行动的建议，但它同时也未敢禁止其各支部同共产党人达成建立统一战线的协定。可见它取消了这项禁令，其实这一禁令本来早已不复存在，不仅事实上就连形式上也都无效了，因为法国、西班牙、萨尔区、奥地利等地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都已达成采取统一行动的正式协议。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147—151页。黎扬译）

四，共产国际后期

皮克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 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1935年7月25日)

同志们！从共产国际第六次到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7年里，劳动群众同其压迫者和剥削者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在这7年中，全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使无产阶级取得了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

我们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曾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国际的发展向何处去？

这个问题也曾摆在同时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面前。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曾提出过这个问题。

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相对的局部稳定时期。工商业都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呈现了兴旺的景象。

社会民主党人对国际发展的前途问题是怎样回答的呢？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得出的结论是：既然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走上正轨，既然生产技术和商业在发展着，而且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关系已用国际条约的整个体系调整了，那么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就要结束，布尔什维克连同自己的理论与实践都破产了，而苏联不是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便是走向灭亡。

社会民主党人也得出另一个结论：既然“有组织的资本主

义”时代，永久繁荣及和平发展的时代就要到来，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学说就已过时；就必须代之以新的理论，即通过加强所谓超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实现经济和平及参加联合政府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持这种立场的不仅有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人，其影响甚至还侵入了我们的队伍。这就是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右倾分子。他们主张以下理论：国际的发展趋向资本主义稳定的巩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转变，技术的发展使资本主义有重新高涨的可能。右倾分子还声称：苏联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是没有希望的，不能预见到不久的将来会有革命浪潮的新高涨。

与社会民主党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苏联发展进程的这些观点正相反，斯大林同志根据列宁关于单独一国能够自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有重大国际意义的理论，引导苏联走上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与一切社会民主党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持续和巩固，关于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和平地、无危机地发展的可能性的观点正相反，斯大林同志在1927年12月就已经指出以下前途：

“正是从这种稳定中，从生产增长，贸易扩大，技术进步，生产能力提高，而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范围和各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势力范围仍旧相当固定的情况中，——正是从这种情况中产生着最深刻最尖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孕育着新战争和威胁着任何稳定的存在。”（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4页）

斯大林同志说过：

“既然象萨柯和万泽第被杀害这样的事件能够成为工人阶级游行示威的原因，那么，这无疑地说明工人阶级内部已积聚了革

命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寻找并且将来还要寻找原因，寻找机会，寻找有时看起来是最不重要的机会，以便冲出来打击资本主义制度。”（同上，第243页）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根据斯大林同志对于世界形势所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分析，指出了与社会民主党人及右倾机会主义者完全相反的方向；代表大会认为：大战后世界的发展开始了新的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化的时期，新的革命高涨及资本主义稳定动摇的时期。我们指出，即将到来的不是和平的发展，而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增长。

谁是对的？是我们还是社会民主党呢？

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都破产了，他们的理论也被驳得体无完肤。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世界发展的前途，苏联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前景和资本主义稳定的动摇，已为全部发展进程所证实了。

我们所走过的这一时期，是整个世界发展根本转变的时期。在苏联，这是社会主义猛烈上升与胜利的时期；在资本主义各国，则是急滚直落的时期，深刻无比的经济危机和白费气力去寻找出路的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加剧的时期。

苏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强国，它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则恰恰相反，由于这次危机削弱了力量，由于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而动摇了根基，这些矛盾的继续发展将导致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先决条件的成熟。

资本主义各国劳动者的革命运动在这7年内不断地发展着。各国共产党给群众提出了正确的口号，指导了他们的斗争，同时自己也成长起来，并且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里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

在群众中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转变——从改良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从拥护资本主义转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我首先提出两大类问题，即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工作的总结和我们党的工作的发展。

为更明了起见，我按照阶级斗争的发展及革命运动在每一阶段上的主要形式，把报告涉及的时期分为以下三个斗争阶段：

- (一) 革命运动新高潮的逐渐形成；
- (二) 危机最尖锐年代的革命运动；
- (三) 社会党的工人转向与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

一、革命运动新高潮的逐渐形成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闭幕后随即发生的事件证明了我们对于革命前途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曾正确地指出过：中国革命的发展，印度尼西亚的暴动，欧美各国反对处决萨柯和万泽第的盛大群众集会，1926年英国的总罢工，1927年维也纳的七月事变，从1927年起罢工运动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显著的增长——这些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开始。我们曾预言过这个高潮将继续增长，而这种高潮与革命危机之间是没有万里长城隔开的。代表大会曾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出以下任务：对劳动者反对剥削阶级的日益高涨的斗争进行组织和领导。

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

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欧洲各国就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罢工浪潮。罗兹纺织工人开始大罢工，并扩大成为罗兹无产阶级的总罢工，这是波兰工运史上最大的纺织工人罢工之一。鲁尔区20万工人为提高工资而斗争了5个星期。法国北部纺织工人也罢工了。德国、波兰及法国的国会选举表明拥护共产

党人的票数显著增加，这标志着开始活跃的运动加强了政治性。

这个新的革命浪潮决不只限于欧洲各国。它还表现于中国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印度的民族革命运动及工人运动。

这些运动表明，广大的劳动群众经过了1921年至1932年间的失败以后已恢复了元气，他们不愿忍受资本主义合理化及其总危机使他们的生活继续恶化的痛苦了。虽然一部分在业工人的工资比战后头几年高一些，可是由于合理化的结果，他们所受的剥削也异常加强了。而且大部分工人则已被赶出生产过程之外。

社会党人讲什么“繁荣”，而失业的人却在增加；社会党人讲什么“经济民主制”，而企业内的剥削却不堪忍受；社会党人喋喋不休地谈什么可以克服自己内部困难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而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并使阶级斗争不断发展。

社会民主党在世界各国都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效劳。他们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成就中找出资本主义经济进化到社会主义的前途。由此而产生他们的以下理论，他们认为有可能出现“永久繁荣”、“无危机地发展”、“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经济民主制”（就是说在决定经济问题时工人与企业主“双方平等”）；在一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人还称其为“建设性的社会主义”（konstruktiver Sozialismus），按照这种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将经过议会民主制及联合政府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

根据这种立场，社会民主党越来越接近资产阶级的国家，在德国、英国和丹麦还参加了资本家的政府。社会民主党还和托拉斯的上层人物混在一起，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了监督局的职务。由此而自然产生的结果是：社会民主党主张限制阶级斗争，主张经济和平，力图制止工人罢工，还主张凡涉及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问题都要由国家仲裁法庭决定。

如果不是共产党人尖锐地提出阶级斗争来对抗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的合作，如果不是共产党人努力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中建立革命的领导，那么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就完全被交给了资产阶级摆布，在经济斗争中也不会保留任何领导地位，这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已抱定上述立场，并且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又处于掌权的地位。

由于必须保护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提高他们的斗争能力以反抗日益增长的剥削与压迫，由于必须团结群众去进行这场斗争，因此共产党人便负有一个任务，正如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所决定的，就是要更明确、更尖锐地提出：

“自己特有的政治路线，不仅在总的政治问题上（如战争，对苏联、中国、印度、埃及的态度等）而且在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的问题上（如反对仲裁，反对降低工资，反对延长劳动日，反对协助资本家实行合理化，反对“工业和平”等等）都和改良派的路线截然不同。”

共产党人的这条政治路线表现于以“阶级反对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为口号的策略中。

“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是针对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的联盟提出来的，它的目标在于打破其联盟。这个策略不是反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共同对付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恰恰相反，正是以维护这条战线为前提。它的目的是要建立引导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革命领导。

这在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在英国实行“阶级反对阶级”策略的决议案中说得十分明白：

“只要工人阶级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追随改良主义领袖，那么就绝对有必要提出建立全国的以及地方的统一战线，以便再次揭露宁肯和资本家讲团结而不愿意跟工人讲团结的工党和工会的首领。”

在改良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政策之间明确分清界限，这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我们的“阶级反对阶级”策略的重要基础之

一。可是这绝不排除共产党人在其独立自主地进行的竞选活动中还承担其他责任，例如在英国支持那些投票赞成工人阶级迫切要求的工党候选人，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与法国的社会党人达成选举协议，以防反动候选人的当选。如果不建立工人反对资本家的这样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有效地保护工人的切身利益。

“阶级反对阶级”策略的实行加强了各国共产党，使他们在领导阶级斗争的时候以独立的力量出现在工人阶级面前。在英国，共产党人开始在全国第一次独立地进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法国，共产党人作为独立的势力与左翼联盟相对抗。德国共产党由于坚决地执行了独立的路线，才能够争取大批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群众，组织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和示威游行，建立革命阶级斗争的强大战线。

可是我们不能被这些成就蒙住双眼，而看不到在执行“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时所犯的一系列宗派主义的错误。例如在英国，共产党人在国会选举时为反对工党的领袖而单独提出候选人并为其当选而斗争，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一个小小的共产党把全部注意力只集中在自己的候选人上，而很少注意到工党的地方工会及组织通过工人大会提出的候选人，则是错误的。德国共产党坚决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并向泽纪伯和捷维林作无情的斗争，这是正确的；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也开始划清界限并称他们为“小泽纪伯”则完全是错误的。在1928—29年的环境中，德国、英国、法国及其他一系列国家的共产党人没有向社会民主党的上层机关提议建立统一战线，这是对的；但是把共产国际的决议理解为好象我们的同志也不许向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地方组织作这样的提议，则是错误的。

由于在执行“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时有这些缺点，甚至多次地曲解这个政策，说它排除统一战线，结果我们的支部在这个

斗争阶段上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成绩。只是在罢工运动开始高涨，而社会民主党起来反对罢工并运用国家仲裁机关开始扼杀罢工的时候，共产党人的革命策略才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同情。我们的支部开始懂得，组织独立的，由工人自己选出的罢工领导，对于工人的斗争有着何等的意义。

当然共产党人在此期间同改良主义工会首领有过冲突，因为这些首领借口维护工会纪律，以开除相恫吓，企图制止共产党人组织罢工斗争。但是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因为遵守这样的工会纪律而不去为群众的要求而斗争，便不去组织群众的斗争。要是不破坏改良主义首领所运用的工会纪律，不组织独立的罢工委员会，就既不会有罗兹的罢工，也不会有鲁尔的斗争，更不会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强大的罢工运动。

在社会民主党实行经济和平政策的时候，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去领导罢工斗争，那么，资产阶级还在经济情况好转的年代里就会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成功地推行其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日和恶化劳动条件的计划，而成千上万的工人由于看不到任何人在领导他们的斗争，就会失望地退出阶级斗争。

这样，共产党人又象1914年一样，再一次挽救了工人运动的荣誉，社会主义的荣誉。

共产党人领导了一系列的大罢工和许多次小罢工，组织了罢工纠察队和示威运动，将群众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在这中间他们表现了最强的战斗精神，并遭受了最大的牺牲。因此他们在工人群众中及一切工人群众组织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宗派主义的恶果

可是，共产党人就在这里也犯了许多宗派主义的错误，他们不懂得要在改良派组织中和未参加工会的工人里，从组织上巩固自己的影响。虽然社会民主党主张经济和平，并宣传“蒙德主

义”一类的东西，可是共产党人通过组织罢工斗争仍然提高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精神。但是共产党人往往犯以下错误：当大多数罢工者已经上工时还继续罢工，结果他们时常脱离广大工人群众而陷于孤立。

共产党人提出了由革命少数派独立领导罢工的口号，从而为发动罢工，为把革命工会的工作从改良主义工会机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作出了贡献。可是，在实行这条口号时，却忽视了革命少数派的首要任务——即保证本企业内大多数职工同意宣布罢工，并保证组成一个由罢工者自己选出的独立的罢工领导。

共产党人反对改良主义者对未参加工会的工人采取传统的贵族态度，主张吸收未参加工会的工人来参加罢工并参加罢工的领导，这样作是对的。可是，有些共产党人，特别是德国的某些共产党人却因而产生了错觉，低估了有组织的工人的意义，并且低估了改良主义工会不但在有组织的工人中，而且在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中的影响。

红色工会国际曾正确地提出了下述任务：打破改良主义工会官僚要求单独决定经济斗争的权利，因为他们利用这种权利，只是为了去防止经济斗争。可是1929年初斯特拉斯堡会议的决议却超出了这个目标，该决议上说：“罢工委员会和斗争委员会的任务是要独立准备与领导罢工斗争，无须顾及而且须反对改良主义工会。”还有一个指示也是同样的，其中说到：“在选举斗争委员会、罢工委员会以及其他斗争机关时，必须把一切与社会民主党及工会官僚有联系的人认作工贼而加以排斥。”

斗争的经验也证明了：改良主义工会的领袖迫于群众要求罢工情绪的不断高涨，也不能总是拒绝罢工，因此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可能实现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主张：在罢工问题上固然要由会员群众去胁迫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可是当工会首领否决罢工时，则应当服从他们的决定。对这种机会主

义观点我们当然要斗争。可是如果认为凡经过会员群众去胁迫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都是机会主义，那就又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在德国反对布兰德勒“逼迫工会官僚进行斗争”（“Zwingt die Bonzen”）的口号时，人们就曾这样曲解过我们的立场，后来在其他各国也是这样。革命少数派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独立领导运动方面，而同时却忽略了另一个任务，即如何把参加改良主义工会首领所领导的罢工运动变成一种有益于我们在大多数工人中间取得有力影响的工作。

尽管共产党人犯了这些宗派主义的错误，他们对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仍很快增长起来。因此，在德、英、美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改良主义工会首领便转向开除共产党人出工会。

针对他们的这种手段，德国共产党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斗争策略，比如劝自己的人去填写改良主义工会首领发下的声明，表示服从工会纪律，借以保证自己能够继续留在工会中。可是，由于革命工人日益愤怒地反对开除共产党人，反对改良派的分裂政策而使得某些共产党的干部提出了停止缴纳会费的貌似激进，实则宗派主义的要求。这一点当然立刻被改良主义工会首领利用起来，更坚决地开除反对派。改良主义者在体育及文化教育团体内也采取了类似的分裂政策。

改良主义者的这种政策使革命工会反对派，首先是德国和波兰的反对派，不得不谋求组织上的巩固。事实上在1928年和1929年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可是同时在这里又犯了一个宗派主义的错误：革命工会反对派变成了新的工会，因而脱离了改良主义工会的基本会员群众。另一错误是其他各国支部机械地搬用德国共产党的决议，而全然不顾他们国内完全不同的具体情况。

工会运动方面的宗派主义，在英国有过最明显的例子。由于右派总工会委员的猛烈进攻和左派工会领袖的动摇，英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种极不明智的宗派主义的策略，致使少数派运动在实

际上瓦解了。共产党采取了独立领导经济斗争的方针以后，由于他们以前的右倾错误，由于少数派运动在组织上不十分巩固，于是便把工作重心从工会小组移到会员个人，从工会移到未参加工会的工人，拿自己微小的力量去对抗整个工会运动。共产党人把少数派的运动看作新工会的萌芽，他们停止吸收工人进工会而号召他们参加少数派运动，因此更是错上加错。必须看到，我们的同志是在一个改良主义工会有着最老的传统国家里犯这样的错误的。结果共产党人必然脱离工会运动而孤立起来，少数派运动也就瓦解了。英国同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适当地改变了工会运动的策略。他们只有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他们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恢复起来。

正是由于轻视了把工人群众同老的工会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势力，正是由于错把我们工作的重心转到加强红色工会和建设革命工会反对派上，结果使得共产党人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忽视了改良主义工会内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当然，这极大地阻碍了我们在工会有组织的群众中扩大影响。

但不管怎样，在战前时期，特别是当经济罢工还是阶级斗争发展的主要形式的时期，共产党人在一系列国家里成了罢工斗争的最主要的发起人和领袖，这毕竟是事实。

在这一时期，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巩固了，他们在群众中的思想影响显然扩大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成为一种能够充分利用随着经济危机的开始而形成的新形势来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的力量。

由此我要讲到报告所涉及时期的第二个斗争阶段，它包括危机最尖锐年代的革命运动。

二、危机最尖锐年代的革命运动

1929年秋，在美国开始了工业危机。它和各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以及殖民地内的危机交织在一起，非常迅速地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这次危机，给劳动群众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千百万产业工人和职员被工厂、矿山和公司开除了。据国联劳动局专刊的统计，光是34个工业国的失业人数，在1929年为6,538,000人，在1932年已增到29,042,000人。在美国，1932年的失业人数，据官方统计有1,200万人，而据哈密尔顿研究院的统计，甚至达到1,700万人。在德国，据官方统计，1932年的失业人数有700万人。

在所有国家内，在业工人的工资都减少了。千百万工人已改作不完全的工作周，因而领得的工资也跟着减少了。熟练工人的生活水平降到非熟练工人的程度，而在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则降到失业工人的程度。

德国工人、职员及公务员的工资总额，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1929年为445亿马克，而在1932年则降到260亿马克。美国工资总额，由1929年的172亿美金降到1932年的68亿美金。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工人和职员都有朝不保夕之忧。千百万人饥寒交迫。千百万人流为乞丐，无家可归，夜宿公园、广场和桥下。工人阶级创造了现代社会的一切财富，而自己却陷入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贫困之中。

劳动农民也遭受同等的困苦与贫穷。垄断资本、托拉斯和银行，为了掠夺广大农民群众而压低农民的农产品价格，但在同时却继续保持工业商品的原价不变；银行又无情敲榨债款利息和典当利钱；同时由于国家要津贴破了产的银行和托拉斯，捐税负担也日益加重了。

这种掠夺农民的政策，加速了农民经济的恶化，使上万个农户完全破产，使千百万农户过着悲惨的生活。在一系列国家里，封建制度的成分又在复活，并且巩固起来。最贫苦的农民沦为高利贷者的牺牲品。法庭差役成了常来光顾农家的“客人”。饥荒遍及了波兰的整个农业地区，日本的东北部和喀尔巴阡—乌克兰。美国大部分农民也逃不出贫困的厄运。当我们想到，各国的仓库里塞满粮食，稻麦在火车上当煤烧，咖啡被抛在海里，而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农民，却在忍饥挨饿的时候，悲惨的情景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也处于同样的境况，托拉斯和大资本家利用他们的贫困化来夺取他们的财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日益失去生存的可能。成千上万的教员、医生、律师，尤其是工程师和农学家，都因失业而苦度生涯。知识和才干要是不做资本家榨取利润的对象，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而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状况更令人绝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垄断的压迫之下，他们的劳动生产品的价格降得更低，而工业商品的价格很高，这简直要将他们置于死地。殖民地数亿农民饿着肚皮。瘟疫在过去本来已经消灭，现在又重新活跃起来，摧残着疲惫的人们。中国、印度、印度支那及非洲的失业工人，没有任何津贴的保证，其饥饿贫穷的状况则更非任何笔墨所能形容。

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只贪图本身的利益，不顾群众死活，因而激起了劳动群众反抗其剥削者和压迫者运动的日益高涨的浪潮。这个运动越来越威胁着帝国主义者们在殖民地及附属国的统治。

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以战争 和法西斯主义为出路

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不能只限于掠夺本国劳动人民和已有的

殖民地的财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利润的缩小、营业的破产、对外贸易的衰落——这一切都推动着资产阶级去准备战争，以侵占和掠夺其他国家来增加自己的利润。这种战争准备的目标，同时而且首先是在于消灭苏联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大本营和根据地。于是疯狂的军备竞赛开始了。

日本侵占满洲，是为了建立反苏战争的要塞。它把上海闸北无产阶级的区域炸为平地，是为了使中国屈服于它的淫威之下。巴拉圭与玻利维亚之间也爆发了战争。

在德国，金融资本方面最反动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最严重的分子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他们宣传“赤血与光荣的神话”，宣传“人种论”——这是好战成性的德国帝国主义的理论。他们鼓吹向苏联进行十字军东征，以在全世界范围内铲除马克思主义。

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吞并阿比西尼亚，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战争策源地。

在事实上，对资产阶级来说，如果问题涉及到增加它们的利润，特别是当说到要阻止利润率下降的时候，它们就要干出最丑恶、最残忍、最凶暴的罪恶来。

但是一方面，革命高潮和劳动群众对苏联的同情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对群众空前的掠夺，疯狂地扩充军备以进行新的战争，组织法西斯的力量等等，这都表明，激烈的阶级决战就要到来，同时也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衰弱。

这场斗争即将来临的最初标志在1930年到1931年间就已经表现出来。1931年春，在西班牙，强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推翻了法西斯专政，驱逐了国王阿尔方斯，从而开始了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中国，掀起了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新浪潮，其集中表现是组织了苏维埃。在这个浪潮中创立了强大的红军。

在印度支那，农民群众起来暴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

在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帝国主义制度也发生了深刻的动摇。还在1931年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就已经指出：在德国，革命的先决条件已在成熟；在波兰，革命危机的成分正在增长。1932年秋，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断定：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稳定已经结束，正在朝着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过渡。

第十二次全会指出这点所凭借的事实，就是革命高潮的继续增长，德国和波兰革命危机的逐渐成熟，中国和西班牙的革命，日本进攻中国的开始。其次，全会所凭借的事实，就是凡尔赛体系的四分五裂，战胜国对德和约的破坏，英日美法关于共同剥削中国的四强协约的破产。此外还有，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得到巩固的同时，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日益成熟。

工人阶级以革命为出路

共产国际向全体劳动者指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城市中的失业现象，消灭了农村里的贫困现象，劳动群众的生活逐日改善，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胜利了。

苏联给劳动群众指出了摆脱贫穷、困苦和前所未闻的苦难的唯一道路，这就是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中解救自己的道路。

把苏联为全世界劳动群众作出的强有力的榜样交给这些群众，并使他们完全掌握这个榜样所提供的伟大经验——这就是共产国际向各支部提出的任务。

这个榜样说明，劳动者必须摒弃资产阶级及社会民主党的一切骗人的理论，比如说：既然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属性，那么工人阶级就应当顺从地让人把这个危机的一切重担放到自己肩上；比如说：既然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属性，那么劳动群众就不能制止战争；又如说：既然腐朽的资本主义正发展到法西斯主义，那么法

西斯主义便是不可避免的等等。

在经济危机期间，共产党人最迫切的策略性任务在于组织斗争，以防止把危机的重担转嫁到饥饿的群众肩上。这场斗争的策略焦点是德国。

但是工人阶级在开始这场斗争的时候，内部是分裂的。社会民主党，这个最老最大的工人政党，在各国已被改良主义的蠹虫所腐蚀，它在危机的情况下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只有当时比较年轻的，而且在许多国家力量还不充足的共产党主张进行不调和的阶级斗争。

与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还是进行阶级斗争？这一争论拆散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削弱了它的力量。

共产党人领导工人和农民进行了许多次大大小小的运动，号召他们去斗争。而社会民主党则相反，它宣布在危机情况下反对解雇和降低工资的斗争是毫无意义的。

失业工人的斗争

与社会民主党的意志相反，共产党人在一系列国家里把**失业工人运动**，也就是被剥夺了全部权利的劳动群众的运动提到很高的程度。在已有国家失业保险的各国，如德国、英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共产党人领导了反对保险制度恶化，反对降低津贴标准和缩短津贴期限，反对把失业津贴改为危机救济金的斗争。在没有国家失业保险制度的美国，共产党人发起了要求实行这种保险制的运动，拟定了一项保险法草案，组织了示威游行、群众大会和代表大会来支持这个法案，同时取得了工会及进步知识界的赞助。

在所有各国，共产党人领导了反对把没钱交纳房租的失业工人赶出住宅的斗争，领导了要求市政府用钱或者粮食、马铃薯、煤等发追加津贴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非常艰苦的。只是由于建立了整个失业工人的组织网及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且在游行时屡次和警察发生激烈的冲突，结果才迫使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作出了有利于失业工人的让步。

由于这场斗争，在许多国家里部分失业工人的生活好过些了，社会立法的恶化也受到了严重的抵制，但是并没有能阻止这种恶化的实现。

如果说，这次运动尽管有部分先进的失业工人的坚决斗争，可是没能继续开展下去，没有变成广大劳动群众的斗争，如果说在1932年失业工人运动在大多数国家里甚至衰落下去，那么，这一切都是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

（一）社会民主党首领的罪恶破坏以及对失业工人的要求及其运动的直接反对，致使绝大多数失业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结果使这些群众灰心失望而消极起来。

（二）社会民主党阻止了在业工人罢工运动对失业工人运动的支援，使得在业工人对失业工人的贫穷、困苦和饥饿采取消极态度。

（三）我们所能吸收来积极参加斗争的失业工人，只占很少部分，大约10%到20%。而大部分失业工人仍抱消极态度。

（四）没有试用斗争的一切形式和方法，来更强烈地唤起社会舆论和引起全体人民对失业工人斗争的同情。这不是单靠政治示威游行——这种示威游行有时根本没有具体目标——所能取得的。我们都记得，英国和美国的饥饿大游行（Hungerwävsche）给全世界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可是如果真正是全体失业的饥民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上街游行，提出简单的要求——要饭吃，要津贴，那么这在整个的公众舆论中要造成何等震惊的印象。

（五）共产党人也不善于把那些能够通过其具体内容来动员

失业工人投入反资本的斗争，并把在业工人也同这场斗争联系起来的口号通俗化。

这里所指的是这样的要求，如没收库存货物发给失业工人，单独向资本家征税，没收停产的或大批开除工人的企业，以及其他类似的要求。固然，在某些国家共产党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可是多半提得不够及时，也没有完全通俗化，并且最主要的是没有围绕着它们进行重大的斗争。

(六) 没有找到一切由社会及国家救济失业工人的办法。在这里，我只想举一个苏联的例子。1921年苏联大饥荒的时候，人民群众迫使最反动的基督教堂的教士们把他们积下的金银散给群众，救济饥民。德、美、奥、波以及其他各国人民群众本来也应该象苏联那样迫使富人、教堂及国家开放财库、赈济快要饿死的失业工人。

还有一点也是无疑的，就是社会民主党首领们的宿命论的立场——认为危机的自然力是不可抗拒的——对全体无产阶级产生了影响。在失业工人运动的领导方面，单纯的宣传鼓动太多了，而组织实际斗争的主动性又太少了。共产党人虽然善于组织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但还没有具备通过运动吸引千百万人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在德国当法西斯党人给失业工人开办赈济食堂时，一部分失业工人便上了钩，被“民族一致”的宣传所诱惑，而退出了革命斗争的原因所在。其他各国运动的积极性也减弱了。

罢 工 运 动

现在我要讲讲危机时期的罢工运动。在危机的头几年（1930年——1932年），共产党人之所以不能动员产业工人进行罢工斗争，这些工人之所以在共产党人的罢工号召面前无动于衷，其原

因在于改良主义工会首领对每次罢工运动都进行破坏，还在于社会民主党认为危机时期不能罢工的思想影响。同时由于共产党人被大批地开除出工会，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对企业内有组织的工会工人的影响。

但是到1932年，一系列国家的工人终于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自发地进行斗争了。在群众要求罢工的情绪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工会领袖不得不参加罢工斗争，甚至还领导罢工。

在波兰为反对降低工资、开除工人及关闭企业而罢工的工人，1930年只有50,399人，在1931年为106,985人，1932年已有313,934人，而在1933年则有458,399人。其中工人多次进行了占领罢工（Besetzungsstveik），就是在工人宣布罢工以后，为了制止关厂或开除工人起见，仍留据工厂，筑垒自固。波兰工人的这种非常强硬的态度多次迫使厂主不得不放弃预谋的降低工资和开除工人的计划。共产党人出色地参加了这些斗争的组织工作。以上事实向工人阶级证明了，在危机时期也有打退资本进攻的可能，而这一点又提高了工人的战斗精神及作为斗争组织者的共产党人的威信。

在英国，工人阶级在危机刚开始时就有力地抵制了资本的进攻。1930年，参加罢工的工人有307,000人，1931年有49万人，1932年，有379,000人。在全部罢工中，大约四分之一是工人取得胜利，大约34%是以妥协了事。这里也证明了，在危机期间可以进行卓有成效的罢工。

但是在危机特别深重的其他国家里，例如在德国和美国，工人阶级在危机的头几年还不能通过罢工斗争相当有力地抵制降低工资。直到1933年美国才出现有774,763人参加的罢工运动的高潮。在德国，经过了罢工运动的一般沉寂之后，1932年秋天才爆发了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柏林运输工人大罢工，但这次罢工也被社会民主党人扼杀了。

事实果然象危机刚开始时共产党人警告过工人的那样，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和战略麻痹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从而极大地加深了无产阶级的贫困。这是由于工人没有响应共产党人的号召去进行反对降低工资，反对解雇工人，争取保持和提高失业津贴斗争的结果，因而使资本家能够进一步恶化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尽管社会民主党实行了阻止伟大斗争的政策，但是先进的劳动者还是一再进行反资本的政治斗争，并给千百万人指出正确的道路。

我们应该回忆以下的几次运动：1930年3月6日美国近百万人参加的失业工人大示威；1930年到1931年间德国的一系列大示威；1930年9月1日布达佩斯的失业工人大示威；1932年美国的农民罢工；1932年美国退伍军人向华盛顿的进军；1931年4月14日的西班牙革命；1931年9月14日英国海军舰队在因弗哥顿的罢工；1931年9月智利海军舰队的暴动；1932年西乌克兰的农民暴动；1933年2月，荷兰海军舰队“七省号”（De Zeven Provinciën）战舰的暴动。

劳动群众的斗争在组织方面的缺点

为什么劳动者的这些迅猛的群众运动只是停留在爆发一下而没有取得解放斗争的重大成果呢？为什么这些运动没有变成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群众政治斗争呢？

其原因在于以下4个主要弱点：

（一）这些运动大多数是自发产生的，没有认真的准备，没有把一切力量组织到一起，没有具体的战斗目标。只有极少部分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而进行的运动。

（二）共产党人虽然试图给这些运动以具体口号，扩大这些运动的范围，并通过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但是社会民主党

和改良主义工会却竭尽全力加以反对。而当时共产党的力量 and 影响还不足以组织自发地起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群众，并给他们以坚强的领导。

(三) 参加这些运动的有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未参加工会的工人。要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建立了统一战线，那么这些自发进行斗争的群众本来可以较长时间地聚集在一起继续进行斗争。但是社会民主党反对这样的统一战线并使它不能实现。其次，本来有必要建立经过群众自己选举的、由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未参加工会的群众组成的领导斗争的常设机关，这个机关应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足以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加入斗争，同时足以保证整个运动的革命领导。然而这样的机关并没有建立。

(四) 关于这种常设机关的想法在失业工人运动中固然出现过，但是有些地方共产党所建立的市区失业工人委员会，既没有在十分广泛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又没有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而不足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这些委员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为多少引人注目的政治中心，没有成为一切劳动者同情的主要对象，也没有成为整个阶级的事情。共产党人从未认真地向劳动者解释过这些机关的内容和意义。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使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得以诬蔑它们是“不负责任的”偶然产生的机关，或者是“纯粹共产党的机构”，因而减弱了它们在非共产主义工人中间的影响。

在世界危机的情况下，共产党人曾肩负着领导群众的极其伟大、极其艰巨的任务，共产党人必须依靠千百万人，必须努力吸收一切劳动阶层参加斗争阵线。而在危机前，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还是人数单薄的组织，其影响也只及于较小部分的工人，这样就使得这个任务的完成更加困难了。

环境的急剧变化，群众不满情绪的大大增加，法西斯主义和

战争危险的不断增长，这一切都要求共产党人不断地考察时局，考察各种党派、团体和个人的作用，及时提出适应新形势的口号。形势的复杂也要求有大量的组织工作。共产党人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模范工作的光辉榜样。然而在急剧变化的政治上极其复杂的发展情况中，他们有时把口号提得太迟，他们不能一贯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往往坚持沿用那些不久前是正确的，而环境变化后就已过时了的口号和斗争方法。各国共产党虽然接受了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基本估计，（即认为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增长）然而他们有时却不能充分地想象到，在革命高潮和革命危机之间并无万里长城隔开。他们有时还把工人群众如何脱离改良主义的旧领导而转到革命斗争方面来的方式方法设想得过于简单。

永远不离群众 永远领导群众

在许多情况下，共产党人也把群众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估计过高，认为不再需要进行艰苦顽强的工作来教育群众进行政治斗争，并使他们相信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只要宣传苏维埃政权，只要向群众解释共产党夺取政权时所要实行的纲领就够了。他们相信光以上这点就可以唤起工人群众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些错误的观念致使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变成了宣传我们政纲的机关，而没有把对政纲的宣传同及时给群众提出口号，动员他们参加当前斗争的任务结合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的这种错误立场首先在工会问题上和开展经济斗争方面表现出来。被改良主义工会开除的共产党人对该工会采取敌视的态度，他们设想：我们越是反对改良主义工会的消极态度、破坏罢工和改良主义，则群众就越会迅速地脱离他们而加入共产党人的小型工会组织。

共产党人没有重视斯大林同志于1925年5月9日在莫斯科党

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所说的话：

“如果共产党想成为一支能够把革命向前推进的真正群众性的力量，它就应当和工会结合起来并且依靠工会。”（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6页）

斯大林同志指出，有些共产党人“不了解，不管工会好不好，工会群众总是把工会看成帮助自己保持工资、工作日等等的堡垒”。（同上，第87页）

正是在危机期间，当劳动群众突然遭受到最大的灾难的时候，普通的工人特别强烈地感到，尽管自己的工会是这样的坏，可是它总还能在法律上保护自己，并给自己尽管是很小的一点物质上的帮助，认为这个工会总算有一定的力量，因此不愿意与它决裂。

好些国家的共产党人都犯了一种错误，就是他们毫不顾及群众的这种情绪，没有在工会内进行工作，不懂得及时改变对工会的态度，从下层统一战线过渡到同整个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德国个别的共产党人甚至面对法西斯的进攻还大谈什么“毁坏”改良主义工会的必要，致使共产党人同有组织的工人隔绝起来。

美国的共产党人在很长的时间里称美国劳工同盟（AF of L）为纯粹的资本主义工贼组织，他们只看见了工会的首领格林，而看不见工会里的工人。

1932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批判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工会是资本主义的学校。”直到1932年秋天，德国共产党才向党员们提出保护工人组织及其财产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激起了全体工会会员、合作社社员和社会民主党员对共产党的极大的同情。而做的更迟的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共产党人才提出“保护自由工会”的明确口号，后来又提出“恢复自由工会”的口号。直到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了解了在工会中进行工作

的巨大意义时，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另一方面，把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指为法西斯主义，这与轻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是同样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许多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作者机械地理解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资产阶级企图在越来越大的范围里采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手段。

在德国，共产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认为海尔曼·弥勒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正在法西斯化，认为布吕宁政府已经是法西斯专政的政府了。另一方面，他们轻视希特勒运动，以为在德国这样一个工人阶级高度组织起来的国家里，希特勒派不可能掌握政权，就是那些自发地追随希特勒派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也会同样迅速地背离他们。

在奥地利，舒伯尔政府在1929年就被宣布为法西斯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马萨里克-本聂什派被共产党人标为法西斯派。关于这种不正确的估计还有许多例子。

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既有这些错误的认识，对于意大利和波兰的法西斯主义又缺乏认真的研究，结果使得共产党人在转入进攻的法西斯主义面前不能及时地提出保护资产阶级民主的残余的口号，也不能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

在德国，当1932年选举普鲁士国会主席团的时候，共产党人才公开宣布，他们将投票赞成社会民主党和中派的候选人，以阻止法西斯党人当选。

在波兰，共产党人在1926年以后比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更多地研究了法西斯主义，并且向群众提出了反对取消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残余的口号，甚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共产党人在中左派联盟成立时，也不会利用政府方面和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方面的纷争。

这些错误来源于绝对不正确的观念，即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

党都是法西斯党，认为“资产阶级没有两种统治手段”，认为共产党人去保护资产阶级民主的残余是不适宜的。其实在我们还不能用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以前，无产阶级就要注意任何一点儿资产阶级的民主，以及利用它来准备群众去推翻资本的政权，赢得无产阶级的民主。

这些宗派主义的观点，无论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还是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毫无共同之处，它们阻碍了共产党影响的扩大，特别是妨碍了我们争取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来作共同的斗争。

如果不根除这些宗派主义的观点，就既不能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建立统一战线，也不能和其他劳动者建立广泛的人民阵线。这些群众和共产党人还无任何联系，但是可以和我们共同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反对资本的进攻，争取实现他们的部分要求，保护资产阶级民主的残余。

为争取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而斗争

在这一斗争阶段上，我们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当中争取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工作显得非常落后。固然，我们克服了老社会民主党对小资产阶级群众所采取的原则上轻视的态度和行会式的傲慢态度，认为与小资产阶级群众打交道有失体面的想法。然而除了波兰和巴尔干各国以外，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危机出现以前只在原则上承认必须在城乡小资产阶级中进行工作，此外几乎没有其他进展。

波兰共产党人早已在“进步”的农民中间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农民既苦于封建残余的压迫，又感到土地的缺乏。波兰共产党人在“一切土地归农民”的口号下争取农民群众，及时提出一系列局部要求，如“不缴一文税款给法西斯政府”、“反对法西斯的土地清丈”、“反对取消庙产使用权”、“反对筑路劳役”和

“反对工役制”。这些要求在群众中是很流行的，但就其实质来讲，它们几乎算不得什么局部要求。这些要求的主要作用在于造成农民与国家政权的直接冲突。要是革命危机到来，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话，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口号下给无产阶级以有力的支援。可是在中加里西亚农民暴动之后，农民运动显著消沉下去，而无产阶级也没有给农民斗争的必要的支援。这时党的任务本来应该是把重心移到上述的这些局部要求上来，借以推动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去进行斗争。

共产党人在运用策略时往往表现得不够灵活，否则，即便在官军讨伐的威胁之下也可以通过部分地限制工役标准，减少筑路苦差等等，替农民争取局部的胜利，这样就能为今后的继续斗争而保持共产党人在农民群众及其团体中的影响。

有些国家的农民在经济危机时期因受到灾难的突然袭击而开始背离资产阶级，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人竟错过时机，没有及时给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提出斗争口号，而这种运动的目标却是反对使农民破产的垄断资本的统治，反对降低农产品价格，反对“利息奴隶制”的。

在德国，由于税收、高利贷盘剥和掠夺性的价格，农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急剧增长。于是，共产党在1931年秋天提出了救济农民纲领，其中规定了取消债务，废除间接税，剥夺大地主的田产等内容，并要求国家救济劳动农民。由于这个纲领，使得一些过去与法西斯分子有过联系的德国北部的农民领袖于1931年转向共产党。但是，共产党由于缺乏足够的组织干部和宣传干部，所以还不能真正着手在农村解释这个纲领，来与广泛进行“反托拉斯、反银行”欺骗宣传的法西斯分子的日益增长的影响相对抗。于是农民转向了法西斯党，农民还没有根据该党的行为来认识它的实质，而且该党那时还没有取得政权，但是它已向农民许诺：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不经过推翻资本主义就可以改善农民的处

境。

在法国和美国，农民的不满情绪导致成为一场反对农产品低价的广泛运动。当农民运动已经开始低落的时候，共产党才迟迟出来支持农民的要求，反对经纪人和磨坊主的榨取。从而创造了继续在农民中扩大影响的前提条件。

共产党人不善于领导城市中等阶层反对托拉斯和银行的斗争，不善于争取这些阶层。德国丹纳特银行倒闭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失掉了存款，共产党人并没有给这些阶层提出任何斗争口号，而错过了在他们中间争取较大影响的有利时机。在其他大多数国家里，小资产阶级在反抗托拉斯及银行榨取他们的血汗时，也没有得到共产党人足够的支持。其结果是使这些阶级对斗争采取了旁观态度，最终附合了法西斯党人，并帮助他们取得了胜利。

虽然共产党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和地位有巨大的提高，可是共产党人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打破社会民主党的和工会的领袖在广大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从而制止群众由于单纯遵守纪律而不敢参加斗争的现象。这说明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够成熟，以致不能找到影响群众和领导群众的适当形式，以便迅速消除工人运动的分裂，提高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和组织性，而这些都是无产阶级胜利地进行斗争的先决条件。

由于内部的分裂和社会民主党对工人利益的背叛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使得德国的资产阶级有可能利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动摇，暂时地把这些阶层拉到法西斯主义的阵营中。凡尔赛条约给劳动群众带来前所未闻的负担，而德国共产党人没有及时注意到它的特殊意义，同时他们也不会十分灵活地利用由此而产生的局面来为阶级斗争的利益服务。他们给德国资产阶级以可乘之机，利用群众对凡尔赛条约的仇视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

法西斯党人对德国劳动者的进攻

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和法西斯专政的建立是在世界危机的头几年里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大事件。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最早成立的工人阶级组织被残忍的强盗集团击溃了。最先进的、文化最发达的民族之一，已陷在财政资本最反动最有沙文主义思想的政党统治之下。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成了野蛮的监狱，成了新战争的元凶。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德国劳动群众是否有可能防止这场浩劫？毫无疑问，他们是能够做到的。但是为防止这场浩劫，工人阶级就必须成立统一战线，必须打破社会民主党及改良主义工会首领同资产阶级建立的反革命战线，不能听信社会民主党骗人的理论，例如说阶级斗争在危机时期是没有可能的，必须消极等待危机过去，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是没有用处的等等。为防止这场浩劫，工人阶级就必须转向反击资本的进攻，迫使它救济劳苦的人们。为防止这场浩劫，工人阶级就不能允许解散红色参战人联合会，不允许解除其武装，而应当与国旗社合并，在国旗社改变政策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有力的革命战斗组织。工人阶级就不应无动于衷地观望法西斯分子怎样在希特勒的领导下武装起来，而应迫使魏玛共和国政府解除法西斯匪徒的武装，没收法西斯团体的财产，并将他们的首领逮捕监禁起来。工人阶级就不应使法西斯分子有可能扩大其反凡尔赛条约的骗人宣传，而应当迫使魏玛共和国撕毁凡尔赛条约。

可是德国工人阶级并没有这样做。大多数工人还盲从社会民主党，不听共产党人的警告，因此他们现在不得不在法西斯的地狱里受苦。光德国共产党自己是没有能力使工人群众免除这场浩劫的。

在1930年，魏玛政体的动摇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那时，在

即将到来的革命与正在武装起来的反革命之间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动员群众的角逐。德国资产阶级用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进行统治的时期已经不长了，这点是很清楚的。

1932年春天，情况已经十分明显：法西斯党人在动员群众方面已远远超过共产党人，如果阶级力量的对比不能迅速地朝着有利无产阶级的方向变化，那么在德国建立最凶恶最残暴的法西斯专政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共产党人曾全力以赴加强统一战线，力图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而使无产阶级占优势。他们给自己提出了无论如何要同社会民主党及全德总工会达成协议的任务。这个统一战线的任务在于抵抗法西斯主义和保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残余。

但是社会民主党断然拒绝了共产党的一切建议，甚至当法西斯党人把斗争公开化，在德国各城市工人中实行恐怖手段，并暗杀了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时，社会民主党仍然只是限于在国会里提些软弱的抗议。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清楚，与法西斯党人的斗争已经不能在国会中解决了，关于德国的前途问题，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命运问题，已经被法西斯党人拿到大庭广众之中去解决了。

就是在7月20日，当巴本政府驱逐了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的部长，而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及全德总工会提议宣布总罢工的时候，这两个组织还是号召工人保持镇静。被逐的部长则去“向帝国最高法庭起诉”，控告政府违反宪法。

甚至在1933年1月30日，当财政资本已把国家政权交给希特勒党去实现法西斯专政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和全德总工会又一次拒绝了共产党关于号召总罢工的建议。他们宣布共产党人为阴谋捣乱分子，并要求工人采取不抵抗主义。

共产党人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来动员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制止法西斯的专政。他们获得了重大的成

绩。但是，在社会民主党放弃它的反对统一战线和反对斗争的立场之前，共产党人就不能改变当时已经形成的力量对比。

现在，让德国的工人，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来评判吧，谁应该对德国的失败负责任？愿他们从德国事件的血的教训中看到：这次失败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盲目追随社会民主党，把共产党人的警告当作耳旁风而拒绝斗争。现在出现了这样的“左”的所谓革命家，他们声称：尽管无产阶级少数派的这种斗争失败了，共产党人当初还是应该进行斗争。这些假革命的空话英雄们不愿了解：这样做就意味着更大的失败，就意味着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完全被消灭。

德国的无产阶级失败了。共产党人过去和现在都不希望革命干部只为英雄主义而牺牲，这样牺牲，还算不得英雄！共产党人所希望的是要这些革命干部组织新的斗争，争取新的胜利。（鼓掌）

资产阶级没能减弱群众的斗争意志

在德国这个国际阶级斗争战略上最重要的焦点之一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失败，使得波兰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一时减缓了速度，革命危机成分的成熟也暂时停顿起来。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使国际反动势力更加嚣张，增大了战争的危险，加重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促使其他各国也企图建立法西斯统治。

当法西斯党人向德国劳动者进攻的时候，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却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工农群众创立了自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南京政府对红军进行的围剿当中，人民群众中出现了许多英勇作战和忠于革命的动人事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南京政府采取的不抵抗主义，中国苏维埃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民族革命战争的旗帜，从而阻挠了日军深入中国内地。在短时期内，中国苏维埃已成了帝国主义国际政治中所不能

忽视的力量。

在西班牙，虽然工人运动分裂了，但我们仍然看到群众运动汹涌澎湃，群众罢工遍及各处，政治罢工和剥夺地主土地的农民运动蒸蒸日上。

在一切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都可以看出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

但是对全世界革命战线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苏联的胜利。就在这几年里，当全世界劳动人民由于资本主义的压迫都陷于骇人听闻的贫困之中，德国法西斯摧残工人组织的时候，苏联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逐日提高劳动者的幸福生活。正是在这几年里，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最终胜利。

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破坏了世界帝国主义的体系，增加了革命的力量，提高了苏联作为和平因素和世界和平的基础的意义，并且增强了全世界劳动者为社会主义，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意志。

在这一斗争阶段的末期，资产阶级靠剥削工农和殖民地人民得以减轻了自己的困难，造成了从危机过渡到萧条的前提条件，并且打败了德国的无产阶级。然而资产阶级毕竟没有能够削弱世界革命的战线，没有能够击溃德国共产党，没有能够创造新的经济上升的前提条件。

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不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不是有利于资产阶级，而是有利于无产阶级。

现在我要讲讲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斗争的第三个阶段，即社会党的工人转向与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

三、社会党的工人转向与共产党人 建立统一战线

广大劳动群众不久前还相信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不可动摇的，相信不经过革命和战争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可是现在，一方面由于看见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最终胜利；另一方面由于看到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暴行，使得他们的全部观点，他们的整个世界观体系开始崩溃。改良主义政党的一切政纲和策略所依据的思想基础也开始破产。

工人阶级懂得，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由于工人运动的分裂；工人阶级必须统一。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根本不象社会民主党人所预言的那样，是什么长时期反动局面的开始，而完全相反，正象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所强调的那样，它标志着在全世界都有“革命危机正在加速成熟的趋势”。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向资本主义冲击……的思想已经在群众意识中成熟起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0页）

在这样的情形下，苏联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劳动者的头脑与思想，并给他们指出了斗争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胜利使千百万人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工人群众，首先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改良主义工会内有组织的工人正在发生感情上的根本转变。

这种转变的最初表现形式是：第一，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保护莱比锡的被捕者，自发地结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季米特洛夫同志勇敢地捍卫共产主义，这对实现统一战线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第二，工人们开始积极地防御本国法西斯主义的进攻。无产阶级已经不再象当时的德国那样在法西斯主义面前不战而退，而是

抵制法西斯的进攻，如1934年2月法国的总罢工，同年2月在奥地利和同年10月在西班牙的武装斗争。

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武装斗争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战斗力，显示了战斗中的工人无限的勇敢精神与牺牲精神，革命的坚定性与持久性。勇敢的纠察队员们，弗洛里茨多夫的英雄们，维也纳马克思宫和哥德宫的保卫者们；克洛曼·瓦里什，工程师魏泽尔，米尼希赖特尔——他们都将永远留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史上。

阿斯图里恩英勇的矿工，最初的西班牙赤卫队，奥维多的保卫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党人和非党人士——他们都有着不朽的荣誉。我们向囚禁在勒鲁克斯和吉尔罗布列斯监狱的西班牙数千名革命战士致敬，我们向尚在狱中的西班牙社会党领袖卡巴利洛致敬。

可耻的是那些临阵脱逃，忘记战斗指挥官最基本义务的社会民主党首领。而那些从内部破坏斗争，与勒鲁克斯和吉尔罗布列斯采取一致行动的西班牙无政府党人的首领则更可耻，他们将遗臭万年。

同志们！还记得吧，当奥地利和西班牙事变的消息传出时，这是多么新鲜的革命之风啊！它吹遍全球各城市的工人区。大家还记得吧，保卫奥维多的无产者的英勇斗争给各国劳动者多大的鼓舞，而飘扬在阿斯图里恩的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旗帜又激起全体工人的何等热情！

社会民主政策的破产

可是，1934年2月在奥地利和同年10月在西班牙进行的无产阶级武装斗争，为什么和1917年俄国的武装暴动不同，没有取得胜利呢？

1931年4月的西班牙正和1917年2月的俄国一样，也推翻了

君主政体，开始了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继续为革命而斗争，而西班牙社会党人却参加了阿扎纳政府，这是效仿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克伦斯基政府部长的前例。

西班牙社会党的部长们干了些什么呢？1934年10月号召工人进行武装斗争的西班牙社会党在3年的革命过程中又干了些什么呢？

西班牙社会党人不去力争解散反动的法西斯国民先锋队，反而赞同为其扩建提供贷款，并且释放了以武力反对共和国的保皇党人山胡何将军，任命他为保卫共和国的国民先锋队总指挥；他们不去力争驱逐反动军官，争取军队民主化，反而给军队里的反动分子以完全的自由；他们不去解除人民公敌、法西斯分子的武装并把他们监禁起来，反而迫害共产党人，颁布所谓保卫共和国的法律。现在，正根据这个法律审判10月暴动的参加者——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

社会党人没有触犯反动教堂及寺院的土地、财产和权利，不给农民土地，而这些农民正是革命应当争取的对象。他们没有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制，没有改善工人的生活，也没有把他们武装起来，保卫革命。对待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党人不但没把他们置于死地，反而使他们有可能组织并武装起来。

难道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是这样作的吗？难道他们是这样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胜利做准备的吗？难道西班牙社会党人的行动不恰恰和被布尔什维克推翻了其政府的克伦斯基一样吗？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压力，还在1917年2月就已经解散了沙皇的宪兵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给士兵以公民权，逮捕了沙皇及其高级官员。布尔什维克在和平、面包、土地和自由的口号之下进行了暴动，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为这些要求而斗争，并且动员人民群众支持这些要求。

在暴动的第一天，他们就颁布了一切土地归农民的法令。

胜利之后，他们立即开始争取签订和平条约的斗争，给被压迫人民以自由。在工厂实行工人监督制，着手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并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用来压迫劳动者的机构。

在革命前的很长时间内，布尔什维克的一切活动都是动员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能实现人民迫切要求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大多数劳动者都支持布尔什维克，并帮助他们取得了胜利。

西班牙社会党人在阿扎纳政府内外的一切活动都在于同资产阶级取得谅解，维护私有财产制，在群众的革命冲击面前保护地主、教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样他们就削弱了无产阶级，而增强了法西斯党人的势力。

在奥地利，武装斗争开始前并没有西班牙那样的革命形势。但是，奥地利的无产阶级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绝大多数都属于一个政党和该党领导下的工会，而且无产阶级的比重在这个小国里是非常大的。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虽然有90%的无产阶级拥护，但它却不是有一个有计划、有系统地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准备斗争的革命党。还在1918年到1920年的革命中，该党就帮助资产阶级取得了上风，而且只满足于给工人阶级保留形式上的民主权利和某些社会改良的成果。

当法西斯分子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发起进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一步一步地退却，把1918年革命的成果一个一个地放弃了。他们同意扩大总统的权限，同意修订宪法；他们容许封禁自己的刊物，解除工人纠察队的部分武装；多年来他们总在说服群众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他们不考虑无产阶级革命，不为这场革命准备群众。

资产阶级的战斗力加强了，而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却削弱了。劳

动群众再也不相信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有改善自己处境的可能了。

现在，当奥地利社会党以自己的行动搞乱劳动者的组织并且不准备斗争的时候，奥托·鲍威尔还竭力证明自己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榜样行事，说他只不过把“亚洲”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用于“欧洲”的情况罢了，这岂不是笑话！

我们必须把武装起义当作整个工人阶级的事情来进行准备。为此就要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而且，大多数劳动者对这场斗争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而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则相反，把起义变成仅仅是战斗团体的事情。

如果要使武装起义取得成果，就要选择对无产阶级最为有利的时机。而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则相反，他们早已放弃了主动权，让法西斯党人去决定斗争开始的时间。

如果要使武装起义取得成果，就必须使群众明确起义的战斗目标。而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却没有订出这样的战斗目标。他们没有拿起武器去推翻资产阶级，而只是打算给资产阶级施加压力，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保卫自己。

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所建立的苏维埃是能够包括所有的工人、农民、职员、士兵和海员的机关。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内部曾为了争取对群众的领导而斗争。他们把苏维埃变成准备和实现无产阶级起义的机关。

相反，卡巴利洛却宣称，在西班牙不需要苏维埃，因为整个工人阶级都组织在工会和政党之内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完全不对！同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西班牙的大多数工人也没有组织起来。

卡巴利洛和西班牙社会党人反对建立苏维埃，他们想借此把起义（这只能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事情）变成社会党的事情，或者变成政党联盟的事情，以缩小运动的影响及其群众性。

在奥地利，鲍威尔和多伊奇从来没想到什么准备斗争和领导斗争的群众机关，而是以纯粹布兰克主义的方式把武装斗争的事业仅仅交给孤立无援的工人纠察队。本来，他们只要在当时号召群众行动起来，就可以在几天之内建立起能够动员广大劳动群众进行斗争并组织援助工人纠察队作战的机关。如果是这样，那么斗争发展的整个进程就会变得有利于无产阶级。

可是，奥地利和西班牙的社会党人直到武装斗争开始的时刻也还认为不采纳俄国革命的经验是正确的。由于忽视了俄国的经验，使得千百个无产者付出了生命或遭受狱中折磨的痛苦。

我们认为，不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奥地利都有部分社会民主党领袖，尽管只是迫于群众的压力，但毕竟还是决心去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这仍是伟大的举动。共产党人从中无私地帮助他们。

在西班牙，共产党人加入了“工人同盟”，虽然他们在同盟中没有重大的影响。在西班牙和奥地利，共产党员都战斗在最前线，那里有战斗，他们就在那里出现。但是，恰恰是这些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表明，在这样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是不会取得胜利的。

在阿斯图里恩组织的赤卫队，曾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提高到真正起义的程度，因此武装斗争便有了成效。这种成效证实了俄国革命所已经证明了的真理：要想使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取得胜利，必须要有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这种领导在西班牙、在奥地利都没有过，因为那里的共产党当时还很弱小、很年轻。因此奥地利工人纠察队和西班牙社会党人中最革命分子转入共产党的队伍，从而表示他们认为斗争并未结束，由此也得出了这个正确的结论。

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统一战线的成果

在1934年2月已有很大规模的法国的斗争，从表面进程上看来仍比西班牙及奥地利程度低些。但是，由于法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及时对准了法西斯主义，所以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有更大的影响。

法国斗争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

当法西斯匪徒第一次成群结伙地出现在巴黎街道上的时候，法国的无产阶级没有象过去在德国那样听信什么“害小”的理论和关于形式上的民主的废话，而是在法西斯分子发起第一次进攻的时候，便立刻不分党派，一齐涌上街头，用1934年2月9日那样有力的政治示威和12日的总罢工来迎击法西斯主义。这样，法国的无产阶级便打退了法西斯分子的第一次大进攻。（鼓掌）法国的无产阶级在2月的日子里建立了斗争的统一战线，从而明确地表示：如果无产阶级统一起来，不回避斗争，而及时地起来反对自己的敌人，那么它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力量。

无产阶级以此行动迫使法国社会党（即使是经过很大的动摇之后）不得不同意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由此奠定了整个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反法西斯统一行动的基础，并在工人阶级中占大多数的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中，在城乡小资产阶级中产生极大影响。

然而，正在茁壮成长的，有巨大创造性的法国共产党并不满足于同社会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它还提出痛击资产阶级的要求大纲，例如要求无情征收财产税，要求搞乱法西斯主义，封禁法西斯党的团体及其刊物，逮捕法西斯党的首领，没收法西斯团体的财产，例如要求缓和战争的危險，要求对战争挑拨者进行真正的斗争。所有这些要求都是为了减轻劳动群众的困境，加强他们的阵地。

法国共产党以自己的行动为反战反法西斯斗争奠定了广大人民阵线的基础，这条战线越来越广泛地吸引着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各阶层，引导着急进的社会党人参加运动，使革命的无产阶级日益成为一切劳动者斗争的核心和领导。

在1935年7月14日——法兰西国庆日这天举行了盛大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急进社会党人共同参加，光巴黎就有10万以上劳动者参加了这次游行。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各国迄今为止一切示威游行中最强大的一次，而且还表明统一战线对工人的战斗精神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这个影响使得其余各阶层也加入了人民阵线。（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一个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今年法国共产党在最近一届地方议会的选举中获得重大成果。这些成就都是共产党人为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以保卫民主权利而斗争的结果，是共产党人在政府危机时，在支持签订法苏战时互助条约的斗争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结果。

法国共产党的这种成功加强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因而使资产阶级难于实行法西斯的统治手段。

法国的形势极其紧张。现在，第三共和国及民主政体的命运，劳动群众的命运都取决于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继续发展，取决于群众的积极性。

法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有很大的国际意义。1934年2月，由于建立了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统一战线，法国无产阶级得以打退法西斯分子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1935年7月14日又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这一切成就向全世界劳动者表明：劳动者只有根据革命的策略进行统一的斗争才能击退资本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使战争挑拨者的阴谋不能得逞。

法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使一切劳动者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行动才能打退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争取无产阶级

专政，实现社会主义。法国社会党人只是由于群众的压力，才违背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意愿，签订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协定，但这毕竟给各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了道路。

于是在奥地利、西班牙和意大利签订了共产党人同社会党人的统一战线协定。在英国、美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许多国家里，社会党的领导同第二国际执委会完全一样，仍然拒绝与共产党人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工人阶级却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了群众斗争。

在英国，小小的共产党与独立工党、许多工会和工党的下层组织建立了统一战线。1934年9月9日，它竟能带领15万工人上街游行，而在1935年1、2月间竟能掀起示威游行、群众集会和罢工的浪潮来迫使政府停止实施失业法令的第2部分，这部分规定组织劳动服务营，规定将失业救济事务转交国会外的委员会办理。由于和地方工会组织建立了统一战线，由于共产党人在这些组织中进行了不懈的工作，所以在英国已经有了成果：各工会在一系列情况下反抗了总工会，否决了由它制定的开除共产党人出工会的“黑色通告”。

美国的革命工人由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能够在美国劳工同盟的许多组织内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并赢得了各工会对共产党人提出的实施失业保险法草案的广泛赞助，从而使保险制的要求成了全体劳动者的事情。由此，革命工人能够在1934年最大的罢工中（太平洋沿岸的海员罢工和旧金山的总罢工）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为工人赢得了许多物质利益并加强了美国无产阶级的普遍政治地位，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凡此一切都使美国工人运动的性质起了深刻的变化，使工人阶级开始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

在波兰，虽然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的领导拒绝和共产党人达成任何协议，但是由于群众情绪的转变使得共产党人同社

会党人的各种组织实现了统一战线并加强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反法西斯运动。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由共产党倡议而掀起的反对法西斯新宪法的政治罢工与农民运动的巨大浪潮。这个浪潮由两个党所支持，席卷国内一切工业中心和部分农业区域。这次政治罢工运动，虽然波兰社会党想独揽它的领导权，同时极力企图把运动分成单个的罢工，但它必然会促使追随波兰社会党的群众进一步革命化；促使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达成协议，继续扩大统一战线；促进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保护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合法地位。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不论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在同共产党人磋商联合事宜时采取什么态度，无论这些首领如何害怕统一战线在其群众中起革命化的作用，劳动者的统一战线运动还是在开拓自己的道路。我在本报告中不打算一一列举统一战线的所有成就，因为这要花费很多时间。

这个运动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从党与党之间的协定，从我们的朋友亨利·巴比塞所领导的反战反法西斯的阿姆斯特丹—布莱厄尔党外运动起，直到工会组织、青年团体、体育团体、文化团体和其他各种组织的联合为止。改良主义的首领们，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消除全体无产者反战反法西斯战斗团体的口号的巨大影响，更不能阻止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在全世界劳动群众中影响的增长。

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丹麦、瑞典和挪威的社会民主党人尽管坐在政府里，英国工党尽管去执政——共产党人将支持他们反对法西斯党人——而这些国家的工人群众却开始懂得，他们的力量不在部长的席位上，而在统一战线的斗争中。

可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瑞典和挪威的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却没有领导真正的反法西斯斗争。

捷克人民深为本国民族独立的命运担忧，共产党人也同样在

担忧。可是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不去实行符合劳动群众的民族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政策，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希特勒的走狗无立足之地，反而酿成亨莱因法西斯运动并使其发展，使亨莱因有可能把捷克的大多数日尔曼人吸收到他的党内；他们不去动员人民的全部力量去反对法西斯主义，反而迫害共产党人；他们不把法西斯分子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反而监禁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主义者。丹麦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不去领导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反而通过他们的政策在客观上支持德国法西斯党人。捷克斯洛伐克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民主党这种反无产阶级的政策，使工人群众明确地认识到，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不是防止法西斯主义，防止战争准备以及资本进攻的保障。

工人阶级基于这种认识——这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得尤为明显——力图 and 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为的是能以无产阶级的方式同法西斯主义及战争祸首算帐，为的是不致陷于德国无产阶级当前所处的境遇，并且不容许新的世界大屠杀发生。

最懂得统一战线的伟大力量 and 价值的莫过于法西斯专政各国的工人阶级。尽管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久前还坚持一系列宗派主义观点，尽管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反对统一战线，德国的工人群众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实现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战线，才能有效地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才能推翻法西斯主义。

匈牙利的工人看到了，要想保护他们的工会，甚至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就只有和那些不久前还被社会民主党首领送交警察的共产党人结成统一战线。

消除工人阶级分裂现象的途径

争取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统一战线运动有很深的基础。它来源于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给广大工人群众留下的深刻印象，在其影响下，向资本主义冲击的思想已在群众的意识中成熟了；它

来源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的经验，德国失败的教训，奥地利和西班牙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法国统一战线总罢工的经验。工人阶级从中得出结论：必须在统一战线里，并且在与苏联的密切联合中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群众从本身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这一结论使得国际工人运动发生了十月革命以来最大的变化。

同志们！统一战线运动，它的力量远比两个工人政党力量的简单相加要大得多。在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没有组织起来，而且在许多国家里还在追随资产阶级的政党。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意味着工运力量的充分增长，它成为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吸引着那些至今还没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群众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政党而参加阶级斗争。

在波兰，社会民主党还是合法的，而共产党人则受到残酷的迫害，和共产党人共同行动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和非党工人也同样受到迫害，可是在那里建立了统一战线，这就证明了工人群众革命化程度的巨大提高，证明他们有为革命斗争准备献身的精神。如果英国工党的300万党员同英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那么它的意义就决不是两党力量的单纯相加，而意味着群众开始从改良主义转向革命的政策。

统一战线是消除工人运动中分裂现象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

在奥地利，共产党人提出了与革命的社会党合并的问题。由于社会党人不同意，至今还没能合并。

在法国，共产党人已同社会党谈判组织统一的革命党问题。

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有些社会党人要求在政治上接近苏联工人运动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这一场争取建立统一的革命党的运动无疑地会继续发展下去，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摧毁了改良主义的基础，全世界的

劳动者都会以苏联的政策为中心团结起来。

这一点，不仅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所证实，而且为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发展所证实。

中国苏维埃的胜利发展

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采取了苏维埃的形式，这是战后时期影响了整个殖民地世界的伟大事变。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的发生和胜利发展有最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无上光荣的中国红军英勇斗争的榜样为整个殖民地世界的劳动者照亮道路。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的全面支持下已经进行了六次围剿，以镇压苏维埃运动。为了这个目的，中国人民的敌人虽然动员了浩大的兵力和财力，可是中国工农红军竟能打退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剥削阶级的一切进攻。（鼓掌）对苏区的六次围剿，都以国民党军阀的失败而告终。（鼓掌）

虽然中国红军在第六次围剿之后，为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不得不放弃江西中央苏区，但它打破了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企图包围与消灭中国红军的计划。在残酷的斗争过程中，红军的武装力量有了极大的发展。中国红军由赣入川的伟大长征，使人们看到，苏维埃中国开辟了今后发展的前景。中国红军的作战经验有力地证明了被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能在革命战争中（在其过程中已能满足劳动者的需要）同占优势的敌人以及武装到牙齿的国际帝国主义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

中国苏维埃的胜利出色地证明了共产国际以列宁和斯大林殖民地革命学说为基础的路线的正确性。中国苏维埃的胜利体现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影响。

中国民族革命解放战争造成全权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和土地革命采取为苏维埃而斗争的形式，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样，从实践上

证明了在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这里所说的苏维埃政权是以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出现的，同时保证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实现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权，也形成了无产阶级国家领导权的雏形，它为第一次殖民地革命作出了榜样。以中国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在实践上已经证明，它能够解决人类史上的重大问题；能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维护国家的完全独立；能够彻底清除封建残余，没收大地产，根除高利贷的痛疽；能够进行革命改造，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开辟道路。

中国苏维埃的政策及其保证工农生活有明显改善的实际措施促使广大劳动群众觉醒过来，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促使他们迅速提高其组织性和政治觉悟。国民党统治区的劳动人民处于根本无权的地位，处于破产、饥饿和死亡的状况之下，而国民党政权还进一步使他们沦为殖民地的奴隶，因而，他们更加相信只有苏维埃可以救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动群众日益看清了，只有苏维埃能够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能够打退帝国主义占领者的进攻，能够迅速改善劳动者的境况。

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的胜利发展成了整个殖民地世界劳动者革命解放运动的榜样和旗帜，鼓舞着他们去进行革命斗争。

同志们，我对三个斗争阶段的分析就到这里。现在我们把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的这一时期内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作个总结。

在资本主义各国，不堪忍受的经济压迫，群众生活毫无改善的希望，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资产阶级对民主自由和代议制最后残余的疯狂进攻，要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里建立法西斯血腥恐怖统治的种种尝试，凡此一切，都不能不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浪潮一天天高涨起来。

苏联日益成为吸引劳动群众的中心，这表明在群众的意识中，

认为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的思想正在成熟。

经济状况的任何暂时的变化，“左”派政府和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任何阴谋诡计，都丝毫不能改变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总方向。

工人运动的这种高涨，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志的增长，都证明革命危机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成熟着。

现在我要报告我们各国支部的状况。

四、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

现在历史事件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依赖于共产党人灵活机动的策略，依赖于共产国际的势力和强度。

1934年1、2月间，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

“有些同志认为：既然有革命危机，资产阶级就必然会陷入没有出路的境地，因此，资产阶级的死亡已经预定，革命的胜利已经有了保证，他们只要等待资产阶级的灭亡和起草胜利的决议就行了。这是很大的错误。革命的胜利从来不是自行到来的。它是需要准备和争取的。而能够准备和争取它的，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有时候，形势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政权也根本动摇了，而革命的胜利还是没有到来，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如果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那就愚蠢了。”（见《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4页）

同志们：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如果我们没有记住

斯大林同志的警告，没有尽我们的一切可能来加强共产党，如果我们没有设法使共产党人有可能赢得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那么这样的“事情”还会重复发生。

我们回忆一下，1918年到1920年及1923年，难道在德国没有过革命的形势吗？而无产阶级却没有胜利，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能够组织无产阶级去战胜资产阶级，甚至在1932年，德国共产党还不够强大，不能引导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去违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意志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总罢工。

难道1920年在意大利没有过革命的形势吗？当时无产阶级却没有胜利，而法西斯党人取得了政权，这也是因为没有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还有，1934年2月奥地利的事件，如果当时在奥地利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如果不是社会民主党（连奥托·鲍威尔自己都承认这是不革命的党）当权，那么，就不会有另一种结局吗？

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4年以来毫无进展，难道那里的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形势就不能是另一种样子吗？

最近几年以来，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共产党的力量更强大，如果他们能够建立许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如果他们能够吸引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并引导他们向资本主义进攻的话，那么这里的失业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成果岂不是更大些吗？

1917年10月，俄国无产阶级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是因为在俄国有强大的，富有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在列宁的坚强领导下，善于和全体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善于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以带领整个无产阶级卓有成效地进行革命斗争，直至胜利。

如果俄国的无产阶级没有一个这样的党，那么尽管有革命的

形势，还是不能夺取政权。

因此，革命运动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主要教训就在于：我们共产党人必须不断地组织群众，加强共产党及党与群众的联系，必须为巩固共产国际而工作。

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准备完成这个任务，那么无论革命危机怎样深刻，也还会出现下列情况：即资产阶级得以欺骗群众，得以在某个时间里再一次镇压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得以在更多的国家里建立法西斯专政，并且在一场新的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

前面我已经说过，从共产国际第六次到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这个时期，是劳动群众转向革命斗争的时期，是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增长的时期，因此它同时也是共产党从组织上和政治上得到巩固的时期。

共产党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这种巩固是在同那些迫使党向社会民主党投降的右倾分子的斗争中取得的。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右倾分子立刻起来反对大会的路线；在德国布兰德勒；稍后，在美国有洛夫斯通；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伊列克；在瑞典有赤尔本；在法国有塞列尔，其后有多里欧。

然而，不论是在德国、美国，还是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没能争取到多少党员追随他们。只有在瑞典，由于解释工作做得不好，由于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人犯了错误，致使赤尔本派得以分裂瑞典共产党，并使一部分革命工人脱离了共产国际。

共产党人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同时又在反对使党脱离广大群众的“左”的宗派主义观点的斗争中得到充分的锻炼，足以抵制机会主义的影响。党审查了自己的队伍，把那些堕落的不能从事斗争的分子清除出去，同时具备了更灵活地同资产阶级及改良主义进行斗争的能力，具备了使自己的策略更适应每个国家无产

阶级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的能力。

勇敢的共产主义战斗队

由于党内的团结和在新的斗争阶段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对干部的认真培养，共产党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这个事实可以由中国红军的英勇斗争来证明。红军的领袖都是在这7年中由党培养起来的农民、雇农和大学生，他们成了著名的群众组织家和群众领袖，成了无产阶级政治家。

这个事实可以由德国共产党的工作及其下层干部的工作来证明，尽管党的中央机关经常遭到盖世太保（Gestapo—Geheime Staatspolizei 的缩写形式。意为国家秘密警察——译者注）的破坏，尽管有野蛮的中世纪的暴虐统治，但是这些下层干部仍能独立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出版成千的秘密报纸，组织工人反对国社党人的斗争；这个事实可以由法国共产党灵活的策略来证明。法共运用这个策略建立了统一战线，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去进行反对法西斯进攻的斗争；这个事实可以由西班牙的10月战斗来证明。5年前在西班牙只有一个不显眼的共产主义宣传小组，而且其领导权还掌握在后来脱离了共产国际的半托洛茨基分子的手中，可是，在最近几年里竟建立了坚强的共产党，领导了阿斯图里恩大部分地区的武装斗争。

过去的7年向全世界表明：无论在何处，凡是有劳动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为反对金融巨头、银行、托拉斯的剥削以维护人民自由和人类文明而斗争的地方，共产党人总是战斗在最前线。

在这7年的过程中已经能使全世界相信共产国际干部的坚定性与牺牲精神，相信他们对一切被剥削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

我们不会忘记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莱比锡审判案中的发言；不

会忘记匈牙利的拉科西审判案，芬兰的安梯凯恩、德国的菲特、舒尔茨；我们不会忘记瞿秋白、留特根思、柯法尔什夫等同志的英勇牺牲；我们不会忘记世界各国伟大解放斗争的无数英雄和牺牲者。

在报告所涉及的这个时期内，有个别的党或几个党，在救济失业者、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事业中时常共同发起国际的一致行动，这个情况具有特殊的意义。还有一个事实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就是比较强的和有经验的党去帮助比较弱的党，为他们制定纲领和文件；帝国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人经常在工作中帮助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不论在党内事务中，还是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都给较弱的党以帮助。

最近几年来，在广大工人群众的意识中，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意识中已发生了转变，因此使共产党有了最大的可能来争取工人群众。我们的口号不仅在越来越广泛的工人阶层中流行，而且在社会民主党内也流行起来。

如果说在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中间，已有许多人开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承认没收生产资料并收归国有，承认暴力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权，那么可见他们在群众中的处境是多么糟糕。如果说共产党在资本主义稳定时期不能很快地扩大其影响，而且不能打破旧的颇有势力的改良主义政党的影响，那么共产国际的这些口号和思想的胜利表明，现在已具备了使共产党加速扩大其影响并能迅速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一切前提条件。

资产阶级企图阻挠共产党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于是限制共产党的宣传自由，破坏共产党的合法工作，实行反共的恐怖政策，以资产阶级的、半法西斯的和法西斯的口号对抗共产党的口号。

资产阶级鉴于群众急速地背离改良主义，鉴于无产阶级革命

的危险，便取消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最后残余，取消无产阶级的组织，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及其工会。

由于资产阶级向工人组织发起了这种进攻，致使共产国际在资本主义各国的67个支部中现在只有22个（其中仅有11个在欧洲）能够合法地或半合法地进行工作。有45个支部（其中15个在欧洲）不得不在极秘密的和残酷的恐怖条件下进行工作。其中有几个国家如意大利、奥地利和拉脱维亚，法西斯分子已破坏了无产阶级的全部组织，包括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在内，并以武力驱使工人加入法西斯组织。

要向群众宣传共产国际的纲领、 战略和策略

共产党人争取工人群众的斗争形式与方法，宣传与鼓动，组织工作等都是根据不同国家中共共产党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但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这场斗争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总的口号下进行的。在一切国家中，共产党人的工作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基本口号下进行的，这个基本口号就是：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我们的宣传和鼓动是由下述情况决定的：共产党人在其斗争中不仅要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且还要反对阻挠群众参加斗争的社会民主党。如果不同社会民主党斗争，就不可能同资产阶级斗争，因为这关系到争取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参加斗争的问题。

现在的形势恰恰迫使我们加强对那些仍然阻挠群众参加斗争并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扮演工贼角色的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的批判。但同时，我们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该最尖锐地反对资产阶级，特别要反对他们的最反动的法西斯党，因为这些党企图通过其蛊惑人心的反资本主义口号，极力拉拢那些从来不问政治，没

有阶级觉悟，而现在却脱离改良主义并开始参加运动的群众。

法西斯党人和其他许多资产阶级政党及其首领所使用的这种宣传鼓动的方法，证明了资产阶级感到自己的虚弱，它已经不能用在群众面前公开拥护资本主义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了。

我们的许多鼓动工作者和编辑人员认为，我们的任务在于从理论上找到根据，证明资产阶级的这些口号是不科学的，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完全是白费功夫。我们的任务是要用一切方法来证明资产阶级的首领在用这些口号欺骗群众，证明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能够实行这些口号；证明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使劳动者摆脱银行和托拉斯的统治，摆脱资本的桎梏，摆脱贫穷、饥饿和灾难。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群众证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法西斯主义的煽动家们正极力把自己伪装成维护全民族“利益”的人民的保护官。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揭穿他们是大托拉斯的走狗，枪炮大王的代理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群众指出在民族统一的神话后面隐藏着什么内容，指出一小撮资本家和法西斯首领是怎样吸食民脂民膏喂肥自己的。我们必须向群众指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按苏联的榜样创造出来的劳动者唯一的真正的民主政体，可以帮助劳动者。

资本主义制度在劳动者面前日益露出可憎的面目。现代世界上一切优秀的人物都转向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在民众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是唯一的救星。

劳动群众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他们失去了对改良主义的信任，开始同它决裂。劳动群众是拥护反对资本，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统一战线的。

共产党人坚决地组织了反对资本的进攻，反战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主张统一战线是必须立刻实现的统一形式。

但是光有行动的统一还不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资产阶级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里使用法西斯专政的手段在群众中所引起的转变，已使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开始自发地转向统一战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群众会同样自发地转向共产主义。

工人赞成一个统一的党，但是他们往往把这种党的创立想象得太简单。如果要把全体革命工人都团结在一个政党内，群众自己就要广泛地讨论纲领、策略以及斗争的目的。

一个真正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统一的纲领、战略和策略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破产了，而共产国际的纲领、战略和策略却经受了一切考验。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根据使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了解我们的纲领，我们的战略和策略，在这个基础上争取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并进而向改良主义发动全线总攻击。

联系群众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准则

现在谈谈我们各支部的组织状况。我们的支部在所有的国家里从政治上和数量上都增长了。但是组织上的发展不能适应我们的影响的发展，这就会使共产党不能胜任政治形势所赋予他们的领导群众的伟大任务。

在共产党人可以进行合法活动的国家里，共产国际各支部现时组织发展上所遇到的障碍，首先就是由于在吸收和教育党员方面，以及在党组织的建设方面存在着许多缺点。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所谓流动性上，就是新吸收的党员入党后，或者在实际上并没有加入党组织，或者在几个月后又离开了党。许多新入党的工人，政治觉悟还很低，不够积极，也不大守纪律。党的组织必须十分关心他们，把他们培养成乐于进行战斗的共产党员和党的积极干部，但是恰恰这一点，老党员往往没有去做。

在进行秘密活动的国家里，共产国际各支部由于警察的迫害措施和奸细混入党内的危险，在组织的发展上遇到了极大的障碍。但是在秘密支部里新党员一般都受到较好的教育，更遵守纪律，也比较积极。但是在这里也发现了大的缺点。党的小组往往不是讨论各种政治问题的政治组织，而这决不是因为要保守必要的秘密。党的小组往往成了只收党费和分配党的工作的组织。

无论是在公开的党内还是在秘密的党内，有许多组织都充满着宗派主义的畏惧心理，生怕过去的社会民主党工人涌进党内。在德国的许多党组织内宗派主义尤为严重，他们甚至为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另外定出某些入党条件，或者将他们编入特殊的小组，还往往对他们提出过高的政治要求。对过去的社会民主党员采取这样的态度说明他们完全不理解正在社会民主党群众中发生的转变。

这种转变有我们奥地利共产党的实例可以证明，奥地利的党现在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同志一年以前还是社会民主党员，而现在却成了忠实、积极的共产党员。而且其中不仅有社会民主党过去的普通党员，还有该党过去的干部。在这里我特别高兴地指出：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上，奥地利支部代表团的大部分同志直到1934年2月还是社会民主党的出色的干部。（鼓掌）奥地利代表团的人员组成恰恰是改良主义的失败和我们口号的胜利的最好证明。

我们党组织的基本原则，就是善于同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组织斗争并使工人参加到这种斗争中来。同时，它必须依靠最重要的企业和工业部门的工人中有决定意义的阶层。

在这里我想强调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而恰恰是最被忽视了的任务，这就是**妇女工作和青年工作**。正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在所有各国都有着争取妇女和青年参加革命斗争的最

有利的前提条件。

共产党人有效地进行群众工作以及共产党争取群众的决定性的前提条件就是共产党人在工会中以及其他有工人群众的组织中进行工作。共产党如不能保证对这些组织的成员产生影响，便谈不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前一个时期，在英国、匈牙利和波兰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内以及在美国的劳工同盟内，我们的工作活跃了一些，这已经使得改良主义者既不能在英国，也不能在美国实行他们的所谓《黑色通告》中关于开除共产党人的指令。由于我们的工作使得匈牙利和波兰的法西斯分子难于取消工会组织。

最近奥地利和德国的共产党也表现了很强的主动精神，他们积极地参加了恢复自由工会的活动。但是仍有许多共产党人还是把阿姆斯特丹工会看作是社会民主党的世袭领地，而不看作是自己的组织；也不把它看作是工人阶级的基本组织之一，必须切实地为巩固这种组织而工作。

在所有的工人组织都被法西斯党人破坏了的国家里，如果共产党人不利用一切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机会，如果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共产党人不在法西斯工会中，德国的共产党人不在所谓的“劳工战线”中进行工作，并在这些组织中为争取对群众的影响和对群众的领导而斗争，那么他们是不能赢得广大的工人群众的。

在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斗争中，共产党的口号是：**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进一步深入一切群众组织！**

我们党内工作的任务是：**巩固我们的党，提高党组织的政治水平。**

共产国际最重要的支部

现在谈谈我们几个最重要的支部的情况。

在过去的7年里，共产党学会了领导千百万群众，获得了丰

富的斗争经验，共产党在世界各国的地位已有很大程度的提高。我们的各国支部壮大了。

德国共产党是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大的共产党，1933年1月德国无产阶级失败后被迫转入秘密活动，可是它一天也没有停止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它在工运史上是无产阶级最大的一个秘密党。德国共产党克服了部分领导的宗派主义错误，不顾白色恐怖，动员无产者群众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新的战争准备，并为满足工人的日常需要而斗争。国社党的头目声称他们消灭了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反，我们的党却证明了：社会民主党的假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幻想固然可以被打碎，而马克思主义却是消灭不了的。（鼓掌）至于说国社党的统治能维持较长的时间，这更谈不到了。

奥地利共产党，在一年半以前还是一个影响很小的宣传小组，而在社会民主党破产以后便成为奥地利无产阶级最优秀传统的唯一继承者及其领导的政党。（鼓掌）它正在顺利地展开反对改良主义的残余，争取实现统一战线，争取把一切革命工人团结在统一的共产党内的斗争。

西班牙共产党，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时还是一个主要由旅外侨民组成的宗派主义小组，而现在变成一个坚定的，经过战斗考验的群众性的政党，并成为西班牙革命发展的强大政治因素。

（鼓掌）它的口号已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接受。它在1934年10月，就已经在武装斗争中起了重大的政治作用。

如果把以上3个党的情况总结一下，我们就可以极其骄傲地指出：德国共产党人在残酷的恐怖条件下表现了无比顽强与坚定的精神。我们还要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共产党人不仅站在街垒的第一线作过战，而且在失败以后立刻向工人群众揭露了无产阶级战线的弱点，反对改良主义，组织了一切无产者的统一战线，借以给未来的胜利奠定基础。

我们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7年里站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斗争的最前列。它现有30万党员，它创建了红军并在中国大部分国土上取得了政权。（鼓掌）它的成就表明：只有共产国际的口号才是殖民地广大劳动群众的指路明灯。但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赢得国民党统治区劳动群众的大多数。它还不能组织最先进工业中心的无产者，还面临着伟大而艰难的任务：在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日本武装干涉的斗争中把苏维埃革命推广到全中国去。

在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发展方面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就是**印度共产党的成立**。

法国共产党，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相比，它取得了最大的成绩。它的党员人数增加到3倍，由于成功地执行了统一战线策略，它在法国已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鼓掌）它的任务是加强反对法西斯进攻，反对战争，争取实现工人群众日常要求的全体劳动者的统一战线，打退法西斯的继续进攻，并通过反法西斯斗争吸引劳动者为苏维埃而奋斗。

英国共产党，与工党相比是个很小的组织，党员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并与工党建立了统一战线。由于在群众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正确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它在工会运动中，同时也就是在整个工人阶级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支持群众的民主要求，并为其奋斗；它支持群众为成立工人政府所作的努力；它同时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摆脱贫困与灾难的唯一途径。然而，英国共产党仍是一个很小的组织。

美国共产党在消除了派别斗争之后，从数量上有了可观的增长，并且随着经济危机的尖锐化，它开始在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中，在农民及知识分子中扩大自己的影响。为进一步加强工人群众的影响，党本身必须发展，必须巩固它在工会运动中的地位。它必须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奋斗，争取建立一个广大工农的群

众性的党作为劳动者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组织的联盟。

日本共产党在非常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进行工作，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组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斗争，给中国劳动群众以很大的支援。然而，政府的恐怖和奸细的破坏大大地削弱了党的力量。为了能继续取得胜利，日本共产党人必须坚决铲除宗派主义的残余，真正利用起一切合法的机会去为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而斗争。同时这也是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以领导劳动群众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前提条件。

波兰共产党不但克服了长期的派别斗争，而且从第六次到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党员人数发展到3倍以上，扩大了政治影响，并能通过正确的战斗口号而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鼓掌）统一战线使党能更加接近广大群众。它必须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来保护劳动人民的最后一点民主权利和自由，以使群众的觉悟达到为推翻法西斯专政而斗争的程度，并唤起群众为苏维埃波兰而斗争。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过去的几年里领导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了自己。由于它很好地进行了群众工作，所以尽管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断然拒绝了一切关于统一战线的提议，它仍能和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地方组织建立了统一战线。1935年国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85万张选票，这个结果表明，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有了显著增长。党必须广泛发展统一战线，以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捷克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反对危及捷克民族独立的战争，争取同苏联结成同盟。同时，它要在德人区、乌克兰人区和斯洛伐克人区领导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党必须通过组织争取局部要求的斗争来引导群众为反对资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奋斗。

同志们，最后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到我们共产国际最伟大的、主导的支部，列宁和斯大林的党——苏联共产党。（鼓掌）

在这一时期内，联共（布）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又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并领导着为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的胜利斗争。它为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告诉我们应当怎样斗争，怎样取得胜利。

同志们，我在报告中只是列举了我们国际中几个最大的党。如果要说到每个支部的情况，即便向大会作一简单的报告都是非常困难的。

列宁式的领导作风

总的来说我只想特别强调一点：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时许多党还是单纯的宣传小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开始成为群众性的党，并成为本国重大的政治势力。在一切大国的共产党内都已形成了忠于我们的原则的领导，能够根据我们代表大会及执委全会的决议独立解决本国最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策略问题。

这样便改变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作用，使它有可能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制定国际工人运动的政治与策略的基本方针上。当然，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从各个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出发，一般不要去干涉各国党的内部组织问题，而要帮助各国党在鼓动和宣传问题上，在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方面加强它们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

鉴于目前形势非常严重和紧张，我们认为迫切需要共产国际一切较大支部的权威代表能够更积极地、经常地参加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秘书处的工作。

这将意味着我们国际领导的进一步加强，并将使我们的领导，我们的整个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

我们的工作作风与方法的改变是同政治形势的变化相联系的，是同我们党的发展壮大相联系的。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我们的许多党都被党内纠纷和派别斗争搞得四分五裂，而现在，我

们的统一和团结却是空前的。（鼓掌）

我们必须极大地推动我们的工作。为了影响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现在共产党人不论是对各国内政和外交政策上的问题，还是在各党派相互关系上的问题，都不能不加以注意，不能不表示态度。

我们工作中这种新作风的典范就是法国共产党的工作。由于建立了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使得法共能够组织各左派政党起来反对右派政府的建立，并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举行了6月14日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

现在要想加强劳动者的战线以对抗全然发狂的资产阶级战线，加强共产主义战线以对抗资本主义战线，就要靠共产党人的积极性，靠他们善于利用本国资产阶级政策的任何一个变动，利用统治阶级之间的任何一种矛盾，以抵抗反动势力、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挑拨者的进攻的能力。

第二国际的时代已经告终

第二国际统治工人运动的时代已经告终。资本主义各国的情况，世界资本主义不能从困难中寻找出路，不能减轻群众的贫穷与饥饿的状况表明：改良主义再也没有重新兴起和重新繁荣的可能了。固然，社会民主党在个别国家里也许可以一时巩固，它们在某些地方或许还可以取得政权，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已不再是因为群众还抱有可以由此走向社会主义的幻想，而仅仅是因为群众感到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他们相信，即便是借助于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也可以阻止反动势力的进攻。

第二国际正经历着深刻的政治危机，这是全世界改良主义的危机。这种危机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尖锐化，由于群众开始重新组合，由于他们转向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转向

革命。

社会民主党和整个第二国际的危机使社会民主党的全体工人，该党的一切诚实的干部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今后怎么办？

我们屡次向第二国际执委会提议：为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反对战争而建立统一战线。1933年我们提议在单个的党之间开始进行谈判，这不是为了发表宣言，而是为了致力于真正的斗争。第二国际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并且声明：只能在两个国际之间进行谈判。1934年我们向第二国际执委会提议就共同行动的具体问题进行直接的谈判。我们的提议又被拒绝了。1935年“五一”节前，我们又一次向第二国际执委会提议建立统一战线，这一次他们宣布说：谈判只能在各党之间进行，而不能在两个国际之间进行。

第二国际究竟想干什么呢？它想把群众引向那里去呢？

或者它已经不能再作为国际的组织来行事，或者它破坏无产阶级的统一，二者必居其一。要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希望能捱过改良主义的这个困难时期，要是他们认为改良主义的确会重新振兴起来，那么我们就向广大工人群众声明：社会民主党在希望重新振兴改良主义的幻想中所耍的一切手腕，对改良主义的首领来说将是枉费心机，而对工人阶级来说则将是一场灾难。

我们向一切社会党人，向各社会党提出一条唯一正确和可能实现的道路，就是同我们共产党人一起，在统一战线中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和资本主义——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共同战斗。

我们提议在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理论与组织的基础上，把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在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之内。

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面临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

是通过自己党的工作，设法使资产阶级的任何欺骗行为不能利用蛊惑人心的宣传去迷惑已对改良主义失望了的群众；就是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引导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争取无产阶级参加革命，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同志们，现在我讲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世界发展和世界革命的前景问题。

五、世界发展和世界革命的前景

世界发展的前景怎么样？世界革命的前景怎么样呢？由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由于劳动者的日益革命化，以及许多国家都显示出政治危机的预兆，使得资本主义的根基已经发生了动摇。

资产阶级的力量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加强了。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

苏联——世界无产阶级的骄傲与光荣

苏联成了全世界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最强大最重要的动力。如果说苏联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还是一个没有重要的大工业、力量较弱的国家，那么今天它已经成为建立在扩大了的重工业和最优良现代技术基础上的、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充满力量的社会主义大国。

现在，苏联的整个政策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对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发展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对世界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的觉悟所产生的日益扩大的影响，表明了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所具有的世界意义。这个胜利是不会孤立存在的，而必将

导致全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

毫无疑问，劳动群众之所以转向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革命斗争，主要是由苏联的成就引起的。这些成就向全世界证明：工人阶级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主义引导劳动者走向幸福、自由与富裕的生活。

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的优越性，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社会制度相比的优越性，苏联和法西斯国家的鲜明对比，这便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共产党人认真努力工作的条件下，在很短的几年里就能消除改良主义对群众的影响。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同时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必然在全世界获得胜利。

在依靠最先进现代技术和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优越性的基础上，在社会所有制得到巩固的基础上，劳动者的物质文化水平将继续以非常的速度不断提高，苏维埃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将继续发展，一切劳动者享有的苏维埃民主也会继续完善起来。

这个苏维埃国家将越来越明显地作为具有先进文化和技术的国家，作为全体人民共享和平与幸福的国家，作为民主与自由的国家，作为在其中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与才华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全世界面前。

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及其今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限量的发展前途，使我们确信：我们对全世界劳动群众的影响将飞速发展，社会主义的胜利将使各国工人阶级转向共产主义，将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只要有和平的局面来保证苏联社会主义有取得新胜利的可能，只要有启发和组织资本主义各国劳动者的时机，只要有共产

党人的干劲、毅力和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在短期内实现全世界范围的胜利。

如果说从第一次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起，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开始席卷欧洲，摧毁封建统治的时期为止，中间需要不到50年的时间，那么从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起，直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其时间不会更长，而只会短得多。

革命危机正在成熟

可是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不经过斗争就退出世界历史舞台的。

资本主义制度是被削弱了，但是资本主义却能度过经济危机的最低点。然而这个最低点被克服之后已经3年了，尽管战争的准备对生产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大多数国家的生产还是没有达到危机前的水平。至于对外贸易则因为世界经济关系的削弱直到最近还在继续缩小。

失业现象比危机前有很大的增长，一切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极点，农业国发生了农业危机，绝大多数国家工业投资非常之低，国家寄生现象日益增多，国家以税收形式掠夺很大部分国民收入以资助战争的准备并维持庞大的国家机构，——所有这一切都大大降低了帝国主义各国国内市场的容纳能力。

此外，极力维持国内市场高价，阻止市场的扩大和存货的销售，并使新的余货迅速积压的垄断托拉斯和卡特尔的极大加强；保护关税的提高，自由贸易制残余的取缔，商战与倾销的激烈进行，殖民地市场容纳能力的缩减，殖民地危机的继续发展，国际信贷制与货币制的混乱——所有这一切都阻碍着国际关系的恢复和对外贸易的扩展。而这些便大大限制了可能出现的工业生产的发展，并使各国生产的普遍发展更是极其困难。

阶级之间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普遍紧张，战争的危險迫在眉睫，以及在一系列国家出现的政治危机的预兆，造成了不利于经济的巩固与发展的紧张环境。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总危机（经济危机正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已经造成了一种使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继续存在的环境；这种环境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制的任何一点真正的发展，并促使它继续腐败下去。

由于这些原因，在大多数国家里，特殊形式的经济状态显然在继续恶化，并且很有可能在个别国家和个别部门中，随着暂时的不平衡的生产上升而来的是新的经济危机的出现。

以特种萧条状况的持续发展为标志的经济形势使得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千万失业工人陷于饥饿与死亡，使数万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殖民地的奴隶过着乞丐的生活，因而加深了财政资本的少数垄断者与陷入贫困和绝望深渊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鸿沟。

广大群众已经不相信资本主义，不相信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人与国家的领导人能够摆脱危机，找到一条通往繁荣的出路。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威望下降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基础都已动摇，于是统治阶级自己也不得不求助于反资本主义的欺骗宣传了。

这种情况使劳动群众十分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鲜明对比。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者反对其压迫者的斗争势必迅速尖锐起来，群众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愤恨情绪会很快增长，革命危机将不断成熟，向资本主义冲击的思想将在越来越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识中成熟起来。

然而还会出现下列情况：某些国家在消除其发展的不利条件后，资本主义经济会有暂时的上升，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困境会有所减轻。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尖锐化，资本主义的这

种上升并不能保持稳定，也不能平息革命浪潮。相反，它会加强那些在经济情况暂时好转中忙于攫取利润的资产阶级各派别之间的斗争，它将使世界舞台的斗争尖锐化，这是因为市场被关税壁垒所隔绝，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一国的兴旺总是以别国的衰落为代价。

所有这一切将使整个政治形势紧张起来，会使战争危险有所增长，而群众对前途的莫测心理不会减少。这就是说，不管今后几年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资本主义的腐败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使资本主义状况已经没有真正改善的可能了。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将促使革命危机的成熟。

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衰落，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及其对资本主义各国劳动者的影响的增长，都促成全世界劳动群众的革命化，而使得统治阶级的地位日益动荡不安。

资产阶级感到了自己的衰弱与孤立，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动摇，其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也日益动摇与缩小。因此，资产阶级不能再戴着那个曾为实现其统治而效过劳的民主制的假面具，它不得不取下这个面具。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里，资产阶级（迫于形势，而不是出于本意）不得不竭力日益由议会制手段过渡到恐怖的法西斯统治手段，剥夺劳动者的最后一点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以保全资产阶级的统治。

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

法西斯分子所推行的旨在使本国资产阶级独占国内市场以掠夺本国群众的经济独立与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更加破坏了国外贸易和金融制度。重新瓜分世界的趋向加深了军国主义的压迫，更加搞乱了国家财政，并且日益掠夺更多的国民收入以资助备战经费，使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

法西斯分子所疯狂推行的沙文主义，以及最大的几个法西斯

国家的战争准备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沙文主义和军备热更加强烈。

但是，在资产阶级建立了法西斯专政的那些地方，由于压迫，无权利状态，越来越深的剥削与战争的准备，日益使工人群众看清：法西斯主义的所为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为了金融寡头集团的利益。那些地方的群众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对民主斗争方式的幻想，他们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在法西斯专政的黑暗统治下，那些地方的人民群众反法西斯主义的怒潮正在成熟着。

资产阶级的进攻及其建立法西斯专政的企图已经在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引起了政治危机。现在，当每个工人都知道法西斯主义会给他带来什么的时候，群众抵制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斗争将逐日加强，群众的不满情绪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增长。

法西斯的全部政策更加强了那些还保留着议会制及民主自由残余的国家里的反法西斯运动。从而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难于建立法西斯专政，使整个帝国主义体系日趋解体。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法西斯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和平

我们深信，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和苏联为和平而共同进行的斗争可以防止战争的发生。

如果苏联和各国劳动者的斗争能够阻止帝国主义者进行一场新的世界大屠杀而维护和平的话，那么将不仅证明无产阶级的力量有巨大的增长，而且还将证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发展以及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越来越大的差别会使劳动群众的革命化程度有巨大的提高。

即使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者争取和平的斗争只把战争推迟一段时间，那么也给无产阶级提供了可能，使它能更好地扩

大在资本主义各国的阵地，进一步加强苏维埃政权，并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来把帝国主义战争或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战争变为卓有成效的、胜利的革命。

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制止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分子所策划的新的世界大战将成为帝国主义强盗为掠夺苏联人民，为奴役现今已独立的弱小民族，为重新划分帝国主义大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

战争将给一切劳动者带来巨大的灾难，他们会容忍吗？

日本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已经引起两国人民群众的反抗，并使中国人民的最优秀分子要求和中国红军并肩战斗；德国的备战活动也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反战运动。那么，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反苏战争或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开始必将导致帝国主义体系一切矛盾的公开爆发，必将推动各国无产者、全世界劳动者及全体人民的阶级斗争的高度发展。

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动便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革命危机的开始。

全世界无产者的任务就是争取革命的胜利，争取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不管今后的发展如何，革命总是要到来的。

革命危机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它在全世界正在成熟。资产阶级疯狂的备战活动和不断在新的国家里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尝试使形势日益紧张并加速了革命危机的成熟。

列宁对这种形势作了形象的描述：

“现在资产阶级活象一只野兽，既不讲廉耻又丧失了理智，接连不断地干着蠢事，使情况尖锐化，加速着自己的灭亡……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见《关于

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第325—326页）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无论它如何腐败，都不会自行倒台，而必须将它推翻。如果无产阶级不善于组织和争取革命的胜利，那么任何革命危机都不会给无产阶级以胜利。

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 向资本主义冲击

我们的任务是把正在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劳动群众组织成团结一致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并领导他们向资本主义冲击。

我们的世界代表大会必须使全体无产者以更坚强的意志去克服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动员广大群众去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我们的世界代表大会必须向无产阶级指出，如何去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坚实基础的统一的革命党。

通过这次代表大会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命运都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工作。

通过这次代表大会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只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才能把劳动人民从贫穷、困苦和法西斯暴行中解救出来。

无产阶级在一系列阶级斗争中表现出它的力量还很薄弱，这是因为它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共产党当时还很弱小。

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巩固共产党——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的领导者。世界形势非常紧张，我们每天都有可能遇到重大的革命事件，每天都有必要去领导千百万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我们共产党人向群众指出：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苏联工农的道路，苏维埃政权的道路。

我们的任务不仅是指出这条道路，而且要同他们一道并领导

他们走这条道路。

我们向前去为自由，为和平，为苏维埃政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我们的主要口号是：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我们的旗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

我们的领袖是斯大林！

在这面旗帜下，更深入群众，更紧密地联系群众，更广泛地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共产党员们！把革命的阶级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有千百万人参加的，有组织政治大军吧！（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全体起立，热烈欢呼）

（译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斯图加特1976年德文第2版，第27—85页。孙英珠译）

皮克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 讨论执委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

（1935年8月1日）

在为期6天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的讨论中，有46个国家的60位代表发了言。这次讨论表明：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国际，自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走过了多么广阔的发展道路。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加强了力量，成为广大劳动者群众运动的领导。如果说在六大时我们的许多支部还得进行内部的派别斗争的话，那么今天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则是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我们的讨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们所有各支部在思想上与政治上的统一及其对群众影响的增长。（热烈鼓掌）

执委会的报告得到各国共产党发言人的一致赞同。参加讨论的同志们所谈到的关于他们在自己的斗争中取得经验的一切情况，全面地证实了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正确性，证实了它对国际发展的分析及其指出的国际发展的前景的正确性。

建立一个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全体劳动者的人民阵线，这是各支部提出的主要任务。有许多支部在完成这个最重要任务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在讨论中，发言者对报告里提出的国际经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大部分都只限于说明本国的事件及本国的经验。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对我们各党的工作和错误进行了极其严肃的批评。大部分同志可能已在讨论发言中表示承认批评的正确性，然而，远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得出了为改进其工作而必须得出的结论。我们希望这些同志在讨论第二项议程——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中补上这一点。

下面一点也值得注意：在几个人的发言里流露出对已取得成就的自满情绪，而对我们尽管有许多有利条件却为什么不能使我们的影响在群众中更深地扎下根来的问题阐述得不够。

加雷同志谈到了法国共产党在争取反法西斯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全体劳动者的人民阵线的斗争中所进行的伟大的工作。法国同志的策略已被证实是正确的，它使党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然而，现有的成绩还需要巩固。在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非常大，所以我们有理由要求法国的同志在党所执行的并为整个共产国际榜样的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继续取得新成就。

在法国，我们面临着重大的斗争，两个阵营都在为这场斗争进行动员。人民阵线的成败将对整个工人运动，对整个世界形势产生无可比拟的影响。

我们的法国党善于唤起法国各阶层广大人民反抗法西斯主义野蛮暴行的决心，并善于组织他们。它的工作应该成为我们所有各党的榜样。

西班牙共产党的代表加尔西亚同志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伟大的10月战斗和党为争取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所做的努力。

但是西班牙共产党还表现出很明显的弱点。西班牙的同志们在1934年10月武装起义之后，没有象奥地利共产党那样，很好地向群众讲清楚社会民主党领导斗争的错误，并引导广大的社会民主党群众转向共产主义。

我们坚信：前进在正确道路上的西班牙的同志们不仅能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而且也能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福里尼同志以意大利代表团的名义表示完全同意我关于意大利工人的情绪开始转变的说法。但是仅有这一点还不够。意大利共产党在法西斯组织中的工作还很薄弱，如不在这些组织中进行认真的工作，就不能联系广大群众。为了能够更好地在法西斯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就必须克服宗派主义的残余。这一点越来越有必要，因为随着对阿比西尼亚战争的迫近而产生的形势，要求党成为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真正领导。

在这里参加代表大会的3位中国同志，给我们描述了正在中国进行的斗争的场面，并且告诉我们，中国党是怎样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反对国内外压迫者以及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的。他们的报告使我们了解到在六大到七大期间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伟大历程。（热烈鼓掌）这些同志还向我们讲了中国党怎样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众组织，怎样缔造了红军，以及怎样建立了一个新的苏维埃国家。他们也告诉了我们，军队指挥官和国家领导人是怎样从当时的工、农、商、学中产生的，受尽帝国主义践踏和折磨的45,000万人民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

中国共产党是殖民地和附属国一切共产党人的榜样。但除了

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几个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在六大到七大期间也站在广泛的群众运动最前列。当然，这些运动都被帝国主义者镇压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现在必须积蓄力量，以便进行新的斗争。

殖民地国家的许多党还只是无足轻重的先锋小组，现在他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通过组织甚至是争取最小的日常要求的斗争而使广大工人群众具有革命觉悟，并造就革命的干部，必须根除这些国家的支部中还在蔓延的宗派主义。

在讨论中发言的所有同志都承认我们在一切劳动者的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的必要性。我们以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就已听到过对群众工作必要性的这种认识。然而，这项工作却进展极慢。其原因只能解释为共产党员只愿意在革命组织中工作，而把那些由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党所建立和组织中的日常琐碎工作看作是第二位的，不那么重要的，或者不值得共产党人去做的工作。我们必须坚决肃清这种观点和认识。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不仅指出了各个支部工作中一系列重大的缺点，而且强调了执委会工作中的重要不足之处。执委会认为，本身工作的改进是迫不容缓的，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支部对改进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一部分我已在执委会的报告中谈到了。在代表团建议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决议草案中，将这些改进工作的建议提交你们批准。

在执委会工作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缺点。当然，如果说在个别情况下，执委会对这封或那封不涉及我们运动的基本政治问题的信件没有及时答复，那么情况还不算严重。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完全可能的，卢森堡共产党的米勒同志对此抱怨也是完全有理由的。然而，远为重要的是执委会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对这个或那个支部的支持太晚。在讨论中，特别是英国共产党的代表凯姆贝

尔同志着重谈了执委会工作中这些普遍存在的政治上的缺点。我们对凯姆贝尔同志的批评表示十分欢迎。但是这个批评不完全符合实际。如果我详细地谈谈这个批评意见，那也只是为了使凯姆贝尔同志提出的问题更加引人重视。

执委会和各支部一样，要对我们所有的缺点承担责任，但是在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努力中，执委会只能依靠各支部本身。我们已经强调地指出了执委会在工作中没有得到各支部足够的支持这一大的缺点。只有在执委会中有各支部最优秀的代表经常协同工作，只有各支部自己把有关的事情提交执委会讨论，才能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位凯姆贝尔同志特别详细地谈了工会工作和在这项工作中出现的宗派主义观点。他提出了以下问题：把在罢工的战略与策略中出现的宗派主义错误的全部责任推给个别支部是否正确；执委会是否及时主动地同否定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的倾向进行了斗争。

在执委会的报告中引用了斯特拉斯堡决议的有关段落，对工会工作中出现的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第十一次和十二次全会上，反对过在斯特拉斯堡的决议中也出现了的工会问题中的宗派主义倾向，而对以上情况，凯姆贝尔同志却没有足够的重视，所以我有必要做一些引证：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中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决不能要求工人退出改良主义工会”。关于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作，决议写道：“相反，这项工作还必须加强。”还有，第十次全会表示坚决反对“放弃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的危险倾向”，反对任何“修正”有关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工作的“决议”的作法。同时，在第十次全会的这个决议中还引用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的一句话：“要想善于帮助‘群众’，博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

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那里有群众，就一定到那里去工作。”（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08—209页）

第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共产国际的大多数支部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缺点在于：

“以机会主义或宗派主义的态度蔑视和忽视在改良主义工会内的极其重要的工作。”

第十二中全会上也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反工会的倾向，我只引用决议中的一段：

“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工会组织之所以没有能充分动员群众来反对资本的进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的工作做得极差……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影响，既不是通过空喊搞垮工会（这不是共产党人所要求的）所能消除的，也不是用脱离工会的办法所能克服的，只有通过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坚韧不拔的工作，为竞选工会中的每一个职务而斗争……才能摧毁这种影响。”

所以我想是没有任何理由来谴责执委会，说它没有采取行动去对付工会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倾向的。

虽然如此，仍可能有下列情况，即对党的工作中，特别是工会工作中出现的宗派主义倾向没有及时地，也没有做出应有的努力进行干预。

执委会在修改斯特拉斯堡会议的决议方面做得迟了一些，因此产生了错误：没有及时改变那些业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致使各支部工作走了很大弯路的，也不再适用于变化了的形势的提法。

凯姆贝尔抱怨说：英国共产党“被迫”接受斯特拉斯堡决议在一切细节和提法上都是完全正确的说法。而实际上执委会一向很重视英国的特殊情况，并提醒我们的英国同志要特别注意在工作中要把牢固的工会传统考虑进去，并要对工会工作及与工会有

组织工人的密切联系给予特殊的重视。如果说英国共产党在工作中犯了右的错误，而共产国际必须对这些错误进行批评的话，那决不能把这解释为包庇宗派主义的错误。

现在谈谈青年问题。美国代表团的白劳德同志批评说：在执委会的报告中关于青年问题谈得太少。他说得很对。我们本该在报告里更多地指出在我们的支部工作中，在争取劳动青年群众和支持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存在着的大的缺点。

争取劳动青年群众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特别是在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里更是这样。

在处于合法和非法工作条件下的我们各国支部必须对争取青年的工作给予最大的注意，并且考虑到青年对参加文体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迫切要求而采取相应的切实措施，使青年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使他们免于沦为法西斯宣传的牺牲品。

意大利代表团的福里尼同志对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极其严肃的谴责。他责备青年共产国际采取了宗派主义的立场，因此证明它不能正确地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这种观点无疑是太过分了。然而事实确是这样，在青年共产国际中长时间来存在着很强的宗派主义的东西，它妨碍了青年运动具有真正的群众性。近几年里，青年共产国际的情况有了根本的好转，然而青年运动仍不具有群众性，并证明还有很强的宗派主义成分。

代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言的安德烈同志指出青年共产国际过去是如何努力促使共青团在劳动青年中进行真正的群众工作的。他对宗派主义错误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批评还有不足之处，它没有超出一般的范围，而且对青年共产国际的工作缺乏具体的自我批评，对宗派主义错误产生的原因没有做深入的分析，对如何克服这些缺点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

当然，青年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要对青年工作中的弱点负责任，但是我们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们各国共产党要同青年共产

国际一道共同负起争取劳动青年参加革命斗争的全部责任。共产国际各支部必须把青年运动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工作阵地之一，并为争取劳动青年群众加入统一战线，为使他们参加革命斗争而努力。

执委会的任务就是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制定国际工人运动政策与策略的基本观点上，并且要比以往更加注意避免介入各支部组织内部的事务。我们同第二国际相反，是一个具有铁的纪律的世界党。

当然，如果以后在我们各支部的工作中出现了大的缺点的话，我们也是要介入的。但工作的重心——再强调一次——就是要转到制定国际工人运动政策与策略的观点上。

同志们！

在群众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

要法西斯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要战争还是要和平？

其答案如何，取决于我们的阶级的力量，取决于我们阶级的先锋队的工作，取决于共产党人。

巨大的责任落在我们各支部的肩上，这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扩大对群众的影响，以使我们的支部能引导这些群众参加到决战中去。

我们正在进入克服工人阶级分裂状态的时期，因而在工人阶级内部将造就出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

我们所踏上的道路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建立工会团结，建立一切劳动者的人民阵线，建立在久经考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理论与组织基础上的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争取和平、自由和面包，反对剥削者与压迫者战线的最广泛斗争阵线的倡导者与组织者。

建立一个这样的阵线并不容易，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做到使群

众了解我们，用群众的语言来同他们谈话，掌握群众的心理并领导群众。

我们必须学会引导千百万具有不同观点，不同信仰和不同世界观的人参加到共同的斗争中来。为此，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工作作风与方法，以使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同这些群众建立最广泛的联系。

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善于利用任何国家资产阶级政策的每个变化，统治阶级间的每个矛盾，去抵制反动派、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和资本的进攻。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党的领导下，苏联的工农给全世界工人阶级指明了道路。

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给了我们共产党人和群众以学习这个榜样的力量。

波波夫同志在他的生动的报告中将苏维埃乌克兰的发展同在波兰地主统治下的乌克兰所做的对照，从一个具体的事例中来证明两个世界——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迥然不同。

资产阶级急于走向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以逃避劳动人民革命阵线的包围。资产阶级是否能够得逞，这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共产党人，取决于工人阶级。

共产党所担负的责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重大与严肃。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及其支部号召劳动群众共同为自由、和平、面包，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在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斗争中我们的口号是：

建立更广泛的阵线！更深入到一切群众组织中去！

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任务是：

加强党并提高党组织的政治水平！

同志们！起来，为完成我们最崇高的历史任务——争取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福利和幸福而斗争！

（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高唱国际歌。）

（译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斯图加特1976年德文第2版，第312—319页。孙英珠译，游殿书校）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皮克的报告通过的关于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

（1935年8月1日）

（一）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

（二）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赞成1933年3月、1934年10月和1935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向第二国际各支部及第二国际领导机关提议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资本进攻和反对战争的提议书。可惜第二国际执委会及其大多数支部都不顾工人阶级利益而拒绝了这一切提议。但同时必须指出极有历史意义的事实，就是社会民主党工人以及许多社会民主党组织已与共产党员携手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拥护劳动群众的利益。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特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共产国际各支部，今后要尽力设法在国家范围内和世界范围内都达成统一战线的建立。

（三）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指出：各国共产党的工作和口号，对于广大的工人群众，同样对于社会民主党党员的革命影响日益增大。因此大会特责成共产国际各支部在最短期内铲除妨碍我们与社会民主党工人接近的关门主义余毒，并改变宣传鼓动的方法，把常常是空洞抽象而为群众所不大懂得的宣传鼓动加以变更，使之带有非常具体的性质，使之与群众的切身利益

和日常需要联系起来。

(四) 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指出共产国际许多支部在工作中有严重的缺点：统一战线策略实行的迟缓，不会动员群众力争部分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不懂得有进行斗争以保护最后一点资产阶级民主之必要，不懂得在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有建立反帝人民战线之必要，忽视在改良工会和法西斯工会以及资产阶级政党所建立的劳动者的群众组织里面的工作，轻视在劳动妇女中间的工作，轻视在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进行工作的意义，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给这些支部的政治帮助也未免迟缓。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因为顾及到，各国共产党负有使命来领导正在革命化的群众运动，他们的作用和责任日益重大，顾及到有将日常领导集中于各国支部本身之必要，因此，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议：

(1)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

(2) 有系统地帮助造就和教育各国共产党的干部及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使各国党当着事变急剧转变的时候，能根据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各次全会的决议而迅速地和独立地来正确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务及策略任务；

(3) 切实帮助各国共产党进行思想斗争，反对政治敌人；

(4) 帮助各国共产党去正确利用本身经验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可是不要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替代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5) 共产国际各最重要支部必须派遣有威望的代表来更积极地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日常工作，以保证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与共产国际各支部之间有更密切的联系。

(五) 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指出：在许多国家

内，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都轻视在青年中进行群众工作的重大意义，对这一工作做得薄弱，因此，特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提议采取有效办法来肃清许多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宗派式的关门主义，责成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加入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改良派和法西斯蒂政党以及宗教团体所建立的一切劳动青年群众组织（工会的、文化的、体育的）中去，并在这些组织内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去影响广大的青年群众，动员青年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劳役营，力争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力争青年劳动群众的权利，并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力谋建立一切非法西斯蒂的青年群众组织的广大的统一战线。

（六）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指出：最近几年来，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各国的危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和新战争的危險，全世界各国广大的工人以及一般的劳动群众，已经开始由改良主义转到革命斗争方面，已经开始由散漫零乱的状态转到统一战线方面来。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估计到：不管社会民主党个别首领如何反抗，劳动群众要求一致行动的趋向将要发展与前进，因此，特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在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全体劳动者人民战线去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新战争危险的斗争过程中，要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更加巩固本身的队伍和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到共产主义方面来。

（七）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指出：要把正在成熟的政治危机变成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就要靠各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中的力量和影响，要靠共产党员的努力和不怕牺牲的英勇斗争。现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内，政治危机正在成熟的过程中，此时共产党员最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任务，就是不要自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而要继续前进去争取新的胜利，扩大与工人阶级的联系，争得千百万劳动者的信仰，把共产国际各支部变成

群众政党，使共产党的影响普遍于工人阶级大多数，这样去保证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所必需的条件。

（选自《第三国际动向》，东方出版社1939年版）

一九四二年五一节〔节录〕

《共产国际》社论

1942年的五一节在最伟大的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时刻来到了。在今年的五一节，工人阶级能更好地检阅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动员各国一切力量参加到反对希特勒的生死斗争中去的日子。

今年，1942年，人们首先向红军，向举世瞩目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向坚守在抗击残暴的纳粹新式杀人犯的解放战争前哨阵地上的人民致以五一节的敬礼！

现在的问题不是仅仅关系到那一个国家或那一个阶级的命运，而是危及到一切国家的自由与独立。问题是要把一切国家从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拯救出来，这个凶恶的敌人一听到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声音就暴跳如雷。

这场为人类发展奠定基础的斗争正在缔造一个新的、强大的国际联合。过去，当工人们在五一节为国际主义团结的理想示威时，当要求全体劳苦大众团结起来的呼声传到各国时，这种思想常常在另一部分人中间引起误解和敌视。今天，为自由和进步而斗争的世界阵线的思想正在传播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

操纵机器的工人，埋头于书斋中的科学家，实验室里的研究员，农民和作家，教师和手工艺人，医生和艺术家——所有的人

都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希特勒威胁着他们的生存，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把人类在各个领域内所取得的自由精神和进步从德国法西斯的暴虐中拯救出来。在塞纳河和密西西比河畔，在长江和泰晤士河两岸，人们更加清楚地懂得，只有德国法西斯被彻底打败并消灭干净之后，他们才能呼吸到洁净的空气，享受到生活的乐趣。

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各国人民必须竭尽全力去争取胜利……

各国的利益坚决要求1942年成为最后的决定性斗争的一年。工人阶级在五一节中显示出来的战斗力量对于所有仍在犹豫观望的人是一个教育。1942年必定是希特勒主义垮台的一年。世界各国必定会在没有希特勒和希特勒战争的情况下跨进1943年。等待观望的时候已经过去，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有些人一直在进行人力和资源的储备，认为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实行各种合作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希特勒是注定要灭亡的，那我们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拿我们的生命去冒险呢？对于这些谨小慎微、善于盘算的人，对于这些消极应付的老手们，我们必须指出：人力和原料的储备确实非常重要，空间和时间事实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并且对希特勒来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人力和资源长期储存在那里，空间和时间也不用来进行战斗，所有这些因素就会失去它们的重要性。那些不想在战争中承担牺牲的人，那些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拖延战争上面的人，他们也许会成为这种拖延战争的牺牲品，成为饥荒、日益增长的困难和无休止的折磨人的战争灾难的牺牲品。

应该从红军和伟大的苏联的榜样中得到启发。源源不断的丰富储备事实上已经极大地帮助了苏联人民的斗争，并成为导致希特勒灭亡的重要因素。但这只是由于苏联人民在任何环境和任何形势下都不放弃斗争，只是由于他们抓紧每一分钟同敌人进行大

无畏的、灵活的和壮烈的战斗……

毫无疑问，美国和英国工人在庆祝五一节时决心在军工生产方面同他们的苏联同志展开竞赛，为打击希特勒生产更多的坦克、飞机和武器。毫无疑问，他们将最大限度地组织和联合起来，动员各部门的劳动群众和各阶层的居民为战胜希特勒而斗争。毫无疑问，他们将用行动来证明他们的决心：不但生产武器，而且用它来打击敌人；不但制造武器，而且为人民的事业拿起武器。

在被希特勒占领的国家里，工人们决心履行他们无产阶级的和民族的职责。他们将集中力量破坏敌人的军工生产和军需运输。他们将采取各种手段，包括纵火和爆炸来毁坏为侵略者生产的机器设备。他们知道，开展积极的群众斗争，组织反对法西斯奴役者的强大的罢工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最终他们将认识到，群众起来对敌人进行武装抵抗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在南斯拉夫，游击战具有真正的人民战争的特点和规模。在挪威北部，游击队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在法国，特别是在塞纳和卢瓦尔地区，一个游击战运动正在兴起。

因此，现实本身清楚地驳斥了这种完全错误的论点：据说游击战要求一定的自然条件——森林、沼泽地和交通不便的山区，在欧洲人口稠密的地区开展游击战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论调同法国投降派将领们的贩卖性谎言如出一辙，他们要人们相信象巴黎这样不设防的城市是不能守住的。但是，苏联人民已经向全世界表明，只要它的保卫者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每一个不设防的城市都能成为一座坚强的堡垒。同样正确的是，在各个被占领的地区，游击战开辟了人民武装起义的道路，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力量。抗击希特勒刽子手的人民武装起义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占领地区的工人阶级……

今年，德国工人阶级负有特殊的使命。让德国工人在这个五

一节中听到他们阶级兄弟的呼声，让他们听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不断的警告和尖锐的责问：德国工人阶级在那里？德国工人在那里？过去有个时期你们曾经走在最前列，你们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思想。你们的领袖中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你们强有力的手上，我们感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团结。可是，今天呢？希特勒正在用你们的双手去反对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政权。你们正在用你们的双手为嗜血成性的杀害工人的凶手制造武器。难道说，容忍盖世太保和集中营制度，恭顺地追随恶贯满盈的希特勒元首和他的一伙贪婪无厌的冒险家，工人阶级堕落到逆来顺受、毫无气节的地步，你们德国工人竟然会认为这样做是同你们的荣誉、良心和切身利益相容的吗……

德国工人和广大的各阶层人民一起投入到反对希特勒战争和推翻希特勒统治的决定性的斗争中去，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德国工人拒绝承担为战争效劳的苦役，进行日常怠工并破坏生产，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他们利用原料的不足和机器的磨损在生产中制造千百次事故，组织军事行动，在工业企业中举行罢工，也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

恐怖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没有一个人敢说纳粹的恐怖在挪威和法国比在德国本土较为温和些，但是挪威和法国的工人敢于使用一切手段反抗纳粹刽子手。如果德国工人真正认识到希特勒正疯狂地把德国拖向毁灭的道路，他们一定会醒悟过来。他们将会猛醒，并向德国人民指出拯救自己、结束战争，建立一个新的、幸福的德国的道路。

德国工人和德国人民可以相信，打败希特勒、推翻可耻的法西斯暴政将会使德国获得解放。全世界工人和各个国家决心一举赢得持久的和永远的和平，他们只是要消灭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全世界的工人希望看到德国加入到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中来，他们希望不是在战争和破坏中，而是在创造性的劳动中看到他们和德国

的解放。

1942年的五一节将使德国工人回想起过去的光辉斗争岁月，
召唤德国工人阶级同希特勒的战争和奴役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
.....

对整整一代人来说，五一节是工人增强对自己力量的信心、
感到自己同千百万阶级兄弟在一起的日子，是工人觉悟到自己是
属于一个强大的战斗集体的日子。1942年的五一节意义是无比伟
大的：今年，这是一个团结所有人民、联合一切珍视自由的正直
人士为保卫他们的美好生活，为神圣的反法西斯解放战争，为全
体人类的事业而斗争的节日。这一天，每一个战斗者的尊严感、勇
气和决心必将克服一切疑虑。共同任务的崇高信念必将淹没一切
渺小的利己主义动机。一切进步的和热爱自由的力量的团结必将
把最高的决心变为行动。

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与苏联人民和红军的空前伟大的斗争相
结合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这就是1942年五一节的战斗呼声和
战斗口号。

（译自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
第3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英文版，第
472—476页。王兴斌译）

附录 珍妮·德格拉斯在《一九四二年 五一节》一文前加的说明词

自1940年4月以后，共产国际不再发表往常那种庆祝五一节
和革命纪念日的宣言。除了继续出版它的刊物外，实际上已看
不到共产国际在外面公开活动的迹象。德尔加多写道：“我们一
直在等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指示，但是没有人来过问我们。共产国际

只不过是一座大楼，一个牌子，加上几百个分发报刊的工作人员。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战争爆发后人们知道，1941年夏，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马其顿问题上，特别是在保加利亚党是否有权吸收马其顿的南斯拉夫部分的党组织问题上彼此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争端被提交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委会作出了有利于南斯拉夫的决定，在它的答复中提到南斯拉夫党的游击战策略的正确性。早在1929年巴尔干共产党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一致同意把联盟内部各党之间的争端提交给莫斯科处理。

下面的原文出自《共产国际》社论，并转载于《世界新闻与评论》杂志。

希特勒进攻俄国后，各国共产党迅速改变了他们的策略。英国共产党组织了一系列讨论增产办法的会议，以代替原定在1941年8月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英共把它的精力转向“发动舆论去对付妨碍联合作战行动的各种表现”，“对英国工人来说，不仅需要支持政府援助苏联的措施，而且需要行动起来确保最大限度的生产”。“为了避免误解”，在补缺选举中共产党撤销了它的候选人名单。“为了实现打败德国法西斯的共同目标”，必须建立“以丘吉尔政府为中心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必须“对过去曾经与我们产生过磨擦的人士和组织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独立工党在补缺选举中提出一名候选人与国民政府的候选人相抗衡，就被认为是“玩弄希特勒的阴谋”。1941年7月，英国共产党发起了“第二战线”运动。它在一份关于殖民地与战争问题的声明中说，殖民地的人民能够推动争取自由的斗争的胜利：“他们将懂得为了打败希特勒需要立即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阵线。在当前，这个任务高于一切。”英共对甘地继续强调为反对英国统治而斗争的“狭隘”意识和“非现实主义”精神表示遗憾，认为同战争持对立态度“有损于印度人民的真正利益”。

法国共产党在1941年6月22日以后宣布：“对我们来说，法国不再划分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激进派，天主教徒，或戴高乐派。对我们来说，唯一的只是同希特勒及其代理人作斗争的法国人。”法共放弃了原先“既不要丘吉尔，也不要戴高乐”的口号，赞成“英国万岁”的口号。帕德默谈到，美国共产党“厚着脸皮呼吁黑人停止要求在军工部门就业、实行同工同酬和废除军队中种族隔离的鼓动”，他们指责这种鼓动是“破坏军事行动”。美国社会主义领导人诺曼·托马斯号召继续为黑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在纽约《工人日报》上他被说成是“第五纵队分子和法西斯主义的急先锋”。一个著名的美国共产党人写道：“在美国，不存在有经济上不同的阶级，而只有一个阶级——美国人。”美国和平动员组织改名为美国人民动员组织，并于不久后自行解散。白劳德说，他认为“最光荣的人”是被叫作工贼^①的人，罢工是“对我们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印度共产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公开举行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印度为同盟国的事业而斗争》。1943年5月在孟买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它有1,600名党员。1943年五一节时，共产国际机关报的社论欢呼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和抵抗运动的发展。社论呼吁“在欧洲战场发起决定性的军事行动”，“绝大多数的德国工人仍在为希特勒出力……必须坦率地指出，希特勒分子的力量在于德国群众，主要是德国工人的软弱无力”。

1941年10月，共产国际总部迁往乌法（在那里被称为“第205号科学研究院”）。它的一个学校也设在乌法列宁学校的路上。在乌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先后有曼努伊里斯基、陶里亚蒂、马蒂、皮克和弗洛林。

^① 原文为Strikebreaker，这里是指破坏罢工的人，或指代替罢工者工作的人。——译者注

1941年底，在华沙出现了一个新的波兰共产党。在它的最早一批文件中，宣布该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族的、非宗派的党，它与共产国际不发生联系。

（译自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
第3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英文版，第
471页。王兴斌译）

各国共产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主席团解散共产国际 提议的决议〔节录〕

（1943年）

英 国 共 产 党

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这一提议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生死攸关的战斗开始之际，是在同盟国全部力量应集中于唯一的目标——打败法西斯和防止持久战争危险的时刻作出的。这一提议是符合逐步同法西斯进行较量的这场斗争的迫切要求的。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巩固民族团结和国际团结，并从而增强胜利的希望，这种希望正支配着各同盟国以及法西斯压迫下的各国人民思想和行动。由于反法西斯群众斗争的发展，由于个别国家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性质十分复杂，也由于各国共产党的成长，事情越来越明显，正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自己的决定中所指出的那样，“为最迅速战胜敌人所需要的民族高潮和群众动员，是能够由各个国度工人运动的先锋队……最好和最有成效地实现的”。

英国共产党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提议，并建议行将举行的代表大会批准这一决定……

南斯拉夫共产党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后声明，它完全同意这一提议，而且也同意这一提议的理由。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深信，这一历史性决定将在最近期间，在战胜人类的共同敌人——法西斯的斗争中产生巨大的效果。由于共产国际的援助，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党，她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已经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赢得了南斯拉夫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同情。党将一如既往地、不惜在反法西斯斗争、争取南斯拉夫受奴役的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所要求于她的一切牺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尽自己为人民所负的职责。南斯拉夫共产党将依旧忠于国际主义原则。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赞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的提议……

解散过时的国际性联合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共产国际，既有利于更加广泛地联合国内的一切力量，也有利于联合世界范围的一切力量为消灭希特勒暴政而进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斗争。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今后也将为从希特勒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此目的，她将尽力做到在工人阶级和民族内部(不分党派和社会派别)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在加强同希特勒占领者和叛徒作斗争以及在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强大盟友

苏联保持牢不可破的友谊的基础上，扩大和巩固民族解放运动。

比利时共产党

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的提议表示同意。

中央委员会指出，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20余年中，无论对比利时共产党，还是对比利时工人运动，都给予了无法估量的帮助。

中央委员会重申，比利时共产党继续并千方百计地加强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意志是不会动摇的……

西班牙共产党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欢迎并赞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的提议。我们在通过这一决定时，也表示了我们对共产国际的感激心情，因为共产国际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精神教育西班牙共产党和建立大型的全国性政党——她在争取西班牙自由和独立的战争中经受了考验——的事业上支援了西班牙共产党……

解散共产国际使我们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的章程及历届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将更加加强西班牙共产党的民族特性和促成无论国内，也无论国外的所有西班牙爱国者的联合，推动为争取西班牙的自由与独立而斗争的一切民族力量的发展。

保加利亚共产党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赞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的提议，而且完全同意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决定中所阐述的理由……

因为保加利亚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武装起来的，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思想政治上的帮助，所以她成长为国家的社会及政治生活中于保加利亚人民有利的重大因素……

在当前反对国家自由与独立的掘墓人和敌人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斗争时期，保加利亚共产党号召所有工人、农民、城乡劳动者、人民和军队中的所有爱国者，不分党派与观点，为实现祖国阵线拯救国家的战斗行动纲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推翻掌权的亲希特勒匪帮，粉碎保加利亚同希特勒结成的能招致毁灭的可耻联盟，并把德国军队和盖世太保的匪徒从保加利亚国土上驱逐出去，让保加利亚能够自由地、独立地加入世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

德国共产党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提议及它所援引的理由……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的历史性决议发表后，德国法西斯骗子、强盗和杀人犯这帮坏蛋竟象受了致命伤的野兽一样号叫了起来，这并不奇怪。从德国法西斯军队一味败退时起，从它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遭到史无前例的毁灭性打击和在北非遭到惨败时起，被吓得丧魂落魄的希特勒手下的头子们，就象当场被抓获的暴徒一样，妄图把德国人民同他们毫无指望的罪恶勾

当拴在一起。他们妄图就以这种无耻谰言来破坏各国热爱和平与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联盟。共产国际的解散使希特勒野蛮人失去了造谣的借口，戳穿了德国法西斯分子散布的似乎莫斯科干涉了别国事务的谎言……

解散共产国际大大促成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完成最迫切、最刻不容缓的任务：建立德国劳动人民及一切反对希特勒和反对希特勒继续进行罪恶战争的正直德国人的统一战斗运动。

意大利共产党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获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作出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对这一提议表示赞同。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一提议是正确的适时的措施，这一措施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巩固为把全人类从野蛮状态，从希特勒和法西斯暴政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力量的统一。

其次，决议中说，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将给予为拯救国家免遭灾祸而斗争的意大利工人阶级和人民以巨大的援助，而墨索里尼制度是注定使国家遭受灾祸的……

这一行动解除了各个工人集团间存在的误解和分歧，也一定会促进和加速为粉碎法西斯制度以及为和平而斗争的所有工人和所有劳动者实现团结的事业。它将加速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在消灭法西斯暴政之后，这个政党应该成为，也一定会成为建设自由意大利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那里，人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共产国际的解散一定会在为自由与和平，为最终消灭使意大利民族蒙受耻辱并遭到破坏的金融寡头和法西斯暴政而斗争的强大民族阵线中，加速和巩固各族人民力量的联合……

奥地利共产党

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和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对共产国际的章程及历届大会决议所负的一切义务。中央委员会确信，所有在希特勒肆虐最严重条件下进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奥地利共产党员会赞成这一提议。

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的解散粉碎了破坏奥地利工人运动团结的敌人手中一个蛊惑人心的论据，这样，也就促进了奥地利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奥地利工人阶级在奥地利人民的民族解放中是负有重大使命的。解散促进所有奥地利反法西斯战士和爱国人士（不分党派及观点）的统一，以便为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异国统治和奥地利的叛徒，为奥地利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匈牙利共产党

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

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反对希特勒在匈牙利的走狗的斗争。这些走狗企图虚伪地把自己参加希特勒的掠夺战争同他们对共产国际的敌视联系在一起。共产国际的解散也促进了国内所有反希特勒力量的团结。相当大一部分准备同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的反对德国的活动家拒绝同匈牙利共产党人合作，因为他们把匈牙利共产党人隶属于共产国际看作是共事的障碍。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匈牙利共产党人便有可能卓有成效地为团结所有的民族力量而奋斗，以便使匈牙利停止参加希特勒的掠夺战争。

波兰工人党

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后指出：

（一）这项提议符合国际形势的要求，符合根据这一形势得出的工人运动的战略。

（二）它将促进反希特勒联盟的团结。这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三）它应能促进共产党在一些国家形成工人运动的统一，而且也应能促进反法西斯民族阵线的团结……

瑞士共产党

瑞士共产党获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

瑞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赞成这一提议并决定加入瑞士社会主义联盟（利昂·尼科勒为主席），因为联盟的一贯有利于统一的社会主义政策完整地保全了日内瓦工人运动，且保证了该运动的成功。

爱尔兰共产党

爱尔兰共产党全国书记处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提议并承担义务：想尽一切办法协助反希特勒同盟的军事努力和促进全国工人运动的团结。

阿根廷共产党

阿根廷共产党执行委员会认为，解散共产国际能促使所有反法西斯力量接近，而且有助于巩固各国人民间保卫人类进步和文明的民族团结运动。各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粉碎主要敌人法西斯和各个国家中的法西斯走狗。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完全符合当前局势的，因为我们考虑到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早在1939年6月就曾规定，此后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确认，共产党同工人组织及国际组织的关系只能是兄弟的关系。

墨西哥共产党

墨西哥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中说：

(一)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表了一份内容为解散世界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提议的文件。墨共根据这份文件中所阐述的理由，表示同意这一提议，因为它是反法西斯，争取各民族自由自决的殊死斗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二) 墨西哥共产党将维护自己的存在，且将为反法西斯的民族统一，为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和为把国家充分动员起来，以实现战争目的，直至彻底粉碎希特勒主义而奋斗。

乌拉圭共产党

在乌拉圭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出的解散共产国际的提

议。”

接着在决议中强调指出，“乌拉圭共产党的全部工作都献给了保卫祖国的事业。这项工作过去曾促进，现在仍在促进国家的重大问题的解决，推动国内形成正常的宪法环境。这项工作有助于组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争取幸福的重大战斗”……

决议的结尾部分号召企业、城市和农村中所有的党组织讨论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并讨论一切准备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所有教派和其他派别如何取得团结一致的问题。

智利共产党

智利共产党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在针对这一问题所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给了法西斯以致命的打击，也为人民运动提出了新的任务。其次，声明强调了共产党的真正民族特性，并确认，党的活动今后也将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鼓舞。

古巴革命共产主义联盟

古巴革命共产主义联盟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如下声明：

“革命共产主义联盟欢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交给共产国际各支部批准的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

声明接着说，古巴革命共产主义联盟——于1939年由古巴共产党（她为了加入新党而在实际上和法律上解散之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同“革命联盟”党（未加入共产国际）合并而成——对共产国际一贯怀有好感，并高度评价它在反对法西斯及法西斯发动的压迫和掠夺战争的斗争中，在动员与联合各国工人方面所

作的努力。执行委员会指出，共产国际的影响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在古巴的传播，促进了工人运动中先进分子的自觉深化，从而终于成立了古巴共产党。共产国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免遭机会主义者的歪曲和庸俗化……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就已经产生了一个问题：必须重新估价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现有形式。古巴共产党遵循这条道路，早在1939年就已作出结论说，她应该加入现在已经加入的革命共产主义联盟。执行委员会根据古巴的亲身经验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是理应受到赞同和欢迎的……

哥伦比亚共产党

哥伦比亚共产党领导赞成解散共产国际和联合各种民族力量，以彻底粉碎法西斯主义而不懈斗争的提议。

澳大利亚共产党

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一致赞成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我们确信，通过这一提议会导致巩固澳大利亚的反法西斯阵线。我们必须作出更大的军事努力，给敌人以新的打击和成立所有工人组织的统一阵线。

印度共产党

印度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完全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和解除各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章程及历届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

印度共产党是在国际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国际的纪律和思想鼓舞党去反抗迫害、造谣中伤和孤立党的各种企图，并帮助她成长为一股为我们的祖国服务，为我国人民服务的巨大力量。共产国际比任何其他组织都迫切希望联合起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去同法西斯作斗争。共产国际的解散将有助于各国共产党联合这些国家人民彻底粉碎法西斯轴心国的事业。代表大会欢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认为这是共产国际采取的果敢步骤。这一步骤是符合伟大的革命建筑师列宁的政策精神的。

印度共产党向所有兄弟党致敬，并宣誓为建立民族团结，为组成保卫印度民族政府而不倦地奋斗，以便我国各族人民能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合作，向轴心国发起最后冲击，为各国人民都能获得自由前进。

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

“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对共产国际的章程及历届大会所负的义务’的提议后，在党的各个主要组织代表参加的5月23日大会上一致决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

决议说，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有义务代表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员向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他们多年来高举反法西斯斗争的旗帜，给予争取世界自由、争取各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事业以无法估量的帮助。

中央委员会认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是共产国际政策演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共产国际向来，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力图按照各国共产党成长的情况保证它的各个支部能最大限度地独立解决它们面临的国内问题。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责成执

委会要“从各个国度的具体情况及特殊条件出发，同时避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事务”。

毫无疑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加强了同希特勒主义作斗争的同盟国。这项决定加速了轴心国及其附庸的崩溃，给他们企图在反对共产国际和所谓共产国际干涉别国内政的幌子下掩盖其真正帝国主义目的的整套宣传以毁灭性的打击。共产国际的决定也能促进联合并动员每个国家内部的群众去反对希特勒主义这一事业，同时也能增强世界自由力量之间的团结一致。这项决定有助于各国人民胜利后建立一个每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命运的世界。

中央委员会代表叙利亚和黎巴嫩全体共产党员保证，共产党将团结全世界一切自由力量继续进行自己的民族斗争，并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既要加倍支持盟国——英、苏、美和战斗的法国——在军事方面的努力，也要加倍支持为把希特勒蹂躏下的世界拯救出来的所有国家和民族在军事方面的努力。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164—175页。王文译，唐
慕文校）

第十五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的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情况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件〔节录〕

(1936年11月25日)

大日本帝国政府与德国政府认为，苏联政府力图实现共产“国际”之宗旨，且有意以武力来达到这一目的，——

确信，这不仅对各国之生存，且于世界现有之和平具都构成最严重之威胁，

为维护双方之共同利益，兹商定以下各项条文：

第一条 若缔约双方之一遭苏联无端进犯，或面临此类无端进犯之威胁，则缔约之他方不得有任何可供苏联缓和其困境之举措。

一旦发生上述之进犯或面临此种进犯之威胁，缔约双方得立即磋商必要之防御措施。

第二条 缔约双方在本协定有效期间非经相互同意不得与苏联签定与本协定精神不符之任何政治条约。①

第三条 本协定用日德两种文字各书一份，且两份同具相等之效力。本协定与《反共产国际公约》同时生效，其有效期亦与该公约相同。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252—253页。黎扬译)

① 当1939年3月23日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日本曾根据此项条款向德国提出抗议。

匈牙利向法西斯德国宣战

(1944年12月28日)

匈牙利人民从一开始就谴责巴尔多希政府未经议会同意而非法发动的反对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罪恶战争。这次牺牲了几十万匈牙利士兵的战争根本违背匈牙利人民的利益和传统，而仅仅对德国人有利。除此之外，德国于1944年3月19日还从背后向匈牙利发动进攻，并占领了这个国家。1944年10月15日，德国通过武装叛乱把匈牙利人民所唾弃的卖国贼萨拉希扶植上台，以便阻止匈牙利同民主大国签订停战协定，从而对我们的祖国犯下了野蛮的罪行。

德国人剥夺了匈牙利的独立，践踏了匈牙利的民族主权，把成千上万的匈牙利爱国者投入监狱并加以处死，他们把匈牙利的民族财产抢劫一空，毁坏了我们的国家，把它变成了废墟，他们把匈牙利青年赶往德国，让匈牙利妇女挖战壕，把匈牙利部队编入德国军队，强迫他们为德国人的事业流血。

临时国民政府注意到这一切，因此，为了实现匈牙利人民的意愿，它谨根据它为贯彻自己的纲领而从临时国民议会取得的全权宣布，废除同法西斯德国签订的一切协定，断绝同它的一切联系，并向它宣战。临时国民政府声明，它将站在苏联及其盟国一边（动员国家全部后备力量）把战争继续下去，直到各结盟的大国完全战胜德国为止。只有这个胜利才能保证匈牙利独立。临时国民政府通告匈牙利人民，为了签订停战协定，它已向苏联政府和同苏联结盟的大国政府提出了请求。

临时国民政府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37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二、战前的反法西斯斗争

法国共产党与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统一行动公约^①〔节录〕

（1934年7月27日）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社会党常务执行委员会感到振奋的是，双方都愿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共同斗争。

显而易见，只有劳动群众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共同行动，这一目的才能达到。因此，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社会党和共产党组织这种共同行动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三十年代，法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其结果是阶级斗争急剧激化，造成了深刻的政治危机。在政治危机期间，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特别严重，1934年2月6日法西斯暴动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例，它使法国人民认识到，已经到了非把全国一切反法西斯民主力量团结起来不可的紧要关头。1934年2月期间人民战线运动事实上已经形成，因此法国共产党认为以后的主要任务乃是通过在各企业建立反法西斯基层委员会的办法自下而上，再通过与社会党及其他党派达成协议的办法自上而下地巩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及人民阵线。经过多次拒绝之后，社会党首领终于在普通党员群众的压力下答应与共产党开始谈判。1934年7月27日，以多列士和杜克洛为首的法共代表团及以勃鲁姆和热罗姆斯基为首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代表团在巴黎签定了《统一行动公约》。这一协议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因为它巩固了在反法西斯斗争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形成的，作为人民阵线基础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

面对法西斯给劳动居民构成的威胁、面对武装匪帮对无产阶级策划的蓄意侵犯，共产党和社会党认为有必要根据共同协议采取坚决行动，并作如下规定使行动方式和条件更加明确：

1. 由社会党和共产党签定《统一行动公约》，根据公约规定，两党有责任采取一切手段（组织、刊物、积极分子、代表等等）共同组织并参加全国性运动，运动的目的如下：

（1）动员全体劳动居民反对法西斯组织，以便解除其武装，遣散其成员。

（2）维护各项民主自由权利，要求比例代表制，要求解散议院。

（3）反对军事准备。

（4）反对政府颁布的各项法令。

（5）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法西斯恐怖，争取释放台尔曼、卡尔·西茨及所有在押的反法西斯战士。

2. 运动将以下述方式进行：共同举行群众大会，尽量吸收各地区和企业参加；通过自卫手段保证工人集会及示威游行和所有组织及积极分子的安全，以便动员群众上街参加游行示威和反示威，同时也要随时注意把精神、物质和道德等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使上述行动的规模不断壮大，声势不断加强。

反对各项法令的运动也将以同样方式（群众大会及示威游行）进行，但也要进行组织及宣传鼓动工作，通过这种办法来扩大反对法令的行动并使之战斗化。

如果在这些共同行动过程中某一党的党员不得不同敌人——法西斯分子——进行战斗，另一党的党员要对盟友进行支援。

3. 在这些共同行动过程中，两党要互相克制，对真心实意参加共同行动的组织 and 积极分子不要进行抨击。

但是，除共同行动之外，每个党都有充分自由，可以单独组织各自的宣传活动以壮大该党的队伍，但在进行这种宣传时不得

发表任何敌视或污辱对方的言论。

至于两党共同安排的发言，则只能谈共同的目的，不能变成涉及两党理论和政策的争论……

成立协调委员会，由两党各派7名代表组成，目的是确定共同组织的示威游行的性质。该委员会将调解可能发生的纠纷和冲突。该委员会的决定将载入议定书并经共同校订，通知劳动群众。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73—375页。黎扬译）

法国人民阵线纲领^①

（原载1936年11月1日《人道报》）

政治要求

一、维护自由

1. 普遍实行大赦。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三十年代深刻的慢性工农业危机使工人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使法国的阶级矛盾尖锐到极点。法国无产阶级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各阶层劳动居民的支持下奋起斗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大垄断组织的走狗的威胁。在人民群众为反对法国法西斯分子1934年2月试图武装夺权的共同斗争中，出现了人民阵线。这一由法共领导的群众性反帝反法西斯运动在以后几年当中有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并在法共的倡导及积极参与下制定了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虽然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却反映了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的利益，所以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人民阵线的纲领在1936年国会选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参加这一阵线的党派在这次选举中获得了胜利。

2. 惩治法西斯团体。

(1) 依法切实解除准军事组织的武装并解散这类组织。

(2) 如有挑衅、暗杀或蓄意侵犯国家安全等事件发生，当依照法律规定采取措施。

3. 整顿社会生活，整顿的办法主要是公开宣布国会议员不能兼任其他政府职务。

4. 刊物：

(1) 废除限制自由发表意见的苦役法及非常法令。

(2) 通过立法手段整顿刊物，以便：

(甲) 保证采取有效措施反对诽谤、恫吓。

(乙) 保证报界人员的正常生活条件，以便责成他们说明自己的经费来源，杜绝可耻地滥登金融广告的可能，防止建立报界托拉斯。

(3) 建立国有无线电广播电台，使消息的报导准确可靠并保证所有政治及社会组织享有平等的广播权利。

5. 工会的各项自由权：

(1) 采用并遵守工会法。

(2) 尊重妇女的劳动权。

6. 教育与信仰自由：

(1) 不仅要颁布必要的法令维持现行民众教育，而且要进行改革，如把义务教育期限延长到14岁，对中等教育原则上也要免费，但必须择优行施等。

(2) 保证全体人员，不论学生或教师都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学校中立、非宗教教育及所有教师的公民权利等等，尤其不得侵犯。

7. 殖民地：

成立国会委员会，负责调查法国海外领土，特别是法属北非及印度支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状况。

二、维护和平

1. 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劳动群众，共同协力维护并促进和平。

2. 在国联范围内进行国际合作保证集体安全，办法是规定什么是侵略，一遇侵略立即共同制裁。

3.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首先达成限制军备协议，然后再同时进行有监督的全面裁军，从而造成一种缩军局面以便在这一基础上从军备世界走向和平。

4. 实行军事工业国有化，取缔私人军火交易。

5. 废除秘密外交。在国际场合提出倡议并举行公开谈判，使退出国联的国家重返日内瓦，但不得侵犯国联的基本原则：集体安全和不可分割的和平。

6. 更加灵活地运用国联盟约规定的程序，使全世界都能对危害普遍和平的条约进行审查。

7. 按法苏条约原则推广公约体制，欢迎各国家都来参加，尤其是东欧和中欧各国。

经济要求

一、恢复遭到经济危机破坏或削弱的 购买力反对失业和工业危机

在不减少工资的前提下缩短每周工作时间。

建立劳动者年老退休制（享有足够维持生活的养老金），便于吸收青年参加劳动。

迅速实行大规模城乡公共工程计划，为此目的可吸收地方资金同国家和某些集体一道出力。

农业和商业危机的对策

结合反投机倒把及物价上涨恢复农产品原来价格，以便缩小批发与另售价格之间的差距。

成立负责谷物销售的国家经纪局，使投机商不能对生产者进行非法勒索。

扶助农业合作社，由国家氮、钾肥料销售局按成本供应肥料。过磷酸钙和其他肥料要经过检查和批准才能出售，扩大农业贷款，降低地租。

废止强行查封财产，减轻税务负担。

设立国家失业基金。

修订贸易场地租纳法。

希望完全彻底并尽快取缔非常法令所规定的一切不公平的措施，在此以前应立即取缔使其打击面受上述法令之害最甚的那些措施。

二、反对掠夺储蓄存款， 成立健全的信贷组织

对银行股东的职业进行登记。

对银行和股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进行登记。

对股份公司负责人的职权重新进行登记。

禁止退休的或编外的官员充当股份公司理事会的理事。

为使信贷和储蓄不受经济寡头控制，把“法兰西银行”——目前属于私人——改成“法国银行”（即收归国营——译者注）。

撤销董事会。

按银行资本总额发行债券交投资者持有，同时也要采取措施保证小持有者的利益。

三、整顿财政

结合军事工业国有化对军事订货加以重新审查。

对民政及军事行政机关滥用资金，要追究责任。

设立退伍军人保证金。

对税收制度进行民主改革，以便减轻捐税负担，使经济得以繁荣并利用向大资本家征税的办法开辟新税源（对超过75,000法郎的收入普遍征课高额累进制所得税并重征遗产税，即征课垄断组织所得的利润并避免提高日用必需品价格）。

反对少报动产额，为此目的规定向国库登记的外流资本需经国会表决批准，并予以免税。

对资本输出加以监督，对隐匿资本的罪行严加惩处，直至没收收藏匿在国外的全部财产，或在法国没收相等数量的财产。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75—378页。黎扬译）

雅各·杜克洛就法国共产党准备 参加人民阵线政府在众议院 发表的演说^①〔节录〕

（1937年6月30日）

共产党不愿把自己的活动仅限于发表意见和提出批评，所以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36年底到1937年初法国国内局势极其紧张，所以人民阵线必须解除法西斯团体的武装，采取坚决措施防止资金“外逃”并使财政巨头按新税法纳税。根据这种情况，法国共产党力求建立一个确实能够实现人民阵线纲领的人民阵线政府。因此在法共中央和共产党议会党团1937年6月15日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共产党准备参加上述政府的决议。

毫不含糊地发表如下声明：它准备在人民阵线式的政府中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来实现大多数选民在选举期间表示赞同的纲领……

为了将来的前途，为了挫败反动派迫害我们的阴谋，我们在最近一年之内为挽救人民阵线联盟作出了不少牺牲。

我们明白，现在我们共同的敌人巴不得把我们拆散，以便强迫我们接受“赖伐尔主义”，并为建立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决不容忍的法西斯独裁扫清道路。

正因如此，我才着重指出，只有依靠人民阵线的纲领及符合该纲领精神的各项措施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同时我也表示，共产党议会党团将本着人民阵线联盟的精神，怀着坚定的信念行使表决权，相信法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一定能迫使资本主义寡头集团后退并能事先作出抉择、采取符合人民利益的行动。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79页。黎扬译）

法国共产党议会党团论同 希特勒德国作战^①

（1939年8月26日）

苏联忠实于自己的和平政策，采取措施来瓦解勾结起来反对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放弃了集体安全和同苏联结盟的政策，走上了同希特勒德国进行反苏勾结的道路。与法国统治集团反人民的政策相反，法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决捍卫本国的民族利益。下面引述的法共中央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在1939年8月25日举行的共产党议会党团会议上的声明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

共产国际的侵略集团……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慕尼黑协定的阴谋注定要遭失败。但是，如果希特勒胆敢不顾一切来发动战争，那就让他牢牢记住，迎击他的将是团结起来的法国人民，首先是决心捍卫国家安全和各国人民自由与独立的共产党人。

正因如此，所以我党拥护政府采取措施保障我国边界安全，必要时对可能遭受侵略的盟国给予所需支援。

正是由于我们关心法国的和平与安全，所以我们希望订立法英苏同盟条约，我们认为这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十分必要。

考虑到这些重要情况，共产党人号召所有法国人全都团结起来，迫使法西斯战争贩子缩回他们的手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79—380页。黎扬译）

附录 法国政府关于取缔共产党 刊物的法令^①

（1939年8月26日）

第一条 从依照国家战时组织法（1938年7月11日成立）第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虽然法国共产党准备积极进行反希特勒法西斯斗争，保卫法国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但是法国政府还是通过了一项由司法部和内务部签署的法令，以便借口危害社会秩序和民族利益向某些报纸和宣传品开刀。而且早在1939年8月25日就根据这项法令没收了共产党出版的一万份《今晚报》和《人道报》8月26日版的纸型。根据同一法令，共产党所有刊物统统遭到取缔，所以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只能处于地下状态。但是对于那些亲希特勒的刊物，政府却并未利用这项法令加以没收或取缔，所以这类刊物在法国依然大量存在。

一条所列情况开始执行该法所规定的某些措施之日起，巴黎警察局长及各省省长可以下令以行政手段没收一切载有危害国防言论之报纸及宣传品，使其不能公诸于世。

同样，内务部也有权颁布命令禁止出版任何报纸或期刊。

一切违反本条第二段所述命令之行为得处以1—6个月之监禁及1,000—10,000法郎之罚金，再犯时加倍惩处。

第二条 本法令将援1939年3月9日成立之法律规定，提请两院批准。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80—381页。黎扬译)

西班牙人民阵线纲领^①

——1935年6月2日霍兹·狄亚士的发言

1. 无代价地将大地主、教堂和修道院的土地收归国有，立即无偿地把这些土地交给贫农和农业工人。

2. 解放西班牙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少数民族。给予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加里西亚等少数民族以及一切受西班牙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以自决权。

3. 普遍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增加工资，遵守集体合同，承认阶级斗争工会，工人享有言论、集会、游行以及其他各项充分自由）。

4. 释放一切被监禁的革命者。一切政治犯全部大赦。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01页。黎扬译)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是从1935年初开始形成的，共产党是建立这一组织的发起者。1936年1月16日，签定了人民阵线公约，形成了无产阶级、农民、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联盟。

莫斯科支援西班牙人民群众大会的呼吁书^①

(1936年8月3日)

苏联首都莫斯科市参加群众大会的12万劳动人民向英勇捍卫民主共和国和祖国独立的西班牙人民表示兄弟般的同情，支援他们反对德、意法西斯走狗和西班牙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即法西斯将军们发动的叛乱。

莫斯科劳动人民坚信，有了牢固的统一的人民阵线，西班牙人民在反对法西斯恶魔及其外国庇护者的崇高而英勇的斗争中必将大获全胜。

莫斯科劳动人民呼吁苏联劳动人民筹募基金，援助手持武器保卫西班牙民主共和国的西班牙战士们。

西班牙的自由和独立万岁！

西班牙民主共和国万岁！

打倒血腥的法西斯！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01页。黎扬译)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36年2月16日，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过了5个月，代表大地主、金融寡头和外国反动派利益的军事集团于1936年7月18日起反对人民阵线。全国劳动群众走上武装斗争道路，同企图消灭西班牙共和国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西班牙人民英勇的反法西斯斗争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一切民主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

1936年西班牙的土地改革法令^①〔节录〕

(1936年10月7日)

第一条 凡直接或间接参加过反共和国叛乱的一切人等在1936年7月18日以前所拥有的地产，无论规模大小和使用方法如何，一律予以无偿没收。

第四条 根据第一条规定所没收的土地，使用权归该市区或邻近市区的农业工人和农民所有……

参加民兵队伍或志愿军团的每个战士，凡是在本公社市政局内被定为农业工人、小佃农或自耕农者，在分配长期使用的土地时优先照顾……所分土地应当保证足以养活其家属。

凡根据本决定分得土地的人，如果加入农业工会组织或愿意成立这样的组织，可以合并他们的土地，以便从事集体耕作。

上款所谈的优先权，首先给予烈属、以及在共和国军队服役期间丧失劳动能力的伤员和残废军人的家属。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02—403页。黎扬译)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根据农业部长、共产党员维森特·乌利伯的提议通过的1936年10月7日法令，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村中最重大的革命改革。

根据这个法令，农业工人和小农得到5,423,212公顷土地，这些土地分给了376,787家农户。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6年

12月全会公告〔节录〕

1. 必须使各派力量都有代表参加，并由这些代表负责监察民众意见执行情况的现政府拥有充分权力，并使各位公民及一切团体都无条件地执行现政府及其所属机关的命令。

2. 必须立即实行义务兵役制，唯有用这种办法才能迅速建立起一支人数众多有组织有纪律、战斗力强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的领导应从军人和公民当中选派忠于共和国、忠于人民的指挥员担任；指挥员应当受到尊重，他们的命令应无条件地执行。

必须为这支将在各条战线上作战的军队成立总参谋部和统一的司令部，而且要把群众信得过的、其命令能得到无条件执行的各党派和各工会组织最有才能的优秀代表人物集中于这个统一的司令部之中。

3. 必须通过宣传解释工作阐明这场战争的意义，从而在后方建立起铁的纪律……

4. 必须把我国各主要工业部门，首先是军工部门收归国有并进行改组，以便供应前线 and 后方一切必需品；所有忠于人民事业的工会、政党和各位公民都必须利用自己的影响来达到一个目的：为了加快胜利步伐尽可能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

5. 应该成立一个有人民阵线的所有技术人员和专家们的代表参加的整个工业和经济协调委员会，以便由这一最高国家机关来指挥并领导产品生产，而且要使所有人都执行它的命令。

6. 应当对产品生产实行工人监督，而且工人监督机构也要按工业协调委员会拟定的计划进行活动。

7. 农业应提供按农民组织、各党派和人民阵线组织三方代

表制定的计划，充分供应前线和后方所需的产品……

8. 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西班牙全国人民、我国所有一切健康和进步因素都在进行斗争，保卫自己的自由免遭祖国叛徒们的卑鄙无耻的进攻，防止妄图奴役西班牙的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法西斯主义武装力量的入侵。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04—405页。黎扬译)

“胡安·马尔科”营致 第八国际旅的贺信^①

(1936年)

在我营编入第八国际旅之际，我们心里充满愉快和激情。因为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和欧洲的优秀儿女一起战斗了。Salud!

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的同志们，在光荣的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旗帜下同我们一起战斗的各国战士们！虽然我们的语言不同，但我们却心心相通，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同剥削和贫困、地主和银行家以及法西斯匪徒进行斗争，因为他们破坏我们的家园，把劳动人民逼上饥饿、黑暗和绝望的境地。我们和你们都是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革命的继承者。你们是巴黎公社战士的子孙、德国斯巴达克战士的子弟、英勇的加里波的继承者。我们是卡斯蒂里亚公社和瓦连西亚兄弟联盟传统的代表者。

在西班牙人民的解放战争中，我们不仅捍卫我们的生存、幸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由世界54个国家的志愿人员组成的国际旅是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支援的表现之一。

福和我们子孙后代的自由。我们还为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和社会权利而战。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02页。黎扬译)

德国共产党布鲁塞尔代表 会议决议^①〔节录〕

(1935年10月)

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以反法西斯独裁为纲领在此基础上联合一切反对法西斯制度的人们，建立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的战斗联盟，团结一切城乡劳动者为争取自由、和平和面包而斗争——凡此种种都是推翻希特勒独裁的主要前提。各阶层劳动人民对法西斯制度日益不满，正为推翻希特勒独裁创造有利条件。在说服教育和组织群众共同斗争等项工作中，凡有利于团结劳动群众反对希特勒政府的奴役和掠夺的一切课题都必须提到首位。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35年10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党代会是德共历史上的一个突出事件。由于法西斯上台，形势起了变化，针对这种情况，党代会通过自我批评分析了党历年来的工作和政策，制定了新的策略方针和进行群众斗争的新的方式方法。鉴于党的领袖恩斯特·台尔曼被法西斯分子投入监狱，代表会议选举威廉·皮克为德共主席。

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

法西斯独裁使德国人民遭到骇人听闻的奴役，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权利；它对信仰横加政治罪名，对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进行闻所未闻的迫害。针对这种情况，共产党要把争取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提到反法西斯斗争的首位。我们共产党人要为争取集会、结社、出版、言论、宗教、信仰等各项自由而斗争，要为全体公民一律平等、为一切团体都有举行选举的充分自由而斗争。同时我们也要为反对工农及中产阶层被迫参加的法西斯组织及其他组织中的纳粹头目在这些组织中恣意横行而斗争。

我们共产党人要站在受法西斯迫害和压迫的各阶层人民和劳动群众的组织一边。我们要站在维护其组织独立的天主教反对派运动一边。我们也要站在参加过“钢盔团”的农民和城市群众一边。这个组织已被法西斯分子解散，原因是它越来越公开地表露这些阶层对法西斯制度的强烈不满。

我们共产党人希望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恢复1848年热爱自由的伟大革命传统，树立为摆脱法西斯野蛮暴行而斗争的思想意念。法西斯分子想把劳动人民渴望自由的崇高愿望纳入其战争冒险政策的轨道，我们要通过人民阵线的反法西斯运动把劳动人民的这种崇高愿望变成一股强大的突击力量，用来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

党代会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估计，认为由于群众运动高涨，在推翻希特勒独裁造成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有可能也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或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政府。

只有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使劳动群众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推翻剥削者的阶级统治，建成社会主义，使全体人民得到自由，使他们的生活不断提高。

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希特勒政府奉行的冒险和挑衅性对外政策，随时都可能把劳动人民卷入战争的漩涡，因而与德国劳动人民的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决然相反。德国需要和平，需要与其他各国人民合作，而且首先必须与苏联取得互相谅解。但希特勒的政策却到处为德国人民树敌。全世界都认为罗森堡、戈培尔之流散布种族优劣的谰言蜚语，包藏着德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祸心。法西斯制度大放厥词，胡诌民族血缘统一论，只不过是掩盖其帝国主义野心。

我们共产党人主张彻底废除强加给我们的凡尔赛条约，主张被该条约拆散的德国人民再自愿地统一于自由德国的范围以内。不过这只能通过与邻邦和平谈判，而不能靠战争来实现。但希特勒的政策却使德国人民走向战争、重遭失败。我们共产党人要使德国人民免遭新的世界大战造成的浩劫和难以估计的牺牲。我们要消灭战争的罪魁祸首——希特勒法西斯主义。

为实现经济要求而斗争

如果说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为了维护和平需要建立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统一战线，那么对于争取实现经济要求，使劳动群众摆脱希特勒政府的战争政策给他们造成的沉重负担来说，这个统一战线也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工人阶级为了提高工资必须进行斗争，这一斗争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争取其产品的合理价格的斗争完全一致。而且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如何也取决于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水平。因此他们共同关心的是：取消造成商品涨价的税收及信贷资本的利息，解散一切搜刮民财并司其分配的官僚机构，禁止巨商富贾和国家机关通过中介

作用捞取高额利润，消灭一切投机倒把活动。

我们共产党人要支持并协助劳动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开展各种运动，反对法西斯的各项强制措施及市场政策，反对纳粹特派员们的独断专横，反对破坏这两个阶层基本生活条件的希特勒独裁的大资产阶级政策。

我们共产党人是这两个阶层争取生活保障、维护自身独立地位和收入来源的真诚可靠的盟友。

为反对反动文化政策和恐怖政策而斗争

我们共产党人要把德意志民族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文化政策同仇敌忾的一切力量全都团结在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之中。我们共产党人要使德国人民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即语言、文学、艺术和科学等等免遭法西斯野蛮暴行的蹂躏，我们要为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行斗争。

我们共产党人要向德国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和文化工作者及知识界的代表人士发出呼吁，号召他们抗议法西斯匪徒用野蛮暴行和恐怖手段迫害持不同意见者，抗议盖世太保拷问室里的严刑逼供，抗议对政治犯的非人待遇，抗议对毫无防御能力的被囚禁者和反法西斯战士进行大规模屠杀。我们号召大家为释放一切政治犯进行斗争。

我们共产党人号召德国和全世界劳动人民一起呼吁，要求释放德国无产阶级领袖恩斯特·台尔曼，不许法西斯匪徒把他提交他们所谓的“人民法庭”，即法西斯党的法庭，判处死刑。

我们共产党人要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我们要同劳动人民的各个不同阶层和一切组织一道结成这一战斗同盟来推翻法西斯独裁；其次，我们也要使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同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德国民族党中的、国防

军中的等等)积极力量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我们一定要利用对希特勒独裁持敌对态度的所有力量来推翻这一独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13—316页。黎扬译)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社会民主党 理事会建议成立德国工人阶级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呼吁书^① [节录]

(1935年11月)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曾屡次向设在布拉格的社会民主党理事会以及该党所有组织提出建议,希望能就统一行动问题达成协议。

2月11日德共曾经提出建议,希望能一道组织竞选活动,使工人候选人能选入受托人委员会^②,希望能为争取言论自由共同斗争。虽然设在布拉格的社会民主党理事会并没有同意这项建议,但该党的一些组织和党员却在德国与共产党员一起行动,因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为了执行德共布鲁塞尔代表会议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德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力求把德国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团结起来抗击法西斯主义。1935年11月5日,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杂志《新世界论坛》上刊登了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瓦·乌布利希的一篇文章,其中载有德共中央致社会民主党理事会建议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成立统一战线的呼吁书。

这一建议同其他历次建议一样,未被社会民主党领导采纳,因而使德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依然处于分裂状态,使法西斯战争贩子处于有利地位。

^② 法西斯上台后成立的组织,用以代替被取消了的工厂委员会。——译者注

而在反对企业主和“劳动阵线”的法西斯头目的斗争中取得了成效。

颁布了全国兵役义务法之后，德共又向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建议，希望能采取共同行动反对希特勒推行的准备发动新战争的政策。6月间，发生了一次新的恐怖浪潮，经过这场浩劫，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都有许多工作人员被捕。当时我们也曾建议共同营救被捕人员，接济他们的家属，并同罪魁祸首进行斗争。

布拉格社会民主党理事会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些建议，它连靠第二国际的决议作为挡箭牌也办不到，因为第二国际曾于1934年11月17日作出决定，允许加入该国际的党派与共产党共同行动……

但是布拉格社会民主党理事会的某些领导人仍然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他们给该党在德国的领导人下达指示，不准接受建议，成立统一战线。他们对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代表的发言及决议中的某些地方进行歪曲，作为拒不接受成立统一战线的建议的口实。

布拉格社会民主党理事会执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如何呢？这样做是否加强了社会民主党在本国的地位呢？恰恰相反，由于各社会民主党组织拒不接受同共产党采取联合行动及交流经验的建议，近一年半来他们的影响下降了，布拉格社会民主党理事会自己也威信扫地。这样作只能使希特勒坐收渔翁之利……

社会民主党的一些组织和工作人员在书信和口头谈话中都表示，坚决要求布拉格社会民主党理事会与德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

有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担心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会把“资产阶级人士吓跑”。但事实恰好相反，要求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再抗拒统一战线，并积极参加成立人民阵线工作的，正是资产阶级人士；天主教中央党及原民主党的代表人物、学者、知识界

等等……

目前“维护权利与自由同盟”中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已在共同合作。为什么德共中央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理事会不能派遣全权代表对当前一切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团结起来共同合作呢？

只要所有共产党人和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一致表示愿意成立统一战线，那么德共中央委员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理事会共同行动的协议很快就会达成。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17—318页。黎扬译）

德国人民阵线委员会呼吁书：《争取和平、自由和面包！》^①〔节录〕

（1936年）

希特勒篡权以来眼看就快4年了。“元首和总理”上台时曾向德国工人、农民和中等劳动人民许下诺言，答应给他们工作、和平和福利。

但希特勒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从城乡工矿到机关作坊乃至商店和农户，劳动群众的贫困到处都在不断加剧。迫害人身的行为越来越粗暴蛮横。为了准备比以往历次都更加凶险的战争，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36年根据德国共产党人的倡议，在巴黎建立了由德国反法西斯侨民著名代表组成的人民阵线委员会（“路德吉亚”）。根据威廉·皮克的建议，经过长时间的全面讨论之后，委员会制定了《争取和平、自由和面包！》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可视为建立德国人民阵线的行动纲领。

对人民的利益毫不留情。在最近召开的法西斯党纽伦堡大会上，阿道夫·希特勒扬言要强化上述政策，结果不仅使德国而且使全世界都有可能陷入骇人听闻的惨祸。因此，德国人民不得不为军事工业资本家的利益承担越来越大的牺牲。

纳粹党徒的魁首在纽伦堡代表大会上鼓吹对苏联，同时也对各民主国家进行“十字军远征”。并且扬言要消灭世界各地一切解放运动。这场斗争在西班牙业已开始。德国炸弹正在把马德里及西班牙其他城市夷为平地，用各种杀人武器装备起来的德国师团正在猛烈袭击为自由英勇奋战的西班牙人民。

但德国人民要的是和平。他们不愿为维护 1 万名上层人物及其财产和特权拿德国本身的存亡下赌注。要想保住国际和平和我们祖国的幸福，只有一条出路，即推翻纳粹制度。

我们完全相信，只有把愿意为自由和权利而战的所有德国人都团结起来才能粉碎纳粹暴政，因此我们号召国内外同胞联合起来结成德国人民阵线。

人民阵线不是另立新党，而是要把下决心尽自己力量争取德国人民的自由和福利的一切人等团结起来结成一个联盟。参加人民阵线的党派和团体仍忠于各自原有的长期奋斗目标。凡决心消灭纳粹暴力统治的人都可加入这一联盟。

只有打倒纳粹统治集团，各种政治派别和宗教信仰派别才有可能自由平等地保持自己的观点、宗旨和理想。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一切反对现制度的人们都必须保持团结、结成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共同奋斗，不取得胜利并建立自由的德意志决不罢休！

我们的要求是：

人民应享有各种自由权！释放一切因遭现制度迫害而服苦役、坐牢、蹲集中营等受苦受难的人！废除各项恐怖主义的非常法！取缔一切刑讯和集中营！

惩办应对现行制度的罪行负责的一切人等！

出版自由、集会自由！

思想、信仰和履行宗教仪式自由！

铲除种族迫害，因为这是德国文明的耻辱！

取缔旨在鼓动战争的各种宣传活动！

法官要由人民选举！要用可靠的法律程序保障任何个人免遭武断专横的迫害！

所有劳动者不分男女一律享有结社权！

取消对学术活动的种种限制。改造一切学校，使其符合自由和当代要求！

自由能产生面包！……

人民应决定一切！

能够使全国人民得到自由和面包的，不是希特勒的暴力和战争政策，而是德国人民阵线的政策。这一政策一旦得以实现，而且自由能够得到保障，人民就会立即根据真正民主的选举权选出只对人民负责的代表。在自由的德意志，村社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所有组织机构都要在自治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我们业已联合起来，相信国内同志定会赞同。因此我们向一切反对可耻的血腥制度的人们发出呼吁：

你们相互间要搞好联系并同我们搞好联系！

把你我双方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

让我们结成统一战线粉碎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的最近目标是打倒希特勒和使德国人民遭受折磨的一切凶手。

争取自由、和平和面包！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18—320页。黎扬译）

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反对希特勒 独裁的英勇的地下斗争〔节录〕

德国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之后，在全国进行了一次登记，据统计解放前有30万人因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被希特勒分子逮捕……

1936年，因进行地下反法西斯活动而被捕的共产党员共11,678人，社会民主党党员1,374人；1937年，由于同样原因被捕的共产党员共8,068人，社会民主党党员共733人。

据盖世太保的统计数字，德国共产党出版的非法读物1934年共1,238,202册；1935年共1,670,300册；1936年共1,643,200册；1937年共927,430册。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21页。黎扬译）

德国共产党伯尔尼代表 会议决议^①〔节录〕

（1939年）

希特勒制度无论在西方或在东方都使德国人民面临随时都可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39年1—2月期间，侨居国外的德国共产党人在伯尔尼（瑞士）召开了德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决议武装了德国反法西斯力量，给他们提出了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何行动的明确纲领。

能卷入战争漩涡遭受奇灾大难的处境，因为这场战争的矛头所向是受到侵略威胁以及已经遭到希特勒和军事轴心侵略的各国人民结成的强大营垒。

希特勒法西斯推行这种政策，并不是为了德国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大军事工业资本及纳粹官僚的利益。它实际上是出卖德国人民的利益并危及德国民族的生存，因为纳粹独裁和军事轴心想要强加给各国人民的法西斯“凡尔赛条约”也必然象当年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凡尔赛条约一样遭到破产，而且这种打算也只能以极端危险、必遭失败的战争告终。因此德国共产党伯尔尼代表会议宣布：反对战争和推翻法西斯独裁是全体德国人的最高民族任务。

德国人民推翻希特勒独裁，建立民主德国的解放斗争与遭受希特勒及军事轴心奴役或处于这种奴役威胁之下的各国人民的斗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这种政策才符合德国民族的利益，才能保证德国人民不把上述各国人民看成敌人，而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盟友。

德国国内各派反希特勒力量越团结，行动越积极，各国人民反对替军事轴心效劳的反动的亲法西斯走狗及反对各国张伯伦之流的斗争开展得就越加顺利。

德国反法西斯战士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最可靠的盟友是苏联、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民。

德共伯尔尼代表会议声明：希特勒政权的反共政策是对德国民族利益的最卑鄙的叛卖。尽管威廉皇帝的军队在乌克兰犯下了野蛮罪行，可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之后苏联却成了德国唯一的朋友和凡尔赛不平等条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列宁和斯大林都认为这个条约是与德国人民的尊严不相容的。苏联存在的这段时间已经证明，它从未对德国造成任何威胁。凡尔赛条约使德国受到孤立，在此期间，苏联向德国经济部门的订货达数十亿马克，使几十万工人得到工作。苏联的劳动群众正在怀着敬佩

的心情阅读德国伟大天才的不朽著作。苏联的人口共180,000,000人，它有着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取之不尽的原料和粮食资源、大量的黄金储备和最强大的军队；不仅如此，而且苏联还与德国人民有着久经考验的多年友谊，深受德国工人阶级爱戴，苏联坚决反对压迫别国人民。敌视这样的国家，驱使德国人民去同这样的国家作战，这简直是奉行民族自杀政策。德国人民还必须看到，英法两国反动的大资本家正力图让希特勒充当宪兵，供他们驱使，用德国人民当炮灰去进行反苏战争，他们追求的目的是使苏联和德国两败俱伤。

德国人民决不要受人驱使去同社会主义的苏联作战。一旦打起仗来，他们就应当并且一定能够利用一切办法与红军联合起来采取独立行动消灭法西斯并为和平和德国的自由而战……

德国共产党声明，如果反希特勒战士尽了最大努力仍未能防止希特勒挑起反对别国人民的战争，那就应该为了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利用一切手段尽快地打倒希特勒，结束这场战争……

伯尔尼代表会议非常严肃地重申德共中央5月决议：

“我们共产党人深信，在反希特勒制度的斗争中，德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也会建立起来。”

德共伯尔尼代表会议认为，旨在推翻希特勒并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的共同行动纲领可以作为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的基础。德共中央把建立统一政党的问题提交德国全体工人讨论，号召他们，特别是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员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取得相互谅解并在两党组织获得这种谅解之处（企业、居民点等等）建立德国工人阶级这一未来的统一政党的统一组织。

伯尔尼代表会议也向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理事会及各领导提出成立统一战线和统一政党的建议。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21—323页。黎扬译）

告德意志、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人 民 书〔节录〕

——德意志、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三国
共产党就德寇占领捷克发表的公告

(1939年3月)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们又犯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他们把本国军队开进捷克，明目张胆地用暴力占领了这个国家。

希特勒在占领奥地利和夺得苏台地区时，都曾发表声明，说他这样作是为了行使民族自决权，还说什么他唯一的奋斗目标是把所有德国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因为它的实际含意是用暴力兼并别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却根本就不愿归德国法西斯管辖。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这次丝毫未加掩饰，因而暴露无遗根本无法辩解。法西斯德国无视一切自决权的概念，用暴力强行剥夺了900多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国家和民族独立并把他们并入自己的版图。

这就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所谓“德国人的民族解放”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希特勒追求的目的，而希特勒向别国和别的民族进攻，只能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

半年以前，英法德意四列强曾许下诺言，说是要保障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完整，有人大肆吹捧慕尼黑协定，把它说成是和平的保证，而且希特勒也发表声明，说他再不会“对欧洲提出任何领土要求”。今天捷克斯洛伐克已被“保证人”中的一个派军队占领并据为己有，这就证明上面种种说法，讲的都是假话。德国法西斯再次向与它接壤的主权国进攻，这就

证明慕尼黑协定正如共产党人一开始就说过的的那样，只是在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险途上又前进了一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成了无防御能力的受害者被出卖给法西斯强盗，这要由英法两国政府承担罪责。

捷克斯洛伐克横遭占领应当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向欧洲各国人民，特别是与法西斯各国接壤并处在其直接威胁下的各国人民敲起警钟，希望他们携起手来结成统一战线与法西斯暴徒及其本国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

站在这条人民统一战线最前列的，是全民族利益的优秀代表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斗争的目的是建立自由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工人阶级也同样站在这两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列。慕尼黑协定出笼以后，共产国际在《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1周年》文告中向工人阶级发出号召：

“……只有工人才能团结、动员并率领人民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工人阶级是民族的中坚，也是维护民族自由、独立和尊严的堡垒。”如今这一号召正以无比的感召力震荡乾坤。

德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奥地利共产党念念不忘我们各国工人阶级面临的伟大历史任务，号召工人阶级的队伍结成坚强的牢不可破的统一战线。在当前紧要关头，谁仍要阻挠或暗中破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就是货真价实的希特勒走狗！到处都要建立工人统一战线作为人民统一战线中的中坚……

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人民正为推翻血腥的德国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他们满怀信心，相信在各劳动人民和强大的苏联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他们定能争得各自的自由，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独立民主的奥地利和独立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我们呼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保护为捷克斯洛伐克自由而战的志士，因为他们的生命正受到威胁；保护捷克和斯洛

伐克人民反法西斯战士及德国和奥地利反法西斯难民，因为希特勒沾满鲜血的魔爪正在追捕他们！别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要求从议事日程上抹掉！

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撤出德国军警！

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主权！

反对野蛮的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万岁！

同心协力争取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人民自由的斗争万岁！

工人阶级的统一万岁！

工人阶级的国际大团结万岁！

德国共产党

奥地利共产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164—166页。黎扬译）

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统一 行动的新宪章〔节录〕

（1937年7月26日）

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团结一致执行统一行动政策已达3年之久。这项政策无论在意大利、西班牙或在国外侨胞当中都产生了很大效应，确实成了无产阶级反法西斯和反战斗争的必要武器。

由于两党都有充分决心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使其不断发扬光大，所以通过协商决定以下述各款组成统一行动的新宪章：

1. 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共同目标是消灭法西斯和

资本主义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双方决定加强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使他们在共同的政治活动和日常实际工作中团结起来。他们认为通过统一战线巩固两党之间的联系，乃是统一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并在意大利开创人民阵线运动的主要条件之一。

2. 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现阶段，两党准备动员并组织意大利全国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共同奋斗，这个共和国要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它要给人民以面包、和平和自由，要采取必要措施消灭反动派和法西斯的经济基础（即对工业和银行垄断资本实行国有化，并铲除封建主义在农村中的各种表现形态等等）并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道路。

3. 为了便于实现上述目的，两党都必须采取行动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党派和组织（包括国内的和国外侨胞中的），并把侨胞中的两个中派工会组织统一起来。同时，两党还决定在意大利和国外侨胞中就反法西斯斗争问题开始进行公众性讨论，以便制定意大利人民阵线纲领。

4. 由于坚信必须立即开展反对法西斯国内外政策的群众斗争，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斗争才能消灭法西斯制度，所以两党都必须在工厂、群众性法西斯组织（如工会及法西斯文化团体等等）、城区、农村、学校、青年组织、军队等到处开展共同斗争，争取提出人民群众迫切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并利用法西斯制度下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进行合法斗争来达到这一目的。

两党要有组织地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支援，并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与西班牙共和国及其军队、人民和政府的立场完全一致，这种政治立场上的一致与人民群众迫切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两党的行动目标是，使一切反墨索里尼对外政策的力量协调一致、利用这些力量迫使法西斯政府从西班牙撤回远征军，并粉碎柏林-罗马军事轴心。

两党支持国际和平政策，希望这种政策能在集体安全制度和

反侵略互助的基础上巩固国际联盟；它们应当采取一致行动保卫苏联并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群众开展大规模运动，为维护国联盟约、反对法西斯侵略者进攻西班牙共和国，争取从西班牙撤出占领军而斗争……

6. 两党要共同合作争取社会党工人国际与共产国际及工会国际结成统一战线以便根据反法西斯斗争的具体任务在全世界范围内及每个国家中统一行动。

7. 两党把统一行动看成迈向工人阶级统一政党的第一步，这个政党将成为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威力无比的武器。关于组织上如何统一的问题，两党将根据意大利及其他各国目前的经验进行研究和讨论……

9. 两党无论在组织上或在理论上仍完全自主独立。每一方都可继续进行自己的独立活动和宣传工作，并且有权就某些至今还在影响联合的理论和策略分歧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但在行使这项权利的时候必须注意方式方法，不得妨碍共同活动的开展……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89—391页。黎扬译）

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争取面包、 和平和自由^①〔节录〕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

（1938年12月1日）

争取立即从西班牙全部撤出意大利干涉军。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34年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国外签订了统一行动公约。1937年又重新修订并加以补充，而且商订了共同的政治纲领。在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及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

……共产党人的职责是动员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起来反对贫困，争取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反对往西班牙派兵派飞行员和运送军事物资，要求撤回驻扎在西班牙的意大利士兵，停止对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译者）的极端冒险行动。西班牙万岁！阿比西尼亚万岁！

法西斯独裁政权不能代表意大利民族。法西斯的战争政策是反民族的政策，推行这种政策的目的是要扩大大托拉斯的利润并加强它们的统治地位。这些大托拉斯不仅掠夺别的民族而且掠夺本国人民。意大利工人阶级明白自身担当着劳动人民先锋队的作用并且代表着意大利真正的民族利益。而墨索里尼和金融寡头却不断出卖这种利益。

为了使意大利人民免遭浩劫，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应当设法使法西斯政府遭到军事失败，因为这个政府是意大利人民唯一的真正敌人。法西斯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可使意大利免于覆灭和声名狼籍，可以削弱现存的制度并促使法西斯战争转变为争取和平和自由的人民斗争，使本着自由的精神、按着人民的需要和理想解决一切民族问题成为可能。

为使法西斯在西班牙的军事行动遭到失败，就要发动工人阶级及全体劳动群众开展大规模反战和反贫困斗争，并在武装部队中开展工作争取士兵、义勇军战士与人民举行联欢并使意大利士

期间，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的统一表现得极其明显并且取得了很大成效，当时在西班牙曾有一支由1,700名反法西斯战士组成的“加里波的派”为保卫西班牙共和国而战。

意大利共产党根据西班牙的经验制定的争取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对意大利本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起了重大作用。这里引述的意共中央1938年通过的决议概括了这一纲领的全部内容。这一决议的各项基本原则成了抵抗时期及意大利解放后制定的意共各项纲领性文件的依据。

兵向西班牙共和国部队携械投诚。

中央委员会向“加里波的旅”英勇的志愿战士致敬，因为他们挽回了意大利人民的荣誉，再好不过地表明了意大利人民对西班牙自由和独立事业同时也是对人民意大利和平和自由事业的支持。

争取成立意大利人民阵线，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

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团结起来为建立人民阵线进行斗争：

反对为了一小撮大资本家的利益牺牲民族利益的战争，争取实行与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首先是与苏联人民友好相处的对外政策，反对四国公约，防止这一公约变成反苏反国际无产阶级的战争公约，争取在各国之间建立集体安全制度。

反对贫困，争取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争取随着生活费上涨相应提高工资，争取彻底改革税制以减轻压在城乡劳动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争取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及文化自由，争取全体公民不分种族一律平等。

要建立人民阵线就得先把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起来。所以共产党人所要开展的建立人民阵线的工作就是，争取把反法西斯的工人、天主教徒和工厂、工会及小组中的反法西斯派联合起来，反对厂主和法西斯分子推行的分裂劳动群众的政策，本着“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这个口号维护全体工人的利益。

意大利人民阵线能否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关键就在于工人阶级是否能坚决捍卫农业无产阶级、农民、中小企业主、劳动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各项要求，把全体劳动人民的斗争焦点集中于**一小撮大资本家的剥削和法西斯制度**。

共产党和社会党已作出统一行动的决定，两党工人党员应尽量采取广泛的统一行动，目的是要把所有工人、全体反法西斯战

士及一切劳动群众全都团结起来。

意共中央委员会着重指出两党工人党员统一行动和两党真心诚意始终不渝地执行统一行动公约的重要意义，并建议全体党员与社会党工人党员建立同志式的兄弟般的关系，同国内现有的各社会党组织本着两党领导人所立公约的精神签定地方性的统一行动公约。

共产党人在致力于建立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要和信奉天主教的劳动群众一起为实现改善群众物质生活状况的共同目标，为争取和平、争取自由，反对按不同种族对公民实行区别对待等野蛮行径共同奋斗……

争取民主

意大利共产党宣布，当前党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是推翻法西斯制度建立民主制度。

我们所争取的民主制度不是按着原样恢复起来的那种法西斯上台前原有的、使我们遭受法西斯之害的民主制度。我们所要争取的民主制度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它的政治与社会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从而使它的稳固可靠得到保障。我们要在意大利建立的民主制度应使人民享有广泛的政治自由和信仰自由，能够表达并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样就能使国家的发展符合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机关直接表达的利益和理想。我们共产党人准备同全体人民一起为之奋斗的那种民主制度应该保证工人阶级、农民、手工业者、技术人员、专家及一切靠自己劳动为生的人享有最高福利。这种民主制度应当铲除掠夺和压迫人民并为提高利润使民族遭受贫困和屈辱的大银行托拉斯和大工业托拉斯的经济和政治统治。

我们号召意大利人民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新民主制度将消除遍及农村的极端贫困，消灭大地主及大田产所有者的经济和政治统治。消灭意大利农村依然保留着的封建残余势力，把土地交给

雇农和那些耕种土地的农民，大幅度降低目前使农村居民遭受掠夺的重税……

我们共产党人现在和将来都要为建立意大利的新民主制度、推翻君主制并将其财产收归国有进行斗争。

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共产党和社会党同共和党及“正义与自由运动”为了在国外特别是在国内采取共同行动而签订的各项业已生效的协议表明，同这些党派结成联盟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中央委员会也正在为实现这些协议进行斗争。

这些联盟应有助于即同传统的（各种自由派、民主派及天主教派等等）又同新成立的现在愿意和群众一起为和平与自由奋斗的各种反法西斯派及共和派人士搞好合作以便采取具体行动。

党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方面的工作

中央委员会……重申，共产党人必须以对工人阶级，特别是对工会和青年进行工作作为其群众工作的中心。

经验证明，法西斯工会虽然是企业主和国家用来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工具，但只要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结成联盟，依靠全体工人的统一战线并巧妙地利用法西斯工会的蛊惑宣传及法西斯工会章程以及在工会中逐渐形成的工人与其领导者之间的关系等等来开展工人阶级的独立活动，就能把这种工会变成工人及劳动者用来反对企业主和反对法西斯制度的斗争工具……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91—395页。黎扬译）

论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扩大会议^①〔节录〕

(1936年1月11日)

哈里·波立特

共产党只有坚决克服当前阻挠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切障碍，才能完成其主要任务。建立统一战线，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个任务之所以迫切，其原因不仅在于工人阶级的现状，而且还在于阻挠国际工人运动统一的正是英国工党的首领。

目前我们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在制定进一步推广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各项措施时，也应予以重视。由于我党在普选时期做了工作，我们与加入工党和工会的工人之间的联系有所加强。

坦率地说，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争取统一行动的运动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目前的统一战线只初具规模，而且发展也不平衡。

在普选期间，我们对工党作了许多让步，而且在许多场合，共产党的宣传工作都与工党合在一起进行。这就使人们往往会把共产党的作用估计过低。目前在发展党员方面出现了停滞状态，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发出号召，要求把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统一起来为反对法西斯和战争而斗争以来，建立广泛的人民阵线，通过这一阵线来统一和指导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斗争，就成了英共的主要课题。1936年1月5日到6日举行的英共中央全国扩大会议总结了英共前一阶段的工作，哈里·波立特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论述的就是这次会议作出的结论。

党员人数减少的情况虽属个别，也还存在，这都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党在执行大会决议的过程中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造成的结果。

毫无疑问，我们过去所做和将来要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便于吸收加入工党、工会和合作社的工人参加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支持共产党的政策。

可是共产党和工党地方组织经过共同努力在普选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也再次证明，一旦工党领导正式承认统一战线，所获成就就会非同小可。我们之所以做出让步，是因为我们知道，工人们渴望在反对“国民政府”的斗争中采取统一行动。

改造政府还有一段时间，这就更加需要把工人运动的各种力量都团结起来。请允许我在这里强调一下（这个问题我下面还要再谈）：如果把共产党的政策同工党的政策混起来一道宣传，或者认为努力发展党员现在还不太必要，那就决不可能得到统一。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永远不要忘记：没有强大的共产党，就不可能有统一战线。我们要把我党政策的宣传工作同吸收新党员的宣传工作结合起来一道进行，这项工作做得越好，统一战线运动就越强大。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50年俄文版，第347—348页。黎扬译）

日本共产党关于日本侵占 满洲的呼吁书

（1931年9月19日）

工人、农民和士兵同志们！

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占领了沈阳。日本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迈出

了强占满蒙的第一步。这决不象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是什么“维护正义”，“偶然事件”，而是地地道道精心策划的对中日劳动人民和苏联劳动人民的反动挑衅。这是野蛮的强盗和可耻的刽子手的一场冒险。

“向满洲进军！向革命的中国进军！向苏联进军！”——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这个远东反动势力的武装尖兵的好战叫嚣！

工农同志们！日本资产阶级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处于破产边缘，所以它妄图通过这场冒险来摆脱危机。但是除非牺牲和毁灭被剥削的劳苦大众，资本主义就无法得到解救。

亲爱的同志们！受剥削的劳动者们！资产阶级和地主们已夺走了你们的劳动和饭碗，使你们丧失了土地和自由！战争的目的是为他们谋利，所以这场战争必然要为了他们的利益使你们倍受折磨，并把你们彻底断送，统统毁灭。所以你们要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祖国！抗拒寄生虫和刽子手们的祖国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

在军工企业和交通部门工作的工人们！不要往前线运送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停止生产枪支弹药！

全日本的工人、农民和失业者们！举行罢工和大规模游行来反对战争，争取实现你们的要求！

前线的士兵们！立即和中国士兵举行联欢！勇敢地向中国无产阶级伸出友谊之手！

各兵营的士兵们！你们要作出决定，表示你们没有一个人愿上前线，你们全都反对保卫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祖国！

工人、农民和士兵同志们！和中国工农结成联盟，积极行动起来为革命的大团结斗争！

你们要要求立即从沈阳和一切占领区撤军！要求立即从中国和满洲撤回日本陆军和军舰。不要运送一兵一卒去中国！抗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一切军事行动。反对帝国主义发动新

战争！援助红军！保卫苏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在日本建立苏维埃政权！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740—741页。黎扬译）

日本的反战传单^①〔节录〕

（1938年）

（一）

同志们！战争一开始，我们就表示反对。为什么？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统治着日本，因为日本军阀与他们紧密勾结。任何帝国主义战争，不管它打着什么冒牌爱国主义的旗号进行，都不能改善日本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

占领满洲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什么呢？

满洲事变一发生，就号召我们保卫天皇、保卫武士道传统，说这样作就能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但事实正好相反，人民作出了无数牺牲：我们的弟兄们上了统治阶级的当，他们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人民无比激愤，他们的苦难没有止境。难道这能使我们的生活得到改善吗？

战争啊，战争……战争对谁有利？谁想用它大发横财？讲吧，直截了当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吧！

难道日本军阀进行侵华战争的目的不正是为此吗？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日本在丰镇失败后，中国部队指挥机关在战利品中发现了反战传单：日本无产阶级政党告农民、海员、士兵和职员书以及5个社会团体致在中国作战的士兵们的联名信。

为什么打仗？谁需要战争？如果改善我们的生活需要战争，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中国农民联合起来？

应该把你们身边那些出卖人民利益的人干掉。

消灭资产阶级和地主！打倒军阀，打倒军国主义分子！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就得实行社会改革！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吧！

(二)

啊，多惨哪！……流了多少血，有多少人丧生？！可是为了谁的利益呢？想靠战争大发横财的除了军阀和金融寡头还会有谁呢？

你们的家属和子女生活极端贫苦，在死亡线上挣扎。在满洲事变期间我们有20万同胞丧生，他们为的是谁？

只是为了填满金融寡头的腰包，为了满足日本军阀的胃口。

我们再也不想听信军阀和金融寡头们的谎言了。只要他们不死，战争就不会停止，我们的奴役生活也不会有所改变，请问，我们的敌人难道是中国人吗？

绝对不是！要知道，日本军阀和金融寡头不进入坟墓，是不会停止侵华战争的。

要知道，这场战争不是爱国之战。真正的爱国者渴望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我国人民的敌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和金融寡头。

所以你们要立即停战，不要再打了。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744—745页。黎扬译）

“祖国光复会”纲领^①

(1936年5月5日)

一、动员朝鲜全国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真正的朝鲜人民政府。

二、在朝中两国人民紧密联合的基础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推翻其傀儡满洲国，协助中国人民建立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将会使中国境内的朝鲜人获得自治。

三、解除日本军队、宪兵、警察的武装。武装参加政治斗争的人民。建立一支为朝鲜人民独立而战的军队。

四、没收一切日本企业、银行、铁路、工厂、船舶、农场及朝奸和亲日分子的全部财产和土地，充作独立运动的经费，其余部分用以救济贫民。

五、取消日本及其走狗规定的徭役、捐税、专利。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全力发展民族工业、农业和商业。

六、使人民享有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为清除殖民压迫和封建思想残余而斗争。

七、消灭两班^②和庶民之间的不平等，全体人民不分性别、民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35年（应为1936年——译者）朝鲜共产党人在金日成主持下在中国东北成立了“祖国光复会”，该会纲领规定了朝鲜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指出了争取建立民主政府的途径。这个纲领把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确定为首要任务，要求把各爱国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祖国光复会”团结了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中的先进分子并加强了对朝鲜本国居民的直接影响。

② 朝鲜的封建制度。——译者注

族和信仰一律平等。使妇女享有一切社会权利。保护孕妇和幼儿。

八、废除同化朝鲜人的殖民主义教育制度。废除强制性军役和强迫青年接受军训。用本族语实施免费义务教育。

九、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实行工人立法，对全体劳动者实行由国家负担费用的保险和失业救济。

十、亲密地联合以平等待我朝鲜民族之其他民族和国家。与对我国民族解放运动持友好中立态度的国家和民族保持友好关系。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688—690页。黎扬译）

朝鲜抗日游击运动的规模〔节录〕

（1931—36年）

……根据朝鲜总督府大大缩小了的日方统计数字，1931年9月至1936年6月，朝鲜游击队与日军的武装冲突共23,928次。当时游击队的人数已达6万^①，据这些不完全的日方统计数字，在此期间日军警共死伤4,321人，被俘18,144人。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685—686页。黎扬译）

① 金日成向游击队发出号召：“每牺牲1个游击队员，我们就要消灭100个日本强盗。”（见韩西亚著：《领袖金日成》，釜山1947年版，第11页）——原编者注

朝鲜游击队在朝鲜居民中散发的传单

(1937年6月1日)

空前残酷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强占了朝鲜，设立了总督府推行殖民制度，蹂躏我朝鲜同胞已达20多年之久。日本强盗掠夺朝鲜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使我同胞过着殖民地奴隶暗无天日的生活。不仅如此，而且日寇还力图把我国人民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屠场，把他们变成其侵华工具。我国人民已危难当头，面临致命的威胁。为了寻求出路摆脱目前这种困境，并使我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得到彻底改善，我们朝中两国联军正同全国人民密切配合采取一致行动，和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奋战，目的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使我们的祖国得到解放。全世界人民都很清楚，六、七年来我们在满洲战场上进行了殊死搏斗，使日本帝国主义遭到了多么有力的打击。我军派挺进队渡过图门江和鸭绿江入咸境南道和咸境北道，目的在于使我英勇健儿与在朝鲜境内作战的爱国志士齐心协力直捣朝鲜总督府所属衙门与贪食无厌地吸吮我国人民鲜血的恶鬼决战。

苦难的同胞们！希望你们加入抗日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支援我军进行游击战。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为建立人民政府全力以赴！

抗联第三方面军北朝鲜挺进队指挥员

金 日 成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690页。黎扬译)

三，苏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一）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

（二）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四，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

（一）英、法、美、德、意、日等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

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言〔节录〕

（1941年7月初）

主要依靠第五纵队的行动在整个欧洲取得轻易胜利的希特勒，骄横起来，把他庞大武装机器的全部力量投向苏联人民。在长达1,500英里的战线上，进行着历史上罕见的极其残酷的大规模的流血战斗。这场战斗的结局，同对苏联人民一样，对英国人民也是有决定性的意义。今天，正在为反对法西斯企图统治世界而斗争的各族人民的自由事业，要求英、美、苏人民同世界各国人

民一起，在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中获得胜利。红军作战最顽强、最英勇、最善战，是举世无双的。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着苏维埃的每一寸领土。它懂得，同妄图消灭世界上一切民主和进步事业的法西斯的卑鄙行为作斗争，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包括德国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自由。

英国人民！你们几乎一连两年经受了战争的艰难、痛苦和灾祸。你们根据经验知道，必须有一个强大可靠的同盟者。你们有苏联人民这个同盟者。苏联人民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你们的斗争。英、美、苏人民只要引导世界各族人民为争取解放而共同斗争，就能取得共同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们要争分夺秒地组织我们的物资。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拖延。

不能说：“我们把这些东西提供给俄国人”……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势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这样就会妨碍我们开始向希特勒法西斯的大举进攻，就会妨碍我们集中精力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和扩充我们的人力。

英国人民！你们应当公开地说：为了保证和苏联在行动上真正的一致，人民必须最积极地参加战斗。在丘吉尔发表关于和苏联合作的声明之后，应当立即签定英苏同盟条约。共产党将支持并促进政府每一项同苏联富有成效的合作措施和每一项粉碎希特勒的措施。要获得这个胜利，就要求对第五纵队，即法西斯的富裕而反动的朋友和苏联的敌人，保持格外警惕。

为了彻底而迅速地战胜法西斯，应当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在互助的基础上，通过签定同盟条约与苏联实行全面合作，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争取胜利；

通过开展最大限度的民主运动和发扬主动精神的方法动员全体人民争取胜利。

在以整个进步人类的命运作赌注的当前严重危机时刻，共产党将工作、斗争和动员群众，将竭力争取每一个公民都站到反法

西斯方面来。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团结和忘我的努力。共产党正在为实现这种团结而认真工作。

全国各地都发出了“撤消《工人日报》禁令！”的呼声。大家知道，《工人日报》将呼吁团结，鼓舞英国人民发扬象全体苏联人民今天所表现出的那种英勇主动和努力奋斗的精神。

我们特别号召各企业的男女职工、工会、工党和合作党及其组织，联合起来拥护上述宗旨。

一切工人组织，所有企业都要做出关于团结起来的决议并提出同苏联签定同盟条约的要求。

在共同敌人的面前，要把自己的队伍团结起来！

要建立强大的英、美、苏人民的统一战线，联合世界各族人民共同战胜法西斯！

（译自《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649页。于秀贞译，蒋春雨校）

英共中央关于生产问题的备忘录〔简述〕

（1942年4月）

……政府授权自己对“一切的一切”实行监督。事实上这样的权力过去只是用来对付工人，而未必会用来强迫大企业主。这种权力没有被充分用来迫使逃避监督的企业主接受对其登记表册进行检查并对其决算情况进行调查。煤矿主关闭煤矿时并不同矿务局磋商。实际上垄断资本家仍然完全控制着自己的事务。这种情况导致生产缩减，因为他们怕战后生产力过剩。据报道，钢产量已降到低于战前水平。生产部门保守秘密，局部利益造成工作

中的损失和平行重复现象。尽管必须充分利用一切生产能力，但这样的监督方法却使小生产处于不利地位。

不善于利用工人的经验和建议，企业管理当局往往同工人意见分歧，结果造成时间的无谓浪费。除此之外，广大劳动者阶层的低工资待遇和工资制度中的不平等现象也产生影响。既然监督权仍然掌握在根本反对国营企业的人手里，所以对国营生产企业的领导还有待于大力改善。

建 议

为了使国家监督能产生实效，建议政府把采矿工业、运输业、航空事业的主要部分、机器制造业、造船业、铁矿和炼钢工业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以便保证统一的监督和计划。政府应该控制土地和可以直接用作新的生产企业的合适地点的不动产，等等。

这种控制权已经有了，因此共产党只是提出一些当前战争时期的任务，对于这些任务，凡是愿意最大限度地发展军火生产以战胜希特勒主义的人，都会表示同意的。这项建议并不涉及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即普遍国有化的问题。

生 产 部

应该成立一个隶属于生产部的中央计划委员会，其职责应包括制定和贯彻军火生产的统一计划，以便做到国库只需要对总体计划和所有的主要拨款项目准许开支。计划委员会将要求为各个生产领域成立各种业务部门，同时，现有的生产执行机构的各地区管理局应改组为计划委员会的地区性代表机构，这些机构同企业主和工人组织要保持最密切的联系。采取这种办法可以避免混乱的签订合同的制度和由此引起的争夺合同的竞争。

转签合同……的制度和加价制度应该同时取消，代之以价格固定的契约。

把国营生产企业交给私人企业主经营的现行办法应该重新考虑。效率差的生产企业应该交给国家管理，同时应该采取专门措施选拔最有才能和最有经验的人（包括提拔表现出主动精神的工人）来充实领导机构。

工会和计划生产

每一个生产企业必须吸收企业主参加同工会和车间工长的合作，以建立管理部门、技术人员和车间工长的联合生产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人必须熟悉各种计划、实际情况和表报。

运输、煤和钢

包括工会在内的一切部门的全国运输局应该对国内运输业进行统一的监督。应该成立国家煤炭工业管理局，这个局的结构应该类似英国矿工联合会的结构。

应该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发展钢的生产，这就要求改组铁矿和炼钢工业的监督机构，使之独立于钢铁卡特尔。这样做的结果是：1.可以保证充分利用废金属；2.使停止运转的高炉恢复生产，并建设新的国营高炉以使用国产的低质矿石冶炼生铁。

消费品生产和配给制

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产品的生产必须同保证健康和维持工作能力所必需的基本的和最低限度的产品数量相协调；现行的体制却达不到这个目的。因此必须：

1. 制定组织计划以代替目前各种临时性的杂乱制度；
2. 实行配给制并对一切短缺产品硬性规定最高价格限额；
3. 广泛实行标准化；
4. 调整分配制度。

人 力 资 源

1. 不平均分摊负担就不可能做到全民总动员；
2. 只要同战争的要求相容，就必须使人民的生活尽可能保持较高的水平；
3. 在动员人力并分配他们从事各种工作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反对阶级歧视；
4. 培训计划应当比较充实并体现区别对待的原则；
5. 必须改善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在武装部队中的使用情况。

妇 女 参 加 生 产

为了使妇女能参加生产并使工作能对她们具有吸引力，必须保证下列条件：

1. 同工同酬；
2. 培训妇女并保证按她们的专业技能加以使用；
3. 大规模地非常迅速地兴办托儿所、食堂和公共饮食点；
4. 改进运输和商店的工作；
5. 在吸收妇女参加各种工作和生产时，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阶级歧视。

国家的工资问题政策

现在对广大劳动者阶层实行的低工资制度再加上工资制度上

的极不平等现象，严重地影响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共产党承认必须作出一切牺牲并限制公民的消费。而只有做到平均分摊负担时，这种做法才可能是合理的。必须把工资提高到日用品涨价而形成的水平。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256—259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言〔节录〕

（1942年4月17日）

今年的“五·一”是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无情斗争的日子，是劳动、纪律和自我牺牲的日子。春季战役开始了，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受了伤的法西斯野兽在疯狂和绝望中妄图使新的千百万人同他们一起走向毁灭，破坏他们的家园，毁坏他们的生存手段。对此只能有一种回答：应该粉碎敌人，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使他们的后方瘫痪。

一切为了胜利！为此而付出的任何代价都不算太昂贵。应该进攻！这就是英国人民“五·一”节应该说的话。应该争取在年内赢得胜利！如果把各盟国的资源联合起来，并把它们的兵力集中起来去同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胜利是可以取得的！应该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是赢得胜利的唯一途径。这个口号意味着新的希望，让这个口号响彻盖世太保杀人犯统治的所有国家……

支持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让我们同苏联和欧洲各国人民一道打击法西斯主义！让我们用1942年打败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来巩固英苏同盟！支持印度民族政府！让我们加速军火生产，加强英国人民的民族团结！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254—255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英国共产党1942年“五·一”节宣言

在这个历史性的“五·一”节，团结的口号——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团结，为在1942年赢得胜利、为达到人民的目的而团结的口号响彻了全世界。世界民主阵线的巩固使法西斯主义灭亡的时刻日益临近。随着胜利的到来一定会出现一个各国人民友好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将意味着战争黑暗势力的消灭，意味着压迫、掠夺和剥削的消灭。

各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人民到处都在奋起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斗争。苏联、英国、美国、中国的人民走在26个联合国家的前列，肩并肩地反对共同敌人。印度人民也准备投入这场斗争。这个世界民主阵线得到了正在为反对奴役自己而斗争的欧洲各国人民的英勇支持。业已奋起反对纳粹强盗的德国人民总有一天也会同他们汇集在一起。

今年的“五·一”是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无情斗争的日子，是劳动、纪律和自我牺牲的日子。春季战役开始了。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受了伤的法西斯野兽在疯狂和绝望中妄图使新的千百万人同他们一起走向毁灭，破坏他们的家园，毁坏他们的生存手段。对此只能有一种回答：应该粉碎敌人，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使他们的后方瘫痪。

一切为了胜利！为此而付出的任何代价都不算太昂贵。应该进攻！这就是英国人民“五·一”节应该说的话。应该争取在年内赢得胜利！如果把各盟国的资源联合起来，并把它们的兵力集

中起来去同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胜利是可以取得的！应该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是获取胜利的唯一途径。这个口号意味着新的希望，让这个口号响彻盖世太保杀人犯统治的所有国家。

让我们勇敢地前进，齐心协力地大胆地为争取胜利而斗争，坚信胜利会给我们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争取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同时也是争取英国人民的未来、争取它的民族文化、它的创造才能的未来的斗争。向各国人民、向正在为盟国的事业奋斗的各国人民、向殖民地各国人民致以“五·一”节的敬礼，殖民地各国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至今仍未占有他们应该占有的地位。向在法西斯桎梏下呻吟的德国人民致敬。他们获得解放的日子已不远了！支持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让我们同苏联和欧洲各国人民一道打击法西斯主义！让我们用1942年打败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来巩固英苏同盟！支持印度的民族政府！让我们加速军火生产，加强英国人民的民族团结！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259—260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节录〕

（1942年9月17日）

共产党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运动，争取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军事努力，以便要求政府组织第二战场并保证同印度在武装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进行不受拘束的和全面的合作……

我们要求毫不拖延地加强政府，办法是撤换内阁成员中的印度事务大臣埃米尔，陆军大臣格雷格，英国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英国驻西班牙大使霍尔，大法官西蒙，以及其他没有能力进

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官员。

其次，我们要求按集体原则组织战时内阁的整个工作，要求战时内阁在组织盟国的统一领导和战略、在改变英国总参谋部的组成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以保证贯彻共同进攻希特勒的政策。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255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第二战场决议^①〔节录〕

（1943年2月）

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是英、美两国人民当前的直接义务。第二战场的开辟是战场其他地段的进攻所不能代替的。这一点每个人都理解，并且每个人都清楚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人民看到，苏德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和西欧的无所作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民要求政府采取进攻战略并大胆领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迎接面临的激烈战斗。

我们拥有进攻欧洲所需的武装力量。现在潜水艇的危险性要比盟军毫无损失地到达北非的时候要小。同盟国要求敌军无条件地投降，但这种投降不会自动地到来，也不会在受到一次次要的

① 英国共产党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支持下，为开辟第二战场不断地进行斗争。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尤为强烈，因而在英共中央文件中曾多次提出这个要求（如1942年4月17日和5月1日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1942年11月17日的声明等等，见《共产国际》杂志1942年第3—4期、第8—9期）。——原编者注

军事进攻之后就会到来。只有当法西斯军队在欧洲大陆被击溃时，这种投降才会到来。红军的胜利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进程，鼓舞了人民，使起义的火焰燃遍了整个欧洲。这些胜利在法西斯分子及其仆从中引起了失掉理智的恐惧。这就是英国反动的亲法西斯集团嚣张的原因。反动派在抬头。

共产党号召英国人民要求政府立即开辟西欧第二战场，加快非洲军事行动，肃清国内一切法西斯分子，撤掉至今还居领导地位的一切贝当分子^①。必须充分利用英国的一切生产潜力和人力后备。必须提高在军队服役的男女人员的工资、家庭补助金和退伍费。为了便于作战，加速运送军队，杜绝不必要的进口，必须集中管理海上运输。必须实现贝佛里季计划并通过改进饮食业工作人员劳动条件法案。对反动派毫不退让！必须取缔“不列颠民族党”，严格执行反法西斯国家对敌斗争法第18节第2条。

人民要求释放一切关押在印度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并立即恢复同印度政治领导人的谈判，以便建立民族政府。要求首相立即改组政府，以便由有才干的对进攻敌军有充分决心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组阁……

在政府及其领导机关中，应当有工人运动的广泛代表。为了保证执行积极作战的政策，我们号召加强民族团结。我们要求消除法西斯集团所造成的一切障碍。只有强大的联合和积极的工人运动才能加强民族团结。因此所有工会、工党和合作党的组织，都应当支持共产党加入工党的建议并为在即将召开的工党代表大会上通过这个建议而斗争。

^① 贝当是法国反动的政治活动家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拒绝抵抗希特勒分子，自1940年6月16日起任首相，后为法国未被占领地区的法西斯亲希特勒的“维希政府”的头子，他推行了同侵占者合作的反民族的叛徒政策。——原编者注

决定性打击的时刻，即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时刻到了。这个战场将使我们能够减少人民的痛苦、赢得胜利、永远消灭法西斯的威胁。

（译自《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650—651页。于秀贞译，蒋春雨校）

法国共产党向法国政府提出的关于组织 巴黎防卫和进一步进行战争的议案^①

（1940年6月6日）

共产党将认为，把巴黎拱手让给法西斯侵略者就是叛卖。她认为，组织巴黎防卫是头等重要的民族义务。为此必须：1. 改变战争的性质，把它变成争取祖国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人民战争；2. 释放共产党议员和共产党的积极工作者，以及几万名监禁在狱中、关在集中营里的工人；3. 立即逮捕麇集在国会、各部、甚至总参谋部里的敌人间谍，并加以严惩；4. 这些初步措施定能激发起全国人民的热情并使必须立即宣布征集的人人参加的民兵有可能征集起来；5. 必须把人民武装起来，把巴黎变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堡垒。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289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6月6日，当德军已经威胁到巴黎，但法国首都还有可能进行防卫的时候，法共中央向法国政府递交了此议案。统治集团却否决了这个议案并于1940年6月22日向希特勒分子投降。

法国共产党关于准备武装起义的 总指示^①〔节录〕

(1943年4月15日)

所有的抵抗团体必须对这次与盟国的登陆行动协调一致的起义作好准备。

法共是在征求了各地方组织派遣人员的意见后发出这个指示的。

为了做好全国起义的准备，必须做到：

1. 阻止敌人洗劫法国，各阶层居民都要进行斗争，反对强迫把法国人赶往德国；

2. 加紧怠工活动，使敌人行动瘫痪；

3. 加紧武装斗争，扩大自由射手和游击队队伍。

此外还必须：

1. 每一地区各爱国组织之间都要建立起联系，以便协调它们的行动，要组织爱国者的武装小组，这些小组要作好准备，在起义时承担领导居民的责任；

2. 从盟国宣布登陆时起，各爱国组织的领导人无需等候中央组织发出指示，就必须：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法国共产党从抵抗运动一开始就预计到，要通过全国总起义来解放自己的祖国。法国共产党建立了群众性的抵抗组织——民族阵线，随后又组织了武装部队法国自由射手和游击队，从而逐步使法国人民做好了全国起义的准备，这次起义对法国领土的解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关于举行全国起义的最初指示是在1942年发出的，全面的指示是在1943年4月15日发出的。

(1) 动员本组织全体成员……发动居民，把他们集中起来，编入武装小组，有什么就用什么把他们武装起来，组织他们袭击武器库，把所有能在军队中服役的居民编入作战部队；

(2) 开始总罢工，对敌人的交通供应线给以迅速打击，使敌人失去经济活动能力；

(3) 消灭或逮捕那些企图搜捕法国人的维希政府警卫队员、警察和宪兵，释放被捕的爱国者；

(4) 占领各公用大楼——省政府、市管理局、邮局、电报局、电台等等；撤掉维希政府当权者的职务，由爱国小组的代表接替，由他们掌管粮食供应和公共行政的管理。

执行这些指示必须大胆、坚决，而且要严守纪律。

这是法国的解放事业所要求的。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05—306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巴 黎 起 义

(1944年8月19—26日)

共产党人的起义号召

8月18日夜到19日晨，巴黎及其郊区张贴了巴黎地区共产党议员的下列号召：《致巴黎地区居民书》。男女公民们！盟军正在各处推进。在东线，红军正在获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在法国，战斗越来越接近首都。巴黎地区居民的职责是：用一切力量帮助盟军，从而使击溃敌人的时刻早日到来。我们以巴黎地区议员的身分号召所有男人和妇女，青年和老人，奋不顾身地、坚决

地和严守纪律地履行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我们号召有勇敢的自由射手和游击战士参与作战的法国内地军的士兵们坚决、勇敢地执行指挥官的命令。我们号召爱国警卫队领导起每一街区和每一地区人民群众的斗争，夺取公共建筑物、车站、中央电话局和电报局、中央电站、市自治局、市管理局，撤消窃据政权的维希分子的职务，从监狱中释放被监禁的爱国者，逮捕敌人的间谍，粉碎祖国敌人的任何抵抗，阻止他们进行破坏。

我们号召巴黎地区的所有男女公民毫无例外地用敌人的装备把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本街区、居住地或企业的爱国警卫队，参加解放斗争，保卫法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我们号召工人们参加罢工，武装起来(如果尚未武装起来)，占领工厂，阻止敌人破坏工厂，并配合本地区爱国警卫队的斗争。我们号召巴黎及其郊区的人民参加解放起义。大家都来参加斗争！这是巴黎地区全体居民的职责。

巴黎起义的总结

解放巴黎的战斗以法国爱国者的胜利宣告结束。起义过程中，巴黎人消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和装备。2,887名侵略者被击毙，4,911人被打伤，4,312人被俘虏。法国内地军武装力量缴获和消灭德国坦克92辆，其中21辆是“老虎”坦克，9门反坦克炮，13门大炮（70和90毫米口径），42支各种型号的机关枪，1,482支自动步枪，6,413支步枪，5,225支手枪，200辆载重汽车，7,000箱手榴弹，5,461箱各种爆炸物。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爱国者死亡1,482人，伤3,467人，被俘223人。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13—314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多列士在莫斯科电台的 广播讲话〔节录〕

(1944年9月7日)

法兰西的男人和妇女们！

我们还必须经历漫长而艰苦的路途。我们要把敌人消灭在他们本国的领土上。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为我们的祖国打下一个牢固的安全基础。如果我们不能从不久前发生的事件中吸取教训，不能从中为未来作出一些严肃的结论，那我们就不能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

第1个结论是：必须相信人民。必须珍惜人民勇于斗争的品质、他们的军人的和公民的英勇精神、他们的首创精神、组织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

第2个结论是：必须建立切合实际的民主制度并在各级解放委员会的积极促进下保证共和制能正确发挥职能，这种解放委员会是武装起义的职能机构并在民族复兴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两个结论得出的第3个结论是：必须彻底扫除维希精神，无情惩办叛国者，决不宽容慕尼黑分子。

第4个结论是：我们的对外政策应该遵循如下方针：同3个民主大国——英国、美国和苏联保持真诚的、紧密的、持久的友好关系，因此，慕尼黑政策和反苏主义必须彻底扫除干净。

最后，第5个也是最终的结论是：应该象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民族团结，因为，民族团结是强大的法兰西复兴的保证。因为，法兰西的男女公民们，只有民族团结才能保证建立一个自由的、强大的、幸福的法兰西！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14—315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附录 法国政府关于禁止法国共产党的 法令^①〔节录〕

(1939年9月26日)

第一条 禁止一切旨在直接或间接宣传由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发出或决定的口号或实际上由第三国际控制的组织发出的口号的任何活动，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

第二条 依法解散共产党……同共产党有联系的所有协会、所有组织或所有实际上存在的团体，以及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遵循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发出的或由实际上受第三国际控制的组织发出的口号……的一切组织。清理被解散组织财产的办法必要时将按内务部长作出的决定来规定。

第三条 禁止以宣传第三国际或追随第三国际的组织的口号为目的的各种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字作品、绘画或任何一般的广播材料的发行、发表、传播、向公众提供、出售、公开展览或为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法国共产党为了表示同德国法西斯主义积极斗争的决心，决定投票赞成国防预算拨款案。1939年9月26日，法共又作出决定：“一旦发出动员令，共产党员就报名参军。”这两项决定都得到了贯彻。所有适龄应征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莫里斯·多列士，都到征兵站应征参了军。尽管法国共产党持有这样的爱国主义立场，然而，实际上并不想同希特勒德国进行斗争的法国政府却发出了禁止法共的法令。

了传播、供应、出售或展览而保存这些作品和材料。

第四条 不管1939年6月29日关于国家对外安全法令条例是否适用，凡违反本法令的行为将处以1—5年的监禁或100—5,000法郎的罚款。由刑法第42款规定的惩处可以由最高法庭作出判决。

第五条 本法令适用于阿尔及利亚和各殖民地……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287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书〔节录〕

(1939年)

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根据自己在反对发动战争的斗争中积累的经验，依靠成功地团结所有反对纳粹主义的人，来加强和扩大自己队伍的团结，并在艰苦的战时条件下进行人民革命的全面准备。我们既不寄希望于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军队，也不寄希望于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我们只应该寄希望于我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努力，寄希望于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斗争，以及伟大强盛的苏联的帮助……

德国共产党号召德国国内外一切反法西斯主义者不失时机地为联合德国工人运动和国内反对派而开始进行顽强斗争。共产党号召把一切力量动员起来推翻纳粹专制制度……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189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德国共产党号召书

(1941年6月24日)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使我国人民陷入了反苏战争。我国法西斯统治者对同我们友好的苏联人民的屠杀，在文明民族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德军对苏维埃国家强盗式的袭击，这是违反一切法律和道德准则的最卑鄙的背信弃义。这是玷污我们民族最高尚情操和传统的犯罪行为，这是对我国切身利益的致命打击。

1939年我国人民曾怀着愉快的心情，欢迎签订德苏人民之间的友好条约。没有任何一个条约像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那样深得人民的满意。历史经验和切身利益都给我国人民指出了同自由的苏联人民友好的道路。过去同俄罗斯的友谊，对德国说来一向是美好的。我国人民革命热情的最高点，即我国人民从拿破仑统治下的解放是同德俄友谊密切相联的。最著名的德国国务活动家俾斯麦曾要求德国政府遵循同俄国友好的政策。在大批失业的年代里，千百万德国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之所以得到保障，是由于德国工厂接收了俄国的大批定货。

苏联竭尽全力维护和平，完全遵守条约，然而希特勒却粗暴地违背了这个条约的思想和内容。

对苏联的阴谋袭击准备了几个月。纳粹头子根本没想认真履行德苏条约，保持和巩固德苏友谊。德国政府的宣传机构在德国、在它所占领的国家以及在尚未参战的中立国家，建立了许多向全世界不断制造反苏谎言的中心，唆使同俄国人作战。在刚刚签定苏芬和平条约之后，德国政府的代理人就在芬兰展开了敌对的反苏宣传，其目的是要芬兰人民参加新的反苏战争。他们极力想把芬兰变成德军的基地。芬兰人民同苏联人民从事和睦的共同

劳动的愿望被窒息了。在希特勒总参谋部的指挥下，巴尔干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也同样变成了反苏基地。亲法西斯的分子和德国政府之间通过达成秘密协定的手段或伎俩，剥夺了这些国家的独立自主权。这些国家的人民当然是同情俄国人民的，他们爱好和平的愿望是与法西斯的计划相矛盾的，他们是被奴役的。

法西斯的侵略政策所走的道路标志着流血、饥饿和毁灭。大银行和康采恩被授权控制被占领国的财富。秘密警察和“保卫队”在肉体上消灭人民。从被占领国榨取了几十亿元，而我国却不得不忍受愈来愈大的贫困和支付力所不及的苛捐杂税。一切正直的德国人都应该知道，德国人民真正的敌人是背信弃义的战争贩子，他们使我们的切身利益蒙受严重的损失，使我国人民卷入了无休止的血腥战争。

我国人民摆脱战争贩子背信弃义者奴役的时候到了。每一个希望重新过和平生活和从事正当劳动的人，每一个希望我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建立深厚友谊的人，现在都应努力做好一件事，即用实际行动巩固德苏人民之间的友谊。

工人们！阶级弟兄们！我们神圣的职责是打倒那些盘踞在我国的德国人民的叛徒。

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战无不胜的红军所保卫的事业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业。

我们的敌人就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法西斯奴隶主就是我们的敌人。红军的胜利和为本民族自由而斗争的被压迫人民的胜利，同样也将是德国人民的胜利。德国的命运现在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德国劳动人民的手里。我国人民的荣誉被血腥的法西斯统治所侮辱。如果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就会变得强大起来。在所有被德国奴役并想重新获得自由的国家里都有我们的朋友和同盟者。苏联人民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最伟大和强大的朋友。所有为自由、幸福和人类尊严而斗争的人们，都要站到正义的旗帜

下。

遭受法西斯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万岁！

要缔造人民的团结，要和为争取本民族的自由而斗争的被压迫的人民及所有进步人类一起并肩前进。为争取自由而斗争！

德国劳动人民，要和红军一起战斗，反对文明人类的敌人——法西斯。打倒法西斯！大家都要投入打倒希特勒匪徒的战斗！大家都要投入争取我们德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未来的斗争！一切为了恢复德国人民同自由的苏联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同盟！

（译自《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647—648页。于秀贞译，蒋春雨校）

恩斯特·台尔曼致包岑监狱

难友的信〔节录〕

（1944年1月）

我亲爱的具有共同社会主义信念和共同命运的同志，革命斗争的战友！……

我们被禁锢在狭窄的天地中。我们从自己的观念出发正在塑造一个伟大世界的图景，然而却被剥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可能。我时常想，我们这里的生活同享有宝贵自由的人的生活相比是多么狭窄！常年监禁的孤寂生活，使人窒息的监狱环境，光秃秃的四壁，多年与世隔绝的生活，不可避免地有时会使人爆发恶劣的情绪，发出绝望的喊声。当我回想起我在监狱中经历的一切时，不禁感到不堪回首。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并不失掉奋斗的目标，在肉体死亡之前并不变成活着的僵尸，那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孤寂的四壁对任何一个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就是说，对

我们也会产生影响。当然，抱怨孤寂生活就是热切希望摆脱这种生活。这种孤寂的感觉怎样可怕地冲击人们的心，谁也不可能比在漫长的岁月中直接体验和经受过这种感觉的“专家”描述得更贴切。可能，一股奇怪的力量会使他怀念起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母亲和父亲、兄弟和姐妹，怀念起友人和愉快的交往中富有生活情趣的说笑，以及同思想上的密友共同度过的余暇，总之，怀念起宝贵的自由生活！有很多人在这里会变得麻木不仁，堕入对自身的怜悯之中，陷入失去自持力和梦呓的状态。然而如果我们二人互相正视一下对方的眼睛，倾听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声，衡量一下我们的巨大精神力量，那么我们会感到，有一股多么强大的理智力量，一股令人神往的伟大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坚强信念的力量，这些力量能使我们从这种压抑的、空虚的、几乎是毫无希望的监狱气氛中解脱出来。

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信念对一个被投入监狱的人能产生多么奇妙的力量，能使他重新获得生命力！正是这个可靠的基础使每一个人在他命运的一切困难关头能够坚毅、沉着、充满力量和坚定不移。

谁能计算出，在我们被监禁的这些漫长岁月中，我们总共吃了多少苦，经受了多少折磨！

谁能真正懂得命运的悲惨，我们之所以经受住了命运的打击，只是因为不允许自己脱离常轨。有时，监狱的环境使我们忍无可忍，激起各种各样的绝望表现，但我们仍然不屈不挠、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我的命运也同重大的世界事件紧密相联，同当代炽热的政治形势和劳动人类的当前生活相联。我们有多少勇敢的社会主义战友，现在他们还享有珍贵的自由，并且正在履行着自己的革命职责，然而，今天、明天或后天他们将遇到直接的危险。一旦他们在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刻被人发现，他们就会受到无情的打击。革

命活动要求作出重大牺牲。这种事不仅关系到我们，而且也关系到别人。但是，为什么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问题正在某种程度上使几乎整个劳动人类感到不安，这个问题是目前正在进行残酷无情斗争的千百万人所关心的。我的命运也处在这些历史问题的视界以内。我不是脱离自己民族的人。我是积有丰富的民族经验，同时又有丰富的国际经验的德国人。我归属的人民，我热爱的人民，就是德意志人民。我为之骄傲的民族——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勇敢的、骄傲的、坚定的民族。我同德国工人阶级是血肉相连的。正因为如此，我作为工人阶级的儿子，后来成了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我的一生、我的劳动的目的只能是为德国劳动人民谋福利，我的知识、力量和经验，我的活动——我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争取德意志未来、争取社会主义胜利、争取自由和争取德意志民族新的繁荣的斗争。

我为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蒙受的苦难，不是个别现象，不是孤立的、脱离德国人民的：许许多多不知名姓的囚犯（其中也包括你，我亲爱的共命运的同志）也在遭受这种苦难。这种苦难正在千百万人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引起反响。这种运动席卷并鼓舞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各族人民，并且已经在世界许多国家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得到传播。

我们生活的历史是严酷的，因此它要求人们为它付出整个的一切。你，我，以及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全体战友——我们大家都应该是刚强的，百折不挠的，富于斗争精神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因为做一个革命战士就意味着必须对事业保持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是要由生和死来检验的；这也意味着必须对斗争表现出绝对的忠诚、信心和决心，在任何情况下表现出刚毅精神。照亮我们心灵并振奋我们精神的火焰象明亮的灯塔，在我们斗争生活的战场上指引我们前进。我们必须具备坚定的信守不渝的性格，并且对胜利充满信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扭转我们的命运，完成伟大历史使命赋予我们的革命职责，并且取得真正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

我完全献身于这个思想！

生活的岁月没有白白流逝，

我清楚地领悟了

这人世间智慧的最后结论：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歌德：《浮士德》）

致革命敬礼

你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忠

实战友，共命运的坚强同志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213—215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意大利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①

（1943年3月3日）

出席1943年3月3日联席会议的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社会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41年10月，旅居国外的意大利三个反法西斯政党：共产党、社会党和小资产阶级社团“正义和自由”签订了共同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协议，并建立了意大利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1942—43年期间，这3个政党在意大利国内建立了各自的地下组织系统。1943年3月3日在里昂通过的行动委员会宣言包含了推翻法西斯统治的具体斗争纲领，同时要求意大利同希特勒同盟断绝关系。

党和“正义和自由”运动的负责代表认为，在拥护社会主义纲领的各政党之间确立行动一致的原则，这是每一次旨在联合一切民族力量以利开展斗争而采取的行动的必要前提，斗争的目的是废除意大利同希特勒德国的盟约，争取在意大利被击溃前签订单独和约，推翻法西斯专政，并在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上重建意大利国家。

1. 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和“正义和自由”运动承担义务在盟约范围内（这种盟约应推广到一切民族力量中去）共同行动，为拯救意大利而斗争，为此必须通过全民起义来结束毁灭性的法西斯战争政策，推翻墨索里尼政府，并争取单独媾和。

2. 上述3个政治团体参加的意大利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是争取和平、独立和自由斗争的领导机构，所有愿意为争取单独签订和约而斗争的力量都可以参加这个委员会。这个领导机构作出的决定对社会党、共产党与“正义和自由”运动的所有成员来说都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3. 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与“正义和自由”运动声明，他们立意在民主恢复意大利国家的过程中，在消灭法西斯主义的同时，铲除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势力（金融资本、君主制度等等），并在劳动将起首要作用的民主制度范围内实现恢复国家的任务。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19—320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意大利共产党号召意大利人参加 反对德国法西斯分子斗争的 号召书^①〔节录〕

(1943年9月17日)

在冲击我们大家心灵的苦海里，在折磨和苦难中，人民的新觉悟正趋于成熟，它是由人民的优秀儿子的鲜血培育成的，是在残酷斗争的严峻条件下锤炼出来的。对犯下卖身投靠和残暴兽行的可耻、屈辱的过去负责的人和制度，将受到无情审判并被扫除干净。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在这种新的生活中，人民中那些作出过最大牺牲、遭受过最深重苦难的人，那些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的人——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职员、自由职业者，终将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如此深刻的改造社会和改造国家制度的过程中，工人阶级负有自己的使命和作用。工人阶级应该同所有的人民力量紧密结合，成为某种联合力量的先锋队，并为这种联合献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革命激情和勇于斗争、遵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工人阶级应该从日趋没落的资产阶级软弱的手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德国侵略者占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并在北部地区成立以墨索里尼为首的傀儡“萨洛共和国”以后，意大利人民面临的任务是进行争取民族解放和恢复民主制度的武装斗争。领导这场斗争的是由各反法西斯政党的代表于1943年9月9日在罗马组成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起了主导作用。1943年9月17日，意共的地下报纸《地下团结报》发表了意共号召参加反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斗争的号召书。

中接过，然后高高地举起民族独立的旗帜，成为民族独立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在各国人民获得新生活的条件下，工人阶级要创立一种新的、更高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不会导致沙文主义的畸形政策，不会导致血腥的帝国主义冒险政策，而会造成一种更为牢固的国际团结和国际合作关系。英勇的苏联工人阶级已经向全世界证明，工人阶级内部孕育着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它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的事业能作出多么可贵的贡献！苏联人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给我们作出了榜样，证明他们是所向无敌的人民，然而他们作出牺牲的目的不是要奴役各国人民，而是要将各国人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紧密团结、得到苏联支持并站在意大利人民前列的工人阶级定能保证意大利获得真正的完全的独立，而不管帝国主义从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发出任何威胁和压力。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绝不仅仅是反对外国金融寡头的斗争，而且也是反对本国金融寡头的斗争。工人阶级一定会成为领导人民群众斗争的主要力量，它将领导人民群众奋起斗争，永远推翻应对掠夺战争和民族灾难负责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政权。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意义就在这里。但是，正因为如此，作为我们斗争目的的民主制度绝不能象过去那样容许反动势力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滋长起来，因为这些势力是会使民主制度沾染上他们的气味，并利用这个制度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个制度应该是在人民群众中获取力量和威望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以工人阶级为其先进部队和最可靠捍卫者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会成为新的民主制度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的作用和任务在于推动这个制度，使它向前发展，保证它沿着进步和较高文明的道路发展……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25—327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 联合行动公约〔节录〕

(1943年9月28日)

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下定决心要在意大利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团结，这是一个根本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工人阶级就不能完成现阶段历史向它提出的任务——在争取独立和自由、反对纳粹侵略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在建立从人民中吸取力量和威望的人民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在沿着进步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一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成为民族的先锋队和领导者。两党深信，通向有机团结的道路要经过使各种思想、各种方式和各种人物经受检验的联合行动，两党的宗旨是要确定一个联合行动的具体组织形式，因此两党共同商定：

1. 组成一个联合行动常设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工人阶级将要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方面的行动总纲领。

2. 在人民为反对国外敌人——希特勒主义和反对国内敌人——法西斯主义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中，组织两党各地方组织成员之间的合作活动。

3. 委托一个专门委员会提出各种建议，来解决职工会方面的各种问题，使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参加阶级斗争时行动完全一致。

4. 委托另一委员会研究在农村中应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以便加强各个地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5. 主动采取各种政治措施和组织措施，以便把全部人民力

量（技术干部、知识分子等等）团结起来，这些力量若同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就能形成国家的进步势力。

6. 采取一致努力反对国外任何想把法西斯制度的罪行归咎于意大利人民的企图，因为人民的先锋队20年来一直为反对法西斯制度而进行英勇的斗争。

在进行这一斗争的时候，以及在更为广泛的共同争取和平（和平应考虑到各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条件并尊重其自决的自主权）方面，两党承认，苏联是工人运动的先锋队，是各国人民反对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争取独立和自由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同盟者。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27—328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意大利共产党的起义号召〔节录〕

（1945年3月12日）

同志们！劳动者！战斗的爱国者！意大利人！

我们遭受可恶的侵略者蹂躏已经18个月了。

决定性的战斗已经展开，然而纳粹法西斯匪徒仍然在践踏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土地……

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我们才能得救……

意大利人！你们要通过广泛动员属于任何社会阶层和任何反法西斯政治派别的所有爱国者……来巩固民族起义运动大军，加强游击队和城市游击小组。

工人们！更紧密地团结在起义委员会周围！这样你们就能捍卫你们的生存权利。要大胆、坚决地使用罢工武器；可以为抗议

解雇而宣布罢工，为你们的孩子要求面包、为抗议恐怖手段、抗议压迫者而罢工！大家要万众一心地加入爱国行动小组！制止对机器的预谋破坏，机器是全民族的财产，是恢复国家的基础，是你们贡献劳动的条件！把每一个工厂变成德国法西斯分子不可攻克的民族起义据点。加强同本厂、本地区的职员、技术人员和所有爱国者的联系。在本厂和本地区加强和建立新的民族起义委员会。勇敢地走上街头，并同各阶层居民和所有的爱国力量一起，袭击并消灭德国法西斯恶棍！

我们要从局部的战斗，从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示威和巷战，转入总罢工，从总罢工转入民族解放起义！

农民们！普遍参加你们的乡村委员会！联合起来成为一支统一的团结的队伍，并在你们的委员会领导下同城市劳动者一起投入战斗！用一切办法支援光荣的游击队，你们成千上万的儿子就在这些队伍中战斗……

共产党员同志们！拯救国家的事业和我国人民的未来目前要求你们进行勇敢无情的斗争……

民族起义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对民族解放委员会、对游击队和所有的群众组织表现出主动精神和爱国热情……

当侵略者从我们的国土上被赶走以后，我们还将面临艰巨的任务。所有真正的意大利爱国者那时仍须进一步加强团结，以便清除国内那些把国家引向灾难的人，清除公开的和隐蔽的法西斯分子，清除正在发横财的金融寡头，清除一切希望意大利依然长期处于受压迫、劳困和苟延残喘境地的人。我们在为自由、独立、民主和进步的意大利而战，为人民的意大利、为复兴的、能够为本国人民创造一种美好的、值得为之生活的意大利而战！

全国范围的人民起义万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35—337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意大利共产党关于起义的 第16号指示^①〔节录〕

(1945年4月10日)

进行决定性攻击的时钟敲响了。德国军队在所有的战场上被击溃，并且正在慌乱逃窜。新的大规模战役加速了纳粹法西斯的必然崩溃局面：苏军在奥河地区的进攻和英美出兵意大利，将是胜利会战的最后一举。

我们也应该奋起进行决定性的猛攻。现在的问题不仅是要加紧游击战争，而且要准备并举行真正的起义。

游击队联队应该向纳粹法西斯驻军发动攻击。为了迫使纳粹法西斯败退，或者如果他们抵抗，为了消灭他们，必须全力以赴争取解放国家的领土，从纳粹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居民点、平原和整个整个的地区，帮助“解放区”立即建立起人民政权机构和行政机关。勇敢的地方游击队要同城市游击小组配合，把打击矛头指向主要工业中心和主要通讯工具（交通线）。在城市里，游击小组要无情镇压法西斯制度的头面人物、继续出卖祖国的纳粹法西斯代理人和合作者（为德国人效劳的警察官员、全权代表、国家和社团的高级官员、技术领导人），镇压那些对祖国的要求置若罔闻或拒绝放下武器的纳粹法西斯分子和共和党员。在城市里，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关于起义的第16号指示是由共产党领导机关在被占领的意大利领土上散发的。这个指示提出了有关1945年4月25日起义的各项具体指令。

最广泛的行动应该从消灭信号站、法西斯和德国人的组织、警察局的全权代表等等开始。

工人和农民的群众组织要开展民众运动，争取立即实现劳动者的要求，反对纳粹法西斯恐怖，争取国家解放。停止工作、进行罢工以及在街头和广场举行游行示威，都应该加紧配合起义运动的发展。这些游行示威活动应该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普遍，应该包括整个整个的地段，最好是包括整个整个的城市和地区……

第15号指示已经就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运输业全体工作人员的行动发出了确切指令。在本指示中，我们号召我们所有的组织根据大部分城市和乡村的当地条件开展起义活动。问题是要开始进行引导劳动群众进行总罢工的决定性起义活动……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37—338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安东尼奥·米赫的报告〔节录〕

（1941年9月9日）

我们正在斗争，争取使西班牙不致成为德国法西斯反对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国人民的战争帮凶。

我们现在正在为实现大赦、释放100多万受够佛朗哥分子迫害惨祸的西班牙人而斗争……我们正为制止恐怖、实行大赦而斗争。工人阶级和共和国的伟大儿女、那些罪过只在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人的鲜血不应该再流了。

我们正为实现正常的立宪制度、为恢复安宁而奋斗。我们正为共和国、为西班牙独立而奋斗。我们正为加泰罗尼亚人、埃乌

斯卡迪人和加里西亚人的自由而斗争。我们正为使西班牙重新成为一个繁荣进步的国家，成为一个民主管理的国家而斗争……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45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伊西多罗·杜雷茨、赫苏斯·拉腊尼亚加 以及他们的同志们给共产党和西班牙 人民的信〔节录〕

（1942年1月19日，博尔利埃尔监狱）

亲爱的同志们，等待着我们的的是死亡，然而我们现在仍然感到骄傲的是：我们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职责，是党派我们去为西班牙人民的自由和团结而斗争的。

要知道，斗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摧不垮吓不倒的。正义的事业一定胜利，但为此总要牺牲许多高贵的生命。

我们将要象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所教导的那样，以大无畏的气概面对敌人，嘴里唱着《国际歌》，直到长枪党徒的子弹夺走我们的生命。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46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他们也没有屈服

——西班牙共产党

总书记伊巴露丽的文章节录

(1947年)

……西班牙人民抵抗运动的历史决没有因法西斯军团进驻马德里而结束。

前一页过去了，新的篇章开始了。这一章记述的是地下斗争，是十字街头的斗争，是荣誉得不到颂扬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死神会在每一个角落向你窥视，在这场斗争中，每日、每时都要受到考验的不仅是战士的坚韧精神，而且还有他的能力，他的顽强精神和坚定意志，使他锻炼得不致被困难所吓住，不致被疯狂搜捕他的密探所发现……

如果说西班牙是世界上第一个体验到城市被法西斯空军夷为平地的惨祸的国家，那么它也是享有可悲的优遇最先尝到法西斯罪犯对无力自卫的居民进行骇人听闻的迫害的国家。它经历了千百万被拘禁在集中营和被送进劳动苦役营的男人和妇女被集体大屠杀、严刑拷打和遭受无法形容的折磨的惨祸。

今天，不仅那些曾在共和派分子的行列中进行过斗争的人，甚至那些仅仅生活在共和政府土地上的人，都遭到残酷惩治。

成千上万的农民被枪杀，或者被绞死，或者被活活扔进亚巴西的省比利亚尔布雷多市采挖制砖用粘土的矿井里。

无论是饥饿、恐怖手段，还是最可怕的刑罚，都没有使我们的人屈服。他们即使面对刑场也那样无所畏惧，那样坚定不移，连刽子手们都感到胆战心惊。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44—345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二）南、阿、罗、保、捷、波、匈等国 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书〔节录〕

（1941年6月22日）

南斯拉夫工人、农民和公民们！

6月22日晨，肆无忌惮的法西斯匪徒向伟大的、爱好和平的工农国家苏联进攻了。

这帮职业罪犯就象10个星期以前卑鄙地悄悄接近贝尔格莱德那样，接近了苏联的繁荣城市，以使用他们那杀人的炮弹毁掉这些城市。法西斯杀人犯这种前所未闻的新罪行不仅激起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两亿人口的满腔愤怒，而且也激起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满腔愤怒。以狂人希特勒为头子的德国法西斯资本主义匪帮杀人如麻，使整个欧洲穿上了孝服，使欧洲各国人民沦为奴隶，现在又把他们的沾满了无辜者鲜血的匪徒赶进了苏联百花盛开的花园，以便毁掉苏联人民23年来以非凡的努力为代价所建成的一切。但是，吸血成性的法西斯罪犯以及其余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君们这一次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的对手已不是卖国的资本主义集团所领导的，内部分崩离析，被第五纵队的叛卖勾当弄得离心离德、脆弱不堪的欧洲弱国了，而是两亿完整坚强的、团结在英勇布尔什维克党周围的苏联人民……

工人、农民和公民们！

……要坚信，苏联及其英勇的红军是世界上任何人都战胜不了的力量。请相信，在苏联所进行的正义斗争一边的将绝不仅仅是全世界亿万劳动群众的同情，而且还有他们的支持。英勇的苏联各族人民正在进行最后的战斗，他们绝不仅仅为了永生永世保卫住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受法西斯资本主义惨无人道的人的侵害，而且也是为了挽救多灾多难的人类不致倒退到中世纪的黑暗和奴隶时代去。

南斯拉夫的男女工人们！

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已经到来。坚决抗击工人阶级最凶恶敌人的战斗已经开始了。这场战斗是法西斯罪犯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全世界所有劳动者的希望——强加于我们的。英雄的苏联人民不仅在为保卫社会主义国家而流着宝贵的鲜血，而且也是在为全体劳动人类的最终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而流着宝贵的鲜血。因此，这场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援这场斗争，直至献出我们的生命。

全部南斯拉夫国土上的无产者都要各就各位，都要站到第一线战斗的行列里去。要把自己的队伍紧紧地团结在你们的先锋队——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周围。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你们要毫不动摇地、严守纪律地尽自己的无产阶级义务。立即准备为投入最后的决定性的战斗。你们绝不能容许由于你们擅离职守而使英勇的苏联人宝贵鲜血白流的情况发生。不能让一名男工、一名女工被送往法西斯德国，不能用他或她的劳动去增强法西斯匪徒的力量。一门大炮、一支步枪、一颗子弹、一粒粮食也不要经过你们落入法西斯罪犯之手。这些号召应该成为你们的口号。动员你们的一切力量去斗争：反对把我国变成法西斯匪徒的供应基地，他们就像疯狗一样扑向了苏联，扑向了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希望，扑向了全世界受苦受难的劳动者满怀希望之情所注视的灯塔。

铁路工人和其他方面的运输工人们，你们没有权利成为运送用于反对苏联和反对你们自己的杀人武器及其他作战物资的渠道。请你们回忆回忆我们在过去资本主义武装干涉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战斗传统吧。尽你们的一切力量打乱法西斯罪犯既利用你们反对苏联，又利用你们反对我国和全世界劳动者的计划。我们号召大家在此决定性的时刻里，尽到你们在这次坚定果敢的战斗中自己所肩负的责任。

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们！

我们在斗争中预见到的那种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我们事先就知道法西斯罪犯准备反对苏联和整个劳动人类。奴役本国各族人民和被奴役国家人民的吸血成性的法西斯统治者向我们宣布进行毁灭性的战争，他们通过广播宣布，要用铁和血来消灭共产党人。我们接受这个挑战，因为我们料到了这个挑战，而且我们对此也有准备。法西斯刽子手嗥叫说，在这次斗争中绝不会对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手下留情。我们声明：在这次斗争中，我们对犯有罪犯的法西斯头目和他们的忠实奴仆也绝不会手下留情。在这次斗争中，对法西斯的财政寡头及其暴君们是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们！一分钟也不要迟疑，立即准备迎接这场艰苦的斗争。不要浪费时间，要使你们的组织和组织活动适应这次最后的战斗，要采取一切措施更好地保护我们宝贵的干部，因为在今天的这场斗争中，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他们。把劳动群众组织起来，把自己来之不易的经验传授给他们。要站在劳动群众和受民族压迫的群众的前列，并领导他们去反抗我国各族人民的奴役者。希望你们英勇无畏，遵守纪律，沉着冷静，因为你们应该在这方面为别人作出表率。你们要尽到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义务。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投入这最后的决定性的战斗吧。前进！

南斯拉夫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77—479页。王文译，唐
慕文校)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建军原则

——摘自无产阶级人民解放突击队章程

(1941年12月)

无产阶级人民解放突击队是共产党领导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突击兵团，兵团战士都是在反抗占领军及其仆从的斗争过程中，在我们英勇游击队的队伍中锻炼出来的……

战士们都是个别地和集体地以自愿的方式参加无产阶级人民解放突击队队伍的，因而承担了无产阶级突击队的全部义务。

无产阶级突击队是反抗民族压迫和经济束缚的保证。所以，在这支队伍里服役是每个战士的最大光荣。

无产阶级突击队指出了正确的斗争道路，也以本身的自我牺牲精神把人民中一切爱好自由和进步阶层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因而是未来人民军队的核心。

突击队是机动部队，它应该随时准备着，那里需要，就在那里作战。突击队的分队应该永远保持进行完全独立作战的能力。

突击队有铁的纪律。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军队的纪律。这是建立在每个战士自觉和坚强信念基础上的自觉纪律……对城乡劳动者正义事业的无限热爱以及对最终战胜人民的一切敌人的信念是这种纪律的基础。这就要求严格地、无条件地执行指挥员和政治领导人的一切命令。破坏纪律、有意怠工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战士之间，同样，指挥员和战士之间应该是真正的同志关系，而在队列里，在履行职责时，应该具有真正的军人气魄。

突击队及其分队受司令部领导，各司令部维护纪律，准备并实行战斗行动，保证部队给养和一切物质手段和作战手段……

每一支无产阶级人民解放突击队应有自己的旗帜。旗幅为红色，右上角画有镰刀和斧头，中央是一颗五角星和部队番号……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和

志愿军最高司令部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80—481页。王文译，唐
慕文校）

关于南斯拉夫人民代表最高立法与执行 机关和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 作为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南斯拉夫 临时最高人民政权机关的决定^①

——在雅伊采市召开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
人民解放会议第二次会议上通过

（1943年11月29日）

1. 以国内所有民族亲睦、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南斯拉夫新国家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人民解放委员会是村到区级新的政权机关，它是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全南斯拉夫最高代表机关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ABHOIO）而统一起来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42年11月26—27日在波斯尼亚的比哈奇市举行，第二次会议于1943年11月29日在波斯尼亚的雅伊采市召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成立南斯拉夫民主联邦国家的重要决定。

是在符合南斯拉夫所有民族的坚定意志、同心协力和要求统一的精神下，在反抗占领军的斗争中产生的。由于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在斗争过程中取得了成就，所有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都在最高司令部的领导下联合起来了。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成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国家行使主权的最高机关。

2. 鉴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这些事实和发展程度，在符合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亲睦和民族平等的联邦制度原则的情况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将成为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南斯拉夫人民代表最高立法和执行机关。

3.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选举自己的主席团，内设主席 1 人，副主席 5 人，书记 2 人和至少 40 名委员。

4.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主席团代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行使南斯拉夫的主权，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闭会期间，它以会议的名义履行其一切立法和执行职能，并对会议负责自己的活动。

5.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主席团任命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

6. 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南斯拉夫人民政权的最高执行和行政机关，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通过它来行使自己的执行权力的职能。

7. 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履行人民政府的职能。民族解放委员会向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负责自己的活动。

8. 民族解放委员会由主席 1 人，副主席 3 人及若干全权代表组成。

9. 本决定立即生效。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 2 卷，莫斯科 1960 年俄文版，第 481—483 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声明

(1943年11月29日)

1. 剥夺所谓南斯拉夫国外政府作为合法政府的一切权利，同时也剥夺它在各国代表南斯拉夫人民的权利。

2. 全国解放后，国王问题以及君主制问题将能得到解决。在这之前，禁止国王彼得二世卡拉吉格奥尔基耶维奇返回国内。

3. 建议反法西斯人民委员会重新审查由所谓南斯拉夫国外政府签订的所有国际条约或承担的义务。

4. 今后，凡由南斯拉夫逃亡政府以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人民的名义缔结的国际条约或承担的义务，一律不予承认。

(译自《共产主义历史文献》，纽约1960年英文版，第132页。韩忠英译，毛天祐校)

关于在联邦的基础上建设南斯拉夫的决定〔节录〕

——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雅伊采市第二次会议上通过

(1943年11月29日)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根据每个民族均享有自决权(也包括与其他民族分立或联合的权利)，根据南斯拉夫所有民族的真正愿望——这一愿望是在锻炼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团结的3年协同行动的人民解放斗争期间确立的——兹

作出如下决定：

1.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从未承认，现在也不会承认法西斯帝国主义者对南斯拉夫的分割，而且在协同一致的武装斗争过程中证明了自己今后仍将联合在南斯拉夫之内的坚决意志。

2.为了实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自主原则，为了使南斯拉夫成为各民族的真正祖国和永远不再被任何统治集团所控制，南斯拉夫现在和将来，都要根据联邦的原则进行建设。这个原则能保证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门的内哥罗人完全平等，也就是说，能保证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门的内哥罗和波斯尼亚，以及黑塞哥维那所有民族的完全平等。

3.现在，在进行人民解放斗争期间，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区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是全南斯拉夫人民代表最高立法和执行机关，也是南斯拉夫人民和国家主权的最高代表。这一事实同建筑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南斯拉夫的这种联邦制度是完全一致的。

4.南斯拉夫少数民族将保证享有一切民族权利。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83—484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伊万·戈什尼亚克^①在南斯拉夫共产党 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48年7月23日，贝尔格莱德）

同志们：我要谈的是有关铁托同志报告中谈到的关于我们党

^① 伊万·戈什尼亚克：曾是南人民军大将。曾任南国防务秘书（国防部长）、共和国武装力量副统帅、联邦国防委员会主席。1980年2月8日逝世。——译者注

在领导解放战争中的作用的部分。我想谈谈关于使南斯拉夫武装起义的发动和人民解放斗争的发展成为可能的某些条件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某些未发生或在很小的范围内发生这一斗争的其他国家中发动斗争的某些条件问题。

1941年德国法西斯匪帮对兄弟的苏联的进攻，向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一切共产党员提出了一个唯一的任务——帮助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这一时刻到来了——共产党人应该用行动表明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依赖，对处于危险之中的唯一社会主义国家的信赖，并用行动表明自己革命的国际主义。在这一时刻，处在世界上任何角落的每一个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不只是默默地赞同苏联的斗争，而且要作为战士、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积极参加斗争，用最有效的方式和各种手段来帮助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掌声）组织反击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已成为不仅在被奴役的欧洲国家中，而且也在那些进行反苏战争的国家中的一切共产党的唯一和基本任务。

斯大林同志于1941年7月3日通过广播发出了如下号召：
“为了反击敌军部队，为了在到处蓬勃开展游击战争，为了破坏桥梁、道路，为了截断电话和电讯联络，为了烧毁森林、仓库、储藏室，在敌占区应该建立游击队、骑兵和步兵队，建立破坏小组。在占领区，应该对敌人、对他们的一切帮凶造成无法承受的条件，步步紧逼并消灭他们，扰乱他们的一切措施。”（约·维·斯大林：《关于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萨格勒布“文化”出版社版，第11页）

斯大林同志的这些话，不仅是对苏联人民的指示，同时也是对世界上一切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特别是对被占领的欧洲的共产党和那些本国政府在进行反苏战争的国家的党的行动指示和方针。这些党几乎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逐字逐句地贯彻和执行斯大林

同志的这一指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仅在被占领国、而且在进行反苏战争的国家中，都普遍存在发动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被占领的欧洲的任何民族都不赞成对自己国家的占领，甚至还可以说，处于德国傀儡统治下的、被投入反苏战争的大多数民族也不赞成这一战争。不仅如此，这些民族对把他们投入一场显然是非正义的、他们并不需要的战争的当权者极为愤慨。向我们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的是这一事实：除芬兰外，这些民族的军队士气很低，素质差，是东线极为薄弱的环节，在红军的第一批沉重打击之下，他们就在那里正式崩溃了。在所有这些国家，共产党人都具有无可置辩的论据——广大人民群众很容易接受的、反对战争和揭露将自己的人民投入战争灾难的本国当权的资产阶级的论据。

在所有被占领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在占领前曾有过的一点点自由也被法西斯占领者剥夺了。占领者对他们实行经济剥削、民族无权，并用野蛮的恐怖手段大规模屠杀他们。被占领的欧洲的人民都仇恨占领，这种全民的仇恨公开表露出来了。它表现在生产中的群众性怠工、执行占领当局措施的怠慢、对占领官员的攻击等等上面。因此，在被占领的欧洲各国存在着这样的条件——利用对占领者和对本国叛徒的这种仇恨，将被奴役人民的民族觉悟和对自由的热爱引向反对占领者、反对本国的法西斯分子和叛徒、争取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同夺取政权、争取劳动人民美好生活的斗争结合起来。但是，除了在南斯拉夫，普遍的武装起义在1941年及以后的时间还是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生。只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铁托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以自己的斗争吸引了大量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军队及数量众多的本国傀儡军队，以此支援了苏联人民的斗争。南斯拉夫共产党以这样的方式充分履行了自己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义务。她以此充分响应了斯大林同志

1941年7月3日的号召。（掌声）

我们知道，在一系列其他国家存在着进行这种斗争的客观条件，但如何解释在这些国家没有发生象在南斯拉夫发生的武装起义和广泛的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呢？当然，这些条件在1941年并不到处都是一样的，但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作辩护，说因为他们那里暂时不存在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所以就没有采取起义的方针、武装斗争的方针，而是某些党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经济部门的怠工上，限制在破坏、暗杀等等上，而其他的党则什么也不做。

但是，我们后来非常频繁地听到在其他国家扩散的关于在南斯拉夫发生反对占领者的武装起义和全民斗争的原因的各种“理论”。在这些“理论”中，一般都不是想解释为什么在南斯拉夫发生了如此广泛的反对占领者和本国叛徒的全民斗争；用什么方法使南斯拉夫共产党卓有成效地组织和进行了4年解放战争，并在这一斗争中卓有成效地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建设了新的国家，达到了自己各民族的团结，简言之，在人民解放斗争的过程中解决了革命的基本问题。很遗憾，据我们所知，在其他国家并不是想研究我们所建立的一切，也不是这一切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便将我们党的经验传到这些国家去。而是相反，十分频繁地出现了试图寻找理由以说明为什么在其他地方没有象在南斯拉夫那样的斗争，或者为什么根本就没有斗争。

铁托同志早在他的《解放斗争和新南斯拉夫的革命改造的特点是什么》一文中就以下列语言回答了这一点：“局外的、其他国家的很多人，甚至包括某些对我国怀有友好情绪的左派，不仅对英雄的人民解放斗争，而且也对革命改造，即对新南斯拉夫、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中的特别成就，以及对我国建设中的成就，曾经以、今天还想以某种幸运的环境、偶然性等等来加以解释。为了解释普遍的人民起义和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采用了毫无意义

的论据，诸如高山、森林、旧南斯拉夫存在的民族不平等，甚至还有头脑简单的民族固有的、我国人民对生与死的某种宿命论的理解。不言而喻，这一切都是不确实的，毫无意义的和有害的。”（铁托：《新南斯拉夫的建设》第2期，“文化”出版社版，第169页）

从所谓对南斯拉夫人民的斗争有利、而在其他地方似乎不存在的幸运环境和特殊条件的这些谈论出发，后来走得更远了。这里走得如此之远，以致要否定南斯拉夫人民的斗争。在我们党后来获得的、全体党员都已知道的文件中，谈到了我们党的功绩还不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功绩大。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党中的某些党对革命事业做的事情很少，而某些党几乎什么也没有做。

我们应该谦虚，我们不应该炫耀我们的功绩和成就。我认为我们的某些同志在这方面有错误，我们应该在党内外反对这些错误。但是，同志们，当有人迫使我们说假话的时候，当有人诽谤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自卫。我们可以用无数不容置辩的事实和论据来加强我们的防御。这里任何沉默都应该抛弃，因为这有关我们的荣誉，有关真理和事实，有关我们民族的历史，而我们的这些却有人想沾污，想伪造。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所谓我们党的功绩不如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其他共产党的功绩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在自己国家为苏联的事业和革命的事业所做的事情要少得多。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现在看来试图要从自己身上推掉在他们掌权以前匈牙利发生的事情的任何责任。他们现在把一切罪过都推到霍尔蒂身上。他们在这方面几乎同那些认为不用为自己前任的工作负责的资产阶级政权相一致。我们并不认为匈牙利共产党对匈牙利法西斯分子的罪行负有责任，但是我们认为，她对这一点

是负有责任的，即她没有根据自己在反对其推行的政策显然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冲突的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的纲领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一个共产党不能为自己的软弱和工作无成效、或对自己的无所作为推卸责任。匈牙利共产党人的责任就在于此。

如果南斯拉夫共产党在1941年、甚至更早是这样看待自己的革命义务和国际主义义务，推卸茨维特科维奇-马切克政权所干的事情的责任，如果她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改变那种反人民的政策，那就从来不会发生3月27日的打击和抛弃同轴心国签订的反共产国际条约，也从来不会在南斯拉夫发生武装起义。

我不是要断定匈牙利共产党和某些其他党可以做南斯拉夫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对此不仅没有足够的对自己的革命义务的觉悟，不仅没有足以发动起义的现存客观条件，而且对此还需要其他因素。我认为，在匈牙利和其他地方都不曾有过这些因素，因此在他们那里不可能有起义。请看铁托同志是如何谈到这些其他条件的：“忘记、甚至低估了这一不仅使起义成为可能、而且保证它能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起义的组织性和对它的正确领导——这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功劳，是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最困难的日子里依然忘我地忠于自己的人民、手拿武器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并对这一忠诚作出了英勇牺牲的党的干部的功劳。”（同上，第170页）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其他党并未举行人民起义，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对苏联、甚至根本就没有对革命作出过什么帮助，为什么现在要把他们未曾有过的功劳和成绩归于他们，或者为什么要将我们的功劳与他们同等看待？而众所周知，这些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劳非常小，或者根本就没有。对某些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的这种历史性的不确实和不公正的评价，除了历史性的不确实之外，可能首先是对这些共产党本身和其他共产党的继续发展极

其有害的。（掌声）

否定我们斗争的企图不能被评价为是别的，而只能当作是破坏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威信企图。但是，这些诽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导致我们否定我们的斗争，否定我们具有的在我们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也不会导致我们不用人民解放斗争的光荣传统来继续教育后代。（掌声）

我不想以这么几句话来回顾近来对我们党的一切诽谤。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它们与我讲话的题目有关，我还将提到一个典型事例。多列士同志这些天在谈到我们党的时候，对我们说了如下的话：“他们狂妄地认为一切都是他们作的，仅仅是他们作的。他们也是那样相信他们是唯一进行斗争的，或者至少是比别人斗争得更好、更多。”他继续说，法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斗争，法国共产党牺牲了75,000名党员。我不去谈多列士同志诽谤我们说的“我们使人相信只有我们是唯一进行斗争的”结论。我们从来没有，也未在任何地方确认过这种毫无意义的东西。但是，我想谈谈法国人民在德国占领期间的斗争。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不会对法国党和法国人民的牺牲表示崇敬。但是，事情不只在于牺牲。一些共产党的功绩，主要应该根据其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根据这些党所取得的成果来测定，而不只是根据其牺牲；如果只根据牺牲来测定，很遗憾，南斯拉夫在这方面并不算最后，而是处在前列。（掌声）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牺牲永远不会证明结果是正确的。

南斯拉夫共产党从来没有——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每一个阶段没有、在后来也没有——失去自己的领导作用。南斯拉夫的人民阵线过去从来不是、今天也不是各党派、各团体的联合，如象国外很多人想象的、其中共产党只是这一联合的一个成员、她正被湮没一样。以铁托同志为首的我们党的领导高超地领导了人民解放运动，严肃地考虑到了党在同其他组织和团体的联盟中不应失

掉对运动的领导，而另一方面又严肃地考虑到不使共产党孤立，不使共产党员只是自己去进行斗争，因为那样的后果将使人民解放运动被消灭。

况且，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没有忽视争取政权的斗争。党在战时的目标不仅要从国内驱逐占领者，而且不允许旧政权复辟。在解放区，党组建了新的——其形式和内容都是新的、真正的人民政权，以代替被打碎的旧的政权机构。而在法国是这样吗？不是，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是法国斗争的倡导者，他们是最勇敢、最坚决的战士，但与此相反，法国共产党并不是抵抗运动的领导力量，她只是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中的一员，而资产阶级在最后——当它不再需要的时候，则背叛并解散了这一联盟。如果共产党人在法国抗战中具有领导作用，如果他们因此具有相应的政治阵地，如果他们具有忠于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领导作用和保持政治阵地都是不可思议的，特别是他们具有那样的同盟者——那成就完全会是另外一个样子。那时，共产党作为国内最强大的党而被赶出政府的事就不那么容易发生了。为什么这一切都发生了？因为全民起义在法国没有发生，因为群众性的抵抗在法国仅仅从1944年才开始，而这对于法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较强的阵地则太晚了，使法国共产党能够成为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因素——资产阶级不能象后来在战争一结束就单方面要倾向于共产党的军队解除武装、复原回乡那样对它采取行动的因素——也太晚了。我认为，关于巨大牺牲而又未达到目的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因此，我们可以向多列士同志和其他同志说，我们真是比除了苏联以外的所有其他民族进行了更多、更好的斗争；不仅如此，我们党的领导也工作得更好、更正确，因此首先在我们这里取得了他们没有取得的结果。让别人由于某些诸如高山、森林这样的特殊环境和其他的胡扯而不相信这一点吧。（掌声）

我们党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伟大的成就，首先是因为我们党在铁托同志的领导下，还在战前就团聚了我们的队伍，因为党清除了一切反党分子、派别分子和变节分子，因为党取得了绝对的团结，因为党的干部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中经过无数次斗争和行动的培育和锻炼，党在这些斗争和行动中获得了广大劳动群众的信任，因为党自南斯拉夫投降之日起就为武装起义进行了广泛的准备，最后是因为党具有以铁托同志为首的、有能力和魄力作出发动南斯拉夫人民进行武装起义这一关键性决定的领导。（掌声）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我们党的领导处在国内，直接地领导了党和我国人民的斗争，是这个领导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高超地利用了对发动和扩大起义所存在的一切客观条件。这就是在我们这里产生了武装起义、我们党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的基本原因。我们党的成就应该以此、而不是以别的来作解释。

在某些其他国家不存在这些主观条件，其党的领导在战争过程中处在国外，这就是在这些国家未能发生武装起义和未能对苏联的斗争提供更大的帮助的原因。我国人民和我们党感到幸运的是在其最关键的历史阶段有象铁托同志这样的领导人来率领他们，他稳操胜利地带领我国人民度过了争取自己解放的宏伟斗争，他今天仍在可靠地率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437—443页。许万明译）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

——摘自主要共产主义小组组织会议决议

(1941年11月8日)

党应该在阿尔巴尼亚广大劳动群众中扩大自己的工作，扩大以及还要更加加强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工作，以组织协同行动的方式传播人民解放总起义的思想。

必须：

1. 建立和扩大城乡劳动群众之间的战斗团结。

2. 为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民族独立，为在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后的阿尔巴尼亚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斗争。

3. 宣传苏联的成就和苏联在反法西斯解放斗争中的先锋作用，以加深对苏联的热爱。

4. 以组织怠工、罢工、游行活动等方式使人民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作好武装总起义的准备，同时动员一切爱国和反法西斯力量起来斗争……揭露叛徒克鲁亚^①政府分裂民族解放阵线的各种手段，克鲁亚为削弱反法西斯斗争而把毗邻的南斯拉夫和希腊人民的解放斗争说成是对阿尔巴尼亚的威胁。必须反对法西斯借助宗教分裂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各种企图。必须为消除宗教界的敌对情绪而斗争。

5. 加深同巴尔干各国人民，特别同为本国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希腊人民的战斗合作感情。

6. 为阿尔巴尼亚劳动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各种切

^① 穆斯塔法·克鲁亚是阿尔巴尼亚傀儡政府的首脑，该政府成立于意大利法西斯占领年代。——原编者注

身权利，为我国战斗的年轻一代的未来而斗争。

7.我们党只有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才能保证自己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才能使敌人面对事实，即不可能迫使人民斗争背离正确的，也就是反法西斯斗争的轨道。

每个党员都应该成为自觉的人，都应该懂得局势的严重性，都应该为争取达到这些成果而不倦地奋斗。

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沦为奴隶和受苦受难的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起到先锋队的作
用。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
俄文版，第463—464页。王文译，唐慕文
校)

民族解放阵线的建立^①

——摘自阿尔巴尼亚解放斗争纲领

(1942年9月)

在占领区，民族解放会议是战斗机构，它团结人民中的一切解放力量，进行鼓动宣传工作，领导反占领者的政治斗争，动员人民群众进行解放斗争，同时还要募集斗争所必需的物资；为了团结广泛的各阶层人民，民族解放会议应该成为民众的民族解放会议。它供给游击队队员和自由义勇军战士以武器，保证他们的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42年9月16日（在佩萨村）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建立了民族解放阵线。代表会议的决议是阿尔巴尼亚解放斗争的纲领。这里援引这个纲领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成立民族解放会议。民族解放会议是人民民主政权的萌芽。

给养。它宣传民族解放斗争，收集敌人调动和敌人兵力的情报等等。民族解放会议成立并组织刊物出版、宣传、鼓动，举行怠工行动，阻挠敌人的一切干预行动（通过银行、股份公司、垄断组织、农业公司）。必须向力图掠夺农民土地的农业银行、股份公司宣布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向那些给意大利人提供土地和五花八门租让合同的人宣布进行斗争。要向一切靠老百姓发财致富的占领者的走卒们宣战。要宣传作为最后阶段，作为游击斗争结果的总起义思想；要在男人、妇女和男女青年中组织和准备舆论。

在解放区。民族解放会议不仅行使军事职能，而且还行使政府职能，它维持秩序和治安，进行反对卖国贼的斗争，监督人事调动，同犯罪、盗窃行为等作斗争。民族解放会议同军事机关合作，共同抗击第五纵队。它关心人民的经济需要和粮食供应，组织贸易和财政收入，动员游击队义勇军联队所必需的粮食和物品，推行教育制度和普及教育；搜集材料，以组织宣传和鼓动，如建立印刷所等。做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政治动员工作，巩固民族解放会议的权力，同一切敌人、一切危险作斗争。在某种情况下，民族解放会议还能成立法庭，而且特别需要由民族解放会议去制止亲杀复仇事件。民族解放会议的作用十分重大。通过该会议行使政府职能，动员人民奋起斗争并举行起义。其重要性就在这里。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64—465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 大会宣言^①〔节录〕

(1944年5月)

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选出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作为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国家主权的最高立法机关及执行机关。代表大会责成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组织具有临时人民政府一切特性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通过该委员会行使自己的执行职能：

1. 根据人民今天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上庄严表达的意志，建立人民民主的新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是经过阿尔巴尼亚人民现在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考验的真正的人民政权。

2. 禁止索古返回阿尔巴尼亚，因为政权问题要由人民来决定，要以阿尔巴尼亚人民自由表达的、也只有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才能代表的意志为依据。

3. 不承认可能在国内外建立的违背阿尔巴尼亚人民意志的其他任何政府，只有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才能代表这种意志。

4. 代表大会郑重作出决议：对占领者及其仆从继续进行更加坚决的斗争；绝不让敌人的各种挑拨离间行为和政治手腕诱使我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44年5月24日，在从希特勒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佩尔梅特市召开了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这里援引的《宣言》。这份文件总结了过去一段时间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况并包括几项巩固民族解放进程中所取得的成果的决议。

们背离这一目标。

5.对聚集在地拉那吉斯林政府、《Бал и Котбетар》、《Легалитет》^①等周围的所有卖国贼，同样，对今后可能产生的其他任何反动集团继续进行阿尔巴尼亚人民开始的更加无情的斗争，直到完全粉碎他们并建立人民民主的新阿尔巴尼亚为止。

6.赞同最高民族解放会议在我国反抗占领者和各种反动集团的严酷战争中所奉行的正确政治路线，赞同该会议的一切指示。

7.赞同总指挥部旨在培养军、政干部和培育我国民族解放军的政治觉悟的命令，使它懂得自己对人民所肩负的责任，因而能继续斗争到整个阿尔巴尼亚从占领者和卖国贼手中解放出来。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66—467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罗马尼亚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 独立的斗争

——摘自罗马尼亚共产党纲领

(1941年9月6日)

受德国军官操纵并在德国大炮和机关枪威逼下的罗马尼亚士兵和军官进攻了红军和摩尔达维亚人民……

叛徒安东内斯库集团欺骗人民，说什么希特勒“在闪电战中轻取了胜利”。现在，罗马尼亚人民已被拖入一场残酷、长期的

^① 《БаППИ Котбетар》(《国民阵线》)，《Легалитет》(《合法派》)是同占领者合作且与英美侦察机关具有密切联系的两个反动组织。——原编者注

战争之中，他们正面临毁灭的危险……

英勇红军的威力在日益增长……

各民主国家、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结成了一条争取粉碎德国法西斯的统一阵线。德国法西斯妄图把全世界人民变成德国王公、贵族的奴隶。全体进步人类结成了一条争取消灭法西斯野蛮暴行的统一阵线……

希特勒暴政一定会被消除……

罗马尼亚爱国者反对希特勒及其走狗们的罪恶战争的斗争正在发展。叛徒安东内斯库根据法西斯盖世太保的命令发表的关于为每个被打死的法西斯分子枪毙50名罗马尼亚爱国者和为每次破坏行动枪毙25名罗马尼亚爱国者的通知，激起了罗马尼亚人民对法西斯压迫者的更大义愤与仇恨。

在雅西和全国其他各城市枪杀2,000名爱国者一事并不能吓倒罗马尼亚人民；

相反，罗马尼亚人民的抵抗力量在增长！罗马尼亚爱国者为反抗法西斯占领军的罪恶战争而进行的破坏活动定会增多，而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英勇游击队员的斗争和罗马尼亚爱国游击队员反对德国占领军及其以犹太安东内斯库为首的代理人的斗争，一定会汇合在一起……

只有我们的党指出了一条拯救罗马尼亚人民，使之摆脱深重危机，摆脱战争威胁以及德意志帝国枷锁的道路。所以，王室集团以及叛徒安东内斯库军人集团都竭力要消灭我们的党。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关进了集中营和监狱。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了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并提出以下行动纲领：

1. 停止反苏战争。罗马尼亚、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以及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要保持和睦，并为反对侵略成性的法西斯主义而共同奋斗……

2. 停止军火生产，停止为希特勒军队运送部队、武器和弹药。把希特勒占领军逐出国境。恢复罗马尼亚的自由和民族独立。

3. 推翻以希特勒的仆从安东内斯库为首的政府和国内卖国的希特勒式的黥武制度。为成立由一切爱国力量的代表组成的民族独立政府而斗争。

4. 反对希特勒强加于阿尔杰什的维也纳仲裁，为阿尔杰什各族人民从希特勒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为他们的民族自由而斗争。

5. 停止毁灭和掠夺比萨拉比亚及布科维纳居民，停止野蛮摧残犹太人的暴行，停止一切民族压迫。

6. 逮捕和惩办把人民拖入希特勒德国一边的战争中的卖国贼。

罗马尼亚共产党建议：一切政党、派别、政治活动家以及所有罗马尼亚爱国者为建立反对希特勒占领军及其走狗——卖国贼的民族统一阵线，为实现纲领中的各项要求而共同奋斗。这是罗马尼亚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为了民族统一阵线，为了粉碎侵略成性的法西斯主义，为了争取民主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罗马尼亚人民的独立，共产党人拒绝任何能把他们同拥护罗马尼亚人民民族解放的其他政党和政治派别分离开的口号与行动。但是他们绝不放弃自己的纲领，绝不放弃宣传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最终口号……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43—445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反 希特勒爱国阵线的决定〔节录〕

(1943年6月)

……我党中央委员会在希特勒和安东内斯库发动罪恶战争期间，曾数次向各民主党派领导机关提出合作的建议。但时至今日，各政党领导人却拒绝我党提出的“联合国内一切民族力量，建立罗马尼亚人民的民族统一阵线，反对德国侵略者及其控制国家的走狗、叛徒”的建议。

如果他们现在仍不肯改变自己的消极态度，那么以后，他们就要因罗马尼亚的民族灾难而和我国政府中的卖国贼同样被查办，现在这种灾难正和希特勒德国的必然被彻底粉碎的结局同时临近……

由于我国参加了站在希特勒一边的罪恶的掠夺性侵略战争，结果丧失了北特兰西瓦尼亚，丧失了国家的独立，罗马尼亚工业被希特勒财阀强占，国家的全部财富被掠夺并用于希特勒战争之需，罗马尼亚人民沦为农奴制德国贵族老爷和德国财阀的奴隶，最后，造成了80万人被打死、致残或被俘的损失……

是时候了，罗马尼亚人民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应该奋起为拯救自己免遭不可避免的民族灾难而坚决斗争……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识到历史时刻的严峻性，因此向所有政党及爱国组织倡议：建立争取国家解放斗争民族委员会。民族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动员和联合全国所有民族力量，不分党派和信仰，在下列行动纲领的基础上组成人民统一爱国阵线：

1. 停止调派新部队并从东线将部队调回，以兹拯救军队……

2. **立即停止向德国供应石油、粮食、食品和军用物资。**用怠工、破坏军火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办法破坏德国的战争机器。

3. **立即退出希特勒战争。**取消同法西斯集团的联盟并同苏、英、美以及所有民主国家单独缔结和约。

4. **推翻叛徒安东内斯库政府和希特勒制度。**成立一切爱国政党和组织的真正民族政府。

5. **恢复国家自由、荣誉和独立。**自由、独立的罗马尼亚将加入反法西斯联盟。

6. **立即释放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处于希特勒白色恐怖下的所有受难者。**逮捕和惩办以安东内斯库为首的卖国贼，屠杀犹太人、摩尔达维亚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的凶手……

7. **立即解散希特勒的各种组织，逮捕和惩办其首要分子。**

8. **立即停止迫害犹太人以及其他民族。**所有少数民族和罗马尼亚人同样享有平等权利。

9. **保护南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废除维也纳仲裁和把北特兰西瓦尼亚居民从霍尔蒂的希特勒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10. **保证农村和城市劳动人民的工作和食品。**由国家和地方政权对因战争致残、成了孤、寡的人的生活作出满意的保证。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46—448页。王文译，唐
慕文校)

格·乔治乌-德治同志的狱中来信〔节录〕

(1944年4月25日)

你们简直想象不出，你们的通知和关于把无能、懦弱、敌对

的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党这一行动过程的若干细节使我感到多么兴高采烈和欢欣鼓舞。我们在团结起自己的队伍并取得了党的真正一致以后，便可以满怀信心地去完成工人阶级和罗马尼亚人民在军事、政治事态发展甚为重要的方面所面临的任务……

1. 要保证同党的积极分子保持密切联系，而且要从你们做起，采取相应措施来保证安全。不要忘记你们在党的面前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领导人的区区疏忽会酿成多么可怕的后果。

2. 从政治的角度审查党的主要干部，检查他们的精神状态、秘密工作情况如何，并妥善指导他们完成有关任务。要十分严肃地对待干部配备问题……

3. 立即组织宣传部门、报刊、广播和情报部门注视事态的急剧发展，帮助人民弄清情况，并在争取实现预定任务的斗争中把党武装起来。

4. 为了从政治上巩固4月4日至5日的行动，我们必须发表公开声明，表明党对目前形势主要问题的态度：当前国内进行的斗争的目的是在民族统一阵线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力量，以便驱除法西斯强盗和安东内斯库叛徒集团……

5. 必须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以保护党的机密。

你们可以指望诚实、坚定的干部，要把他们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这里既包括仍享有人身自由的人，也包括暂时被关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的人。党的基本积极分子也象这里的领导人一样，以响应党中央号召的行动证实了他们的成熟，证明了他们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指望的力量。不要忘记这批干部的作用，应该立即转入实现我们所肩负的后一半责任^①。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53—455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① 组织逃离集中营。——原编者注

工人统一阵线宣言^① [节录]

——告整个工人阶级，告罗马尼亚人民书！

(1944年5月1日)

罗马尼亚工人们！

从苏联军队追击溃退的德国-罗马尼亚军队，越过摩尔达维亚边界时起，伟大的东方工农共和国政府便保证了罗马尼亚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和政治独立，也保证了不干涉我们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问题，从而向罗马尼亚人民证明了自己的友谊……

红军是以解放者的身分进入我国领土的。全国人民应该支援他们。

反对苏联和盟国的战争应该停止！

必须立即同苏联和盟国签定和约！

工人弟兄和青年工人们！你们要站在争取罗马尼亚人民的解放与和平斗争的前列！……

罗马尼亚人！……

在5月1日这个充满斗争和希望的日子里，有组织的和联合起来的工人，从共产党人到社会民主党人，号召整个工人阶级、所有有组织的和没有组织的工人、全体罗马尼亚人民、一切阶级和社会阶层、一切政党和组织，不问政治派别、信仰和社会成分，都要为：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苏联军队解放北摩尔达维亚以后，于1944年5月1日组成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统一阵线。该阵线后来成了广泛的民族民主阵线（1944年6月）的基础。这里摘要援引工人统一阵线宣言。

立即实现和平，
推翻安东内斯库政府和成立由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代表组成的民族政府，
把希特勒军队赶出国土，进行怠工和破坏德国的战争机器……
支援解放者红军，
同苏联结成同盟……
为自由、民主和独立的罗马尼亚而坚决地斗争。
“五·一”这个象征工人阶级和平与统一的兄弟般团结的日子万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50—451页。王文译，唐
慕文校）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言〔节录〕

（1944年8月）

为挽救祖国而坚决斗争！
罗马尼亚爱国者！
你们要从危难中挽救国家，挽救残存的军队！
你们要抢救庄稼、石油和食品免遭德国强盗掠夺！
我们要千方百计地阻止把粮食和食品运往德国！
在德国人发动的战争中，我们一分钱、一件衬衫、一块面包也不给他们！

强大的苏联兵团正准备在摩尔达维亚前线发动进攻。德国军队留在我国并在我国军队的帮助下继续希特勒战争，会把这场杀

人的战争和密集的空袭引向我们，这场杀人的战争和密集的空袭正在把石油区、工业中心、交通要道、城市和村庄变成一片片废墟，且使居民经常受到死亡的威胁。

希特勒罪犯们在全国设置了许许多多军事目标。因此我们到处防不胜防。挽救的唯一办法是把德国人赶出国土并缔结和约……

罗马尼亚人民！

我们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挽救的唯一办法是把全国人民团结到为挽救国家而斗争的爱国民族阵线中去！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建立了工人统一阵线。联合起来的罗马尼亚工人正处于挽救罗马尼亚人民的斗争的前列。

罗马尼亚所有反希特勒的民主力量正在民族民主委员会的领导下结成斗争的统一阵线……委员会正为使罗马尼亚退出战争，同希特勒德国断绝关系，迅即同苏联、英国和美国缔结和约，把德国人赶出国土而努力奋斗。

我们要团结起来，而且要千方百计地支援推翻卖国政府——安东内斯库政府的斗争，支援建立由一切反希特勒战斗力量代表所组成的民族挽救政府的斗争！

德国侵略者必亡！

罗马尼亚卖国贼必亡！

挽救罗马尼亚人民的斗争万岁！

自由、民主、独立的罗马尼亚万岁！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52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格·乔治乌-德治同志谈

1944年8月23日武装起义〔节录〕

……罗马尼亚共产党是武装起义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起义推翻了法西斯军事独裁制度。起义是按照党所制定的计划于1944年8月23日由爱国战斗小组逮捕安东内斯库集团开始的。罗马尼亚军队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并表达人民的意志与战斗决心，他们把枪口转向了希特勒德国。

在8月23日夜及以后的日子里，爱国小组占领了最重要的军事目标和机关，清除了首都的希特勒部队。广大人民群众为了驱除希特勒匪徒纷纷奋起斗争；成千上万的工人和爱国知识分子参加了爱国战斗小组的行列。在国内其他地区，几乎和首都的军事行动同时，也开始了武装斗争。

出其不意地遭到这些同时行动攻击的希特勒匪徒企图拼命守住自己的阵地和镇压人民的解放斗争。这种企图被军队和爱国小组弄得落了空。军队和爱国小组在首都，在普拉霍瓦谷地，在布拉索夫、康斯坦萨、士尔努-塞维林，在同希特勒匪徒进行的激战中捉住了成千上万名战俘、许多军官和将军。

首都人民、城乡居民怀着无限喜悦和爱戴的心情在全国就象欢迎自己的朋友和解放者一样地欢迎了苏联军人。^①

……武装起义标志人民革命的开始。起义于8月23日推翻了法西斯军事独裁制度。武装起义的组织者罗马尼亚共产党实现了人民爱国力量和具有爱国思想的士兵、军官与将军们使罗马尼亚

^① 以上4段摘自乔治乌-德治纪念罗马尼亚从法西斯桎梏下解放15周年的论文。

退出希特勒战争的一致主张。8月23日成了罗马尼亚民族解放纪念日。^①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55—456页。王文译，唐
慕文校)

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主义者） 致保加利亚军队的呼吁书

(1943年10月)

军官们，士兵们！

散发血腥味的乌云笼罩着保加利亚！希特勒及其保加利亚走狗正在把国家推向战争和战争灾难。

希特勒预感到末日的来临，但他还要求输血——要求保加利亚输血。希特勒被击溃的速度越来越快，战争越来越临近巴尔干，与此同时，希特勒在德意志化的保加利亚法西斯分子的帮助下也就越来越残暴地把我国推向战争和灾难。

今天，希特勒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保加利亚的军队，不仅需要这支军队为他充当巴尔干宪兵，以镇压和奴役塞尔维亚人，希腊人，马其顿人，霍尔瓦提人和其他民族^②，而且还需要它去同英国、苏联和美国军队作战。保加利亚正处在战争的前夕……

① 此段摘自乔治乌-德治1955年12月23日中央委员会向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原载1955年布加勒斯特版《情报通讯》第5—6期。

② 1941年4月，保加利亚军队占领了塞尔维亚一部分、西色雷斯和马其顿。——原编者注

我们要敲起警钟——保加利亚正处在危险之中！

保加利亚军队应该援救祖国。必须避免灾祸和保持我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

我们诚恳号召保加利亚军队从第一位将军到最后一名士兵立即投入勇敢坚决的斗争以拯救我们可爱的祖国！

士兵们！

不要让多布罗波列事件^①重演，要建立祖国战线委员会和各级组织，要集合在我们的优秀人物周围，集合在军官和士官中的正直爱国者周围，不要向我们的起义者和我们的友邻部队开枪，在与他们遭遇时参加他们的队伍。

保加利亚的决定性时刻来到了。你们是保加利亚人民的一部分。你们的武器、组织和纪律性就是你们的力量所在。我们号召你们在人民解放祖国战线的旗帜下为了自由、独立和幸福的保加利亚立即投入勇敢的战斗。

保加利亚万岁！保加利亚军队万岁！

德国人滚出去！法西斯主义必亡！自由属于人民！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02—403页。唐慕文译）

^① 1918年9月14—18日，保加利亚军队在马其顿的多布罗波列附近被协约国军队彻底打败。——原编者注

为组建人民解放游击第一师 给游击队总部的指示^①

(1944年8月27日)

格·季米特洛夫

火速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向党中央转达以下几点：

1. 把一切民主进步的人民力量、一切真正反对德国的活动家团体和人士团结在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周围——这是保加利亚人民的代表，是人民反对希特勒强盗及其保加利亚法西斯仆从的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2. 采取措施立即解除德国武装部队、盖世太保分子等的武装，毫不留情地使其失去危害能力，坚决肃清一切抵抗行动及对祖国阵线和红军的敌对行动。

3. 号召人民、士兵和军官同希特勒分子及其仆从进行斗争，并全力支持全国委员会成立祖国阵线政府的努力。

4. 动员一切力量使德国人及其在我国的法西斯仆从采取反对红军的军事行动的一切企图不能得逞。

5. 采取紧急措施保证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及其所属党派、团体的活动自由，出版自由，释放被监禁的爱国者。

6. 保加利亚人民及其武装力量应该坚决转到红军——从德国压迫下解放保加利亚的军队——一边，并同红军一起肃清保加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到1944年8月底，保加利亚的革命形势成熟了。1944年8月27日，在苏联的季米特洛夫向游击队总部发出无线电指示。这个指示就是1944年9月9日举行起义的行动纲要。于是法西斯独裁制度被推翻，祖国阵线政府成立。

利亚土地上的希特勒强盗及其卑鄙的帮凶。

已否收到并转达中央，请复。情况如何，速告。

格·季米特洛夫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06—407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①纲领

(1943年12月)

1. 斯洛伐克人民要用联合起来的力量集中统一地进行斗争，推翻侵略者在我国推行的政权，即纳粹德国专制制度。

2. 一旦时机成熟，便夺取斯洛伐克的全部政治、立法、军事和行政权力，并按人民的意愿行使这些权力，直到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表能接管这些权力为止。

3. 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接管政权以后，只要有可能，便设法让斯洛伐克人民充分自由地选举自己的代表，民族委员会将向这些代表移交权力。

4. 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在自己的活动中将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国外的整个起义运动协商，委员会承认和支持它们在国际和军事方面的工作。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85—386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① 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是斯洛伐克共产党倡议下于1943年9月成立的，除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外，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也参加了委员会。文件上称委员会为拉达。——原编者注

斯洛伐克共产党^①号召书〔节录〕

(1944年9月2日)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共同斗争中通过军事手段战胜希特勒德国，并铲除一切法西斯分子……大家都来参加游击队联队并组织新的联队吧！来参加斯洛伐克军队吧！要支持士兵和游击战士！团结一切力量，以便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的一击！共产党员过去是，以后还将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队！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87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纲领〔节录〕

(1945年4月5日)

1. 在经受了6年多的外寇压迫以后，自由的太阳在多难的祖国上空升起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所向无敌的红军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最初一些地区。这样，由于我们伟大盟国苏联的帮助，才具备了共和国总统返回解放了的国土并在祖国的土地上建立新政府——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广泛的民族阵线政府的条

① 斯洛伐克共产党从组织上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分开是在1939年8月，因为产生了所谓的斯洛伐克国家，而那里的斗争条件同法西斯占领的保护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不同。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工作上同捷克共产党人联系密切，它的活动由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

——原编者注

件。这个政府由所有的社会团体和政治派别的代表——反对德国和匈牙利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参加者组成。新政府认为，它的职责是同苏联和其他盟国并肩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直至完全解放共和国，彻底击溃希特勒德国，并且在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建设新的幸福生活的道路上迈出最初的一些步伐……

在共和国其余地区，即捷克土地解放以后，将选出临时国民议会，批准例行选举前任命的共和国总统；而总统又将任命由国内外各民族抵抗团体代表组成的新政府。这个政府和临时国民议会将为进行普遍的、不记名的、直接的立宪国民议会的选举作好准备，立宪国民议会将制定共和国新宪法，从而使共和国的未来建立在巩固的宪法基础上……

2.……政府将用一切手段支援红军进军……同时帮助解决粮食、饲料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

在解放区将继续动员能够服兵役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团的基础上将组建一支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从西线组织调派陆军和空军部队到解放地区去。

在敌人后方组织反对占领军的全民斗争……

3.政府认为，红军在我们祖国的解放事业中建树了特别的功勋，为保证我们的未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对红军的无与伦比的作战艺术，它的战士的卓绝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无比的英雄主义表示崇敬，因此它希望进一步加强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和红军的战斗合作，它把红军看作是建设一支新的、真正民主的、反法西斯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榜样……

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是在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诞生的，组成这支军队的基础是我国各民族在国内和国外的武装部队（在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团，我们的飞行员，在法国的捷克斯洛伐克装甲旅，斯洛伐克和捷克的游击队，斯洛伐克的起义士兵）。在这些部队的基础上，特别是在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第

一军团的基础上，将组建起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部队……

政府将设法使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享有国家法律保证的平等地位，使斯洛伐克语和捷克语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

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互助、友好和战后合作条约（1943年12月12日签订）永久性地规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在苏联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将获得完全解放，它的自由和独立，它的和平发展和幸福未来将得到保证……

将在各个方面——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同苏联实行合作。

……………

5. 在内政方面，政府的出发点是捷克斯洛伐克宪法关于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唯一源泉的基本条款，因此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将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这就可以保证一切政治权利，而且可以为清除一切法西斯分子而进行无情的斗争……

在乡村、地区和省里，正在成立由人民选举的与过去存在的远远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管理机构不同的民族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在人民的经常监督下将管理全部公共事务……民族委员会又在自己的管辖下建立民主执行机构。政府将通过民族委员会并完全依靠民族委员会来贯彻自己的政策。

将采取措施解放妇女，实行年满18岁的男人和妇女享有普选权的制度，这一制度也要在军职人员中推广。

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将享有充分的宪法自由：人身自由，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住宅不受侵犯，保护通信秘密，学术思想自由，信仰和信教自由。将禁止对共和国公民的种族歧视。

6. 在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应该保证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基于新原则的国家联盟……政府将认为，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不仅是独立的斯洛伐克民族的合法代表，而且是国家政权在斯

洛伐克土地上的代表……在一切中央的全国性的机关、学会和全国性的经济机构中，斯洛伐克人将保证享有代表权。

7.政府将设法尽快解决居民本身提出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命运问题，同时希望，这个问题将在外喀尔巴阡人民民主表达意愿和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充分合作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8.……共和国不会虐待那些在最困难的时日里对共和国持忠诚态度的德裔和匈裔的本国忠实公民，但将严厉无情地对待那些犯了罪的人，因为这是我国各族人民的良知，我国各族人民经受的无数苦难的神圣记忆，以及后代人的安宁和安全要求的……

9.德国和匈牙利的罪犯不仅要为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而且要为他们对其他各国人民，首先是对苏联各族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受到惩治。这些罪犯将转交苏联机关。

政府充满决心永远根除法西斯主义，因此取缔一切法西斯政党~~和~~组织，不允许那些对人民和共和国犯了罪的政党恢复……

.....

11.为了满足捷克和斯洛伐克农民及农业工人关于实行新的土地改革的要求，为了一劳永逸地从德匈小贵族以及人民的叛徒手中夺取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土地，并把它交给捷克和斯洛伐克农民和农业工人，政府对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实行的没收敌人和叛徒的土地并把它分给小农的做法表示欢迎……政府将把这些办法推广到全共和国……

12.……政府将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主动精神，努力使一切企业开工生产，并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使一切国营和私营电站、煤气厂、给水塔和其他公用企业和能源单位运转起来，使邮政、电报、电话和无线电通讯以及运输业恢复业务，组织从农村到城市的粮食调运，并为此而动员现有的一切运输工具……

.....

14.政府将努力使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有机会参加劳动，

并得到相应的报酬。工作时间，工资数额和其他劳动条件将通过签订集体合同来确定，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妇女和童工将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劳动者在失业、生病、劳动致残、丧失劳动能力和年老时将受到照顾，母亲和幼儿也将受到照顾……

15. 国家解放以后，在建设新生活的事业中，忠于人民的知识分子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将设法使正直的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不论他们属于什么党派），有可能担任国家职务和私营企业的职务，并保证他们享有相应的生活水平。

在文化方面，同伟大盟国苏联的关系也将出现一种完全新的局面。教科书和教材中不仅要清除一切反苏的东西，而且要向青年认真宣传苏联。在新教学计划中，俄语将在外语中占第一位。政府将设法使青年获得有关苏联生活的必要知识。各大学将增设新的教研室：苏联历史、苏联经济、苏联法学……

16. 政府可以向人民保证，它将问心无愧地实现通过的纲领，在一切问题上以各族人民和共和国的利益为指南，它不允许寄生团体和一些人的贪欲在解放了的共和国支配城乡劳动者的利益。政府相信我国人民的巨大创造才能，并将尽力通过吸收广大阶层居民参加社会活动的办法促使这些才能得到发挥，使人民实际上成为国家权力的唯一源泉。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90—394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号召书

（1945年4月）

要保持团结统一！立即选举地方和地区民族委员会！要选派

优秀人员参加这些委员会！要支援苏军！大家都来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整顿好铁路和电报局！组织好人民警察！逮捕德国人、卖国贼和投敌分子！任命经管德国人和卖国贼财产的人民管理员，把工业企业交给人民管理！没收德国人和卖国贼的土地！要让生产企业开工生产！要选举工厂委员会，建立统一的工会组织！把工厂恢复起来！要耕种好每一块土地！要关心纳粹恐怖的受害者！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94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号召书

（1945年4月）

民族委员会应该在各地承担领导军事行动的责任，而在解放区则应立即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名义接管政权。

公民们！你们要联合起来，保卫个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以免德国法西斯纵火犯和破坏分子破坏！要成立国民卫队，以阻止希特勒分子对运输、通讯联络、公共设施和建筑物进行破坏。不能允许希特勒分子毁坏工业设备，销毁原材料和粮食储备。

士兵们，军官们！你们要组织武装部队，同游击队共同行动，惩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95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捷克民族委员会呼吁书^①〔节录〕

(1945年5月5日)

捷克人民！捷克民族委员会作为捷克革命运动的执行机构和科希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全权代表，今天接管捷希、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地区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英勇的盟国军队打击下，经过捷克人民的积极抵抗，德国人强加于我们的所谓“捷希和摩拉维亚保护区”不再存在了，从而也结束了保护政府和德国制度的权力……在这样一个历史性时刻，捷克民族委员会号召居民作好战斗准备。请大家等待委员会的进一步指令和措施……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95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捷克民族委员会对法西斯 军队的最后通牒

(1945年5月5日)

德国“保护区”当局已不存在。它的大部分代表人物已被捷

① 捷克民族委员会是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建议于1945年4月29日成立的。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反法西斯的工人、资产阶级政党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其中共产党员所占的地位是决定性的。捷克民族委员会的任务是发动起义，把法西斯占领军赶出布拉格，并接管国家权力，直至民族战线政府由科希策迁回布拉格。——原编者注

克武装部队和捷克民族委员会俘虏。你们必须立即停止无谓抵抗并向捷克武装部队投降。你们将按国际法准则受到俘虏待遇。若拒绝投降，就将受到匪徒的待遇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96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号召书

(1945年5月6日)

共产党员们！

武装斗争已于昨天开始了。你们要以行动证明，你们会象你们过去6年中同秘密警察恶魔们进行地下斗争那样，顽强地、奋不顾身地同敌人进行这场公开的斗争。你们处处都要成为优秀中的优秀者。你们要把由无数同志的鲜血染红的我们的旗帜光荣地举到目的地！布尔什维克党的铁的纪律和兄弟的苏联军队的战斗精神是你们的崇高榜样。

前进，为了自由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投入最后的战斗吧！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96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波兰工人党第一号宣言书〔节录〕

(1942年1月)

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致波兰全体爱国者！

斯米格维-贝克政府推行错误的卖国政策的结果是：宿敌使我们的祖国沦为奴隶。当代十字军在卐字旗下正在残酷蹂躏波兰人民。

希特勒及其匪帮剥夺了波兰的一切民族权利和作人的权利
.....

希特勒军队的强盗式进军在对弱小对手取得一些轻而易举的胜利以后，最终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红军的威力。为了回击对苏联的背信弃义进攻，从北冰洋到黑海……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这是历史上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之间最大的一次较量。伟大的反法西斯同盟——苏联、英国和美国——一定会获胜并彻底消灭万恶的希特勒主义。

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国全体人民面临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力量同占领军展开生死搏斗，**建立争取波兰自由和独立的民族阵线。**

只有团结统一的工人阶级站在这个民族阵线的最前列进行斗争，这个不包括叛徒和投降派在内的阵线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并赢得胜利。

波兰工人阶级应该首先结束自己队伍内的分裂状态。而这个团结工人阶级的任务只能由一个战斗的工人政党来实现，这个政党要从波兰工人运动的经验中、从波兰人民解放斗争的传统中继承一切优秀的、纯正的、健康的和宝贵的东西，舍弃一切腐朽的、经不起生活检验的东西。

这应该是这样一个工人政党，这个党随时随地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并且为了使他们能够从资本主义枷锁下获得彻底解放而斗争，这个党同本国人民的生活、命运和前途保持多方面的联系，并以波兰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活动的指南。

一批波兰工人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深感缺少这样一个党，因此他们倡议成立波兰工人党。

凡是拥护波兰工人党倡议的一切正直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不论他们以前属于什么党派，波兰工人党都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

波兰工人党不打算同其他真正为波兰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党派进行竞争。相反，它希望同它们进行最紧密的合作，为反对共同敌人而协同斗争。

波兰工人党同每一个奋起同希特勒占领军斗争的人一道前进，但同时又宣布和波兰人民的叛徒、同卑劣的希特勒主义的代理人、同分裂民族阵线的人进行无情斗争。

波兰工人党号召一切珍惜波兰人民独立和自由的人建立和巩固共同阵线，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波兰工人党号召为准备举行反对希特勒压迫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而忘我工作。

波兰工人党号召为建立这样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波兰而奋斗，那里的人民将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那里既不会有法西斯主义，也不会有地主的奴役统治，既不会有集中营、民族压迫，也不会有饥饿和失业。

波兰工人党号召为建立这样一个波兰而奋斗，那里的工人将享有8小时工作制，享有真正的社会保障和结社的自由；那里的土地将归波兰农民所有，那里各民族将保证能象兄弟般和睦相处，所有的人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人民保证能有面包、自由与和平……

同胞们！我们的神圣职责是给予正在同英勇的红军并肩作战的波兰军队以全面的尽可能大的支持。你们要全力支持向法西斯强盗军队发动的军事进攻！你们要组建游击队！让希特勒军队的后方出现第二个战场！加强我国人民的团结！从工厂、作坊、乡村、民房中，从自己家里把叛徒、奸细和一切德国法西斯主义走狗赶出去。

参加战斗吧！为自由、独立的波兰而斗争吧！
我们一定胜利！

波兰工人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53—355页。唐墓文译，
王文校）

我们为什么而斗争？^① [节录]

（1943年3月1日）

我们正在大踏步接近胜利。在红军强有力的打击下，希特勒的威力就要崩溃。苏联的卓越胜利正在加速血腥的希特勒制度的彻底失败。斯大林格勒，罗斯托夫，库尔斯克，哈尔科夫——这是从法西斯压迫下争取解放的道路上的里程碑。

我们同侵略者进行的武装斗争正日益扩大和加强。全国人民的共同阵线发展和巩固了，现在全国人民正准备举行全民起义，以便赶走残暴的希特勒占领军，争取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波兰。

宣布祖国自由和独立以后我们采取的最先步骤应该是什么样的？

为了使波兰成为真正自由和独立的国家，为了使1918年和1939年的事件不再重演，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

1. 宣布以前被派任的各种人（委员、乡长、村社主任等等）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波兰工人党中央发表的这一宣言，对于联合整个波兰民主阵营为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具有重大意义。这个文件提出了波兰工人党的最低纲领。

的委任无效，选出包括乡、市委员会到政府的各级临时政权。立即着手准备进行国民会议（立法会议）的民主选举（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的、按比例选举），以便选出总统和政府，确定社会制度形态，并通过宪法。

2.解除1939年9月1日以后来到波兰的所有德国人、或者对波兰人民怀有敌对情绪的德国人以及希特勒特务的武装并加以拘禁。组织并武装民警队，着手改编军队。

3.立刻从监狱、集中营和惩罚营释放波兰公民。刻不容缓地组织被送往德国的波兰人回国。把希特勒刽子手和人民的叛徒交付人民法庭审判并迅速予以惩办。把九月惨案的罪犯们（斯米格维-贝克政府）提交特别人民法庭审判。

4.把全部波兰领土纳入波兰国家版图之内。有争议的领土问题要根据居民的意愿来解决。承认民族自决的原则。取消犹太人区和对犹太人的公民限制。同欧洲各国人民确立睦邻、同盟关系。实行同苏联结盟为基础的对外政策。

5.宣布信仰、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充分自由。

6.没收德国人强占的所有银行、工业、商业和农业企业。采取措施归还被占领军运走的波兰财产；

（1）对银行和大工业企业实行公有化，同时由工厂委员会对公有化工业企业的生产实行监督；

（2）把庄园、小型工商企业归还原主，特别是归还从故土上被迁走的农民；

（3）无偿剥夺50公顷以上的地主庄园，并把土地分配给少地的农民和农业工人；

（4）对工人和脑力劳动者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限额。保证普遍享有劳动权。

7.制定恢复和发展波兰国民经济的大规模计划，同时需要特别考虑实行国家电气化和工业化、把农业提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和

消灭房荒。在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内贯彻计划原则。

8. 恢复被德国人封闭的全部学校和学术单位的活动。保证使大家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办法是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原则并消除贫民子弟遇到的一切困难……

这是必须立即实现的各种安排和措施的最低纲领。绝大多数波兰公众已经发表了同样的看法并且把这个纲领看作是他们自己的纲领。

这个纲领没有包括波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全部要求和希望。国民会议（立宪会议）将来应该作出决定：永远挖掉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和人剥削人现象的根子，在人民生活中开辟一个新的时代：自由和幸福的时代。

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55—357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波兰民族委员会纲领性宣言^① [节录]

（1944年1月1日）

波兰人民！

三个结盟的大国——英国、苏联和美国——集中全部力量发起攻击，以最终消灭全人类的死敌，这样的日子正越来越临近。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43年底，波兰工人党发起建立波兰民族委员会作为反法西斯民族战线的执行机构，作为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群众政权的地下中心。1943年除夕，在华沙召开了波兰民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波兰民族委员会宣言和一系列其他重要决定。

争取解放的斗士们的无比英勇精神和几百万波兰牺牲者的鲜血将培育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波兰。由共同斗争和遭受牺牲的紧密关系联合起来的各国人民将着手按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复兴欧洲和整个世界。这些原则将把战争从推行政策的各种办法中勾销掉并保证人类享有持久的和平。

波兰的未来同我们是否参与目前正在发生的种种事件和波兰人民对共同胜利的事业作出多大贡献十分紧密地联系着。波兰在战后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的生存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取决于波兰人民将要选择的道路。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必须在**国内**建立一个能够反映波兰社会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意志、希望和利益的领导机关。全国人民应该联合在这个领导机关周围，以便同占领军进行斗争，并使胜利早日到来。

这个领导机关将给波兰国家未来的大厦打下巩固而健康的基础，保证使波兰人民摆脱想把民族团结阵营健全化专制制度^①重新强加给它的种种企图，制定一个明确的最近将来的行动计划。

1944年1月1日，由为独立而斗争的各政治、军事和社会民主组织在华沙建立的民族委员会是波兰人民意志的体现者，它的使命和职能就是为了波兰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个最高原则领导人民进行斗争。

民族委员会给自己提出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就是联合与动员一切人民力量和一切资财同残暴的占领军进行生死搏斗，争取解放波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民族委员会：

^① 民族团结阵营健全化专制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存在于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法西斯制度。这个名称来源于“健全化”口号，毕苏斯基及其一伙就是在这个口号下于1926年上台的。民族团结阵营是波兰法西斯集团建立的一个反动政治组织。——原编者注

要创建人民的武装力量人民军，这支军队的使命是把一切愿意为波兰独立而斗争的人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

任命人民军指挥部，承担波兰人民武装力量的最高权力；不倦地为组织全国人民的武装行动而工作，直到自由、民主和享有主权的波兰成立为止。

民族委员会声明，在解放以后的波兰，社会正义应占主导地位。祖国的威严和强大应该依靠这样一个条件：保证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享有和平的和富足的物质生活，受教育的机会，享有自由和一切民主权利，能在复兴了的波兰发挥主人翁的作用。民族委员会将把这些任务提交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将在人民利益需要时由民族委员会建立起来。这个政府将在国内行使权力，直至经过普遍的、直接的、无记名的和按比例的比例的民主选举产生立宪议会为止。

临时政府将特别通过下列办法保证实现上述任务：

无偿没收全部地主土地和属于德国人的土地，以便分配给农民和农业工人；

对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大工业、矿山、银行和交通运输业实行国有化。

在对外政策方面，民族委员会将尽力同在反对希特勒主义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各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它认为，这是波兰国家强大和巩固的一个条件，也是它的公民生活安宁的一个条件。这种合作原则应确立在下列基础上：

西部和北部被强迫划归德国的全部波兰领土应归还波兰；

在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前提下，通过波兰同苏联签订友好协议解决东部边界问题；

迅速建立波兰和苏联的牢固友谊和合作关系，波兰加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于1943年12月签订的条约；

保持和加强同其他盟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民族委员会承认，必须在国外设立能对盟国负责的波兰代表机构，但不承认在伦敦的现政府有权代表波兰人民……

波兰人！

在这个决定波兰命运的历史性时刻，民族委员会号召国内外全体波兰人团结在民族委员会周围，支持它的各种努力，服从它的一切指示和命令。民族委员会号召一切为独立而斗争的民主组织、协会和团体同它的军事和民政机构合作。

民族委员会通过省、县、市和乡的民族委员会在国内行使权力，这些委员会由在当地为独立而斗争的所有民主组织和团体的代表，以及享有公众威望的人士组成……

波兰人民英勇的、奋不顾身的斗争万岁！

人民军万岁！

自由和独立的民主波兰万岁！

民族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59—361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波兰人民近卫军总指挥部命令〔节录〕

（1944年1月1日）

近卫军战士们！

1943年是民主和自由阵营对法西斯和反动势力联盟不断取得胜利的时期。在苏联的各个战场上，在非洲和意大利的战斗中，在对德国进行的袭击中，第三帝国的实力被摧毁，法西斯意大利垮台了。希特勒最后指望反法西斯国家的团结发生分裂的如意算盘，也在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被粉碎了。结束战争的日子

已为期不远。红军的不断胜利进军对最近事态的进程影响最大。

在我们的国土上，人民的武装斗争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近卫军战士们，由于你们的斗争，备受残酷折磨的波兰人民才没有在希特勒刽子手面前屈服，才没有被号召消极等待的反动谋士们的无耻煽动所摆布，而是满怀豪情地走在正在进行斗争的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的前列。同我们一起战斗的有在苏联的第一集团军，还有飞行员和水兵。

无论是自相残杀的行动，还是反动军官和政客的低鄙密令，都没能阻止我们的武装斗争。人民的团结一天比一天加强。今天，大家都已奋起斗争。近卫军过去是、今后仍将是这个斗争的先锋队。我们的成就表现在以下方面：

1942年5月15日到1943年12月15日期间，近卫军在运输战线的战斗中共颠覆消灭敌人105列火车，使运输中断3,137小时，摧毁35个火车站。与掠夺者在供应方面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共消灭226个乡管理处，155个牛奶加工企业，分发给居民100车皮以上的粮食。在与敌人的有生力量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共进行了237次大的战斗，打死1,335名德军士兵，40名军官，其中有4名将官。击落敌机6架，在地面上销毁敌机8架。释放1,450名政治犯。消灭328名敌特……

士兵们！

在旧的一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确认，你们奋不顾身和坚韧不拔地完成了你们的任务。许多人在英勇斗争中牺牲了，但是我们的力量却十倍地增长了。今天，人民近卫军的名称已为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整个欧洲所熟悉。

新的一年提出了新的任务。这就是完成人民军的建设，从占领军统治下解放波兰领土，巩固复兴的民主波兰。当新年来临之际，总指挥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战斗祝贺，并号召你们继续战斗——去夺取即将到来的胜利。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61—363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卡 在波工人党中央于1944年10月 召开的全波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华沙惨案^①

挑起华沙起义，这是反动势力对波兰人民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个罪行尤其使我们党感到痛心，因为我们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和优秀活动分子为此付出了生命……国民军指挥部发动这次起义的动机并不是为波兰、为人民自由而斗争。反动势力把英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在希特勒分子占领的华沙，起义是在1944年8月按照同伦敦流亡政府有联系的地下组织的反动领导人的命令开始的。波兰反动势力企图利用华沙居民对占领军的仇恨，利用他们对参加积极的反希特勒斗争的热切要求，以及他们准备作出自我牺牲的愿望，以达到其反民主和反苏的目的，不顾人民的意愿，妄图在解放了的波兰夺取政权。

这次政治和军事冒险是在起义的反动组织者根本没有同正在解放波兰的红军指挥部协商的情况下，在军事上十分不利的时刻，在希特勒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华沙地区发动的，因此注定要遭到失败。无论是华沙起义者的英勇精神，还是红军和波兰军队的支援，都不能改变起义遭到希特勒刽子手十分残暴地镇压的结局。1944年10月2日，国民军司令布尔科马罗夫斯基伯爵向希特勒分子投降，并且把保全下来的起义者交给了希特勒分子。

波兰人民为反动势力的罪恶冒险付出了好几万人的生命，首都几乎全部被毁。

勇的华沙保卫者堆积如山的尸骨仅仅看作是他们夺取政权的手段……他们根本不顾人民的意愿。

起义本来应该向全世界显示反动派和伦敦流亡者的政治影响，为他们在波兰掌权的臆造权利提供依据……

国民军指挥部没有同红军指挥部协商，也没有同华沙其他军事组织协商，为了卑鄙自私的夺权目的，冒着使整个首都蒙受可怕牺牲和苦难的危险，宣布进行武装起义，从而对人民犯下了空前未有的罪行。这个罪行撕下了反动派的假面具。同时，这个罪行也成了他们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政治上被判死刑的决定性因素。

有几个反动恶棍通过散布对起义的诽谤甚至妄图从自己的罪行中捞到点便宜。华沙居民普遍参加了起义，这说明首都居民对德国刽子手——占领军的深仇大恨，说明他们迫切要求对希特勒侵略者犯下的全部罪行进行复仇的愿望，而反动势力却想方设法把这些说成是他们在人民中享有威望的证明。华沙起义是由按伦敦委任人的命令行事的国民军指挥部挑起的，并在整个期间由它支配的，这才是历史的真情。这个事实也就注定了起义的失败。但是把起义说成是国民军的起义，那就错了，因为在起义中，华沙市民倾注了对德国人的全部仇恨，反映了他们对德国人的憎恨和同他们进行不妥协斗争的迫切要求。整个华沙都参加了起义。人民军战士同国民军战士并肩战斗。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支持者同伦敦政府的支持者在一起战斗，但是随着人们对起义真相的了解，伦敦政府支持者的人数大大减少了。

华沙的人民群众以自己奋不顾身的斗争热情和无比的坚毅精神，在后代人的心目中和在波兰历史上，为自己树立了一座最美好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热爱祖国的纪念碑，而反动派却要象企图依靠华沙保卫者鲜血得益的豺狼那样为华沙起义而受到全国人民的诅咒，受到历史的诅咒。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71—373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匈牙利共产党关于建立民族阵线为争取 匈牙利独立而斗争的号召〔节录〕

(1943年4月)

我们党号召每一个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每一个劳动农民、每一个进步资产者集合在匈牙利独立、自由、民主的旗帜下。

我们党支持每一个拥护民族阵线、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忠于国家独立的政党……

在战争进程中要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必须使匈牙利人民和生活在匈牙利的少数民族获得自由……

各进步民主政党必须为达到共同目的而找到共同语言：恢复匈牙利独立，与战争政策决裂，建立民主的匈牙利。必须建立各民主进步政党在共同纲领基础上领导斗争的统一机构，以争取：

1. 立即单独媾和，恢复国家独立。
2. 进行新的选举，由人民决定国家的命运。
3. 实施各项自由权利，取消一切特权。
4. 各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5. 实行土地改革……

共产党并不要求其他政党放弃其各自的纲领，只是希望为实现各党纲领中的共同问题而共同合作。匈牙利共产党保留自己的纲领和党的组织不作改变。

我党的纲领是：站在争取匈牙利独立斗争的前列，动员全国

各种政治力量，保卫纯洁的理想和正直的行动——这是工人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

独立、自由、民主的匈牙利万岁！

要和平、要面包、要土地、要自由！

匈牙利共产党

（共产国际支部）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29—430页。唐慕文译，
王文校）

匈牙利季尤拉·乌斯塔游击队和 乌斯塔-普里谢帕联队战斗和 党政活动的报告〔节录〕

（1944年8月8日—10月26日）

8月8日夜，由14人组成的游击队第一小组在乌斯塔率领下由基辅机场出发，向敌后——诺沃耶谢洛附近（木卡切沃以南18公里）飞去。着陆后，小组即潜入布若拉山（海拔1,086公尺）和“马尔京斯基卡缅”山（967公尺）地区（木卡切沃以东30公里）……

在政治委员率领下的游击队第二小组于8月25日也空投了……

据斯特罗卡奇中将9月6日的电报报告，位于乌斯塔基地的普里谢帕游击队已同乌斯塔游击队联合起来。

联合的当天，乌斯塔队85人，普里谢帕队9人，联队共有94人。从9月6日至10月15日，由于当地居民和被德国人俘虏而逃

出的战俘加入，联队的人数增加了……

游击队活动期间，即自1944年8月8日至10月26日，共炸毁火车7列，即消灭火车头7个，车厢79节，其中27节装有弹药，22节装有武器装备，30节载有士兵。

游击队炸毁铁路桥1座，烧毁载重汽车2辆，小汽车1辆。游击队消灭士兵和军官385名，打伤412名，俘虏267名，总之，据侦察员报告，如果把炸毁铁路车辆时的损失估计在内，敌人损失共约1,064人。缴获战利品如下：步枪189支，自动枪40支，轻重机枪15支，迫击炮3门，马40匹，大车1辆，小汽车1辆，摩托车1辆，自行车2辆，打字机1架，马鞍5付，车轭10付，战地电台3部，炊车1辆。

缴获的钱币有：30,157枚班格，1,056枚金币……

游击队于1944年10月26日同红军会合后便终止了自己的活动……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33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关于成立 工人阶级联盟的协定〔节录〕

（1944年10月1日）

1. 匈牙利人民争取和平和迅速结束战争、争取建立一个民主的新匈牙利的斗争要想获得成功，只能由工人阶级战斗的革命联盟、工人阶级的决心和领导……来保证。

2.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认为，通过两党的联合可以保证匈牙利工人阶级进一步发展其战斗的革命联盟。

3.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决定，两党的目的是在匈牙利实现社

会主义……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匈牙利劳动者在结束战争以后能够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民主的匈牙利。

4. 在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的匈牙利的斗争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充分的合作……

7.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同样也保持批评的独立性和自由……

8.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确认，不管两党何时联合，必须立即在工会中实现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联合……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31—432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的建立〔节录〕

(1944年12月)

资产阶级民主党、小农独立党、匈牙利共产党、全国农民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举行会议并按共产党的建议通过了旨在立即实现国家复兴和发展的纲领。为了实现这一纲领，会议决定将一切民主政党和自由工会联合成为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

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同时成立了匈牙利民族阵线塞格德委员会……塞格德市的居民将集合在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的旗帜下，并在恢复国家的过程中发挥先锋队的作用。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35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匈牙利游击队指挥部致劳动 居民的号召书〔节录〕

(1944年12月)

匈牙利的工人和农民们！

你们对卑鄙的德国走狗萨拉希的匈牙利尼拉希式的寡权者的暴行能忍受到什么时候？

对于把你们当作一群温顺的绵羊赶往德国进行奴隶劳动，或者当作炮灰赶上前线，你们能忍受到什么时候？

你们不能等着让盲目为德国走狗萨拉希服务的宪兵象抓躲藏起来的匪徒那样夜里把你们强行从床上拉走。

不能再胆小怕事、无所作为和观望等待了！

今天，匈牙利每一个正直的真正的爱国者都必须奋起同狂妄的德国强盗及其帮凶作斗争。

每一个容忍自己被赶往德国的人只能饿死或被炸死！每一个走上前线的人，只会遇到俄国人的手榴弹和雨点般的子弹。

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留在家里，设法搞到武器，在密林中，在偏僻的乡村里同我们取得联系！

来参加我们匈牙利游击队吧！我们是拉科齐和科苏特的库鲁茨人的后代，我们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士！

成立新的游击队吧！

消灭德国人及其帮凶，因为他们使我们的祖国遭受破坏。

士兵们！

消灭德国走狗和卖国军官，组织起来投入反对德国人的战斗
……

现在他们正在掠夺、毁灭我们的乡村和城市，使之变成一片

废墟。他们正把我们的国家变成战场，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暂时地阻挡正在解放各国人民的红军，因为红军要追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直到把他们彻底消灭。

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联盟万岁！

自由、独立、民主的匈牙利万岁！

消灭德国占领军及其匈牙利走狗！

匈牙利游击队指挥部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34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三）朝、越、印、印尼、缅、马等国 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

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法国投降 所作的决定〔节录〕

（1940年6月）

……鉴于印度支那局势危急，存在着外来的威胁国家的直接危险，兹决定准备以建立共和组织为目的的武装起义，这一组织将加入中国抗日战线，并加入同盟国。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603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党 在日本军国主义全部占领印度支那 条件下的任务的指示^①〔节录〕

(1945年3月12日)

一、形势分析

1. **日本的军事政变。**1945年3月9日20时25分，日本人向法国人开了火，并且占领了大城市，同时还占领了重要的战略据点。法国人进行了无关紧要的抵抗；他们被彻底击败的原因有三：

- (1) 士气不振；
- (2) 现代化装备不足；
- (3) 同印支抗日力量没有统一行动。

2. **军事政变的性质和目的。**1945年3月9日的军事政变是为了消灭法国政权，并把印度支那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3. **军事政变的原因。**1945年3月9日发生的军事政变原因有三：

(1) 当印度支那这样一块令人垂涎的肥肉摆在两只帝国主义饿狼面前时，他们便按捺不住了；

(2) 日本人在面临不可避免的中美进攻时，势必要干掉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45年3月9日，正值日本侵略者开始撤消法国行政机关并以日本在印支的政权机关取而代之的时候，印支共产党中央常委会估计了形成的局势，为各级党组织作出了引导全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政策的指示。

法国人，以避免盟国军队登陆时腹背受敌。

(3) 日本应不惜一切代价把同马来亚地区各殖民地相沟通的印支陆路跳板控制在自己手里，因为美国占领菲律宾以后，会完全切断日本的海上交通线。

4. **日本军事政变引起的政治危机。**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指出这一尖锐政治危机的一些典型征兆：

- (1) 两个侵略者已开始殊死搏斗；
- (2) 法国人的政权已经垮台；
- (3) 日本人的政权尚未巩固；
- (4) “中立”阶层正惊慌失措；
- (5) 革命群众迫切要求行动起来……

二、党的策略改变

1. **日本军事政变后的敌人营垒和同盟国阵营。**日本在印度支那的军事政变造成了以下重要变化：

(1) 法帝丧失了它在印支的主权后，目前便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尽管如此，我们仍应加以提防……

(2) 军事政变后，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者已成为印支人民的唯一主要敌人和直接敌人。

(3) 法国人抵抗过日本人，但被日本人战败。目前，从一定的客观角度看，他们是印度支那人民的同盟者。

2. **党的基本口号的改变和党的全部策略的改变。**必须坚决废除全部过去的口号和过去的斗争形式；必须向新的宣传、组织和斗争形式过渡。与此相适应，还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 用“把日本法西斯赶出去”的口号取代“把日本人和法国人赶出去”的口号。在反对日本当局和由卖国贼组成的亲日傀儡政府的斗争过程中利用“建立印支人民革命政权”这一口号。

(2) 宣传工作集中在两个主题上:

A. 日本人并没有解放我们, 相反, 他们力图使我们屈服于他们和更多地剥削我们。

B. 日本人不可能巩固他们在印支的政权, 而且必定失败。

C. 在起义前夕的条件下, 利用一切宣传、鼓动、组织和斗争形式, 迅速动员人民群众, 以便建立革命阵线, 并顽强地率领他们沿着准备总起义的道路前进。

(3) 为了民族的胜利, ——这是总起义的前提——放手发动广泛的强大的抗日运动……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 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 第610—611页。王文译, 唐慕文校)

印度支那共产党代表会议关于 越南总起义和革命政权政策 依据的决定^① [节录]

(1945年8月)

党的政治路线

1. 争取独立的直接最有利条件已经出现。
2. 时不我待。我们的活动应以下述三原则为依据:
 - (1) 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到最重要的任务上;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 原文如下: 1945年8月13日至15日举行了例行的印支共产党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采取了在越南举行总起义以反抗日本人的方针, 并组织了总起义领导委员会。党的代表会议把越南独立同盟的十大政策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

(2) 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实行统一行动、统一领导；

(3) 要争取时间，勿错过良机。

3. 当前，我们的斗争任务是争取完全的独立。

4. 主要斗争口号：

打倒侵略者！

争取完全独立！

建立人民政权！

5. 那些我们确信无论在城市中心，还是在农村地区开展活动都能取得胜利的地区，我们应迅即予以解放。在那些我们能控制住局势的地区要普遍建立人民委员会。

6. 实现越盟政策。它包括以下几点：

(1) 反对任何外来侵略，建立共和、民主和完全独立的越南；

(2) 为反抗日本人而武装人民，加强越南解放军；

(3) 没收侵略者和卖国贼的财产，随后将这些财产收归国有或分给穷人；

(4) 取消帝国主义分子规定的一切租税和税收，建立平等与合理的租税制度；

(5) 实现民主自由和实行普选制，承认民族平等和捐税平等；

(6) 重新分配村镇土地，使贫农能够有地可种；减租减息，延长还债期限；

(7) 实行8小时工作制，制定社会保证的法令；组织社会救济；

(8) 建立和发展民族经济；奖励并促进工业、农业和商业；成立国家银行；

(9) 扫除文盲；实行义务初等教育；造就各经济部门活动能力强的干部；

(10) 与尊重越南独立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614—615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越南解放军司令部给驻印支 日军的最后通牒

(1945年8月)

日本士兵和军官兄弟们,日本政府已向盟国投降了。日军在各条战线上已相继解除了武装。

在盟国开进印度支那之前,你们要将武器收缴给越盟——越南解放军。这样做之后,你们不但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且也会对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决定你们命运的最后时刻已经来到!不要再犹豫了。犹豫会使你们走上死路一条。我们等候你们的答复,到……点钟为止^①。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615—616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印度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对欧洲战争 态度问题的决议〔节录〕

(1939年11月)

以革命的方式利用战争危机获得民族独立,这是新时期中各

^① 解放军各兵团在驻地发出最后通牒时,都规定了适合于当地条件的钟点。——原编者注

派民族力量所面临的中心任务。战争危机在加剧，而且使英国政府与印度人民之间的冲突千倍地尖锐化。反战力量在增长，斗争已经开始……帝国主义将首先极力用“安抚”各派民族力量领导的办法阻止主要的民族力量参加斗争。

然而，帝国主义为此甚至对民族资产阶级也绝不会在政治和经济上作出重大让步的……它指望我们民族力量的领导软弱无力，指望民族力量的领导害怕群众运动，所以它敢于以最坚决的方式拒绝国大党提出的要求。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649—650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印度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决议〔节录〕

(1941年12月15日)

我们是讲究实际的党，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任务就不仅仅是确定新的斗争形式，而且也要提出适合我国民族运动新阶段和新形式的新口号。我们党的基本口号，即我们在自己的实际政治活动中所遵循的口号是：“让印度人民在人民战争中发挥人民的作用。”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658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印度尼西亚人民会议声明^①

(1941年12月12日)

1. 我们确认：

(1) 印度尼西亚人民目前正面临荷兰王国同日本帝国处于战争状态的现实；

(2) 这次战争将在王国的太平洋领土上进行的可能性也不能被排除；

(3)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便会处在作战行动地区的中心。

2. 我们认为：

(1) 每个自尊的民族民族义务是抵抗外来侵略；

(2) 必须竭力巩固内部阵线。

3. 我们决定：

(1) 号召印度尼西亚人民：

A. 充分支持当局，保持镇静和秩序；

B. 毫不迟疑而且完全听从当局的命令和建议；

(2) 建议政府接受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合作，以使用真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民主精神去教育国家和人民。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676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41年12月12日，联合了印度尼西亚所有政党、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印度尼西亚人民会议通过了一份简短的“内部民主阵线纲领”。这份文件提出，面对日本法西斯准备迅即进攻印度尼西亚的局势，建议同荷兰当局合作。然而荷属印度当局害怕印尼人民基于日本侵略者，因而没有理睬印度尼西亚人关于建立统一阵线的一切建议。

印尼共产党人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节录〕

(1942—45年)

尽管条件极其艰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是竭尽全力组织并动员人民去抵抗日本。共产党的部分领导人，包括阿米尔·沙利佛丁，被日本占领当局逮捕了。阿米尔·沙利佛丁因组织大规模破坏活动，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而被判处死刑。仅仅由于苏加诺博士的干预，阿米尔·沙利佛丁的死刑才改为终身监禁。苏加诺博士当时是以合法的身分工作的。

然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却不断高涨，且于辛阿帕尔纳农民暴动和勿里达武装起义时期达到了最高峰。这场斗争也受到了十月革命的英勇产儿苏联英雄主义的鼓舞。有关军事行动进程的消息在为印度尼西亚人民所知悉之前，需要经历新闻检查的种种刁难，而新闻检查往往把这些消息歪曲得面目全非。因此，关于苏联军队英勇胜利的消息，印度尼西亚劳动者是从党的地下杂志《МенаРа меран》（《红色灯塔》）及其他地下刊物中得知的。苏军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人民，甚至哈达在自己的一本《在两块礁石之间游泳》的书中有的一次也承认：“苏俄保卫了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俄国人民反抗德国侵略的斗争证明了伟大的爱国主义感情。”

印度尼西亚革命青年得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欧洲失败之后，便开始筹建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迪·努·艾地、威加那和西迪克·克尔达巴第同志就深深藏身于这批青年之中，就在这批青年的最积极的战士中间。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后，正是这批革命青年坚持由苏加诺博士和哈达宣布印度尼西亚的独立。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676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反法西斯阵线的评价^①

(1954年3月)

反法西斯阵线(日本占领前)不但善于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队伍中来，而且也善于把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队伍中来，因此更加加强了抗日运动。然而，在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以后，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实际上整个买办资产阶级都已走上了同占领者合作的道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看到参加抗日运动的人民力量还很弱小，而且也因为对日本似乎能让印度尼西亚“独立”抱有幻想，于是它便走上了这条道路。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678—679页。王文译，唐
慕文校)

缅甸共产党^②在组织全国人民反对 日本干涉者斗争中的领导作用

(1942年)

共产党领袖德钦丹东同“缅甸独立军”领导人昂山与奈温举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54年3月)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斗争的特点作出了全面的鉴定。

②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42年底，缅甸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以德钦丹东为首的缅甸共产党。共产党同缅甸民族解放独立军建立了接触。

行的初步谈判结果约定，分散在各个地区的独立军应秘密集中在一处，尔后慢慢积蓄力量，以便在预定的时间举事。巴莫是日本占领军扶植起来的所谓缅甸国内行政当局的首脑，他却暗中同情抗日运动。昂山和奈温在写给巴莫的信中说，他们现在“明白是上了日本人的当”，还说，在这种情况下，“缅甸人的唯一指望是保持统一”。在德钦丹东的倡议下召开了德钦党人，即过去的“我缅人党”党员会议。德钦丹东在这次会议上发了言，他在发言中强调指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联合国内统一的民族力量，随后号召为了达到民族统一不惜牺牲一切。他说，“民族统一是件大事，谁危害民族统一，就坚决把谁从前进的道路上清除掉”。结果，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建立实质上是不合法的名为“我缅人党”的具有全国联盟性质的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667—668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缅甸人民自由反法西斯联盟纲领〔节录〕

（1945年5月）

人民自由联盟的最终目的仍和过去一样，是取得缅甸的自决权。具体一点说，这指的是缅甸要有一部由立宪会议制定的自己的宪法，而立宪会议要在成年人普遍享有选举权的基础上选举产生。

人民自由联盟拥有缅甸国民军和游击队，这些都是联盟的突击力量，为了自己的思想信念而且从痛苦的实际经历出发，联盟参加了这场战争，并站在同盟国一边；联盟学会了仇恨与自由、和平、进步为敌的法西斯主义……联盟渴望建成自由世界的自由缅甸。

因此，我们将继续为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事业贡献最大一份力量，直到世界上彻底清除掉法西斯留下的最后痕迹为止。我们的武装力量——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将不仅在缅甸战场上，而且经过必要的准备，还将在缅甸境外继续战斗，直到日本法西斯被消灭干净为止。我们的武装力量将同盟国武装力量充分配合并在盟国指挥部统率下行动。同时，人民自由反法西斯联盟的不参加作战行动的武装部队将协助盟国军事行政当局在缅甸恢复并维持井井有条的秩序和法纪……

简而言之，人民自由反法西斯联盟的政策就是这样，因而在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盟国应该给予我们全面援助，以便我们能够更快而且更充分地同他们合作，来实现东方的和平与安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670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缅甸人民自由反法西斯联盟 (民族联合阵线) 宣言

(1945年8月19日)

把日本法西斯强盗赶出去

我们缅甸人民目前正在日本法西斯分子的铁蹄下痛苦呻吟。我们的住宅和家园的和平与安全始终处于危险状态之下。我们天天在受日本宪兵、日本兵、日本商人及其爪牙的气。我们的财产被没收了；我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我国宗教活动场所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经常遭到破坏。受尊敬的人士和罪犯遭受同样的待遇。我国妇女的谦恭温雅精神被玷污了。我们的粮食储备已被日本人所攫有。我国生产的产品被日元以低价买了去。我们的牛、

牲畜，我们的轿车、大车都被征用了。缅甸人不断地被动员去当劳工，而我们的生活条件总地看来并不比牲畜强多少。

人民自由反法西斯联盟的任务

1.首先，应该把日本法西斯分子及其家小全部赶出去。

2.应该由人民在下列原则基础上为独立的缅甸制定一部宪法：

(1)真正的不同于日本人所规定的个人自由应该得到承认。

(2)思想自由也应该完全允许。

(3)言论自由、通信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和出版自由应该规定下来。

(4)应该有组织、结社的自由，也就是举行集会和游行的权利。目前，未经日本人允许，任何一种组织都不许可存在。我们的工人组织，我们的学生团体均已消声匿迹。我们不能自由聚会。不允许我们举行游行和表示自己的意愿。我们不要这种可耻的自由。

(5)应该规定信仰自由。宗教不应象日本人统治时期那样，被当成剥削群众的工具。

(6)不应以任何借口破坏教堂、浮屠^①、清真寺和寺庙的神圣不可侵犯地位。

(7)不受非法逮捕和拘押，应该是百姓的权利。

(8)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应该树立公正和诚实风气。

(9)在工作方面不容许任何种族歧视、宗教歧视、性别歧视。国家必须禁止在报刊上鼓励这类歧视活动的言论。

(10)每人都应享有劳动权。技术熟练和技术不熟练的工人

^① 指佛塔。

都应该在相应的生产部门劳动，而且要创造条件保障获得工作的机会。

(11) 每人都有权自由获得木料和竹子，以便为自己建造私人住宅。为了家庭的需要，应允许自由捕鱼。

(12) 受雇在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以及公司里工作的人员至少应该领取最低数额的工资，而工作日和工作周时间的长短应以无损于工作人员正常的健康情况为限。

(13) 应该为所有的公民不分种族、宗教信仰、性别和社会地位创造相同的受教育机会。

(14) 本民族语言和本民族文化应该受到承认，也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文化自治权）。

(15) 国家必须保证少数民族为克伦族、掸族、勃龙族、孟族、克钦族、华人和印度人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利益得到同样的保障。

3. 国内每个工人都应享有领取养老金和在必要的情况下领取补偿及酬金的权利（社会保险）。

4. 国家应该支援落后地区，以便落后地区能够赶上来。

5. 全国应该实行进步教育。把大学生变成间谍并使他们忘记本民族语言的日本式教育应当废止。

6. 国家应该通过发展中小学学校事业并通过国家补助的办法鼓励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研究工作。

7. 应该建立先进的现代化农业体系。

8. 应该建立平等的课税制度。

9. 必须建立先进的生产形式和劳动组织形式。

10. 卖国贼的财产应予没收。

11. 要建立不搞贪污受贿、营私舞弊勾当，而是发挥按人民意志办事职能的行政管理机构。

12. 司法系统应加以改组，让司法部门向穷人开放，而且要

在最短的时间内加以改组；监狱也要加以重新改造。

没有上述所有条件，便根本不可能实现民族进步。

十分清楚，只要日本法西斯强盗还占领着我们的国家，我们就不可能指望实现上述各种条件。只要日本人还占领着我们的国家，战争就会在缅甸继续下去，与战争休戚相关的一切灾祸就会接踵而来。我们更不可能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分子赶出去。为把他们赶走，人民就要拥护下列指令：

行 动 纲 领

1.破坏日本人的各种通讯和交通运输手段，并烧毁他们的仓库。

2.工人不得帮助日本人修路，不得出工，而要反抗敌人。

3.把你们的水牛、牛、船、车藏起来，不让日本人发现。

4.铲除日本奸细和我们民族事业的叛徒。

5.缅甸军队应该起义，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6.给人民自由反法西斯联盟递送正确的情报并瞒哄敌人。

7.成立人民自由反法西斯联盟组织；组织游击队和工会。

8.国内各党派和各种族集团之间不应闹纠纷。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在人民自由反法西斯联盟胜利的旗帜上，在红色旗面的右上方画着一颗白星。

旗帜的含意是：红色象征勇敢精神、人民群众和世界所有民族的团结一致。红色也容易引人注目。星是引导人民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明星的象征。

同志们！

你们想成为自由的人吗？你们希望和平与安全吗？想的话，希望的话，就得把日本法西斯强盗赶回老家去！

要建立人民政权！
消灭法西斯！
要吸取盟国的民主精神！

人民自由反法西斯联盟

(缅甸爱国阵线)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671—674页。王文译，唐
慕文校)

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宣言〔节录〕

(1941年6月23日)

血腥的德国纳粹政府发动了反对伟大苏联的战争。各族人民的未来取决于苏联的胜利，红军也在为保卫加拿大人民的权利和成就而斗争。苏联充满着苏维埃社会牢不可破的团结一致。红军没有帝国主义的意图，红军是为各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战的，红军的事业就是整个人类的事业，就是自由、进步与和平的事业。这场战争对红军来说是正义的战争。全世界的工人、农场主和被压迫的人民，都渴望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法西斯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后代，侵犯了苏联，而苏联在拯救文明的伟大斗争中已成为团结欧洲和全世界人民的中心。

必须同苏联结成全面同盟。我国的未来，即加拿大的未来取决于苏联的胜利。应当不惜任何代价确保这个胜利。因此，我们大家，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应当团结起来同苏联结成全面同盟。工人、农场主和加拿大的中间进步阶层应当迫使加拿大政府采取以下绝对必要的措施：

- 1.为了粉碎希特勒德国，同苏联缔结全面同盟条约。
- 2.同苏联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 3.立即同苏联达成协议，向苏联提供加拿大拥有的一切必要的军用物资。

反苏集团就是希特勒的“第五纵队”。今天在人类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加拿大人民不应当忽视威胁着我们加拿大的来自希特勒“第五纵队”和反动反苏集团的可怕危险。这些集团首先是反加拿大的集团，他们是加拿大民主派的明显敌人，他们极力窒息和消灭加拿大的民主派，以便在战后建立自己的不受拘束的法西斯统治。为了使人民事业在苏联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中获胜，应当消灭所有国家中的这些叛徒。

共产党郑重地保证联合加拿大人民一切阶层，以便建立广泛的群众运动，以便确保在这次战争中战胜法西斯。这就是能够实现加拿大人民在国内外的真正利益的途径。

一切为了苏联战胜法西斯！加拿大同苏联结成全面的真诚的同盟！全世界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血腥的柏林匪徒！立即把军用物资运往苏联！红军万岁！加拿大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战胜法西斯！

（译自《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莫斯科
1961年俄文版，第646页。于秀贞译，蒋春雨校）

阿根廷共产党中央致联共（布） 中央的电报

（1941年6月23日）

当德意法西斯的野蛮军队以及芬兰和罗马尼亚人民的刽子手背信弃义地侵犯苏联的时候，阿根廷共产党声明自己忠于并支持

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伟大的斯大林、苏联人民、红军、海军和空军。它保证领导阿根廷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对苏联的侵略，为争取苏联人民和整个进步人类的胜利而斗争。

法西斯匪徒对苏联人民罪恶的突然袭击，使阿根廷人民极为愤怒，他们走上街头，抗议对苏联的侵犯并表示对苏联人民的支持。

(译自《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645页。于秀贞译，蒋春雨校)

墨西哥共产党号召书〔节录〕

(1941年6月末)

这次侵犯还不仅仅是针对一个国家的。法西斯对苏联的侵犯威胁着世界上一切权力和成果，威胁着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进步和繁荣。苏联不只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成果，它也是全人类的成果，是人类艰苦斗争中的一切高尚、伟大、天才思想的成果。希特勒至今还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借口下侵犯比较弱小的民族并使其处于完全无权和受压迫的地位。

但是钟声已经敲响了！希特勒将要受到审判。苏联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积极帮助下，依靠自己的巨大实力，即强大的红军，依靠十分稳定的经济，依靠两亿人民的热情、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必将代表被法西斯轴心国所击败和歼灭的各族人民向德国法西斯讨还欠债。为了彻底消灭法西斯及其同谋者和走狗，共产党郑重地保证同他们进行斗争，同时号召墨西哥和整个大陆的工人们和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行动起来保卫苏联。墨西哥的利益是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进步人民力量一边。他们的斗争就

是我们的斗争。

(译自《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849页。于秀贞译，蒋春雨校)

五，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斗争

第十六题 欧亚人民民主
国家的建立

一，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及其实质

人民民主制度的出现^①〔节录〕

（1948年9月）

日丹诺夫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大的结果是统一的帝国主义阵地被击破和俄罗斯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话，如果说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获得胜利的结果，已使资本主义不成其为唯一的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制度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法西斯的溃灭，世界资本主义阵线的削弱与反法西斯运动的加强就使中欧和东南欧的许多国家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在这些国家内出现了新的、人民的民主制度。苏联祖国战争的伟大榜样，苏军的解放作用，曾与反抗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帮凶之爱好自由各民族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结合起来了。在这种斗争的进程中，揭穿了与希特勒合作的叛徒、亲法西斯分子、通敌分子那些最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大地主、高级官僚和保皇派的军官们。多瑙河沿岸各国从德国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之后，接着就推翻了那些与德国法西斯而身败名裂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地主政权。而出来当权的乃是在反对希特勒奴役者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的人民的力量。在这些国家内，执政的是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到处表现出最

^① 此文系日丹诺夫在1948年9月情报局会议上《论国际形势》报告中的两段话。

高度的英勇精神，最大的坚持性与坚定性，所以它在人民中的威信和影响就无比的增长了。

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各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就能在很短期间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早已不能实行的那样进步的民主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交给了农民，从而消灭了地主阶级。大工业、大银行国有化，没收那些依附德寇的卖国贼的财产，这样就根本摧毁了这些国内独占资本的阵地，把群众从帝国主义奴役下拯救出来，因此，奠定了全体人民公有的国家财产的基础，创立了新式的国家——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政权属于人民，大工业、交通、运输、银行属于国家，领导力量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各阶级联盟，结果，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仅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榨，而且奠定了过渡到社会主义发展大道的基石。

（选自解放社编：《论战后国际形势》，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6—38页）

二，1944—1946年建立的 人民民主国家

越盟纲领^①〔节录〕

（1945年）

越南独立民主同盟决意在战胜日本人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日本临投降前，越盟包括

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

由人民选出的合法政府将负责施行下列纲领：

(一) 在政治方面

1. 实行普遍享有选举权制度。凡越南出生的公民，包括少数民族在内（依族、芒族及其他民族），不分性别，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 宣布一切民主自由：言论、信仰、集会、出版自由等。

3. 组织越南共和国军队。

4. 大赦一切政治犯。

5. 清除并审判卖国贼及越奸。

6. 废除由法国代表越南签署的一切条约。

7. 同一切民主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8. 坚决反对对越南自由和独立的任何威胁。

(二) 在社会经济方面

1. 取消人头税、徭役及其他封建残余。实行所得税制。

2. 没收卖国贼和越奸的财产，将其收归国有。

3. 为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实行国家工业化。

4. 兴修水利，扶助开垦荒地。

5. 广泛实行土地改革：公正分配村镇土地；减少租金；严禁高利盘剥；向需要的农民发放贷款等。

6. 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社会保险；开展对青年的职业教育。

7. 增设医院和产院；建立托儿所和幼儿园。

从青年组织起到地下工会止的各种抵抗团体（救国会）。印度支那共产党是越盟的领导力量，也是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倡导者。

8.帮助多子女的家庭、老人和残废人。

(三) 在文化方面

1.同法西斯思想作斗争。创立民主文化。

2.废除殖民主义的教育制度；少数民族享有在学校中使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权利。

3.实行免费、义务初等教育；增设学校。

4.帮助知识分子。

注1.资本家仍保留有生产日用必需品的权利。

注2.土地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注3.商人有进行买卖的充分自由。

注4.将颁布有关工人劳动保护的法令；特别要取消一切奴役性合同；与此同时实行老年保险和不幸事故保险。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608—609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

(1949年1月,贝尔格莱德)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49年1月28、29和30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全体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议程是：

- 1.南共的农村政策——报告人爱·卡德尔同志；
- 2.我国经济政策中的急迫问题——报告人基德里奇同志；

3. 食品业基金的提供、储备和消费——报告人布·奈什科维奇同志；

4. 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急迫问题——报告人米·吉拉斯同志；

5. 关于党的组织问题——亚·兰科维奇同志；

6. 其他。

经过全面讨论之后，南共二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基本任务的决议，关于经济领域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和关于党的组织与宣传鼓动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全会选举了南共中央组织局，其成员是：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弗拉霍维奇·维利科、伏克曼诺维奇·斯维托扎尔、戈什尼亚克·依万、吉拉斯·米洛万、泽科维奇·维利科、卡拉贝戈维奇·奥斯曼、卡德尔·爱德华、涅斯科维奇·布拉戈耶、波皮沃达·克尔斯托、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萨莱·久拉、斯坦博维奇·佩塔尔、通希奇·维达。

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农业 生产方面的基本任务的决议

南共中央全会听取了南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共的农村政策”的报告并对报告进行了讨论。全会肯定：迄今为止，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所取得的全部经验和成果证明了党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

为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所肯定并进一步发展的此项政策包括：把地主、富农及城市资产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和无地者，使农民从金融资本的桎梏和奴役中解放出来；给农业劳动者，尤其是备遭战争破坏的边远地区的农业劳动者以各种帮助；在行政、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以限制和消除农村资本主义因素（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最高份额、禁止土地买

卖、实行先进的税收制、实行义务交售的分配与支付体制等等)；在行政和经济-政治体制方面采取措施，以限制农业生产中个体经济的垄断(赎买、反对投机等等)；采取行政的和经济-政治的措施，使农业劳动者的生产事业与社会主义经济联系起来，并帮助他们全面发展农业(实行联系价格政策、建立农业机器站、改良土壤、种子服务等)；全面发展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农业劳动合作社；发展和加强国营农场、畜牧场，广泛建立满足各企业、机关需要的经济网；通过农村的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政治觉悟；通过参加人民政权的各种机构、人民阵线和其他组织，通过自愿参加的阵线活动等，开展旨在加强工农联盟、提高农业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政治活动，等等。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服务于党的农村政策基本目的；改善农业劳动者的物质状况；加强农业劳动者与国营企业工人的联系；巩固工农联盟；对农村的剥削分子在经济上进行限制、政治上加以孤立；发展农业生产；扩大和调整城乡交流；通过普遍发展生产和吸引农业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措施来加强农业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由于贯彻了党的这项政策，农业战线已取得了这样一些重大的成就：

尽管战争造成了大量的土地荒芜，但农业总产值及生产规模都已达到战前水平，而在某些领域还有所超过。1948年的耕种面积超过了战前10年的平均面积。同年，每公顷产量已达战前的平均水平；牲畜(除马匹外)的存栏头数已达战前水平；社会主义成分(各种国营农场、农业劳动合作社)在总的农业经济中的比重有了增长；农业劳动合作社和合作农场的数量已有了增长，并且还在不断增长，这就说明农业劳动者觉悟的提高及向合作组织的更高形式过渡有了更充分的准备。农业劳动者的物质状况有了

改善，因而为提高其文化创造了条件。

尽管在农业战线和党的农村政策方面取得了这些成绩，但是，总的来说，在供应我国劳动人民各种食品方面的许多困难尚未克服。一方面，工人阶级和城市居民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城乡居民的需求极大地提高了。另一方面，各种食品的个体生产者实际上居于垄断地位，这种状况助长了投机倒把活动。此外，农业的小商品生产，对要适应日益工业化需求的农业生产来说，本身也是一种束缚。因此，除行政的和经济-政治的措施外，还需要建立和加强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一项基本任务。

根据上述情况，南共中央总的结论是：

一

今天，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克服农业生产发展速度落后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的状况，并把农业生产提到更高的技术水平上来。这场斗争，必须在加强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即合作社成分和国营成分的基础上进行，因为，只有更快地建立和扩大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才有可能创造克服农业生产落后的条件。

二

必须全面发展和支持农业劳动合作社组织的体制。首先，应该向农业劳动合作社提供贷款，尤其是具有较好支付条件的长期贷款。同时应该有计划地向农业社会主义成分提供适当数量的物资和农具，以保证其基本建设的需要。

三

必须加速成套农具和农机的供应，并且确保为此供应所必须的手段，首先是发展本国生产。应该更多地注意发展农机站和增

加农业社成分和国营成分中的机械，要重视农艺手段的生产和供应，如化肥等等。应特别注意加速畜牧业的发展。

四

农业劳动各种形式的合作化迄今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绩说明，为了发展农业，我国的农业劳动者有能力并随时准备采用各种形式的合作化。他们懂得，合作化是改善自己的生活和提高农村一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水平的最好手段。

为进一步全面发展农业劳动合作化，所有的农业劳动合作社应该以最大的努力使农业生产更有计划地发展，更有力地推动本地区的农业生产，组织农产品收购，改善对合作社的生产资料供应，组织种子站、农机站、广播站、家禽场、人工孵化站，建立水果、葡萄和种子的合作苗圃、合作菜圃、暖房、合作蜂房、植物与牲畜保护机构，建立青贮饲料窖、储藏室、水果储存室、合作地窖、烘房、烤房、合作奶站、土砖厂、碎石场以及其他为发展农业和提高农村文化的部门。

但是，在发展农业劳动者组织工作中还存在许多忽视和认识不足的情况，党组织的工作应该在这方面有一个根本的改变。要懂得，今天农业部门的这场战斗是同样重要，而且比工业部门的战斗要困难得多。

五

如果不克服个体农业生产的分散性，不使小商品生产过渡到采用现代技术、规模宏大的合作形式的农业经济，也就是说，如果不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话，我们的农村就不可能从世代经济落后与文化落后的状况中解放出来，我们的农业就不能迅速发展。农业劳动合作社已被证明是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农业的最成功手段。在今天，农业社是农业劳动者个人利益

和社会主义共同体（南斯拉夫人对自己的国家或社会的习惯说法——译者注）利益相结合的最适宜的形式。农业劳动合作社至今所取得的成绩增强了农业劳动者组织农业社的愿望。农业劳动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和社员生活的改善，尤其是建立农业社过程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任何行政强迫，这些事实对这些成绩的取得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的农民阶级为国家的解放、为推翻资产阶级压迫者的政权和建立劳动人民政权，和工人阶级一起进行了斗争。他们日益确信，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引导他们走繁荣经济和发展文化的道路，并通过农业劳动合作化，尤其是运用发展农业劳动合作社的工作经验来帮助他们，使之成为现实，而他们本身是相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具有这种意向的广大农业劳动者，其中大多数对自己的人民国家怀有忠诚的义务感，他们已开始要求并且能够更勇敢更迅速地去建立农业劳动合作社。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社的成立必须是在农业劳动者本身完全自愿和基于觉悟的决心基础上，切切不可有那怕是须臾间的忽视，并且，今后仍要遵循这一点。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强迫，只能削弱而不是加强我国人民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

在建立农业劳动合作社的工作中，尤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 应该使农业劳动者根据自己的经验，不仅相信社会主义农业的大生产比个体的小生产有优越性，而且要具体地使其不感困难地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因此，应该提供各种农业合作化形式，以吸引农民参加农业合作生产。可采用这样一些形式，例如：合作农场、合作畜牧场、蔬菜农场等等。

2. 合作农场应该考虑到，只有当它能按劳动合作社的基本原则进行建设和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当它成为牢固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劳动共同体，其固定成员都能把农场看成是自身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时候，它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合作农场在进行收入分

配时，应该保证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和合作社的社会基金等留成，余下部分再按社员的实际劳动日分配给社员。劳动农民参加合作农场时不必顾虑自己拥有的私人经济。同样，在那些对低级社来说更为有意义的条件下，也允许某些愿意加入农场的农民把自己的土地或部分土地和农具入场。

合作农场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的一种适宜的过渡形式，它的优越性表现为：它能很快地变成具有群众性的形式，它可以用组织社会主义农业的经验武装农村中最先进的人物。

3. 不仅应该建立和发展高级劳动合作社，而且还要组织与发展低级社。因为，如今农民由低级社向高级社过渡，一般来说，比由个体经营向合作社过渡要容易些。在低级社里，农民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来确定采用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合作社较为有利。

4. 不仅要与存在于党及人民政权领导机关中那种对农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大生产道路的准备和愿望估计不足的各种表现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而且还应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和忽视农民自愿原则的现象，不管这种现象在什么地方和以什么形式出现。

5. 在合作社内部应该经常发扬和培植民主精神，以便使每个社员能更活跃地参加对合作社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讨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所有社员的创造性和提高整个合作社的工作威信。

6. 对现有的合作社特别应该从政治-组织上和物质上予以帮助。

在政治组织方面尤为重要，进一步巩固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性，完善劳动组织工作，首先是实行生产队、组的劳动组织体制，同时发展个人责任制、保证劳动日的正确结构（即合理安排劳动日的内容——译者注），使之适合当天的情况并使之成为劳动的最好指针。同样，对合作社的社会保险、卫生保健、养

老基金等都要做到决定恰当，并使其正确发挥作用。在做这些工作时，应照顾到我国各地区农民的风俗习惯。此外，还应该保证实行正确的经济领导、正确的物资经营、核算和监督。应该帮助合作社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区提供的现有财物和可能性。

一个组织良好的地区合作中心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可以通过它首先给予各种必要的组织上的和指导性的帮助。

在物资方面，国家的帮助尤其应体现在：提供长期贷款、供应种畜和其他牲畜、机械和农具，进一步发展农机站、计划供应建筑材料和其他基建器材、帮助制订规划、设计、派遣和培训专业干部及帮助提高合作社干部业务能力。

7. 必须坚定地为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而斗争。为此，特别需要制订一项对劳动合作社成员的特殊供应制度。以类似方式，制订合作农场的供应制，按这种制度可以较容易地保证按较低价格供应适当的商品，另一方面，它又鼓励社员向国家出售更多的农产品。

8. 必须坚决反对敌人从内部削弱合作社的一切企图，争取最先进的和政治上最觉悟的农业劳动者担任领导，争取合作社的完全统一，为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合作社而斗争。

六

许许多多农业劳动者以履行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来表明他们对人民国家的支持与忠诚。他们积极而广泛地参加建设国家的志愿劳动。与这些农民——劳动者与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相反，却存在着农村投机分子，他们逃避对国家应尽的义务，隐瞒余粮，利用食品供应的困难进行投机。他们是资本主义分子、剥削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人民国家的敌人。

为了巩固工人和劳动农民的联盟，人民政权必须对投机分子

的有害活动作坚决的斗争。在对这些投机分子进行反击时，遇有任何特殊情况和在对我国劳动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努力造成损害的任何情况下，管理机关可以履行法律职能，采取法律手段，给他们以严厉惩罚直至没收其财产，同时还必须强制他们履行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在这方面，对以下几点应予以特殊的注意：

1.应该制止有些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荒芜自己的土地或是耕作马虎和减少牲畜存栏头数，即不按他们的能力发展自己的经济的倾向。

2.必须坚决制止农村贸易中的投机倒把活动，鼓励合作社参加贸易，包括参加农民相互间的贸易。

3.必须最坚决地反对使劳动农民走社会主义农业道路的努力遭到直接或间接损害的一切企图。

4.必须终止农村中这样的政治工作，这种工作的特点可归结为：真正“反对富农”的空谈，却不提出对农村资本主义投机分子的斗争。这种空谈只能起加强社会主义敌人阵线、动摇劳动农民中落后阶层的作用。同样，必须制止按陈规旧套而不考虑我国及其某些地区的具体情况与条件来解决农村资本主义问题的倾向。与这种空谈和一般陈词滥调相反，而是应该在实际上向具体的敌对活动和具体的敌人——破坏人民政权和损害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的人——作斗争。同时应该宣布，凡对人民国家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尽职尽责的人，应该受到、无条件地受到法律的保护。

七

应该更迅速更有力地发展农业中的国营成分，以便使其对农业生产及居民的食品供应尽快地产生尽可能有力的影响。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人民政权机关中对此项重要任务认识不足的

各种表现都必须予以纠正。

现提出以下几点作为发展各种国营农场的最重要任务：

1. 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按时完成基本建设计划，投资对象应尽可能包括各类农场，并使之直接尽快地为提高农业生产服务。因此，今天我们就是连临时性项目的建设也不该放弃。

2. 更快地建立和发展大城市及工业区居民点周围的、能对城市供应作出贡献并对市场产生影响的小型农场。

3. 国营农场，不论其大小，都应特别注意发展畜牧业。在这方面，县领导特别应该认定方向，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4. 对国营农场的状况和发展，要保证有效的监督和日常的关注。

八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党、人民阵线和其他群众性组织要在农村开展生动活泼而又具体和全面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既要向劳动农民讲解农业劳动合作化的一般问题，又要讲解劳动合作社的所有问题。

为此，南共中央全会决定：在南共中央委员会、各人民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伏依伏丁那省委会和党的区、县委员会内成立专门机构，以保证贯彻党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路线和普遍促进农业生产。

此外，南共中央全会认为有必要：

1. 在农业部中建立强有力的合作社部门，它们要对农业劳动合作社的日常工作和反击资本主义投机倒把分子的斗争给予帮助。

2. 按县成立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强有力的合作社中心，它们要能够灵活而具体地和任何合作社一起工作并对合作社工作进行监督。党组织通过这些中心，既能反对敌人从外部对合作社的攻

击，又能对从内部瓦解合作社的各种企图作斗争。

关于经济领域的当前任务的决议

一

南共二中全会批准南共中央政治局1949年经济计划方面的路线，并指示各级党组织把自己的工作转向以下主要任务：重工业、矿业、交通运输、军事项目、电力、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农业部门等的基本建设；建造住宅、建立工厂、机关、城市等附属农场；进一步增加消费品生产、扩大商品流通和保证供应的幅度；保证出口商品的生产 and 供应，尤其是林业和木材加工方面的生产和供应；开拓劳动力的新来源；加强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力；争取建立切实可行的定额制；加强对所有经济领域完成任务情况的监督。

二

中央全会认为，建立新的本国原料基地和发展生产是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之一。全会在肯定该领域取得的成绩的同时，还指出以下主要不足之处：对革新、合理化建议和采用新的生产方法等成果未作很好核算；运用这些成果于大批量生产的进程缓慢，在共和国、县、管理部门、事业企业单位中推广不力，推动生产的机构和它们的非生产性组织对这些单位帮助不够；在建立新的原料基地和发展生产的斗争中存在着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没有很好集中力量完成与五年计划及对日用消费品需求有关的基本任务；工作系统性差；未能系统地使用现有专家、实验室、科学机关；把具有科研能力的专家拖在业务单位；对实验室和研究所的仪表器材不能保证供应，而且供应工作进展缓慢；对待专家及其奖励方面尚存在宗派主义残余；对外国的——不论是苏联的

还是其他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经验运用不够。

全会命令在相应的经济工作岗位上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对建立新的原料基地和发展生产予以充分的关注。

三

南共中央全会认为，开辟新的劳动力来源在实践上永远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又极少把这个问题与五年计划所预见的改变居民社会结构的前景联系起来。因此，中央全会提出下列基本任务：

1. 每个企业、国营农场、管理区、县、共和国等负责生产力的计划发展的部门，都要制订开发劳动力的行动计划和远景规划。

2. 住宅和公用事业的建设以及生活条件的计划安排，都能发掘新的劳动力及其家庭。

3. 研究劳动力的农村新来源，制订与实施适当的政治经济措施，加强农村政治教育工作，以便动员新的劳动力。

4. 正确组织自愿基础上的人民阵线劳动队，并有计划地加以使用。

5. 制订和贯彻保证供应的制度，这符合防止工人流动的需要。

四

南共中央全会认为，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在对待食品业基本基金的有计划储备和消费以及一般供应方面，正在扩散着一种不正常、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样，对待这些基金的分配和消费，经常出现无纪律现象。这种有害现象的存在直接影响着对劳动群众实行供应的程度。此外，生产中总是存在浪费原料的现象。

为尽快消除这些有害现象 中央全会提出以下主要任务：

1. 在生产和施工单位要规定新的严格的指标，这些指标是否

合理，则需由每个人的物资与工时消耗来证实。

2. 在供应方面，对克拉（贵重物质的重量单位）的消耗实行系统的合理的与正确的核算。

3. 不论是生产还是供应方面，都要把基金核算到个人。

4. 对原料、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储备和消费进行系统而合理的监督。

5. 在基金储备和基金核算方面，要采取严厉的预防性措施，以制止滥用、浪费和其他不正当行为，防止破坏有计划的基金储备和消费的纪律。

五

南共中央全会认为，提高商品质量和增加品种、发展社会主义商业以及日常经济生活的进一步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计划分配上的拖拉。考虑到发展生产的需要，在实行计划分配的领域里，在商品储备与购买力之间保持计划平衡和对商品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基础上，可采用社会主义自由出售取代计划分配。全会还认为，企业和国家行政机关以违反计划的手段使自己的货币增加到危险的程度，就会破坏购买基金的计划。这是只顾表面利益，实际上对城市居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只能带来严重的损害。

南共中央全会的结论如下：

1. 县以上单位都要制订综合性的和有时间性的购买力与商品储备的平衡计划，并且要有相应的行动上的纪律保证。

2. 为贯彻税率和奖励方面的指令与规定而斗争，把经济企业的流通手段减少到最低的实际需要。

3. 为了社会主义的自由出售，尤其需要发展地方经济部门的生产。

4. 扩大联邦的和共和国的生产，以满足自由出售的需要。

5. 随着社会主义商业、为满足自由出售需要的生产和相应的

组织形式等的发展，根据对劳动者的食品保证供应和合理分配的需要，以及限制和排斥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应从组织上巩固保证供应和联系价格的体制。

六

南共中央全会指出，不邀请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参加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在莫斯科举行的成立经互会的协商会议，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赖以建立的原则基础的。由于以南斯拉夫为一方，以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为另一方相互间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条约，由于南斯拉夫方面有关领导人不止一次提出要求社会主义国家间进行经济合作的问题，并指出，南斯拉夫参加这种协商会议只会为避免当前这种不正常关系作出贡献，所以，对我们的歧视行为就越发显得更令人惊奇了。

南共中央全会认为，在参加国平等和一致的原则基础上（这是莫斯科协商会上宣布的原则），我国是能够参加经互会的。为进行这种经济合作，就应该遵守以南斯拉夫为一方同以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为另一方之间已有的投资协定及其他条约，停止反对南斯拉夫的运动。因为，这种运动不仅会给我国的和平与顺利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损失，而且还有损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结。

全会认为，应该在平等和尊重主权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南斯拉夫与外国所保持的经济关系。

关于党在组织与宣传鼓动方面的 当前任务的决议

在全面讨论了组织问题及宣传鼓动问题以后，南共二中全会确认：

1. 党的中心及党的组织尚未坚决和全部着手实现南共五大关于某些组织问题的决定（改善党的社会结构、严格贯彻南共党章的规定等）。

2. 党的机关建设、分发党证工作、改善党的社会结构和保证党的正常发展工作进展缓慢，这些都应被看成是严重的缺点。

3. 对决定的贯彻情况，缺乏有效的检查，领导体制的建设也不令人满意。

4. 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尤其是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得不好。

鉴于以上情况，南共中央全会决定：

1. 着手进行人民共和国（除黑山外）的区域划分，有关准备工作责成中央政治局负责。

2. 要采取措施以改善党的社会结构，尤其要吸收产业工人和贫农入党。保证党的正常发展，在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地方，特别是在农村，要克服建党工作的落后状态。

3. 充实和进一步发展党的人民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共产党伏依伏丁那（属塞尔维亚）省委会、大区、市、区、县等各级委员会机构，提高党的机关干部的质量，并保证他们正确进行工作。对于这些委员会的宣传机构的工作尤需重视。在拟定党的任务时，要实行各管理部门在工作上必要的协作和步调一致。

4. 加强收集和情报研究的机构，以期得到及时而准确的情报。建立提供情报责任制。

5. 为了帮助党的组织及时整理出党的文件和分发党证，负责组织指导的管理机关应加强登记、统计和负责党证事物等科室的工作。

6. 要使干部管理机构或科室成为干部工作的组织者。为此，要拟定负责职务的干部名单和加强干部分配方面的纪律。

7. 要保证推广和普及党组织的工作经验。

8.要更好地协调党和国家机构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工作。

9.要保证党对所提出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检查。

10.要更多、更坚决地把宣传工作转到完成党的紧迫而实际的政治思想任务上来。

11.需要普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尤其需要加强农村的政治工作和农村中党组织与人民阵线内的思想工作。在报刊、广播和一般的宣传中,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坚持与贯彻党的农村路线的斗争应予特别重视。

12.需要特别加强产业工人和季节性工人中的政治工作。

13.通过党和工会,加强为完成计划任务、建立与加强劳动纪律的斗争。反对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加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和贪污人民财产的政治斗争。

14.党的领导机关要保证在自己的会议上对宣传问题及教育和文化问题进行更具体更系统的讨论。

15.收集和保管好党的文件,以便研究和撰编党史。

16.提高警惕,对意志与行动的统一、党的队伍的统一和纪律的任何破坏企图要作不妥协的斗争。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2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6—19页。华夫译)

关于国家对工业和阿尔巴尼亚 股份公司的监督的法令^①

(1944年12月15日)

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主席团注意到战争造成的严重情况以及重建我们国家的必要性,兹决定:

将阿尔巴尼亚的全部工业和股份公司置于国家监督之下。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68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阿尔巴尼亚人民政权在经济方面 所采取的初步措施

(1945年1月13日)

第36号法令〔节录〕

第一条 没收阿尔巴尼亚境内意大利和德国的全部国家财产。不仅上述两国直接支配的财产,而且两国通过公司或委托人支配的任何财产亦属此列……

第三条 阿尔巴尼亚境内意大利和德国公民、团体、企业与商行——意大利、德国商行或阿—意和阿—德商行的全部财产均置于国家监督之下。

第38号法令

第一条 废除1925年3月15日由阿尔巴尼亚国家和意大利财团签署的为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所赞许的协定。

第二条 没收阿尔巴尼亚国民银行的全部股份。

第三条 阿尔巴尼亚国民银行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均转归阿尔巴尼亚国家。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44年11月29日阿尔巴尼亚从法西斯占领者手里解放了。为了动摇阿尔巴尼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向工业方面的总工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人民政权特通过此法令。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
年俄文版,第468—469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匈牙利关于废除大土地所有制和分配 土地给劳动农民的法令〔节录〕

(1945年3月15日)

第 一 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法令的宗旨是实现匈牙利农民祖祖辈辈的理想：根据临时国民议会宣言和临时国民政府声明中阐述的原则和权限，通过废除大土地所有制把农民固有的遗产——土地转归农民所有。

废除大土地封建所有制将保证国家的民主改革及其未来的发展。地主庄园转归农民所有为世代受压迫的匈牙利农民开辟一条促使他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精神上焕发热情的途径。

对国家来说，实行土地改革是涉及民族切身利益的大事，在经济上是十分必要的。废除大土地所有制以后，匈牙利的农业将以牢固、健全、生产效能高的小农户为基础，这些小农户将是其所有主在地籍簿上得到确认的私有财产。

第二条 为了实现本法令第一条所规定的宗旨，国家用没收的土地、根据本法令规定通过收买的办法征用的土地以及用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建立供分配用的土地总额。

第三条 本法令由全匈牙利土地分配委员会、省土地分配委员会和村土地委员会在农业部的统一领导下贯彻实施。

第 二 章

用没收地产的办法征用土地

第四条 对于卖国贼、“箭十字团”组织、“民族社会党”和其他法西斯组织的领导人、人民联盟成员以及战争罪犯和人民公敌的地产，不管其数量多少，一律全部没收……

第 三 章

用收买地产的办法征用土地

第十条 为了进行土地改革，以收买为基础征用地产面积总额超过100霍尔德^①地籍簿上注册过的土地，而在首都周围3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则征用超过50霍尔德的土地。

第十一条 面积超过1,000霍尔德的所有地产应全部收买。

属于按贸易法或其他法规成立的各种股份公司的全部地产，以及属于保险公司和年金基金局的全部地产，不管其面积大小，也应全部收买。

第十二条 面积为100至1,000霍尔德和1,000霍尔德以上的地产，自治机关、村社、教堂的地产（不管其面积大小），以及按本法令第十七条规定的检查结果才能确定的地产，其中面积100霍尔德的地产不属收买之列。

在需要进行土地分配的某一村或地区，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土地来满足所有需要者的需要，那么全匈土地分配委员会有权向部分土地应属收买的某一私有主征用全部地产。在这种情况下，将在我国的其他地区分给这个土地所有者100霍尔德同样土质的

① 1霍尔德等于0.57公顷。——原编者注

土地。

第十三条 面积超过5霍尔德的地产所有者,如果他是在1939年9月1日以后通过买卖获得土地的,而且农业并不是他的主要职业,或者他所获得的土地并不是他的生活来源,那么,他的超过5霍尔德的土地应予征用。

第十四条 面积在200霍尔德以下的地产,如果其所有者出身于农民,而且农业是他的基本职业,不属征用之列。

第十五条 面积在300霍尔德以下的地产,如果其所有者在民族抵抗运动和在反对德国法西斯解放匈牙利人民的斗争中有过特殊的功绩,不属征用之列。这个事实的确证归国民议会政治委员会^①主管。

第十六条 为特殊学术目的服务用作试验田的地产或预定作为国营示范农场的地产不属征用之列,因为这些地产已为达到上述一个目的划作特殊地段……

第 五 章

土 地 的 面 积

第三十三条 分配的土地面积应适合于—户农民家庭用自己的劳动进行耕作。在确定这样的地块面积时必须考虑到地块的位置,土地质量和附属地的分布。

第三十四条 分配给一个人的土地不能超过15霍尔德耕地和草场或3霍尔德果园和葡萄园。

分配给第三十六条第1款所包括的人员的耕地和草场面积可达到25霍尔德,果园和葡萄园的面积可达到5霍尔德。

^① 政治委员会是1944年8月以前,即宪法通过前存在的国民议会的一个机构。——原编者注

第 六 章

分 地 权 的 确 定

第三十五条 征来的土地分给雇农和农业工人，以组成小农户，分给特小农户的所有者，以扩大其农户，同时分给多子女农户中已婚的儿子，如果其地产加预定的遗产部分不超过5霍尔德。

第三十六条 下列人员享有优先分配权：

1. 在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斗争中战功特别卓著者，牺牲者或致残者，参加过游击队运动，参加过同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民族抵抗运动并因而在斗争中牺牲、失去自由或被拘禁的人。

本条规定的优先权可由牺牲者或被处死者的妻子（丈夫）或子女享受，如果没有妻子（丈夫）或子女，可由父母享受。

2. 1945年经济工作方面的模范工作人员。

3. 有3个或3个以上子女的人。

如果按本条第1—3款规定享有分地权的人，因本人在部队服役、光荣牺牲、被俘或被强行掳走，不能亲自申请分配土地，其分配土地的申请可由其妻子、子女或所赡养人提出。

在相同条件下，1944年耕种过该分配的地块的小佃农享有土地的优先分配权。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38—441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保加利亚劳动合作农场法规〔节录〕

(1945年4月18日)

第一章

宗旨和组织

1. 本法规的宗旨是通过以下办法给各农户为集体耕种和经营土地而组成劳动合作农场提供方便条件：

(1) 将地块和集体劳动联合成一个合理组织的农场；

(2) 共同正确地使用土地和生产资金；

(3) 适当采用农业科学技术，节约劳动和资金消耗并提高土地收获量；增加农产品产量和提高质量；保证较高的农业利润率；改善农业劳动者的物质状况，为他们创造较好的物质、社会和文化生活条件。

2. 合作劳动耕种土地由有地和无地的农民自愿组成劳动合作农场的办法来实现。

劳动合作农场的最大规模和最小规模要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农场的生产方向、农户所具备的劳动条件和其他条件、农具和牲畜、领导是否正确等等来确定。合作农场的规模由农林部规定。

为了提供更多方便，为了正确组织，一个居民点内允许建立一个以上的劳动合作农场，这种农场或者作为已有的农业合作社的一个分部，或者作为独立的合作社，这要由农林部事先批准和许可。

3. 国家给予根据本法规的各项规定组织起来的劳动合作农场以全面的帮助。

除了上述类型的劳动合作农场以外，国家也将援助为了提高和改进生产、正确使用生产资金而根据合作社法规组成的其他一切集体经营和耕种土地的组织，只要其活动不违背中小农户的利益和国家的经济政策。这一类合作社可以按农林部的批准组织起来并按合作社法规享受优待。

4. 在联合不少于15名拥有土地的农民的条件下，劳动合作农场可组成：

- (1) 当地农业合作社的一个农业劳动生产分部，或者
- (2) 农业劳动生产合作社……

第 二 章

资 金

6. 劳动合作农场进行活动的资金是：

- (1) 股本；
- (2) 基金；
- (3) 捐款、罚款、赠款及其他款项；
- (4) 外来资金（“外资”^①）；
- (5) 成员存款；
- (6) 牲畜和农具租用费……

股本的票面价值和每个成员必须缴纳的股金由劳动合作农场章程规定。

从国家和公共机构得到的补助金属于劳动合作农场的后备基金。

^① 例如，银行贷款、政府补助，等等。——原编者注

第 三 章

成 员 资 格

7. 参加劳动合作农场是自愿的。

凡是没有丧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劳动合作农场所在地区拥有土地、或者按职业是农民并以自己的劳动和自己具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的劳动、或者仅仅以后者的劳动参加（耕种土地）的保加利亚公民，均可成为劳动合作农场的成员。

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由其法定的代表来代表。

8. 接收和开除成员都要由全体大会通过。开除成员必须获得不少于半数加一票的多数通过……

第 四 章

土地、工具、牲畜和宅旁园地

12. ……劳动合作农场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将他入场前全家经营的全部耕地交给合作农场。如果土地属于其他亲属所有，那么这些亲属就应出具同意将属于他们的土地交给农场的书面证明。否则便不能加入劳动合作农场。在本法规生效前未按上述手续交给合作农场的地块应认为是合法接收的。

葡萄园、果园、桑园和其他多年生栽培作物按全体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通过的决定接收入劳动合作农场。该决定需经农林部核准方能生效。

劳动合作农场成员向合作农场交付不能分开的祖传土地和财产、或者同属于其他共有者或同伙的财产时，应该以书面形式出示共有者、共同继承人或同伙签署同意的证明，这些人的签字需经当地村公所签证。

这样交付的财产在分开时可运用本法规第19条规定。

土地交付给劳动合作农场时，如果对交付土地的人就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没有疑问的话，便不需要呈交证件来证明其所有权。

劳动合作农场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保留2—5狄卡尔^①的自留地。使用自留地的办法由本法规的使用细则规定。

劳动合作农场成员无权为了个人使用而承租他人土地。

13. ……劳动合作农场接收土地既按面积又按土地质量。接收的土地集中为一大片或几大片；这项工作由村劳动土地所有权委员会来完成，参加该委员会的有一名劳动合作农场的代表和一名不参加农场的代表。

接收土地的办法、大片土地的形成，土地的互换和估价、对委员会决定进行上诉的程序和委员会解决申诉的办法等问题……由部长会议通过并经国民议会主席团命令批准的专门细则详细规定。

(1) ……在本法规规定的一切情况下，土地互换就是以价格相等、质量和座落地点相同的土地进行交换。10%以内的土地价值可以用货币支付。用货币计算的其余数额由各该村秘书兼收款员按征收直接税的办法收取。

14. 如果属于新加入劳动合作农场的人的土地同合作农场的大片土地不接壤，那么新加入者或合作农场的管理委员会有权要求将他的土地同属于其他所有者与合作农场的大片土地接壤的面积相等、质量相同的土地进行交换。土地交换由本法规第13条规定的委员会进行。对该委员会的决定自通过之日起的一周……内可按诉讼程序向县法院上诉，而县法院的判决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① 1狄卡尔相当于1.5市亩。——译者注

15. 按照本法规第13条规定，劳动合作农场成员对交给合作农场集体耕种的土地仍保留所有权并取得所有权的公证书。

劳动合作农场的成员有权全部或部分地出卖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土地，同样也有权将它抵押出去。

16. 劳动合作农场成员交给农场的土地上收获的庄稼属合作农场所有。

17. 入了劳动合作农场的土地出卖时，只要出卖的土地是属于合作农场成员的，合作农场就有权先于其他买主以正常价格收买。

18. ……劳动合作农场成员退出农场时，按委员会根据本法规第13条规定作出的决定，他们可以得到同等价值的土地以代替他们原来的土地。这块土地的划出以不拆散联成片的大块土地为原则，不过退出合作农场的人必须按上述委员会的估价先交付在这块土地上为改良土壤所花的费用。按有关当事人或委员会的要求，委员会应该吸收专家参加。

对于委员会的决定可以根据本法规的规定，自通过之日的一周内向县法院上诉。县法院的判决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公证人可以根据委员会的决定或县法院的判决，按当事人的要求向他们签发证明其所有权的公证书。

划分土地和对土地进行估价所花的费用由得到土地的人承付。

被开除或退出劳动合作农场的人的土地，应在收割庄稼以后归还。

19. 入了劳动合作农场的财产在发生继承或转让时，此种财产须在合作农场保留到本法规第10条规定的期限终了，然后再按第18条规定的手续归还。

20. ……因负债而将土地转让时，劳动合作农场有权按本法规第17条规定买下这些土地。合作农场要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转

让，协助归还欠债。

21. ……劳动合作农场的成员应当把属于他的全部耕畜和农具交给合作农场。

供应畜产品的牲畜转归合作农场时须经合作社分部或合作社全体大会不少于半数加一票的多数通过。

劳动合作农场成员的耕畜、农具和供应畜产品的牲畜由全体大会选出的委员会进行作价。从接收入农场的牲畜和农具的价值中要扣除牲畜费和农具费，此项费用的数额由全体大会确定，其余的价款作为定期存款入帐。

22. 农林部可以向无地或土地少于合理地和有利地利用大农具的规定数量的所有者收买大农具。收买的大农具转归劳动合作农场所有，同时其价值由农场于5年内付清。如果本地区成立机器拖拉机站，劳动合作农场可以将上述大农具转交机器拖拉机站，价格由委员会确定……

23. 劳动合作农场从国有闲散土地、村有土地或私有土地——林地、空地和小块地段取得必要数量的土地作为宅旁园地。私有土地可以用交换的办法取得，如果交换行不通，便付酬征用。把宅旁园地拨给劳动合作农场的工作由劳动合作农场3名代表补充参加的村地方劳动土地所有权委员会进行……

第 五 章

劳 动 和 收 益 分 配

24. 劳动合作农场的活计是由农场成员或其具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按事先安排的生产计划和按各类活计平均定额确定的记工标准进行个人劳动来完成的。

劳动合作农场劳动的组织、使用和计算，以及劳动本身，主要建立在用劳动日计算的计件工资基础上。劳动的组织 and 计算的

详细办法由条例和社员大会通过的劳动组织专门细则规定。

为完成农活而使用的雇工劳动只限于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在特殊情况下，当合作农场成员现有的劳动力负担足量劳动而又不能完成紧急任务时才允许雇用临时工。

25. 全年核计的劳动报酬由按本法规第28条确定的年终纯收入中支付。在一个生产年度内，可以按劳动合作农场成员实际完成和记录的劳动量，根据劳动合作农场章程规定的幅度，并按年度全体大会的决定进行预分。

一年期内允许预分实物只是为了满足合作农场成员家庭的需要。

26.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劳动合作农场制订年度组织计划和耕作计划，这些计划由农场全体大会批准并对一切成员具有约束力。

27. 劳动合作农场成员把土地交给农场，他们为此可以得到租用费（“租金”），数量由全体大会决定。

劳动合作农场租用私人土地或公有土地，其所有主可得到协议规定的一定数量的年度租用费。

根据全体大会的决定，劳动合作农场成员对交给农场的土地可以不要租金而：

（1）在劳动报酬不作支出项目扣除的情况下取得一定的收益提成，或者

（2）一定数量的劳动日报酬。

28. 劳动合作农场的纯收益是从总收入中扣除下列项目后确定的：

（1）预算支出和其他支出；

（2）物质支出和经营费用；

（3）债务利息；

（4）动产和不动产折旧费；

(5) 为改良土壤而采取的经常性或临时性措施所付费用中的相应部分；

(6) 土地租金。

这样计算出的收入再按下列办法分配：

(1) 在对合作农场成员的土地支付一定数量租金的情况下，按照用劳动日计算的实际完成的活计的数量和质量，用于劳动报酬的数额可达收入的90%，转入劳动合作农基场金的数额可达20%。

(2) 从纯收入总数中扣除一定百分比作为土地报酬，在用这种办法计算的情况下，根据全体大会的决定并按地区经济、合作农场不同经济部门和不同作物的精耕细作程度，转入合作农场基金的数额可达收入的10%，用于土地报酬的数额可达40%，用于劳动报酬的数额可达70%。如果有多年生栽培作物，那么根据全体大会决定，土地报酬（地租）的数额可达40%以上……

第 七 章

机 器 拖 拉 机 站

31. ……农林部用国家资金开办、组织和装备国营机器拖拉机站，这些机器拖拉机站根据国营和国营自治生产企业经济核算的法规开展自身的业务。

在此以前存在的机器拖拉机站在本法规生效后均变为国营企业。劳动合作农场、区合作社联社、村和其他组织所投入的股本，在这些单位索取时，将根据其对机器拖拉机站的负债情况予以归还……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13—421页。唐慕文译，王文校）

三，1947—1949年建立的 人民民主国家

罗马尼亚土地改革法^①〔节录〕

(1945年3月23日)

第 一 章

土地改革法的宗旨（总则）

第一条 土地改革是我国民族、经济和社会的需要……

第二条 土地改革的宗旨是：

1. 增加占地少于5公顷的现有农户的耕地面积；
2. 为无地的农业工人成立新个体农户；
3. 在城市和工业中心附近成立蔬菜农户，以供应工人、职员和手工艺工人；
4. 为以改进土地耕种、进行育种、养畜业、建立和发展农业工业为目的的农业学校和模范试验农场保留若干地段；这些地区由国家管理。

① 由于人民群众反对亲法西斯将军拉德斯库领导的政府，1945年3月6日以彼得罗·格罗查为首的民主政府取得了政权。这届政府所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公布土地改革法。——原编者注

第二章

收 归 国 有

第三条 实行土地改革的宗旨是为在享有分配权的农民中进行土地分配和建立第二条3、4两项所规定的储备，下列农业财产连同役畜及工具均收归国家所有：

1. 属于同希特勒德国合作的德国公民与罗马尼亚公民、德意志民族（民族出身）的法人或自然人的土地和各种农业财产；
2. 国家处于灾难时期的战争罪犯及祸首的土地和其他农业财产；
3. 逃人与罗马尼亚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以及在1944年8月23日以后逃往国外的人员的土地；
4. 无主的土地及全部农业财产；
5. 近7年来这些人没有直接经营的土地，少于10公顷的土地除外；
6. 一切属于自愿参军反对同盟国的罗马尼亚国民的农业财产；
7. 到目前为止尚未收归国有的法人的农业财产；
8. 属于自然人所有的超过50公顷的土地，如耕地、果园、草场、沼泽地、人工池塘（不论其是否用于养鱼）以及洼地和水淹地……

第四章

土地收归国有及分配方法

第九条 农业村社主任应在本法令于《政府公报》公布之日起10日内在有关村庄召开所有无地农民和私有土地不足5公顷的

农民大会，选举分配土地的地方委员会，委员会由7—15名委员组成……

第十二条 在分配土地时，对应征或被动员参军的军职人员以及反希特勒德国斗争的所有参加者予以特别优待……

第十四条 新组织起来的农户的土地面积以及少地农户的土地面积，要根据乡范围内现有的土地总额确定。

第一原则也适用于草场和牧场的分配。

第十五条 分地面积不应超过5公顷，迁往另一地区去分配土地的情况例外。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59—461页。王文译，唐
慕文校)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1945年土地改革的论述〔节录〕

……英勇的苏联红军解放了我们的国家，这为罗马尼亚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战斗联盟并着手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罗马尼亚共产党把通过实现民主土地改革立即废除地主所有制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由于罗马尼亚共产党组织并领导了革命斗争，农民于1945年初分得了土地。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在这次斗争的烈火中经受了锤炼，因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不容置辩地得到了确认。

……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918,000贫苦农民从1,468,000公顷没收的土地中分得了总面积为1,109,000公顷的土地，而其余的土地则成为国家的后备土地。

组成了40多万个新农户，而另外50万小农户由于从没收的土地中分得了一份，从而扩大、巩固了自己的土地……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2卷，莫斯科1960年版，第461页。王文译，唐慕文校）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第十七题 欧洲共产党和
工人党情报局



1911

1911

1911

1911

一，战后世界新形势

二，情报局的建立及其活动

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公报

(1947年9月)

九月底在波兰举行了有下列各国党代表参加的会议：卡德尔同志和吉拉斯同志代表南斯拉夫共产党，契尔文科夫同志和波普托莫夫同志代表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德治同志和波克同志代表罗马尼亚共产党，法尔卡施同志和列瓦同志代表匈牙利共产党，哥穆尔卡同志和明兹同志代表波兰工人党，日丹诺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代表苏联共产党(布)，杜克洛同志和法戎同志代表法国共产党，斯兰斯基同志和巴什托万斯基同志代表捷克斯拉伐克共产党，隆哥同志和雷阿勒同志代表意大利共产党。

会议参加者听取了各该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活动情形的报告：代表南斯拉夫共产党作报告的是卡德尔同志和吉拉斯同志，代表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作报告的是契尔文科夫同志，代表罗马尼亚共产党作报告的是德治同志，代表匈牙利共产党作报告的是列瓦同志，代表波兰工人党作报告的是哥穆尔卡同志，代表苏联共产党(布)作报告的是马林科夫同志，代表法国共产党作报告的是杜克洛同志，代表捷克斯拉伐克共产党作报告的是斯兰

斯基同志，代表意大利共产党作报告的是隆哥同志。

会议参加者对各报告内容交换过意见之后，便决定来讨论国际形势问题，以及关于有代表出席此次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彼此交换经验和配合动作的问题。

日丹诺夫同志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会议参加者对这一报告交换了意见，大家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任务达到了完全一致的见解，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哥穆尔卡同志作了关于各国共产党必须彼此交换经验和配合动作的报告。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鉴于因参加此次会议的各国党间缺乏联系而形成的不良现象，并且考虑到互相交换经验的必要，于是决定成立情报局。

情报局将由上述各党中央委员会代表组成。

情报局的任务是要组织上述各国共产党间的经验交换，并于必要时按相互协议原则配合其动作。

决定由情报局出版机关报。

指定贝尔格莱德城为情报局及其机关报编辑部所在地。

(选自《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1947年9月末在波兰举行》，莫斯科1948年中文版，第7—8页)

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决定 成立常驻编委会

(1948年1月)

新华社陕北六日电：贝尔格莱德讯：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第6期，已于3日在此间出版。本期载有公报称：1月中旬在南斯拉夫召开的9国共产党情

报局会议，同意过去为出版9国共产党会议资料而成立的临时编委会，已完成了它的任务，并决定成立9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常驻编委会。由苏联《劳动报》编辑与国际记者协会副主席尤丁任主编，编委会中包括比罗、布伊康、魏达-彼萨、詹吉斯、哥尔西茨、格里高连、西捷尔等10人。本期载有马里宁痛斥马歇尔计划之专文称：美国反动派从未象现在这样依恃其在欧洲的第五纵队（从新法西斯分子戴高乐、加斯贝利列勃鲁姆、萨拉盖特、艾德里和贝文）来为非作歹。其原因是由于马歇尔计划已遭到国内外的反抗，显然已面临难关。本期并载有“阴谋”一文，驳斥“德共在西部占区扶植罢工怠工骚动”之说，斥之为“美英外交情报员和舒马赫派最愚笨的谎言”。

（选自1948年2月8日《人民日报》）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公报

（1948年6月29日）

6月下半月在罗马尼亚举行了情报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成员国代表是：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特莱乔·科斯托夫同志和伏尔科·契尔文科夫同志；罗马尼亚工人党——乔治乌-德治同志、卢基同志和波克同志；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拉科西·米同志、福尔高什·米同志和格罗·安同志；波兰统一工人党——耶日·贝尔曼同志、亚历山大·萨瓦斯基同志；联共（布）——安·日丹诺夫同志、格·马林科夫和米·苏斯洛夫同志；法国共产党——雅·杜克洛同志和艾·法戎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斯兰斯基同志、西罗基同志、詹明德尔和奥莱士同志；意大利共产党——帕·陶里亚蒂同志和谢基亚同志。

情报局会议讨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问题，并一致通过了

关于该问题的决议。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298—299页。华夫译)

几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公报

(1949年11月)

1949年11月下半月在匈牙利举行了情报局会议，参加人如下：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契尔文科夫同志和波普托莫夫同志；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德治同志、基施涅夫斯基同志和莫格阿洛施同志；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拉科西同志、格罗同志、里瓦伊同志和卡达尔同志；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贝尔曼同志和萨瓦斯基同志；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苏斯洛夫同志和尤金同志；法国共产党代表杜克洛同志、法戎同志和郭尼奥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斯兰斯基同志、巴什托万斯基同志、科普里凡同志和詹明德尔同志；意大利共产党代表陶里亚蒂同志、多诺弗利奥同志和西卡里尼同志。

会议上听取了苏斯洛夫同志关于《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问题的报告，陶里亚蒂同志关于《工人阶级的统一与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问题的报告，以及德治同志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凶手和间谍掌握中》问题的报告。

会议参加人对以上诸报告交换意见后，达到完全相同的见解，并一致通过了相当的决议。

(选自《几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1949年11月下半月在匈牙利举行的会议》，“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馆出版社1950年中文版，第5页)

关于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 情报局的活动的公报

(1956年4月18日)

194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在消除各国共产党之间在共产国际解散后所形成的隔膜状态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于进一步团结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进行争取持久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重要因素。情报局和它的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在发展和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兄弟联系和交流彼此的经验、在阐明根据各个国家具体条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问题和阐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都促进了各兄弟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巩固，以及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的加强。

与此同时，最近几年在国际局势中发生下列的变化：社会主义已经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而成为世界体系，包括欧亚两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的爱好和平国家在内的广大“和平地区”的形成，在资本主义国家、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中的许多共产党的成长和巩固，这些共产党在同战争危险和反动势力进行的斗争中，在为和平、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本国的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的活动的加强，最后，目前已经迫切地提出了消除工人运动的分裂和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以利于胜利地进行争取和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任务——这一切为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活动创造了新的条件。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无论就它的组成成员来说，无论就它的活动内容来说，都已经不适应这种新的条件了。

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就情报局的活动的活动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以后，认为：它们在1947年成立的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此，在经过相互协商之后决定：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停止情报局的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出版。

曾经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在为工人阶级利益，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为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目标和任务以及按照本国的民族特点和条件来开展自己的工作，每一个党或者几个党都一定会找出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毫无疑问，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今后仍将根据自己的需要并且考虑到自己的活动的具体条件，就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保护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以及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这样一些共同的问题互相交换意见，同时也将研究同那些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党和派别、同希望巩固和平和民主的其他组织进行合作的问题。这一切将进一步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而互相合作的精神，加强它们之间的兄弟联系以有利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新华社据塔斯社莫斯科18日电)

(选自1956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三，关于南斯拉夫问题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斯·伏克曼诺维奇^①回忆录的一部分

(1948年4月12—13日)

瞧，1948年4月12日南共中央的历史性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幕的。当铁托步入图书馆，在自己的位子上就座时，时针正指向十点。门，关上了。铁托提出4项议事日程：联共（布）中央信件；经济形势；第五次代表大会问题；其他。出席会议的仅仅是中央委员。没有作速记，而是由候补中央委员克尔斯多·波皮沃德手记。同时，吉拉斯（即德热拉斯——译者注）对某些人的发言也作了记录。

铁托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参加这次会议的呢？有一次他对我说：

——我已经意识到了这次会议的决定性意义。生活使我懂得，在关键时刻，最危险的是没有立场、是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永远应该勇敢而果断地作出反应。

会议一开始，铁托致了简短的开幕词，说明了冲突的史实，

^① 斯·富克曼诺维奇（1912年——），在中学和大学求学期间参加进步运动。1935年成了职业革命家。南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曾任人民保卫部（国防部）副部长、矿山部部长、南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等职。——译者注

然后宣读了（苏共中央）来信^①及他起草的复信稿。复信草稿的后一部分是这样的：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我们看来，我们不能同意：说我们两国关系实际上就是这种样子。本来么，我们的关系是应该尽可能更密切、更友好一些的，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也是赞成这样做的。但是，在什么基础上确立这种关系？在这方面是存在观点分歧的。

为建立我们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和牢不可破的友好团结所必须的因素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首先，就象列宁和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所阐述的那样，要绝对尊重民族的和国家的独立。其次，相互间要绝对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持久而牢固的关系就无法存在。苏联人民，首先是苏联的领导人应当相信，新南斯拉夫在其现领导的领导下，正坚定不移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第三，苏联应该相信，在现任领导集体领导下的今日南斯拉夫，是准备和苏联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最可靠盟友。

第四，尽管我们知道苏联人民在重建备遭破坏的家园中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可是，我们仍然合情合理地期待着，在对苏联不造成物质损失的情况下，苏联能对我国的建设和五年计划的实现给以援助。我们认为，一个尽可能强大的新南斯拉夫的存在，也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因为，新南斯拉夫面对着的是一个威胁其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

第五，作为公职人员或其他人员而居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人应当想到，他们是在一个独立的兄弟国家里，他们就不应该干涉这个国家的内部生活。

现今的关系能够改善吗？能够，而且必须。因为，舍此别无他路。任何其他出路对双方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① 指1948年3月27日致南共中央的信。——译者注

我们是如何看待在当前国际条件下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呢？社会主义又将怎样以最容易的方式为自己开拓道路呢？我们认为，象南斯拉夫和其他一些较小的人民民主国家，它们正在各自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迈进。在现阶段，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由于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都必须保持完全的独立自主，但又以各种条约使彼此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而所有这些国家同时又共同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系。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必要的条件成熟之前，建立任何邦联或联邦，都会是有害的，且将造成深远的后果。

任何人民民主国家革命发展的成功经验，都应被看成是伟大十月革命经验的继续和补充，都应被看成是革命实践中的某种新事物，但是这种实践应该完全是符合马列主义科学精神的。

苏联的作用体现在：通过自己的威望，向新民主主义国家提供充分而全面的支持，其中尤其要包括宣传新民主主义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中所取得的成就。

但是，最重要的则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即共产党人已经掌握政权的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完全信赖、相互了解和全面合作。”

铁托是这样结束自己的讲话的：

“同志们，请想一想，我们既不是在这里进行论战，也不是在谈论南共的错误、评论我们思想上的所谓离经叛道。我们可不允许把自己推上辩论那些……我觉得，他们是以思想问题来掩饰、来为自己对我们、对我国施加压力进行辩解……同志们，谈论的是……”

这封信是可怕的诽谤和错误的情报造成的结果……我请求你们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该在这里表态……如果联共（布）中央的同志要素取记录，我们就把记录寄去……”

当铁托结束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讲话后，各中央委员就按座位

逐个表态。第一个就是爱德华·卡德尔。他表示赞同铁托起草的复信，接着，他对新南斯拉夫的建立及南共在上次战争中的作用作了分析，也谈到了南共如何在南人民中间培植对苏联的深切信任。

——我们的成果都是我们党亲手缔造的……但谁也不否认，这里面包含着苏联的援助。南斯拉夫是这样一个国家，即在上次战争中，当红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的时候，她则以自身的力量解放了几乎全部的领土。我们有理由要求苏联政府对取得如此成就的党给予信任。让我们看一看战后3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土地改革、国有化、五年计划。这证明了我们的党有能力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将忠于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它的词句……现在竟有人来谈论什么南斯拉夫的托洛斯基主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那简直是滑稽可笑。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速度比东欧任何一国都要快的多……我认为，刚才铁托同志念的回信是正确的……

当知道某件事情明明是虚假的时候，而我们却要去承认它，那么我们不就成了不但是不诚实的，而且是卑鄙的人了。

在卡德尔之后发言的有久罗·普察尔、布拉若·约瓦诺维奇、密洛万·吉拉斯、斯韦托扎尔、富克曼诺维奇-滕波、斯韦托·克拉亚契奇、博利斯·基德里奇等。所有的人都同意中央委员会的复信。然后就轮到弗兰茨·莱斯科舍克-卢库。在他之后发言的是斯巴塞妮娅-萨娜·巴博维奇。她说：

——在铁托念信的时候，我感到我们的党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

在她之后发言的是拉扎尔·科利舍夫斯基，然后是维达·托姆希奇和米哈·马连柯。后者说：

——俄国人的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感到，就象一个人挨了被人唆使的孩子的当头一棒。无论如何，应该经受住这场

斗争。我相信，我们是能经受住考验的。

然后，维茨科·克尔斯图洛维奇说：

——当我在中央委员会念到这封信的前一天，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沉重的时刻。我不是理论家，我是凭一个工人无产者的本能来讲话的。从他们的信里，我感觉不到同志的温暖。这不是一封指出缺点的信，而是给人迎头痛击的信。我完完全全同意铁托同志刚才宣读的回信。

维茨科·克尔斯图洛维奇之后，接着发言的是伊万·乔什尼亚克。他也同意铁托的复信。然后轮到斯雷滕·茹约维奇^①。在他之前，已有17名中央委员对联共（布）中央的来信持反对态度，并赞同我方的复信，但建议对复信作些微小的改动（如撤销对联共（布）中央一个代表团访南的邀请；个人相信，信中指责的事情是虚假的等等）。这17个人都是坐着发言的。但是，斯雷滕·茹约维奇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推开椅子，提高了嗓门，开始发言：

——同志们，我向我们的革命良心呼吁……我反对把这样的复信寄给联共（布）中央……请想一想，这是事关重大……我反对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苏联和苏联共产党……

沉寂突然降临到座落在古老大院里的图书馆。当茹约维奇讲话时，只有铁托离开了座位，并开始独自在图书馆的空地上来回走动，喃喃自语：

——这是对人民、对国家、对党的背叛……铁托数次重复“背叛”这个词，但茹约维奇没有听到，因为他还在继续发言：

^① 斯雷滕·茹约维奇·茨尔尼（1899—1976年），政治活动家。1924年参加南共，1933年侨居苏联。塞尔维亚起义的组织领导人之一，曾担任南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他支持情报局决议前任南政府财政部长。——译者注

——现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往后该是什么呢？又往何处去呢？在反帝斗争中南斯拉夫的位置何在呢？我对一切问题都深刻地思考过……虽然，错误总是会犯的，但不可铸成决定命运的大错……在战争中，我们已承担了自己的义务。现在的形势使我们领导着一个与苏联有关系的国家。但是，这不能导致我们怀疑自己对苏联的态度。联共（布）的任何一句微不足道的言词和意见，对我们来说，都应该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去重新看待所有问题，更何况是决定今后的工作呢……我们应该研究斯大林每一句话的全部含义。假如苏联共产党（布）和斯大林不同意，那我们如何能相信，而且还要使人民相信，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呢？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错误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

然后，茹约维奇又开始谈论我们的思想运动。吉拉斯跳了起来，眼眶里饱含着愤怒的泪水，说：

——你说，茨尔尼，你是不是认为我是托洛斯基分子？

茹约维奇闪烁其词：

——我不是那么想的……但是，你知道……

全体中央委员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手指指着茹约维奇，喊道：

——你说清楚！说明白！不许回避！……

人们听到了铁托的话音：

——茨尔尼，你回答！是不是我们正在走向资本主义？我们党是不是“溶化”在人民阵线里了？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在支持间谍？在研究马、恩、列、斯学说方面，我们和俄国人是平等的。

茹约维奇张口结舌了。卡德尔和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向他又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他又讲了10来分钟才坐下去。

在他之后，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接着发言：

——茹约维奇在这里对我们所说的话都是骗人的，他不是象共产党人那样……我们实行的对苏政策是正确的……混合性的制

度不好，斯大林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会议结束前，其他中央委员也相继表了态。莫萨·皮亚戴是这样开始讲话的：

——同志们，首先使我惊讶的是斯大林这封信的水平之低。

他的话引起了哄笑——这次决定命运的会议过程中唯一的笑声。2点左右休会。午饭后马上继续开会。展开了活跃的争论。铁托重又要求发言。他说：

“当一个人看到和听到茹约维奇发言时，他能不感到震惊吗……我们这些侏儒怎么能对抗得了联共（布）中央？为这个国家，我们已作出了牺牲。当茹约维奇看到我们这年青的一代是如何在建设线路、建设着未来，又如何渴望摆脱这种落后状况时……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我实在感到惊奇。我相信，烈士中谁也不曾想过，他的国家在战后将成为无声无息的……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乃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我们的民族平等也好，我国人民第一次取得的真正自由也好，假如我们把这一切一古脑儿全抛掉，假如我们放弃走我们已经开始走的这条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力……那么，意大利人民、法国人民和别国人民将会说些什么呢？这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与苏联合并不是应走的道路，不是推动的因素，与苏联结合的应是平等的兄弟合作，尤其是在这种合作中各个国家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和联共（布）是有分歧的。而在这里，茨尔尼当着我们的面，在发言中却说：你们没有权力为自己辩护。

接受联共（布）的信，那是荒谬的，而他们也必须承认，那样做是荒谬的。接受这封信，就意味着当个卑躬屈膝的人，意味着去承认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当他们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缺乏深刻了解的时候，我想，我们有权力同苏联平等对话。他们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存在着深刻的误解。你，茨尔尼，你已经为自

已取得了爱苏联更甚于爱我（原文如此）的权力……我们的党象太阳一样的纯洁。你，茨尔尼，你是想分裂她的团结，分裂她的已经共同工作了11年的领导集体，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领导集体。我们曾号召人民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假如结果表明，这种牺牲是毫无价值的，那么，人民是一天也不能容忍我们的……”

说到这里，铁托停顿了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接着说道：

——同志们，我们的革命不会吃掉自己的孩子。这个革命之子是正直的。

当铁托说完这些话时，许多中央委员都热泪盈眶。莫萨·皮亚戴重又站立起来，说：

——茨尔尼，你应该回答铁托提出的问题。

茹约维奇哑口无言。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要求发言。

——在这里，面对中央全会，我要茹约维奇回答这几个问题：他是否认为我们的党不是马列主义的党？南共是不是合法的党？南共在人民阵线里是否丧失了领导作用而“淹没”其中了？

就这样，亚·兰科维奇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然后又继续说：

——他的这些话说明，他对我们的国家，我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极端不信任，尤其说明，他不相信我们的党……他们武断地说，在我国，国家保安局控制着党，但事情恰好是相反。他们断言，苏联的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受到非友好态度的包围。实际上，在南斯拉夫并没有任何人在监视苏联人。然而，他们为建立自己的代理机构倒是在积极进行活动，可我们呢，则被动地应付一个又一个的事件。他们在十月革命前逃到这儿来的白匪军中间，在反革命分子和过去的政客中间，在反党分子中间寻求支持者。

茹约维奇坐立不安。兰科维奇提醒他说，1937年，因他是戈

尔基奇^①分子而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来是铁托给了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你回忆一下，茨尔尼，如果说有谁代表党在坚持帮助你、挽救你，那就是铁托同志。在1940年第五次国内代表会议上，他不顾及你在国外时与你有瓜葛的一切事情，不考虑你与戈尔基奇的关系而提议把你选入中央委员会。

在继续讨论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茹约维奇是否向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拉夫连季耶夫报告了中央委员会在争论什么问题，他是否向大使提供了有关卡德尔、吉拉斯和巴卡里奇与斯大林会谈结束，从莫斯科回来后召开的3月1日中央会议的情况。

3月1日中央会议后几天，某日的中午时分，吉拉斯坐小汽车从苏联大使馆旁边经过时，发现茹约维奇的小汽车停放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吉拉斯向铁托汇报了这个情况。铁托突然问茹约维奇：

——你在拉夫连季耶夫那里干什么了？

茹约维奇：

——我是去同他商谈有关替他买小汽车的事。

吉拉斯：

——真丢人！我们的一名联邦部长竟亲自去苏联大使那儿张罗给大使买小汽车！

茹约维奇慌乱了。他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和前面的问题。

——我没有向拉夫连季耶夫提供中央会议的任何情报……但是，同志们，我问你们，南斯拉夫能够自卫吗？

^① 戈尔基奇（1904—1937年），1919年的南共党员，1933年侨居苏联并加入联共。1932年任南共书记，直到1937年被联共召回莫斯科，并被指控为帝国主义间谍而遭枪决。死后由苏联最高军事法庭恢复名誉。

——译者注

卡德尔要求发言。他回答了茹约维奇的疑问。茹约维奇又说：

——老同志，难道我能步行到议会去参加财政委员会会议吗？我必须给那边说一下。

之后，铁托建议体会到第二天早上再继续开会。接着，他又提议对念过的那封复信草稿进行讨论定稿。最后，他说：

——我们的全会应该对茹约维奇事件表示态度。继续同他合作是已经不可能了。我个人不相信茹约维奇没有给拉夫连季耶夫提供情报，这是出卖……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爱自己的祖国亚于爱苏联。

第二天，即4月13日，继续开会。第一件事就是决定成立一个3人委员会负责审查斯·茹约维奇和安·赫布朗^①事件。然后就是讨论确定准备寄给苏共的信件的内容文字。这次讨论使某些段落的语气缓和了，而信末关于南苏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的整个部分被取消了。取代这部分的是，呼吁联共（布）中央派遣一个代表团来南斯拉夫，以便当面澄清那些不正确的指责。复信中首先指出，南共中央对来信的语气和内容感到十分惊愕，然后指出苏联政府从它在南斯拉夫的机构和斯·茹约维奇方面所得到的情报是不确切的，是带有倾向性的。茹约维奇的这种做法是危害最甚的反党反国罪行，因为它破坏两国的关系。然后，复信一字不差地（援引铁托的话）：

“是的，我们之中也有人热爱社会主义故乡苏联，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更甚于热爱同样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具体地说，就是千千万万最先进的人们为之捐躯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① 安·赫布朗，1948年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政府计划委员会负责人。——译者注

接下去，南共的复信回顾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南共工作的指责。下面是有关的一部分：

“在许多苏联人中间存在一种错误的看法，似乎南斯拉夫广大群众对苏联的好感是自发产生的，是在可以追溯到沙俄时代的某些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事情并非如此。对苏联的热爱之情并不是自发产生的，一般来说，它是新南斯拉夫当前的领导人，其中首先包括被你们在信中严厉指责的领导人，努力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灌输培养的结果。南斯拉夫的现任领导人，正是早在大战以前就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坚持不懈地向人民群众揭示苏联的真情，在南斯拉夫群众中培植热爱社会主义故乡之情的那些人。”

信的结尾写道：

“如果你们要问，我们对你们有什么不满之处，那我们必须坦率地说，我们不满意的理由很多。但是，在这封信里无法一一例举。不过，我们要略谈几点意见：第一，在我们这里，在一个同样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里，苏联情报机关雇佣我们的人为你们从事情报工作。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对此，除了被认为是危害我国利益的事实外，我们不可能作其他的理解。尽管我国领导人及国家保安机关对此已提出抗议，并声明这是不能容忍的，然而，你们还是干出了这种事情。被你们招募的人当中，有我们的军官、各级领导人和那些对新南斯拉夫怀有敌意的人。

我们有证据表明，苏联情报局的某些机构在吸收我们的党员时，散布对我国领导人的怀疑，破坏他们的威信，说他们无能和不可靠。例如斯特帕诺夫上校并不否认，1945年，他在吸收我们一名在国家保安局电码编译中心工作的好同志时，就往我们所有领导人脸上抹黑，挑起对他们的怀疑，散布什么“铁托元帅暂且照常工作”之类的话。此类事情至今

仍在发生。这岂不是意味着，这种雇佣情报人员的工作并不是为了向某个帝国主义国家作斗争。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发展特务的工作的目的在于破坏我们内部的团结，损害对领导的信任，使人们精神堕落，毁坏领导人的名誉，并成为假情报的经常来源。对于正在向社会主义迈进，并且又是苏联最忠诚的盟友的我国来说，苏联情报机关的这种活动，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和友好的行为。

我们不能同意让苏联情报局在南斯拉夫建立自己的情报网。我们有形形色色的外国资本主义分子和国内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国家公安部门 and 情报机关。如果苏联情报机关需要这方面的某些情报或帮助的话，他们随时都可以得到。就我方而言，直至今日，都是这样做的。”

信是由铁托和卡德尔代表中央签署的，并于4月13日通过苏联大使馆发往莫斯科。

尽管我已从来信中得知了许多情况，特别是得知我也被列入“有问题的共产党人”一类，但我仍然好奇地听着念信的全文。

铁托宣布开会。在开场白中，他谈了争论的实质和自己对此的态度。我倾听着。因为，我感到我们正面临着一场不会比战争期间那些斗争更轻松的新的斗争，而我出席的这次会议，按其将发生变化的深度来说，是不会亚于1941年7月4日的会议的。

实际上，铁托已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别是这些国家与苏联的关系的基础。他强调指出，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承认各国的民族与国家独立的基础上。

我听着铁托的讲话，自然而然地就联想起了在莫斯科的谈判，在签订关于有义务就全部有争议问题与苏联政府协商的“条约”时，斯大林对我们代表团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从斯大林在会上对我们同志的态度就可看出，所谓“协商”，实际上就是

必须接受苏联政府的立场。何况，这一切又都是以国际主义的名义提出的，而这种国际主义又是根据运动或者个人对苏联的态度来衡量的！

——关系必须建立在各国领导人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铁托强调说。

这些话使我想起，苏联代表抵达我国伊始，就为苏联情报局物色我国公民，并交给他们一个任务——向苏方报告我们的党员，特别是领导人对苏联持什么态度。

铁托还谈到，不管以什么身分逗留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人都应该想到，他们身处一个独立的兄弟国家，他们就不应干涉这个国家的内部生活。

我和苏联军事顾问有过很多接触，我敢肯定地说，他们对待我国的态度表明，就象我们是他们的殖民地似的。

最后，铁托强调指出，任何民主主义国家革命发展的成功经验，都应该看成是对伟大十月革命经验的继续与丰富。

遗憾的是，苏联领导人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事物，不论是革命时期的也好，还是建设时期的也好，只要不是他们现实和经验的忠实的翻版，他们就明确地采取否定态度。

讲完开场白之后，铁托就宣读信件。信里所说，不是半真半假，就是完全虚构。我认为，他们是坚持以此信来诋毁我们党及其领导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所赢得的声誉。我试图检验一下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否正确，就开始对信中所表示的态度，逐个地进行分析。

他们指责说，在南斯拉夫领导干部中间流传什么“苏共在蜕化变质”、“苏联的战争经验是陈规旧套”、“某种新事物正在南斯拉夫诞生”等。这种指责有一半是符合实际的。我们从未说过苏联的战争经验是陈规旧套，但我们认为，不能把这种经验原封不动地照搬到我们的军队中来。因为，我们的军队有自己的打

仗经验。同样，我们也没有说过苏共在蜕化变质，但是，我们在谈到我们工作中取得了某些较好的结果时，批评过苏联党的某些工作方式，也批评过苏联外交政策中的某些方面。

他们指责说，我们不承认党的领导作用，说我们的党已“淹没”在人民阵线之中，说我们缺乏党内民主，因为不举行代表大会，领导人是指派的。这些指责也有一半是符合实情的。

我们是没有举行党代会了，尽管在过去的3年中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甚至连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也未召开过……但是，难道他们就因此而不照常工作了吗？在苏联，不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召开过代表大会了，而中央委员会的开会情况，也可以说是差不多一样。假如这是确实的，那为什么他们的批评对他们自己就不重要了？最后，难道所有这一切都如此重要，以致应该提到教条（理论原则——译者注）的高度吗？对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社会关系方面取得了那些变化进行评价，不论是对我们，还是对他们，不是更有意义的多吗？他们不那么做，却根据是否举行代表大会来评论革命运动……在斗争中是为最有才干的人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创造条件，也是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而这正好表明了我党的特点。因为，我们正是根据干部在斗争中的表现而提拔他们到领导岗位的。也正因此，我们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确实，我们党是没有区别于人民阵线纲领的纲领。但是，难道根据这一点就可以下结论说，党已淹没在人民阵线之中了？如果这是指存在于三十年代中期的人民阵线结构，这种断言也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的人民阵线并不是各党派随意的联合，而是在斗争中产生的组织，它拥有700万男女和青年成员，他们不仅是解放祖国斗争中的积极战士，而且是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的积极分子。他们不是去评论团结在这个组织里的人们，为制订一个什么样的纲领进行了斗争，评论这个纲领的什么内容正在付诸实现，却人为地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是在议论人民阵线老的

结构。在这方面，他们还提出一堆毫无根据的责难，说什么我们党正淹没在人民阵线之中。我明白，这种指责不是对人民阵线结构不了解的产物。如果他们愿意面对真理，那就不难肯定，无论是组织方面，还是斗争目标方面，我们的人民阵线并不亚于西方国家的许多共产党。

说我们不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假如仅仅是根据我们是否按苏联方式办事来评价，那么，这种武断之词倒也不能完全否定。对每个问题的立场态度，并不是首先由我们党在会议上研究好以后，再交给政府管理部门和相应的群众团体去执行。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只是通过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循的一般路线，而每个问题的具体做法，则由相应的国家主管部门和群众组织去决定。共产党员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这些机构和组织里起作用，以便为贯彻领导机关制定的路线而采取应有的立场。换句话说，每个党员都必须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起领导作用，但不是以党的名义，而是基于自己在其他成员中享有的威信和提出建议的质量。我认为，这种工作方法是党的一项伟大成果和联系群众的新方法。这是战争期间和战后建设中取得的一项肯定的成果。但是，看来，我们这种实践是不应该的，因为它不符合苏联所进行的实践！对评价党的工作来说，难道形式比她取得的成果更为重要吗？

信的某些部分，试图对我国的现实进行分析。然而，这种分析却是半对半错或是完全不正确！他们断言，说我们党不进行阶级斗争，也不限制农村资本主义成分。但是，在所有人民民主国家中，恰恰是我国取得的成就最大。土地私有的数量被限制为每户不得超过30公顷，而在其他国家，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竟达100公顷。然而，这些国家却没有被指责为对农村资本主义因素不进行限制！而在工业、交通运输、银行、商业、外贸等等的国有化方面，我们则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却偏偏只给我们寄来充塞着

严厉指责的信件。

所列举的“论据”中没有一个是能使那怕是稍稍严肃一点的批评站住脚的。我反复思忖，但总也无法消除这样一个印象，即苏联领导的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没有拿出来。如果指责仅仅是针对领导机关的某几个成员，那么，他们撤消指责，问题也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攻击的矛头是指向诞生于革命和领导革命的整个领导集体，这样一来，也就是把矛头指向了革命，并且企图降低它的意义和声誉。

由于这一切，我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这封信是充满敌意的，且也没有对已发生的分歧作出说明的丝毫努力。应该把信件整个儿退回去。

应该说，我还不明白，苏联领导对实现信件背后的意图是怎么打算的。如果他们是企图更换整个领导，那就意味着，他们是往新的领导集体里安插某些“自己人”。仅仅如此而已？难道我们领导集体的全体成员不都是具有同样的思想么？难道还有“我们的”和“他们的”之分？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使我想起了前天同茹约维奇的谈话和兰科维奇那尖酸刻薄的意见……而我曾经对茹约维奇谈过我在苏联逗留期间的全部印象和失望的心情……他只是摇头而已。是否他的想法不一样？

茹约维奇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他100%地支持斯大林的来信而否定我们的复信。这样，我们就分道扬镳了。然而，我们曾经是好朋友……我感到很遗憾。但是，在政治上是不能讲温情的！政治上的分道扬镳是必然会影响个人关系的。

当茹约维奇总是从“我们错了，他们没有错”这一点出发，大谈其什么我们可不敢与斯大林闹分歧，我们应该研究他的每句话的含义时，吉拉斯打断了他的话。

——好吧，茨尔尼，你是否认为我就是托洛斯基分子？——他眼里闪着泪花，问道。

我等待着茹约维奇毫不含糊的回答，因为他和吉拉斯在领导集体里相处已是第4个年头了。但茹约维奇却开始吞吞吐吐地说：

——我没有想这个，但是……

我震惊了。

我们已忍无可忍，大家都站了起来，要他把话说完。铁托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要他当众回答：

——我们是在走向资本主义吗？我们党是已“溶化”在人民阵线之中了吗？我国政府是容忍西方的间谍吗？

茹约维奇无言以答！他没有勇气解释。……他真该冲刷一下自己的过去，但他在我们面前却耻于这样做，再说，他如果同意了我们，那就会和斯大林发生冲突，而这，他同样也不愿意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那能不考虑，在斯大林干涉之后就会撤换现领导，而他将是新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他处于两种思绪的夹击之中。他准备去干一切勾当，只是不放弃已到手的良机！我扫了他一眼，昔日对这个人的友谊就逐渐化为鄙视。因为，一个只顾抓权而反悔自己历史的人，他就不应得到其他任何东西。

在茹约维奇的这种态度所引起的一片喧嚷声中，兰科维奇单刀直入地提出：

——茨尔尼，你昨天在苏联大使那儿干什么了？

茹约维奇惶恐不安。大概他没料到人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吱吱唔唔，最后竟说是为大使买小汽车的事去的！他的话一下子就被我们看穿了；他拜访大使是为了向他报告已发生的情况。

吉拉斯挖苦地说：

——这真可悲，联邦的一位部长亲自去苏联大使那儿张罗替他买小汽车的事……

说真的，茹约维奇已堕落为一个普通的外国间谍，尽管事情涉及的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换言之，他出卖了自己的祖国。

铁托在谈到谁也无权爱苏联甚于爱自己的祖国时，也作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问题涉及到出卖，——我思忖着——那就该承担这种断言的全部后果，也就是说，要对茹约维奇采取刑事程序。我们不能因其历史上的功劳而放过他今天的行为……我不知不觉地得出了连自己也感到意外的结论。我从未想过，我会同意对我们领导集体中的某个人，由于他所采取的立场，何况这是斯大林的立场，而采取刑事诉讼！我内心在努力自我克制……这不是由于自己在领导班子中的地位受到威胁，而是因为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独立，关系到建成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权力。因此，我们要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斗争，因为敌人是不择手段的……否则，斗争就会失败。

围绕茹约维奇问题的讨论，又使一件事情明朗化了。这种事在一定程度上把我也扯了进去。茹约维奇到苏联大使那儿去一事已经搞清楚了。这一事实说明，苏联使馆是处于内务部的监视之下……是的，兰科维奇说，偶尔在苏使馆门前发现茹约维奇的汽车……但是，仅如此而已？可能，他掩饰了苏使馆确实处于监视之下的事实？我思想上产生了疑问……而我却下结论说，苏使馆对我们没有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采取手段。

全会结束时，除茹约维奇外，全体中央委员通过了给斯大林的复信。在信里，我们驳斥了所有的指责，并呼吁苏共领导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我国来，以便澄清什么情况属实，什么情况并非象来信中所说的那样。

历史性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以这次会议为起点，我们开始了一场新的斗争——为争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为争取承认每个党有独立开辟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力。我甚至敢说，这次会议开创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共产党之间关系史上的新阶段。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225—238页。华夫译)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①〔节录〕

(1948年4月16日，贝尔格莱德)

今年4月16日，尤金同志向南共中央总书记铁托同志递交了日丹诺夫同志的信件。信件附有今年4月8日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些文件表明，苏共中央已给南共中央及其他各党的领导寄去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3月27日信件的副本。

鉴于下述原因，我们对联共(布)中央的行动感到惊讶：

首先，在未得到南共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和未等到南共中央委员会的答复，以及没有对今年3月27日信中提出的那些反对南共中央的论据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就擅自这样做了。

第二，兄弟党从信上得到的只是片面的情况，一般说来，他们不了解南共中央的想法，因而就置南共中央于被广泛批评的境地。这种做法，一般来说，就使我们不可能对根据不正确论据的批评进行辩护。

因此，南共中央政治局不能同意联共(布)中央的这种做法，并且认为这种做法不可能使存在于联共(布)中央与南共中央的分歧的根据得以澄清和解释。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本书编者(编者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曾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译者)无法得到文稿的原件。《附件》中公布了如下部分，答复苏共(布)中央委员会如下。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252页。华夫译)

关于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与米洛万·吉拉斯的一次会晤^① [节录]

(1948年4月19日，贝尔格莱德)

直到4月19日前南共中央还未得到保加利亚人的答复。4月19日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前往布拉格签订保捷友好合作条约，途经贝尔格莱德。代表团成员中包括季米特洛夫。南共中央决定让米·吉拉斯去车站等候季米特洛夫。

.....

“我是在贝尔格莱德近郊的多普契戴尔车站上，在列车会客室里见到季米特洛夫的。我们相互问了好。当时车厢里只有我、他和另一位保加利亚人。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能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季米特洛夫对我说，他知道了联共（布）中央信件的事，并说信里也有某些正确的成分。然后，他拉住我的手说：

① 原编者说这里公布的这个文件是米·吉拉斯所作的他和格·季米特洛夫会晤情况的记录。并说：“爱·卡德尔在卢布尔雅那电视广播《我们的五十年》节目中谈到了这次会晤。他说：“在我们与斯大林公开争论之后不几天，季米特洛夫在乘火车去某个邻国途中，偶而路过贝尔格莱德，他向我们的一位代表建议要勇敢地坚持下去。但是，最终别人把他制服了，迫使他发表了反南斯拉夫的声明。以后的事实反复证明，我们没有照他在莫斯科的建议和劝说去做是正确的。他认为一个新的联邦会加强我们的独立自主。事实反复证明，我们考虑到了反面的结果，我们是正确的。”

——你们要顽强地坚持住！

我回答说：‘我们南斯拉夫人有足够的坚定性。’我还问了他：‘他们准备干什么？’他回答说，主要的是我们要坚定，其他的事就可迎刃而解了。

和季米特洛夫的这次谈话一共才延续了几分钟，但却十分诚挚。然而，当契尔文科夫和其他人进入东厢会客室时，他说话的口气就明显地改变了。”

我们曾商定，季米特洛夫将乘由布拉格回国之机，再度与南斯拉夫领导人会晤，并在贝尔格莱德逗留二、三天。但直到这次开会时，他还没有来。在此期间却寄来了保加利亚党中央的信。信中表示，保加利亚人与联共（布）是完全团结一致的。信是由契尔文科夫签署的。信中充塞了一系列极其粗暴的指责，他们攻击南斯拉夫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斗争。例如，什么“看来，部分南斯拉夫领导同志已走上了否认苏联在反帝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和否定马列主义某些基本原则的道路。宣扬什么南斯拉夫是依靠自身的力量从德国奴役下获得解放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而且是有害的。如果没有苏联和苏联军队，就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民主能够取得胜利……”契尔文科夫在信中进一步宣称，他们将采取一切防范手段，以便阻止在保加利亚可能出现的类似现象，并说：“鉴于南保之间密切的联系，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中央政治局已经提醒自己的成员注意，南斯拉夫部分领导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可能对保工人党（共）政策产生有害的影响……”鉴于这封信是在季米特洛夫去布拉格之前，经保加利亚党中央会议通过的，所以南共中央肯定，季米特洛夫要借由布拉格回国之机在贝尔格莱德逗留是没有目的的。根据这种想法，于是往布拉格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决定中断关于与保联邦问题的一切会谈。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

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
第254—255页。华夫译)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南斯拉夫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①

(1948年5月19日，贝尔格莱德)

斯大林就这样又输了一个回合。他在南共中央扶持起来，准备在南共中央和联邦政府中进行分裂活动，以便使国家分裂并屈服于苏联变得更轻而易举的仅有的两个人，如今已暴露在群众面前，他们的阴谋也就大白于天下了。

在莫斯科，情报局会议愈益频繁，在这里却明目张胆地把南斯拉夫革出了教门。5月19日，一个面貌年轻名叫梅舍托夫的人从联共(布)中央机关来到贝尔格莱德。他带来了一封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签署的苏共中央信件。俄国人要南斯拉夫人一定去出席情报局会议。但事与愿违，南斯拉夫人断然拒绝了俄国人的要求。毫无疑问，一场关于是否应参加情报局会议的大辩论正在南斯拉夫进行着。大部分人认为不应该去，为的是让会议变成一出普通的闹剧而已。因为，往后他们会通过什么样的裁决，那是显而易见的。会议上不可能有任何争论，因为可以看出，在俄国人的压力下，在接受南斯拉夫任何材料之前，所有的党就决定了反对南斯拉夫的立场。这是一种完全不平等的关系。在这种条件下去出席情报局会议，将只能意味着向非正义屈膝。

梅舍托夫把联共(布)中央的信亲自交给了铁托。在他去见

^① 本书编者既未找到此信的俄文原稿，也未搞到它的塞语译文。
《附件》中记录了关于将该信转呈铁托同志的一段话。——原编者注

铁托之前，就在贝尔格莱德大肆传布说，情报局会议将在乌克兰举行，斯大林将亲自参加，若是铁托能出席会议就好了，等等。

尽管梅舍托夫是联共（布）中央机关的正式官员，但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人民就见过他穿苏联内务部民族委员会中校制服。从他的谈话就可以肯定，他早就是南斯拉夫问题专家了。因为1937年他参与了对侨居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人的侦查和迫害。

铁托从梅舍托夫那里接过信^①，告诉他，南共中央会对联共（布）中央的这个愿望作出回答的，同时还对梅舍托夫说，他认为南共中央将拒绝莫斯科要我们派遣代表出席情报局会议的要求。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286—287页。华夫译）

^① 在铁托的办公室里本挂有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正巧，在他接见梅舍托夫的那天早晨，挂斯大林像的钉子脱落了，这样一来，画像就未挂在墙上，而只是依在墙边上。这情景一下子就映入了梅舍托夫的眼帘。他直愣愣地盯着斯大林的像，一定在想，铁托肯定向全国发布了取下斯大林像的命令。

后来，斯大林像在南斯拉夫开始自然消失，因为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的斗争在不断加剧。不论是政府方面还是党的方面，都没有发布过任何这类命令，人们就是那么自然而然地把它们拿掉了。到1949年底，在南斯拉夫实际上再也见不到一张斯大林像了。这一年，斯大林正满70周岁，所有东欧国家都派火车往克里姆林宫送礼物。当时，在我们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礼物的笑话。人们说，无论如何要从南斯拉夫给斯大林运一火车礼物去，这礼物就是老百姓从墙上取下来的斯大林像。——原编者注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 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馆

(1948年4月24日，贝尔格莱德)

大使亲启。今天早晨，驻此间苏联大使告知部长助理贝布莱尔说，他要求把科鲁什卡^①问题提交苏联政府。然而，这类问题是不能提交的。苏联大使认为我们破坏了协商的协议。^②其理由是，

① 科鲁什卡即卡林西亚，位于奥地利东南与南斯拉夫交界处，原为斯洛文尼亚属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巴黎会议决定进行公民投票，结果卡林西亚归属奥地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卡林西亚的斯洛文尼亚人积极参加南的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斗争。1945年后南试图收回卡林西亚，但根据南奥国家协定第7条，南只得到尊重卡林西亚斯洛文尼亚人的民族权利的保证。然而，这种保证至今也未兑现。——译者注。

② 关于协商的协议是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于1948年2月签订的。协议规定，双方政府有义务就一切外交政策问题相互协商。苏联政府，作为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承担义务的一方，在实践中却蔑视缔约的双方政府关于对外交政策进行协商的原则，在该协议签订前，就企图决定南斯拉夫政府的外交政策。苏联政府坚持，在取得苏联政府同意之前，南政府不能在外交政策上迈出一小步，那怕是不很重要的一步。然而，相反，苏联政府在不但不与南政府磋商，甚至在自己打算采取这样或那样步骤时，连通知也不通知南政府一下，就干出了与南有关及与其直接利益有关的外交行动。例如，苏联出席1946年在巴黎召开的四大国外长会议的代表团就接受了划分南意边界的所谓法国路线，而事先就没有告诉南代表团，更谈不上与之磋商了。尽管当时南政府代表团也在巴黎，并且每天都与苏联代表团保持着接触。与苏联的这种实际行动相反，南政府一直履行协商协议中所规定的义务，与苏联政府

我们自行其是地答复了西方国家要求重新审定对意和约的建议。关于奥地利边界问题的看法，他们将在伦敦副外长会议上阐述。

晚上我召见了苏联大使，并告知了以下内容：

24小时以前，南斯拉夫政府就通过苏联驻贝尔格莱德代办告知苏联政府有关我们打算答复西方国家要求重新审定和约的建议，即关于把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划归意大利的建议。南斯拉夫等待着苏联政府对如此急迫而重要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鉴于苏联政府没有提出自己的任何观点，南斯拉夫政府就作出了它认为对意大利民主力量是必要的和有利的答复。

南斯拉夫政府认为，这件事不能构成撕毁关于协商的协议的理由。

西米奇^③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256—257页。华夫译)

协商和向它报告准备采取的外交行动，上面电报中所述之事，就是这样做的。电报中所提到的南政府对西方国家的答复，指的是南政府就这些国家关于重新审定对意和约的所谓《三国宣言》和把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划归意大利问题于1948年3月22日给英、美、法三国大使的照会。正如从电报中所看到的那样，在递交照会前的24小时就已把照会全文送交给苏联驻贝尔格莱德代办了。但在此期间，苏联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而问题却是如此重要、如此急迫。南政府在该照会中指出，西方国家在解决意大利问题方面只提出了建议，而关于同意的里雅斯特自由区这个最直接问题的要求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谈到了要求与之有利害关系的联邦国家——南斯拉夫同意。照会进而指出，西方国家建议的目的，不是阐述解决的里雅斯特问题和实现南欧各民族关系正常化的更好办法，而是具有宣传性质，也没有为巩固和平作出贡献。因为，在意大利竞选运动期间提出这样的建议，能起的唯一作用，就是煽起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仇视和激化意大利内部的政治关系。——原编者注

③ 西米奇即贝布莱尔·阿雷什。1929年的南共党员。1937—38曾任援西（班牙）第15红色国际旅副政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南副外长，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等职。多次荣获人民英雄等奖章。——译者注

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与中国 共产党代表的会晤^①

(1948年5月底，贝尔格莱德)

有一天，从布拉格来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和我接待了他。他问，在那些方面有争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把我们所有的答复都给了他，并仔细地向他解释了我们是如何看待争论的实质的。他一直注意地听着，用中文记了差不多满满的一笔记本，点点头就走了。韦利科和我都很高兴。瞧，中国共产党对争论感兴趣了，那就会有某种事情出现，她可能成为不使冲突激化的调停人，甚至可能找到某种解决办法。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294页。华夫译)

^① 原编者说，代表南共参加会晤的是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和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但有关这次会晤的记录并未找到，下面的文字，是《吃了败仗的战役》一书中关于这次会晤的叙述。

情报局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 电报和兰科维奇的一段话^①

(1948年6月19日，莫斯科)

(一)

情报局开会讨论了南共党内的状况，邀请(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参与情报局的工作。假如你们同意，情报局将在布加勒斯特等待你们的代表，他们最迟必须于6月21日到达布加勒斯特向罗马尼亚工人党乔治乌-德治报告，并听取如何去情报局开会地点的指示。

请通过费利波夫迅速答复。

莫斯科 情报局

(二) ^②

贝弗茨^③：

为答复上述电报一事^④，莫斯科约好在晚上23点进行专门联

① 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② 下边是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在上述电报原稿译文下的批注处写下的一段话。

③ 即爱·卡德尔·贝弗茨。——译者注

④ 关于这件事，爱·卡德尔在卢布尔雅那电视广播系列节目《我们的五十年》中是这样说的：

在这种情况下去参加情报局会议是毫无意义的。起初，我们曾想，出

系。我把这次联系推迟到今天午前11点。但如果在作决定时，我们要了解情报局会议宣言的内容，那我们就必须如约去联系，因为会议已开始了。我一定最迟于今天9时半以前把答复准备好，以便及时翻译和打字，我想这是要求完成的事。

马尔科^⑤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294页。华夫译)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南斯拉夫 联邦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

(1948年6月29日，索非亚)

外交部向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致意并荣幸地通知：今年6月29日公布的八国共产党协商会议的决定，丝毫不能改变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当前的友好关系。鉴于充分的相互关系，保加利亚政府将在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的基础上，继续与南斯拉夫政府进行真诚的合作。这个条约联系着两个兄弟国家，它符合两国人民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切身利益。

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保加利亚政府对南斯拉夫内部事物将
于政治策略原因，说不定出席会议是有利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会上阐述我们的观点。但最后，我们还是确信，那样做只会削弱我们的立场。因为，就这样去参加会被认为是决心动摇的表现，而当时我们恰恰丝毫没有动摇。接着，莫斯科又追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不管是否全体都出席，情报局会议还是要坚持召开。——原编者注

⑤ 马尔科即亚·兰科维奇·马尔科。——译者注

坚持不进行任何干涉，并把这一点看成是两个友好国家应承担的起码的义务。

外交部借此机会向尊敬的大使馆致以特别的敬意^①。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323页。华夫译)

阿弗多·胡莫^②在南斯拉夫共产党 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48年7月24日，贝尔格莱德)

同志们：铁托同志、兰科维奇同志和吉拉斯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详细地谈了我们党的发展，指出了她走过的道路和战前她的建设情况。我想回顾一下以铁托同志为首的新领导建立以后党组织的某些问题。

当提出评价新领导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意义问题时，从今天的前景看，只要根据这个领导始终执行了一条为推翻资本主义和在南斯拉夫建立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就可以轻易地看到和评价这一全部意义。对于那些在新领导

^① 1948年7月5日南斯拉夫驻索非亚大使馆在第258—I号照会中证实已收到保加利亚的照会，并代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声明，南斯拉夫从不怀疑情报局的决议会影响两国的关系，因为，两国是根据友好、合作、互助的精神，并以巩固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宗旨，通过各种条约的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原编者注

^② 阿弗多·胡莫现为南联邦委员会成员。曾任波-黑共和国政府部长、副主席、执行委员会主席、联邦财政国务秘书（财政部长）、联邦远景计划委员会主席、联邦核动力委员会主席等职。——译者注

建立以前就在党内工作的党的干部，更加清楚这个意义，因为他们可以对照新的领导产生前后党内的状况。

从铁托同志和兰科维奇同志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到，党内的危机多年破坏了我们党的组织，这种表现在上层的派别斗争和左右派别集团之间斗争的危机，阻碍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正常发展。这种上层对手之间的斗争是向个人妒忌心、病态的雄心、争名夺利的方向发展的。它给各种奸细、变节者和机会主义分子钻入党内创造了机会；党的上层以及某些党组织内的派别斗争，实际上取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党，这样，无产阶级在其为政权而斗争中所具有的主要武器、他的有组织的和有觉悟的领导部分已不再是有把握导向胜利的物质力量。众所周知的事情是派别分子力求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中扼杀对自身力量的信念。派别斗争不仅在党的队伍中，而且在阶级本身的队伍中导致纪律涣散。有多少优秀的共产党人由于上层干部的不健全的和宗派主义的政策而倒下了，又有多少优秀的共产党人由于党内奸细和敌人造成的缺口而在阶级敌人的打击下牺牲了！尽管浊水倾泉而出，但是，在下边的党组织中，在支部里，富有战斗性的共产党的干部们，以自己在阶级敌人面前的表现，以自己的斗争，以自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澄清了它。在我们党的组织里涌入了工人阶级最优秀和最有觉悟的儿女，他们有的死在苦役中或在阶级敌人的打击下牺牲了，但是，他们为年轻人留下了光辉的榜样——真正的革命者是如何斗争的。列宁和斯大林教导我们，干部是决定性的力量，没有他们就不可能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选择自己的领袖，就不可能取得政权。然而，我们的党在长期的岁月中，由于在自己的上层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不为决定性的战役准备无产阶级的军队，也就不可能实行正确的保存和培养干部的政策。派别分子为拉拢干部而斗争，如果某一干部为他们的私人利益效劳，如果他

意味着一个派别比其他派别占有优势，那他们对他们就是有价值的。

当我们粗浅地看一看我们党在1937年以前所处的形势，我们就会看到建立以铁托同志为首的新领导的全部历史意义。新领导的建立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它在短暂的时间里就挽救了我们的党，并在党内聚集了准备沿着革命道路前进、带领群众向着资本主义进攻的健康力量。新领导正是在要求党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的时候产生的，因为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那样的、由于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而风平浪静的时间已经没有了，而那是尖锐的阶级冲突时期，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同剥削者公开斗争的时期。历史要求在阶级冲突尖锐化，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尖锐化的历史转变关头，将各种派别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and 奸细来加以揭露。必须在工人阶级方面找到一个健康的和政治上有能力的核心，通过坚决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途径从我们党中肃清异己分子和有害分子。就这样找到了以铁托同志为首的新领导这一核心。

必须肯定新中央的组织政策，它的工作既有魄力又迅速、及时地战胜了工人阶级的一切萍水相逢的同路人和敌人。在全国各个党组织中试行的、我们党的清洗斗争中，健康的干部得到了锻炼，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加强了他们的警惕性。在这一斗争中，党对来自工农行列中的年轻干部产生了强烈的作用。作为党的加强的结果，出现了党在组织上的扩大，吸收了劳动者，并从他们当中产生了指挥干部，这样党便每天都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吸取了一批批新的组织者的力量。党内的清洗是同党为了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具体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同时进行的。当时党处在一些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面前，经过群众的活动锻炼了她最优秀的干部，而这种同一活动的另一面，则使各种隐藏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宗派分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必须作出选择：或者站

在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一边，或者反其道而行之。所有那些动摇不定的、或者反对党的路线的人离开了，并且必须离开。就这样，党对机会主义分子和敌对分子的清洗，加强了党反击资产阶级的政治攻势的动员准备。她在党内建立了健康的生活，因为党从党内的争吵局面转到了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局面。党内这一新的路线，党组织的健康精神和动员能力，吸引了新的党员参加工作，恢复了劳动阶层的信任，在群众的眼里提高了党的威信。

在这次为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分子企图通过劳动人民党来取消党，使她淹没在党外劳动群众之中的伎俩也破产了。中央坚决地起来反对这样的现象，并揭露这一来自敌人方面的、企图破坏共产党的卑鄙伎俩。共产党当时根据自己统一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念，已经能够动员一切党的积极分子以反对对清党的各种进攻。这样，各种派别分子和敌人的可怜的残余妄想粉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企图破产了，党刚刚处于以铁托同志为首的新领导之下，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领导队伍和有组织的队伍。

在新的中央执行的从组织上巩固党的一系列措施中，包括有继续发展和扩大党组织的措施。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基本措施，是巩固党的基层单位、支部，以及在那些原先没有党的地方建立起组织。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当领导层中派别分子和敌对分子唱主角的时候，在许多地区的农村中没有党的组织。况且，在城市中也没有吸收产业工人入党的方针，而更多的是吸收手工业工人。

应该首先粉碎象在某些地方认为的、不应该建立党的支部和中心的机会主义观念。机会主义分子和怠工者以秘密性来说明这一点，认为党在一个地方只应该有几个向党外群众发出党的指令的人。很清楚，这样的想法毁坏了关于共产党组织学说的基本规则，假如允许这种想法付诸实施，那么党就不能成为劳动人民的

领袖和组织者。机会主义分子的这种理论出自对阶级敌人的恐惧，以及由于他们不相信人民。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样，中央和聚集在它周围的、健康的党的领导核心，为了建立起列宁式的党，不得不在党组织的各条战线上开展激烈的斗争。至于党组织，在农村的状况要比在城市严重得多。处在社会负担、饥饿和债务压力之下的农民，在民族被压迫的国家里，处于尤其困难的地位，他们要求进行斗争的领导。在许多地区，这一点被用“左”的、假革命的口号企图把农民稳住在资产阶级周围的资产阶级党派的各种恶意煽动分子和沙文主义分子所忽视了。在组织方面，党在农村也是最薄弱的。党组织在农村、以及在工业中心的建设问题，鉴于我们这里和世界的普遍形势，被作为是一个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提出来了。新领导的这种政策——在那些没有组织的地方建立起组织，并把党的组织深入到农村和工业中心，正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得到了彻底的运用。可以说，直到1937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除了几个城市之外，都没有党的组织。而在一些城市中，例如莫斯塔尔、巴尼亚卢卡、图兹拉，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党组织。存在着时而活动的地方委员会和党的小组，但是这些组织谁也没有同上级领导取得联系，而他们的联系是通过生活在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工人和学生，同这些中心保持着断断续续的接触。1937年底和1938年才开始恢复党的工作。在一些城市召开了一系列大会，巩固了党的领导核心，并马上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大部分地区开展了反对机会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各种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在其他地区，只有在反对反党分子的尖锐斗争的条件下，党才能够建立起来。在上述地区的这一斗争，是在健康的、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展开的，这些人表明了用劳动人民党来取代党的取消主义分子倾向，他们反对党的地下工作，反对党力求在群众性组织中取得合法地位的努

力。这种分子经常获得成功，因为他们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之外的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和取消主义分子有着联系，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材料，通过它们基本上束缚了来自工人队伍中的健康分子，就这样他们阻挠了工人组织的每项较大的活动。这种现象出现在巴尼亚卢卡、图兹拉、萨拉热窝，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在莫斯塔尔。党组织在自己的集聚时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和斗争，直到清除了这种分子的影响为止。为了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建立起党的组织，为了统一工作和整顿好现存的党组织，首先必须建立党的省级领导。鉴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存在着发展党组织的条件——因为存在着炼铁和木材工业的大劳动集体和煤矿，而党的省领导在过去还没有建立很多组织，这可能就是在党的上层中的敌对分子罪恶活动的结果。来自党的上层中的派别分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想建立党，而他们政策中的毒菌经常地传入到工人阶级的行列中去。仅仅由于以铁托同志为首的新领导的建立，立即就感觉到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党组织的发展的关心，感觉到中央通过自己的指导员向组织提供的帮助。1938年底建立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临时领导。紧接着在已经建立地区和地方委员会的黑塞哥维那、博桑斯卡地区和东波斯尼亚举行了一系列会议。鉴于现存的党组织的建立和扩大，南斯拉夫共青团的组织也开始着手建立。在那些原先从未有过党组织的地区，例如在泽尼察、瓦雷什、德尔瓦尔、留比亚等城市，建立了党的组织。在那些原先同样从未有过党组织的农村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特别是从中央方面始终不渝地坚持在农村建立党的组织，这清楚地说明了新的领导在预测面临的事件方面的远见卓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准备起义的时候，以及在起义本身的过程中，在农村有党的组织对于发动农民群众意味着什么。在起义的准备中，党的组织立即变成了革命的核心和群众的领导。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就在德尔瓦尔、佩特罗瓦茨、杜比察、马那

维察、洛马尼亚、特雷比尼亚、比莱奇等县举行了普遍的起义，这决不是偶然的。此外，那里农村的党组织曾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最强大的。妇女们第一次加入党组织，这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一种完全新式的实践。很自然，从1938年到战争爆发，对于建立大量的党组织，以及对于党深入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所有地区，相对来说是很短的。党组织数量少、年轻、由政治和组织方面经验不足的干部组成。但是，那些使党成为人民的组织者和领袖提供了条件的因素，首先是她的队伍的团结。清除了自己队伍中的一切异己分子和敌对的东西，党便成了一个巩固坚强的整体，成为具有受过训练、能完成中央向他们提出的各项任务的干部这样一支行动力量。打下了正确的组织基础后，党在战争爆发前，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行动，通过这些行动她作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领导力量得到了确认，成了广大人民阶层中有声望的组织。她发动了各有数千人参加的、在萨拉热窝、巴尼亚卢卡、莫斯塔尔、图兹拉等城市举行的政治示威游行，她领导了一系列大罢工，并广泛地开展了自己的宣传鼓动活动。还在战前，她就完成了自己作为人民的政治领袖和组织者的火力试验，而通过组织起义，她又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再次证实了这一点。没有中央向这个省的党提供了如此巨大的帮助，党组织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成就，那是不可思议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党组织没有留下象在同新领导联系之前所具有的那种特征的阴谋集团，她已经同广大的人民阶层和他们的斗争深深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党组织的建立中，干部是决定性的力量，没有他们既不可能组织党，也不可能组织革命运动并领导它们。铁托同志和中央在提出和解决党的任务中，一贯遵循了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的原则。

在实行新的组织政策的同时，在我们党内也开始实行了新

的、革命的干部政策。布尔什维克党证明自己懂得致胜的艺术，而我们党同样是这样，在学习他们的经验时，表明自己很好地掌握了这些艺术。在这门科学的原则中间，干部学说无论如何是最重要者之一。铁托同志教导我们要珍惜干部，从满腔热情的关心和爱护出发去提高他们，假如我们希望从他们中间培养出能够胜任一切的人材的话。由于新领导来率领我们的党，这种对人的关怀第一次在我们党内开始完全地和始终不渝地实行了。我们党的每个领导工作者，自己也体验了中央在我们党内推行的、这种对干部成长的莫大关怀。敢于及时地提拔青年干部，不容许那些具备发展条件的人得不到提高或者荒废。数以千计的年轻共产党员走上了负责岗位，并在那里向他们提供了充分的帮助，以便完成他们责任方面的任务。打破了原领导人代表和贯彻的、党应该把老干部作为唯一目标这种不正确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规定。中央的路线是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相结合的坚定方针，这导致了年轻干部的迅速成长，他们将朝气、战斗性和责任心带到了组织里面。他们在同老同志一起工作的同时，从他们身上吸取了领导运动的经验和知识。很清楚，如果在我们的党内不存在共产党人的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就不可能成功地实行对共产党员的培养和正确地提拔干部。由于充分使用了我们党的这个有力武器，我们成功地培养了如此优秀的干部，他们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对当时产生的各种责任的领导、战斗性和政治上成熟的榜样。在新领导的领导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把按同一体制对干部进行培训作为党的工作的重大问题提了出来。为党和领导人建立了初级党校和学习班组织。例如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前为党组织中的报告员举办了几期学习班，他们后来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开展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在这种教育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同志们：今天尤其容易看到，在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和

胜利——其功绩也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果——之后，很容易看到以铁托同志为首的领导从它建立起一直到今天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一领导健全了我们党的组织，清除了我们党内机会主义的污垢，建立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统一的党，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发达的党，这个党教育和培养了如此优秀的干部，这些干部有能力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用革命的方法，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为指南，创造了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今天正在如此顺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这就是以铁托同志为首的我们的党，她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将来依然还是这样。（暴风雨般的掌声）

请看，这些都是毫不含糊地说明建立革命党的曲折道路的事实，党是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的代理人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性质，在她胜利完成的、长期的人民革命之中，经受了彻底的考验。如果她不是一个列宁式的党，她就不可能经受住象战争这样的艰难考验，战争的风暴和随之而来的各种事件就会将她毁灭。然而，事实是她作为一个胜利者、作为一个更强大、组织上更巩固和思想上老练成熟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党而结束了战争。那么，在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面前，怎样彻底审视情报局捏造的关于我们的党、关于她现在的所谓思想转变和关于她的自我否定的结论呢？在了解到事实状况的时候（而对情报局决议的作者们我们不可能设想他们不了解），除了认为对待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这种态度有害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反帝阵营的利益外，谁还会有别的想法呢？遮掩和贬低我们党的革命事业能对谁有利呢？对于这个事业不能看成是别的，而应看作是国际革命运动的成就和胜利的一个部分。这无论如何不利于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的党继续了自己的革命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她的事业将战胜和经受住诽谤。（掌声）事物和历史是以生活和事实为基础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杜撰和诽

谤。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451—458页。沈有余译，许万明校)

科查·波波维奇^①在南斯拉夫共产党 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节录〕

(1948年7月24日，贝尔格莱德)

同志们：铁托同志在其报告中谈到解放斗争的阶段时说：“……恰恰是建立游击队、建立我们新的人民军队和领导人民解放斗争——这就是我们党在4年战争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这是我们党在她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最伟大的事业……”

同志们：请允许我简略地谈谈与这个估价有关的我们武装斗争的某些特点。看一看这些特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它们的正确分析——这在基本观点上已经完成——也决定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战争学说的贡献是否言之有据，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是言之有据的？即我们的斗争经验是否值得、或在什么程度和在什么意义上值得作为被奴役的人民争取自身的自由和独立的普遍斗争成果而被接受？（掌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般条件中，直接影响到对我国斗争特点的评价的条件，我觉得应该强调下列几点：

① 科查·波波维奇，1933年加入南共，1941年参加人民解放战争。曾任第一无产阶级纵队司令、师长、军长、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兼塞尔维亚总部司令；1945年以后曾任人民军总参谋长，联邦外交部长，联邦共和国副主席，南共中央委员等职。——译者注

1. 战争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爆发的；从军事学的观点看，它是在战争的“机器时期”爆发的，正如斯大林所描述的，它与过去“工场手工业时期”有所不同。

2. 民主阵营内主导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是苏联及其红军，她以自己的存在和行动，以**决定性的方式**保障了战争的正义性和民主集团的胜利，这样也就保障了被占领国从法西斯的铁蹄之下获得解放，同时也使被奴役的人民有可能进行有效的反占领者的斗争。（掌声）

3. 象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大国也作为盟国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

在谈到一般条件时，从它们的意义的观点看，这是对我们的斗争有利的。

在这些一般条件的范围内，作为我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某些主要的客观和主观特点，可以列出下列几点：

1. 我们是在其正规军已经失败、国家已被分割的、被占领的国土上开始战争和建设军队的；在那时的国家和军队失败之后，我们几乎立即就开始了这一战争。

2. 占领者是具有现代化武装和装备的、有组织的法西斯军队，它在那时已经获得了进行现代化战争的丰富经验。

3. 国内资产阶级的大多数都或多或少直接地，也就是或者通过奈迪奇、帕韦利奇，或者通过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马切克，同占领者合作；资产阶级（及占领者）的利益部分地同某些盟国政府——首先是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的利益相吻合，并导致他们和我国资产阶级之间在反革命路线上的合作。

4. “游击战争”是我们这里起义的基本形式。

5. 我们的游击队不是依靠自己的正规军队，不是依靠持久的、有组织的后方（国家）——（如果不把苏联和红军当作这种

无论如何不是通常的和直接的依靠的话，但是，为了取得实际的效果，至少在政治上应该善于这样来理解）。

6. 我们的正规部队是从游击队发展壮大而来的，因此，我们的正规军是在战争本身的过程中建立的，没有任何外来的物质援助（从铁托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谈到的战时的大量文件中非常清楚地看出，从1941年开始，这里不是谈的在与世隔绝的地区内的考察和估价，而是对存在着、斗争着和成长着的军队的领导）。

（长时间的掌声）

7. 从1941年开始，建立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稳固的解放区。

8. 我们采用了“游击战同以解放区的存在和大部队的建立为条件的正面战”（铁托语）相结合。

9. 后方、人民政权和新的国家也在战争本身的过程中建立起来了。

10. 最后，起义“从一开始就具有组织性、计划性……这一起义仅仅是由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铁托报告中的话）（暴风雨般长时间的掌声）不言而喻，我们斗争的这最后一个“特点”不仅对起义的发展和结局，而且对南斯拉夫人民以后的整个历史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总之，这是我们斗争的一些基本的、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和特点。显然，它们决不能被归结到“正规军、游击队和人民起义行动相结合”的公式上去。

这些条件和特点在其整体上，在历史上有关联的整体上，作为行动的条件和行动本身（即作为具体的反应和行动），我们说，同历史上先前的人民起义相比，是不是有某些新鲜东西？无疑是有的。（掌声）

积极解决特殊的形势——由当时的、也是历史上新的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形势，是不是有某些新鲜而有价值的、值得作为被

奴役的人民在其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的共同成果而被接受的东西呢？无疑是有的。（掌声）

我们的“游击战争”，即首先是我们的军队及其在战场上所取得的成就，其次是我们的起义（我们党中央和铁托领导的）的“组织性、计划性”，人民政权和国家的建立——我们说，这一切能否与1812年（在“机器以前”时期）俄罗斯游击队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战争中、或在140年前西班牙战争中的传统斗争相比较呢？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否定有关我们的战争经验、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的价值这一真理，从被奴役人民的利益的观点看，在他们现在和未来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的斗争中能否是正确的和有益的？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首先也如此珍惜它，尤其是如果注意到我们并不把这些经验的取得本身看成是自己的某种独占的话。例如，我们很少了解关于中国人民的非常悠久和富有成效的解放斗争的丰富经验。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对一切被奴役的人民，特别是对那些其活动条件与中国人民最接近的人民，必然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影响。

处在与我们相类似的客观条件之中的欧洲其他被奴役的人民，在上次战争中未能建立自己的类似经验，但这既未否定，也未贬低其经验的价值，而是相反，只是一再地强调它。（掌声）另一方面，这也更加突出了这一事实，即这一经验几乎并不可靠——就好象它是与遥远的过去的例子和经验相同似的——而应该名副其实地掌握它，并要在斗争中去掌握。（长时间的掌声）

对于我们斗争的道路、结果和意义的正确性的这种评价，我们有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布）中央还在战时就对此作出过的评价可以作依据，而且也是依据了这一点的。1944年3月7日斯大林在其对铁托同志对红军26周年的祝贺的答复中说道：“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及其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反击德国掠夺者的英勇斗争，

激起了苏联人民的深厚同情，是鼓舞欧洲一切被奴役的人民的榜样。

祝愿在您的领导下为自己祖国的解放而光荣地斗争着的南斯拉夫爱国者们继续取得胜利。”（发表在1944年3月15日出版的《新南斯拉夫》杂志上）（全体代表起立，以长时间的掌声欢呼：“铁托-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关于红军26周年的口号中有这一条：“英勇的南斯拉夫爱国者！你们争取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有利于欧洲一切被奴役的人民，是鼓舞他们的榜样。英勇的南斯拉夫人民及其奋不顾身地反击法西斯掠夺者的、骑士般的人民解放军万岁！”（掌声）

最后，我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特别是在从我国驱逐占领者中所起的作用，是否与红军的决定性的、解放的作用和行动相对立呢？（这个问题看来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实际上，某些共产党的一系列领导人在情报局决议发表以后的结论都归结到这一点——我们否定红军的解放作用）显然是不相对立的。对红军是否信任的最可靠的标准，在战争已经进行的时候，就是实际参加战争，是参加战争的决心和范围。我们感到骄傲的是，我们根据自己的力量，不顾牺牲和劳苦，以我们最大的可能胜利地帮助红军执行了自己历史性的解放任务。（掌声）

在了解了我们党在领导起义和战争中所具有的、今天在我国的社会建设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时，否定这一作用和它的意义就意味着否定我们牺牲的正义性；否定我们的成就，意味着否定对我们斗争的正确而公正的评价，意味着在南斯拉夫的问题上——不可能只是一个南斯拉夫问题——最终是想蒙蔽和欺骗国际工人运动。为了国际革命运动的利益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利益，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我们的人民一起，是不会同意这一点的。我们相信，全世界一切其他共产党人、进步和正直的人们必将看到这些基本事实。因此，在以铁托同志为首

的我们中央的号召和领导下，我们将善于保卫“革命党的革命团结，它使工人阶级能够彻底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铁托语）。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458—462页。许万明译）

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关于情报局的决议

（1948年7月28日，贝尔格莱德）

鉴于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一方，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及以后的共产党情报局为另一方之间所发生的分歧，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以下决议：

一

南共五大赞赏南共中央对联共（布）中央和情报局的指责所采取的立场，赞赏其坚持使联共（布）中央与情报局其他成员确信，他们的指责是不正当的，并且使争论转向对南共的工作进行原则性的和实事求是的批评（如果这些党具有进行这种批评的某种根据的话）的做法。

二

第五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及情报局的决议对南共党内状况的批评是不切实际的、不正确的和不公正的。

第五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那些说什么南共中央正在引导南斯拉夫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正在变为资产阶级的国家等等武断之词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正与他们说的相反，南共中央正引导国家全面加强本身对帝国主义的独立性和加强国内的社会主义阵地，从而也就是在加强一般的民主阵线。同样，说什么南斯拉夫城乡的资本主义因素正在得到加强，这种断言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加强的是社会主义因素，进行的是为消除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始终不渝的斗争。说什么南共正在蜕化为靠军队纪律维持的、非法的、宗派-官僚的、富农阶级的党，而且这个党正淹没于人民阵线之中，这样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相反，真实的情况是，南共是一个合法的掌权的党，她领导着人民阵线，尽管她存在缺点和不足之处，但还是在关心和发展内部民主的。同样，还有这样的指责，说什么南共领导人在散布一种理论，认为工人阶级不是，也不应该是争取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认为资本主义因素是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说什么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被一些冒险性的不可取的措施毁坏了名誉等等，说什么南共领导奉行的是反苏政策，低估了红军在战争中的普遍性作用、低估了对南斯拉夫的援助等等，诸如此类的谴责尤为严厉、不符合实际和不公正。但有一点却是对的，即在上述批评中，尤其是情报局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党内状况的决议后出现的批评运动中，错误地评价和低估了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

鉴于这一切，南共五大明确指出，南共中央没有抛弃马列主义学说，相反，她基本上是正确的把马列主义学说运用于南斯拉夫的具体情况。

三

南共五大明确指出，尽管存在对我们不正确的指责和上述分歧，南共领导及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全部活动中，仍然信守反帝民主战线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原则。

四

南共五大明确指出，南共中央要创造一切条件，以便能够消除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并坚持希望联共（布）中央提供一切可能性，以便能当面使他们相信其指责是错误的。

五

南共明确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并不因为没有参加情报局最后一次会议而被开除出情报局，并且认为，如果南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之间的分歧消除以后，南共不参加情报局的那种原因也就不复存在了。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541—542页。华夫译）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 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来往信件的说明^①

（1948年8月，贝尔格莱德）

最近一个时期，避开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来散发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已在我国出现了，在第一次公开提到这些信件的众所周知的情报局“关于南共状况”的决议发表以后，已经开始谈论这些信件。但是在国外，在其他国家党的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在此之前已经谈到过这些信件。现在散发这些印入特别小册子中的、注有出版者——“莫斯科，‘真理’出版社，1948年”标志的信件，只是意味着要扩大早就借助并根据这些信件而进行的反对南共中央和新南斯拉夫的宣传活动的范围而已。散发这些曾经是秘密的信件，使我们失去了秘密保存它们的义务，使我们有可能来了解它们并扩大其公开性，因为南共中央还在南共五大之前就向全体党员介绍了这些信件。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向党员介绍上述信件时，并没有对这些信件作任何书面说明，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要求这样做。南共中央正确地认为，我们的党员能够从基本事实中自己分析出上述信件的毫无道理并认清其思想实质。但上述信件

^① 南共五大（1948年7月召开）后，为了使广大党员和群众了解南共和苏共之间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南共中央印发了题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和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信件》的小册子，并加了这个说明。——译者注

现在在我国公民中的散发，则要求作出这种说明。这是如此之急迫，因为无论在南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的信件中，还是在南共中央关于情报局决议的公告中，都没有这一切必要的说明。南共中央未将这些说明写入上述文件，只是为了这一点：首先是希望联共（布）中央派出自己的代表到南斯拉夫，以便能同他们口头谈这些事情；其次是希望尽可能避免同联共（布）中央的冲突尖锐化，并保护它和它的代表的威信。

对这些信件作出某些说明，其目的仅仅在于指出那些党员并不了解的事实，以便他们能够向其他人解释什么是秘密的，而什么不是，并用这种方式揭露这些信件和情报局决议中的“批评”及某些共产党的领袖反对我们党的诽谤性运动的一切无原则性和不真实性。

联共（布）中央信件中对南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批评的方式，正如后来看到的，有如下特点：1. 党和党的领导用作证明事实的实践是不注意准确与否，而是凭某个苏联公民或苏联机关的说法；2. 为了证明关于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错误”路线的结论，在这些信件和情报局决议中，不注意作为尺度的这些领导人、或整个南共中央的工作，为了证明其结论，甚至不顾他们的讲话和文章的整体，而是对某些讲话和文章断章取义，然后任意加以评论；3. 为了确定某些事情的真实性的真实性，一般都不注意南斯拉夫共产党负责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机构的声明，而仅仅是苏联某些国家代表的说法，即满足于任何一个苏联代表说的某一事情，联共（布）中央并把它当作准确的加以引用，而不管南共负责的党的机构和领导人确认了什么。

下面就是这种方法的几个事例。

联共（布）中央的信件指责铁托同志1945年5月底在卢布尔雅那的讲话，说这一讲话将苏联的对外政策与英美的对外政策等量齐观。其中引用了下列节录：

“谈到过这次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我们也是这样看的。但是我们也要求正义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我们不会支付别人的帐单，我们将不做押金，我们不会让人牵着走向某种利益范围的政策。”

在我国（而不是在国外），谁也没有把铁托同志的这些话理解为也是针对苏联的。这种理解只是在联共（布）中央的信中提出的。铁托同志在1945年5月27日的那次讲话中说：

“……我们在伊斯特拉和斯洛文尼亚滨海的兄弟解放了。我们在科鲁什卡^①的兄弟还没有解放。他们正在等待自己的解放。我今天以你们的名义、并以整个南斯拉夫的名义说，我们的意思不是抛弃我们在科鲁什卡的兄弟，遗憾的是他们必须继续在穿着别的制服的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译者注）的恐怖之下经受煎熬。从我们的部队必须放弃科鲁什卡起没有过去几天，我们就听到了埋怨声和要求援助科鲁什卡兄弟的哀求声。我们在这个隆重的集会上托付我们的两方盟国，从现在起，不要使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责任落到任何其他人的身上，而由他们承担起来。当谈到每一个民族都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时，我们呼吁他们坚持在大西洋宣言中作出的承诺。我们将此托付给盟国，要求他们从那些世代迫害、近年仍迫害我国居民的迫害者中保护他们。

我们的斯洛文尼亚滨海在多年之后被解放了。但是出现了不愉快的事件，出现了不谅解。有人想强加于我们，似乎我们利用这次战争来达到某种掠夺目的。他们想强加于我们，似乎我们希望在这里将我们的盟国置于既成事实面前。不，我们不是将盟国置于既成事实面前，我们要置于既成事实面前的只是被我们在那里打击并战胜了德国。我们在那里执行的是自己的盟国职责。我

① 见本书第656页译者注。

们是百分之百地执行了这一职责，我们是完全诚心诚意地执行的。我们不仅以整个斯洛文尼亚人民的名义，而且以全体南斯拉夫人民的名义坚决否认我们有任何以武力夺取某些东西的意图。我们没有必要用武力夺取属于我们权利的东西，尤其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相信盟国将坚持在大西洋宣言中作出的承诺。宣言说，人民、一切曾被奴役的人民，将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我们也不必为自己在那里的兄弟耽心。

我们认为，我们以自己的斗争、自己的牺牲、自己的努力在盟国方面充分证明了我们是忠于盟国的共同事业的，我们希望的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仅仅是生活在和平之中，是曾被奴役的我们的兄弟的解放……为什么对我们的人民要注入邪恶？而他们希望在每一方面都是独立的。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这种独立是有限的、或者是有争议的？我们再也不会依附于任何人了，不管外界怎么写和怎么讲——而现在写得很多，写得不美，写得不公正，写得有损于人，生活在盟国的人们都感到有愧。还在写，这就造成了对我们倍受灾难的国家的~~不公正~~。”

从这一节录中能看出什么？看出铁托同志的一切批评只是针对西方大国即英美的，看出南斯拉夫（根据他的话）将不依附于任何人。铁托同志在其上述讲话中，没有将利益范围和类似的术语用作联共（布）中央所理解的那种意思。在我国（而不是在外国），谁也没有象联共（布）中央那样来理解这些话。

在那些日子，铁托同志是如何谈论苏联的，让这些节录来回答吧：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听到南斯拉夫签订了，即我以南斯拉夫的名义在莫斯科签订了相互援助和紧密合作协定。这是伟大的事件。这种联盟早已为南斯拉夫最优秀的儿子们在战场上用鲜血所建造和签订。这种兄弟情谊已在同以天才领袖斯大林为首的我们伟大的斯拉夫兄弟、我们伟大而强盛的盟友苏联的共同斗

争中所加强。这一协定，这一联盟，不是针对某国人民的某种行动。这是为了保障我们将来对付任何不测而签订的文件。南斯拉夫人民渴望同我们伟大的盟友苏联处在兄弟情谊和最大的和谐之中，这出自我们的需要。我们在莫斯科和基辅停留期间，亲眼看到了苏联人民是如何爱戴南斯拉夫人民的。南斯拉夫人民受到爱戴，正是因为德国掠夺者用全力摧毁苏联的最困难的时刻，他们依然忠于自己的苏联兄弟，而无需任何条约或联盟。南斯拉夫人民现在可以对自己的命运放心，可以平静地在各方面发展，可以平静地投入建设自己被破坏了的国家。我们曾同苏联保持过紧密的联系，因为这符合我国的利益和两个盟友的利益。由于那些领导旧南斯拉夫的人的叛卖政策，我国与伟大的苏联长期分开了。在这次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同苏联联系，以便纠正过去的错误。”

请看，这就是铁托1945年5月21日在萨格勒布的讲话，这正是在受到批评的卢布尔雅那讲话之前没有多久讲的。

而下面是他1945年6月10日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上讲的，即在上述卢布尔雅那讲话之后没有多久讲的：

“……苏联忠于自己的尊重小国人民的独立和权利、并在这方面向他们提供支援的原则，它在南斯拉夫没有任何其他利益，而是同我国处在最好的关系之中，并向我国提供恢复和发展的各种援助。诚然，这些事实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了解得很清楚，因此他们以如此之爱把这个伟大的兄弟国家看成是自己的真诚保卫者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可以指责说，铁托6月10日的讲话是在苏联公使6月5日对上述铁托卢布尔雅那讲话提出意见之后发表的。但是又如何解释5月21日在萨格勒布的讲话节录和上述卢布尔雅那讲话中对英美——只是对他们——的尖锐批评呢？这只能这样来解释：铁托卢布尔雅那讲话的思想在于强调我国人民的这些部分与南斯

拉夫统一的必要，而由于英美的立场，他们还未达到这一点；在于强调南斯拉夫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坚决，而绝非把苏联与英国和美国等量齐观。

其实，南斯拉夫政府在当时和以后一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比什么都强有力地表明，上述指责和类似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对于联共（布）中央来说，标准并不是它——实践，标准也不是整个讲话和文章，而是摘取出来的并任意加以解释的节录！

在联共（布）中央的上述信件中，有关批评铁托讲话的部分也讲了这些话：

“这（意指上述铁托讲话的节录——原编者注）讲的是有关的里亚斯特^①问题。众所周知，在苏联让与英美的一系列领土割让给南斯拉夫使用之后，英美同法国人一道拒绝了苏联关于将的里亚斯特转交给南斯拉夫的建议，并用自己在意大利的部队控制了里亚斯特。由于其他的一切手段都已用尽，对苏联来说，为了将的里亚斯特转交给南斯拉夫，也无别的任何办法，只有开始同英美的的里亚斯特战争，用武力夺取之。南斯拉夫同志们必须了解，在如此困难的战争之后，苏联不可能转入新的战争。尽管如此，这一点在南斯拉夫同志们当中仍引起了不满，这也反映在铁托同志的讲话中。”

这里需要指出某些事实：

第一，在上述节录中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南斯拉夫领导人想把苏联拖入的里亚斯特战争；

第二，避而不谈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的任何作用。她在苏联的

^① 在南意交界处的一个自由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由南斯拉夫管辖一部分，英国和美国管辖一部分。后来英美管辖的部分交给意大利管。这是东西方在战后长期未解决的争议问题之一。南意在七十年代中期通过谈判最终解决了这一地区的边界划定问题。——译者注

坚决援助下，用自己的斗争迫使英美对南斯拉夫作出了一定的领土让步（例如，不是英美“用自己的部队控制了里亚斯特”，而是南斯拉夫人控制了它，就象控制早先属于意大利、而后从德国人和意大利法西斯手里解放了的自己的其他领土一样，但后来英美迫使南斯拉夫人后撤了）；

第三，断定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想对苏联不能进入新的的里亚斯特战争有任何了解。

不用说，这一切都是不准确的。当围绕南斯拉夫部队是否留在的里亚斯特的的问题与英美发生争吵和英美断然要求我们的部队后撤并就划分占领区开始进行谈判的时候，南斯拉夫政府采取了从的里亚斯特撤军和开始谈判的立场，它是根据自己的倡议采取的这一立场。它采取、并只能采取这种立场，因为它知道，苏联不能打仗，也没有必要因为的里亚斯特而打仗。

众所周知，后来南斯拉夫代表声明，南斯拉夫将不与意大利签订和平条约，如果不得到的里亚斯特的话。但她还是签订了。南斯拉夫政府将不签订条约的立场和后来签订条约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南斯拉夫的代表并不满意对他们的要求的解决，他们认为，对意和约对南斯拉夫是不公正的，这一和平是大国之间妥协的后果，而不是对民族问题的彻底的、公正而正确的解决。后来，这一立场意味着南斯拉夫尽管心情沉重，还是同意了这一妥协，因为她希望和平，亦即因为她知道苏联（也不光是她）经受了如此严重的战争之后，不希望、也不必要进入一场新的的里亚斯特战争。即是说，我们同意了这一妥协，正如1945年的撤军一样，因为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现实的政治家，而不是因为我们心甘情愿赞同它，并把它看成是公正的。难道俄国布尔什维克曾为德国帝国主义者强加于他们的布列斯特-立陶宛和平所鼓舞吗？不言而喻，没有。尽管是愤恨，但后来还是暂时接受了。愤恨的是必须接受那不公正的东西——这也反映在铁托同志的讲话和其他领导人有

关的里亚斯特问题的演说中——而不是将苏联与英美等量齐观，或者希望苏联为的里亚斯特打仗。

请看铁托同志自己1947年3月31日在国民议会的讲话中对此说了些什么吧：

“……在伦敦、纽约和巴黎国际和平会议上，在关于和平的准备和谈判中，代表我国的代表团为我国人民的正义要求顽强地进行了斗争，以最大的坚忍和崇高品德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要求把南斯拉夫作为因占领而在物质上遭受了最严重的灾难的国家之一，作为在战争中献出了巨大人力牺牲的国家来满足其合理要求。在自己的这些努力中，我们的代表团得到了以莫洛托夫先生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的完全支持，也得到了我们其他的斯拉夫兄弟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持。我们非常感谢伟大的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这一支持及对我们的牺牲和我们的权利的充分理解。但遗憾的是，我们必须以极其痛苦的心情相信，我们在战争中的某些盟友，特别是英国和美国，正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使我们的权利发生争议，其采取的立场有时很难确定是友好国家的立场。我们只是回忆一下在纽约和巴黎和平会议上我们为伊斯特拉、的里亚斯特和斯洛文尼亚滨海的斗争。不考虑不容置辩地证明我们对这些地区的历史权利和民族权利的一切证据，不考虑是我们自己以大量的鲜血和牺牲从德国占领者手里解放了伊斯特拉、的里亚斯特和斯洛文尼亚滨海，我们在战争中的盟友——英国和美国，同某些小国、甚至包括根本未参战的国家一道，坚决反对我们的要求，并最终胜利达到了使我国——与欧洲各国相比在战争中遭受了最大的灾难、作出了比上述任何一个大盟国相对更大牺牲的我国——没有取得自己合理要求的很好部分。根据对意和约，我们在伊斯特拉、的里亚斯特和斯洛文尼亚滨海的很好的一部分兄弟继续留在我国的国界之外，尽管正是我们的这一部分兄弟在战争过程中为争取共同的胜利和自己的自由用鲜血对盟国作出了宝

贵的贡献，而在感谢这些盟国时，他们却没有获得自由。

对我国人民的不公正是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处在这样的抉择面前：对这一意味着我们受到西方国家的操纵的和平条约，是签字呢还是不签字？但是，彻底为实现和巩固和平而斗争的政府，尽管心情沉重，还是决定签订对我国是极大的不公正的对意和约。政府坚信：不仅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而且留在我国国界线之外的人民都赞同这一行动，我们任何时候也不会忘记他们，正如在签订和约时的宣言中所强调的一样。不言而喻，很多新战争的挑拨者和反动的煽动者们希望我们不签订对意和约。”

类似前述，对铁托同志有关的里亚斯特问题的讲话节录的表面解释及对整个讲话相同部分的不自然和不忠实的摘引，也是企图表明铁托同志是怎样把农民看成是新南斯拉夫的主要力量，因此也要把共产党变成富农党。

联共（布）中央在1948年5月4日的信中说：

“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了承认工人阶级在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领导作用时，共产党的领导人便发展了完全不同的观点。我们指出铁托同志在1946年11月的下列声明（《战斗报》，1946年11月2日）就够了：

‘我们不是为了可能获得农民的选票而向他们说他们是我们国家最有力的支柱，而是因为他们事实上是这样。’

这一立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相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欧洲，当然也在人民民主国家，先进的、领导的阶级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农民。至于农民，它的多数，即贫农和中农，可能或者已经同工人阶级联盟，但这一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属于工人阶级。但是，上述铁托同志的立场不仅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而且宣布整个农民——因此也包括富农——是新南斯拉夫最坚定的基础。所以，这一立场反映的是适合于小资产阶级政治家、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

请看，这就是在联共（布）中央的信中说的。我们不去管这是铁托同志1946年秋天说的，而联共（布）中央直到1948年春天没有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就此向铁托同志或南共中央的任何人提出过意见；我们不去管这是铁托同志在选举前的口头讲话中说的，而节录是从速记中、并非从为出书而加工修改过的讲话中摘出的；我们也不去管铁托同志和南共其他领导人在同一时期和这前后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都讲了些什么，我们只援引铁托同志在这同一次讲话中对此说了些什么：

“……今天，在新南斯拉夫，地下和地上的一切财富都是人民所有……在现今的南斯拉夫，工厂、道路、水上和陆上的以及为共同体服务的一切东西，都处在人民手中，人民的国家手中，并用于人民的福利，而不是个人把资本集聚在自己的腰包里，或者把它（如果说的是外国人）带到国外。

在新南斯拉夫，工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旧南斯拉夫——我要再一次指出——工人没有任何权利……”

他继续说：

“……在旧南斯拉夫，工人是最残暴剥削的对象。但在新南斯拉夫，工人获得了自己的一切权利。他们的这些权利受到我们的法律的充分保护。今天，工人具有充分发展的一切条件，问题只是我国整个经济的繁荣，否则这些条件还会更好，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会更加提高。因此，在新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具有光辉的前景。在新南斯拉夫，工人具有他们曾经追求、并为之而流血或在苦役中死亡的、已实现了的一切。

同志们，农民在新南斯拉夫也具有充分发展的一切条件。在旧南斯拉夫，农民是某些投机分子的剥削对象，而今天在新南斯拉夫，他们则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和最有力的支柱。坦率地说，今天在南斯拉夫的农民还不能充分地看到为他们建立的一切条件，但他们将完全感觉到这一点的日子不远了。我

们已经几次讲过，我们的国家摆脱这场战争时已受到严重破坏，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许多方面我们都感到缺乏，主要的担子是农民和工人在承担。这在初期是需要的。但是，国家才刚刚建立减轻农民负担的可能，我们已开始做这一点。这一时刻将要到来，那时农民可以满意地看到，在新南斯拉夫真正具有他们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一切……”

他继续说：

“……今天我们还没有应该给予农民的一切，因为我们的工业受到了破坏。但它在逐步恢复，我们已经能够向我国农村的劳动者提供相当多的东西。”

请看，铁托同志是如何讲的：第一，关于工人，他们取得了“他们曾经追求、并为之而流血或在苦役中死亡”的那些东西；至于农民，“这一时刻将会到来——那时他们可以满意地看到——在新南斯拉夫具有他们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一切”。因此，从铁托同志的讲话中看出，工人是掌权的、引导的阶级，即取得了他们曾经希望、并为之奋斗的一切；也谈到农民不是“某些投机分子的剥削对象”。所以，只有联系所讲的全部内容，联系对已成为掌权的、引导的阶级的工人说了些什么，才能理解关于农民是国家的有力支柱的立场。由于这一切，很明显，农民只在工人的同盟者的意义上是最有力的支柱；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支柱，而是这些支柱之一。此外，应该注意铁托同志在当时特别尖锐地提出过克罗地亚的农民问题，因为需要在农民中粉碎马切克^①的残余影响。下面就是他针对这一问题所讲的：

“……首先我要提一下我认为是在国外进行的反对新南斯拉夫运动的主要承担者的一个人。

……马切克充分暴露了其敌对的、反人民的面目。他受到

① 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头目，战时与纳粹德国合作。——译者注

我国人民的鄙视。

……马切克是克罗地亚人民的头号敌人……

……也需要了解这一点，即马切克同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同曾经称之为国王及其他的人保持着紧密的接触，并在制定各种计划。当然，这一切都是破了产的勾当，因为他们在国外没有什么别的事好干。

但是，如果说在我国象马切克这样的人有其追随者，那是很不合适的。但有支持他们的人。”

请看，在联共（布）中央的信件中是如何不联系事实、不联系整个工作来对待我们的领导人的某些立场的！

对联共（布）中央信件中在提到铁托的“农民”一词时的任意补充——“因此也包括富农”——能说些什么！如果指责列宁和斯大林在使用“农民”一词时也是指富农，那他们能留下什么？当然，对他们那是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们不列举铁托的其他讲话和文章，仅从他的上述讲话中，谁想从中找到含义而非曲解，他就能看出铁托指的是劳动农民，是指那些“受某些投机分子剥削”的人。

与联共（布）中央信件对我领导人讲话的态度相类似的还有情报局决议。例如决议中说：

“……不只如此。南共领导人近来极其自信地宣布了在南斯拉夫消灭资本主义因素的政策。铁托和卡德尔在今年4月13日给联共（布）中央的信中写到，‘中央全会赞同中央政治局建议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是随着国内资本主义残余的消灭而提出的’。

卡德尔4月25日在南联邦国民议会的讲话中同意这一概念，声明说：‘在我国，人剥削人的一切残余势力的日子已经完了。’

南共领导对南斯拉夫目前条件下消灭资本主义因素——因此也是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的这种方针，除了是冒险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以外，不能被评价为是别的。”

卡德尔同志在这同一讲话中说：

“……首先，我们的许多同志并不理解，纯粹买卖型的农业合作社本身还不是那种有能力把高质量的变化带入我们的农业的形式。……它们的特别重要性，除了它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商业中的作用外，在于它们能够成为农业合作化进一步发展的有组织的基础。但是，农业合作化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内部的高质量变化的本质因素，是尽快和尽可能以农业生产资金、技术、干部等等来装备合作社，这就意味着要机器、能源、各种农业设施、畜牧场、优良种畜、经常性的工具修理作坊、种子站、农业实验室、专业干部等等。况且可以说，合作社所有制的每一成分都是对发展我们在社会主义方向上的合作化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合作社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对农业中的计划、对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计划指导、对我国劳动农民在专业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提高、以及对农业生产的提高意味着什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马上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国家应该简单地将这一切赐与我们的合作社。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是现在就应该正确管理、应该领导的过程，在我们的面前展现了我们希望取得的东西的明确前景。我们的合作社将在这个方向上多快地发展，它就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农业的发展。因此，单纯的实践主义在这里可能比在我们活动的其他任何部门都更有害。”

卡德尔讲了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他们对他的诽谤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们把他的一个本身是正确的、一般鼓动的、自马克思以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都使用、甚至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就使用的口号，当作我们党的路线和立场。

下面是从1947年6月出版的卡德尔同志的《计划经济中的农业合作化》小册子中的其他节录，这是在联共（布）中央的信件之前很久就写的。

“这只是表明，在小农生产——尽管它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

的——自发发展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资本主义倾向和保留资本主义或它的残余，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由于人民政权的有意识的努力，小农生产可以而且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发展。因此，这一发展并不是自动地、自发地、自身地进行的，而是通过计划指导和相应的组织措施——这将有可能使我们的农民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相信正是这样的道路是正确的——来进行的。

“还应该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残余正是在农村最为强大，敌对分子正是在那里最为活跃，以图欺骗劳动农民，动摇他们对待人民政权的态度。敌对分子今天已在向农民偷偷散布共产党人将如何用暴力或是欺骗来夺去他们的土地，将如何拿走他们的房屋和把他们关入兵营，将如何拆散他们的家庭和把他们从其亲人中间赶走，等等。因此，任何时候也不要满足于强调合作化的发展必须是农民自己的事，是他们的意志和他们增长着的觉悟的事，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能使任何人去动摇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充分相信我们刚刚谈到过的诽谤的虚伪和卑鄙。只有用这种方式，他们才能根据自己本身的经验彻底相信人民政权不仅不夺去——既不用暴力也不用欺骗——他们的土地，不毁坏房屋，而正是为他们创造条件，以便他们最终成为自己土地上的自由的人，过比过去美好的日子。

就是说，在合作化中需要有这样的引导和组织上的努力：它一方面要**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另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农民有可能获得那种向他们照亮前进道路的经验，提高他们的觉悟，激励他们越来越强有力地发展农业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形式。”

对这一切无需作任何特别的评论。

为了证明南共领导把党溶化到人民阵线之中，铁托在人民阵线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节录受到了特别粗暴和随心所欲的对待。

在联共（布）1948年3月27日的信中说：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被认为是国家的基本领导力量，她有其特殊的纲领，而不能分散在党外群众之中。在南斯拉夫则相反，**作为基本的领导力量被认为是人民阵线**，同时坚持党就溶化在人民阵线之中。铁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有没有某种不同于人民阵线的纲领的其他纲领呢？没有。共产党没有其他的纲领，人民阵线的纲领——这就是她的纲领。’”

在引出上述节录的铁托同志在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铁托说道：

“……因此，南斯拉夫的人民阵线曾是一切进步的人们、一切反法西斯主义者、一切准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保卫国家的独立、准备反对占领者及其在我国的帮凶的人们的联合。因此，南斯拉夫的人民阵线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民阵线。它是一个有力的、完整坚强的联合，正是因为它里面不曾有过动摇的或反动的领导。它里面曾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的进步群众。”

还说道：

“南斯拉夫共产党还在战前就是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她把自己斗争中的组织者和倡导者的全部重大经验带到了人民阵线中。她向阵线提供了在斗争中经受过考验的干部，他们曾经是、今天依然是榜样，因为他们在解放战争期间是身先士卒，在国家的建设中仍带头向前。因此，正是根据自己的这些特点，今天共产党在人民阵线中仍具有领导作用。广大人民群众曾委托给她、并将继续委托以这种作用。”

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南斯拉夫共产党获得了一切进步民主力量的领路人的角色——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现在国家的和平建设时期都是如此……

在新国家建立之前，在前面提到过的条件下，共产党不仅是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也是一切共同为一个确定的目标而斗争、即为驱逐占领者、为消灭本国的叛徒和建立新的国家大厦——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而斗争的进步力量的领路人。

在新国家建立之后，共产党成了整个社会发展中——在建设人民政权即组织国家中、在建设国家中、在经济和文化生活等等中——的领路人。她是作为人民阵线的组成部分来扮演这一角色的，因为她是人民阵线的领路人部分。”

我们认为，对于这些也无需作特别的评论。

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在对南共领导的批评中，作为准确的东西加以引用的只是苏联代表们所说的那些东西。

1944年，在贝尔格莱德解放以后，南共中央政治局召见苏联军事使团团团长科尔涅耶夫将军，提请他注意某些苏联士兵和军官的有损于红军威信的不轨举动。参加会见的有我们的将军佩科·达普切维奇和科查·波波维奇。上述行动是在友好的、同志式的形式中进行的。吉拉斯（过去译德热拉斯——译者注）同志当时说，这些不轨举动是如此之不合适，以致反动派利用它们来反对我们和红军，并说英国军官（他们那时正在驻我军最高司令部的军事使团中）如何比苏联人谦恭。从这里得出了——吉拉斯同志说——苏联军官的道德比英国人低下！苏联领导人相信科尔涅耶夫将军，从不讯问中央委员和我们的将军们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和如何发生的。后来铁托和吉拉斯在莫斯科的时候（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尼科拉·佩特罗维奇和巴奈·安德雷耶夫），斯大林同志不注意上面的事实，难以使他相信什么是准确的，而什么不是。他那时自己勾销了这一争论，声明说，这里没有任何错误，应该向他更详细地描绘一切。

加加林诺夫^①在地拉那对我们的代表说，在铁托如果赞成民

① 当时的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公使馆代办。——译者注

主阵营的团结的条件下，才为铁托的健康干杯。说出这一点的加加林诺夫是可以相信的，虽然很明显，加加林诺夫说的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正如今天从苏联报刊断定铁托抛弃了民主阵营的文章中看到的一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茨尔诺布尔尼亚^①与克鲁蒂科夫^②之间的会谈中，克鲁蒂科夫说，不能在那时（即3月）签订1948—1949年的供货议定书，因为苏联没有供应南斯拉夫的商品，而1949年的只能在1948年底（才能考虑）。在联共（布）中央的信件中否认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至今仍未被邀请去莫斯科。

联共（布）中央的信件中完全颠倒了南共中央谴责拉夫连季耶夫^③干涉我党事务的信件中的意思。南共中央的信中说：

“……据此，信中断定我们的党没有民主。是否是根据拉夫连季耶夫的情报？他是从哪里搞到的这类情报？我们认为，他作为大使，无权要求任何人提供有关我们党的工作的报告——这不是他的事。联共（布）中央可以从南共中央获得这种情报。”

那么，这里争论的究竟是什么？争论的不是拉夫连季耶夫与共产党员的谈话，而是搜集情况，而且这是独立的，绕过南共中央进行的。（也就是说，南共中央并不是对联共（布）中央从南共中央获得情况提出异议，而是对拉夫连季耶夫背着南共中央做这件事提出异议）更准确地说，南共中央完全不反对苏联代表通过正常途径为联共（布）中央获取有关我党工作的情况，而是他们背着南共中央从某种别的途径来获取，以此建立情报网。这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党的破坏，导致仇恨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党的

① 当时任南斯拉夫联邦外贸部部长助理，后来历任外交部长助理、外交部长、驻印度大使、总统秘书长等职。——译者注

② 当时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译者注

③ 当时的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译者注

最消极、最缺德的分子——带着苏联和联共（布）的朋友的面具——的公开出现。为什么在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和情报局决议中要为叛徒、怠工者和派别分子赫布朗^①和茹约维奇辩护，不是偶然的。

联共（布）中央的信件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韦莱比特^②和南斯拉夫外交部“间谍”案上。

为了澄清事实，应该谈一谈下列情况。

1946年夏初，在巴黎四大国外交部长关于对意大利和其他德国的盟国的和平条约会议期间，卡德尔和吉拉斯会见了莫洛托夫，向他谈了南共中央信中提到的关于韦莱比特的事。同时也向他谈了有关赫布朗的下列情况：赫布朗在南共中央政治局和领导计划委员会的职务已被停止，因为他开始搞派别活动，工作差，并有材料说他在微弱地坚持乌斯塔什（克罗地亚的法西斯组织——译者注）的政策，与乌斯塔什有联系。

整整两年从来没有任何苏联代表提请我们的领导人关注韦莱比特和赫布朗。从来没有向我们提出过我们把韦莱比特放在负责岗位、把赫布朗放在更加负责的岗位是我们的疏忽。对此保持着沉默。在上述谈话两年之后，有关韦莱比特的那次谈话成了证明南斯拉夫政府为西方铺设桥梁并同意南政府的工作由帝国主义国家“通过间谍”来控制的论据；而赫布朗——其事实要比已搞清

① 安德里耶·赫布朗，1948年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政府计划委员会负责人。——译者注

② 弗拉基米尔·韦莱比特，1948年5月前任南外交部部长助理，此后历任南旅游委员会主席，外贸部部长助理，驻印度、英国大使，副外长等职。在任外长助理期间，同苏联方面进行过经济谈判。因不满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在谈判中竭力维护南斯拉夫利益，后来被苏联人称为“美国间谍”。——译者注

楚的更多——被当成“南共中的土耳其制度”的受害者和一个最彻底的列宁主义者而受到保护。

这里的原则性在那里？彻底性在那里？

在联共（布）中央的信件中，过分轻率和无节制地陈述了一些结论。我们仅仅列举某些典型事例。在1948年5月4日的信中，他们为了证明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官有好几次拿的薪金不如南斯拉夫军官，指出“南斯拉夫将军们除了第纳尔外，还以实物的形式获得各种其他收入：住房、供给和其他类似的东西”。不用说，这是完全不确实的。所有南斯拉夫军官，包括将军，都只拿第纳尔薪金，有好几次都比苏联军官的薪金少。这是我国每一个公民都知道的。同一封信中说，奈迪奇^①的朋友和亲属“被轻而易举地安置在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机构内”。在南斯拉夫，至今也没有任何人能在党和国家机构中找到这些奈迪奇的朋友和亲戚，就是在联共（布）中央的信中也未提到一个名字，它也不可能提出名字。但是，这种结论——以及其他类似结论——特别是在它下面有联共（布）中央签字的时候，从在其他党的面前诽谤南共领导是法西斯的合作者、或者至少是法西斯的同情者的意义上说，可能而且必然要在他们中间起一定的作用。

联共（布）中央的信件还断定：

“……为了揭露南共中央政治局的错误，完全不必要利用某些同志——例如茹约维奇和赫布朗——的情报。对此，人们只要了解南共领导人——我们说的是铁托、吉拉斯、卡德尔和其他同志——在报刊上发表的正式声明就绰绰有余了。……我们声明，茹约维奇同志同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的谈话内容，还未触及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错误和反苏讲话内容的十分之一。”

^① 南斯拉夫王国的将军，纳粹德国在塞尔维亚傀儡政权的头目。——译者注

这里作为证据的，即未列举这些领导人的讲话，也未列举其节录。光秃秃的结论，而无任何别的！

同样，在1948年5月22日的信中说：

“……铁托和卡德尔同志也多次向联共（布）中央作过承诺，但并未执行。从他们的信件中，特别是从最近的一封信中，我们更加相信了这一点。南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铁托同志应该知道，他们以他们最近贯彻于每天的实践中的反苏反俄政策制造了所需要的动摇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对他们的信任的一切。”

铁托和卡德尔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作过未执行的承诺？没有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以什么来证明“每天的”“反苏”和“反俄”政策，“特别是”铁托同志的？什么都没有。如果铁托1945年在卢布尔雅那的讲话不应当作为是现在每天的“反苏”和“反俄”政策的证明，如果5月4日信中提到的卡德尔同萨季科夫的谈话不应理解为是未执行的承诺，那就是毫无事实的光秃秃的结论！

在谈到这一谈话时，应该说下列情况：所引用的卡德尔同志声明的节录，完全是对卡德尔同志同苏联大使的一次口头谈话的随心所欲和有倾向性的解释。在那次谈话中，卡德尔同志试图使苏联大使相信苏联对铁托同志讲话的解释是不正确的，而这可能是根据几句表达得不十分清楚的话，这是我们党在刚刚解放后所工作的条件的结果。根据南共中央的任务，卡德尔同志在这次谈话中提出了尽快友好地解决误会，以便消除使苏南关系恶化的原因。南共中央政治局赞同这一谈话。但是，现在在联共（布）中央的信中，这一谈话被带倾向性地指出和解释，被当作手段用来表明南共中央政治局内如何没有团结。十分清楚，无论是对铁托同志卢布尔雅那讲话的带倾向性和完全错误的解释，还是对卡德尔同志在同苏联大使的口头谈话中的声明所陈述的单方面解释，都只是破坏南共中央政治局威信的手段。

这些主要是解释，它应该表明联共（布）中央和情报局方面用来批评南共中央的方法。这一方法导致：1948年3月南共在情报局机构里、某种程度上也在苏联报刊上还被当作正确工作和国际主义的榜样，在6月就被当作不正确工作和民族主义的例子，而在7月则已谈起南斯拉夫的法西斯方法来，并将南共领袖与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分子相比较。南共的阶级基础怎么会如此之快就改变了？在南斯拉夫怎么如此不声不响和没有内部震动就发生了这一进程？南斯拉夫的政权怎么如此之快就改组了？不用说，谁也不想对此作出解释，因为不可能解释，因为要证明某种东西——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这些说明中未涉及政治和理论问题。那些有争议的问题在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和情报局决议中也没有。有争论的原则问题在那里没有陈述。有关我们党的路线的不准确结论，已由南共中央委员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加以揭露，所以我们也没有提到它。我们要重复说一说，这些解释的目的仅仅在于帮助人们正确理解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并看清这些信件和情报局决议所依据的事实及主要是在情报局决议之后在其他国家出现的反对南共中央、反对南共和新南斯拉夫的运动的整体荒谬性和不真实性。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543—558页。许万明译）

南斯拉夫驻保加利亚公使馆致 南斯拉夫外交部〔节录〕

（1948年10月7日，索非亚）

今年10月7日11点，加诺夫斯基^①接见了我是遵照电报上的命令去拜会加诺夫斯基的，并就保加利亚政府关于解散和查封旅保南斯拉夫人阵线的决定提出了口头抗议^②。

紧接着，他作了如下的谈话：

“根据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就该明白，我们必须立场鲜明。要我们保加利亚具有某种自己独特的立场，对南斯拉夫采取模棱两可的政策，从而从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阵线中分裂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党政问题与国家问题是不可能割裂开来的，因那样做的话，保加利亚就会孤立。例如，情报局决议发表以后，我们与南斯拉夫签订了文化合作计划^③，因此就招来了批评。还有，你们的农林专家代表团^④曾在此间逗留，因而对此事

① 加诺夫斯基，当时的保加利亚外交部副部长。——译者注

② 旅保南斯拉夫人阵线于1945年在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人较集中的索非亚、普罗夫迪夫、维丁、鲁塞、米哈依洛夫格勒、斯利文、佩特里奇等地成立。其宗旨是把在保加利亚的南斯拉夫人集中于一个组织。其任务是加强南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好关系。

1948年10月3日保加利亚报纸公布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查封旅保南斯拉夫人阵线组织的决定。南驻保使馆从未得到有关此事的官方通知。

该组织的地产及其他财产均被卖与在保的一伙南斯拉夫卖国贼与逃亡者。——原编者注

③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1948年7月——1949年7月文化合作计划是1948年7月5日在贝尔格莱德签订的。——原编者注

又有了批评。我们必须看清形势，那样下去是行不通了。我们必须等待主要政治问题的解决，到那时才谈得上其他领域的合作等问题，才有可能做点什么。”

我真想对他讲，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新情况，因为正是他们，即科拉洛夫^④和其他人以及他们的政府，多次宣布的是另一种相反的立场。当我说明我们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时，我质问他，这新情况是什么，批评从何而来。

杰尔贾^⑤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1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612—613页。华夫译）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匈牙利共和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⑦〔节录〕

（1949年2月23日，贝尔格莱德）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匈牙利共和国大使馆表示

④ 1948年9月25日至10月4日在索非亚举行了东欧国家农林专家会议，即农业合作社委员会和林业经济委员会的会议，这两个委员会都有南斯拉夫专家参加。——原编者注

⑤ 此处指的是瓦西尔·科拉洛夫，当时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兼外长。格·季米特洛夫逝世后任政府总理到1950年1月23日去世为止。——原编者注

⑥ 杰尔贾·约瑟普，1934年参加南共。1941年人民解放斗争参加者。曾任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宣传鼓动书记、南驻阿（尔巴尼亚）、匈、比、埃等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译者注

⑦ 匈牙利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于1949年3月2日退回了这个照会，未作答复。——原编者注

敬意，遵照南斯拉夫共和国政府的命令荣幸通知^①：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的一个月內，匈牙利共和国外交部就南匈边境“事件”数次照会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公使馆。

匈牙利共和国外交部在1949年12月9日第02102号照会中就据称是1948年12月9日从南斯拉夫领土上发射的一发子弹坠落在匈牙利领土上距诺尔瓦特270米处一事提出抗议。在这次所谓一颗子弹“飞越”边境的事件以后4个月，匈牙利共和国外交部在自己的照会中却认定它是“武装力量的行动”。

1948年10月29日匈牙利共和国外交部给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公使馆发来第02129号照会。照会就匈牙利公民莱杰尔·费雷茨于1948年10月26日持双重通行证进入南斯拉夫领土后被捕一事提出了抗议。我们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公使馆对该事件的答复中获悉，莱·费雷茨是南斯拉夫公民，他于1948年10月26日持未经更正的署名为库戴尔·弗拉涅的通行证进入南斯拉夫领土。在他到达自己的家乡贝利马纳斯蒂尔县的德拉扎时，被当地居民发现。当地居民曾因莱·费雷茨于1941年杀人而向南斯拉夫政府对他提出刑事起诉。为逃避承担杀人犯的责任，费雷茨于解放后非法逃入匈牙利境内，并在兰丘格定居了下来。此外，1941年和1942年他作为在索姆博尔的关押犯，当时的法西斯匈牙利警察局曾利用他作奸细，他因此而出卖过几名被捕的共产党员，这些人因而被枪决。由于这些罪行及伪造两国签发的通行证而进入南斯拉夫国

^① 由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边防机构在南斯拉夫境内挑起一系列的边境事件，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48年9月25日至1950年8月31日期间曾向这些国家政府发出95次抗议照会，其中向阿尔巴尼亚政府发出的照会30次，向保加利亚政府发出25次，向罗马尼亚政府发出13次，向匈牙利政府发出27次。自1948年7月1日至1950年8月3日，上述国家的边防机构在南境内挑起的边境事件就达896次之多。——原编者注

土，故费雷茨被南当局逮捕，但他乘被押赴人民法庭之机逃跑了。

在这个事件中，匈牙利外交部却因南斯拉夫方面逮捕一名罪犯而提出抗议，并且还在照会中提出“保留根据具体情况而采取必要手段的权力”。

匈牙利共和国外交部1949年1月10日第02147号照会就1948年12月6日似乎从南斯拉夫领土上发射的一发子弹落在贝拉瓦尔村附近一事提出了抗议。匈外交部在照会中却声称，匈牙利共和国政府认为边境事件是“不能容忍的”，并且将根据具体情况被迫采取必要措施。

经过对该事件细节的调查确定，1948年12月6日在久尔杰瓦茨县管辖的诺沃瓦里耶地方附近国境线上，有两个穿便衣的人从匈牙利方面越过了国境线。由于他们已深入南斯拉夫领土30多米，在德拉瓦河下游河岸值勤的一名南斯拉夫士兵就叫他们止步，但是，不管南士兵怎样再三阻止，他们仍不愿停下。士兵鸣了空枪，以阻止他们继续向前。因为附近有匈牙利的巡逻人员，他们应声来到了出事地点，有两名匈牙利士兵也越过了国境线。南士兵叫他们返回去。由于匈牙利士兵不予理会，南士兵朝他们的方向对空开了一枪。南斯拉夫士兵并不是象匈牙利照会中所说的那样似乎是无理地向匈境内的匈牙利公民开枪，他们是在国境线上履行自己的职责，是对侵犯南领土而又不听从劝阻的人员使用了武器。

最后，1949年1月27日，匈牙利外交部以1948年12月23日似乎从南斯拉夫方面向匈牙利国内属雷斯卡管辖的边境线上发射了一颗子弹为理由，又提出照会。

就这样，由于据说是从南斯拉夫领土上发射了一颗子弹，并在事后数月，匈外交部于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两次提出抗议。南斯拉夫有关高级当局对匈外交部照会中提出的所谓两次子

弹飞越国境事件进行了调查。但是，结果证明，那是没有根据的。同样，正如前面已说过，莱·费雷茨作为持有未经更正、署名为库戴尔·弗拉涅的通行证的犯罪分子而被南斯拉夫当局逮捕是理所当然的。匈牙利共和国外交部就这事件而提出抗议，事实证明也是不妥当的。匈牙利外交部第02147号照会所述关于发生在贝拉瓦尔村前的事件是不确切的。正如事实已完全证明，匈外交部的上述照会是站不住脚的。

从上所述可以明显地看出，匈外交部上述照会是没有道理的，其根据是站不住脚的或是建立在未经核实的事实基础上的。但是，匈牙利共和国外交部却无视这一切，在自己的照会中写上十分冗长而又让人无法理解的评论，说什么南匈边境事件是“不能容忍的”，而这又都是南边防机构的过错，假如南斯拉夫政府不阻止这种混乱现象的发生，匈牙利政府就要警惕地注视着，并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南斯拉夫外交部不认为南匈边境状况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南斯拉夫边防机构对此不承担责任。责任完全在匈牙利共和国当局方面。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外交部给匈牙利共和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的照会或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公使馆给匈牙利共和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已提请对南匈边境由于匈牙利边防机构的行动而引起上述一系列事件予以关注。

（接着，照会例举了自1948年10月20日至1949年1月31日南匈边境上发生的19起事件）

虽然，正如所见，匈牙利方面侵犯南斯拉夫领土的事件屡见不鲜，但是南斯拉夫外交部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每次具体事件都通知匈牙利政府或是提出抗议，因为相信这类事件总是会停止的。但匈边防机构侵犯南领土和南匈边境上的事件不仅没有停止，相反，而是更经常化了。匈牙利共和国政府毫无道理地把自己边防机构制造的罪行推卸到南边防机构身上，并要他们来承担责任。

南边防机构在南匈边境执行任务时，从未有过任何一次超越自己的权限，因为他们明白自己是在一个盟国的边境线上。我们在指出南边防机构从未侵犯过匈牙利共和国领土一次这个事实的同时，却证实了匈边防机构方面多次严重侵犯南的领土。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得出结论，匈牙利共和国外交部的照会，尤其是对南斯拉夫政府就南匈边境上“不能容忍”的情况的严厉指责，是纯粹出于这样的目的：让匈牙利及其他公众舆论把南斯拉夫看成是匈牙利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的敌人。此外，匈外交部的上述照会还是为预谋在南匈边界采取“决定性的”、针对南斯拉夫的非常措施作辩解。这些措施在匈牙利共和国外交部及公使馆的照会中已经有了预示，而且，也的确在南匈边境上制造不可容忍的事件。毋庸置疑，这些事件既有损于南斯拉夫的利益，也同样有损于匈牙利的利益。匈牙利政府在对南关系上人为地制造不和与冲突，这种做法不会导致相互关系的改善，相反，只能加深两国的分歧。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告知匈牙利共和国政府，造成南匈边界上今天这种状态的过错，以及它可能成为匈牙利当局在南匈边境上采取如照会中所预示的、旨在反对南斯拉夫的新的非常措施的借口，其责任完全应该由匈牙利政府来承担。过去，南斯拉夫政府为此却无故受到指责。

南斯拉夫外交部向匈牙利共和国公使馆顺致敬意。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2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24—27页。华夫译）

关于巴尔干联邦问题

(1949年3月6日，贝尔格莱德)

莫萨·皮亚戴^①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巴尔干半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巴尔干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还是在战争进行期间，南斯拉夫就已成为一个新型的国家，即人民民主国家。它是由居住在6个平等的国家单位中的5个斯拉夫民族组成的联邦。红军解放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并使这些国家的民主力量获得了胜利，而南斯拉夫建立了新型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实例，也有助于它们组织人民民主国家。这样，巴尔干国家（除希腊外，它属特殊情况）就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它们摆脱了帝国主义体系，也就保证了自己不受西方的压迫，而在过去，西方把它们当成帝国主义列强算帐用的一个钱币。帝国主义者鼓动一部分巴尔干国家去反对另一部分巴尔干国家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但在从前，他们却如何卓有成效地使巴尔干帝王们激起的自尊心搁置一边，并且使掌权的巴尔干资产阶级奴颜卑膝地出卖人民利益。

巴尔干国家进行最密切的兄弟合作的条件已经形成。它们的人民都是亲密的朋友。它们所努力争取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

^① 莫萨·皮亚戴(1890—1957年)，1921年任南共执行委员会委员。曾任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南新政府成立后任联邦国民议会民族院议员、宪法委员会主席，逝世前曾任南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荣获人民英雄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译者注

面共同发展的广阔天地已经开拓。巴尔干各民族，由于本身存在的分裂状态和非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曾经是形形色色帝国主义分子手中盲目的工具，他们被煽动起来为帝国主义分子的交易去相互冲突、为巴尔干各族人民制造鸿沟。这种沉痛的历史教训会有助于在民主力量胜利后为巴尔干各族人民的紧密相连创造一切条件。

祝愿那些开始走上这条道路的人获得成功。巴尔干人民最终能够心平气和而又满怀信心地注视着自己的未来。他们明白，他们的命运最终得由自己来掌握。他们之间的接近进展得既简单又自然。他们的亲密合作和互助是他们全体的需要，是产生于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质本身而又以最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需要。这种接近和亲密合作，这里无需考虑巴尔干国家之间是否签订了各种条约和协定，无需考虑尚无任何人提起巴尔干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联邦问题，而这，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社会民主党纲领所确定的。现实对此作了弥补，并且把某个时期曾经等待过这种联邦会带来的一切抛之千里。在当时，确是把这种联邦设想为巴尔干人民从帝国主义沙鱼咀里获得独立的最好选择。然而，签订了那么多的条约，也只是确认为生活与发展本身所带来的关系而已。

但是，运动来了，它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一项极坏的决议被抛出来了，它是由矛头指南斯拉夫的谎言与诽谤和以违反常规的手段所援引的马列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拼凑而成的。一夜之间形势就发生了变化。这一纸决议，在破坏巴尔干国家关系方面，很快轻而易举地就取得了结果。帝国主义势力，通过诡谲的外交手腕，坚持了多年的阴谋活动之后，在某个时期也曾取得过这样的结果。战争时期，南斯拉夫是巴尔干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的中流砥柱。只有那些头脑里的马列主义理论变成了僵死教条的人才看不到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战后，它通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和

民族问题的解决，为相邻的所有人民民主国家兄弟般的接近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是，一夜之间，这个国家却成了一项决议指挥下的敌对攻击和邻国采取行动的对象，而这些邻国在一天以前还把它看成是最可信赖的朋友。一切的一切，还有那南斯拉夫的功绩永远也不能被忘怀的神圣诺言，顷刻之间都被抛到九霄云外。谎言中最核心的部分，是说南斯拉夫对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持敌对态度，这些诽谤和粗俗的说法开始流传开了。为了掩盖决定改变对南斯拉夫态度的真正原因，一天之间就抛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可能走上反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将要转向或者出卖给帝国主义分子的设想，并在这种“可能性”的设想基础上，公开对南斯拉夫采取已经改变了的立场，从臭名昭著的决议公布后的8个月来，这种态度已充分暴露出它既与社会主义没有联系，也与任何友好情谊毫不相干的特点。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事实上，而不是建立在‘可能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只能把确切地、无可争辩地被证实了的事实作为自己政策的前提”（着重号是列宁加的），可是这些教导也是白费了。列宁在给基克纳泽的一封信中曾写道：“如果您以为承认可能性便可以改变策略，我看，您是把可能性的东西（这一点不是我开始谈的！！）和现实的东西混淆起来了。不合逻辑到了极点。

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转化为资产者是可能的，反过来也是可能的。”

“任何的转化都是可能的，甚至傻瓜也可能转变为聪明人，但是这种转化很少成为现实。所以，我不能仅仅根据一种转变的‘可能性’就认为这样的傻瓜不再是傻瓜了。”^①（列宁的这些话是很难为今天情报局的编辑们所理解）斯大林为捍卫布尔什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0—231页。——译者注

维克党，反对反对派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曾说过：“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臆想出来的和胡编的东西。”

这些原则是被遗忘殆尽了，因为我们在那儿也没找到有宣布它们已过时了的说法。就这样，自情报局决议产生后的8个月来，在决议的制造者头脑里“可能性”也就变成了事实，这是因为他们需要这种“事实”来证明今天对待南斯拉夫的策略的正确。但是，这种已根本改变了的策略则是产生于设想的“可能性”基础上的。同时，关于我们对待民主力量不友好的说法，事实上也不能作为一种“可能性”的设想来兜售。这种巨大的缺陷，既不可能用任何诽谤，更不能以明显的敌对行为来弥补。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一切恰恰都是漆黑一团。人们可以听到那些动听的、愿意甘心效劳的友好表示。在对南斯拉夫所有社会主义事物进行的8个月围剿中，保加利亚领导人是自觉自愿参与了的。在这围剿声中，可以不断听到成立南部斯拉夫联邦即南保联邦的建议，而建议中还夹杂着对我们的严厉指责，说我们不但愿接受，而且还破坏这种联邦的建立。当他们已徒劳地对这一点叫喊够了，现在又转向了对巴尔干联邦的宣传（昨天还不敢提起这个联邦，因为把它说成是有问题的，是人为的），当然不敢提到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尽管它们也是巴尔干国家。现在从索菲亚传出了成立巴尔干人民民主国家联邦的宣传，而马其顿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平等独立国家参加（当然，每一种计谋都涉及马其顿）。

这个最新计谋本身并不值得特别注意，何况它也未能涉及到民主希腊。虽然，这个计谋只打算损害南斯拉夫，但对希腊人民的反帝民主解放运动却隐藏着极大的危险，对马其顿人民本身也隐藏着极大的危险。

二

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前夕，保共机关报《工人事业报》曾说，在保加利亚法西斯占领斯科普里的过程结束之后，是谁在阻碍南部斯拉夫的联合，就昭然若揭了。“我们同样明白，1944年底南斯拉夫代表利用谈判机会在寻求什么样的联邦”，——报上那篇文章进一步这么说。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保共五大所作的报告中有一部分是谈“南部斯拉夫联邦及马其顿问题”的。报告中写上这整整的一部分，是为了把南共对待南部斯拉夫联邦“问题”和马其顿“问题”的态度作为证据来说明我们背叛了苏联和统一的民主反帝阵营，说明我们是以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待这些“问题”的。但是，咒骂我们“民族主义”的鼓噪并不能掩盖报告里暴露无遗的大保加利亚沙文主义的咀脸。与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原则截然相反，季米特洛夫由于忘记了保加利亚的组成部分皮林马其顿是巴尔干3个帝国主义君主国瓜分马其顿的结果，竟代表保加利亚民族宣布：“皮林地区的居民（他这样称呼在皮林的马其顿人），在南保联邦建立之前，对把这一地区归并南斯拉夫的意图持否定态度。因为，从记不清的年代起，就可感觉到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是与保加利亚民族联系在一起，并不愿与之分离。”当季米特洛夫以占统治地位的保加利亚民族的名义说话的时候，他并不去关心马其顿人实现列宁主义的自决权，以便让他们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是要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代表用马其顿人的名义说话，却反而补充说：“马其顿人民相信，一定会在南保协议基础上实现本民族的联合……”他宣布：“只有在南部斯拉夫联邦的范围内，马其顿民族才能实现自己的统一和保证作为一个自由平等民族的前途。”这样，季

米特洛夫就等于明确地对皮林马其顿人说：“如果没有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联邦，也就没有你们和其他马其顿人的统一。”南斯拉夫“马列主义的叛徒”是今天南部斯拉夫联邦的主要障碍——季米特洛夫就以这样反复再三的武断之词结束了报告的有关部分。

这些言论就象还未来得及刮起一点点灰尘的阵风那样过去了。此后两个来月，又出现了新花招，他们想把南部斯拉夫联邦扩大为巴尔干联邦。但是，这个打算只是为解决“马其顿问题”，因此把希腊也包括了进去，因为希腊境内有马其顿民族的第3个部分。这新的设想只不过是同一条路线的补充。这条路线总是从“马其顿问题”的角度来看待南部斯拉夫联邦或巴尔干各民族联邦的问题，并且使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某个时期瓜分了马其顿的3个巴尔干国家的协议，而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还企图把马其顿的一部分保留在保加利亚国家之内。

这些天来，他们还试图使这项反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渗透到希腊共产党内部去。

那么，它们是怎样输出这项政策的呢？

今年1月30日和31日希腊共产党举行了五中全会。全会第一项议程的决议的第二部分题为《希腊在决定性的转折道路上向胜利迈进和关于党的活动》，其全部内容是：

“Ⅱ、在北希腊，马其顿人民即斯拉夫马其顿人民在为斗争贡献着一切。他们斗争英勇、不怕牺牲，引起了震动。毋庸置疑，希腊民主军队和人民革命胜利的结果，必定是马其顿人民获得自己所渴望的实现民族自决权的完全可能性（着重号是该书编者所用）。今天，他们正为此而流血牺牲。马其顿共产党人一贯站在本民族人民斗争的前列。但是，他们同时应该注意反对派和反动分子开展的分裂活动和破坏活动。这些活动是外国人所策划而又被共同的敌人、君

主专制法西斯和英美帝国主义所利用。希腊共产党应该排除一切障碍，打击大希腊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这些表现会引起斯拉夫马其顿人民的不满与愤慨、会有利于分裂分子的地下活动和反动势力的营生。统一起来的斯拉夫马其顿人民和希腊人民一定会取得胜利，分裂分子只能落个失败的下场。因此，在斗争中两个民族应该象爱护眼珠一样地维护团结，时时刻刻坚持和加强这种团结。”

正如所见，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全会上基本坚持了正确的原则性的观点——实现马其顿民族自决权，在民主军队获胜之后，马其顿人民将按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命运。不论是决议的这个部分还是整个决议，总的来说，都未谈及希腊对其他巴尔干国家的关系，更未提到巴尔干联邦问题。

但是，这次全会以后，在保加利亚工会机关报《劳动报》2月24日的社论中，却带鼓动性地把希共全会决议的立场说成是与南共“民族主义”的立场相对立而与保共的立场相一致，也就是认为，“马其顿问题”将作为巴尔干问题，通过所有巴尔干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实现联盟才能找到唯一的解决办法。值得注意的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机关报及其他刊物还没有提出有关这方面的任何事情，而工会机关报却跑在前头，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劳动报》的上述解释从何而来？希共全会的决议本身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论据呀！实际上《劳动报》无意中又透露了什么呢？

希共中央全会以后，人民解放阵线总部立即于2月3日和4日在自由维奇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人民解放阵线中央机关报《不屈》报马其顿文版于2月15日用马其顿文和希腊文同时报道了这次会议情况，并发表了会议的决议。决议中公布了人民解放阵线将于3月分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决定是这样的：

“第二次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宣布人民解放阵线新的、我

国人民世代追求的纲领性原则的大会。它将宣布，在巴尔干各民族结成人民共和国联邦的范围内，马其顿民族将联合为一个统一、独立和平等的马其顿国家。他们多年来为之流血战斗的愿望将要实现。第二次代表大会将宣布马其顿民族全民起义……第二次代表大会将特别注意沃登、科斯图尔、莱林、耶尼德杰-瓦尔达尔、左门德扎、塞雷、德拉马等城镇中被奴役的马其顿居民，号召他们起来反对专制法西斯主义、英美占领者、为争取早日解放、实现马其顿民族坚定不移的要求、为建立马其顿人民共和国而斗争。”（黑体是原文编者所用）

尽管在索非亚有那么一些聪明人，他们宣传马其顿人民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实际上本已存在）应该从南斯拉夫分离出来并归并于“皮林地区”。然而，巴尔干半岛的阴谋策划者考虑到，如果由皮林马其顿地区来宣布“在巴尔干人民民主国家联邦的范围内实现马其顿的统一”，那未免过于富有戏剧性，而且政治上也显得不负责任。因为，保加利亚宪法没有规定给马其顿的这个部分以最起码的领土自治权，它甚至不承认马其顿是个少数民族。皮林地区只是一个普通的县，就如同保加利亚其他县级的行政区域一样。因此，他们就把这项“任务”推到爱琴马其顿身上。马其顿民族的这一部分，为争取在希腊实现民主，与希腊人民并肩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在斗争中他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并且仍然面临着专制法西斯政权残杀的危险。今天，在希腊所有的民主力量都应该集中自己的全部努力去争取民主军队获胜的情况下，却要强行推销在巴尔干联邦范围内实现马其顿统一的任务！至于说宣布爱琴马其顿与马其顿其他部分的统一问题，首先，爱琴马其顿本身尚未解放，何况它面前还有争取希腊解放的繁重任务；其次，马其顿的其他部分又分布在两个国家内，而皮林马其顿的马其顿人，在保加利亚取得了人民民主的胜利以后，

连自己的自由意志都不敢表达。马其顿人民共和国的马其顿人占这个民族的大多数，是它的中心部分，而且已建立了本民族的自由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却无人问津！

在战争年代及当前，即战后希腊历史上的困难时期，爱琴马其顿的马其顿人民在与希腊人民共同为争取希腊的自由、为在希腊实现民主而斗争的同时，还自觉地为实现本民族的自决权和解放而斗争。如果希腊共产党，正如在上述的全会决议中所说的那样，向爱琴马其顿许诺的那种权力就是希腊民主力量取得胜利后将要实现的那种权力，那么，这种做法就是正确的，那里的马其顿人民也将因享有象今天已经获得了解放的人民所享有的民族权力而感到满意。今天，当爱琴马其顿人民正为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力而浴血奋战的时候，当他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与希腊人民并肩战斗，为争取在希腊实现人民民主的时候，当马其顿民族和希腊民族的一切民主力量都必须集中于一个唯一的方向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去建议这个民族采取一个完全是宣言式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不能动员马其顿人民，相反，而是可能在希腊与马其顿团结的战斗队伍中造成不必要的争论和误解。

三

在闹了这样一场把戏，即明目张胆地把“南部斯拉夫联邦和马其顿问题”变为旨在反对我国的政治阴谋和运动之后，看来，就联邦问题向保加利亚领导人作解释说明已是多余的了。因此，我们只打算在这篇文章里谈几点看法。

至于说我们与保加利亚方面于1944年12月和1945年1月举行的会谈中，我方代表团提出的是什么样的联邦，保方代表团要求的又是什么样的联邦，那么，历史事实是这样的：

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进行联邦制的联合，是我们党中央政治

局和我国联邦政府于1944年11月，即保加利亚九月事变^①后约两个月倡议的。一份协议草案的某一条谈的是“尽快把现在属南斯拉夫民主联邦结构中的联邦国家和保加利亚一起联合成一个联邦国家”的措施。这份草案当时就已寄给索非亚，并且也收到了他们从索非亚寄来的建议。该建议（保共中央的草案）的第5条是关于采取措施，“为把南斯拉夫民主联邦和祖国阵线保加利亚^②结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然后，卡德尔同志于12月去索非亚就有关问题进行会谈。会谈结果产生了新的协议草案。12月23日卡德尔同志从索非亚写信给铁托同志报告了有关情况：

“今天，我与保共书记科斯托夫^③同志进行了会谈……他们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以取代我们的建议。该建议可归纳为建立‘防御同盟’或是某种‘互助条约’。

我向他们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种条约毫无价值，因为它对现状不会带来任何变化……如果我们真想做点严肃的事情，那就应该拿出比一纸条约更多的东西，应该提出这样一种同盟，它能使我国人民理解为那是迈向联合的第一步。

经过辩论，我们就某些条款达成了协议（第1项）。这些条款强调了上述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它不只是限于‘互助条约’。但是，这种条款只能算是起码的，离我们所建议的还差得很远。”

① 1944年9月，苏军和保加利亚游击队解放了索非亚，推翻了法西斯保皇统治，成立了祖国阵线政府。

② 《祖国阵线保加利亚》就是指保祖国阵线领导下的新保加利亚。
——译者注

③ 特莱乔·科斯托夫原为保共总书记，在南共被开除出情报局后，科斯托夫被指控与铁托有牵连，于1949年12月遭处决。——译者注

后来商定，将另组织代表团拟订协议条文。代表团于1945年1月组成，并且也进行了会谈。

第一次会晤后，双方代表团都准备好了自己的协议草案，而且也都是以联邦问题为基础的，但很快就反映出理解上的差别。

我们方案的第1条是：

“南斯拉夫民主联邦和保加利亚联合为一个联邦国家，这个国家现在将由7个联邦部分，即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组成，它将有统一的人民代表机关和统一的联邦政府，在这块土地上将实行统一的关税。”

我们方案的第3条是：

“成立一个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共同委员会，它的名称是‘南部斯拉夫联合委员会’，其中心设于贝尔格莱德，其任务是制订共同的联邦宪法。这个委员会将由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民主联邦的6个联邦部分的代表组成，它们将有自己的相应的政府。”

保加利亚代表团的方案是：

“1. 保加利亚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宣布，着手通过建立统一的联邦制国家把南部斯拉夫各民族联合在一起，这个国家将称之为‘南部斯拉夫联邦’（JST），这个联邦将有共同的人民代表机构、共同的外交部和军事的以及所有其他的共同机构，它们最终将根据JST共同的宪法来建立，而宪法则是最终实现本协议的结果。

2. 这个联邦将由一个中心设在贝尔格莱德的专门的共同机构，如南部斯拉夫联合临时委员会来着手实现。这个委员会要由两国政府对等的代表组成……”

但是，鉴于当时总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保加利亚当时所处的地位，最终还是拟定了《南斯拉夫民主联邦和保加利亚友好同盟

互助条约》，其中不仅没有关于联邦的条文，而且也没有写进统一关税的条款。代表团商定，南保政府首脑将交换由代表团确定的共同内容的信件。但是，信件中谈到：

“两国总理认为，执行所签订之条约的全部措施，应该以我们当前的相互接近，即在尽短期间实现南部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联邦为根本目的。”

从上所述，就可明显地看出，在那次会谈中我们提出的是什么样的联邦，而保代表团所要求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联邦。事情很简单，不需要当成什么秘密新闻。

保加利亚代表团从保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一立场出发，认为在保南结成联邦时，不应该同南斯拉夫的各个共和国平起平坐，因而主张，联邦只应该由两个个体组成，即一方是有6个联邦单位的南斯拉夫，另一方则是与包括6个成员国的南斯拉夫具有平等地位的保加利亚。这么一来，南斯拉夫对保加利亚来说，不就成了一个具有双重关系的联邦了，而保加利亚同南斯拉夫的6个国家都要负有政治交往的重担，保加利亚民族则要肩负同其他5个南部斯拉夫民族联系的政治重担了。

我国代表团却有另一种想法。她主张各平等民族的真正联邦，就象南斯拉夫的5个民族已建立的联邦那样，也就是说，它主张保加利亚作为7个联邦成员国之一参加联邦。

整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因为具体解决的时机尚未到来。

已成文只待签署的协议的第4条中说：

“保加利亚政府欢呼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承认马其顿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并给予它作为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单一民族所享有的平等权力的决定。保加利亚政府宣布，它将同南斯拉夫联邦政府一起，本着民主、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1913年和平条约规定属于保加利亚的一部分马其顿领土问题。”

南斯拉夫政府方面也声明，它将本着友好精神，通过与保政府协商，解决1919年条约规定属南斯拉夫的那部分保加利亚领土问题。”

但是，从已准备签署的友好协议中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英美利用当时保加利亚所处的地位，阻碍保与外国签订任何条约。

以后，随着南保关系的日益发展，保加利亚领导人的不真诚和他们那些既与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真正平等，又与马其顿民族的真正自决权都没有很大关系的计谋，也就日益暴露出来了。保共中央正是在自己已经站到联共（布）中央攻击我党的立场上时，急骤地转向要求迅速建立联邦，这只能说明他们有着见不得人的政治打算，其根子就是马其顿问题上的大保加利亚沙文主义和普遍的大保加利亚霸权主义倾向的残余。这，就是迄今尚阻碍着南保即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各民族结成联邦的因素。

解决皮林马其顿和马其顿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一向是以实现联邦为条件的，对南保政府之间的协商来说，并不涉及列宁主义的民族自决权概念。但出于纯实践方面的原因，我国政府同意了这种条件。

保共领导人也曾同意过皮林马其顿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合并。这里，无需进一步查究，我们只需举出保共中央书记特莱乔·科斯托夫代表保共中央于1944年11月2日给铁托元帅和南共中央所写的信中有关“新南斯拉夫范围内的自由统一的马其顿”这一部分就够了。信稿是打字机打的，在“新南斯拉夫范围内”几个字的下面，科斯托夫亲自用墨水加了着重号，这是很有典型意义的。我们还可以举出保共中央签署的、1946年11月11日发给我党中央的一封电报，其中有一部分是对《战斗报》^①和《政治报》^②发表的关于保加利亚宪法草案的一些文章表示遗憾。它是这样说的：

“我们恳请南共中央研究并寻求减轻我们对敌斗争的可

能性。这个敌人正不断阻碍保加利亚人民与南斯拉夫人民之间的兄弟团结，阻碍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在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基础上的马其顿民族的统一。”

现在，他们却把这个立场看成是我们“沙文主义”的立场。

为了一般地能在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基础上进行讨论，在这个问题上用以证明的应该是行动而不是满口空话。我们的证明是什么呢？还是在战争期间，马其顿人民在完全志愿的基础上建立了不少师团，他们通过斗争建立起来的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就是活生生的铁的证明。这个共和国与我国的其他人民共和国是平等的，马其顿人民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也是平等的。我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塞尔维亚人民支援了马其顿人民的解放斗争，而消灭塞尔维亚沙文主义和覬覦马其顿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则是这种支援的首要条件。这，就是我们的证明。

保加利亚共产党可以提出什么样的证明呢？当现在不需要流一滴鲜血，只要向马其顿人民提供一点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的时候，难道他们不可以做点类似的事情么？但是，他们那儿却什么也没有做出来。他们连第一步也没有迈出，因为他们既没有以宪法的形式，也未通过法令来承认马其顿是少数民族，这那里还谈得上给布拉戈耶夫那怕是文化自治权，更何况是让它实行领土自治呢？我们就更不必去谈论他们连想都未想过的承认“皮林居民”和尊重列宁主义的自决权原则并使之彻底实现了。

为什么承认自决权、为什么正是要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

① 《战斗报》——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机关报。——译者注

② 《政治报》——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主要的日报。——译者注

国的组成部分——马其顿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上实行皮林马其顿和瓦尔达尔马其顿^①的联合才是唯一正确的和进步的观点呢？

因为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占有马其顿民族的绝大部分和中心部分，它通过斗争赢得了对本民族单一体承认，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取得了与南斯拉夫其他各民族人民的国家组织的平等权力；因为马其顿人民在自己的人民共和国里奠定了马其顿民族文化的雄厚基础；因为在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因为它宣布了自己是一个组织起来的民族，它正在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因而它就必然成为团结整个马其顿民族的中心；因为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内，马其顿人民具有反对塞尔维亚沙文主义的最充分保证，同时又有不受保加利亚沙文主义覬覦的保证，马其顿民族愿意有这种保证，而且也应该有这种保证。但愿保加利亚领导人给皮林马其顿以自治或者让它在保加利亚结构中成立马其顿人民共和国，然后让两个马其顿共和国自己去谈判今后怎么办。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结构之中建立马其顿人民共和国，意味着摆脱塞尔维亚企图把马其顿人变为塞尔维亚民族的一个部分的覬覦。作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组成部分的马其顿人民共和国的马其顿人与设想中的南部斯拉夫联邦（在这个联邦内，保加利亚就象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一样，都是7个平等的共和国成员之一）的马其顿人统一，就意味着同样最终摆脱把马其顿人变为保加利亚民族的一个部分的覬覦。谁没有勇气这样做，谁就是不可救药的沙文主义分子。

最后，我们需要声明，这不是谈论我们原则上接受或是不接

① 历史上，马其顿民族居住的地方被分割成3个部分：爱琴马其顿地区，归属希腊；皮林马其顿地区，归属保加利亚；瓦尔达尔马其顿地区，归属南斯拉夫，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之一。——译者注

受南部斯拉夫联邦或巴尔干联邦的想法，接受或是不接受在这个或那个联邦范围内建立独立的马其顿国家的想法。（我们本就是这样的联邦，也就是巴尔干联邦。现在，马其顿人在这里，也唯有在这里才有了本民族的国家）同样一种想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它也可能是反动的和反对革命的。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这种思想为那一种力量所掌握，取决于这种力量的背后隐藏了什么样的倾向。在我们提到的当前条件下，主张建立联邦和在巴尔干联邦范围内实行马其顿独立的运动，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它不是立足于前进的路线，而是立足于反对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2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28—40页。华夫译）

评苏联政府致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会〔节录〕

（1949年6月4日，贝尔格莱德）

今年5月23日，南斯拉夫政府照会苏联政府，指出苏联官方机构对出卖我们国家的叛徒所给予的支持，不仅与以联盟条约联系在一起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关系不相称，而且也不符合苏联官方代表人物在国际会议上所发表的许多声明的精神。同年5月31日，苏联政府发出照会作为对上述照会的答复。苏联政府把自己的照会公诸于世。南斯拉夫政府由于一贯奉行从不毒化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政策，并没有公开自己的照会（现在，我们宣布，在苏联政府的照会公布后，我们也将公布自己的照会）。

苏联政府的上述照会不具有一般的外交特点，它完全是宣传

性的，是为了支持精神涣散的侨民和一切没有骨气的卖国贼。这些人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势不两立，他们与资本主义制度血肉相连，而在我国，这种联系已被切断。

苏联政府的照会举不出任何事实，只提出什么“南斯拉夫政府推行敌视苏联的政策，是毒化苏南两国关系的真正原因”。照会甚至作出可笑的结论，说什么我国政府已在国内建立了反共反民主的制度，并“把南斯拉夫报刊变成帝国主义法西斯代言人进行肆无忌惮的反苏宣传的传声筒”。苏联政府照会以很大的篇幅，周密地维护我国的叛徒。正如早已被证实的那样，其中许多人是苏联各种情报机构的奸细，后来，为了掩饰自己的罪恶行径，就装扮成苏联的朋友，并在中伤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方面相互角逐。

尽管苏联政府的照会没有为自己的论断提出任何论据，但是，当它沿着一条贬低一个捍卫平等权力的小国道路滑下去时，就可以滑到十分令人惊奇、可笑和毫无意义的地步。

照会不是从南斯拉夫国内实际情况出发。不但如此，而且还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实际，并企图臆造出什么在我国建立了反共反民主的制度。这种断言简直是无稽之谈，以至我国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分子都知道，它是多么不真实、多么荒谬。这真叫他们遗憾。但事情还不仅如此。

苏联政府照会同时表明，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与协商原则的罪魁必然会走进死胡同里去。他们不是把各种美丽词藻去付诸行动，而是变为言之无物的宣传语言。起初，他们还企图把反南运动伪装成“善意批评”，后来也变成了越来越没有道理的真正荒谬的中伤。

应该质问：是谁对谁首先开始实行敌视政策？今天又是谁还在这样干？

是南斯拉夫在苏联境内组织了广泛的特务网，以期把它的经

济发展纳入自己的利益轨道，还是苏联的机构在南斯拉夫境内这样做了？事实说明，是苏联官方机构在南境内建立了这种特务网，而且还企图通过叛徒茹约维奇和乌斯塔什^①的代理人赫布朗^②来分裂南斯拉夫共产党，通过他们及其类似人物来建立两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联共（布）中央却把这两个人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苏联朋友来保护。

是我们的电台什么时候曾号召过苏联人民推翻他们的合法政府，还是苏联的国家电台与报刊天天这样对待南斯拉夫？事实证明，在这方面南斯拉夫迄今也没有迈出过一步。但是，苏联及世界其他地方受它控制的宣传工具，首先就是把矛头指向南斯拉夫及其合法政府。

是南斯拉夫在削弱对苏联的经济与其他方面的联系，还是苏联政府，一面责怪我们实行敌视政策，而实际上却中断了和南斯拉夫的经济联系？事实说明，苏联政府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切努力，使两国之间的经济与其他方面的继续合作成为不可能，撕毁自己签署的一系列条约，执意对南实行经济封锁。

是我们的报刊和电台号召过苏联或是那个民主国家的工人起来罢工和怠工、对他们工作上的努力及成绩缄默或是谩骂，还是苏联及受其影响的那些报刊与电台在对南斯拉夫工人这样做？是南斯拉夫的报刊、电台号召过苏联的集体农庄庄员不要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共同体履行应尽的义务，或是号召过某个民主国家的农民，在对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斗争中，不要履行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不要组织社会主义合作社，还是苏联及受其影响的报

^① 乌斯塔什，克罗地亚的反动武装组织。1929年成立，首领是阿·帕韦利奇。——译者注

^② 安德里耶·赫布朗，1948年时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政府计划委员会负责人。——译者注

刊、电台在对南斯拉夫这样做？事实证明，南斯拉夫的报刊、电台没有那样做，而是支持民主国家的工人群众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此相反，苏联及受其影响的那些报刊，由于天天号召南工人在生产岗位上消极怠工而自身受到玷污，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电台也因号召南工人罢工和怠工而喊破了嗓子。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热斗争中、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激烈斗争中，苏联及其影响下的报刊、电台就成了一切没有主心骨和害人的有力的传声筒，成了我国资本主义分子和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同帝国主义的宣传大合唱用的扩音器。他们宣传什么南斯拉夫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附庸，并且这过程已开始了；什么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合作化缺乏经济条件等等。

是南斯拉夫政府，或者说是南斯拉夫报刊已经开始了反对苏联、苏联政府或联共（布）的运动，还是苏联的报刊、电台开始了谎言与中伤运动来反对我国政府和我们党？事实说明，是联共（布）中央及苏联刊物开始并领导了这场反对我国、我们党和我国政府的大规模的诽谤运动。南斯拉夫报刊只是对苏联及其影响下的报刊、电台所进行的肆无忌惮的污蔑与中伤予以痛斥和揭露。

民主电台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传播真理。我们的刊物，总的说来，是属于革命的和从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群众的。它诚实而问之无愧地在执行自己的任务，并不屈地为真理而斗争。同样，它仍然是在这样一些人领导下，他们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去唤醒和团结为反对法西斯占领者而战，在战后又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计划而斗争的我国人民。在我国报刊所进行的全部斗争中，不可能找到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报刊所发表的那怕是只言片语不是只为了回击和揭露苏联及其影响下的报刊与电台为反对我们党、我国政府和我们国

家而臆造出来的谎言与诽谤。我们的报刊只肯定真理和揭露谎言与中伤，不论是对苏联、苏联政府、联共（布），还是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和民主运动，它从来就没有用过、现在也没有用一行字来反对他们。然而，事实表明，苏联的报刊与电台却不是这样，而是天天都肆无忌惮地向我国政府、我们党和我国群众的努力工作抛出大量的谎言与诽谤。

看来，今天在苏联，人们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和民主的报刊痛斥和揭露苏联广泛用以反对该国及其社会主义建设的造谣中伤看成是反苏宣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里具体指南斯拉夫）的政府不再同意维持与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此处具体指苏联）的不平等关系，而要寻求在真正平等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密切、诚挚和全面合作与协商，它倒成了反苏的、资本主义的政府，成了正在投向帝国主义阵营的政府。看来，这就是对进步报刊的作用是“理论”和实践的组成部分的理解。（也许，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不是那样一种运动，即摧毁本国的资本主义堡垒，同时不懈地为加强和全面帮助国际工人运动和进步运动，而是甘心情愿地把自己的国家引向与苏联保持不平等关系的运动。看来，这就是对进步报刊的作用是“理论”与实践的组成部分的理解。在世界民主舆论面前奢谈什么报刊和电台应该写真理、说真理，说什么应该取消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罪恶活动，说什么应该使一国对另一国内部事物的干涉成为不可能等等，而行动上却对另一个国家，即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所作所为，则是另一回事。

还有两件事：

第一件，南斯拉夫政府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从自己方面，以诚实的和正确的方式正努力消除与民主国家，首先是与苏联和联共（布）中央已形成的争论中取决于本身方面的因素，今后仍将这样做。南斯拉夫政府将从本身方面去努力发展与苏联及人民

民主国家之间尽可能密切的经济合作。南斯拉夫政府没有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用自己的任何一个行动，做出任何一件事来加深以自身为一方，同以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论。但并不是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诽谤运动不仅没有停止，反日益肆无忌惮起来。各种压力和挑衅不但没有停止，而是系统地增多了。

第二件，我国政府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实行和将要实行的是始终如一的民主与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是与它的民族独立和经济独立政策相一致的。它没有任何行动偏离了民主力量与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争取和平的斗争。它在一切国际会议上一贯为保卫和平而斗争，并在一切方面保持与苏联及民主世界的团结，尽管苏联及其影响下的报刊与杂志不只是对我国政府在国际政治方面的实质性问题上的立场保持缄默不语，甚至加以歪曲。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将来仍然是这样教导：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我国的外交政策是我国社会主义结构的体现。不论是苏联政府的照会还是情报局的宣传，都不可能，因之也就没有花费大的力气去向国际民主舆论界鼓噪，说什么我国的民主与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是与国内的反共反民主制度相一致的，这是可能存在的。因此，它们的宣传才不得不对我国的外交政策缄默，而对国内政策则大肆中伤。但这改变不了事实：我国的外交政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爱好和平的、民主的，完全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对内政策相一致的，并且在一切方面，都是站在与和平和民主力量保持团结的路线上的。

事实就是这样。这些事实也同时说明，对南斯拉夫的中伤与陷害，不仅会不可避免地闹到滑稽可笑的地步，而且还会把工人运动、民主运动与和平运动引向危险的境地。

苏联政府在照会中强调，它如何友好地对待南斯拉夫“革命的”“爱国”侨民，由于“信守”民主原则，它不能阻止本国公

众舆论和苏联公民帮助这些苏联“朋友”。但是，苏联政府在支持侨民方面，今天却没有对其他国家那些真正的革命者和爱国者采取同样态度。今天，在苏联、譬如说，就没有来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革命的和民主的侨民，而上述那种侨民在苏联却多得到处可见。在苏联没有一分报纸和杂志是用某个资本主义国家文字出版或是完全针对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又如，那里没有一分西文《为民主西班牙而战》杂志或是一分希腊文的杂志《为民主希腊而战》。这些杂志是西班牙和希腊的革命民主侨民出版的。没有这些，可是却有《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而斗争》杂志，它是一小撮奸细和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逃兵出版的。再如，在苏联，就没有通过报纸、电台向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发出号召，要他们起来扰乱、罢工和怠工。虽然对他们没有这样做，可是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却是那么肆无忌惮地大量地干着这种行径。

这件不合逻辑的事应作何解释呢？无论如何总不能说，在西班牙、在希腊统治的不是反共反民主的制度吧。它只能这么解释：它们对南斯拉夫采取的极端措施，不是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执政的不是共产党人和民主主义者，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因为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主义者不同意保持不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党的关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必须象马克思在成立第一国际时所要求的那样，建立在公正、真理和道德的基础上，也就是如列宁在自己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的全部著作中所强调的那样，应该建立在平等、自愿和同志式的兄弟合作与协商的基础上。

问题就是在这里，而不是在于南斯拉夫对苏联实行不友好政策。这种政策，我国政府和我们的党从未实行过，将来也不会实行。相反，它们既在言论上，又在行动上已经表明，现在仍在表明自己忠于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而这运动的最强大部分和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苏联。无论是言论还是谩骂，都无法掩盖这些事实。我们明白，这种狂怒和谩骂从何而来。那些既不符合实际又不具有进步性的计划，由于环环相连，都失败了。向我国抛撒而来的谎言与中伤，却纷纷落在谎言编造者自己的头上。不可摧毁的真理与事实的力量加强了我国群众的团结并动员了他们。不可动摇的真理与事实的光辉，使中伤我国和我党的人赤裸裸地暴露出真面目。我国在经济上、精神上和政治上日益强大起来。谎言和诽谤有一个特点：它到头来只能是变得无力和倒霉，而强大的和正直的东西只会不断巩固。只能如此，不会是别的。世界上，恐怕只在我国这样一个英勇地经历了战争年代和战后革命发展时期的国家里，强大的和正直的东西无可比拟地比谎言和诽谤要多得多。

苏联政府最近的照会表明，情报局的诽谤运动（我国的一小撮叛徒是作为喽啰为这个运动效劳的）已缺乏内在的力量，需要给它注射新的强心剂和提供新的、在某个时期还能反复咀嚼的食品，以便苟延其残喘。上述照会正是为那个目的——对我们的国家、我们工人群众和我国人民采取敌对态度和避免他们相互之间的不一致——服务的。它会享有以往所有类似的国家 and 党的“文件”所享有过的那种可怜的声誉。但是，它一定会成为一张废纸。情报局的宣传工具在一个时期内还可以用各种方式，翻过来复过去地重弹那些攻击我国政府、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没有根据、不公正的老调，但它决不会因此而变得更有内容一些、更有说服力一些。

现在，在苏联政府照会发出以后，诽谤运动重又热闹起来了。但是它将再次表明，当攻击南斯拉夫运动的倡议者把荒谬当成真理，把不平等、破坏真诚和实际的合作与协商一致当成社会主义国家与共产党之间的平等、协商与合作的时候，他们是堕落到何等地步，其概念又达到多么混乱的程度。苏联政府的照会损害着

苏联的威信及和平民主力量的团结。它将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就如一个人一下子抓住一件武器一样，抓住了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荒谬，它就会不可避免地日益滑向更大的妄诞、更严重的无原则和更明显的杜撰。

我国的劳动人民完全明白，他们那里当权的是否是资本家，他们是否在为资产阶级建立工厂，是否在为富农组织社会主义合作社。他们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自己的英勇奋斗、自己的革命团结，粉碎了迄今所有的谎言与中伤，摧毁了对他们的经济压力和封锁。苏联政府的上述照会所怀的目的，就是所谓要求他们、动摇他们：瞧，是你们自己、你们的政府不接受苏联政府的支援，靠你们本身是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它只能寻找到极少数的人，他们真正是一些脱离人民、并且已经滑到出卖祖国、出卖社会主义的泥潭中去了。我国人民不是、也不可能是那种人，因为他们一贯为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和平、为各国间的平等而顽强斗争。全世界进步人类也在为此而斗争。这个真理是任何照会、任何宣传都无法掩盖的。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力量和胜利的保证也就在于此。

如果今天世界上还有许多进步人士、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由于担心会削弱和平民主力量而不敢捍卫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真理，那么，明天他们就会看到，维护真理和正义恰恰是这些力量赖以建立和维护自己真正团结的条件。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2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176—183页。华夫译）

情报局关于南共内部状况的 决议通过后的一年來^①

(1949年7月7日，诺维萨德)

莫萨·皮亚戴

情报局决议通过后的一年來，苏联及其追随国针对南斯拉夫所做的一切，使每个南斯拉夫公民都清楚地看到，一切坏事、诽谤和粗暴行为都来源于这个决议和决议公布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信件。这些信件仅仅是苏联领导人要改变外交路线和修正意识形态这种打算的掩饰而已。现在已很清楚，由于什么原因，正是南斯拉夫——第一个继俄国之后通过自己的斗争实现了伟大十月革命思想的国家，一个先于其他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却被当成苏联根本改变了的政策的一个牺牲品。

某些共产党的情报局通过关于南共内部“状况”的决议已经一年了。不光彩的、损人的和反革命的强盗行为度过了自己的头一个周年。怪胎迎来了第一个生日。

我们对来自以苏联为首的情报局国家的诽谤运动的每一回击，每一次对诽谤者所作的有根有据的批评性的揭露，对各种挑衅、践踏条约、经济封锁、边境事件、恐怖分子及破坏分子的潜入企图、以及对在我国搞颠覆和反革命文化侵略的所有其他形式所作出的每一个回答和维护我国切身利益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作为对诽谤者说我们站到了帝国主义阵营、背叛了民主阵营和执行敌视苏联与其他情报局国家政策的“论据”的反应。一年來，他

① 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们疯狂地不断努力去创造这样的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不惜任何代价把我们驱向帝国主义魔爪，在世界民主力量面前日益严厉地指责我们是那种朝着这种方向滑行的人，指责我们站到了战争挑唆者的一方，最后甚至宣布我们是“帝国主义突击队的一员小卒”。

这场反对南斯拉夫的反革命斗争的基本手法，是把反对南斯拉夫及其切身利益、反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步敌对行动都变为对我们的指责。他们自己背叛了社会主义，却反指责我们背叛；他们歪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并把民族自决权变成与帝国主义作买卖和沙龙交易的筹码，以便从中为自己获取物质利益，却指责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在自己的首都建立反革命匪徒中心，并企图向我们输出反革命，鼓动我国人民群众进行推翻政府的骚乱，却指责我们干涉他们的内部事物；他们把自己的外交活动和外交政策拉回到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路线和方法上去，却反指责我们以看待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眼光来看待苏联的外交政策。

在这一年中，我国各族人民出色地学会了许多东西。我们懂得了社会主义的伟大原则及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团结的伟大原则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口中的商人语言；懂得了大国对小国的最大私利可以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言词来掩饰；懂得了在各民族利益要服从社会主义的普遍利益的言论背后隐藏着一项自私的政策：把别国人民的利益看成仅仅是个别利益，而把他们本国的利益则看成是绝对的、是各族人民唯一的普遍利益，各国人民的个别利益则必须为普遍利益作出牺牲；懂得了卡拉乔尔杰^①在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的头几年就已学会的一

^① 卡拉乔尔杰（又译为卡拉乔治），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1804—1813年）的领袖。——译者注

点：不要盲目地把自己的国家寄托于其他国家的“庇护”，不能盲目地根据以往情况而轻信权威，而是应该根据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来认识他们的面貌和对他们作出评价。

他们指责我们早在两年前就出卖了卡林西亚^①，而现在又认为给这个自由开放城市付款是有利的。

他们指责我们想出卖的里雅斯特和希腊革命，那么，在卡林西亚事件后，我们有权提出：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准备做什么交易呢？

情报局的高僧们预言，我们对情报局决议进行还击后两个月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和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我们回击的结果却恰恰相反，我们挽救了我们的自由和独立，我们的国家既没有变为殖民地，也没有变成人家的一个省分。从理论上说，这预言并不太高明，从历史上讲，它也没有被证实。那不过是一种极端的虚伪，因为这个预言只意味着，弱小民族为了不被别的鲨鱼吞食掉而应该统统跳进一条鲨鱼的嘴里。但是，没有任何根据说明，弱小民族必须往这一条或那一条鲨鱼的嘴里跳。假如这是一项社会法则，那么，今天就不存在任何小国了。这些预言家是以一个错误的前提——今天，世界已划分为美国的和苏联的势力范围作出发点的。他们预言，资本主义政权将复辟，我们将建不成社会主义。已经很清楚、这些是些拙劣的预言家，在他们的预言背后，隐藏着自己的奢望。他们预言，我们的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光荣的军队将要垮台。幸好，他们终于活到了这一天，亲眼看到它们是前所未有的坚定和团结一致。

在情报局决议发表一周年之际，应该提一提臭名昭著的联共（布）中央给南共中央信件中的某些段落。

还是在第一封信里，联共（布）中央就指责我们对他们的军

^① 见本书第656页译者注。

事专家不友好，对他们的军事知识估计不足等等。历史在重演那种并非不实在的神话。我给你们谈谈80年前塞尔维亚公国的某些事情吧。那时米哈依洛大公接替了加拉沙宁并指派了布拉兹纳瓦茨担任政府首脑。布拉兹纳瓦茨与俄国军官发生了冲突。这些军官是大公去世前被请来评定塞尔维亚军队训练情况的。米哈依洛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详细叙述了1867年前夕俄国代表希什肯向他宣读俄国政府一些信件的情况。

请看，米哈依洛大公是如何描述这件事的。

“大公吩咐以后，希什肯先生走进屋里，我迎上前去，打算按惯例和他握手。然而，这次我无法这样做，因为，希什肯先生伸过来的不是手，而是颤抖的双手捧着特地带来的一叠文件。他用更为颤抖的声音说：‘迄今，我一般总是带着令人高兴的事来见殿下，但这次并非如此。请您先看完这些信件，然后我还要向殿下作进一步的解释。’在我读信的时候，希什肯先生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激动得直喘粗气，就象疟疾患者发高烧时那样。我读完了信，但是还是否要听希什肯先生的口头解释呢？我说：‘从斯塔凯尔贝格伯爵的信上，我看到尼古拉沙皇主要由于我接替了加拉沙宁而多么生我的气。’希什肯先生忿忿地说：‘是这样，但除此外，还有别的事。’

“我想，那‘别的事’是指我个人方面的事，是在彼得堡的事。我们的军事训练没有按照应该要求的那样进行。希什肯先生继续用颤抖的声音，尖酸刻薄地说：‘是的，你们的军事训练只按照布拉兹纳瓦茨团长的意志进行，可你们是亲自要求沙皇阁下派遣较多的军官来为你们的军队建设服务的。他们向你们提出了自己的有关想法，并也是照那样做的，可你们对此为什么一点也不重视，却反去同他们和派遣他们的人扯皮？’我觉得这事关重大，就制止了希什肯，严肃地说：‘请原谅，先生，我要打断您的话，因为用这样的语调，我们的谈话就无法继续下去。不管

和谁谈话，即使和俄国沙皇，塞尔维亚和我迄今享用了他那么多恩赐，用这种语调谈话，那不符合我的性格。’希什肯说，我没有那样做，但允许别人在塞尔维亚那样做。然后他以嘲弄的口气挖苦地对我说，布拉兹纳瓦茨团长在大国和大部队里服务过，他会比别人更好地懂得怎样组织和训练咱们的军队。最后，他要我听一听他收到的一封信（我想是斯特雷谋科夫写的）和斯奈塞罗夫的指示。他给我念完以后就问：‘我那一天来听答复？’我说：‘什么时候答复，您不用管了。要给您答复时，我会通知的。’同时，我还请他给我寄一分刚才念的那封信的副本。他站起身来，答应了我的要求，躬了躬身子，也不打算和我握手，并且就在我鼻子底下随手带上门，走了。”

同志们！

我们对情报局的反革命倾向所给予的坚决而勇敢的回击，对我国来说是起拯救作用的，而且它日益表明，对社会主义也是具有拯救性的普遍意义的。越来越多的情报局成员国的共产党员认识到我们的反击是正义的和站得住脚的，看到了对我们的攻击是毫无根据的，看清了对我们的指责是全部带有诽谤性和无中生有的。但是，还有许多人存在害怕心理，担心我们的反击会损害国际工人运动如此需要的苏联的威信。然而，这种态度是十分错误的，且对国际民主运动是有害的。只有当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回到真正的国际主义道路上来，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得到澄清，并且当这种关系变成它们能够而且必须成为的那样，那时，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威信才能得以维护，才能有益于整个世界。

今年，正当我们完成了五年计划的一半的时候，迎来了塞尔维亚人民起义8周年。最近将公布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战果将成为诽谤者很好的一课，而我国人民——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将更坚定地相信，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他们创造性力量的发挥，

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进程。在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我国人民空前坚定地相信，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共产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以及伟大的铁托同志一定会领导他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2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234—238页。华夫译)

玩 火

(1949年8月5日，贝尔格莱德)

依万·卡拉依万诺夫

最近又有人传出了一些旨在诋毁南斯拉夫人民的可憎的反革命流言蜚语，他们想以此证明南斯拉夫人民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向资本主义复辟倒退、而且还投入了帝国主义阵营。这些谣言是《民主希腊》电台以希腊解放运动某些不知名的领导人的名义播发出来的。有人企图在当前情况下毁灭一场英勇的斗争。就这场斗争的神奇性来说，它超过了希腊人民今天还引以自豪的爱拉多斯^①所创造的一切。有人企图以战士的宝贵鲜血来作交易，这些战士正在为反对君主法西斯分子及其帮凶——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为希腊的自由而斗争。英美帝国主义分子按捺不住狂怒，多年来早想不顾一切，不计耗费数以百万计的巨资来反对希腊战士的斗争，但是，他们的努力却没有产生结果。英雄的希腊人民，其利益被某些情报局分子视为儿戏，今天却为什么必须

① 爱拉多斯，古希腊人对希腊的称谓，如同中国之古称华夏。——译者注

为某些无谓的过错而赎罪呢？这些情报局分子制造了希腊解放运动的失败，却坚持对人民南斯拉夫及其英雄的党进行指责，而这个党在国内正在胜利地领导着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

从铁托同志在斯科普里举行的庆祝马其顿人民共和国成立 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后来卡德尔同志的声明就可清楚地看到，谁是这该死的花招的真正罪魁。幕布已拉开，不为人知晓的阴谋反对希腊解放运动的真正罪魁也就暴露无遗了。他们就是狂热维护臭名昭著的情报局决议的那伙人。这个决议以可耻的叛徒的名声来掩饰自己及其作者。它是工运史上最有害的一个文件，未来的国际工运历史学家将为此而感到羞耻。他们采用这种办法，不是无异于在当前工人运动实践中与资产阶级最腐朽的阶层进行一场谎言和无耻的竞赛，为的是反对自身的运动，反对一个以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普遍利益为出发点、比其他党更符合历史潮流需要的党么？这难道不就是意味着，让资产阶级思想的病菌延续生命和腐蚀那个诞生于二次世界大战、并在政治和经济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阶级所具有的生气勃勃的革命精神吗？这难道不是意味着，正是资产阶级影响的残余在把革命运动引向修正马列主义伟大学说么？而且，这种事情又恰恰发生在帝国主义公开缔结军事条约和公开武装的时刻。帝国主义者企图设想出各种原子弹，而以苏联为首的情报局的追随者们却向他们提供比所有原子弹更厉害的武器。这个臭名昭著的决议是在臆想出来的论据和诽谤性指责的基础上拼凑起来的，其矛头直接指向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目的是为了掩盖存在于苏联和这个国家英雄人民之间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经济与政治关系。这个决议如同堆积如山的原子弹，因为它无情地打击了国际工运的团结，损害了最高指挥部的威望，破坏了它的纪律，而这个最高指挥部也就是决议的作者。

希腊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完全明白，如果说有谁对英雄的希腊游击队给予了普遍的援助，如果说有谁对他们给予了道义上和政

治上的支持，那就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那些想以国际主义者姿态对待希腊解放运动的人，表现出来的恰恰是粗暴的大国民族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的只有希腊的情报局支持者。情报局各个党的代表对此是一清二楚的，可他们今天却异口同声地要为解放希腊而斗争的人民相信，希腊解放运动今天面临的困难是由南斯拉夫造成的。请你们到伏依伏丁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的各个村子去走一走吧，任何村民都会告诉你，在1944年背叛性的瓦尔基斯协议签订以后，他们是如何帮助希腊游击队员越过南斯拉夫边界，并在南境内逗留的。在他们越过边境时，不仅是游击队员，而且连孩子们也得到了帮助。南斯拉夫收养了成千的游击队员和难民的孩子。

希腊游击队从南斯拉夫人民那里得到的不只是道义-政治上的支持，它还运用了南斯拉夫游击运动的经验。希腊的游击运动变成强大的和战无不胜的，只是在被游击队解放了的小城镇和乡村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即照南斯拉夫那样组织起人民委员会以后。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获得了扎根群众、取得群众支持和真正成为战无不胜的可能。当它开始运用南斯拉夫的游击策略，由采用消极战术转为积极进攻时，它才成了强大而坚不可摧的运动。过去，希腊的游击运动之所以软弱无力，主要是因为1941年和1942年困难的战争时期，它没有与南斯拉夫的游击运动结合起来，它当时还没有照南斯拉夫的游击队那样组织起来。现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事情是如何发展到瓦尔基斯协议这种地步的。肯定是领导层中有人和英美帝国主义分子有勾结，实际上他是出卖了希腊解放运动的利益。这种出卖行径虽然可耻，但它无法与决议的某些炮制者和其他一些追随者今天对某一个运动所采取的出卖行为相比。尽管宣传机器作了全部努力，尽管采取了各种反革命措施，这项可耻的决议也无法用任何一句话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南斯拉夫为希腊解放运动做了些什么，无论是该运动的领导人，还是某些共产党的代表人物，情报局决议的拥护者，都是一清二楚的。他们不顾别人对他们无耻诽谤的一切驳斥，还是继续搞自己的出卖勾当。因为，他们很清楚，希腊人民、希腊游击队是不相信他们的诽谤的。来自希腊游击队领导层方面和情报局帮手的中伤性指责只是一种玩火行为。历尽艰辛和抛洒了无数鲜血的希腊人民完全清楚，今天是谁在欺骗他们，在整个斗争时期，又是谁那么长期地欺骗了他们。但他们只是疑惑不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诽谤性指责来诋毁共产主义的声誉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而他们本身并没有丧失这种信念。那些企图在今天把南斯拉夫一贯的国际主义立场看成是造成希腊解放运动困难的原因的中伤者，应该看到，实际上，正是他们和情报局那可悲的反革命决议的拥护者-教唆者，才是造成这种困难的罪人。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2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260—262页。华夫译）

情报局企图掩盖自己在希腊 问题上的取消派作用

（1949年8月10日，贝尔格莱德）

情报局通过《自由希腊》电台又向世界鼓噪起对南斯拉夫的新诽谤。8月9日（希腊）民主军队最高司令部发表了关于君主法西斯当局准备集中他们在维奇地区的武装力量的通告。《自由希腊》通讯社借机补充说：《自由希腊》通讯社从雅典总司令部灵通人士得到具体情报说，维奇的君主法西斯当局坚持利用南斯拉夫领土，以避免我方军事力量的部署。

且不去说《自由希腊》通讯社与“雅典总司令部灵通人士”这种可疑的联系，我们只能肯定：一个月以前，当这个通讯社发布第一个挑衅性的声明，即所谓关于君主法西斯分子从凯马克查兰南斯拉夫一侧向民主军队发动进攻的声明时，我们就确信，情报局的领袖们，首先是苏联领导人，完全懂得，在群众面前掩盖自己取消希腊人民解放斗争是附合他们利益的。因而，他们就开始推卸自己的罪过。当然，不是往自己的伙伴（包括希共的某些挑拨者）身上推，而是往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身上推。

希腊解放运动领导根据外来命令传播反对南斯拉夫的新闻，一下子就戳穿了新闻编造者卑鄙肮脏的企图。不管这些企图中有多少仅仅是针对我国的，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反对和取消希腊解放运动。这是国际工人运动中具有修正主义、反对派和取消派等倾向的代表人物——情报局的头头们所制造的最见不得人的阴谋之一所带来的后果。我们知道，在出卖斯洛文尼亚的卡林西亚人民利益之前所进行的是种什么样的交易。如今，尽管我们既不清楚数目，也不清楚是围绕什么目标进行这场与希腊人民命运攸关的交易，但这些事件已表明，并正在进一步表明，在这里，苏联的行径是相同的，而且比在卡林西亚问题上更为恶劣。

很有典型意义的是，苏联在宣传中没有表现出对希腊人民斗争的丝毫兴趣。因为，它诽谤南斯拉夫时，这一切对它来说，都是没有必要的。何况它现在并不支持这个斗争，也不号召国际无产阶级支持希腊解放运动。它就知道中伤南斯拉夫。还应补充一点，尤金^①根据莫斯科的命令于1948年保存了扎哈里亚戴斯^②的

① 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1947—1950年期间任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杂志主编。——译者注

② 扎哈里亚戴斯（亦译为萨查利阿迪斯），当时希腊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译者注

一篇关于希腊运动的文章，该文发表于情报局的报纸上。但当时还没有开始诽谤南斯拉夫。

情报局就象小心翼翼地希腊解放斗争推行苏联领导人及希共领袖的取消主义计谋那样，精心策划了一场无视希腊民主主义者的生命和鲜血的把戏，却又来责怪南斯拉夫。

挑唆分子，尤其是希共领导集团中的可疑分子，在这里作了充分的表演。在情报局决议出笼之前，该领导集团中的反对派、取消派和不可靠分子对自己的肮脏行径还作了某些遮掩，现在却暴露出，他们是情报局在希腊问题上投降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他们表明自己早作好准备，要出卖自己的党的荣誉和本国人民的自由，充当列强手中交易的筹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要充当攻击南斯拉夫的工具。恰恰是这种人充当两面派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就象溺水者死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不放一样，紧紧抓住把出卖希腊解放运动的责任强加于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命令。南斯拉夫对待希腊，就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态度是始终如一的。

还是在今年3月分，尼科斯·扎哈里亚戴斯就通过《自由希腊》通讯社放出了情报局的第一个试探性气球。他在发表于3月29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南斯拉夫国内的局势可能在希腊人民解放运动中比在别的什么地方更能产生较大的反响。”扎哈里亚戴斯及其上司的肮脏企图在这些话里虽已隐约可见，但是，为了希腊人民的斗争利益，我们没有予以答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不顾自身存在的困难，一贯捍卫和支持希腊解放运动。这次对它的攻击，并不是只把矛头对准南斯拉夫。后来日益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攻击是根据外来命令，为了取消希腊解放斗争本身而采取的第一个公开步骤。虽然是这样，但也不是孤立的。

扎哈里亚戴斯的文章发表后的两个月，希腊临时民主政府的波尔菲罗盖尼斯部长从布拉格发出了和平建议，但建议甚至没有提出要求英美武装力量撤出希腊。那些在希腊进行斗争的人对这

项建议很不满意，并驳斥了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因为，他们嗅出了建议散发出过多的无条件公开投降的气味。后来，事情得到了某些纠正，而塔斯社也宣布，苏联可以“在民主政府建议的基础上”，准备与英美就控制希腊内战问题进行会谈。此后，也就是在苏联最终决定着手逐步取消希腊解放斗争以后，就抛出了民主军队最高司令部通告。通告指责南斯拉夫所谓允许君主法西斯分子利用自己的领土，从而，所谓使对凯马克查兰的民主力量进行打击成为可能。

从希腊（共产党）领导人向希腊人民与之进行武装斗争的那个政府、向希腊人民要努力驱逐出希腊的那种势力不断提出的解决争端的和平建议就可看出，他们正陷入了何等错综复杂的境地。

现在，坦白说，苏联是用一种一目了然的办法，通过（希腊）民主运动，开始从自己的希腊计划所带来的不祥后果中脱身。但是，南斯拉夫并没有被玷污，也永远不会在造谣中伤的海洋里被玷污，而他们，则企图用它来洗刷自己扼杀希腊人民斗争的罪孽。

在有关凯马克查兰战斗的通告之后，就对我国掀起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攻击。昨天还仅仅是在雅典的分支机构，今天就成了情报局手中反对南斯拉夫的武器。这些机构是：布拉格和莫斯科广播电台、塔斯社和《斯堪的亚》通讯社、《红色权利报》①、《人民之声报》②、《工人事业报》③、《自由人民报》④、恩维尔的《人民之声报》⑤，以及其他许多知名与不知名的尤金

① 《红色权利报》——捷共中央机关报。——译者注

② 《人民之声报》——匈牙利的重要日报之一。——译者注

③ 《工人事业报》——保共中央机关报。——译者注

④ 《自由人民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译者注

⑤ 《人民之声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译者注

机构的谎言编造所，都开始使用同样的语言——雅典使用的语言来描述“布利凯斯的恐怖活动”、“对希腊民主的迫害”和“铁托的暴徒残酷折磨希腊伤员”等。对情报局的这种肮脏行径无需任何进一步注释。以后，当可以更公开地讲话时，苏联和情报局在希腊的代言人所起的作用及他们玩弄希腊人民命运的把戏，就将暴露得更明显，而他们却试图因此而怪罪我国。

苏联就这样通过情报局，开始并日益加剧地在巴尔干把水搅混。最后，情报局那些搅混水的人根据顶头上司的命令，于8月9日重又更激烈地掀起可憎的诽谤运动，其目的是想在历史面前玷污我国的名字，并洗刷取消希腊解放起义真正罪魁的耻辱。但是，正如铁托同志在斯科普里所说，他们的全部谎言和这次的造谣中伤，决不会留下什么结果，他们用以侮辱我们的污秽，只能损害他们本身的形象。

对造成希腊解放运动这种状况和苏联阴谋取消该运动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而应承担的责任，任何人也无法把它强加于我们。造成这种状况和这种后果的罪魁是苏联领导人，也就是情报局的头头们，尤其是情报局及其他在希腊的那些可疑的代理人。

任何人也无法用任何挑衅性行动在世界面前掩盖住取消希腊解放运动真正凶恶的导演者，他们以借口马尔科斯将军有病而撤换其职务为开端，围绕这场运动采用了肮脏和不诚实的手法。

（译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编：《1948年文件集》第2册，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文版，第263—266页。华夫译）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 联邦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宣言

(1955年6月2日)

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伊·米高扬，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真理报》总编辑德·特·谢皮洛夫，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安·安·葛罗米柯和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帕·尼·库米金组成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和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布罗兹·铁托，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爱·卡德尔，亚·兰科维奇和斯·伏克曼诺维奇-泰波，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米·托多罗维奇，外交秘书长科·波波维奇，外交副秘书长维·米丘诺维奇组成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从1955年5月27日到6月2日在贝尔格莱德和布莱俄尼岛举行了会议。会谈在友好和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在会谈过程中，双方就苏南两国所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全面地研究了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问题。

一

会谈的出发点是，两国政府对于用谈判方式来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并且加强各国人民与各个国家间的合作的共同愿望。

两国人民和两国武装部队在他们同其他各国爱好自由的人民共同对法西斯侵略者作战的年月里特别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和战斗合作。

两国政府同意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便使两国的关系正常化和发展两国的合作，两国政府确信：这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是对缓和紧张局势以及对巩固世界和平事业的一个贡献。在会谈过程中，两国政府对进一步发展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全面合作表现了真诚的愿望，这完全符合两国的利益以及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而且现在也存在着实现这个愿望的客观条件。

在讨论作为会谈的题目的各项问题时，两国政府本着加强国际信任和合作的目的，从下列原则出发：

和平不可分割，集体安全只能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

两国在彼此的关系中以及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都应尊重他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互相平等；

承认和发展国际间的和平共处，而不问各国间的思想体系的不同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这就是指各国在一般国际关系方面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

互相尊重并且互不以任何（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或是思想体系上的）理由干涉内政。因为国内制度的问题、社会制度的不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的不同是各国人民自身的事；

发展双边的和国际的经济合作，消除经济关系中一切妨碍商品交换和阻滞世界上以及在各国经济范围以内的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通过联合国的相应的机构以及用符合于联合国原则的其他方式对各国的经济以及对经济落后的地区给予帮助，以利于这些地区的人民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终止散布不信任和在任何方面有碍于造成建设性的国际合作和各国和平共处气氛的任何形式的宣传、错误报道以及其他行动；

谴责任何侵略和任何对其他国家建立政治和经济控制的企

图，

认为军事集团的政策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破坏各国人民间的信任和加深战争威胁。

二

两国政府的政策是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出发的，双方同意必须进一步努力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威信，而这一点将特别由于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而得到肯定。接受一切符合于联合国宪章要求的国家为这个组织的会员国也是同样重要的。

两国政府一致认为，各国人民应当作新的努力，争取有关世界和平的重要问题在谈判中取得积极的结果和协议。这一类的问题是：裁减和限制军备以及禁止原子武器；建立普遍的集体安全，其中包括以条约为基础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及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的问题。

经过这种努力，就可以创造一种气氛，使许多头等迫切的国际问题得以和平处理，例如德国问题的按照德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以及按照普遍安全的利益在民主的基础上取得各方都同意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合法权利的满足。

两国政府欢迎万隆会议的结果，认为这是对国际合作思想的重大贡献，是对亚非各国人民加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独立的努力的支持，并且认为这一切有助于巩固全世界的和平。

三

对两国到目前为止的关系以及两国关系今后发展前途的分析受到了十分重视。考虑到最近几年来两国关系中有很大的不协调，

而这点无论是对有关双方或者是对国际合作都造成了损害，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表示决心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发展今后的关系，并且依据本宣言中所阐明的原则同意下列几点：

一、两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建立正常的条约状态，它们将在这个基础上调整和保证关系的正常发展，以便两国在双方政府所关心的一切方面扩大合作。

二、必须加强两国的经济联系和扩大两国的经济合作。

为了这一目的，两国政府同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消除由于两国经济关系中正常条约状态的破裂而产生的后果。

两国政府还同意缔结必要的条约以调整和促进经济关系朝着上述方向发展。

三、为了发展文化关系，两国政府表示准备缔结一项文化合作公约。

四、两国政府认为向公众报道消息对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合作有很大的意义，并且为了使公众能得到确切、客观的消息，一致认为有必要本着联合国决议的精神和关于在缔约国任何一方的领土上设立这种新闻报道机构的地位和特权的互惠原则缔结一项新闻报道公约。

五、两国政府支持联合国提出的关于各国在和平使用原子能方面进行合作的建议——这对巩固和平、对全世界的进步有重大意义，因此同意在这方面建立相互的合作。

六、两国政府同意采取措施缔结条约，以便解决关于居住在对方国土上的缔约国一方的公民的国籍，或者相应地遣返的问题。两国政府同意，对于同上述问题有关的人员，条约必须以尊重人道原则和以公认的自愿原则为基础。

两国政府还同意保证一方在对方领土上保护一方公民的权利的行使，这也指保证公民有权保留他们在到达缔约国另一方国土以前的国籍。

七、两国政府本着本宣言中所陈述的爱好和平的原则的精神，并且为了两国人民更好地互相认识和了解，同意支持和协助两国社会团体通过建立接触、交流社会主义经验和自由交换意见等方式进行合作。

八、两国政府同意，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了发展国际合作和巩固世界和平，将尽最大努力来实现本宣言的任务和决定。

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亚·布尔加宁

代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 约·布罗兹·铁托

1955年6月2日于贝尔格莱德

(选自《新华半月刊》1955年第7号，第109—110页)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 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宣言

(1956年6月20日)

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1956年6月1日到23日正式访问苏联期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书记卡德尔，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布拉热维奇、米丘诺维奇、波波维奇和托多罗维奇，作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代表，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谢皮洛夫，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代表，本着同志的真诚和坦

率的精神，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他们在会谈中就下列各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一、1955年6月2日的贝尔格莱德宣言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健康的基础，宣言中宣布的原则在它们的互相合作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二、贝尔格莱德宣言签署后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关系的总的发展，以及两国人民的政治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接触，也替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根据上述情况，并且考虑到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具体条件，本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一致认为：继续进行和发展两党目前的接触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实行合作，为了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就许多当前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实行合作，也是为了发展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的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和合作，为了和平、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同时，两党代表认为，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关系和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地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苏南两国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巩固苏南两国人民的永久友谊，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工人阶级执政的国家中的领导政党，并且两党的共同目标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保障人类进步和持久和平。

三、双方相信：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样形式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加强，并且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得有强迫对方接受它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形式的见解的任何倾向。双方本着这种看法同意，

上述的合作应当以完全自愿和平等、友好批评以及就两党的争执问题进行同志式的交换意见为基础。

四、基于上述原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合作首先将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相互全面地介绍两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就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方面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就有关和平、各国人民之间的接近及相互来往和全人类进步的问题，进行自由的和同志式的交换意见。

五、现在世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变化表现在社会主义力量的蓬勃增长上，表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上，表现在工人阶级在解决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具体问题方面的作用的增长上；这种变化向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这个事实说明，也有必要对种种现象、主要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因素以及现在世界的发展趋势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同意：将本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尽力鼓励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上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相互合作，鼓励在社会主义科学思想方面交换意见。

六、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具体的合作形式方面，双方代表团同意，将通过下列办法进行合作：直接接触、书面和口头的陈述和交换意见、代表团相互访问、交换材料和书籍，以及根据需要举行党的领导者的聚会，讨论双方关心的迫切问题，总之要利用一切建设性的同志讨论的形式来实现合作。

七、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认为，这种合作是他们同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接触的组成部分。

八、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认为，为了争取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为了争取社会进步，一切进步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进行广泛的合作，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

越来越强烈地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合作是现代社会发展之必要条件之一。这种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开诚布公的、民主的和为世界舆论所能够接受的。这种关系应当促进互相了解和就共同关心的种种问题进行协商，应该有助于在耐心解释的基础上互相了解各方面的立场和观点。同时，不用说，这种合作的每一个参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条件，在符合合作的参加者所追求的共同的进步目标的情况下自由行动。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相信，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工人运动在上述原则和形式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会有利于双方的人民和有利于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相信，这样，他们就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之间的普遍的接近有所贡献，而这同样也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代表、总书记约瑟夫·布罗兹·铁托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第一书记尼·赫鲁晓夫

1956年6月20日于莫斯科

(选自《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4号，第163—164页)

书店1978年版，第258页)

苏联政府关于废除苏日中立条约的声明

(1945年4月5日)

(见《国际条约集(1934——1944)》，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4—
305页)

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

条约(1945年4月11日)

(见斯蒂芬·克列索德编：《南苏关
系》，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2
—314页)

波兰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

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1945年4月21日)

(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4—
26页)

德国军事投降书 (1945年5月8日)

(同上，第26—27页)

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1945年7月26日)

(同上，第77—78页)

苏英美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

(1945年8月2日)

(同上，第78—93页)

苏联对日宣战宣言 (1945年8月8日)

(见1945年8月10日《新华日报》)

日本投降书 (1945年9月2日)

(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12—
113页)

(同上, 第342—344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大不列颠和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与
国作战的同盟和战后合作互助条约
(1942年5月26日)

(同上, 第350—353页)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
原则的协定 (1942年6月11日)

(同上, 第355—358页)
斯大林: 答美联社记者问 (1942年10月3日)
(见《斯大林文选》上册, 第304—305页)

斯大林: 答美联社记者问 (1942年11月13日)
(同上, 第325—326页)

意大利停战条件 (1943年9月3日)
(见《国际条约集(1934—1944)》,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第386—
387页)

意大利投降书 (1943年9月29日)
(同上, 第387—396页)

意大利投降书的修改议定书 (1943年11月9日)
(同上, 第396—397页)

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1943年12月1日)
(同上, 第407页)

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 (1943年12月1日)
(同上, 第407—409页)

苏美英三国关于伊朗的宣言 (1943年12月1日)
(同上, 第409—410页)

苏美英三国德黑兰总协定 (1943年12月1日)

斯大林：告人民书（1945年9月2日）
（见《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37—439页）

揭破历史捏造者〔历史事实考证〕（1948年） 苏联情报局著

（见人民出版社1954年单行本）

二、战前的反法西斯斗争

法国共产党与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统一行动公约〔节录〕（1934年7月27日）……433

法国人民阵线纲领（1936年）……435

雅各·杜克洛就法国共产党准备参加人民阵线政府在众议院发表的演说〔节录〕
（1937年6月30日）……439

法国共产党议会党团论同希特勒德国作战
（1939年8月26日）……440

附录：法国政府关于取缔共产党刊物
的法令（1939年8月26日）……441

西班牙人民阵线纲领（1935年6月2日）狄亚士……442

莫斯科支援西班牙人民群众的呼吁书
（1936年8月3日）……443

1936年西班牙的土地改革法令〔节录〕
（1936年10月7日）……444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6年12月全会公
告〔节录〕……445

“胡安·马尔科”营致第八国际旅的贺信
（1936年）……446

西班牙人民的新胜利（1938年1月14日）

(同上, 第410—411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捷克斯洛伐克
共和国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1943年12月12日)

(同上, 第412—414页)

**约·维·斯大林总理给温·丘吉尔首相先生
的私人密信 (1944年6月11日)**

(见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
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
第1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第228页)

**毛主席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谈国内外局
势 (1944年6月12日)**

(见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法兰西共和国
同盟互助条约 (1944年12月10日)**

(见《国际条约集(1934——1944)》,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第452—
454页)

匈牙利向法西斯德国宣战(1944年12月28日) ……………432

苏英美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

(1945年2月11日)

(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第1—
8页)

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1945年2月11日)

(见萨纳柯耶夫等编:《德黑兰、雅
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 三联

(见《群众》第1卷第7期, 1938年
1月22日出版)

欧美16国共产党号召实际援助西班牙共和政
府宣言 (1939年1月27日)

(见延安《解放》周刊第67期, 1939
年出版)

西班牙人民战争的教训(1940年) 狄亚士著

(见延安《解放》周刊第117期, 1940
年出版)

德国共产党布鲁塞尔代表会议决议〔节录〕

(1935年10月).....447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社会民主党理事会
建议成立德国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

呼吁书〔节录〕(1935年11月).....451

德国人民阵线委员会呼吁书:《争取和平、

自由和面包!》〔节录〕(1936年).....453

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反对希特勒独裁的英勇的

地下斗争〔节录〕.....456

德国共产党伯尔尼代表会议决议〔节录〕

(1939年).....456

告德意志、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书〔节录〕

(1939年3月).....459

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统一行动的新宪章

〔节录〕(1937年7月26日).....461

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争取面包、和平和

自由〔节录〕(1938年12月1日).....463

- 论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节录〕**
 (1936年1月11日) 哈里·波立特468
- 举起联合前进的旗帜** (1937年1月) 波立特著
 (见《波立特选集》第2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第20—33页)
- 波立特在英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1938年9月)
 (同上, 第64—87页)
- 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了** (1938年10月) 波立特著
 (同上, 第88—101页)
- 是不是终将一战** (1939年7月) 波立特著
 (同上, 第134—149页)
- 附录: 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关于拒绝和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的声明**
 (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1分册,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第426—430页)
- 日本共产党关于日本侵占满洲的呼吁书**
 (1931年9月19日)469
- 什么是日本的法西斯主义** (1935年1月) 野坂参三著
 (见《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篇,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第43—53页)
- 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 (1936年2月) 野坂参三著
 (同上, 第132—145页)

- 作为人民战线的口号，我们提出反对增加军
费(1936年9月) 野坂参三著
(同上，第153—162页)
- 驳反人民战线论(1936年11月) 野坂参三著
(同上，第185—194页)
- 日本的反战传单(节录)(1938年)471
- 关于组织和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
争(1931年12月16日) 金日成著
(见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第1卷，朝鲜1975年中文版，
第14—32页)
- “祖国光复会”纲领(1936年5月5日)473
- 朝鲜抗日游击运动的规模(节录)(1931—36年).....474
- 朝鲜游击队在朝鲜居民中散发的传单
(1937年6月1日)475
- 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任务(1937年11月10日) 金日
成著
(见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第1卷，朝鲜1975年中文版，
第35—68页)

三、苏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一) 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

-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
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国际形势
部分〕(1939年3月10日)
(见《斯大林文选》上册，第208—
220页)
- 为反对法西斯德国侵苏广播演说(1941年6月
22日) 莫洛托夫著

(见《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3页)

斯大林：广播演说 (1941年7月3日)

(见《斯大林文选》上册，第262—268页)

斯大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 (1941年11月6日)

(同上，第269—283页)

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1942年2月23日)

(同上，第289—294页)

斯大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 (1942年11月6日)

(同上，第308—320页)

斯大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 (1943年11月6日)

(见《斯大林文选》下册，第357—370页)

斯大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 (1944年11月6日)

(同上，第389—401页)

斯大林：告人民书 (1945年5月9日)

(同上，第422—423页)

斯大林：告人民书 (1945年9月2日)

(同上，第437—439页)

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1946年2月9日)

(同上，第441—454页)

(二) 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1937年7月23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15—323页)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
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

(同上，第357—369页)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

(同上，第407—484页)

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1938年11月5日)

(同上，第502—505页)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

(同上，第506—521页)

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
谈话(1939年9月1日)

(同上，第543—549页)

毛泽东：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1939年9月28日)

(同上，第556—564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同上，第623—670页)

毛泽东：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941
年6月23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4页)

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1942年10月12日)

(同上，第840—844页)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同上，第930—1000页)

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1937年10月

16日) 刘少奇著

(见《刘少奇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80—89页)

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 (1937年

11月16日) 周恩来著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81—87页)

论解放区战场 (1945年4月25日) 朱德著

(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编印, 第505—526页)

四, 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

(一) 英、法、美、德、意、日等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

英国共产党中央对时局宣言 (1939年)

(见延安《解放》周刊第96期, 1940年出版)

英国共产党宣言 (1940年6月24日)

(见延安《解放》周刊第117期, 1940年出版)

英国共产党宣言: 《和苏联团结起来!》

(1941年6月22日)

(见《群众》第6卷第7期, 1941年出版)

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言(节录)

(1941年7月初)476

英共中央关于生产问题的备忘录(简述)

(1942年4月).....478

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言(节录)	
(1942年4月17日)	482
英国共产党1942年‘五·一’节宣言.....	483
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节录)	
(1942年9月17日)	484
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第二战场决议	
(节录)(1943年2月)	485
法国共产党的宣言(1939年10月14日)	
(见延安《解放》周刊第97期, 1940 年出版)	
法国共产党向法国政府提出的关于组织巴黎 防卫和进一步进行战争的议案(1940年6月6日)	487
法国共产党宣言(1940年6月)	
(见《群众》第5卷第10期, 1940年 出版)	
法国共产党关于准备武装起义的总指示(节录)	
(1943年4月15日)	488
巴黎起义(1944年8月19—26日)	489
多列士在莫斯科电台的广播讲话(节录)	
(1944年9月7日)	491
附录: 法国政府关于禁止法国共产党的 法令(节录)(1939年9月26日)	492
美国共产党为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宣言	
(1939年)	
(见延安《解放》周刊第95期, 1939 年2月30日出版)	
美国共产党对当前时局问题的态度	
(1940年5月19日)	

(见延安《解放》周刊第113期,1940年8月16日出版)

美国共产党宣言 (1941年)

(见《群众》第6卷第7期,1941年出版)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书〔节录〕(1939年) 493

德国共产党宣言 (1940年)

(见1940年10月10日《新中华报》)

德国共产党号召书 (1941年6月24日) 494

恩斯特·台尔曼致包岑监狱难友的信〔节录〕

(1944年1月) 496

意大利共产党反战宣言 (1940年6月)

(见《群众》第5卷第11期,1940年出版)

意大利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1943年3月3日) 499

意大利共产党号召意大利人参加反对德国法

西斯分子斗争的号召书〔节录〕(1943年9月17日) 501

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联合行动公约

(节录)(1943年9月28日) 503

意大利共产党的起义号召〔节录〕(1945年3月12日) 504

意大利共产党关于起义的第16号指示〔节录〕

(1945年4月10日) 506

日本革命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 (1940年4月)

野坂参三著

(见《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篇,人民

出版社1963年版,第211—219页)

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 (1941年11

月11日) 野坂参三著

(同上,第244—248页)

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 (1942年8月29日) 野坂参三著

(同上,第255—296页)

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宣言

(1942年8月29日) 野坂参三著

(同上,第297—300页)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1944年7月) 野坂参三著

(同上,第305—309页)

为什么反对战争 (1943年7月7日) 野坂参三著

(同上,第325—348页)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安东尼奥·米赫的报

告(节录) (1941年9月9日) 507

伊西多罗·杜雷茨、赫苏斯·拉腊尼亚加以

及他们的同志们给共产党和西班牙人民的

信(节录) (1942年1月19日) 508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言 (1942年9月16日)

(见《群众》第7卷第19期,1942年
出版)

他们也没有屈服(节录) (1947年) 伊巴露丽..... 509

(二) 南、阿、罗、保、捷、波、匈等国共产党领
导的反法西斯斗争

南斯拉夫共产党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爆发
的宣言 (1939年9月)

(见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
系》,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书(节录)	
(1941年6月22日)	510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建军原则(1941年12月)	513
关于南斯拉夫人民代表最高立法与执行机关 和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人民解放 战争时期南斯拉夫临时最高人民政权机关 的决定(1943年11月29日)	514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声明(1943年11月29日)	516
关于在联邦的基础上建设南斯拉夫的决定 (节录)(1943年11月29日)	516
伊万·戈什尼亚克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8年7月23日)	517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1941年11月8日)	526
民族解放阵线的建立(1942年9月)	527
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宣言(节录) (1944年5月)	529
罗马尼亚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 (1941年9月6日)	530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反希特 勒爱国阵线的决定(节录)(1943年6月)	533
格·乔治乌-德治同志的狱中来信(节录) (1944年4月25日)	534
工人统一阵线宣言(节录)(1944年5月1日)	536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言(节录)	

(1944年8月).....	537
格·乔治乌-德治同志谈1944年8月23日武装 起义(节录).....	539
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主义者)致保加利亚 军队的呼吁书(1943年10月).....	540
为组建人民解放游击第一师给游击队总部的 指示(1944年8月27日) 格·季米特洛夫.....	542
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纲领(1943年12月).....	543
斯洛伐克共产党号召书(节录)(1944年9月2日).....	544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纲领(节录) (1945年4月5日).....	544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号召书(1945年4月).....	548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号召书 (1945年4月).....	549
捷克民族委员会呼吁书(节录)(1945年5月5日).....	550
捷克民族委员会对法西斯军队的最后通牒 (1945年5月5日).....	550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号召书(1945年5月6日).....	551
波兰工人党第一号宣言书(节录)(1942年1月).....	551
我们为什么而斗争?(节录)(1943年3月1日).....	554
波兰民族委员会纲领性宣言(节录)(1944年1月1日).....	556
波兰人民近卫军总指挥部命令(节录) (1944年1月1日).....	559
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卡在波工人党 中央于1944年10月召开的全波会议上的报 告(节录).....	561

匈牙利共产党关于建立民族阵线为争取匈牙利独立而斗争的号召(节录)(1943年4月)	563
匈牙利季尤拉·乌斯塔游击队和乌斯塔-普里谢帕联队战斗和党政活动的报告(节录)(1944年8月8日—10月26日)	564
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关于成立工人阶级联盟的协定(节录)(1944年10月1日)	565
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的建立(节录)(1944年12月)	566
匈牙利游击队指挥部致劳动居民的号召书(节录)(1944年12月)	567
(三) 朝、越、印、印尼、緬、马等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	
朝鲜的革命者要熟悉朝鲜(1943年9月15日)	
金日成著	
	(见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第1卷,朝鲜1975年中文版,第69—91页)
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法国投降所作的决定(节录)(1940年6月)	568
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党在日本军国主义全部占领印度支那条件下的任务的指示(节录)(1945年3月12日)	569
印度支那共产党代表会议关于越南总起义和革命政权政策依据的决定(节录)(1945年8月)	571
越南解放军司令部给驻印支日军的最后通牒	

- (1945年8月)573
- 印度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对欧洲战争态度
问题的决议(节录)(1939年11月)573
- 印度共产党宣言(1940年1月26日)
(见1940年8月13日《新中华报》)
- 印度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决议(节录)
(1941年12月15日)574
- 印度尼西亚人民会议声明(1941年12月12日)575
- 印尼共产党人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节录)
(1942—45年)576
-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反法西斯阵线的评价
(1954年8月)577
- 缅甸共产党在组织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干涉者
斗争中的领导作用(1942年)577
- 缅甸人民自由反法西斯联盟纲领(节录)
(1945年5月)578
- 缅甸人民自由反法西斯联盟(民族联合阵线)
宣言(1945年8月19日)579
- 新加坡八大工人团体联合宣言(1941年12月10日)
(见1942年1月30日《解放日报》)
-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三年来的战绩(1944年9月1日)
(见《亚非现代史参考资料》第2分
册(下),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年
编印,第475—477页)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组织

(同上, 第472—475页)

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宣言(节录)

(1941年6月23日)583

阿根廷共产党中央致联共(布)中央的电报

(1941年6月23日)584

墨西哥共产党号召书(节录)(1941年6月末).....585

五, 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斗争

给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信(1944年1月20日)

福斯特著

(见《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 三联书店1962年版, 第6—26页)

论美国共产党的解散(1945年4月) 杜克洛著

(同上, 第27—50页)

论修正主义问题(1945年6月18—20日) 福斯特著

(同上, 第51—67页)

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1945年7月26—28日)

福斯特著

(同上, 第97—118页)

毛泽东: 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1945年7月29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1016—1017页)

美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训

(1945年8月1日) 《解放日报》社论

(见1945年8月1日《解放日报》)

附录: 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

的道路 (1944年4月) 白劳德著

(见《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67—294页)

第十六题 欧亚人民民主 国家的建立

一、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及其实质

人民民主制度的出现〔节录〕 (1948年9月)

日丹诺夫589

人民民主制度的本质 (1948年12月) 季米特洛夫著

(见《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5—270页)

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 福斯特著

(见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471页)

加强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制度

(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42—43期，1950年出版，第4—6页)

关于人民民主国家的计划工作的基础

(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15期，1949年出版，第5—7页)

二、1944—1946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国家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 (1944年7月22日)

(见1944年8月27日《解放日报》)

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见斯坦尼斯瓦夫·阿尔诺耳德等著：
《波兰简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
版，第295—325页)

波兰农村生产合作社的成长与巩固

(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
文版第31期，1950年出版，第7—9页)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组织为经济计划而奋斗

(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34期，1950年出版，第16—
17页)

越盟纲领〔节录〕(1945年) 590

越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发动全国人民夺 取政权实行越盟十大政策的决议案

(1945年8月16—17日)

(见《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与
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人民大
学1957年编印，第75—77页)

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宣言(1945年9月2日)

(见《印度支那问题文件汇编》，世界
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7页)

致越南人民、法国人民、各同盟国人民的信

(1946年12月21日) 胡志明著

(见《胡志明选集》第2卷，越南1962
年中文版，第42—45页)

1949年12月19日全国抗战纪念日号召书

胡志明著

(同上，第113—115页)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的声明

(1950年1月14日) 胡志明著
(同上,第116—117页)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
报告 (1948年7月21日) 铁托著

(见《铁托言论选(1942—1948年)》,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7—194页)

南民族阵线选举获胜,铁托元帅发表谈话
(1945年11月)

(见1945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南斯拉夫副总理卡德尔解答的里雅斯特等问
题 (1945年5月)

(见1945年5月21日《解放日报》)

南斯拉夫立宪会议宣布成立联邦人民共和国
(1945年11月29日)

(见1945年12月1日《解放日报》)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1949年1月)592

关于国家对工业和阿尔巴尼亚股份公司的监
督的法令 (1944年12月15日)607

阿尔巴尼亚人民政权在经济方面所采取的初
步措施 (1945年1月13日)608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成就 (1950年8月)
霍查著

(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53期,1950年9月出版,第
17—22页)

- 匈牙利关于废除大土地所有制和分配土地给
劳动农民的法令〔节录〕(1945年3月15日)……………609
- 匈牙利生产合作社 (1949年7月)
(见《争取持久和平, 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1期, 1949年10月出版, 第
26—27页)
- 匈牙利经济上的成就 (1950年2月)
拉科西著
(见《争取持久和平, 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29期, 1950年4月出版, 第
5—7页)
- 科息斯政府纲领〔节录〕 (1945年月4月5日)
(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1
期, 第20—26页)
-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宪法宣言及基本条文
(1948年5月9日)
(见1949年9月24日《光明日报》)
- 在捷克斯洛伐克建设社会主义 (1949年5月)
哥特瓦尔德著
(见哥尔德曼著:《捷克斯洛伐克国有
化的尝试》, 新华时事丛刊社1949年
版, 第67—89页)
- 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十周年 (1958年2月)
(见1958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 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48年12月) 季米特洛夫著
(见《季米特洛夫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第251—265、287—300页)

保加利亚劳动合作农场法规(节录)

(1945年4月18日)613

保加利亚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前进

(1946年9月) 契尔文科夫著

(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6期,1949年9月出版,第

10—12页)

三, 1947—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国家

为国内民主化而斗争的罗马尼亚共产党

(1947年9月末) 乔治乌-德治著

(见《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1947

年9月末在波兰举行》,莫斯科1948

年中文版,第245—263页)

罗马尼亚土地改革法(节录)(1945年3月23日)621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关于1945年土地

改革的论述(节录)623

罗马尼亚解放五年来(1949年8月)

乔治乌-德治著

(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4期,1949年11月出版,第

16—18页)

关于苏朝建立邦交及建交一周年斯大林与金

日成将军来往函件(1948年10月及1949年10月)

(见《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中国人

民大学1952年编印,第108—111页)

北朝鲜土地改革法令(1946年3月5日)

(见《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

主义宪法》，朝鲜1975年中文版，第
272—274页）

朝鲜二十条政纲（1946年3月23日）

（同上，第270—271页）

关于北朝鲜工人、职员劳动法令（1946年6月24日）

（同上，第275—278页）

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产业、交通
运输、邮电、银行等国有化的法令

（1946年8月10日）

（同上，第281页）

朝鲜人民建设统一的民主独立国家的斗争

（1950年5月） 金日成著

（见金日成：《为了祖国的自主的和平
统一》，朝鲜1977年中文版，第13—
32页）

斯大林：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
克先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奥
托·格罗提渥先生（1949年10月13日）

（见《斯大林文选》下册，第518—519
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10月）

格罗提渥著

（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12期，1949年12月出版，第
5—8页）

关于成立德意志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报告

（1949年10月7日） 威廉·皮克著

（见《新华月报》1949年12月号）

德国统一社会党成立五周年纪念 (1951年)

威廉·皮克著

(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89期，1951年出版，第14—
17页)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0—
1000页)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
针 (1945年8月13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21—
1034页)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
判的通知 (1945年8月26日)

(同上，第1050—1053页)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 (1945年10月17日)

(同上，第1054—1063页)

毛泽东：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

(1945年12月15日)

(同上，第1070—1074页)

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12月28日)

(同上，第1075—1079页)

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1947年2月1日)

(同上，第1107—1114页)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1947年10月)

(同上，第1131—1136页)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7年12月25日)

(同上，第1139—1158页)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48年4月1日)

(同上，第1200—1212页)

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1948年9月、10月)

(同上，第1229—1233页)

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1948年10月11日)

(同上，第1245—1247页)

毛泽东：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1948年12月11日)

(同上，第1255—1259页)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8年12月30日)

(同上，第1263—1271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1949年3月5日)

(同上，第1314—1329页)

毛泽东：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949年4月21日)

(同上，第1333—1345页)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6月30日)

(同上，第1357—1371页)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1949年8月18日)

(同上，第1380—1387页)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

(人民出版社单行本)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

(1949年9月22日) 周恩来著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366—371页)

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开幕词 (1949年11月16日)

刘少奇著

(见《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和任
务》,工人出版社1954年版,第1—12页)

中国人民怎样击败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蒋介

石反动派 (1951年) 朱德著

(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
文版第99期,1951年版,第15—18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建设(1951年) 陈云著

(同上,第12—14页)

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 (1951年)

邓小平著

(同上,第19—22页)

第十七题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 党情报局

一, 战后世界新形势

斯大林: 关于丘吉尔先生的演说和《真理

报》记者的谈话 (1946年3月13日)

(见《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62—468页)

斯大林: 答《美联社》记者埃迪·吉尔摩问

(1946年3月22日)

(同上,第469—470页)

斯大林: 苏联武装部部长命令 (1946年5月1日)

(同上, 第472—475页)

斯大林: 答《星期日时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韦尔特先生问 (1946年9月24日)

(同上, 第476—478页)

斯大林: 答美国合众社社长休·贝利先生问 (1946年10月29日)

(同上, 第479—483页)

斯大林: 和埃利奥特·罗斯福的谈话 (1946年12月21日)

(同上, 第484—487页)

斯大林: 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的记录 (1947年4月9日)

(同上, 第491—502页)

斯大林: 对华莱士先生的公开信的答复 (1948年5月17日)

(同上, 第508—509页)

斯大林: 答《真理报》记者问 (1948年10月29日)

(同上, 第511—513页)

斯大林: 答美国《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利·斯密斯先生问 (1949年2月1日)

(同上, 第514—515页)

毛泽东: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1946年4月)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第1080—1081页)

毛泽东: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1946年8月)

(同上, 第1087—1092页)

毛泽东: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 反对帝国

主义的侵略 (1948年11月)

(同上, 第1248—1251页)

论国际形势 (1947年7月9日在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
会议上的报告) 日丹诺夫著

(见解放社编:《论战后国际形势》,
新华书店1950年版, 第35—73页)

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

(1947年1月2日) 陆定一著

(见1947年1月4日《解放日报》)

团结, 战斗, 劳动 (1945年1月在法共中央委员会会议
上的报告) 多列士著

(见《多列士言论集》, 世界知识出版
社1965年版, 第25—55页)

一个法国的政策——复兴, 民主, 统一 (1945年
6月在法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多列士著

(同上, 第59—149页)

保卫共和——捍卫我们的民族独立 (1947年10月
29日对法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多列士著

(见:《世界通史参考资料》现代史部
分之五(下),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通
史教研室1959年编印, 第1—11页)

我们的战斗——为法兰西的复兴, 民族独立
及和平的战斗 多列士著

(见多列士:《人民的儿子》, 人民
出版社1953年版, 第142—150页)

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着的意共产党人及意大
利人民 (1948年1月在意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陶里亚蒂著

(见1948年4月25、26日《人民日报》)

在六十四个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意共政策的

发言 (1957年11月) 陶里亚蒂著

(见《陶里亚蒂言论集》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286—287页)

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的斗争

(见马契拉·费拉拉等著:《陶里亚蒂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85—293页)

希腊争取自由与民主的斗争 (1948年12月25日)

萨查利阿第斯著

(见解放社编:《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而斗争》,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43—161页)

希腊共产党五中全会对希腊新形势的分析

(1949年1月)

(同上,第137—140页)

英共告人民书 (1946年3月)

(见1946年7月28日《解放日报》)

战后的美国共产党 福斯特著

(见福斯特:《美国共产党》,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83—561页)

战略策略问题(1947年4月13日在日共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的一部分) 野坂参三著

(见《野坂参三选集》战后篇,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5—70页)

关于日本的形势 (1950年) 《争取持久和平,

争取人民民主!》观察家著

(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22期,1950年出版,第6—7页)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野坂错误
的决议与声明 (1950年)

(见《艰苦奋斗中的日本人民与日本共产党》，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17—118页)

如何克服我们在扩大会议后所犯的偏向

(1950年) 德田球一著

(见1950年4月26日《文汇报》)

新的形势与日本共产党的政策 (1950年1月)

德田球一著

(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36期，1950年出版，第8—13页)

印尼共产党宣言 (1946年5月10日)

(见1946年10月22日《解放日报》)

走向新印度尼西亚 (1953年7月) 艾地著

(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55—163页)

战后缅甸人民争取民族独立

(见B·Φ·瓦西里耶夫著：《缅甸史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02—694页)

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布的人民民主共

和国纲领〔摘要〕 (1949年1月25日)

(见《亚非现代史参考资料》第2分册(下)，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年编印，第501页)

马来西亚民族解放军建军宣言 (1949年2月1日)

(同上，第501—505页)

泛马职工联合会告工人书 (1949年2月15日)

(同上, 第505—509页)

马来亚人民为自由而斗争 (1954年4月21日)

马来亚共产党著

(见《沿着完全的民族独立的道路前进》,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 第14—21页)

二, 情报局的建立及其活动

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公报 (1947年9月) ……627

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1947年9月末情报局会议通过)

(见《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1947年9月末在波兰举行》, 莫斯科1948年中文版, 第9—13页)

关于参加此次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彼此交换经验及配合动作问题的决议

(1947年9月末情报局会议通过)

(同上, 第14—15页)

反对帝国主义, 保卫和平民主! (1947年10月10日) 《真理报》社论

(见《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 大众书店1947年版, 第123—128页)

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决定成立常驻编委会

(1948年1月) ……628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公报 (1948年6月29日) ……629

1948年6月29日情报局关于南共状况的决议

(见《马列主义基础第十五章学习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1953年编印, 第273—283页)

几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公报 (1949年11月) ……630

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 (1949年11月情报局

会议决议)

(见《儿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1949年11月下半月在匈牙利举行的会议》,《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馆出版社1950年中文版,第6—14页)

工人阶级的统一与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

(1949年11月情报局会议决议)

(同上,第15—21页)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凶手和间谍掌握中

(1949年11月情报局会议决议)

(同上,第22—28页)

关于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的公

报 (1956年4月18日)631

情报局的解散和各国共产党的新任务

(1956年4月) 陶里亚蒂著

(见《陶里亚蒂言论集》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53—56页)

三, 关于南斯拉夫问题

1948年3月20日铁托致莫洛托夫信

(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4—247页)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1948年4月12—13日)633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苏联共产党

(布)中央委员会〔节录〕(1948年4月16日)651

关于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与米洛万·吉拉

- 斯的一次会晤〔节录〕(1948年4月19日)652
- 1948年5月17日南共中央致苏共中央信
(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98—
299页)
-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1948年5月19日)654
-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南斯拉夫
驻苏联大使馆(1948年4月24日)656
- 1948年5月22日苏共中央致南共中央信
(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99—
303页)
- 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会
晤(1948年5月底)658
- 情报局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和兰科维奇的一段话(1948年6月19日)659
-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共产党情报局
会议的声明(1948年6月20日)
(见《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
出版社1957年版,第497—499页)
-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党情报
局对南共情况的决议的声明(1948年6月29日)
(同上,第500—507页)
-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南斯拉夫联邦
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
(1948年6月29日)660
- 阿弗多·胡莫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
大会上的讲话(1948年7月24日)661

科查·波波维奇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 表大会上的发言(节录)(1948年7月24日)	670
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情报局 的决议(1948年7月28日)	675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共产 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来往信件的 说明(1948年8月)	678
南斯拉夫驻保加利亚公使馆致南斯拉夫外交 部〔节录〕(1948年10月7日)	699
关于民族问题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 (1948年11月16日) 铁托著 (见《铁托言论集(1942—1948)》,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11—218页)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匈牙利共 和国驻南斯拉夫公使馆〔节录〕 (1949年2月23日)	700
关于巴尔干联邦问题(1949年3月6日)	705
评苏联政府致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会(节录) (1949年6月4日)	720
情报局关于南共内部状况的决议通过后的一 年来(1949年7月7日)	729
玩火(1949年8月5日)	734
情报局企图掩盖自己在希腊问题上的取消派 作用(1949年8月10日)	737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 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宣言(1955年6月2日)	742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 之间的关系的宣言(1956年6月20日)	746